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一九冊目次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目錄二卷（二）　（唐）釋道世撰　明萬曆刻本　〇〇一

法苑珠林一百二十卷目錄二卷（一）

（唐）釋道世撰

明萬曆刻本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敬塔篇第三十五之餘

故塔部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塔寺損故伽藍堂殿朽壞舍屋崩摧席扇蓬户靡隔煙塵蘢騰茅茨無掩霜露是以門墻彫毁糞穢盈階路絶人蹤僧徒漂寄不修不飾日就衰羸造罪造愆無時暫捨夜睹燈燭本自無聞晝日旛華元來非見堂絶梵唄鑪停海岸遂使惡鬼劫靈善神捨衛伽藍無固直爲僧徒慢惰佛法既衰亦由白衣無敬此而不憂更欲何求又寶梁經云有一賢者面上有國王文相師見已嫁女與之後時賢者入僧寺中杖倚伽藍生憍慢故失國王文墮大地獄又薩遮經云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礙迸置餘處者如是惡人攝在惡逆衆生分中上品治之又十輪經云若破寺殺害比丘其人壽終支節皆疼多日不語死墮阿鼻地獄具受諸苦又三千威儀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履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棄四不當下佛像上故華五當旦過澡手自持淨巾還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燥四不逆掃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事一不得去善土二當自手拾艸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四不得令四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六步使淨（此處事務故限約六步若事閑豫多掃彌善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養衆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躁天身無骨肉亦無汗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識於福田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復教他人令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諸天女五欲自娛

業盡還退若生人中其身鮮白又襍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閻浮提不如掃佛塔一手掌（成論亦同）又撰集百緣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除心垢二除他垢三去憍慢四調伏心五增長功德得生善處又無垢清淨女問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心清淨他人見生淨心二爲他愛三天心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終生善道天中又沙彌威儀經云掃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二不得逆掃三當令淨四不得有迹五當卽分却又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地二除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掃地五除去穢惡地既淨已隨能

持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養得福無量故華嚴偈云
散華莊嚴淨光明　莊嚴妙華以爲帳
散衆雜華徧十方　供養一切諸如來
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到恒河邊見一故塔毀落崩壞比丘問佛此是何塔朽故乃爾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唯無子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困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華香身諸毛孔出栴檀香王及妃后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立字名栴檀香後悟非常成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尋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供養是彼塔耳比丘問佛宿植何福受斯果報佛告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婬色見一婬女心生躭著無財可與遂至塔中盜華與之乃共夜宿曉即身體生其惡瘡痛不可言喚醫療治醫占云須牛頭栴檀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即賣家宅得於金錢滿六十萬尋用買香正得六兩擬用塗瘡心自思惟即語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即持所買牛頭栴檀擣以爲末入其塔中發誓願言如

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衆生隨其厄難我今此身隨一生數唯願世尊慈悲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塗塔以償華價至心供養求哀懺悔瘡尋得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聞此香已歡喜禮拜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隨其行處蓮華承足身諸毛孔恒有香氣是故智者當作是學又小法滅盡經云後劫火起時曾作伽藍所不爲火焚乃至金剛界爲土臺也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梨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末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爲業向澤採薪遙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爲巍巍即到塔邊瞻覩形像歡喜作禮唯見狐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艸木荊棘不淨滿中迴絕無人復無行跡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用愴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以歡喜誅伐艸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遶之八匝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煜於諸天中巍巍冠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

天下後復壽盡常住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量顔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喜無不愛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衆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寃後身值釋迦佛捨豪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脱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又譬喻經說祇陁太子昔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户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

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爲是誰夫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上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

欲得爲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掃塔寺願生我天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爲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爲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爲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又分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早亡由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爲天女面首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今此世間誰任我夫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已出家年老瞎短專信而已常勤掃除塔廟爲業見其掃塔必應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住其夫前比

丘見已問其因緣天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爲天女我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爲我夫是以故來陳其情狀白意已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已從是以後倍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憶夫復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君爲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更精進遂獲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脱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殊妙見者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

諸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入涅槃後
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其
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處和顏悅色集喚衆人
共塗治塔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
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樂無極常爲天人所見敬仰
乃至今值於我爲諸人所見敬仰出家得道聞佛所
說歡喜奉行頌曰

遺身八萬塔　寶飾高百丈　儀鳳異靈烏
金盤代仙掌　積栱承彫角　高簷掛樹網
寶地若池沙　風鈴如積響　刻削生千變

丹青圖萬像　煙霞時出沒　神仙乍來往
晨霧半層生　飛旛接雲上　遊蜺不敢息
翔鵾詎能仰　聖變無窮端　感福亘三兩
願假舟航末　彼岸誰云廣

感應緣（略引二十一驗）

西晉會稽鄮縣塔
東晉金陵長干塔
石趙青州東城塔
姚秦河東蒲坂塔
周岐州岐山南塔
周瓜州城東古塔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
周洛州故都西塔
周涼州姑臧故塔
周甘州刪丹縣故塔
周晉州霍山南塔
齊代州城東古塔
隋益州福感寺塔
隋益州晉源縣塔
隋鄭州超化寺塔

隋懷州妙樂寺塔
隋并州淨明寺塔
隋并州榆杜縣塔
隋魏州臨黃縣塔
統明神州山川并海東塔
褋明西域所造之塔

右以前數內十九塔並是如來在日行化乞
食因遇童子戲弄沙土以爲米麵宿祐冥會
以土麵施佛佛感其善心爲受塗壁記此童
子吾滅度後一百年滿作王出世號爲阿育

作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切鬼神並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内所有鬼神開往前八塔所獲舍利役諸鬼神於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八萬四千塔具如上經故不備載今惟此神州卽是東境故此漢地案諸典籍尋訪有十九塔並是育王所造八萬四千之數也若更具引佛法東流已來道俗所造感通者則有百千且述育王十九塔内逐要感徵并同見聞者略述者二十一條餘之不盡者備如廣傳也

初西晉會稽鄮縣塔寺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鄮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訶者生在田家弋獵爲業得病死蘇云見一梵僧語訶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造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鐘聲卽遷記其處剡木爲剎三日間忽有寶塔及舍利從地涌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槃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窓子四周天全中懸銅磬每有鐘聲疑此磬也遶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内於八王日舉巡邑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迹塔側諸暨縣越舊都之地也以句章鄞鄮剡等四縣爲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迴三里地記云越之中葉

在此爲都驪宮別舘遺基尚在悉生豫樟多在門階之側行位相當森竦可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輿志云阿育釋迦弟子能役鬼神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皆從地出

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億家造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揚越卽有二塔廣統九域故有隱之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來不凡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

鄮縣下眞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眞人捧塔飛行
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別一時俱墮化爲烏石石猶人
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迺島上
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今鑿取將視之石
文悉如袈裟之狀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迹建木浮
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
葱翠華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閑放者之佳地也有碑
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里山上有佛右足
跡寺東北三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
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淺池中有鰻鯬魚俗

號爲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至隋末賊
過偽禮魚現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雖
喚不出時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漬水而已初有一
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將食爲難有老姥患脚來爲
造食便去日日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校量
即是池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爲瑞多
現聖僧遶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
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至唐貞觀十九年敛法
師者寓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
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梵僧百餘繞

塔行道以事告衆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
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
梵僧行道誦經贊唄等相唐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
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半夜
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
誦訖殺契其相若眞尋視無形明知神授也西京城
內東西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帝造昔任晉蕃作鎮
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
京埋于日嚴寺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
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

舍利乃在長干本寺道俗懷疑不測是非至武德七
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其舍利塔無人守護時有道
宣律師門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長壽坊崇義寺乃發
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明大如黍米并爪一枚
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襍寶瑠璃古器等總以
大銅函盛之撿無螺髮又疑爪黃而小如人者尋佛
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爾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
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南僧
咸曰此爪髮至梁武帝時已有疑焉據事以量則長
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矣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

所流荅箕如也故兩述之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其源故別流記爾此下闕青州河東二驗

周西京西扶風故縣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鄉曰鳳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佛法廟宇破壞唯有兩堂至大業末年四方賊起百姓共築此城以防外冦唐初穢住失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焦黑尚存至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故塔基曾無上覆奏勅請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四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開聚衆不敢私開奏勅許開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既出舍利徧視道俗有一盲人積年目冥努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奔赴塔所日有數萬舍利高出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內外或見綠色或見佛形像或見菩薩聖僧或見赤光或見五色雜光或有全不見者問其本末爲一生已來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徹到懺悔或有燒頭煉指刺血灑地殷重至誠遂得見之種種不同不可備錄至顯慶四年九月內有山僧智琮慧辯以解咒術見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帝曰豈非童子施

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實請更出之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貫絹五千匹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驗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火燒香懔厲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綠色旋遶而上至於衡角合成帳蓋琮大喜踊躍欲召僧看乃覩塔內側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蓋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羣僧方知聖隱勅使王長信等同覩瑞相流傳徧滿赫奕瀾漫若有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粒總置盤水一枚獨轉遶餘七粒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內可即開發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又勅僧智琮慧辯鴻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舍利二十餘人同共下鑿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人不見其人懊惱自拔頭

髮苦心邀請乃置舍利於掌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人恐不見骨不敢覲光寺東雲龍坊人勑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丹赤如晝且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上指初骨長可二寸內孔正方外楞亦爾下平上漸內外光淨以指內孔恰得受指便得勝載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準于時京邑內外道俗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續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慈恩寺僧惠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

精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皆備然衆瞻更不重視至顯慶五年春三月下勑請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西域又獻佛束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勑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眞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寢衣帳准價千匹絹爲舍利造金棺銀槨雕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俟三十年後非余所知至後開瑞冀補茲處岐州岐山縣華陽

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先來麤獷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玄嗣忽倒不覺暴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喙精啄舌入大火坑燒烙困苦覺身瘡悶以手摩面眉髮墮落目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傷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取道士之語教吾不信

謗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杖怕懼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乞命而晝夜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哀愍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處法師爲衆說法裴尚宮比丘尼等數百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自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經一年方死其佛頂骨用珍寶贖之計直四千匹絹遂依其數以養練酬之頂骨今見在內供養即是螺髻束髮小頂骨然大頂

骨猶未至此此下闕瓜州沙州洛州涼州甘州晉州代州七驗
隋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
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敎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
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
掘鑿全是一石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有人
於石傷鑿取一片將出乃是堅玉問於識寶商云此
是眞堅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誌律師見此古迹於上
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焉益州旱澇官人祈雨必於
此塔祈卽有應特奇感徵故名福感寺近有人盜鈴
將下三級有神擎爐斗起以壓賊壓內中其人被壓
唱呼寺爲射斗起方得脫出至永徽元年有王顏子
者漂掠有名夜上相輪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
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有梵僧曰可大唱賊不
爾死矣卽唱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至貞觀年初
大地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
忽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抵塔之四面乍倚乍傾
卒以免壞觀瑞道俗歎未曾有塔上露盤猶來小短
不稱塔形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靈瑞乃捨金
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栿下至覆盆香氣
蓬勃如雲騰涌流芳城邑七日乃歇

隋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今號爲等泉
寺本名大石其基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
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案蜀三塔同一石基餘
不定准也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
寺中本名石基相亦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叉
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
石寺塔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
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答相恐動空中應曰有十
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之處擁護法師明日當見成
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别耳又曰既能遠送何不見形
神卽見形叉爲人善畫便一一邈之既徧形隱及至
成都禮大石塔訖誌律師乃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
粧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門
道卓是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無人修葺纔有下基
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粧飾備矣塔爲龍護居在
西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側有三池莫知淺淺三龍居
之人莫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鬭雷霆震擊木火
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得龍毛長三尺許
黃赤可愛
隋鄭州超化寺塔者在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

東南十五里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
其寺塔基在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
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泉上皆下安栢柱鋪
在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塡宼上以大方石可
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濶五寸
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百圍便
抽一圍長三丈徑四尺現在自非輪王表塔神功所
為何能辦此基搆終古不見其儔也今於上架塔二
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
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四道

場後從俗服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
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恠其泉流涌注無聲乃遣善水
崑崘入泉尋討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
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
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
來寺塔現在

隋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
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
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自見
咸驚訝其神鬼所造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

地涌出下有大水莫委眞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
人傷基掘下至泉源猶不見其際此下闕淨明榆社二驗

隋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為
尼住其塔見在三邊有水惟西開路基搆編石從水
底上蓮華彌滿於三面其水際深人皆怯入傳云舍
利塔在其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為冀州大都督
府

齊州臨濟縣東有甎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擁
從驚人周滅法時令人百千用力挽出終不可脫亦
無有損今現在○益州城南空慧寺內金藏有穴在

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
得二斗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
測其邊寺僧道知無敢侵者○坊州玉華宮寺南二
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面
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甎身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
餘廣五尺餘傷有破甎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
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
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乃勑掘所立處深三丈
獲得鉢杖而已王重之為聖故為起甎塔一十三級
左側村墟常聞鐘聲至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

門慧貴法師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古迹將事修理恨無泉水懷感徬徨貴又感祥雲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是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唯須牢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窰三十餘所猶有甎瓦塡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恰今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集僧上堂方法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

訃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謚文者前周大進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甎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爲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屋宇崇峻玉堂眩目奇塔崇竦莫測是何術遮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道俗咸異

之○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現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荒艸掘深一丈得杖幷履又掘得銘上有梵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蒱圖王因生信起木塔七重後佛始至具知始末今更增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唐貞觀五年共本國道

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使諸鬼神一億家爲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徧閻浮洲彼國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答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處應故知先有也

西域志云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

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
七寶裝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
迦菩薩幼年齔齒長一寸次其西南有王梵寺寺有
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
夜放光明照燭連承露盤至其達曙西域志云波斯
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
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曜如大火聚云佛
般泥洹五百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
此寶塔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王便起大塔
以覆其上自昔以來有人求願者皆叩頭燒香獻華

蓋其華蓋從地自起徘徊漸上當塔直上乃止空中
經一宿變滅不知所在西域志云龍樹菩薩於波羅
柰國造塔七百所自餘凡聖造者無量直於禪連河
上建塔千有餘所五年一設無遮大會○西域乾陁
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推其本緣乃是如來在
世之時與諸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
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在此處起浮圖佛入涅
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
子壘牛糞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矣王怪此童子
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

始定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從地構木始得齊等上
有鐵棖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合去地七百尺施功
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時有婆羅門不信
是糞以手探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
泥塡孔不可充滿今有天宮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
已來三為天火所災國王修之還復如本父老云此
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
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暫發則
寶鐸鏗鏘西域浮圖寔為第一○雀離浮圖南五十
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舉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

人表作吉凶之徵以指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
者假令人搖亦不肯鳴宣律師住持感應傳云律師
問四天王世尊舍利闍維始了舍利灰石當置幾塔
天人龍鬼各得分不答曰人得八分天得三分龍得
十二分灰石分六分鬼神得二分修羅得三分力士
得一分汝等天人龍神愼勿起諍此是世尊敎又問
世尊僧伽梨當置何處鉢盂錫杖復置何處答曰世
尊僧伽梨付囑堅疾天令善護持鉢盂錫杖付囑頻
伽天隨在供養世尊僧伽梨先遣在祇洹十二年中
住鉢盂在鷲頭山十五年中住錫杖在龍泉四十年

中住又問伽梨鉢杖等何故歷年住耶答曰佛告我言初度比丘尼損我正法又為末世多惡比丘貯畜不淨物不受持三衣毀滅正法故令僧伽梨等六年住僧戒壇六年住尼戒壇令正法久住又問何故伽梨分為二處住耶答曰亦為末世惡比丘比丘尼等不受持衣多犯禁戒無有威德是故世尊令將僧伽梨六年住戒壇令招威德天人龍神敬佛意故不嫌比丘比丘尼伽梨六年住戒壇亦為惡尼令修行八敬供養比丘勿起嫌意修持淨行令諸鬼神敬順佛意日夜六時來至伽藍擁護尼衆故住六年又問何故佛鉢在靈鷲山十五年住答曰世尊未涅槃前在鷲山精舍分析白毫光明以為百千分留一分光施末法弟子若持戒若破戒乃至天龍鬼神等於如來法中能作一念善者皆施此光明世尊初成道時四天王奉佛石鉢唯世尊得用餘人不能持用如來滅度後安鷲山與白毫光共為利益於末法中當隨佛鉢於他方國施比丘食及以天龍等衆隨順佛意縱造非法終不見過又問何故十五年在鷲頭精舍答曰初住五年者欲表諸比丘令觀五陰得證三昧十年欲令解了諸法得百法門自此隨緣流行諸國乃

至法滅也又問何故錫杖在於龍窟中四十年住耶答曰為護諸外道及伏煩惱惡龍破諸結使開悟大乘四諦法輪如來去世後四十年中有飛行羅剎能說毗尼藏及十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曰別四百為斷此惡故鎮龍窟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復令像法增住千五百年復令末法增住二萬年爾時大梵天王來至世尊所白佛言如來初踰城至洴沙王國問樹神道樹神請佛至宮已白佛言我受此神身經二十大劫過去諸佛皆來至此我此宮中有過去諸佛四牙一千四塔我今請佛昔為童子時亂牙四枚請佛垂慈賜我四牙欲造塔供養佛即許之即告阿難汝往父王所從彼典藏臣取我四牙阿難依命即取佛告樹神今留一牙與汝供養汝可造塔并寫我經教我令四弟子在塔入滅盡定守我牙塔爾時樹神即將七寶來至世尊所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眞珠樓觀及以白銀臺於此四塔內各造臺觀具八萬四千即造臺塔已待我涅槃後迦葉結集竟當寫我教令大毗尼藏安彼塔中我留此塔汝好護持勿令損壞至我涅槃時勑語文殊我於三大劫修無量苦行今得四牙已造

塔安竟令後末世法欲滅時令住利益正法與顯佛告阿難我初成道時從河洗浴訖我苦行六年手足爪甲不剪皆長七寸許時大梵天王見我爪甲長手執七寶刀剪我手足爪甲我將付父王令善護持王既崩後轉付典藏臣汝可往至彼道我須爪甲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開函取爪甲普示大衆我之手足二十甲猶如赤銅色佛告大衆汝等天人龍神等可將我爪甲當細熟視恐未來世中諸魔及外道別將相似物換我眞甲汝若疑非者當以金剛鎚鉆以甲置鐵鉆上以鎚打擊無片損者乃眞我甲若以

火燒煉變爲金色出五色光上照有頂見此相者是我眞爪甲也佛告文殊師利及四天王等從此末法後多諸惡比丘滿閻浮提無有威德無有智慧至千四百年後汝將我十爪塔遊歷四天下一國住經七日如是周歷已當至香山頂阿耨達池中金砂洲上住至千五百歲我此大千界八百億國教初流行彼汝文殊師利分身變爲國王金剛齊菩薩分身爲大臣金剛幢菩薩分身爲比丘汝等三大士共流通我教幸不生疲勞懈怠也又問漢地塔寺古迹云何答曰今諸處塔寺多是古佛遺教甚有王表之福地不

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無名藏者隨處亦有如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古佛舍利及河州靈巖寺佛殿下亦有舍利○秦州麥積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安寺經四十年當有人出荊州長寧寺塔是育王所造下有舍利入地一丈餘石函五重盛碎身骨益州三塔大石今名福感武擔今名靜亂雒縣等並有神異如別傳說有羅漢將住鐵圍山谷小塔其塔大有善神旦現二魚井中鰍鱗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踏處也皆周時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又問若爾周穆已後

諸王建置塔時何爲此土文記罕現耶答曰立塔爲於前緣多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楊雄劉向尋於藏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秦前已有也今衡岳南可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皆人住數十萬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二三丈下無艸木茂林可愛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覓之卽得川南有谷北出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側多有山果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舉捧之上以石龍覆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篆書

可識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也○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其寺南北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院處處皆立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三塔威名大石入有掘者莫測其原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老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至貞觀已來已兩度出雖狀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狹陋若此答曰諸鬼神中貧富不定各是往業如人不殊天中亦爾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下白云云鼓山竹林寺名何代所出耶答曰是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素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住此寺中即今現有二千聖僧遶寺左側現有五萬五通神仙供養此寺僧珍事云云如前伽藍驗說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一

校譌

第十五紙十一行不下南藏有敵字 第三十一紙六行塞南藏作寨 第二十九紙十行於下南藏有中字

音釋

蜺研奚切虹蜺也 鶡公[illegible]切鳥名 鄮莫候切地名 瞬輸閏切目動也 鄞魚巾切縣名 剡時冉切縣名 鰻鱺鰻莫官切鱺力脂切魚名 蔑莫結切正作蔑無也 燼徐刃切火餘也 憟力錦切危懼也 懾質涉切心服也 獷古猛切惡也 鷖烏兮切 誂[illegible] 櫨龍都切枅也 胜部禮切股也 雒歷各切與洛同 倭烏禾切國名 齓初覲切毀齒也 鏗鏘鏗丘耕切鏘七羊切鏗鏘金玉聲也 鉆其廉切鐵鉆也

歙縣居士吳惟明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五十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上元縣秦榮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伽藍篇第三十六

述意部

原夫伽藍者昝布金西域肇樹福基締搆東川終沂淨業所以寶塔蘊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徧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建苦海之舟航為信根之枝幹覩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儔或眞或偽改換隨情或精或麤乃同蕃土遂令目覩其迹莫識厥旨日用其事不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流俗之徒於法無敬輕慢於是乎生陵踏於是乎起欲以此護法不亦難哉者乎是以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為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剎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各有所表今道俗襍居豈得稱名也

營造部

依宣律師祇洹寺感通記云經律大明祇洹寺之基址多云八十頃地一百二十院准約東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餘步祇陁須達二人共造成之已後經二百年被燒都盡則當此土周姬第十三王平王之三十一年祇陁太子初雖不許賣後見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長者吾自造寺不假於卿須達不許因此共造太子立願後若荒廢願樹還生恰至被燒屋宇頓盡所立樹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燒是由須達為凡之時賣肉得財居賤出貴常願荒儉雖巨富財由穢心故以此造寺終遭煨燼太子願力淨心樹生業行有殊表之染淨也於後五百年有觪育迦王依地而起十不及一經于百年被賊燒盡經十三年有王六師迦者依前重造屋宇壯麗皆寶莊嚴一百年後惡王壞之為殺人場四天王及娑竭龍王忿之以大石壓之殺毀者經九十年荒無人物忉利天王令第二子下為人王又依地造莊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燒滅則當此土漢末獻帝二十九年以事往徵顯宗已後和安桓靈之代西域往來行人踵接則見天王葺構之作祇樹載茂之緣後雖有造者僅接遺基至于今日荒涼而已依南天王子撰祇洹圖一百卷北天王子撰五大精舍圖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

具述也○夫造寺法用不可楷定隨其施主物有豊儉雖量力而作然須用心精誠而造寺物雖小得福弘大故無上依經云雖造四果聖人搭廟滿四天下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舍利造搭供養所得功德勝前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可為喻也一由有優劣二由心有強弱若有真心縱小尚得福多何況於大若有偽心縱大尚得福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殷重不得輕慢也如賢愚經云天語須達長者云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正使令得百象珍寶

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向世尊所得利益盈逾於彼百千萬倍聞已歡喜佛為說法成須陀洹果須達問舍利弗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爾時須達長者即於道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須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謹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即共與訟時首陀會天化作一人為評詳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價既已決不宜中悔太

子遂與之便使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餘少地(依阿含經殘五百步字經亦太子祇陀有園八十頃去城不遠)須達思惟何藏金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得補滿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衆與其角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衆住王舍城我等徒衆當住於此王報須

達六師出如此言須達愁惱不樂舍利弗怪問不樂達具述報之舍利弗言正使六師滿閻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角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即報國王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時舍利弗共勞度差各現神變外道不如(具在經文)時舍利弗既見外道受屈即為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六師徒衆三億弟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角技訖已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答言汝始於此

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問舍利弗言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三色染上二憍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徙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為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揵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即往白王王聞即遣請佛世尊與諸四衆前後圍遶放大光明震動天地徧照三千城中伎樂不鼓自鳴盲聾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覩斯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來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妙法各得道迹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陀樹給孤獨

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爾時阿難及四部衆聞佛所說頂戴奉行又涅槃經云須達取金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徧祇陀即語須達餘未徧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為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入出祇陀長者自造門樓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廚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圊廁無不備足○問曰何故如來偏住此園耶答曰依真諦師傳云過去第四拘留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有長者名曰毗沙此地廣一由旬純以金板布地徧滿其上奉施如來以為住處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時人壽三萬歲有長者名大家主以此園地廣三十里純以銀衣等徧布其地并以乳牛及犢子充滿其中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六迦葉波佛時人壽二萬歲有長者名大幡相以此園地廣二十里純以七寶徧布其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七今釋迦牟尼佛人壽百歲時有長者名須達於此園地廣唯十里純以金餅布地周滿園中金厚五寸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至後彌勒佛出世時人壽八萬歲須達爾時為蠰佉國大臣名須達多此園地還廣一由旬純以七寶徧滿

布地奉施如來起爲住處過去未來地雖延促終是一所能施之人雖有前後據體而論還是一人恒爲長者殷富熾盛常充供養諸佛不絕至釋迦時初得須陁洹果臨終時得阿那含果至彌勒佛出時方證阿羅漢果故稱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自往看病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陁天恒下來禮拜佛聽法已還歸天上（此據迹中亦其小說論實是大菩薩）又大集經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菩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行度諸衆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爲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生非法惱亂爾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蘭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家人爲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臥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歎妙五名歎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歎十名梵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歎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徧視寺既有神護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怠恐招現報也

致敬部

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已所遇先整衣服總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詳直進不得左右顧眄也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修行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宜勝宜上不可譬喻又郁迦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五體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也又自愛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卻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迴時合身總迴行時先下腳跟後下腳指又智度論云先入來去安詳一心舉足下足觀地而行爲避亂心爲護衆生故是名不退菩薩

相又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帀唄讚三拜禮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襆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去瞋恚三寶心也捨襆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除兩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遶恒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常念體唯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看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勿悞傷殺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若見艸木不淨即須除卻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禮佛塔次禮聲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別禮師餘人總禮而去又四分律云得禮出家五衆亾人塔及如來塔又五百問事云弟子得禮師塚以報恩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又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座上作禮余時數有諸寺又以俗家見有道俗在牀上禮佛此大憍慢譬如欲拜人王豈得在牀拜人王尚自不許何況法王得相

比耶毗尼毋論云不得著革屣富羅入塔此是鞾屨總名五百問事云若是淨潔鞾屐鞋靺等得著禮拜僧祇律云若人禮拜不得如瘂羊不語當相問訊少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不已下明臥者律述曰若有士人或難因緣須至寺宿不得臥僧牀蓆必無私有僧臥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牀臥故寶梁經云共僧同牀半身枯死墮地獄受其大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先眠不得調戲言笑說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衆心若有便利涕唾爲求法宿不得出外者無犯眠時右脇著牀以腳相壘心係明相念當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經云仰臥者是修羅臥伏地臥者是餓鬼臥左脇臥者是貪欲人臥若右脇臥者是出家人臥衆僧未起在前早起嚴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彌威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又三千威儀經云若入師房當具五法一於外彈指二當脫帽三作禮四正住敎坐乃坐五不忘持經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腳入師房已頭面禮足問安眠不故善見論云弟子衆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當不近不遠側相而立令師小語得聞不費聲力

也又欲行時威儀進止皆不得離師故善見論云弟子從師行不得遠師七尺又沙彌威儀經云弟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蹈師影

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上坐形相語笑脂粉塗面畫眉假飾非法調戲共相排盪持手振人必須攝心整容隨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養懺悔自責生女人中常成隔礙於此妙法修奉無因不得自專由他而辦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見沙彌禮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於大僧爲小在俗爲尊如此等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士女篇

述○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訖須欲出寺佛塔前設禮三拜還須右遶三帀合掌唄讚然後却行出寺門外復設一禮若見僧時徒衆若少各禮三拜僧若多時總辭三拜故善現論云禮佛時應遶三帀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叉手於頂卻行而出絕不見如來更復作禮迴前而去表慕戀三寶重疊報恩也凡欲入寺之行爲作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爲出離之軌故惟穢俗之鄙賓入伽藍之淨剎所有施爲恐乖法式若也還家微捨自贖表僧有法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內外俱益也頌曰

玄風冠西土　內範軼東矜　大川開寶匣
福地下金繩　繡松高可暎　畫栱鬱相承
日馭非難假　雲師本易憑　陽樓疑難燧
陰軒類鑿冰　迴題飛星沒　長楣宿露凝
旌門騁兊轉　輦道夕雲蒸　祇洹多靈物
竹園滿休徵　虛薄筆難紀　微軀竊自凌
優遊從可恃　恩蔭永難勝

感應緣略引一十九寺

晉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
宋靈味寺在鍾山蔣林里

漢平等寺寺在南京
晉昇平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齊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代州五臺山大孚聖寺
魏太山丹嶺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折谷炬明聖寺
終南庫谷內寺
西域志諸山感供聖寺
總述中邊化跡降靈記
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基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宮人陳太妃造寺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後盡迦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僧侶失儀

童豎褻慢者無不影響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懺禮摽心懇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循遶巽衛其間有請福祈願者莫不尅諧
宋靈味寺建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栖谷飲常在鍾山之河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薄明旦履行唯見清泉湛然因聚徒結宇號曰靈味
漢平等寺廣平武穆王懷捨宅所立也寺門外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有悲容垂淚徧

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而觀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爾朱榮入洛陽誅戮百官死亾塗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京邑士庶復往觀視五月北海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復如初汗每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視至十二月爾朱兆入洛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宮殿空虛百日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

作
晉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為鳳凰臺至宋升平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始咸以山高難於汲比丘法和發誓云若此地可居當使自然出水乃於食堂前試鑿井曾不數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清美派未嘗竭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昔外國王欲滅佛法宣令四遠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馬從西方來繞塔悲鳴騰躍空中或復下地一日一夜鳴聲不絕以事白王王潛淚淚自

愧責即勑普停已毁之塔並更修復由此白馬大法
更興因改招提爲白馬此寺之號亦取是名焉
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沙門帛道猷或云竺道猷
縱涉山水窮枯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慷慨
曰彼何人斯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
揭錫獨往而趣石梁周瞰崖隙久之方獲其山石梁
非一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憯形命且虹梁亘谷下
望萬尋上闊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
登路絶猷乃别思蓋援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
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曰却後十年當
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艸爲庵彌
年禪觀後試造梁乃見横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
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瓌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
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
住相送度梁横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
緑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
者雲迷其道
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
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渼登山乃見
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

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
任意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
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
致憂又問曰識杯度道人不曰識之便指壁上鉢袋
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袋與石幷書
一封上爲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
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臾至海沙彌以
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航柁世於是
依言但聞飅飅風中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
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達楊都大桁正見杯度奇桁
欄口云馬馬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
得蓬萊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由緣又將鉢與之手
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
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高僧傳
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
林津登長夾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
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
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行二十
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華果蔬菜充
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濱於河上鐫石文曰晉太始

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討處所略無定
止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爲唐迹羌云鬼
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毎逢仙聖行往恍忽現
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
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亾名欵
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
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舉眉爲飲之患損
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
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
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飲酒乃是佳藥本非
所欲爲意而飲願不以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
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
恨至九月間尅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
來可從鼓山東面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是山
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
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
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
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
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十數相隨依言東上度
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钁斲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

邊把鋤曳钁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
復來蹋我秋苗舉钁趂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
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卻遂依東上林水滐茂
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
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迢日脩
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櫪飾以金
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
去須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
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
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
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拜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
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
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
背履求住彼曰一任和尚不敢爲礙待明爲諮報曰
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鄴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求
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
得乖否必欲求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恨
恨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寺塔林竹依然滿
目更行二里返顧一無但是峯崖褋樹行行西下依
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翁乃至石窟備爲僧說之

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駝駝向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駝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駝行至悉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爲冥寂山半有寺有羣沙彌曰高詳駝駝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許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爲答曰令取經函僧曰詳在寺懶讀經今取何用指示北行東頭是其本房汝可彼取函與之卽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及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瀝是夜帝崩

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嶢巖崇峻有五臺上不生艸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之山卽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雪號曰清涼山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迹靈窟卽自極多中臺最高去頂七百里望如指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卽是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二年下勑令長

安會昌寺僧會賾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華園二頃許四時相間互相映發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貞觀年中有禪師名解脫聚住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菩薩翼從滿空羣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朗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徧於峯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欻騰遂遠其山甚近滯俗罕登登者必感勝緣

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未詳氏族性多虛放好追靈迹論詭之處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遊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孔因穴而入行可五六里便得出穴外有微逕其東北上可行數里得石渠闊三兩步水西流清澄徹上下藥艸蔓莚委地青翠渠北有茅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穀穗縱横鳥雀飧食甚眾東頭屋內有數架黃麥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金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瞻眺唯見茂林懸澗非有人居須臾之間逢一神僧年可

六十眉長丈餘槃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所從來答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人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爲主答曰是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之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之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業照云吾誦法華經神僧叩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逐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還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瀑布覓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昝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供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爲張衡西京云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昝有人山採遍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即尋之忽見一寺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層峯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迴援山隙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闕漏似有居者又兖明寺了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空也足爲舉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採蜜人山行聞有鐘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以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牢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値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眞寺僧歸眞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言眞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

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坡數十頃

是栗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鐘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採樵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無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馳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由是常令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鐘聲此寺去驛五里

又終南折谷内㯶櫚寺者近有人見一僧云倩爲擎樸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頟頭其人爲荷樸將至寺見一僧從南崖來可長五十尺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不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竊之不得已便說遂瘂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手招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頟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有異僧近有一僧聞已遇見入谷僧疑是㯶櫚寺問言大德是㯶櫚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曰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躓頓我竊生念時前僧便失懊惱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

又終南庫谷内西南又名胡盧谷昔有人於山採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内並寶器重大不可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供用具度其人徘徊顧眄記誌處所以所齋瓠盧掛於室樹下山召村人往尋其谷内樹上往往悉是瓠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云石門扇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於俗耳

西域志云烏萇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戒龍爲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㲲十段并食器次申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大眞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餘衆僧餞送使人西行五里與使泣涕而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況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處爲奏上於此存情預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若廣明西域塔寺靈迹嘉祥徵瑞具如上感通篇述）

敬尋佛法東流年向六百三寶傳記卷盈三千其內

名僧德重可觀神通變化靈瑞感通向有千人自古
君臣隱道逸民負才傲俗之流並皆崇敬如賢如聖
備在傳記不可具述故入大乘論云尊者聖人賓頭
盧羅睺羅等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又有九億
無學聖人亦在此洲未入涅槃准此而詳今諸山海
所居衆僧多聞磬聲或尋遇寺豈非聖人之所處乎
今更約諸門以分三時一約住世二約賢劫三約釋
迦一佛爲候初約住劫用辯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
劫行事如薩埵捨身流血尚在達拏捨子杖撻遺血
布髮掩泥之所捨身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毗飼鷹

斯等遺跡並惟古劫計數災蕩如何尚存天竺名僧
亦疑斯致理如所問無宜獨留而往事迹有僧釋云
此乃如來神力由菩薩志行雖有三災不可除滅後
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災之化無往不除乃
至無一鄰塵而得存焉今云塔在豈不乖乎諸德釋
云但非聖跡者如無一鄰得住今云有者由聖力加
被故得久住欲使後代師之鑽仰冀慕聖蹤依之得
道世界初成皆古遺跡相似而現並是佛之神力變
化所爲故五不可思議中一是佛神力也所以往劫
生事而列之第二約同劫以明相對有四具如一鉢

千佛共同故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王
毗舍離若千百年又至乾陁衛又至西月支于闐丘
夷羡當達震旦返向師子國還來天竺上昇兜率彌
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彌
勒成佛四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千佛同留三者方
石說法千佛同坐即揵陁畢鉢樹下是也四者石塔
感表千佛同候上傳之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跡准此
未來抑亦可見第三明釋迦一代通而不等如天道
寶階滅無遺緒吒王大塔七化已三道樹滅而更生
佛跡毀而還現楊枝摧而重出舍利試而逾靈諸如

此例故應不通後佛至如雞足迦葉留化慈尊山宮
明辯持身滅定之侶摩支應供之徒事局未來神化
絕域皆爲明通開顯累俗慈導有情澄神諸有也依
道宣律師感應記問天人曰荊州河東寺者此國甚
大余與慈恩寺嵩法師交顧積年其人即河東羅雲
法師之學士也云此寺本曾住萬僧震旦之寃聞之
欣然莫測河東之號請廣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觀也
答曰晉氏南遷郭璞多聞之士周訪地圖云此荊楚
舊爲王都欲於硤州置之嫌逼山遂止便有宜都之
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像乃掘坑秤土嫌其

太輕覆寫本坑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氣於今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建業仍於此置河東改遷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間類蒲州河曲故有河東目也有東西二寺昔符堅伐晉荊州北岸並沒屬秦時桓仲為荊牧邀翼法師度江造東寺安長沙寺僧西寺安四層寺僧符堅敗後北岸諸地還屬晉家長沙四層諸僧各還本寺西東二寺因舊廣立自晉宋齊梁陳氏僧徒常數百人陳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淨人數千大殿一十三間惟兩行柱通梁長五十五尺欒櫨重疊國中京冠即彌天釋道安使弟子翼法師之所造也自晉至唐曾無虧損殿前四鐵鑊各受十餘斛以種蓮華殿前塔宋譙王義季所造塔內素像忉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銅像寶帳飛仙珠瓔華珮並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內僧衆兼於主客出萬餘人當途講說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聖果各領千僧餘小法師五百餘人十誦律師有四十人九人得聖大小乘禪師八百餘人其得聖人二百二十四人徒衆嚴肅說不可盡寺法立制誦經六十紙者免維那誦法華度免直歲寺房五重並皆七架別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莊嚴最勝夏別常有千人四周廊廡咸一萬間寺開三門兩重七間兩廈殿宇橫設並不重安約准地數取其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餘無有損敗東川大寺唯此為高映羅川原實稱壯觀也又問彌天釋氏宇內式瞻云乘赤驢荊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虛也又曰若爾虛傳何為東寺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於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閻國鄀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二

校譌

第二紙七行足 宋藏作良 第七紙十二行生 宋藏作主 第十五紙十九行水 北藏作米 第二十五紙二十行具 宋南藏作生

音釋

締 丁計切結也 慘 七感切慼也 蠰佉 梵語也此云貝王名也蠰汝陽切佉丘迦切 韡 許戈切鞾履也 有靺 莫曷切 盪 徒黨切推盪也 振 除庚切觸也 燧 徐醉切火燧也 俘 芳無切軍所虜獲也 瞰 苦濫切俯視也 巘 魚檢切山形如重甑日巘 斵 竹角切 惋 烏貫切惋歎也 瓌 姑回切瓌瑋也 颼 踈鳩切颼飀風聲也 犟 甄質切 劉 ... 也 榛 鉏臻切叢生也木 邅 張連切邅迴也 穗 徐醉切禾穎也 鄠 侯古切縣名 之石切 挃 主藥切杖擊也 飼 祥吏切餧也

欽賜居士吳儀昭對 吳門王道興書 金陵 法苑珠林第五十二卷 吳江比丘明覺施刻 萬曆辛卯秋清凉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舍利篇第三十七

述意部

夫聖德遐邈冠絶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氏超學有之遺蹤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既終從俗韜光故雙樹八枝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遂緣感會入金剛定預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葢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衆括今古聖變無窮祥應荐臻瑞光頻朗賢愚共覩豈猜來惑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賢共遵共敬莫不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聲光寂寞孰識其蹤罕知生福奚感來報豈比能仁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之風逾遠紹化迹於大千拔沉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道隨義或殊會空之旨齊其一實也

引證部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其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衆念我古昔所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為汝說一形法諸佛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刹中金剛刹厚八十四萬億里下有諸佛碎身舍利盡在彼刹彼有佛刹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來十號具足今現在說法佛告大衆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清淨佛名徧光十號具足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復下有國土名法鼓佛名善見彼土乃有全身舍利過去億千萬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龍王經云爾時諸龍白佛言今世尊還閻浮利地海中諸龍無所依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衆類皆得供養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眞之道唯佛垂恩威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爾所志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徧普蒙獲濟卿等求願使佛舍利獨全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諸龍答言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巳身限礙之智以限如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如日影現於水

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默而無言佛歎諸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狹無遠無近譬如虛空不可為喻

佛影部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呵羅國毒龍池側阿那斯山巖南有五羅剎女與毒龍通恒降雨雹百姓饑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呪龍羅剎女氣盛呪術不行王長跪合掌請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此國爾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與雷電鱗甲烟焰五羅剎女眼如掣電時金剛神手把大杵杵頭火然如旋火輪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露灑見諸金剛極大惶怖為佛作禮五羅剎女亦禮如來龍王於其池中出寶臺奉佛佛言不須汝臺但以羅剎石窟施我諸天各脫寶衣拂窟佛攝神足獨入石室令此石上變為七寶時龍為四大弟子及阿難造石窟爾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佛安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

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影亦說法迄今猶現

分法部

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八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八國王何為興兵共相征伐爾時帝釋即現為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為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鄰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臣優波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分甖受一石餘此臣以蜜塗甖裏以甖量分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臣優波吉者甖舍利并甖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闍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仞（一仞七尺）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曉喻以金甖分之闍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惟有佛口一髭無敢取者以闍王初來得舍利及髭還大歡喜作樂動天難頭禾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闍王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王言我是難頭禾龍

能舉鄉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闍王怖懼即奉
佛髭與之龍王即還須彌山下起水高八萬四千里
起水精瑠璃塔闍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
臣白阿育王言難頭和龍先輕闍王奪佛髭去阿育
王聞大瞋怒即勑諸鬼神王作鐵網鐵宜縱置須彌
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事
佛當伺其臥取宮殿移著須彌山下水中其瞋必息
即便遣龍捧取育王宮殿王臥覺不知是何處見水
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龍自出謝言闍王自
與我佛髭我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

劫盡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
塔中彌勒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
知此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又善見
論云帝釋宮内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闕甕骨
又十誦律云佛般泥洹八國皆來求舍利各舉四兵
八軍圍遶有一婆羅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
利現在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更復唱言
盛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
延那婆羅門復請燒佛處炭還國起塔時拘尸城力
士得第一分起塔舍利即於國中起塔波婆國得第

二分舍利還歸起塔羅摩聚落拘樓羅得第三分舍
利還歸起塔遮勒國諸刹帝利得第四分還國起塔
毗兜諸婆羅門得第五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利昌
得第六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釋子得第七分
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
城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
塔畢波羅延婆羅門得炭還國起塔爾時閻浮提中
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炭塔自此已後起無量塔
又阿育王經云昝阿恕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
利阿闍世王著洹河中作大鐵劒輪使水輪轉著舍

利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道華比丘云何可得比
丘答言擲數千斛柰著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柰
著於水中偶試一柰柰隨機關孔中劍輪即定更不
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
答言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
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即時稱量
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修福既修福已復更鑄像
復更稱量王像龍像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鑄像
稱看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衆往到水邊龍王
自出獻種種寶王語龍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

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
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竭舍利既出燈
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
燈至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答言彼時有善筭者計
百年中用爾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感福部

如大悲經云爾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
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謙下供養我
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
造立形像塔廟乃有信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

空中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盡涅
槃際佛告阿難若有衆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
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若有衆生以至
誠心念佛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當得
釋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於其福報亦不能盡施佛
福田不以有為果報所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
盡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於佛世尊能生念者我亦
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槃盡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
世界滿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如甘蔗竹葦若有人
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若一劫若減一劫以諸

稱意一切樂具恭敬尊重謙下供養若復有人於諸
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
不及一千分百千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
以佛如來諸福田中為最無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
神通威力頌曰

金軀遺散骨　寶塔徧天龍　創開於十塔
終成八萬興　珠盃靈焰變　刹柱吐芙蓉
屢開朝霧露　數示瑞靈徵　紅霓相映發
風搖響和鐘　仙鸞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超羣聖上　含識普生恭　砧椎擊不碎

方知聖叵窮

感應緣　略引一十六驗　隋有五十三州

漢僧道角法
魏外國沙門金盤貯舍利五色騰焰
吳康僧會祈舍利
孫皓毀法舍利揚彩
晉竺長舒以舍利投水中五色光現
晉董汪家木像舍利發光
晉廣陵舍利放光
晉北僧法開建寺求舍利

晉孟景建寺獲舍利三顆
晉義熙有一舍利自分爲三
宋賈道子於芙蓉内得一舍利
宋安千載家奉佛得舍利
宋張須元家於像前華上得舍利數十顆
宋劉凝之額下得舍利二枚
宋徐椿讀經得二舍利
漢法内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山舘諸
道士等請求角試釋老優劣道經以火試焚隨火消
盡道士衆首費才愧耻自感衆前而死張衍啓悟競

共出家于時西域所將舍利五粒五色直上空中旋
環如益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踊身高飛居空如地履
地如空神化自在爲衆說法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天
樂異音大衆同聞度人無量廣如下破邪篇說
魏明帝洛城中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舍利
在旛剎之上輙斥見宮内帝患之將毀除壞時有外
國沙門居寺乃齋金盤盛水水貯舍利五色光明騰
焰不息帝見歎曰非夫神効安得爾乎乃於道東造
周閭百間名爲官佛圖精舍矣
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

像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
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何在曰
佛神迹感通祈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
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旦呈於權光照宮殿權
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衝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
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剛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
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
射耀晃人目又以火燒騰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
信乃爲立寺名爲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陁里
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必

覓假知無神驗誅除不晩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
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曰佛以緣
應感而必通既給假請効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
衆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
僧恐無靈先自縊者會謂衆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
前已有驗今豈困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來
金剛之骨志誠貫獲設以百鈞之杵終無微毀皓曰
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面欺抵速死耳乃更置之
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凹而舍利如固又以清水
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欣伏信華誠

曆化
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爲沙門名法顔無欲還俗笑曰舍利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帀光高數尺見微生信遂不歸俗長舒臨死還發俗念輙病委頓卒爲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

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沉五色晃昱右行三帀後沙門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興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躍于前於即恒建寺塔於潛人法者日以十數焉

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刹舍利放光至于刹峯感動遠近

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貲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爲資欲立刹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也

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立寺於夕聞牀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因立寺刹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

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有光沙門慧遂隨廣州刺史刁逵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爲二逵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爲三逵欲摸長干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宣導何苟吝耶明報聽摸既成逵以舍利著像髻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荆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眞珠焰照梁棟敬之擎以箱案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雖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汙漫之乃夢人告曰此

有釋迦眞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爲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

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運財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金色椎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見備至半日還時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襟光開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輙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造舍利屋燒香持

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
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水雪覩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炎焰相屬後遂之數日開厨更覩獲牙奩中有白氎裹舍利十枚光焰屬諸處咸來請之
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徵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反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見額下有紫炎揣炎處得舍利二枚割擊不損水行炎出復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炎妻息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

爾又得
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感覺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劉馥馥私開之空覓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遂轉皆失舍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之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略陳萬一由事相重沓屢現非奇佛化潛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隋代一化之內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諸別傳今略出之以顯感德也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二十八州起塔五十三州感瑞
雍州仙遊寺

岐州鳳泉寺
華州思覺寺
同州大興國寺
涇州大興國寺
蒲州栖巖寺
泰州岱岳寺
并州無量壽寺
定州恒岳寺
嵩州閑居寺
相州大慈寺

廓州連雲岳寺
衡州衡岳寺
襄州大興國寺
牟州巨神山寺
吳州大禹寺
蘇州虎丘山寺
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剎物及正庫物造
泰州
瓜州
楊州

益州
亳州
桂州
交州
汝州
番州
蔣州
鄭州
右此十一州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
起塔出物同前也

門下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群生津梁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給一人熏陸香一百二十斤馬五疋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其未注寺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本州內清淨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本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在僧為朕皇后太子諸王子孫等及內外官人一

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剎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錢限至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並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及打剎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　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令豫章王臣暕宣

舍利感應記二十卷（著作郎王邵撰）

皇帝昔在潛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興由佛故於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遶

露盤赫若冶鑪之燄其一旬內四度如之皇帝以仁
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
日也歲歲於此日淡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
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
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
捧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
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
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
於其內熏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
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
各以舍利奉送諸州一切道俗各盡境內嚴持香華
寶幢音樂揥灑道路盡誠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陳
各感靈瑞備如廣傳今略寫十餘以示後人皇帝爾
日共皇后太子宮內妃嬪精誠用心竭力懺悔普爲
含識共結善緣皇帝見一異僧被褐色覆膊以語左
右曰勿驚動他置之爾去已而數之果不須現舍利
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
表奏皆如所言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次於齒
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盤盛水浮其一出示百官
須臾忽見有兩粒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

王暕蒙賜蜆勑令審視之各於蜆內得舍利一未過
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
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眞身諸沙門相與
椎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眞舍利鐵窟而無損
雍州城西盩厔縣南仙遊寺立塔之日天降陰雪晦
嶺重厚舍利將下昏雲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畢雲
合如舊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爲函又現雙樹鳥
獸靈祥基石變如水精
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
色氣光高數十丈照覆塔上屬天降寶華
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値雨無壓郭處及舍利入函忽
然雲啓馳散日光照曜復有神光重遶於日至十二
月內夜光照五十里
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
爲函恰然相可
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鐘鼓大聲又放光五道
至二百里皆見
泰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聲三重門自開有騎從廟
出迎光瑞非一

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昬雲重將下舍利入函天晴日照復放神光五道天神現形莫知多少

定州恒岳寺立塔之日有見異老公來施布負土畢巳失之舊此無水忽有水流前後非一

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得白兔來至舉前初陰雪將下日朗入巳復合

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陰降雪將下舍利入函日出下後復合天雨奇華連注極多

廓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廟夜廓州光瑞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

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雲閑二丈直至基所三币乃去

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

牟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莖陰雪將下日開閑訖還合

吳州會稽山大禹寺立塔舍利泛度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神光獲得紫芝

蘇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人皆聞之井吼三日舍利方至

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巳瑞雲再覆雪下艸木開華入函光照聲贊（此下八州文缺）

楊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益州法聚寺立塔初陰晦冥將下日朗奄巳便陰

亳州開寂寺立塔界內無石別處三石合而成函基至磐石二浪井夾之

桂州緣化寺立塔未至十里鳥有千許夾輿行飛入城乃散（此下六州文缺）

汝州興世寺立塔初陰雲雪將下天晴入函畢巳陰雲還合

番州靈鷲寺立塔坑內有神仙現騰雲氣像

蔣州栖霞寺立塔隣人先夢佛從西北來入寺及至如夢

鄭州定覺寺立塔之日感得神光如流星入寺設供二千萬人食不盡

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蜂遶龜有符文（此下廿二十八州數）

隨州官人王威遠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善心共發放之為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無一逃者隨州人於涓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既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効矣

青州勝福寺起塔掘基遇自然盤石函將入塔有光瑞現

慶舍利感應表（并答）

隋安德王雄百官等臣雄等言臣聞大覺圓備理照空有至聖虛凝義無生滅故雖形分聚芥尚貯金甖體散吹塵猶興寶刹自釋提請灰之後育王建塔以來未有分布舍利紹隆勝業伏唯皇帝積因曠劫宿證菩提降迹人皇護持世界往者道消在運仁祠廢毀慈燈滅影智海絕流皇祚既興法鼓方振區宇之內咸爲淨土生靈之類皆霑梵雲去夏六月爰發詔旨延請沙門奉送舍利於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時起塔而蒲州棲巖寺規模置塔之所於此山上乃有鐘鼓之聲舍利在講堂內其夜前浮圖之上發大光明爰及堂裏流照滿室將置舍利於銅函又有光若香鑪乘空而上至浮圖寶瓶復起紫燄或散或聚皆成蓮華又有光明於浮圖上狀如佛像華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隱又有光明遶浮圖寶瓶蒲州城內仁壽寺僧等遙望山頂如樓閣山峯澗谷昭然顯現照州城東南一隅良久不滅其棲巖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之所建造又華州置塔之處于時雲霧大

雪忽即開朗正當塔上有五色相輪舍利下訖還起雲霧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鋪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誠道合靈聖豈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覩太平之世生逢善業方出塵勞之境不勝抃躍謹奉拜表陳賀以聞謹奏。勅答門下仰惟正覺覆護群品濟生靈於苦海救愚迷於火宅朕所以至心迴向結念歸依思與率土臣民爰乃幽顯同崇勝業共爲善因故分布舍利營建神塔而大聖慈愍頻示光相宮殿之內舍利降靈莫測來由自然變現歡喜頂戴得未曾有斯實群生多幸延此嘉福豈朕微誠所能致感覽王公等表倈敬彌深朕與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尅勵興隆三寶今舍利眞形猶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內庶三塗六道俱免蓋纏禀識含靈同登妙果主者施行○高麗百濟新羅三國使者將還各請一舍利於本國起塔供養詔並許之詔於京師大興善寺起塔先置舍利於尚書都堂十二月二日旦發焉是時天色澄明氣和風靜寶輿旛幢香華音樂種種供養彌徧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幾千萬億服章行位從容有敘上柱國司空公安德王雄以下皆步從至寺設無遮大會而禮

懺焉有青雀狎於衆內或抽佩刀擲以布於當人叢而下都無所傷

仁壽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恒州無雲雨下天華舍利放光如此　泉州　循州
營州二放白光感得古石鮮作函
洪州白頭鳥引洛無窟

杭州掘基有白石窟容入石函　涼州
德州感得大鳥來塔人皆不識　滄州
觀州塔上五色雲現從午至暮
瀛州基內有掌芝覺
冀州有患盲人及躄皆差
幽州函如木鏡放光現像
徐州函現他人聖僧等相
莒州三視神光基得古塔患啞能言　齊州　萊州
楚州野鹿來聽鳥翔塔上
江州地出銅像

潭州舍利至江神鳥千迎
毛州天雨金銀華　貝州
宋州井苦變甘旋光天雨瑞華如雪
趙州放赤光瑞紫無量
濟州二放神光香氣鐘穿出於雲際　兖州　壽州　信州
荊州雲蓋塔上雨華不下
蘭州基下得石像又得二銅像　梁州
利州放光如月明
潞州靈泉自涌病還得差
黎州地下凡聞千秋衆動

慈州靈芝又飛色堂泉療病得愈
魏州放光明天雨寶華人人得之　沉州
汴州異香放光見像患差
梓州放光五色
許州古州九十放光明現覆塔甘井踊現
豫州五色光現文字金色　潁州
曹州光變成華
安州感香一久放光臺蓋萊集
晉州三度放五色光明
懷州群鹿自來馴四放光異迹

陝州（前後十一度現光靈瑞）
洛州（香氣如風數放光明）
鄧州（三作五文現）
秦州（臺得舍利三足瑪瑙）
衛州（放光放夕）
洛州（猪先患背不行關迎十里得差）
鄭州（放光香光向明）
祀州（放光五色）

右總五十三州四十州已來皆有靈瑞不可
備列具存大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校譌

第十二紙（十五行聚南藏作科）第十九紙（十九行扎北藏作孔）

音釋

韜（他刀切藏也） 拵（才甸切屠也） 髭（即移切口上須也） 置（容邪切置也） 鍚（斯義切）
（切盡也） 燔（符袁切燒也） 四（於交切與物同） 奩（力鹽切匳也） 揣（楚委切揣度也） 亳
（台各切池名） 膊（伯各切） 睞（古限切） 蜆（音顯蛤屬） 窗（烏甲切） 盩厔（盩之由切）
（厔陟栗切盩厔縣名） 湏（于分切水名）

山東參政管運司事南昌甘一驥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五十三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州王圖英書 栗水毛詩賦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眞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供養篇第三十八

述意部

夫三寶平等曠若虛空理無怨親事絕貴賤是以隨力虔誠普供內外務存遺相冀與普徧故曾呲舍佉母別請羅漢五百如來譏訶顯平等故知心無限極則徧及十方財無多少則心周法界也

引證部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身供養二

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涂汗供養十至處道供養若菩薩於佛色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為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若菩薩面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悕望心俱歡喜心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至億百千

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大果常攝梵福於無量大劫不墮惡趣無上菩提故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功德共現前不現前供養得最大功德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惰令他施住是名菩薩自作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衆生令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爲是名他作供養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

作供養者得最大大果報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褥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若菩薩久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淳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逸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諂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一手

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眞實功德饒益衆生如是等名爲如意自在力供養不待如來出現于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刹未曾障礙故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他求而爲供養然於他衆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徧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興大供養攝大菩提乃至於犛牛項於一切衆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百倍千倍乃至筭數譬喻不得爲比如是十事名菩薩一

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爾當知於此三寶作十種供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恩德無上心於一切衆生無上心如優曇鉢華難遇心於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足依義心以此六心少想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又瑜伽論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有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制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教他供養七財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釋文大同）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

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
若有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卧具湯藥房舍財寶
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
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
與之四爲娉上族五教以世事南方者即是師長若
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卧具湯藥尊重讚歎恭
敬禮拜早起晚卧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養南方師
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
令不盡三勝已不生嫉妬四將付嚴師善友五臨終
捨財與之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
服飲食卧具湯藥瓔珞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
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盡心
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
令失時五常爲瞻視賓客六淨其房舍卧具七愛敬
言則柔軟八僮使軟言教詔九善能守護財物十晨
起夜寐十一能設淨食十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
事十四能瞻病苦北方者即是善知識若有人能供
施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
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
修善法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爲救解四放逸

之時能令除捨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給奴
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
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
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主雖貧窮終不捨
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
惡事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上方沙
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卧具病瘦醫藥怖時能救
饑饉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
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
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
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得
受持優婆塞戒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
法以法爲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爲師
問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養答曰佛從無量劫中
修諸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敬功德故而作供養
如佛在世時阿那律未得天眼前盲無所見而以手
縫衣時針紝脫便言誰愛福德爲我紝針是時佛到
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爲汝紝來是比丘識
佛聲疾起著衣禮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
愛福德佛報言我雖功德已滿我深知功德恩報力

故令我於一切衆生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爲欲教化弟子故語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如俊家百歲老公而儛有人訶之言老公年巳百歲何用是儛老公答曰我不須儛但欲教子孫故耳佛亦如是功德雖滿爲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母大愛道亾四天王舉牀送佛在前擎鑪燒香供養爲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平等供養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偈言

智人能敬智　智論則智喜　智人能知智

如蛇知蛇足

又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云爾時摩竭國頻毗（此云顏貌）娑羅（此云端正）往詣佛所白世尊我典此國界所有資財能有所辦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衆衣被飲食牀座卧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民使得蒙度得離三塗永處安隱佛受請巳便說偈言

祠大冣爲首　詩頌亦爲首　王爲人中首

衆流海爲首　衆星月爲首　光明日爲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冣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又智度論云諸菩薩無量無盡功德成就以一食供養十方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歡喜丸供養八萬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復次菩薩於此以一鉢食供養十方諸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得人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無婬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爲廬蓬蒿爲席以水果爲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避

意静處無爲於山藪中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獺四名兎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蓏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麨來以上道人可給一月粮願止莫去水獺亦復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粮願止莫去兎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卽念當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然火作炙往白道人言今我爲兎請入火中作炙以身

奉上道人可給一日粮便自投火中火爲不然道人見兎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提和竭佛是爾時兎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者今目連是也又僧祇律云佛住梨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有到水邊洗鉢水濺鉢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卻行而儛

墮坑命終即生三十三天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榛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植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爲受之
心悅歡喜卻行儛　腳跌墮岸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爲供養佛法僧及父母兄弟得畜財物爲起寺舍造像爲布施若有此因緣得受金銀財物無有罪過頌曰

湫湫長津　遙遙遐嚮　煩籠幽閉
難成出離　自非薦上　乘何高位
供養三寶　果超十地

受請篇第三十九之一

述意部

夫供會之法以不限爲本無適無莫乃應檀心故冥懷遣相與空際而爲極任時隨緣共法界而等量因既不窮則果亦無盡也且俗儉財貧限物爲施物既有限心亦拘執或計人以擬供或選德而後請有涯之福未捨無邊之報未霑夫愚法施者雖物周而施

寡善權惠者使物寡而施周是以外國設齋率廣無遮運心十方該羅法界也

請僧部

如賢愚經云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㲲（織成大衣）奉上如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姨母恩念覲心俟佛唯願垂愍爲我受之佛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福報亦未爲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八輩不如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

彼十六分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垂盡時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已上名字衆僧應當敬視如舍利弗目揵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即以其衣奉施衆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到彌勒前尋為受之爾時彌勒問衆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十萬錢時憍陳如尋即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弘多舍利弗言假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淨戒者就舍供養獲利彌多目揵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滿中七寶實不如請一清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彌多其餘比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時阿那律復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下寶其利猶復不如請一清淨沙門詣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證自念過去世毗婆尸佛般涅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樵薪復值歲儉人饑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糴稗子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饑渴當共分噉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尊日一食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令發大

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兔意欲捕取以鎌逐擲即時墮地適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卻不能令卻心懷恐怖憧惶苦惱意欲入城共婦解卻復恐人見令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既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閻浮檀金光明晃昱幷照比舍展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臭即問淚吒汝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支王聞歎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如是諸尊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又像法決疑經云若檀越設食召請衆僧道人防門遮障比丘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又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別異想其福甚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果道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得正道無上涅槃又十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佛言無智不善若於僧中次請一人者得大功德

果報利益勝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又請僧福田經及仁王經種種訶責不許別請若別請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衆僧客僧有利養分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而不差客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異非沙門非釋種姓犯輕垢罪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已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十方僧物入已用者犯輕垢罪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問知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別請百羅漢菩

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別請僧者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輕垢罪又智度論云如有一富貴長者信樂衆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日次請乃至沙彌執事不聽沙彌受請諸沙彌言以何意故不聽沙彌答言以檀越不喜請年少故便說偈言

鬚髮白如雪　齒落皮肉皺　僂步形體羸
樂請如是事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欻然從座起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　見形不取德　捨是耆年相
但取老瘦黑

上尊耆年之相者如佛說偈云

所謂長老相　不必以年耆　形瘦鬚髮白
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
已離一切法　是名為長老

是時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檀越量僧好惡即說偈言

讚歎呵罵中　我等心雖一　是人毀佛法
不應不教誨　當疾到其舍　以法教語之

我等不度者　是則為棄物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鬚髮白如雪　秀眉垂覆眼　皮皺如波浪
其脊曲如弓　兩手負杖行　次第而受請
舉身皆振掉　行止不自安　譬如白楊樹
隨風而動搖　檀越見此輩　歡喜迎入坐

坐已須臾頃還復年少形檀越驚怖言

如是耆老相　還變成少身　如服還年藥
是事何由然

諸沙彌言汝莫生疑乎量是事甚可傷愍故現是化

汝當淺識之聖衆不可量如偈說曰

譬如以蚊觜　猶可測海底　一切天與人
無能量僧者　僧以功德貴　猶尚不分別
而汝以年歲　稱量諸大德　大小生於智
不在於老少　有智勤精進　雖少而是老
懈怠無智慧　雖老而是少

汝今平量僧是則爲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爲智者之所笑汝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子雖小當爲國王是不可輕蛇子雖小毒能殺人亦不可輕小火雖微能燒山野亦不可輕沙彌雖小得

聖神通寔不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見是神通力身驚毛竪合手白諸沙彌言諸聖人等我今懺悔我是凡夫心常懷罪今欲請問於佛僧寶中信心清淨何者福勝答言我等初不見佛僧寶中有增減何以故如佛一時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姓婆羅埵逝佛數數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言

時雨數數墮　五穀數數成　數數修福業
數數受果報　數數受生法　故受數數死
聖法數數成　誰數數生死

婆羅門聞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慚愧取鉢入舍盛滿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爲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當與誰佛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艸地若無蟲水中即如佛敎持食著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禮佛懺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得阿羅漢道復有摩訶憍曇彌以金色上上寶衣奉佛佛勸施僧能消能受故知佛寶僧寶福無多少故說偈言

若人愛敬佛　亦當愛敬僧　不當有分別
同皆爲寶故

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

人當念有意　每食自知少　從是痛用薄
節消而保壽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蒲萄樹上有數穗念施道人時國王先前請食一月是貧家力勢不如王正懸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夷巳一月中施優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爲一月也

聖僧部

自大覺泥洹法歸衆聖開士應眞尊揚末教並飛化衆刹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顔宋泰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正喜寺釋法鏡寺始圖畫聖僧列坐標擬迄至唐初亟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間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讃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愈雖和鵲薦術而茵蓐猶滯乃潔心發誓歸命聖僧勅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映蔽爐煙無復芳勢又足影屣跡布滿室中振錫清越響發牖外覩蹤聞香皆肅然魂聳時有徐孝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徧朝歸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孝顯等道俗數人設齋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栴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杙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梯杖能得者即與之諸內外道知欲現神通力挑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爾不答言實爾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中申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逐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聞訶責云何比丘爲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賓頭盧如佛敎勅往西瞿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勅令爲末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鑊乘空爲王說偈云

汝身同人身　汝力過人力　應令我知之
為汝作神力

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我請阿羅漢
當悉來此處

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頗羅墮誓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墮誓者姓也其人爲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遣之不聽涅槃勅令末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墮誓受佛教勅爲末法人作福田願受

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敷上宿若普請衆僧澡浴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勑爲末法人作福田即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頭盧氍毹不徧敷好華欲以驗之大衆食訖發氍毹華皆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奮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

布華亦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產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愆咎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復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爲之何所懊惋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爾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坐處華即不萎若新

立房舍牀榻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褥褥上畫綿敷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愼勿輕慢窺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褥上現有卧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上座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

述曰今見齋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人全不愛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先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身燒上名香懸繒旛蓋散

衆襍華手執香鑪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法界一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然須臨時斟酌僧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次好處安聖僧座敷設輭物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感食訖候看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令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絲畫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華置上雖是羅漢然其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受雜綵金銀

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聖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塑形聖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卻塑像而坐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化報俱為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匙箸銅椀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旦及午盛食常獻佛及僧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

澡豆淨洗置故牀上以油肥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為聖僧造房堂隨四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夏內堂內日別敷好淨席儭身單敷銅盆銅瓶澡豆淨巾若至午前並獻飲食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帔氈縟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別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僧錢綵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入

涅槃既不得聖僧處投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如似已物他人不問已身餘人輒將作別用豈了得不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已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校譌

第七紙二十行文往之又北藏作歲

音釋

鞬具寄切不調也　紝如鴆切縷也　儛罔古切手日舞　舉雲俱切對舉也　決

忒貸切成也　獺他達切水狗也　蓏魯果切艸實也　麨尺少切乾糧也　跌徒結切蹶也

轡兵媚切馬轡也　紡妃兩切紡績也　挾胡頰切帶也　糴杜歷切穀米也　稗薄邁切

糜靡為切粥也　僂力主切傴也　欻許勿切暴起也　穗徐醉切莖也　氍其俱切

誘云九切引也　屣所綺切履也　杙夷益切橛也　擯必刃切斥也　毹霜俱切

氍毹毛席也　儭初覲切近身衣也　帔部靡切寢衣也　纂作管切集也

山東參政管運司事南昌吳甘一驛施貲刻此法苑珠林第五十四卷

工比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廬陵鍾惠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受請篇第三十九之餘

施食部

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爲受不殺戒已以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將終佛告鬼言我勑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眞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齊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鳥狗等並應量已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此見道俗至於齋上施主慳約不與妻兒先他留細舉為疑與僧等不量前食多少先自飽食多將施食乞餓鳥犬損他施主又自得罪若取分內或將己食任意多少不論限約）又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乏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爲施主彼爲受者施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興福救之莫墮慳貪持至空靜處減一段着淨石上施諸禽獸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八萬戶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施此諸蟲後得道時當以法施汝是爲不捨衆生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饒事業畢竟殘有餚饌敢食不盡皆當送與守寺中持法

欽定四庫全書

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爲種樹石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今以布施者餘福重以施僧是爲施一得萬倍報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饑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饑渴消　是名爲藥佛所說
欲生人天長壽樂　今當以粥施衆僧

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爲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夭傷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爲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顦顇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曄曄人見

法苑珠林卷五十五

二

歡喜稽首作禮是爲施色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爲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夭傷是爲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爲施食其施食者則爲施辯口說流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

首聽採法言是爲五福食之報也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爲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蓏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又長阿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白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勑阿難汝取水來阿難白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爲愍彼故爲受之

食時部

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明相未出即是非時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爲法即是食時依僧祇律云過此午時影髮一瞬艸葉等即是非時一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爲惠法菩薩說云食有四種旦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

此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三方亦爾故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鬱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爾若在閻浮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東方是日沒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知又薩婆多論云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爲時從中已後至後夜分其明減沒故名非時二從旦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是俗人醼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旦至中俗人作務婬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爲時從中已後事

務休息婬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旦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道事順應法故名爲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道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食法部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爲檀越燒香三唄讃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教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説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鑪而唱時至佛言香爲佛使故須燒香徧請十方良知燒香本擬請佛爲先六時禮日讚不知佛人燒香徧請十方一切凡聖變呈一種事嘆爲空青是正行香作唄時一切道俗依華嚴

經偈云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臺徧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爲女人行香恐觸手涤着故聞坐受若不淨故瞻諸女人手亦得男子行香女人受香鍋寂亦是

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道便合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世尊説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爲行道不爲益身如養馬養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衆生
爲法供養　志在佛道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一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華香願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正下食時復須作念初下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迴施衆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

總作一念亦得故摩德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著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鈍根者總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爲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心壅塞坐卧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意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怠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寤　應時籌量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他受者為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為斷竊盜因緣故（自取而食與竊盜同）二為作證明故（當有天眼不干比丘）三為止誹謗故（出家自取非是）四為成少欲知足故（若當不受非同餓鬼見受而食）五為生他信敬心故（外道共同）如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

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又語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搖樹落果外道聞已自上樹取果擲地與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不授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既見知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出世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漏盡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

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又十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切糞掃衣食有死人處衣食皆取持至水上淨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疫病時便不入城時人皆謂噉死人肉惡名流布諸比丘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丘不受食著口中得罪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又受食時莫覩女色但自念言我心中毒箭當云何拔用覩女色為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不應著此如是諸賊喪人善功

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止上座得耳應言一切平等與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徧唱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去應待行水隨順呪願已然後乃出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少婬二者少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食

述曰若於食長貪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淨之想

故智度論云說食猒想者當觀是食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爲膿蟲住處如酥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厨人汗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煑如釜熟糜滓濁下沉清者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爲屎清者爲尿腰有三孔風吹脉汁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爲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筭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

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爲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此弊食我若貪著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猒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事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價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爾耶母言癰瘡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癰以麵酥拊之癰熟膿出和合酥餅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癰差我當何處更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椎胷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法我爲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爾著是飲食歡喜樂噉不觀不淨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食訖部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比丘字蓮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爾者皆不成齋（此是[illegible]出要律儀云巨摩者牛糞是也[illegible]牛糞淨口[illegible]）

（[illegible]）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坐臥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煑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酥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漸亦名爲淨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此藕根是）摩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祇律云人有四百

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之水大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輙噉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饑渴二時得飲（故知無病非時縱是白蜜酥油等亦不得）僧祇律云胡椒蓽鉢𦱊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醎甘等不任為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為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

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違方道俗等聞律開食果汁漿遂即食乾棗汁或生梨蒲萄石榴不擣汁飲并子總食雖有擣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或有聞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饑渴非時食酥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人煎作稠湯如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行等五種之人不得輙食食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別疏記

咒願部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日在東方著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佛為眾首來至輸頭檀王宮內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各依次如法而坐爾時輸頭檀王以佛為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輸頭檀王令其解悟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為施主唄讚咒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為何等施當為應時咒願若為亾人施福者應如是咒願云

一切眾生類　有命皆歸死　隨彼善惡行　自受其果報
行惡入地獄　為善者生天　善能修行道　漏盡得泥洹

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咒願云

童子歸依佛　如來毗婆施　尸棄毗葉婆　拘樓拘那含
迦葉及釋迦　七世大聖尊　譬如人父母　慈念於其子
舉世之樂具　皆悉欲令得　令子受諸福　復倍勝於彼
家家諸眷屬　受樂亦無極

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咒願云

屋舍覆陰施　所欲隨意得　吉祥賢聖眾

處中而受用　世有黠慧人　乃知於此處
請持戒梵行　修福設飲食　僧口咒願故
宅神常歡喜　善心生守護　長夜於中住
若入於聚落　及以曠野處　若晝若於夜
天神常隨護
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咒願云
諸方皆安隱　諸天吉祥應　聞已心歡喜
所欲皆悉得　兩足者安隱　四足者亦安
去時得安隱　來時亦安隱　夜安晝亦安
諸天常護助　諸伴皆賢善　一切悉安隱

康健賢善好　手足皆無病　舉體諸身分
無有病苦處　若有所欲者　去得心所願
若為娶婦施者應如是咒願云
女人信持戒　夫主亦復然　由有信心故
能行修布施　二人俱持戒　修習正見行
歡樂共作福　諸天常隨護　此業之果報
如行不齎粮
若為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咒願云
持鉢家家乞　值瞋或遇喜　將適護其意
出家布施難

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量其前事為檀越咒願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阿含經世尊為女施園便咒願云
園果施清涼　橋梁度人民　近道作圊廁
人民得休息　晝夜獲安隱　其福不可量
諸法戒成就　死必生天上

施福部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
願母聽我語　今當如實說　實非毗舍闍
及諸餘鬼等　我今實是人　業行相逐隨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取乳餔養育因為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歡喜合掌白母言為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法佛即為說得須陁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世尊將千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

至生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
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千二百
五十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
有請佛說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
曰迦葉着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長者
家設諸餚饌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婢使見佛及
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白大家取其飲食盡持施
與佛及衆僧後客來坐勅彼婢言辦設食來婢答大
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
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卽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
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
求婢答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卽聽許作比丘
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
中百味飲食應念卽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
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
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
王將諸群臣出城送望如來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逆
知王意渴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遊行詣摩竭提國
值諸群鳥中有鸚鵡王遥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
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

請佛卽然可時鸚鵡王知許可已還歸本林勅諸鸚
鵡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鸚鵡林各敷座
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鸚鵡王見佛比丘寂然宴
坐甚懷喜悅通夜翔遶佛比丘僧四向顧視無諸師
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清旦
世尊進引鸚鵡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
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
諸餚饍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勅設餚饍執持幢旛
香華伎樂將諸羣臣逆道奉迎時鸚鵡王於其夜中
卽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是
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鸚鵡由請佛
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
冠着諸瓔珞莊嚴其身賫持香華而供養佛却坐一
面佛卽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陁洹果遶佛
三帀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
業生鸚鵡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
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波羅㮈國有佛出
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
時毀犯一戒故生鸚鵡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
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鸚鵡是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爾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娉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鏊上鏊雖焦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鏊上即便抱下母於後時釜中煑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乎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忿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煑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出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開魚腹抱兒而出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鏊鑠不焦釜煑不爛水溺不死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

事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乃行到佛所白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閒作大火坑令火無煙燄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織坐牀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辦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佛著衣持鉢前行比丘後從入尸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華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華徧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織牀變令成織告尸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叉手白佛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病佛告阿難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時佛咒願婬欲瞋恚愚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衆僧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座具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已以是事集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上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

得食也又摩得勒伽論云衆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
切平等與使唱僧跋然後俱食頌曰

法會設佳供　齋日感神靈　普召無別請
客主發休禎　凡聖俱晨往　災難普安寧
良由慈善力　翻惡就福城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尼竺道容
晉闕公則
晉南陽滕普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

晉司空廬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
齋堂置於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
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麤垢神情低
陋出自衆中逕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
駭謂其謬僻充亦不平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
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侯徒勞精進因
擲鉢空中陵空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
極目乃沒追共惋恨稽懺累日

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
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驗其所得果
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
王濮陽也弟內其道含容亟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
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為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
為因事為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尚佛道此尼力也當
時崇異號為聖人新林寺即帝為容所造也孝武初
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在焉

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
于洛陽道俗同志為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宵
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
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
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覩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
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
家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逍遙眺望
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
馨氣充散闔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行齋人食之
皆七日不饑此鉢猶云尚存此士度善有文辭作八
關懺文晉末齋者尚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
浩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

亥曰燭日闞夏登霄衛度繼軌咸恬泊於無生俱蜕骸以不死者也

晉南陽滕普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栟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簞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普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清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升極目乃滅普卽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普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踣云普子含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浮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别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怪賤牽就下次輙復來上牽之至三乃不復見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柈案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爲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也

宋仇那跋摩者此言功德種罽賓王子也幼而出家號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敷律行精高莫與爲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淡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下驗求眞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頓而跋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欽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痾患但結跏趺坐斂衽叉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淡禪既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沙門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普聞馨烟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疋遶屍而去同集咸覩云跋未亾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右五驗出冥祥記

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弟子惠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胸琳爲韶祈請韶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右一驗出梁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音釋

瞬 輸閏切目動貌 醼 伊甸切合飲也 澡 子皓切洗也 漱 先奏切蕩口也 唄 蒲賣切梵音也 壅 尹竦切塞也 瘖瘂 瘖音歆瘂音啞 釜 扶古切鍑屬 釀 女亮切醞也 滓 阻似切澱也 圊 七精切圂也 糵 魚列切餅麴也 敎 蒲沒切 叟 呼正切 踣 步北切偃仆也 屭贔 梵語也此云藏贔屭吉器切 歙 許及切合也

山東參政管運司事南昌甘一驥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五十五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江寧李士彥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輪王篇第四十

述意部

蓋聞飛行皇帝統御四洲邊鄙逆命則七寶威伏十善引化則千子咸隨囊括遐邇獨處中原發慈父之撫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遠貪逸彌繁峻極威戎遠思天報於是行轉輪之猛騰帝釋之宮園度非分遐失輪王之位懷悲苦切劇同塗炭之殃哀斯痛矣深可嗟乎

會名部

依眞諦三藏法師云於成劫時人壽無量歲於住劫時人壽八萬歲時有輪王出世若減不出輪王有三一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減八萬財輪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壽命長遠即與壽相違故不出世若減法輪王出世所以然者如來大悲令諸衆生知苦無常易可化故出世也故論云劫減佛興世劫初轉輪王唯彌勒佛出世時人民福德二王俱出世也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天下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

西俱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局閻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輪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來爲法輪王言劫增轉輪王者此據財輪王也若論軍輪故通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輻銅輪有五百輻銀輪有七百五十輻金輪有千輻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王四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下習種性王乘銅輪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鐵輪王一天下

七寶部

如長阿含經云佛告比丘世間有轉輪聖王成就七

寶有四神德云何成就七寶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居士寶(餘經名典財寶)七主兵寶云何金輪寶成就若轉輪聖王出閻浮提地刹利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上高殿上與婇女衆共相娛樂天金輪寶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金所成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輪王見已黙自念言我曾從先宿諸舊聞如是語若刹利王水澆頭種以十五日月滿時沐浴香湯升法殿上婇女圍遶自然金輪忽現在前輪有千輻光色具足天匠所造非世所有輪徑丈四是則名爲轉輪

聖王今此輪現將無是耶我今寧可試此輪寶時王即召四兵向金輪寶偏露右臂右膝着地以右手摩捫金輪語言汝向東方如法而轉勿違常則輪即東轉時王即將四兵隨其後行輪所住處王即止駕爾時東方諸小王見大王至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來詣王所拜首白言善哉大王今此東方土地豐樂多諸珍寶人民熾盛志性仁和慈孝忠順唯願聖王於此治政我等當給使左右承受所治當時輪王語小王言止止諸賢汝等則爲供養我已但當以正法治化勿使偏枉無令國內有非法行身不殺生教

人不殺生偷盜邪婬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瞋嫉妬邪見之人此即名爲我之所治時諸小王聞是語已即從大王巡行諸國至東海表次行南方西方北方隨輪所至其諸國王各獻國土亦如東方諸小王比此閻浮提所有國名曰沃壤豐樂多出珍寶林木清淨平廣之處輪則周行封地圖度東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城郭其城七重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周帀校飾七寶所成乃至無數衆鳥相和造此城巳金輪於城中圖度封地東西四由旬南北二由旬天神於中夜造宮殿七寶所成乃

至無數造宮殿已聖王踊躍而言此金輪寶眞爲我
瑞我今眞爲聖王是爲輪寶成就云何名爲白象寶
還清旦殿上坐自然象寶忽現在前其毛純白七處
平住力能飛行其首雜色六牙纖𦟛眞金間填時王
見已念言此象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乘其上
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此眞我瑞
是爲象寶云何名爲紺馬寶成就還清旦殿上坐自
然馬寶忽現在前身紺青色珠騣尾色頭頸如象善
能飛行時王見已此馬賢良即試調習諸能悉備即
乘其上清旦出城周行四海食時已還時王踊躍而

言此眞我瑞是爲馬寶成就云何名爲神珠寶成就
還清旦殿上坐自然神珠忽現在前質色清徹無有
瑕穢時王見此神珠姝好若有光明可照宮內時王
欲試即召四兵以此寶珠置高幢上於夜冥中賫幢
出城其珠光明照一由旬城中人民皆起作務謂爲
是晝時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神珠寶成就云
何名爲玉女寶成就時玉女寶忽然出現顏色姿容
面貌端正不長不短不麤不細不白不黑不剛不柔
冬則身溫夏則身涼舉身毛孔出栴檀香口出優鉢
羅華香言語柔軟舉動安詳先起後坐不失儀則時

王見已心不暫捨況復親近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
爲玉女寶成就云何名爲居士寶成就時居士丈夫
忽然自出寶藏財富無量居士宿福眼能徹視地中
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爲擁護其無
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無
不足爲憂我自能辦聖王欲試即勅嚴船於水遊戲
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
須至岸上王言正爾須寶時居士寶即於船上長跪
以右手內着水中寶瓶隨出如蟲緣樹彼居士寶亦
復如是內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

須寶者爲須幾許時王語言止止吾無所須向相試
耳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聖王踊躍而言此
眞我瑞是爲居士寶成就云何名爲主兵寶成就時
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白
言大王有所討伐不足爲憂我自能辦王欲試兵即
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
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寶即
令四兵依如王語王見踊躍而言此眞我瑞是爲轉
輪聖王七寶成就謂四神德一長壽不夭無能及者
二身強無患無能及者三顏容端正無能及者四寶

藏盈溢無能及者王化國人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任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王之國土安隱豐樂平正如掌衣食自然不須營覓唯行十善不為非法猶如北單不可具述又十誦律云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繞池四邊種種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為象寶給輪王乘又外大海內洲有月明山婆羅醯馬王宮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為眷屬若輪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出為馬寶給輪王乘又起世經云此象馬寶於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衆事為試象馬於其晨朝日初出時乘此象寶等周廻巡歷徧諸海岸盡大地際旣周徧已是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又大樓炭經云轉輪聖王有四種德一者大富珍寶田宅奴婢等天下無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顏色無比天下無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隱無有疾病亦無寒熱諸所飲食食皆安隱四者王常安隱長壽天下無有如王者是為轉輪聖王四德具足七寶如法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

名為輭寶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為七一劍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園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劍寶者輪王所用國內若有違王命者彼劍寶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曜白日火燒不焦水漬不爛猛風吹不能動體含溫涼能卻寒熱隨王去處皮寶亦去所有士衆滿十由旬徧覆其上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用牀立能平正柔輭得所若王入禪即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貪瞋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即皆得離貪瞋癡心第四園寶者入彼園時即得定心若王欲受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於王前第五屋舍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殊異珍玩伎樂屋中悉聞即離憂惱一切疲勞於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絹布絲縷縱廣文章第一柔輭一切塵垢不能點汙著彼寶衣即離寒熱饑渴病憂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謂韡等若王著者涉水不沒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旬不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輭寶是十善中少

分習氣功德非正具足十善業道又中阿含經云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為七一念覺支寶二擇法覺支寶三精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七捨覺支寶

頂生部

如賢愚經云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瞿薩離典四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婇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欻生一皰其形如蠒淨潔清徹亦不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為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為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經八萬四千歲時有夜叉踊出殿前高聲唱言東方有國名弗婆提其中豐樂快善無比大王可往王即悅意欲行金輪復轉騰虛而進群臣七寶皆悉隨從既至彼土諸小王等盡來朝賀王於彼國五欲自恣經八千歲夜叉復言西方有國名瞿耶尼王可至彼還如前去經十四億歲夜叉復唱北方有國名欝單越王可到彼還如前去經十八億歲夜叉復唱有四天王處其樂難量王可遊之王與

群臣及四種兵乘空而上四天遙見甚懷恐怖即合軍衆出外拒之竟不奈何頂生於中優游受樂經十億歲意中復念欲升忉利即與群臣蹈虛登上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下落汙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聞頂生王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忿恨便結神咒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後知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王威咸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至天上未到之頃遙覩天城名曰快見其色皦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諸天怖畏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關頂生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其初見者不能分別唯以視瞬遲疾知其異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三天末後欲害帝釋獨霸為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來問頂生答曰統領四域三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猒足故致墮落阿難又問此頂生王宿殖何福而獲大報佛告之曰乃往過去不可計劫時世有佛號曰弗沙與其徒衆遊化

世間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手把大豆當用散婦是其曩世俗之家禮於道値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頂由此因緣受無極福四粒入鉢王四天下一粒在頂受樂二天又頂生王故事經云爾時頂生適生是念即於釋提桓因坐處墮閻浮提及四部兵退失神足舉身皆痛如人欲死時七寶等皆亦命終爾時大王五處親屬皆悉雲集往頂生所白頂生曰大王命終後苦備有爾時頂生王者即我身是當知乃至五欲而無猒足深著聚集貯欲無猒所謂足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爾時世尊便說偈言

不以錢財業　覺知欲猒足　樂少苦惱多
智者所不爲　設於五欲中　竟不愛樂彼
愛盡便得樂　是三佛弟子　食欲徇利歳
終便入地獄　本欲安所生　命爲苦所切
諸法悉無常　生者必壞敗　生生悉歸盡
彼滅第一樂

爾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起世經云輪王捨命必生天上與三十三天同處共生命終已後始經七日七寶並皆隱沒

育王部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遙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麨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闍耶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繖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便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其有因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邑統領一方爲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如偈所說

於我滅度後　是人當作王　孔雀姓名育
譬如頂生王　於此閻浮提　獨王世所尊

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著如來經行處令當生彼處阿難受敎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曰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頻頭

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修師摩時彼瞻婆國
有一婆羅門女極爲端正令人樂見爲國所珍諸相
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爲王妃又生二子一當
領一天下二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
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即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
端正有德即爲夫人前夫人及諸姝女見其夫人來
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所珍王棄捨我等乃至且
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悉學已爲王料
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
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啓時王言我

是剎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
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
父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
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姝女令我
學此王即勑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爲第一夫
人王恒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
隱母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
離憂無憂者身體麤澀（以其梵沙得相似果）父王不大附捉情
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賓伽羅阿時婆羅門言和
尚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

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
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誰
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啓言王既不念我亦復
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啓母言今便
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
臣名曰阿㝹羅陁此臣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
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
當作王今往詣彼王先勑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
乘老鈍象又復老人爲眷屬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
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

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
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
觀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我若語言王
愁不樂即語言我今總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
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報
各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
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
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我當作王又
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
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

阿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啓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爲乘以地爲座素器盛食秫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子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頻頭羅王邊國德叉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衆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諸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爲王善根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輩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詣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爲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與逆意彼國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修師摩爲王令阿育往至彼國時諸臣欲令阿育作王以黃物塗阿育體及面手脚已諸臣白王言阿育王子今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爲

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爲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繒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立阿㝹樓陁爲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爲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㝹樓陁作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如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煙火坑以物覆之修師摩既來到阿㝹樓陁大臣語修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墮火坑便即死已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陁申陁聞修師摩終已猒世將無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嘗見聞却除華果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果實乃至二三勑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婇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

同名心懐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麤澀諸婇女輩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婇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㝹樓陀大臣白言王不應爲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婇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敕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惡撾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梨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爲王斬諸凶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

者我能淨除況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覔將來耶諸使呼彼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敕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啓王王即勑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知之彼啓王言爲我作舍王爲作舍極爲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言當以與願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至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開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杻械枷鎖檢繫其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鑊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樹具如天五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往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則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群賊殺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寶物猒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比丘遥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

地獄中㝷生恐怖衣毛皆竪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爾時比丘以偈答曰

我不恐畏死　志願求解脫　所求不成果
是故我啼泣　人身極難得　出家亦復然
遇釋師子王　自今不重覩

爾時凶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減止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

猛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臼中以杵擣之令成碎粖時比丘見是事極猒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

嗚呼大悲師　演說正妙法　此身如聚沫
於義無有實　向者美女色　今將何所在
生死極可捨　愚人而貪著　係心緣彼處
今當脫鎖木　令度三有苦　畢竟不復生
如是勤方便　專精修佛法　斷除一切結
得成阿羅漢

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爾之所說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

我心得解脫　無明大黑闇　斷除諸有蓋
以殺煩惱賊　慧日今已出　鑒察心意識
明了見生死　今者慈人時　隨順諸聖法
我今此身骸　任爾之所為　無復有悋惜

爾時彼凶惡主擲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見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啓國王王即便嚴駕將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升虛空猶如鴈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

王見是比丘　身昇在虛空　心懷大歡喜
合掌觀彼聖　我今有所白　意中所不解
形體無異人　神通未曾有　為我分別說
修習何等法　令汝得清淨　為我廣敷演
令得勝妙法　我了法相已　為汝作弟子
畢竟無有悔

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

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於此閻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衆生施其無畏令得安隱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

作甚為不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愚人今復歸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惡白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勑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勑壞此地獄施衆生無畏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勑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衆僧千甕香湯溉灌菩提樹集諸五衆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衆

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衆僧復加千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與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與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婇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集諸比丘衆而說偈言

除王庫藏物　夫人及婇女　臣民一切衆
布施賢聖僧　我身及王子　亦復悉捨與

時王子座及比丘僧以甕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

王浴菩提樹　無上之所覺　樹增於茂盛
柯條葉柔軟

時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嚫五部衆嚫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婇女及太子群臣

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言給孤獨長者能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已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衆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真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婇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如是計校用九十六億

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卽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爲太子諸臣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中今庫藏財寶以竭諸王法以物爲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勑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爲地主時諸臣啓白大王王爲地主王卽說偈答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坐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卽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猒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貧至
如恒河駛流　一逝而不反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閻浮提

是我所有今者須盡無有財寶布施衆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勑已卽持此半果至雞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合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敎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是語而不猒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卽敎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衆僧一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臣答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而坐顧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便卽就盡爾時太子臣民葬送王已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中有大臣名曰阿嵬樓陁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爲王大王在時願滿億百千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億百千以是之故全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時諸臣聞已卽送四億金送與寺中卽便立法益之子爲王名三波提頌曰

膺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寶來投

千子威侔　十善御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感　秉式康衢
昆蟲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炎瑩
鬼神翊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輪王顯聖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校譌

第十八紙六行女色宋南藏作色女第二十三紙十八行盆下宋南藏無之字

音釋

劘眉波切削也輻方六切輪輻也牖丑牛切闢有也騣祖冬切馬鬣也縷兩舉切綫也韠毀造切有鞴也匏蒲交切瓠也罌烏莖切瓦器也弧戶吳切木弓也膀匹亦切不詠也霸必駕切把也貯直呂切積也繖蘇簡切蓋也秔古衡切黏稻也餉式亮切饋也攙楚銜切擊也膠居肴切黏膏也覸初覲切施也緘古銜切封也

雲間居士陸彥楨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五十六卷　吳江北厓明賓對
州王國英書　留守衛人龍文明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君臣篇第四十一

述意部

昔如來在世預以末法囑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以摧萬邪王威可以率兆庶也今遺法可付者意在伏以流通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令有不肖者寢其瑕疵訕黷者掩其紕紊助大猷以惟新扇皇風以遐暢一變告其漸再變澣區宇群生佩聖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囑之謂也如俗曰昔者聖王之制意使陰陽有位君臣有章男女有別政令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於北宮居太子於東方天子立廟王后立市日蝕則王修德月蝕則后修形此體陰陽之位也故乾始於子故子爲天正坤始於未其衝在丑陰不專制往而承陽故丑爲地正聖王承天序地以成其功故寅爲人正三正迭用有變無絕是以王者必存三代之後體三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乎君女歸乎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

使男貴左女貴右也

王德部

依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之功德略有十種王若成就如是功德雖無大府庫無大輔佐無大軍衆而可歸仰何等爲十一種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惡四情發輕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直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儀則八顧戀善法九善知差別知所住思十不自縱任不行放逸（歸前十種雖有大庫大佐大軍不可歸仰）大王當知王之方便略有五種何等爲五一善觀察攝受群臣二能以時行恩好行三無放逸專思機務四無放逸善守府庫五無放逸專修法行（若翻前五行便成五衰損門是失現法及失法引也）大王當知略有五種可愛樂法何等爲五一世所敬愛二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敵四善攝養身五能往善趣復有五種能引可愛何等爲五一恩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善權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翻前五種名不可愛）又諸國王有三種圓滿一果報圓滿二士用圓滿三功德圓滿若諸國王生富貴家長壽少病有大宗業成就俱生聰利之慧是王名爲果報圓滿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所攝持故恒常成就圓滿英勇是王名爲士用圓滿若諸國王任持正法名爲法王

安住正法與諸內宮王子群臣英傑豪貴國人共修惠施樹福受齋堅持禁戒是王名爲功德圓滿又果報圓滿者受用先世淨業果報士用圓滿者受用現法可愛之果功德圓滿者亦於當來受用圓滿淨業果報若有國王三不具足名爲下士若有果報圓滿或士用圓滿或俱圓滿名爲中士若三具足名爲上士又中阿含經云若諸王刹利以水澆頂得爲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劍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伎能智慧二有忠信伎能無智慧三具忠信伎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伎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

王過部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撾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尼揵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定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

雨失時人民饑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
知自作而怨諸天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
滅破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
佛像立統官制等安籍記錄僧比丘地立白衣高坐
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
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法不久又瑜伽論云
大王當知王過有十何等為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
自在三立性暴惡四猛利憤發五恩惠奢薄六受邪
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順儀則八不顧善法九不知差
別忘所作恩十一向縱任專行放逸又百喻經云昔
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
聞是語既大瞋恚竟不究悉信傍佞人捉此賢臣仰
使剝脊取百兩肉有人證明此無是語王心便悔索
千兩肉用為補脊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問
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倍與汝意不足耶何故苦
惱傷人答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子死雖
十倍得肉不免苦痛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濁現樂
苦切眾生調發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
譬如彼王割人之脊取人之肉以餘肉補望使不痛
無有是處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勑廚

士曰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廚食以此為常臣下
咸知即共斥逐捐於界外更取良賢以為國王於是
噉人王經十三年後身生兩翅飛行噉人無復遠近
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國王五百人身祠山樹神
使我復還國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
之山谷以石塞口時有國王將諸後宮詣池浴戲始
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
銀時王入池當欲澡洗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得
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
人王曰吾本捕人當持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
得卿一人其數已滿殺以祠天汝何不懼國王對曰
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何須愁耶
旦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說偈即許施物今未得與
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違要
也即聽令去而告之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
取汝亦無難也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
庫藏布施遠近拜太子為王慰勞百姓辭決而去噉
人王逢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
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
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即日吾施

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為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還國諸王共至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雕文刻鏤炎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徧一國中衆人荅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遠布從此已來故號為王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身是也噉人王者鴦堀摩是今還王舍城說法所度無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

王業部

如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為佛作禮就座而坐佛告王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覇治為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統理民事不可偏枉諸官公卿群僚下吏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海內皆忿身死神入太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治國平政常以節度臣民歎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皆聞王善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無奸婬泆以自荒

壞無以忿意有所殘賊當受忠臣剛直之諫夫與人言常以寬詳無灼熱之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行清淨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寶與臣同歡當以善心施惠於民無以讒言殘賊民命為王之法當宣聖道教民為善唯守一心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諸聖咨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生有榮譽死得上天世間榮位如幻如夢不可久保人欲死時諸家內外聚會無邊椎胷呼天皆云奈何淚下交橫嗚呼痛哉神靈獨逝捨吾之乎聞之者莫不傷心覩之者莫不助哀轝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鬪掣食之身中有蟲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為乾往昔尊榮豪貴隱隱闐闐亦如大王今者霍然不復見之此是無常之明證也古尚如此況於今日王熟思之無念婬泆無受佞言讒人入罪當受忠諫治以節度當畏地獄考治之痛諸含血蟲皆貪生活不當殺之佛說經竟王意即解願為弟子即受五戒頭面着地為佛作禮又摩達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征討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養視官馬勤苦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

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眞僞推問國内誰令神人爲是養馬今當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爲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澡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卽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之師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卽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罪福乞歸命三寶受五戒作優婆塞佛便爲王及人民說法得須陁洹道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有太子以爲憂愁佛來入國遵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爲王使忠信奉法不以爲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爲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爲太子父王命終習代爲王憍慢自恣不理國事臣寮廢調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會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今王自知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達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爲國王何等爲五一者布施得爲國王萬民奉獻宮觀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

三尊牀榻幃帳以是爲王在於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爲王一切萬民莫不爲之作禮四者忍辱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爲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爲王決斷國事莫不奉行此之五事世世爲王王前世時爲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初不懈倦是福追身得爲王子補王之弟今者富貴而反懈怠夫爲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爲五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衆綱不舉民窮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則鬼神不助自用則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則心蕩放逸國王不理務民則多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復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

夫爲世間將　修正不阿枉　心調勝諸惡
如是爲法王　見正能修慧　仁愛好利人
既利以平均　如是衆附親

佛說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陁洹

道又賓頭盧為優陁延王說法經云爾時輔相子賓頭
盧阿羅漢為優陁延王說偈云
生老病死患　於中未解脫　無明愛毒箭
猶未得拔出　人帝汝云何　而生樂着想
如象處林中　四邊大火起　處此急難處
云何有歡喜　大王應當知　榮位須臾間
智者深觀察　不應於此事　而生希有想
汝何故鎔解　未脫生死胎　橫生無畏想
欲賊劫諸根　橫生無畏想　無常不堅固
如芭蕉水沫　亦如浮雲散　天王尊勝位
危脆亦如是　人帝應當知　貪利極速駛
如水注深谷　嗜欲極輕疾　動轉如掉索
愚癡深為欲　不覺致墮落
尊者言大王我今為王略說譬喻王至心聽答曰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為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卽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牙齧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蛇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大毒龍傍畏四蛇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五滴墮其口中于時動樹敲壞蜂窠衆蜂散飛唼螫其人有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須彌味如螢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於太虛亦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鼠者喻於晝夜齧樹根者喻念念滅四毒蛇者喻於四大蜜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觀野火燒者喻其老邁下有三毒龍者喻其死亾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死於一切人皆得自在世間之人身心勞苦無歸依處衆苦所逼輕疾如電是可憂愁不應愛着

王福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遶塔爲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釜沸以手取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水投中可得取不臣白王曰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遶塔禮僧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爲但有惡無善乎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號妙華時有輪王名曰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爾時大王見二

化生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萬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信心俱共出家爾時太子登位七日內自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王位作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遊四天下說此偈言

我父及親屬　皆悉已出家　無量億衆生
爲法亦出家　我今樂出家　不樂住五欲
一心求出道　欲詣導師所　若發心出家
離諸欲火者　應速隨我去　離難甚難得
不發出家心　不遠離欲火　安心在居家
安住於實法

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衆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秔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一切衆生皆得道果

王都部

如十二遊經云波私匿王者晉言和悅迦維羅越國者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舍城鴿留國者晉言智士波羅奈國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

國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種人萬物音響各別有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艸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雜香有四十三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百八十國人噉五穀有三百三十國人噉魚鼈黿鼉五大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瑠璃第四王名闍耶土地出華鉢胡椒第五王名耶類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瑠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從是以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王舍何故獨名此城爲王舍城答曰有人言是摩迦陁國王有子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爲不祥王卽裂其身首棄之曠野羅刹女鬼名闍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能并諸國王有天下取諸國王萬八千人

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人因名此山為王舍城復有人言摩迦陁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疲役王大憂怖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即更求住處見此五山周帀如城即作宮殿於中止住以是義故名王舍城復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藪心猒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不應天祀中殺生噉肉共諍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諸居家婆羅門言信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為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即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種種問已語婆藪仙人明日論議汝當助我如是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藪仙人天祀中應殺生噉肉不婆藪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於汝實心云何婆藪仙人言為天祀故應殺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即唾之言罪人滅去是時婆藪仙人尋陷入地沒踝是初開大罪門故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藪仙人言我知為

天故殺生噉肉無罪即復陷入地至膝如是漸漸稍沒至腰至頂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者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爾時婆藪仙人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又婆羅門四韋陁法中種種因緣讚祠天法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天應天祀中殺生噉肉無罪諸出家人言汝重罪人催去不用見汝於是舉身沒地中從是已來乃至今日常用婆藪仙人王法於天祀中殺羊當下刀時言婆藪仙人殺汝婆藪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為王後亦猒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先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如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是中作舍住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未經幾時王出田獵見有鹿走疾如風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帀峻固其地平正生草細軟好華徧地種種樹林華果茂盛溫泉浴池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處有散天華天香聞天伎樂爾時揵闥婆伎樂適見王來各自還去是處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在中作舍住如是思惟已群臣百官尋跡而到王告諸臣我前所聞空中聲言

汝行若見希有難値之處汝於是中作舍住我今見此希有之處我應是中作舍住即捨本城於此山中住是王初始在此中住從是以後次第止住是王元起造立宮舍故名王舍城又智度論耆闍崛山者此名鷲頭山問曰何故名鷲頭山答曰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而名之為鷲頭山又王舍城南屍陁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是山於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泉聖人住處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所建立其

地道場諸菩薩衆所共咨嗟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咸俱歸命稽首為禮又智度論問曰佛普慈一切何故獨住王舍城不住餘城答曰亦住餘城希少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為諸城邊國又彌離車地多弊惡人善根未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恩故多住此二城問曰何故知恩多住二城答曰憍薩羅國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為法主故亦在此城問曰若知恩故多住舍婆提城者迦毗羅城近佛生處何以不住答曰佛無餘習近諸親屬亦無果想然釋種弟子多未離欲若近親屬則染着心生以報生地恩故多住

舍婆提一切衆生皆念生地故如偈說

一切論議師　自愛所知法　如人念生地
雖出家猶諍

以報法身地恩故多住王舍城諸佛皆愛法身故如偈說

過去未來　現在諸佛　供養法身
師敬尊重

法身於生身勝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頌曰

君臣感德　靈篇金鏡　寶冊葳蕤
帝圖掩映　鳥記稱祥　龍書表慶

萬國來朝　百辟作詠　肇高武皇
後嗣宗聖　凶夷險阻　威感除併
慈陰蒼生　業隆壽命　至哉勝業
聖君啓政

感應緣（略出五驗）

燕臣莊子儀
漢王如意
漢靈帝
漢宣帝
漢靈帝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朞年簡公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於車上

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也立爲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寵於帝帝數欲替太子而立如意群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呂后候如意到長安而拉殺之又支斷戚夫人手足號爲人彘後呂后祓除於灞上還道中見物如蒼狗攫后腋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而崩（右驗出冤魂志）

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婇女爲客舍主身爲商賈行至舍間婇女下酒因共飲食以爲戲樂蓋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謠也其後天子遂傳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簒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衆數十萬人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眞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眞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荊楊尤甚棄財產流沉道路死者數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也

漢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其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延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子以兒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應也

漢靈帝建寧三年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夫婦陰陽二儀之體也有情之深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眚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弒之逆兵革傷殘骨肉爲讐生民之禍至矣故人妖爲之先作恨而不遭辛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右其三驗出搜神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七

校譌

第三紙十七行破戒若北藏作持戒破　第五紙十七行辭北藏作辯

音釋

訕讟（訕所晏切謗也讟朴谷切怨也）紕紊（紕篇夷切疏也飾也紊文運切亂也）疫癘（疫營隻切瘟疾也癘力霽切疥也）剝（伯各切削也）鏤（郎豆切雕刻也）爴（厥縛切爪持也）霍（忽郭切）濫（盧瞰切泛之也）螫（施隻切行毒也）唼（作答切齧也）頞（阿葛切）跁（戶尾切腿兩旁也）葳蕤（葳於非切蕤儒隹切葳蕤艸木盛貌）拉（落合切折也）攫（厥縛切持也）祟（須銳切神禍也）篡（初患切逆而奪取也）眚（所景切災也）

雲間居士陸孝積施貲刻此法苑珠林第五十七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吳門王國成書　上元秦學剜　萬曆辛卯冬月南山鈔緣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納諫篇第四十二

述意部

夫納其理則言語絕乖其趣則諍論興然直言者德之本納受者行之原所以藉言而德顯納受而行全譬曰短於自見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自通故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玄櫛之功也行之所以芳益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將敗必不納正諫之言命之將終必不可處於良醫也

引證部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爲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賈客珍奇勝物皆稅奪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寶物遂至大貴諸人稱傳惡名流布爾時有鸚鵡王在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即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詣彼爲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王猶有善言柰何人王爲彼譏責儻能改修尋即高飛至王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入園遊觀于時鸚鵡鼓翼嚶鳴而語之言王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萬

民壽及鳥獸含識敎敷人畜債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苛尅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瞋恚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爾時鸜鵒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卽用與王王語鸜鵒何以罵我鸜鵒答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答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爲七答言一者躭荒女色不敬貞正二者嗜酒醉亂不恤國事三者貪著棊博不修禮敬四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賦役謫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劫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親近邪佞諂惡之人二者不附賢勝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之期非旦則夕夫爲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度萬民王當如秤親疎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爲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王聞其言深自慙愧鸜鵒之言至誠至欵我爲人王所行無道請

遵其教奉以師禮受修正行爾時國內風教既行惡名消滅夫人臣佐皆生忠敬一切人民無不歡喜爾時鸜鵒者我身是也爾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今輔相是也爾時夫人者今輔相夫人是也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時嚴熾王言大師頗有衆生聰明大智利根有罪過不答言有何者是答言大王卽是王甚聰明大智利根黠慧有大威力心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足亦有罪過王言大師我之罪過云何答言大王之罪太極暴惡太嚴太忽太一太卒大王當知若王者性太惡者彼爲一切多人不用多人不愛多人不喜乃至父母亦不喜見何況餘人是故大王不應太惡所爲作事當自安詳不應太卒而說偈言

若王行惡行　瞋心不見事　動則怖衆生
乃至父母畏　何況餘非親　而當有念愛
大王應當知　智者捨瞋恚

爾時嚴熾王在坐對面聞尼乾子毀訾自身心生不忍瞋心不喜心生毒害卽作是言薩遮尼乾子汝云何於大衆中說我過患我從昔來無人敢正看我汝今毀我罪應合死作是語已告諸臣言汝當捉此斷其命根尼乾驚怖語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惡我

有善言願王暫時施我無畏聽我所說王言汝何所說汝當速說尼乾答言大王當知我亦有罪由太實語不虛語稱事語以我如是大惡人前可畏人前惡性人前無慈悲人前卒作事人前如是行人前說如是實語大王當知黠慧之人不應一切時一切處常說實語應當善觀可與語人不可與語人可語時不可語時當知實語世人不愛不善讚歎而說偈言

智者不知時　卒隨意說實　彼人智者訶
何況無智者　智者一切處　亦不皆實語
是實憍尸迦　實語人惡道

爾時王聞尼乾子說自身過罪即便開解歸誠懺悔

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老母人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邏人稅之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爾者終不與汝於是邏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某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亢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

是則名為與王稅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老母即說偈言

吾生育三子　勇健超三界　悉皆證羅漢
為世作福田　王若供養時　獲福當稅物
云何而方欲　稅奪我所有

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況稅其物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至他國夜不得入城於外艸中坐至夜有閱叉鬼來持之當噉沙門言汝相離遠矣鬼言何以為遠沙門言汝欲害我我當生忉利天上汝當入地獄是不為遠耶鬼則致謝作禮而去又摩鄧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鄧女便於家委臥而啼母問何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誰答字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我母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難承事佛人母已追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蠱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

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自殺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為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為夫母便閉門以蠱道法縛阿難至於晡時母為女布席卧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呪心知阿難故救還佛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積念阿難女明日自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慙避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鄧女今日復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索女言我聞阿難無婦我又無夫欲為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無髮汝今有髮汝能剃髮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能剃佛言歸報汝母剃頭竟來女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來護汝頭髮何為欲得沙門作婦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言辱我種母為下刀剃頭巳女還到佛所言我巳剃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

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婦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巳有兒子便有死亡巳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有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佛前言女實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道今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鄧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常相愛敬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巳皆大歡喜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達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與者舊長宿皆來諮啓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正覺教化衆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往詣佛所見佛發心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巳白佛言此須漫比

丘尼宿殖何福今值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一比丘尼心常喜樂說法教化精勤無替因發誓願使我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發是願已便取命終生天人中聰明智慧無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道多聞第一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中阿含經云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者以嚴飾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恚為刺離酒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刺入初

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為刺入空處者以色想為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復有三刺欲刺恚刺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為阿羅訶無刺除此刺者是名無刺又大魚事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爾時大魚敕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備為惡人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處爾時魚師

以飯網羅線捕諸魚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至他所不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敕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為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為人所捕然逢見長線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為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逢見線尋後來者皆先祖父母等盡為此線所害汝見必為所害汝非我兒爾時小魚盡為魚師所捕舉着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為不受語為網所害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

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為放牧行者皆就井飲并及洗浴時日向暮有群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項諸野干輩語野干主若濕樹葉可用者當護之況復此罐利益行人云何打破野干主言我作是樂但當快心那知他事時有行人語婆羅門汝罐已破復更着之猶如前法為野干所破乃至十四諸野干輩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破罐當往伺之正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井而作留難便作木罐堅

固難破令頭易入難出持着井邊然捉杖屏處伺之
行人飲訖野干主知前入飲飲訖撲地不能令破時
婆羅門捉杖打殺空中有天說此偈言

知識慈心語　很戾不受諫　守頑招此禍
自喪其身命　是故癡野干　遭斯木罐苦

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群野
干者今諸比丘諫提婆達多者是當知於過去時已
曾不受知識輭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
墮惡道長夜受苦頌曰

智人受諫　愚夫拒違　譬同明鏡
影照瑕疵　見過須改　慕在知機
頑癡固執　困厄何依

審察篇第四十三

述意部

夫聖人利物審境觀心調識情於實所運假實於妄
誠故審非惠無以窮其實惠非審無以察其照然則
照察之源審定之要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
緣法察境乃知同趣於玄功交養萬法也

審怒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家貧

有婦不生兒家有那俱羅蟲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
無子故養如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於
後婦便有身滿月生子便作是念由那俱羅生吉祥
子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乞食便勑婦言汝若出
行當將兒去愼莫留後婦與兒食已便至比舍舂碓
舂穀是時小兒有酥酥香時有毒蛇乘香來至張口
吐毒欲殺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
不在云何毒蛇欲殺我弟便殺毒蛇段爲七分父母
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
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見婦舍外便瞋恚言我敎
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
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在將無殺食我兒徒養此
蟲卽前打殺旣入門內自見巳兒啑指而戲復見毒
蛇七分在地時婆羅門淚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人
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卒便殺之可痛可憐迷悶躃
地空中有天卽說偈言

宜審諦觀察　勿行卒威怒　善友恩愛離
枉害傷良善　喻如婆羅門　殺彼那俱羅

又佛說太子沐魄經云佛告諸比丘昔者有王名波
羅柰王有太子字名沐魄生無竅極之明端正好潔

無有雙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為立字結舌不語十有三年澹泊拙朴志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聽音目不視色狀類瘖瘂聾盲之人於是父王患而苦之王語夫人當柰之何此子必為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使相之王即召婆羅門師相之婆羅門言此子非世間人但熒惑耳外為端正内懷不祥宜國剪棄將是不久不可育養宜當生埋誅而殺之今不除此子恐後無復立子於是夫人即隨王所為王即召國中大臣共議之一臣言但棄於深山之中無人之處一臣言投於深水之中一臣言但隨師所語掘地作深坑而生埋之王即召國中外陣兵二千餘人使掘地作藏給二十歲儲資糧時以太子奴僕珍寶瓔珞盡還太子於是夫人傷絕我獨無相子生薄命乃值此殃事不獲已於是送太子正殿上五百夫人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五百婇女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埋各為太子作伎樂太子默然不觀不聽於是送太子外殿上五百大臣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馳白大王此子非不語之人且見小留語在不久婆

羅門師不可審信王言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藏已訖來迫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乘四望象車令國中人民使觀太子太子當語若語者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車在路時國中耆老大臣宛轉車前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者以車劈我上去諸龍虎憤扶侍使過時數千萬人皆圍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飛鳥走獸遶藏三帀復塞藏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便舉手住而言正欲不語而當生埋正欲發語恐入地獄所以不語欲令全身避害濟神離苦所以不語而信欺詐之言謂我聾盲為實瘖瘂爾時人民聞太子絕妙之音行者為止坐者為起皆前叩頭願赦我罪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illegible]子已語上徹蒼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皆來伏[illegible]於太子前太子以語歡喜踊躍王即與夫人乘四望象車往迎太子太子顧見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勞屈大王遠來見迎今父子相生捐棄恩愛已離其義甚乖不可聽觀王語太子不可不可汝為智者當原不及共還入國舉位與汝我自避還太子答言我前身已為國王用行漏失下入地獄六萬餘歲烝煑劓裂甚痛難忍父母寧能知我苦痛以不我猒畏地獄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年

冀望免出塵埃之外不與罪會去道以遠高翔遠逝自濟於世世間無常恍惚如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憂苦延長歡樂暫有王知志固惟聽學道於是太子棄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定命終即生兜率天上福盡下生人間爲迦夷國王作太子太子自知作佛佛告阿難爾時太子沐魄者我身是也王者悅頭檀是也夫人者摩耶是也五僕者閑居輪等是也時婆羅門相師者調達是也調達與我世世有怨諸天龍神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審過部

如付法藏因緣經云時室羅城中有一商主爲僧造作般遮于瑟大會有一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衆中誰爲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久斷煩惱堪受供養覩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宂居衆首時比丘尼卽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未達其意便着淨衣剃髮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嚴者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爲輕劣長者設會多諸聖賢汝爲僧首未免生

死以有漏心寂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比丘聞已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揀壯老聞此語已因向憂波毱多所即爲說法成阿羅漢復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貪故不能得道憂波毱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尋冷語尊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水觀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旣吐食已還使食之比丘答言涎唾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語言凡一切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爲說法得羅漢道又百喻經云昔有二毗舍闍鬼共有一篋一杖一屐二鬼共諍各欲得之二鬼紛紜竟日不能使平時有一人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屐有何奇異汝等共諍瞋忿乃爾二鬼答言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飲食床褥臥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怨敵歸伏無敢與諍着此屐者能令人飛行無有罣礙此人聞已即語鬼言汝等小遠我當爲爾平等分之鬼聞其語尋即遠避此人即時抱篋捉杖躡屐而飛二鬼愕然竟無所得人語鬼言爾等所諍我已得去今使爾等更無所諍毗舍闍者喻於

衆魔及以外道布施如篋人天五道資用之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魔怨煩惱之賊持戒如履必昇天人諸魔外道諍篋者喻於有漏中強求果報空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

審學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雌子象一目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

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爲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敎常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深知懷雌也見道邊右面艸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蹈地深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纖密乃達也又百喻經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爲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勝果勿求名譽憍慢貢高增長過患又智度論云有人一切時見有異事皆審問之後時曠野行道逢羅剎執捉其人其人見捉定死不惑然見羅剎胷白背黑怪問所由羅剎答言我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擊其手遂向日走羅剎迴面背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脫因說偈言

勤學第一道　勤問第一方　道逢羅剎難
背陰向太陽

頌曰

審察是非　清濁難測　善觀邪正
巧施軌則　內忿濫罰　外諍何息
願澄心府　詳審慧力

感應緣略引三驗

博物志驗
白澤圖驗
抱朴子驗

博物志曰小山有夔其形如鼓一足知禮澤有委蛇狀如轂長如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白澤圖曰厠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溝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黒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詘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匕刺之而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蟾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黒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虵一身兩頭五彩文以其名呼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寧野狀如

輼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絶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臺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歲不絶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黒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鬬不休爲桃棘矢羽以鵄羽以射之狼鬼化爲飄風脫履擲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囷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黒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之精名曰髠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溝以其名

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爲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爲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走去又故溷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

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間見吏者名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麞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猨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人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爲害又熒惑火精生朱鳥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太白金精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黄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竈河池猶皆有

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況天地爲物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有神精則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網疏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八

校譌

第十紙 十二行疏 北藏作通 第十七紙 十六行背 北藏作向 第十九紙 十七行春 北藏作舂

音釋

嚶 幺莖切鳥相命聲 嗷 牛刀切衆口愁也 戇 陟降切愚也 嗽 色角切吮也 夔 [illegible]切獸似牛者 詘 [illegible]勿切 嘈 [illegible]切 韞 音[illegible]

雲間居士[illegible]彥 [illegible]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五十八卷 吳江比丘[illegible]刻 [illegible]
蘇州王國英書 溧水毛有恩刻
萬曆辛卯冬清凉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思慎篇第四十四

述意部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終是君子之鹽梅敬初護末是養生之要趣疾悟因緣之興起鑒生滅之非常識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棄其迹誡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慎用部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爲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之勑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爾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塡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地無雙歌儛相過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妥起片心專精擎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

巧便而安詳　其舞寵巧妙　一切人貪樂
譬如魔之后　能動離欲者　何況於凡人
來往其人邊　擎鉢心不傾

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救言避火莫墮坑壍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擎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猛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聞爾時擎油至彼園觀一滴不墮諸臣啓王具陳斯事王聞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其王歡喜立爲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婬怒癡來擾亂

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

如人擎油鉢　不動無所棄　妙惠意如海
專心擎油器　若人欲學道　執心當如是
意懷諸德明　皆除一切瑕　若干之色欲
而與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　寂滅而自制
人身有疾病　醫藥以除之　心疾亦如是
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衆中有一盲龍名曰頗羅機梨奢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

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諸蟲之所唼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耆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為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尚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加毀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噉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為諸蟲之所食噉龍聞此語憂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

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餓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生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皆成火變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棄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敕立大誓願已燄火皆滅乃至八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

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其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喫噉四方衆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喫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聞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

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後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膖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噉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為蚊虻諸惡毒蠅之所唼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

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為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至日夜剎那不停為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灸水灑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

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果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為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饑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忿心惡業緣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唼於我血熱氣燭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掬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

昔於饑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為飲食可得不饑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眞實誠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蓐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報

是故汝等可受三歸歸三寶已乃可得往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寶身即安隱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即為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支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為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炎焰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彌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輒食施僧食
寧以利刀自屠膾　身體皮膜而自噉

其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燄中
其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臥僧牀蓆
寧以大熱尖鐵錐　拳手掘持便焦爛
其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自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斲切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鍱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臥
不應瞋忿心妬嫉　而看眾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爍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眾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眾等悉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眾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又大集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眾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眾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久受勤苦復有眾生貪餓下賤不得自在是故出家望得

富饒解脫安樂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讀誦經禪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讀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時知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人如是愚暝不見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勑沙門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法行人倚眾僧故受他信施物或餅或菜或果或華但是眾僧所食之物不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眾而食又亦不得以眾僧物貯積興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世爭利又亦不得為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眾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比丘眾真信三寶攝諸眾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襍物等持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面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因緣故來生龍中身

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如我父王受樂寬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面當為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中有王名曰裴多冨沙彼冨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即發菩提心并為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名裴多婆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既出家已又白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

彼冨沙子裴多樹帝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我大安隱恣用寺内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即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萬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大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脫地獄已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婆樹帝者豈異人乎即汝身是也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

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啼哭舉身自投四支布地禮拜白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愼禍部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豐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群臣我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隣國求覓

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賣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郡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憀臣白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硬不入斫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饑餓困苦坐由猒樂買禍所致苦也此喻女色欲火所燒

男女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愼境部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衆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過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鬬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恒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搖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

調象人不近魁膾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為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人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令如是略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愼過部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著火中與火同色屈着劫貝綿中云何比丘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愚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心欲燒其身身心燒已捨戒退減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

守諸根門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猫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猫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食內藏時猫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晨朝着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減此愚癡人長夜常得不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

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勤覺悟修習善法當知是輩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言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誓心欲報或現世獲報或身終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尅賊皆由宿命非空生也佛說偈言

心為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悲愚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轢乎微
心為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心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瞋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心若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盖亦空　無盖亦復空　有瓶盖亦滿
無盖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籌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為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為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鼈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池時有大鶴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鶴啄啣之飛過都邑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止鶴便應之口開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是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為四一者年盛力壯愼莫憍慢二者年老精進不貪婬泆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鶴守

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爲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耄　少時如意
老見踰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拾財　老羸氣竭　思欲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繿縷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巳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怨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誠勖憂喜

感應緣略引十一驗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曁縣吏吳詳
晉義興人姓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頤
周宣帝文𧶘
齊京師釋慧豫
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首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觀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

巳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巳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柰何吾求不見連累爲得鞭杖今巳見汝無可柰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鄰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曰

連綿葛上藤一緩復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陳名阿登
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説昨所
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亾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竄深山行至
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釆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
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
悅便卽隨去行一里餘卽至女家家甚貧陋爲詳設
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
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
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

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瀑溢深不可涉乃迴向女家
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冢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
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艸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
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
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爲然火作食
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
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
向曉女還周旣上馬看昨所宿處止見一新冢冢口
有馬跡及餘艸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右此二驗云續搜神記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
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祠中正值民將巫祝祀
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
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
祠邊艸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
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右此一驗云續搜神記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爲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
入廨中便有鬼怪中宵籠月戶牖少開有人倚立戶
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着木屐聲看則無所

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舉家悉得時病空中語
擲瓦石或是乾土夏中病者皆着而語擲之勢更猛
乃請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着道人及
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內皆青黶而不
甚痛庇之有一老妳好罵詈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
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
於前明年丞廨火頻四發狠狽澆沃並得時死鬼每
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爲吃嚧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
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
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

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使是沈公所爲此廨本是沈宅因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却太過乃至罵詈令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歸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當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承見沈相訟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絶依依曩情故相白也

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歇人敎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崗取一髑髏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鑪火燒此小兒手又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反故處酒肉酹之無復灾異也右二驗出述異記

宋襄城李頤其父爲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爲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爲何在自今已後便爲吉宅居者住止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厠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斫之中斷便化爲兩人復橫斫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斫李殺持至座上斫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頤尚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頤字景眞位至湘東太守右一驗出續搜神記

周宣帝字文贇在東宮時武帝訓督甚嚴恒使宦者成愼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愼以死於是愼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瘢乃問成愼所在愼于時已出爲郡遂勑追之至便賜死愼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爲成愼何罪勃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愆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便勑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

項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卽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旦早還患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床諸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臥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益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愼死僅二十許日 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齊京師靈相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相寺少而務學徧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

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 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熲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臺參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卽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內逢兩騎馬逐後旣出城巳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去捉普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去復至西街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去捉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法眼語云何王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旣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卽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髮卻一鬼捉刀卽截法眼兩髻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旣至大街要路蹦躃之間看人遶子有巡街果毅瞋守街人何因

聚衆守街人具述逗遛次西街首卽是高宅便喚家人舉向舍至明始穌便語家內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果子爰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慢了之時復有諸鬼取來法眼復共鬼鬭相趂力屈不如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焦捲變爲紅色吞盡乃穌穌巳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巳宜受鐵犁耕舌

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見其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卻舌根獄卒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銼其舌將入鑊湯煮之煮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啓王云臣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穌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檀忍不虧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

述意部

夫謬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影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寧有不窮之應是以一毫一粒而竟濟四生一念一彈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也

引證部

如新婆沙論云問諸弟子中大迦葉波少欲喜足具杜多行(舊云頭陀)薄矩羅少病節儉具淨戒行此二何別答尊者大迦葉波所得飲食若麤若妙隨次第食無所簡別猶如良馬隨得而食尊者薄矩羅所得飲食或麤或妙簡去妙者而食麤者如契經說有四聖種一依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二依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三依隨所得臥具喜足聖種四依隨有無有樂斷樂修聖種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有一異學是尊者薄拘羅未出家時親善朋友往詣薄拘羅所請問其義薄拘羅因為說之我於此正法律中學道以來八十年未曾起欲想我持糞掃衣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

想亦未曾憶受居士衣未曾割截作衣未曾倩他比丘作衣未曾用針縫衣未曾持針綖囊乃至一縷我乞食來已八十年亦無起功高想亦未曾受居士請亦未曾趣越乞食未曾從大家乞食於中當得淨好極妙豐饒食噉含消未曾視女人面未曾入比丘尼坊中未曾憶與比丘尼共相問訊乃至道路亦不共語未曾畜沙彌未曾憶為白衣說法乃至四句偈未曾有病乃至彈指頃頭痛者未曾憶服藥乃至一片訶梨勒我結跏趺坐於八十年未曾倚壁倚樹我於三日夜中得三達證我結跏趺坐而般涅槃是謂尊

者薄拘羅未曾有法又僧祇律云達膩伽羅漢淚自
慶慰而說偈言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止則支身命
如虵入鼠穴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衣食繫身命　精麤隨眾等　欲得寂滅樂
當習沙門法　一切知止足　專修涅槃道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比丘於空閑樹下坐禪行道
樹上有一獼猴見比丘食下住其邊比丘以飯與之
獼猴得食輒行取水以給澡洗如是連月後日食竟
忽忘不留獼猴以不得食大怒取比丘袈裟上樹裂

破比丘忿之以杖誤中獼猴即死餘數獼猴並來共
舉死獼猴到佛寺中比丘僧知必有所以推問其意
比丘具說於是佛敕自從今日比丘毎食皆當割省
留餘以施蠢動不得盡之又五分律云佛告比丘乃
往去世於恒水邊有一仙人住於石窟爾時龍王日
從水出以身七帀圍遶仙人舒頭在上下向敬視仙
人仙人遊行弟子守窟龍亦如前日來恭敬弟子怖
畏即大羸瘦我於爾時行菩薩道遊行恒水邊見其
如此即故問意具答如是我復問言汝今欲不復見
龍耶答言爾又問汝見龍咽下有何等物答言有摩

尼珠吾復語言龍若來時汝便合掌向龍作如是語
我今須汝咽下摩尼寶珠願以施我爾時仙人弟子
聞我語已龍從水出便從索之龍聞乞珠不前不却
默然而住時仙人弟子復為龍王說偈言
龍王今須汝　咽下摩尼珠　意甚愛樂之
如何默無言
龍即以偈答言
我一切所須　皆由此珠得　汝今從吾乞
永絕不復來　如火焰暴聲　使人心恐懼
我今聞汝言　惶怖逾於此

於是世尊引古說偈
乞者人不愛　數則致怨憎　龍王聞乞聲
一去不復還
又告比丘過去世時有迦夷國王好喜布施給諸窮
乏時有梵志王甚愛重未嘗從王有所求乞爾時彼
王為說偈言
人皆從遠來　無方從吾乞　而汝今在此
不求有何意
梵志即以偈答言
乞者人不喜　不與致怨憎　所以默無求

恐離親愛情
王復說偈答言
乞非傷德行　亦無身口過　捐有以補無
何爲而不索
梵志復以偈答言
賢人不言乞　言乞必不賢　默然不有求
是謂爲大人
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王一頭及餘
千牛而施與之頌曰
六情無福志　四攝啟幽心　儉約避人物
偃息慕山林　曲嵎停騶響　交枝落慢陰
池臺聚凍雪　簷牖叅歸禽　石來無新故
峯形詎古今　大車何杳杳　奔馬迸駸駸
何以修六念　虔誠枉一音　未泛慈舟寶
徒勞抒海濱
感應緣 略引一驗
晉單道開
唐杜智楷
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
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

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椒如此七
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開同學十人共
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道陵太守遣
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
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
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年十
四禀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
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勑州郡有異人令啟聞其年冬
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綝祠中
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
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都不荅適爲說偈
云
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
山遠粮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
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
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
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
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勑
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迻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
在北聞開弟子敘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適

遂心敬挹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寅聞備至遁為之傳贊曰
肅哉善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曜高步是臻餐茹芝英流浪巖津
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耳遁為贊曰
物儁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

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出梁高僧傳錄
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妻娶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為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舉將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攪著袈裟者遂齊聲念佛卻後懺悔請為造阿彌陀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徧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瘳愈出冥報拾遺錄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九

音釋

蒻而六切蔫也　膾古外切切肉也　膜末各切肉間膜也　鏉七步切蒲鏉也　塚知隴切
切也　轑郎狄切逡遶也　繿盧藍切敝衣也　邳下邳地名　冣取亂切遠也
嫗於語切老嫗之稱　嚇呼格切怒也　吃嗑吃盍切歡笑合也　狡獪古巧切古外切
獪古外切狡獪也　醊朱劣切酹酒也祭　贖十切　贊於給切　瘵側界切病也
也　暈王問切氣也　刷所劣切除也　穎庚頂切　綝丑林切　銼寸臥切斫也　雋徂兖切
動　騶側鳩切騶御也　騃七林切行疾也馬

嘉興東禪寺義會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五十九卷　吳江凡丘明覺對　真
州王國英書　上元林選刊刻
萬曆辛卯冬月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懲過篇第四十六

述意部

夫形骸多患理須嚴誡根識昏沈冥恒瞽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傲不可長若縱傲高彌增惰慢徒施攻擊無柰患憂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與斯三業彌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

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曾緣心起故口發惡言由意顯靡惡不為故成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引證部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很戾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戾有聞論致彦心曲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窟狐兔所不敢停淳淵澄海蛙黿

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塗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策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鞭觸如在刀山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為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

少時意盛壯　為老所見逼　形衰極枯槁
氣竭憑杖行

又佛說死苦偈云

氣絕神逝　形骸蕭索　人物一統
無生不終

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嶮難處無有資粮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邃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幽冥冥別離長久道路

不同會見無期甚難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
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亾暮殯便有恐畏分離之狀
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覩存亾有無
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

命如果待熟　常恐會零落　已生皆有苦
孰能致不死

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駃流
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又出曜經云昔有梵
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
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

手捫摸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
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
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
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
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
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鬧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
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
筭餘命日促各欲逃丞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
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
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避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巳命

終而說偈言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間　無有地方所
脫之不受死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
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
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揵
稚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阿難又手便說此偈

淨眼無與等　無事而不練　智慧無染着
何等名受歲

世尊以偈報曰

受歲三藏淨　身口意所作　兩兩比丘對
自陳所作短　還自稱名字　今日衆受歲
我亦淨意受　唯願原其過

是時阿難聞巳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揵稚而說此偈

降伏魔力怨　除結無有餘　露地擊揵稚
比丘聞當集　諸欲聞法人　度流生死海
聞此妙響音　盡當雲集此

爾時阿難擊揵稚巳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時
唯願世尊何所勑使是時世尊告阿難曰汝隨次坐
當坐艸座時諸比丘各坐艸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

比丘已便勑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盲者爲作眼目爲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咎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爲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最小下坐得須陁洹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恐責此衆又佛本行經云爾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遙見輸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即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大罪

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坐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衆生信並皆入道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爲白衣說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爲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臥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爲來故不應行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臥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腳踞牀二不得匍匐上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

足未淨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唶唶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卧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起不定當自責本起又卧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卧視佛三不得雙申兩足四不得向壁卧亦不得伏卧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歛兩足累兩膝又卧起欲出戸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聲二着履先當叩藪三正住着法衣四欲開戸先三彈指不得使戸有聲五戸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戸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肘不滿口食亦不

太少若所摶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二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飯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悕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艸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華屣襍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悕望王者之饍心不甘着不親近於喜鬭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又襍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睺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睺羅舉宮婇女咸皆懸恥怪哉大惡耶輸陁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都被涂汙悉達菩薩久已出家今乃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椎胷拍髀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

為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于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陁羅今產一子舉宮慚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會即喚耶輸耶輸着白淨衣抱兒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爾凡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為何處而得此子

耶輸陁羅都無慚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我子悉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尚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諂曲非正直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諸人皆言此事冣良即掘火坑以佉陁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圍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己者抱兒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

汝今我母子薄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我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為水池自見己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即焦死以今此兒實菩薩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為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陁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為索乳母供事

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淚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略而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變千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陁羅語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羅頂即說偈言

我於生眷屬　及以所生子　無有偏愛心
但以手摩頂　我盡諸結使　愛憎永除盡
汝等勿懷疑　於子生猶豫　此亦當出家

重爲我法子　略言其功德　出家學眞道
當成羅漢果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忽遇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是知高慕友　懲過改凡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釋門欣麗景　俗務苦重縈
冀除五昏蓋　方悟六塵輕　自非乘寶軺
何以息餘寧
感應緣（略引二驗）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
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帀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迮坐驢韉於戶外高座主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遜遲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洪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勉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戮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

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齊梁州薛河寺釋僧遠不知何人爲性疏誕不修細行好逐流宕歡醼爲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烏黯謂是垢汙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此殃譴遂改常習反形易性斷不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人赦汝前愆勿

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肆不暫忘鄉川所歸卒於本土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部聽涉勞頓遂兩目俱瞎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綱一襆衣來覬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置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襆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

撤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竿扇稱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崇之何恐逼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懲過彌勤經業卒於所任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和順篇第四十七

述意部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釁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含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讚以美譽提婆麤行以獷惡故衆毀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引證部

如蜜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興麤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衆祐受異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為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為十一寧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衆生

三見於剛強難化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饑饉人以好美饍而充施之五覩諸恐懼勸慰安之六若有衆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慇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如來廟補其虧缺九見孤苦人貧匱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無護無所依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是爲十事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他親友互相破壞心懷怨結能爲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念卽得五欲自娛若有衆生見人破亾爲他抄掠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安隱命

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軟深心離一切垢涅槃解脫猶如在手軟心之人心如白鑞修行善業衆人所信麤鑛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衆人所憎不愛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軟　猶如成鍊金　斯人内外善
速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軟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呵鵰阿那含經云阿那含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爲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黠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和施部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號字薩和達（晉言一切施王）爾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爲居家甚貧窮其母告子

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以自濟今何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家空乏何以自活兒卽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卽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當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見卽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

一兩金其金主語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甫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爾乃可得若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爲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爲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鎖腳婆羅門子語債主言卿雖相繫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他國興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喜布施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共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我一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害此非我宜便勑諸臣不須爲備亦勿恐怖但且嚴出迎逆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勑令踰於我諸臣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勑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亾而去彼王大國即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道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

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何從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荅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寶還贖母姊弟并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債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躃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諫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

世間殺父母　命盡墮泥犁　今加害於王
其罪等無異　我今實不忍　加惡於大王
寧令身命盡　終不造逆意

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爲是王復語婆羅門子

言若不爾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知王還復爲王不爲彼害婆羅門子言王審欲爾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言一切施王爲他國婆羅門子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躃地絕劇喪父母送前詣宮門諸臣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亾去王一切施者爲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言便捉現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躃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棄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躃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躃地啼淚而言告勑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着其印綬還立爲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

自在本國時　遥聞大王德　今來至於此

見尊踰所聞　巍巍積功德　譬若如金山
其力堅如是　無能動搖者　今見王所行
於世甚無雙　願以國相還　并奉所居界
願歸得本土　修敬爲臣禮　不敢復憍慢
事王如天尊

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恩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爲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字提和羅耶(晉言天王)

和國部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爲作好屋具被蹋蹬敷着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

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艸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盲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爲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亾還來王所王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諍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不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醯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害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者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醯王者今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爾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爾

和事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煑不可熟持着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貿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爲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便即說頌曰

婆羅門法巧販賣　陳久沙豆十六年
唐盡汝薪煑不熟　感折汝家大小齒

爾時驢主亦作頌曰

汝婆羅門何所喜　雖有四脚毛衣好
負重着道令汝知　錐刺火燒終不動

爾時豆主復說偈言

獨生千秋杖　頭着四寸針　能治敗態驢　何憂不可伏

爾時驢聞復瞋即說頌曰

安立前二足　雙飛後兩蹄　折汝前板齒
然後自當知
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
蚑蚃毒蟲螫　唯仰尾自防　當截汝尾却
令汝知辛苦
爾時驢復以偈答言
從先祖巳來　行此爈悷法　今我故承習
死死終不捨
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答曰
音聲鳴徹好　面白如珂雪　當爲汝取婦

共遊林澤中
驢聞軟愛語復說頌曰
我能負八斛　日行六百里　婆羅門當知
聞婦歡喜故

頌曰

性愛和柔　賢愚親附　情貪麤獷
人畜遠慮　外違常染　內順恒御
萬代揚名　千齡久住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

音釋

懲直陵切戒也創也　傲魚到切慢也　暼匹蔑切暫見也　匍匐蒲胡切匐步墨切匍匐手行也　瀛餘輕切大海也　韉則前切鞍具也　膾會故切膾布也　轂朱芳切上也　鎘落合切鑞也　鑛古猛切鐵朴也　券區願切契也　侮罔古切慢也　蹙子六切蹴也

嘉興東禪寺義倉莊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州
王國英書　上元盛文高刻
萬曆辛卯冬淸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誡勗篇第四十八

述意部

夫以立像表眞恒俗彝訓寄指筌月出道常規但以妄想倒情沿流固習無思悛革隨業飄淪是以涅槃經云爲善淸升譬同爪土爲惡沉滯喻等地塵良由六賊俱至十使交縛或比行廁畫瓶或擬危城坏器故將崩朽宅三火恒然逃隱空聚五刀常逐井河引喻逼形器於刹那屠肆牛羊切性命於漏刻亦如鼠入脂角至窮何趣況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而能安忍不生憂悔所以大聖垂訓法喻所歸止狂誡約身心無沿逸慾鑒舉力勵專征省過但見臨死眼光失落眷屬叢聚對顏難救嗚呼涕泗慨彼沉淪既矚斯苦何不自誡過由我生改不藉他猶有微善宅報狂人又逢遺法親見三寶脫生惡道對目莫知由此悲痛無由怠惰矣

誡馬部

如中阿含經云時有調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所稽首佛足還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甚爲輕淺猶如群羊世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聚落主汝以幾種方便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等爲三一者柔軟二者麤澀三者柔軟麤澀佛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調馬猶不調者當如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爲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何等爲三一者一向柔軟二者一向麤澀三者柔軟麤澀佛告聚落主所謂一向柔軟者如汝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身善行報此是口意善行此是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名人是名善趣化生是名涅槃是爲柔軟第二一向麤澀者如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惡行報是口意惡行是口意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麤澀敎也第三彼柔軟麤澀俱者謂如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說身善行報有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意善行報有時說身惡行有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

如是名畜生餓鬼如是名惡趣如是名墮惡趣是名如來柔輭麤澀教調馬師白佛言世尊若以三種方便調伏衆生有不調者當如之何佛告聚落主亦當殺之所以者何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言若殺生者於世尊法爲不清淨世尊法中示不殺生而今言殺其義云何佛告聚落主如來法中示不殺生然如來法中以三種教授不調伏者不復與語不教不誡豈非死耶調馬師白佛實爾世尊不復與語永不教誡眞爲死也以是之故我從今日離諸惡不善業也聞佛所說歡喜而去又法句喩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爲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䩭靽二者減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獷由加捶杖故以伏其心佛告居士吾亦有三用調一切亦以自調得至無爲一者以至誠故制御口患二者以慈貞故伏身剛強三者以智慧故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誡學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此偈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戒具之禁清白之行衆善奉行心意清淨自淨其意除邪顚倒是諸佛教去愚惑想云何迦葉戒清淨者意豈不淨乎清淨者則不顚倒以無顚倒愚惑想滅諸三十七道品果便成就以成道果豈非諸法乎

誡盜部

如雜阿含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鉢曇摩華時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

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爲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眞實盜香賊

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去爾時比丘爲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陁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姧狡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
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姧狡人　猶如乳母衣　何足加其言
且甚與汝語　袈裟汙不現　黑衣黑不汙
姧狡凶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脚汙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
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說　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為我
數數說斯偈

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非人與汝　何為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誡罪部

如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畏後世者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不孝等種種諸過無有福德不恐畏死唯王處罰閻羅王常先安徳以忠正語為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世人始為嬰兒強卧戾尿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是然人神從行終卽有生雖尚未見常當為善自端三業柰何放心快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一天使也第二閻王復問子為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世人年老髮白齒墮羸瘦僂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老凡人已生法皆老耄常當為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柰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

愚癡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三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不病耶人生旣老法皆當病聞身強健當勉為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柰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以為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三天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亾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

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免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爲善事勑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爲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爲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削耳鼻或燒其形懸頭日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爲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勑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爲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誡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禁誡部

大法句經偈云（總十一誡）

一誡信

士有信行　爲聖所譽　樂無爲者
一切縛解　比方世利　慮信爲明
是財上寶　家產非常　欲見諸眞

樂聽講法　能捨慳妬　此之謂信
無信不習　好剝正言　如掘取水
掘泉揚泥　賢夫習智　樂仰清流
如善取水　思令不擾　信不染他
莫如斯戴　如大象調　自調最勝
信財戒財　慚愧亦財　聞財施財
慧爲七財　生有此財　不問男女
終以不貪　賢者識眞

二誡死

所以非常　謂興衰法　夫生輙死
此滅爲樂　如河駛流　往而不返
人命如是　逝者不還　生者日夜
命自刀削　壽之消盡　如榮穽水
常者皆盡　高者亦墮　合會有離
生者有死　衆生相剋　以喪其命
隨行所墮　自受殃福　雖壽百歲
亦死過去　爲老所逼　病條至際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少水魚
斯有何樂　老則色衰　所病自壞
形敗腐朽　命終其然　是身何用

恒滿臭處　爲病所困　有老死患
非有子恃　亦非父兄　爲死所迫
無親可怙　晝夜慢惰　老不止婬
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蔽
爲自侵欺

三誡殺

爲仁不殺　常能攝身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不殺爲仁　慎言守心
是處不死　所適無患　彼亂已整
守以慈仁　見怒能忍　是爲梵行
至誠安徐　口無麤言　不瞋彼所
是爲梵行　坐拱無爲　不害衆生
無所嬈惱　是爲梵行　常以慈哀
淨如佛教　知足知止　是度生死
普及賢美　哀加衆生　常行慈心
所適者安　晝夜念慈　心無剋伐
不害衆生　是行無仇　卧安寤安
不見惡夢　天護人愛　不毒不兵
水火不喪　在所得利　死升梵天
受樂自然　仁無亂志　慈宗可行

慈傷衆生　此福無量

四誡意

惡言罵詈　憍陵蔑人　興起是行
疾怨茲生　遜言順辭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爭爲少利　如掩失財　從彼致諍
令意向惡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惡　罪苦自追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福樂自隨
隨亂意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爲嫉妬　敏達善言　慍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慍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無患

五誡邪

以眞爲僞　以僞爲眞　是爲邪見
不得眞利　知眞爲眞　見僞知僞
是爲正見　必得眞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爲穿
蓋屋善密 雨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漬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染人
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增 當思念道 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尅己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恒明
生不爲惱 死而不感 禍福路分

升沉殊趣

六誡愚

愚著生死 莫知正法 愚矇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行
爲身招患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處 不謂適苦 臨墮厄地
乃知不善 愚惷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愚人樂寢
憂慼長與 昏昏暗室 如蠶處繭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讐 罪猶未熟 愚將爲觀
至其熟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猒 如集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被瞋 雖加杖撻
猶不自止

七誡惡

深觀善惡 心知畏忌 畏而不犯
終吉無憂 故世有福 今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猒 信知陰德 久而必彰
喜法臥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惠常樂行 賢人智者 齋戒奉道
如星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深泉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欣然 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澄眞
抑制情欲 志樂無爲 攬受正教

莫法常存

八誡縛

去離憂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逍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枯涸　如鴈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　不求餘長　省事無為
無所羇靽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憍棄慢　為天所敬　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　真人無垢　生死世絕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棄惡無着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絕　是謂上智　枉聚若野
處洿不洿　應真所歎　莫不蒙祐
常樂空閑　眾人不逮　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

九誡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逾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十誡行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慧力　人壽百歲
不起善願　不如一日　發行四弘
人壽百歲　不生一智　不如一日
慧性聰利

十一誡口

襍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毁便稱譽　應譽而更毁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誡心愚　高慕欣朋儔　相與立弘誓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誠眞　亹亹勵心柔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與心願弘誓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入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略引四驗

晉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亾名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範

晉剡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覩遁才藻驚絶罕儔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禀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

勤之勤之至道非弦奚爲淹滯弱喪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内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世消若露埀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爲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絶而莫離妙覺既陳又玄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

周渭濱沙門亾名法師自誡云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艸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

請誦經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
剃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戢國未寧安身無地
自猒形骸甚於桎梏思絶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
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
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
所以頻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
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
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絶學箴亦名息
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内有如意寶人焉久緘其口銘其膺曰古之攝

心人也誡之哉誡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
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
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
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
末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窺於色莫
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一藝空中小蚋一
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愚弊捨棄淳樸躭
溺淫麗識馬易奔心猨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
逕終迷脩途永泥英賢才能是曰惛懵誇拙羨巧其
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塗舒翰卷其用不恒内

懷憍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邀人令譽亦
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悅暫時悲憂長久畏
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沉猒生患老隨
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絶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
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賤何辱何
貴何榮澄天愧淨皦日慚明安夫岱岳固彼金城敬
貽賢哲斯道利貞
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翊故城人識悟
玄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遠乃作遺誡九章
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
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縈仁負義奉持淨戒死
而後已所謂難者絶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
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
棄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導人也行必可
履言必可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
慝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
聖滌除精魂故得君王不望其報父母不望其力普
天之人莫不歸攝捐妻減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
辭勞恨者以其志行清潔通於神明惔怕虛白可奇

可貴自獲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
着邪忩其眞實以小黠爲智以小恭爲足飽食終日
無所用心遐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
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
不可湊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
師徒義湊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其一曰 卿已
出家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
涕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
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
遂盈師友慚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

誨勵宜當專精其二曰 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
志果清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爲珍
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
趨丞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
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
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 卿已出家永辭
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
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執眞守樸得度廣濟普蒙
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觸空諍長短銖兩斗斛與世
諍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

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其四曰 卿已出家號曰道人
父母不敬君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
不計富貧尚其清修自利利人滅割之重一米七斤
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
死入泰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
今故誨約宜自改新其五曰 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襍
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
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
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湊如是出家與世
同塵今故誡約幸自開神其六曰 卿已出家捐世形軀

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
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
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誡勵宜崇典謨其七曰 卿已
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麤坐起
令端飲食雖踈出言可餐夏則忍熱冬則忍寒能自
守節不飲盜泉不肯之供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
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
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誡汝宜各自敦其八曰 卿已出家
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
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

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
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
絕俗超故埃塵當修經道制己履眞如何無心更染
俗因經道己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友
致累恚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
將身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姓李平鄉人也戒德清高守
禁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
衆議共停說戒乃爲法集有僧升座將欲豎義叙云
豎論法相淺會聖言布薩常聞擊難爲勝忽見一神
形高丈餘貌甚雄峻攘袂驚人來到座前問豎義者
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撮之曳之下座
委頓垂死次問上座問答同前撮還將死陵害二三
上座已神還捧臂而出當時道俗共親非一範師既
見斯異乃自勤力兼榮大衆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
有病重不堪勝舉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戒園境僧
尼承斯徵誡至布薩日亦不虧法右四驗出梁高僧傳

忠孝篇第四十九之一

述意部

竊聞孝誠忠敬高柴董黯之賢反慢尊親罪過王寄

之逆是以木非親母供則響溢千齡凡非聖僧敬則
兇逾萬代理應傾心頂戴獲福無邊何得起慢高心
反生輕侮也所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代終身盡孝
寔建國之前美故念子路見於孔丘曰由事二親之
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猶
願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復得每感斯言雖存
若亡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淡河海孝若涓塵永慕
長號痛貫心首俗稱乳哺生我肉身一世之恩尚復
難報況復如來大悲普洽等同一子拔除三塗得離
四生長辭八苦永御三乘靜思恩重豈同凡俗內心
崩潰如焚如灼情切於理痛甚刀割歷劫瞻敬長薦
珍羞亦未能報須臾之恩故涅槃經云佛有一味大
慈悲愍念衆生如一子衆生不知佛能救毀謗如來
及法僧

引證部

如末羅王經云人問世尊何等爲父母力佛言謂受
父母身體乳哺育養之恩或從地積珍寶上至二十
八天悉以施人不如供養父母是爲父母力又增一
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法與凡夫人得

大功德成大果報一供養父母二供養一生補處菩薩施此二人獲大功德受大果報若復有人以父着左肩上以母著右肩上至千萬歲衣被飯食牀榻臥具病瘦醫藥即於肩上放屎尿溺猶不能得報恩當知父母恩重施肩之時將護不失時節供養孝順又地獄經云爲人弟子說師僧過者設師有實命終必入地獄噉其舌根若得好食美果等不與父母師僧先自食噉墮餓鬼中後生爲人貧窮若人含毒向師長入鐵鈇地獄後生毒虵中若惡心學父母師長語入融銅地獄後生爲人瘂吃又薩婆多論云寧破塔

壞像不說他麤罪若說則破法身不問前比丘有罪無罪皆不得說又敬師經云一日三時應參師進止若參師來不見時應持土塊艸木以爲記驗天時若熱日別三時以扇扇師若有比丘於彼師所或和尚邊不生敬心導說長短於將來世別有一小地獄名爲拒撲當經是中墮彼處已一身四頭身體俱焦於彼獄處復有諸蟲名曰鐵嘴常噉舌根若從他聞一四句偈於各千劫取彼和尚阿闍梨等荷擔肩上或時背負頂戴亦未能報也又毗曇論云若病人及與說法師近佛諸菩薩施者得大果報又六度集經云

昔者菩薩身爲鶴鳥生子有三時國大旱無以食之自裂腋下肉以濟其命三子疑曰斯肉氣味與母身氣相似無異得無吾母以身肉飼吾等乎三子愴然有悲猛之情又曰寧殞吾命不損母體也於是閉口不食母覩不食而更索焉天神歎曰母慈惠難喻子孝希有也諸天祐之願即從心佛告諸比丘鶴母者吾身是也三子者舍利弗目連阿難是也菩薩慈惠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持五戒者一人飯持五戒者萬人不如飯一須陁洹飯須陁洹百萬

人不如飯一斯陁含飯斯陁含千萬人不如飯一阿那含飯阿那含一億人不如飯一阿羅漢飯阿羅漢十億人不如飯辟支佛一人飯辟支佛百億人不如以三尊之教度其一世二親教親千億人不如飯一佛學願求佛欲濟衆生也飯善人福最深重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又雜寶藏經云昔過去久遠雪山之中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好果先奉父母當於爾時有一田主初種穀時而作願言所種之穀要與衆生而共噉食時鸚鵡子以彼田主先有施心常取其穀以供父母田主行穀見

有蟲鳥揃穀穗處瞋恚懊惱便施羅網捕得鸚鵡鸚鵡爾時語田主言田主先有好心布施故敢來取如何今者而見網捕田主問言取穀為誰鸚鵡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語言自今以後常於此取勿生疑難畜生尚爾孝養父母豈況於人佛告比丘昔鸚鵡者今我身是時田主者舍利弗是盲父母者今我父母淨飯王摩耶夫人是由昔孝養今得成佛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一

校譌

第十四紙十行杇南藏作有　第十六紙五行鑯南藏作覿

音釋

榮穽　榮戶扃切絕小水也穽疾郢切坑也　𡿺烏匣切不俛之意　痾於園切以身從物也
簪弁　簪緇深切冠簪也弁皮面切冠弁也　斃毗意切死也　搨託甲切手打也　敺敺於切
鉞　魚厥切大斧也

丹陽居士賀學易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吳縣仇興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忠孝篇第四十九之餘

太子部

如報恩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久遠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波羅柰國王名羅閣其王統領六十小國王有太子作小國王有一大臣名羅睺羅心生惡逆殺害大王并二太子王宂小子作邊國王仁性調善天神敬愛生一太子名須闍提年始七歲聰明慈孝王甚愛念時神語王羅睺大臣謀奪國位收殺父王并殺二兄軍馬不久當來殺王今可逃避王聞是語心驚毛豎仰而問曰卿是何人但聞其聲不見其形所宣實不即報王言我是大王守宮殿神以王福德正法治國不枉人民故先相告王宜速出衰禍不久正爾當至王聞是已即入宮中便自思惟欲投他國時向隣國有其二道一道計行七日乃到一道計行十四日至王即尋辦七日糧食抱兒而去夫人隨後時去忩忩心意荒迷或誤著十四日道其路嶮難復無水艸初發唯將一人食粮而於今者三人共食數日粮盡前路猶遠

王與夫人舉聲大哭怪哉苦哉我從生來未曾聞有如是苦惱何其今日身自受之窮厄並至舉身投地自悔言我等宿世作何惡行今受此禍思已大哭悶絕躃地復自思念不可三人併命此死宜殺夫人取肉活身并續子命念已拔刀欲殺夫人其子見王欲殺其母前捉王手問其因緣王即涕泣悲淚滿目微聲語子欲殺汝母取其血肉以續餘命若不殺者亦當自死我身亦爾今者死活竟何所在為活子命欲殺汝母子白父言王若殺母我亦不食何處有子噉於母肉既不噉肉子當俱死王今宜可殺子取肉濟父母命王聞子言即便悶絕宛轉躃地而語子言子如吾目何處有人自挑目食吾寧喪命終不殺子噉其肉也子又語父言若斷子命肉則臭爛未得幾日唯願父母宜可日日就子身上割肉三斤分作三分二分奉父母一分自食以續身命父隨子言割肉三斤支命進路二日未到身肉轉盡骨節相連餘命未斷即便倒地父母見已尋前抱持舉聲大哭而作是言我等無狀橫噉汝肉使汝苦痛前路猶遠未達所在汝肉已盡今者併命聚屍一處子諫父言已噉子肉進路至此計前里程餘一日在子身今者捨命在

此仰願父母莫如凡人併命一處可於子身諸支節間悉割餘肉用濟父母可達所在父母隨言割得少肉分作三分一分與兒二分自食食已別去子起立住看父母去父母爾時舉聲大哭隨路而去父母去遠不見太子戀其父母目不暫捨良久躃地身體血出蚊虻唼食楚毒苦痛不可復言餘命未斷發聲立誓願宿世殃惡從是除盡自今已往更不敢作令我身肉供養父母願我父母常得餘福卧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縣官盜賊陰謀消滅觸事吉祥餘身血肉施此諸蟲皆使飽滿令我來世得成佛道施以法食除汝饑渴生死重病發是願時天地大動日無精光帝釋見已即便化作師子虎狼恐怖太子欲來搏噬太子語言汝欲噉我隨意取食何為見怖釋即語言我非師子虎狼之屬是天帝釋故來試卿太子聞已歡喜無量釋問太子汝於今者難捨能捨以身肉供養父母如是功德願作何等天王人王梵王魔王耶太子答言我不願此欲求佛道度脫一切天帝釋言佛道長遠久受勤苦然後乃成汝云何能受如是苦太子答言假使熱鐵在我頂上終不以苦退於佛道天帝釋言汝唯空言誰當信汝太子尋即立

誓願言若我欺誑天帝釋者令我身瘡始終莫合若不爾者令我平復血變爲乳太子誓已即時身體平復如故血白爲乳身體形容端正倍常釋即讚言若得佛道願先度我爾時父母到隣國已向彼國王具說上事吾子孝養身肉供養其事如是隣國聞已咸其慈孝即與兵衆遣還歸國往伐羅睺父將兵衆順道還過與子別處即自念言吾子死矣當收身骨還歸本國舉聲悲哭隨路求覓遥見太子身體平復端正倍常即前抱持悲喜交集語太子言兒今活耶爾時太子具以上事向父母說父母歡喜其載大衆還

歸本國太子福德慈孝力故伐得本國父王即立太子爲王佛告阿難爾時父者今現我父悅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夫人是太子者今我身是時帝釋者今阿若憍陳如是

睒子部

如睒子經云過去世時迦夷國中有一長者無有兒子夫妻喪目心願入山求無上道修清淨志信樂空閑時有菩薩名一切妙見心作念言此人發意微妙眼無所見若入山者必遇枉害菩薩壽終願生長者家名之爲睒至孝仁慈奉行十善晝夜精進奉事父母如人事天年過十歲睒子長跪白父母言本發大意欲入深山求志空寂無上正眞豈以子故而絶本願父母取語便即入山睒以家中財物皆施貧者便至山中以蒲爲屋施作牀褥不寒不熱恒得其宜入山一年衆果豐美食之皆甘泉水涌出清而且涼池華五色鳥獸音樂慈心相向無復害意睒至孝慈蹈地恐痛天神山神常作人形晝夜慰勞睒著鹿皮衣提瓶取水麋鹿衆鳥亦復往飲不相畏難時有迦夷國王入山射獵王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胷睒被毒箭舉聲大呼言誰持一箭射殺三道人王

聞人聲即便下馬往到睒前睒謂王言象坐牙死犀坐角亡翠爲毛終麋鹿爲皮害我今無事正坐何等死耶王問睒言卿是何等人被鹿皮衣與禽獸無異睒言我是王國人與盲父母俱來學道二十餘年未曾爲虎狼毒蟲所見枉害今我爲王所射殺登爾之時山中暴風忽起吹折樹木百鳥悲鳴師子熊羆走獸之輩皆大號呼日無精光流泉爲竭衆華萎死雷電動地時盲父母驚起相謂曰睒行取水經久不還將無爲毒蟲所害禽獸號呼不如常時風起樹折必有災異王時怖懼大自悔責我作無狀本欲射鹿箭

誤相中射殺道人其罪甚重坐貪小肉而受重殃我今一國珍寶之物宮殿伎女丘郭城邑以救子命時王便以手挽拔睒胷箭深不得出飛鳥走獸四面雲集號呼動山王益惶怖三百六十節節節皆動睒語言非王之過自我宿罪所致我不惜身命但憐盲父母年既衰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亦當終沒無瞻視者以是懊惱非爲毒痛王復重言我寧入泥犁百劫受罪使睒得活若子命終我不還國便住山中供養卿父母如卿在時勿以爲念諸天龍神皆當證知不負此誓睒聞王誓心喜悅豫唯死不恨以我父母仰

累大王供養道人現世罪滅得福無量王言卿語我父母處及卿未死使我知之睒即指示從此步徑去此不遠自當見一艸屋我父母在中王徐徐行勿令我父母怖懼以善權方便解悟其意爲我上謝無常今至當就後世不惜我命但念父母年老兩目復盲一旦無我無所依仰以是懊惱用自酷毒死自常分宿罪所致無得脫者今自懺悔願罪滅福生世世相值不相遠離願父母終保年壽勿有憂患天龍鬼神常隨護助災害消滅王領此言便將數人徑詣父母所王去之後睒便奄絕鳥獸號呼遶睒屍上口舐胷

血盲父母聞聲以益惶怖王行既疾觸動草木肅有人聲父母驚言此是何人非我子行王言我是迦夷國王聞道人在山學道故來供養父母言大王善來勞屈威尊遠臨草野王體安不宮殿夫人太子官屬國民皆安善不風雨和調五穀豐足隣國不相侵害不王答道人言蒙道人恩皆自平安王問訊盲父母言來在山中勞心勤苦樹木之間飛鳥走獸無侵害不山中寒暑隨時安不盲父母言蒙王厚恩常自安隱我有孝子名睒常與我取果蓏泉水恒自豐饒山中風雨和調無有乏短我有草席可坐果蓏可食睒

行取水且欲來還王聞傷心淚出且言我罪惡無狀入山射獵見水邊群鹿引弓射之箭誤中睒故來相語父母聞之舉身自撲如大山崩地乃爲動王便自前扶牽父母號哭仰天自說我子孝慈跆地恐痛有何等罪而射殺之向者風起樹木百鳥一時悲鳴疑我子死父母啼呼父言且止人生必死不可得却今且問王射睒何許今爲死活王說睒言父母感絕我一旦無子俱亦當死依襍寶藏經云王便悲泣而說偈言

我爲斯國王　遊獵於此山　但欲射禽獸

不覺中害人　我今捨王位　來事盲父母
與汝子無異　愼莫生憂苦
盲父母以偈答王言
我子慈孝順　天上人中無　王雖見憐愍
何得如我子　王當見憐愍　願將示子處
得往見左右　幷命意分足
於是王將父母向兒所推胷懊惱號咷而言我子慈仁孝順無比天神山神樹神河池諸神皆向說言
釋梵天世王　云何不佐助　我之孝順子
使見如此苦　淚感我孝子　而速救濟命

又睒子經云願王牽我二人往臨屍上王卽牽盲父母往到屍上父抱其腳母抱其頭仰天大呼母便以舌舐睒胷瘡願毒入我口我年已老目無所見以身代子睒活我死死不恨也睒若至孝天地所知者箭當拔出毒藥當除睒當更生於是第二忉利天王坐卽爲動以天眼見二道人抱子呼哭乃聞第四兜術天宮皆動釋梵四天王卽從第四天王如人屈伸臂頃來下睒前以神藥灌睒口中藥入睒口箭自拔出更活如故父母驚喜見睒已死更活兩目皆開飛鳥走獸皆大歡喜風息雲消日爲重光泉水涌出衆華五色樹木華榮倍於常時王大歡喜不能自勝禮天帝釋還禮父母及與睒子願以國財以上道人睒曰王欲恩者王且還國安隱人民皆令奉戒王勿復射獵夭傷蟲獸現世身不安隱壽盡當入泥犂中人居世間恩愛暫有別離久長不可常保王宿有功德今得爲王莫以得自在故而自放逸王自悔責從今已後當如睒教從者數百皆大踊躍奉持五戒王辭還宮令國中諸有盲父母如睒比者皆當供養不得捐捨犯者重罪於是國中皆如王教奉持五戒十善死得生天無入三惡道佛告阿難宿世睒者我身是也

盲父者今父王悅頭檀王是盲母者夫人摩耶是迦夷國王者阿難是也時天帝釋者彌勒是使我疾成無上正眞道者皆由孝德也

業因部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若人於父母所作少供養獲福無量少作不順罪亦無量我於過去久遠世時生波羅柰國爲長者子字慈童女其父早喪與母共居家貧賣薪日得兩錢奉養於母方計轉勝日得四錢以供於母遂復漸差日得八錢供養於母後人投趣獲利轉多日一十六錢奉給於母衆人見其聰明福德

皆來勸之入海採寶聞已白母母見慈孝謂不能去戲語之言聽汝入海兒即結伴尅日已定辭去母即抱兒啼哭而言不待我死何由得去兒已許他恐負言信便自掣出絕母頭髮殤數十根遂去入海多得寶還至於中路徒伴枉前童女獨後失伴錯道到一山上見瑠璃城饑渴往趣有四玉女擎四如意珠作唱伎樂出城來迎四萬歲中受大快樂復生猒心捨之而去見頗梨城有八玉女擎八如意珠作樂來迎八萬歲中極大歡喜後猒捨去至白銀城有十六玉女擎十六如意珠如前來迎十六萬歲受大快樂後復捨去至黃金城有三十二玉女擎三十二如意珠如前來迎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後猒捨去到一鐵城入見一人頭戴火輪捨著童女頭上而去時慈童女即問獄卒我戴此輪何時可脫獄卒答言世間有人作罪福業如入海經歷諸城然後當來代汝受罪若無代者終不墮地復問我昔作何罪福獄卒答言汝昔兩錢供養母故得瑠璃城四如意珠及四玉女四萬歲中受其快樂四錢供母得頗梨城八如意珠及八玉女八萬歲中受諸快樂八錢供母得白銀城十六如意珠十六玉女十六萬歲受於快樂以十六

錢供養母故得黃金城有三十二如意珠三十二玉女三十二萬歲受大快樂以絕母髮今得鐵城火輪之報有人代汝乃可得脫復問獄卒今此獄中頗有受罪如我比不答言無量不可稱計聞已念言我會不免願使一切應受苦者盡集我身作是念已鐵輪即墮獄卒見已鐵叉打頭尋即命終生兜率天佛告比丘昔慈童女今我身是以是因緣於父母所少作善惡獲報無量是故應勤供養父母又成實論云如來於諸聖人及父母等起善惡業則受現報又文殊問經佛說偈云

日月照諸華　無有恩報想　如來無所取
不求報亦然

頌曰

入朝輔主　立志存忠　居家事親
敬誠孝終　況佛大恩　普濟無窮
酬恩報德　豈惰虔躬

感應緣（略引一十五驗）

舜子有事父之感
郭巨有養母之感
丁蘭有刻木之感

董永有自賣之感
陳遺有俟飯之感
姜詩有取水之感
吳逵有供葬之感
蕭固有延葬之感
咸沖有哀慟之感
虛之有疾愈之感
伯瑜有泣衰之感
石奮有代死之感
孝婦有養姑之感

雄和有投水之感
千石有墳墓之感

舜父有目失始時微微至後妻之言舜有井穴之舜父在家貧厄邑市而居舜父夜卧夢見一鳳凰自名爲雞口銜米以哺已言雞爲子孫視之是鳳凰黃帝夢書言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也比年糴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因至是聽常與市者聲故二人舜前舐之目霍然開見舜感傷市人大聖至孝道所神明矣

郭巨河内溫人甚富父沒分財二千萬爲兩分弟巳獨取母供養住自比鄰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居無患妻生男慮養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巳掘地欲埋之於土中得一釜黃金金上有鐵券曰賜孝子郭巨

丁蘭河内野王人也年十五喪母刻木作母事之供養如生蘭妻夜火灼母面母面發瘡經二日妻頭髮自落如刀鋸截然後謝過蘭移母大道使妻從服三年拜伏一夜忽如風雨而母自還鄰人所假借母顏和即與不和則不與（鄭緝之孝子傳曰蘭妻誤燒母面即夢見母痛人有求索許不先白母鄰人曰枯木何知遂用刀斫木母流血蘭還號是殯行喪廷尉以木感死宣帝嘉之拜太中大夫者也）

董永者（鄭緝之孝子感通傳曰永是千乘人）少偏孤與父居乃肆力田畝鹿車載父自隨父終自賣於富公以供喪事道逢一女呼與語云願爲君妻遂俱至富公富公曰女爲誰答曰永妻欲助償債公曰汝織三百疋遣汝一旬乃畢女出門謂永曰我天女也天令我助子償人債耳語畢忽然不知所在（右此四驗出劉向孝子傳）

陳遺吳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恒帶囊每煮食錄其焦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多有餓死者遺得活母晝夜泣憶遺目爲失

明耳為無聞遺還入再拜號泣母目豁明右此一驗出宋躬孝子傳

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母好飲江水兒常取水溺死婦痛惜恐母知詐云行學歲歲作衣投于江中俄而泉涌出於舍側味如江水甘美旦出鯉魚一雙右此一驗出東觀漢記

吳逵吳興人也孫恩亂後兄弟嫂從有十三喪家貧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書夜還作塼夫妻執事無食自暇朞年辦七墓十三棺逆取傭直以供葬事隣人乃悉折以為賻一無所取躬耕償之晉義熙三年太守張崇禮辟之

蕭固字秀異東海蘭陵人何十四世孫舊居沛何倍長陵因家關中少有孝謹遭喪六年雉鴿遊狎其廬鹿入其門墻徵聘不就固子芝字英髦孝心醇至除尚書郎有雉數十餘喙宿其上嘗上直送至路雉飛鳴車側右此二驗出鄭緝之傳

吳中書郎咸冲至孝母王氏失明沖躬行勑婢為母作食乃取蟾蜍蠱蒸食之王氏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王氏語曰汝行後婢進吾一食甚甘美極然非魚非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實是蟾蜍沖抱

母慟哭母目霍然開明右此一驗出祖台志怪

王虛之廬陵西昌人年十三喪母三十喪父二十年鹽酢不入口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又所住屋夜有光庭中橘樹隆冬生實病果尋愈咸以至孝所感右此一驗出宋躬之孝子傳

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他日瑜得笞常痛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石奢楚人事親孝昭王時為令尹行道逢見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奢縱父而還自繫獄使人言於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不忠請死贖父遂因自刎右此二驗出說苑錄

漢書載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栲掠治毒孝婦不堪楚毒自誣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辭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恩求其所咎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之墓未反而大雨焉長老傳云孝婦名用

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旛立誓於衆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旛竹而 極標又緣旛而下云爾

犍為符先泥和其女者名雄 泥和至永建元年為縣功曹縣長趙祉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於城湍墮水死屍喪不得雄哀慟號咷命不圖存告弟賢及夫人令勤覓父屍若求不得吾欲自沉覓之時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貢年五歲貰二歲又為作繡香囊一枚盛金珠環預嬰二子哀號之聲不絕於口昆族私憂至十二月十五日父喪未得雄乘小船於父墮處哭數聲竟自投水中旋流沒底見夢告弟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投期如夢與父相持並浮出江縣長表言郡太守肅登承上尚書遣戶曹掾為雄立碑圖像其形令知誌孝 右二驗出搜神記

唐慈州刺史太原王千石性自仁孝以沉謹所稱尤精內典信心練行貞觀六年父憂居喪過禮一食長齋柴形毀骨立廬於墓左負土成墳夜中常誦佛經宵分不寢每聞擊磬之聲非常清徹兼有異香延及數里道俗聞者莫不驚異 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不孝篇第五十之一

述意部

夫以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苦孝逆升沉善惡胡越故大慈懸闍王之凶勃譽羅雲之善微將恐不孝毒火無由而滅惡逆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衆苦抱長枷穿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桎楪其軀膿瘡穢爛周徧形骸臭惡纏帀而欲以此狀求見慈父慈誠難覩也

五逆部

如智度論云佛弟子提婆達多是佛堂弟出家學道誦得六萬法聚精進修行滿十二年其後為供養故求至佛所求學神通佛告憍曇汝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亦得神通而不為說取通之法出求舍利弗目揵連乃至五百阿羅漢皆不為說但言汝當觀五陰無常可以得道可以得通是時阿難未得他心智如佛所言以授提婆達多提婆達多受學通法已入山不久便得五通得五通已自念誰當與我作檀越者如王子阿闍世有大王相欲與為親厚到天上取天食還欝單越取自然粳米至閻浮林中取閻浮果與王子阿闍世或自變其身作象寶馬寶以惑其心或作嬰孩種種變態以動其心王子意惑於柰園中大

立精舍四種供養并種種襍供無物不備以給提婆達多日日率諸大臣自送五百釜羹餅提婆達多大得供養而徒衆鮮少自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已生心破僧五百弟子舍利弗目犍連說法教化僧還和合爾時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金剛杵而遥擲之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以拳打尼尼即時眼出而死作三逆罪與惡邪師富蘭那外道等親厚斷諸善根心無悔根復以惡毒著指爪中欲因禮佛以中傷佛欲去未到於王

舍城中地自然破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提婆達多身有三十相而不能忍伏其心爲供養利故而作大罪生入地獄又涅槃經云善星比丘雖復讀誦十二部經獲得四禪乃至不解一偈一句一字之義親近惡友退失四禪退四禪已生惡邪見作如是說無佛無法無有涅槃沙門瞿曇善知相法是故能知他人心乃至爾時如來即與迦葉往善星所善星比丘遥見我來見已即生惡邪之心以惡心故生身陷入阿鼻地獄又如智度論說欝陁羅伽仙人得五神通日日飛到國王宮中食王大夫人如其國法捉足而禮

夫人手觸即失神通從王求車乘駕而出還其本處入樹林間更求五通乃至爲鳥喬鳴以亂其意捨樹至水邊求定復聞魚鬬動水之聲此人求禪不得即生瞋恚我當盡殺魚鳥此人久後思惟得定生非有想非無想處於彼壽盡下生作飛貍殺諸魚鳥作無量罪墮三惡道又云有一比丘坐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爲欺我惡邪生故即失四禪中陰便見阿鼻地獄泥犁中陰相來命終即生阿鼻地獄佛爲說偈云

多聞持戒禪　未得無漏法　雖有此功德

此事不可信

又未生怨經云調達嫉佛徒衆還告太子未生怨曰汝父國寶以貢佛僧國藏空竭可早圖之即位爲王吾與師往征佛也子可爲王吾當爲佛兩得其所不亦善乎則勑勢臣奪其印綬付王獄禁王意恬然照之宿殃心無恐懼重信佛言王曰吾有何過而罪我乎皇后貴人率土巨細莫不哀慟王顧哭者曰佛說天地日月須彌山海有成必敗盛者即衰合會有離生者必死輪轉無際身尚不保何國之常王謂太子

曰汝毋有疾吾爲焦心欲以身命救危代汝親之仁恩唯天爲上汝懷何心忍爲逆惡夫殺親者死入泰山吾是爾尊以國惠汝吾欲至佛請作沙門太子曰汝莫多云吾獲宿願豈有赦哉勅獄吏曰絕其餉食以餓殺之瓶沙王向佛所在稽首重拜曰子有天地之惡吾無絲髮之忿被髮仰天呼曰痛乎天豈有斯道哉舉國臣細靡不哀慟后謂太子曰大王桎梏處在牢獄坐卧須人欲見大王寧可不乎太子曰可后淨身澡浴以蜜麨塗身入見大王面貌瘦瘠不識本形后曰佛說榮樂無常罪苦有恒王曰獄吏絕餉餓渴曰久身有八十戶戶有數百種蟲擾吾腹中血肉消盡壽命且竊言之哽咽息絕腹連后曰具招斯報妾以麨蜜塗身可就食之當惟佛誡無忽憂心王食畢已向佛所在哽咽稽首佛說榮福難保如幻如夢誠如尊教吾不懼死唯恨不面稟佛清化與鶖鷺子目連大迦葉講尊道與王謂后曰如目連等衆惱已除得六神通尚爲貪嫉梵志所撞豈況吾哉爲惡殃追人猶影響佛時難遇神化難聞稟其清化誡亦難值吾今死矣遷神遠逝夫欲建志莫尚佛教汝慎守之防來禍矣后聞王誡重更哀慟爾時太子詰獄吏曰絕王食久不死何爲對曰皇后入獄身塗麨蜜貢以延命太子曰自今莫令后見王身王饑勢起向佛所在稽首即爲不饑夜時爲明太子聞之令塞窓牖削其足底無令得起而覩佛明有司即削足底其痛無量念佛不忘佛遣爲王說經曰夫善惡行殃福歸身可不愼矣瓶沙對曰若當支解寸斬於體終不念惡世尊重曰吾今爲佛太子日月天神鬼龍靡不稽首宿之餘殃于今不釋豈況凡庶具招宿殃王即叉手向遙稽首今日命終永替神化哪咿哽咽斯須良絕舉國臣民靡不躃踊呼天奈何瓶沙大王即得道跡上生天上三道門塞諸障滅矣

述曰闍王後悔殷誠重懺具如涅槃不可備錄據迹似實約權俱化故依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闍世王殺父惡逆之罪用向如來改悔故在地獄中當受世間五百日罪便當得脫唯當自責改往脩來莫用愁憂王聞歡喜不能自勝又雜寶藏經云昔迦默國鳩陁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勃逆不修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逢於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如是後地獄苦不可稱計也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

長者婆羅門婦產一男兒容貌弊惡身體臭穢飲母乳時能使乳敗若飲餘者亦皆敗壞唯以酥蜜塗指令舐得濟軀命因為立字名曰得飽後漸長大求佛出家佛告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而行乞食亦不獲得便自悔責入其塔中見少塵汙即便掃灑時到乞食即便豐足心懷歡喜白衆僧言從今以往衆僧塔寺聽我掃灑僧即聽許後於一日眠不覺曉舍利弗見佛塔中有少塵坌即便掃之時黎軍支便從眠寤見舍利弗掃竟心懷悵恨語舍利弗汝掃我地令我今者饑困

一日時舍利弗聞是語已而告之言我今自當共汝入城受請可得飽滿汝勿憂也聞已心泰受請時到共舍利弗入城受請正值檀越夫妻鬬諍竟不得食饑餓而還時舍利弗於第二日復更語言我於今朝當自將汝受長者請令汝飽足時到將往其上中下座皆悉得食唯此一人獨不得食高聲唱言我不得食爾時主人都無聞者饑困而還爾時阿難聞已深憐於第三日語言我於今朝隨佛受請為汝取食足使飽滿然阿難受持如來八萬四千諸法藏門未曾漏脫今故為此黎軍支比丘取其飲食忽不憶空鉢

而還於第四日阿難復為取食還其所止道逢惡狗所齩喇飲食棄地空鉢而還於第五日大目揵連復為取食中道為金翅鳥王見為搏喇合鉢將去置大海中復不得食於第六日時舍利弗復為取食到彼房門門自然閉復以神力入其房內踊出其前失鉢墮地至金剛際復以神力申手取鉢其口復噤竟不能食時日已過口輙自開於第七日竟不得食極生慚愧於四衆前餐沙飲水即入涅槃時諸比丘見是事已怪其所由請佛說本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中有佛出世號曰帝幢將諸比丘遊行教化

時有長者名曰瞿彌見佛及僧深生信敬請來供養日日如是便經父亡母故惠施子恡不聽乃至計食與母母故分減施佛及僧子聞瞋恚即便捉母閉著空室鏁戶棄去至七日頭母極饑困從子索食兒答母曰何如餐沙飲水足活今者何為索食語已捨去竟不得食母便去世其子命終入阿鼻獄受苦畢已還生人中饑困如是然由往昔供養佛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新婆沙論云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搆牛乳搆便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忽生瞋忿以手摑乳散

其母面墮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還生爾所白癩

婦逆部

如𢁉寶藏經云昔有一婦稟性佷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作方計教其夫主自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霹殺其兒母即還家其婦開門謂是夫主問言殺未姑答已殺至於明日方知夫死不孝之罪現報如是後入地獄受苦無量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二

音釋

睒（失冉切）鐺（抽庚切釜屬有足者）賻（音付贈死者布帛也）髦（莫交切）縊（於計切經也）檄（形狄切擊也）喔咿（喔於六切咿音伊喔咿悲泣聲）齮嚙（[illegible]木諸切齒也嚙流[illegible]切）

丹陽居士賀學易捐貲請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二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演
州王國英書　江寧魏子青刻
萬曆辛卯冬青京山紹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不孝篇第五十之餘

棄父部

如𢁉寶藏經云爾時世尊而作是言恭敬宿老有大利益而常讚歎恭敬父母耆長宿老不但今日我於過去久遠有國名棄老國彼國土中有老人者皆遠驅棄有一大臣其父年老依如國法應在驅遣大臣孝順心所不忍乃深掘地作一密窟置父著中隨時孝養爾時天神捉持二蛇著王殿上而作是言若別

雄雌汝國得安若不別者汝身及國七日之後悉當覆滅王聞是已心懷懊惱即與群臣參議斯事各自陳謝稱不能別即募國界誰能別者厚加爵賞大臣歸家往問其父父答子言此事易別以細輭物停蛇著上其躁嬈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依律云佇疊試蛇去住不同也）即如其言果別雄雌天神復問言誰於睡者名之為寤誰於寤者名之為睡王與群臣復不能辯大臣問父此是何言父言此名學人於諸凡夫名為覺者於諸羅漢名之為睡即如其言以答天神又復問言此大白象有幾斤兩群臣共議無能知者大

臣問父父言置象船上著大池中畫水齊船深淺幾許卽以此船量石著中水沒齊畫則知斤兩卽以此智以答天神天神又復問言以一掬水多於大海誰能知之群臣共議又不能解大臣問父此是何語父言此語易解若有人能信心清淨以一掬水施於佛僧及以父母困厄病人以此功德數千萬劫受福無窮海水極多不過一劫推此言之一掬之水百千萬倍多於大海卽以此言用答天神天神復化作餓人連骸拄骨而來問言世頗有人饑窮瘦苦劇於我不群臣思量復不能答復以狀問父父答子言世間有人慳貪嫉妬不信三寶不能供養父母師長將來之世墮餓鬼中百千萬歲不聞水穀之名身如太山腹如大谷咽如細針髮如錐刀纏身至脚舉動之時支節火然如此之人劇汝饑苦百千萬倍卽以斯言用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人手脚杻械項復著鏁身中火出舉體燋爛而又問言世頗有人苦劇我不群臣率爾無知答者大臣復問其父父卽答言世間有人不孝父母逆害師長叛於夫主誹謗三尊將來之世墮於地獄刀山劍樹火車鑪炭灰河沸屎刀道火道如是衆苦無量無邊不可計數以此方之劇汝困苦百千

萬倍卽如其言以答天神天神又化作一女人端正瓌瑋踰於世人而又問言世間頗有端正之人似我者不群臣默然無能答者臣復問父父時答言世間有人信敬三寶孝順父母好施忍辱精勤持戒得生天上端正殊特過於汝身百千萬倍以此方之如瞎獼猴復以此言以答天神天神又以一栴檀木方之正等又復問言何者是頭群臣智力無能答者臣又問父父答言易知放著水中根者必沉尾者必舉卽以其言用答天神天神又以二白騲馬形色無異而復問言誰母誰子群臣亦復無能答者復問其父父答言與草令食若是母者必推草與子如是所問悉皆答之天神歡喜大遺王珍奇財寶而語王言汝今國土我當擁護令諸外敵不能侵害王聞是已極大踊悅而問臣言爲是自知有人敎汝賴汝大智國土獲安旣得珍寶又許擁護是汝之力臣答王言非臣之智願施無畏乃敢具陳王言設汝今有萬死之罪猶尚不問況小罪過臣白王言國有制令不聽養老臣有老父不忍驅遣致犯王法藏著地中臣來應答盡是父智非臣之力唯願大王一切國土還聽養老王卽歎美心生喜悅奉養臣父尊以爲師濟我國家

一切人命如此利益非我所知即便宣令普告天下不聽棄老仰令孝養其有不孝父母不敬師長當加大罪爾時父者我身是也爾時大臣者舍利弗是爾時王者阿闍世是也爾時天神者阿難是也（故俗云養老乞言即其是也）又雜寶藏經云昔者世尊語諸比丘當知往昔波羅柰國有不善法流行於世父年六十與著敷屢使守門戶爾時兄弟二人兄語弟言汝與父敷屢使令守門屋中唯有一敷屢小弟便截半與父而白父言大兄與父非我所與大兄敎父使守門屋兄向弟言何不盡與敷屢截半與之弟答兄言適有一敷

屢不截半與後更何處得兄問弟言欲更與誰弟言豈可得不留與兄耶兄言何以與我弟言汝當年老汝子亦當安汝置於門中兄聞此語驚愕曰我亦當如是耶弟言誰當代汝便語兄言如此惡法宜共除捨兄弟相將共至輔相所以此言論向輔相說輔相答言實爾我等亦共有老轉相啓王王可此語宣令國界孝養父母斷先非法不聽更爾又優婆塞戒經云是五逆罪殺父則輕殺母則重殺阿羅漢重於殺母出佛身血重於殺阿羅漢破僧復重出佛身血頌曰

君愛忠臣　父憐孝子　況佛大慈
拔苦樂彼　不苟其恩　害親存已
一墜幽塗　累劫終始

感應緣（如是五逆及惡心向三寶現遭殃咎者無量並散在諸篇今略述三不孝現報之驗也）

周王彥偉

齊何君平

隋婦養姑

周時有人姓王字彥偉河南人爲性凶惡好遊獵父母孤養憐愛極重每諫不許共惡人交遊復抑不聽射獵恐損身命不存係嗣偉不從父訓常獵不止兼

逐惡人恒爲麤過父母旣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眠之後竊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遣死無其瘡瘢將爲卒亾不猜已身忽見有鬼來入堂內震動家內大小並覺翻偉牀前偉便仰臥土袋巳拄偉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唱叫救命合家大小及以隣人併力挽之必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合掌而卒

齊何君平相州人母裴氏少年誕平後更不孕父母憐愛劇同眼目父母憐重平長大不多教學問縱暴

自遊年至二十父母憐愛不聽別室父因使出行經年方還父行去後母憐其私父還到舍共母殺父埋之後園誣他道父未還天雷霹父屍出然後霹平身身上具題因緣親隣告官聞徹天聽勑殺裴氏暴屍不聽收埋（右二見李歸心錄也）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其婦俄而婦從空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為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在（右一驗出冥報記）

報恩篇第五十一

述意部

蓋聞三寶恩重慈蔭四生化育十方等同一子機無細而不臨智有來而必撫遂使優填刻像鬱爾浮光斯匿鑄形超然避席自茲厥後靈瑞倍興嘉聲彌盛靡艸從風念則罪滅福生敬則德隆終古良由如來長我法身父母養我生身既修長壽之因必存蜉蝣之命恩義淺重特須恩報也

引證部

如正法念經云有四種恩甚為難報何等為四一者母二者父三者如來四者說法法師若有供養此四種人得無量福現在為人之所讚歎於未來世能得菩提又大般若經（第四百四十二云）若有問言誰是知恩能報恩者應正答言佛是知恩能報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間知恩報恩無過佛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衆生知返復者此人可敬小恩尚不忘何況大恩設離此間百千由旬猶近我不異我恒歎譽若有衆生不知返復者大恩尚不憶何況小恩彼非近我我不近彼正使被僧伽梨在吾左右此人猶遠是故比丘當念返復莫學無返復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夫受戒隨其力辦可以為施不限多少文殊師利白佛言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為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開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追其所生乃次之耳又中陰經佛問彌勒閻浮提兒生墮地乃至三歲母之懷抱為飲幾乳彌勒答曰飲乳一百

八十斛除母腹中所食四分東弗于逮兒生墮地乃
至三歲飲乳一千八百斛西拘耶尼兒生墮地乃至
三歲飲乳八百八十斛北鬱單越兒生墮地坐着陌
頭行人授指嗽指七日成人彼土無乳中陰衆生飲
吸於風（古人用其小斗惟今唐斗一斗當舊三斗故乳似多）又難報經云左肩
持父右肩持母經歷千年便利背上猶不能報父母
之恩又增一阿含經云孝順供養父母功德果報與
一生補處菩薩功德一等又佛說古來世時經云吾
昝在波羅奈國穀米湧貴人民饑饉我負擔艸賣以
自活彼有緣覺名曰和理來遊其國我早出城欲擔

負草爾時緣覺着衣持鉢入城分衛至於中道吾負
草還於城門中復與相遇空鉢而出和理緣覺逢見
吾來即自念言吾早入城此人出城今負草還想朝
未食吾當隨後往詣其家乞以過饑我時擔草自還
其舍下草着地顧見緣覺追吾之後如影隨形我時
心念朝出城時見此緣覺入城分衛如空鉢還想未
獲食吾當斷食以奉施之即持食出長跪授之道人
愍受其緣覺曰今穀米饑貴人民虛餓分為二分一
分着鉢一分自食為應法爾施主報之唯然聖人願
徐食之早晚無在道人願受加哀一門時彼緣覺悉

受飯食吾因是德七反生天為諸天王七反在世人
中之尊因此一施為諸國王長者人民群臣百官所
見奉事四輩道俗所見供養自來求吾吾無所須又
佛升忉利天為母說法經云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
波利質多羅樹下三月安居四衆圍繞身毛孔中放
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摩耶夫人聞已乳自流
出若審是我所生悉達多者當令乳汁直至於口作
此語已兩乳直出猶白蓮華而便入如來口中摩耶
見喜踊躍怡悅如華開榮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
結使消伏佛為說法得須陁洹果佛在天上種種利

益不可具述爾時世尊夏三月盡將欲還下閻浮放
五色光照曜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
三道寶堦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瑠璃右用碼碯欄楯
雕鏤極為嚴麗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
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
爾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堦梵天王執蓋及四天
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唄讚歎天作伎樂充塞虛
空散華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其王波斯匿等一切
大衆集在寶堦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衆
圍遶歡喜踊躍不可具說又觀佛三昧經云父王白

佛當往忉利天爲母說法佛言當如輪王行法問訊
檀越時持地菩薩入首楞嚴定從金剛際作金剛華
華華相次四龍各持七寶臺持地爲佛作三道寶堦
世尊至巳入宮白毫相光化作七寶蓋覆母上作七
寶牀奉令坐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
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覩市覩鼈心悼之爲問
價貴賤鼈主知菩薩有普慈之德答曰百萬菩薩答
曰大善將鼈歸家臨水放之覩其游去悲喜誓曰衆
難命全如爾今也廣起弘願諸佛讚善鼈於後夜來
齧其門怪門有聲便出見鼈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

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
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
如事啓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
時至鼈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
船尋其後有蛇趣船菩薩曰取鼈云大善又覩漂狐
曰取鼈云亦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
鼈曰愼無取也凡人心僞尠有終信背恩追勢好爲
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
爲也於是取之鼈王悔哉遂之豐土鼈辭曰恩畢請
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着至眞等正覺者必當相度

鼈曰大善鼈退蛇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
紫磨黃金百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
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
斯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
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
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即
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奈何不半分
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困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
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
命三尊悔過自責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

今吾也蛇狐會曰柰何斯事蛇曰吾將濟之遂銜良
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
言以藥自隨吾將齧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
以藥自聞傅即瘳矣菩薩默然蛇如所云太子命欲
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
聞傅之即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
曰吾闇甚哉即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
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
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鶖鷺子是蛇
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菩薩茲惠度無極行布施

如是又新婆沙論云昔揵䭾羅國迦膩色迦王有一
黄門恒監内事暫出城外見有群牛數盈五百來入
城内問驅牛者此是何牛答言此牛將去其種於是
黄門即自思忖我宿惡業受不男身今應以財救此
牛難遂償其價悉令得脱善業力故令此黄門即復
男身深生慶悦尋還城内佇立宫門附使啓王請入
奉現王令喚入怪問所由於是黄門具奏上事王聞
驚喜厚賜珍財轉授高官令知外事頌曰

盛哉能仁　悲救爲先　乘機赴感
鞠養慈憐　孤金蟻賞　閹人身全

知恩報德　幽冥應焉

感應緣略引四驗

宋時吳子英春
宋時有人念佛免難
宋時渤海陳裴
唐并州石壁寺僧

宋吳子英春者舒鄉人善入水捕得赤鯉魚愛其色
好持歸不殺養之池中數飼以米穀食之一年長大
餘遂生角有翅子英怖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上我
背與汝俱升天歲來歸見其妻子魚復迎之如此有

七十人故吳中門戶並作神魚子英祠右此一驗出列仙傳
宋有一國與羅刹相近羅刹數入境食人無度王與
羅刹約言自今以後國中家各專一日當分送往勿
復枉殺有奉佛家唯有一子始年十歲次當充行父
母哀號使至心念佛是及宗親助子屬想便送此兒
辭别捨之以佛威神力大鬼不得近明日見子尚在
歡喜同歸於兹遂絶國人嘉慶恭焉右此一驗出幽明錄
宋酒泉郡太守到官無幾輙卒死後有渤海陳裴見
使此郡裴憂愁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
侯放伯裘能解此者則無憂裴仍不解此語卜者報

曰但去自當解之裴既到官侍監有王侯乎有史侯
董侯等裴心悟曰此所謂諸侯矣乃遠之即卧思放
伯裘之義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上裴被上裴
覺以被冒取之其物跳踉訇訇作聲外人聞持火入
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聽一
相赦當深報府君恩府君曰汝爲何物而忽干犯太
守魅曰我本百歲狐也今變爲魅乎垂化爲神而正
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聽一放我我字伯裘若府君
有急難但呼我字則自解矣裴乃喜曰卜眞放伯裘
之義即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赤光如震電從戶出

明日夜有敲戶者裴問曰誰答曰伯裘問曰何爲答曰白事問曰白何事答曰此界有賊發奴也裴案發則驗每事先以語裴於是境界無毫毛之姧而咸曰聖君出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裴侍婢私通旣而驚懼慮伯裘來白遂與諸侯謀殺裴却爲傍無人便使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裴惶怖卽呼伯裘來救我卽有物如申一疋絳練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之考問來意故皆服首後月餘日與裴辭曰今得爲神矣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見往來遂去不見也右此一驗出搜神異記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爲業精進練行貞觀末有鴿巢其房楹上哺養二鶵法師每有餘食恒就巢哺之鴿鶵後雖漸長羽翼未成乃並學飛俱墜地而死僧並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白之曰兒等爲先有少罪遂受鴿身比來聞法師讀法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旣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託生爲男十月之外當卽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一婦人同時誕育二子因爲作滿月齋僧呼爲鴿兒兩兒並應之曰諾一應之後歲餘始言此一驗出冥報拾遺報恩事廣不可具述

背恩篇第五十二

述意部

蓋聞四生沉溺必假舟航六趣昏迷本憑獎導是故三寶大慈俯應蒼民曲埀提引令脫苦難況復違背重恩豈不永沉苦海是故婦人鴆毒夫蒙王賞撫人害熊現報臂落良由違恩業重現受交報故智度論云知恩者大悲之本開善業之初門人所愛敬名譽遠聞死得生天終成佛道不知恩者甚於畜生也

引證部

如百喻經云昔有一婦荒婬無度欲情旣盛疾惡其

夫每思方策規欲殘害種種設計不得其便會值其夫騁使鄰國婦密爲計造毒藥丸欲用害夫詐語夫言爾今遠使慮有乏短今我造作五百歡喜丸用爲資糧以送於爾爾若出國至他境界饑困之時乃可取食夫用其言至他界已未及食之於夜暗中止宿林間畏懼惡獸上樹避之其歡喜丸忘置樹下卽以其夜值五百偷賊盜彼國王五百疋馬并及寶物來止樹下由其逃突盡皆饑渴於其樹下見歡喜丸諸賊取已各食一丸藥毒氣盛五百群賊一時俱死時樹上人至天明已見此群賊死在樹下詐以刀箭斫

射死屍收其鞍馬并及財寶驅向彼國時彼國王多將人衆尋迹來逐會於中路值於彼王彼王問言爾是何人何處得馬其人答言我是某國人而於道路值此群賊共相斫射五百群賊今皆一處死在樹下由是之故我得馬及以珍寶來投王國若不見信往看賊之瘡痍殺害處所是王卽遣親信往看果如其言王時欣然歎未曾有旣還國已厚加爵賞封以聚落彼王舊臣咸生妬嫉而白王言彼是遠人未可信伏如何卒爾寵遇過厚至於爵賞踰越舊臣遠人聞已而作是言誰有勇健能共我試請於平原校其技

能售人愕然無敢敵者後時彼國大曠野中有惡師子截道殺人斷絶王路時彼舊臣詳共議之彼遠人者自謂勇健無能敵者今復若能殺彼師子爲國除害眞爲奇特作是議已便白於王王聞是已給賜刀杖尋卽遣之爾時遠人旣受勑已堅強其意向師子所師子見之奮嗷鳴吼騰躍而前遠人驚怖卽便上樹師子張口仰頭向樹其人怖急失所捉刀落師子口師子尋死爾時遠人歡喜踊躍來白於王王倍寵遇時彼國人卒爾敬服咸皆讚歎又諸經要集云有人入林伐木迷惑失道時值大雨日暮饑寒惡蟲毒

獸欲侵害之是人入石窟中有一大熊見之怖出熊語之言汝勿恐怖此舍溫暖可於中宿時連雨七日常以甘果美水供給此人七日雨止熊將此人示其道徑熊語人言我是罪身多人怨家若有問者莫言見我人答言爾此人前行見諸獵者問汝從何來見有衆獸不答言見一大熊於我有恩不得示汝獵者言汝是人黨以人類相觀何以惜熊今一失道何時復來汝示我者我與汝多分此人心變卽將獵者示熊處所獵者殺熊卽以多分與之此人展手取肉二肘俱墮獵者言汝有何罪答曰是熊看我如父視子

我今背恩將是罪報獵者恐怖不敢食肉持施衆僧上座是羅漢語諸下座此是菩薩未來出世當得作佛莫食此肉卽時起塔供養王聞此事勑下國內背恩之人無令住此新婆沙論云時上座觀肉是菩薩肉共取香薪焚燒其肉收其餘骨起窣堵波禮拜供養如事佛塔又九色鹿經云昔者菩薩身爲九色鹿其九種色角白如雪常在恒水邊飲食水草常與一烏爲知識時水中有一溺人隨流來下或出或沒仰頭呼天山神樹神諸天龍神何不愍我鹿聞下水救之語言汝可騎我背捉我角負出上岸溺人下地遶鹿三帀向鹿叩頭乞爲大天作奴給其使令採取

水草鹿言不用且各自去欲報恩者其道我在此人貪我皮角必來殺我時國王夫人夜夢見九色鹿即詐病不起王問何以答曰我昨夜夢見非常之鹿其毛九種色其角白如雪我思欲得其皮作坐褥其角作拂柄王當爲我得之王若不得我將死矣王募國中若有能得當分國而治賜其金鉢盛滿銀粟賜其銀鉢盛滿金粟溺人聞之欲取富貴念言鹿是畜生死活何在往至王所言知鹿處王大歡喜言汝若能得其皮角來者報之半國溺人面上即生癩瘡溺人言大王此鹿雖是畜生大有威神王宜多出人兵乃可得耳王即大出人衆徑到恒水邊烏在樹頭見人兵來即呼鹿言知識且起王兵來至鹿故熟眠卧不覺烏下啄耳鹿方驚覺四向顧望無復走地便往趣王車邊傍臣欲射王曰莫射此鹿非常將是天神鹿言大王且莫射我我前活王國中一人鹿復長跪問王言誰道我在此王便指示車邊癩面人是也鹿即仰頭視此人面眼中淚出不能自勝此人前溺在水中我不惜身命自投水中負此人出約不相道人無反復不如出水中浮木也王有愧色汝受其恩柰何反欲殺之即下勑國中若有驅逐此鹿者當誅五族

衆鹿數千皆來依附飲食水草不侵禾稼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無疾病其世太平時九色鹿我身是也烏者阿難是也國王者今父王悅頭檀是也時王夫人者今孫陁利是也時溺人者調達是也我雖有善心向之故欲害我難有意至又雀王經云昔者菩薩身爲雀王慈心濟衆由護身瘡有虎食獸骨拄其齒困餓將終雀王入口啄骨日日若茲雀口生瘡身爲瘦疵骨出虎活雀飛登樹說佛經曰殺爲凶虐其惡莫大虎聞雀誡勃然恚曰爾始離吾口而敢多言雀覩其不可化退速飛去佛言雀王者是吾身虎者是調達身又雜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心常懷惡欲害世尊乃顧五百善射婆羅門使持弓箭詣世尊所挽弓射佛所射之箭變成諸華五百婆羅門見是神變皆大怖畏即投弓箭禮佛懺悔佛爲說法皆得須陁洹道復白佛言願聽我等出家學道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體重爲說法得阿羅漢道諸比丘白佛言世尊神力甚爲希有提婆達多常欲害佛然佛恒生大慈佛言非但今日如是於過去時波羅柰國有一賈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

賈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
能慈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
船所負載衆人即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
大石打龜頭殺諸賈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
不祥不識恩也不識恩曰我儕饑急誰能念恩輒便
殺龜而食其肉即日夜中有大群象蹹殺衆人爾時
大龜我身是也爾時不識恩者提婆達多是也五百
賈人者五百婆羅門出家得道是也我於往昔濟彼
厄難今復拔其生死之患也又佛說栴檀樹經云佛
告阿難諦聽執受時維耶梨國有五百人入海採寶

置船步還經歷深山日暮止宿豫嚴早發四百九十
九人皆引去一人臥熟失伴仍遇天雨雪失去徑路
窮厄山中啼哭呼天有大栴檀香樹樹神謂窮人言
可止留此自相給衣食到春可去窮人便留至于三
月啓樹神言受恩得全身命未有微報願有二親今
在本土實思得還願乞發遣樹神言善便自從意以
金一餅賜之去此不遠當得還邑窮人臨去問樹神
言此樹香潔世所希有今當委還願知其名神言不
須問也窮人復言依陰此樹積歷三月若到本國當
宣樹恩神便報言樹名栴檀根莖枝葉治人百病其

香遠聞世之奇異人所貪求不須道也窮人還至國
中親族歡喜後無幾間國王病頭痛禱祀天地山水
諸神病不消差名醫省視唯得栴檀香以護病得愈
王即募求民間無有便宜令國中得栴檀香者拜爲
封侯妻以王女時窮人聞賞祿重便詣王所自言我
知栴檀香處王便令匠臣將窮人往伐取香樹至到
樹所使者見樹洪直枝條茂盛華果煌煌以希見故
心不忍伐不伐者則違王命躊躕徘徊不知云何樹
神空中言曰便伐但置其根伐已以人血塗之肝腸
覆其上樹自當生還復如故使者聞神言如此便令

人伐之窮人住在樹邊樹枝路地撲殺窮人使者便
與左右議言向者樹神言當得人血肝腸以祠樹心
不知當以誰賽此人今死便以當之則屠割之取其
肝血如神所勑樹即便生如本無異車載伐樹以還
國中醫即進藥王病得愈舉國歡喜王命國中人民
其有病者皆出香給病皆得愈舉國欣欣遂致太平
阿難復坐稽首質言是窮人何無反復違樹神重誓
佛報曰乃往昔維衛佛時有父子三人其父奉行齋
戒未曾懈怠大兒常於中庭空中燒香供養十方諸
佛小弟愚癡不知三尊輒以衣覆香上兄謂弟言此

事大重何以犯之弟起惡言誓言斷兄兩足兄復起念當拍殺弟父言汝二子諍使我頭痛大兒報言願破我身爲藥令父平損口妄言故世世受罪弟輿惡意欲斷兄足後果將人往斷樹身兄欲拍殺弟今作樹神果因樹爲體拍殺弟身時國王頭痛者其父也奉齋精進故得尊貴時言使我頭痛者後果頭痛各受其殃佛言罪福報應如影隨形頌曰

大悲愍濟　德重乾坤　恩深父母
義越君臣　忠孝盡命　猶難報恩
如違厥理　交喪其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三

校譌

第十二紙　九行化　北藏作行

音釋

騲音草牝馬也　蜉蝣蜉房鳩切蝣于求切蜉蝣渠略也　齚鋤麥切齧也　瘞於計切埋也　鴆直禁切毒鳥也　蹹達合切踐也　鉼音丙金鈑也　賽先代切祭禱也

中書科中書舍人常熟嚴澂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三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傑水端本監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善友篇第五十三

述意部

夫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辯幽則有罪福苦樂顯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趣樂背苦含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秕稗而欲歲取精粮驅駕駑蹇而望騰超夐絕不亦惑哉如烏獸蟲卉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迅附高以成其事矣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

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悖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瑳之意事存我友又搏牛之蝱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爲如法而說如說而行自不殺生教人不殺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

則得名爲眞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爲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卽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

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爲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爲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爲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煖法從得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眞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加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

無知無善識　惡友損正行　蜘蛛落乳中
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眞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顚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

多聞及見諦　巧說亦憐愍　不退此丈夫
菩薩勝依止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陀至於一賣香邸見彼邸上有諸香裹見已卽告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邸上諸香裹物難陀爾時卽依佛敎於彼邸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陀汝於漏刻一移

之頃捉持香裹然後放地爾時長老難陀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爾時佛告長老難陀汝今當自嗅於手看爾時難陀聞佛語已卽嗅自手佛語難陀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爾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

若有手執沉水香　及以藿香麝香等
須臾執持香自染　親附善友亦復然

爾時世尊復說偈言

若人親近惡知識　現世不得好名聞
必以惡友相親近　當來亦墮阿鼻獄
若人親近善知識　隨順彼等所業行
雖不現證世間利　未來當得盡苦因
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
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
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
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偈云
無病第一利　知足第一富　善友第一親
涅槃第一樂

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
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
爲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
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
解決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
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比
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
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來入城各共議
言吾等設計從其獵師當索鹿肉知誰獲多俱即發
行一人陳詞其言麤獷而高自大咄男子當惠我肉

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兄施肉令弟得食第三人曰
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捎肉
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饑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
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
卿詞甚麤獷　云何相與肉　其言如刺人
且以肉相施
報第二人曰
此人爲善哉　謂我以爲兄　其詞如肢體
便持一髀與
報第三人曰

可愛敬施我　而心懷慈哀　詞其如腹心
便以心肝與
報第四人曰
以我爲親厚　其身得同契　此言快善哉
以肉皆相與
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麤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
其身而作頌曰
一切男子詞　柔輭歸其身　是故莫麤言
衰利不離身
爾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麤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

者颰陁和梨是第三人者異優陁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㮈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弗多羅（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㮈城與八萬烏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弗室利（隋言善女）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今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顫頼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顫頼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幷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快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爾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

白烏王言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為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力能為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爾時彼烏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餚饍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爾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嚙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爾時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飽食身體安隱如是産生爾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恒來穢污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勑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烏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勑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勑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汝比何故數污我食復以嘴爪傷我婦女爾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

王說如此事令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為我說斯事意令我歡喜爾時彼烏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

大王當知波羅柰　有一烏王恒依止
八萬烏衆所圍遶　悉皆取彼王處分
彼烏王妻有所憶　我向大王說其緣
烏妻所思香美饍　如是大王所食者
是故我今數數來　抄撥大王香美食
今者為彼烏王故　致被大王之所繫

善哉唯願大聖王　慈悲憐愍放脫我
我為烏王彼妻故　數來抄撥大王食
我念從此一生來　未曾經造如此事
今為大王一勑已　於後不敢更復為

時梵德王既聞彼烏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烏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

若有如是大臣者　彼應重咨食封祿
須似如是猛健烏　為主求食不惜命

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烏言善哉汝烏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烏王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烏者即優陁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優陁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爾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頌曰

澡身沐德　鏟治心塵　氷開春日
蘭敗秋年　慧人成哲　愚友增纏
將昇寶地　願值善緣

惡友篇第五十四

述意部

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羣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惡稱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繫四生之維縶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修福念善學自無聞造罪造愆日就增進因此輪迴生死不絕大聖慈之豈不痛心也

引證部

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强為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

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便大怒二有倩使之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亾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煞不至三惡為惡友煞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

莫親惡知識　亦莫愚從事　當近善知識
人中最勝者　人中無有惡　習近惡知識
後必種惡根　永在闇中行

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臥床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

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儻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嘍嗏鳥一頭名憂波迦嘍嗏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嘍嗏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華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爾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並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華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華果之樹當於彼

時一華墮落在我頭邊我於爾時作如是念令我但當獨食此華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饑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華爾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華便作是念我食此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嘍嗏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嘍嗏聞彼憂波迦嘍嗏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嘍嗏頭尋食毒華迦嘍嗏頭既睡寤

已欬嗽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歿又令我今語言麤澀欲作音聲障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華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卒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　我食妙華甘美味
其華風吹在我邊　汝返生此大瞋恚
凡是癡人願莫見　亦願莫聞癡共居
與癡共居無利益　自損及以損他身

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嘍嗏鳥食美華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嘍嗏鳥食毒華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返生瞋恚今亦復爾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為怨讐也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艸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已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

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艸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

猶如在於魚鋪下　以手執取一把茅
其人手即同魚臭　親近惡友亦如是

頌曰

峨峨王舍城　鬱鬱靈竹園　中有神化長
巧誘入幽玄　善人募授福　惡友樂讐怨
善惡昇沉異　薫蕕別路門

擇交篇第五十五

述意部

蓋聞經說善知識者不得暫離惡知識者不得暫近但凡夫識心譬同素絲隨緣改轉受色有殊境來薫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故知三寶所貴在物為貴其德既弘其功亦大願捐棄惡友親近善人

非直自行得成亦使幽顯歸心也

引證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雪山根底曲山壅中有向陽處衆鳥雲集便共議言我等今日當推舉一鳥為王令衆畏難不作非法衆鳥議言善誰應為王有一鳥言當推鴿鴒有一鳥言此事不可何以故高脚長頸衆鳥脫犯啄我等腦衆咸言爾復有一鳥言當推鵝為王其色絕白衆鳥所敬衆鳥復言此亦不可顏貌雖白項長且曲自項不直安能正他是故不可又復衆言正有孔雀衣毛綵飾觀者悅目可應為王復言不可所以者何衣毛雖好而無慚愧每至儛時醜形出現是故不可有一鳥言土梟為王所以者何晝則安靜夜則伺守能護我等堪為王者衆咸可爾有一鸚鵡在一處住而多智慧作是念言衆鳥之法夜應眠息晝則求食是土梟法夜寤晝則多睡而諸衆鳥圍侍左右晝夜警宿不復眠睡甚為苦事我今設語彼當瞋恚拔我毛羽正欲不言衆鳥之類長夜受困寧受拔毛不越正理便到衆鳥前舉翅恭敬白衆鳥言願聽我說如前意見爾時衆鳥即說偈答

黠慧廣知義　不必以年耆　汝年雖幼小
智者宜時說

爾時鸚鵡聞衆鳥說即說偈言

若從我意者　不用土梟王　歡喜時覩面
常令衆鳥怖　況復瞋恚時　其面不可覩

時衆鳥咸言實如所說即共集議此鸚鵡鳥聰明黠慧堪應為王便拜為王佛告諸比丘彼時土梟者今闡陁比丘是鸚鵡鳥者今阿難是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如過去世時有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雄雞唯有雌在後有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公

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一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公聲　復是雞母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二兼學　是二俱不成

又智度論云何布施生尸波羅蜜菩薩思惟衆生不知布施後世貧窮以貧窮故劫盜心生以劫盜故而有煞害以貧窮故不足於色色不足故而作邪行以貧窮故爲人下賤下賤畏他而生妄語如是等貧行十不善道若行布施生有財物不爲非法何以故五欲充足無所乏短如提婆達多本生曾爲一蛇與一蝦蟇一龜在一池中共結親友其後池水竭盡饑窮困乏無所控告時蛇遣龜以呼蝦蟇蝦蟇説偈以遣龜言

若遭貧窮失本心　不惟本義食爲先
汝持我聲以語蛇　蝦蟇終不到汝邊

若修布施後生有福無所短乏則能持戒無此衆惡是爲布施能生尸羅波羅蜜若能布施以破慳心然後持戒忍辱等易可得行如文殊師利在昔過去久遠劫時曾爲比丘入城乞食得滿鉢百味歡喜丸城中有一小兒追而從乞不即與之乃至佛圖手捉二丸而要之言汝若能自食一丸以一丸施僧者當以施汝即相然可以一歡喜丸布施衆僧然後於文殊師利許受戒發心作佛如是布施能令受戒發心作佛頌曰

善惡自相違　明闇不同止　聖人慜迷徒
乘機入生死　慕德祛鄙煩　懲心見眞理
擇交惡自移　出苦方有始

感應緣 略引二驗

魏沙門釋超達
魏沙門釋僧朗
齊沙門釋道豐

魏滎陽釋超達未詳氏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知解善呪術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傅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公遂大怒以車輪繫頸嚴仿衛之自知無活專念觀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輪唯見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繫獄因久脚遂攣急不能遠行至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急伏卧草中兵騎蹋艸悉皆靡偏對逼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皮障自達一心服死唯專誠稱念夜

虜去尋即得脫又有僧明道人為北臺石窟寺主魏
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門為賊官收數百僧並五繫縛
之僧明為魁首以繩急繫從頭至足剋明斬決僧明
大怖一心念觀世音至於半夜覺繩小寬私心欣幸
精誠彌切及曉索繩都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
獄監來覓不見唯有斷繩在地知為神力所加非關
人事即以奏聞帝信道人不久遂總釋放

魏涼州釋僧朗魏虜攻涼州城民少逼僧上城舉城
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至魏主所謂曰道人
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登城罪極刑戮明日當殺至
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為帝所信
奏曰上天降異正為道人實非本心官抑令上願不
須殺帝遂放之猶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
從駕東歸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思慕本鄉中路共
叛然嚴防守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
樹傍埀岸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
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崖頭復恐軍覺投計憧惶捉
繩懸住勢非及久共相謂曰今厄頓至唯念觀音以
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
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冥暗方知聖力非

關天明相慶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曉始聞軍衆鼙
角將發而山谷重嶮徘徊萬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
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顧而言雖免虜難虎口難脫
朗語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
此虎將非聖人示吾路耶於是二人徑詣虎所虎即
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得出而失虎蹤便隨
道自進至于七日達於仇池又至涼漢出于荊州不
測所終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
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靈丹黃白醫
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來往并鄴常過問
之應對不思隨事擿答帝曾命酒并蒸肫勑置豐前
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乃大笑亦不與
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發撤床見向者
蒸肫酒等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
僧每日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
覩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臥忽聞枕
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道成即是佛
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恃重傍
視群僧猶如草芥於大衆前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

眞佛不泥龕畫佛語不出唇智慮何如你見眞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舉詣豐所徑即謂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之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龕傍去一方石遂有懸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現存（右二驗出宋高僧傳）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一

述意部

竊尋眷屬洴移新故輪轉去留難卜聚會暫時良由善惡緣別昇沉殊趣善如難陁棄榮欲而從道羅雲捨王位而斷結如栴檀林栴檀圍遶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惡如調達破僧闍王害父常懷毒意恒結怨讐既同棘刺之林亦類蚖虵之種善惡路分禍福可覩

哀戀部

如須摩提長者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有大長者子名須摩提是人命終父母宗親及諸知識一時號哭哀悼躃踊稱怨大喚悶絶于地或有喚父母兄弟者或有呼夫主大家者如是種種號咷啼哭又有把土而自坌者又有持刀斷其髮者譬如有人毒箭入心苦惱無量或有以衣自覆而悲泣者譬如大風鼓扇林樹枝柯相振又如失水之魚宛轉在地又如斬截大樹崩倒狼藉以如是楚毒而加其身爾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彼諸大衆何故哀號悲泣如是阿難具以白佛唯願世尊為度一切可往至彼諸佛世尊不以無請而有不說我今為彼諸人勸請於佛世尊以

大慈悲願往至彼爾時如來受阿難請即往其家是時彼諸人等遥見世尊各各以手拭面前來迎佛既至佛所頭面禮足悲哀鯁塞不能發言正欲長歎以敬佛故不敢出息噎氣而住爾時佛告長者父母等汝等何故悲泣懊惱著此幻法是諸人等同時發言而白佛言世尊是城中唯有此人聰明智慧端正殊妙年既盛壯於諸人中為無有上又復多饒財寶倉庫盈溢車馬衣服奴婢使人如是悉備無所乏短一旦命終是故我等悲泣戀慕不能自勝善哉世尊願為我等方便說法得離諸惱從今已後更不復受如

是諸苦爾時世尊告長者父母宗親知識及諸大衆汝等曾見有生者不老病死不諸人白佛言未曾見也佛復告諸大衆汝等欲離生老病死憂悲苦惱者莫復念是恩愛之縛摽心正見歸命三寶所以者何於諸世間無過佛者能導盲冥愚癡之衆佛所說法即是良藥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十方世界中　生者無不死　生死往來道
唯法能除滅　無有十方剎　命終能濟者
唯佛能除斷　是故歸命佛　若人作不善
好行十惡者　心常懐憍慢　不敬於三寶
不能持淨戒　懈怠不精進　如是諸人等
皆名之為死　無常計有常　不淨計有淨
實苦而言樂　無我計有我　衆生生死中
深著於倒見　千萬億劫中　不知生死本
若有人能解　眞實大法者　能知此非常
究為大苦本　若人見垢濁　斷除三毒本
必能得成就　無上之大法

爾時長者諸眷屬等聞佛所說悲苦皆息並獲道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婆羅門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婆羅門法六十不得道然後歸家娶婦為此居家生得一男端正可愛至年七歳書學聰了才辯出口有逾人之操卒得重病一宿命終梵志憐惜不能自勝伏其屍上氣絶復蘇親族諫喻奪屍殯斂埋著城外梵志自念我今啼哭計無所益不如往至閻羅王所乞索兒命於是梵志沐浴齋戒齎持華香發舍而去所在問人閻羅王所治處為在何許展轉前行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梵志復問如前諸梵志問曰卿問閻羅王所治處欲求何等答曰我有一子辯慧過人近日卒亡悲痛懊惱不能自解欲至王所求乞兒命還將歸家養以備老諸梵志等愍其

愚癡即告之曰閻羅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得到也當示卿方宜從此西行四百餘里有一大川其中有城此是諸天神案行世間停宿之城閻羅王常以四月四日案行必過此城卿持齋戒往必見之梵志歡喜奉教而去到其川中見好城郭宮殿屋舍如忉利天梵志詣門燒香翹脚呪願求見閻羅王王勑守門人引見之梵志啓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養育七歳近日命終唯願大王垂恩布施還我兒命閻羅王言所求大善卿兒今在東園中戲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與諸小兒共戲即前抱之向之啼泣曰我

晝夜念汝食寐不甘汝寧不念父母辛苦以不小兒驚喚逆呵之曰癡騃老翁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邂逅之間唐自手抱梵志悵然涕泣而去即自念言我聞瞿曇沙門知人神魂變化之道當往問之於是梵志即還佛所時佛在舍衛祇洹爲大衆說法梵志見佛稽首作禮具以本末向佛陳之實是我兒不肯見召反謂語我爲癡騃老翁寄住須臾認我爲子永無父子之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父母妻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著計爲己有憂悲苦惱不識本根沉溺生死未復休息唯有慧者不貪恩愛覺苦捨習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即於座上得阿羅漢道又大法炬經云佛言一切衆生皆悉隨其形類而置名字如鳥雀等而彼餓鬼衆生之中無有決定差別名字勿謂天定天也人定人也餓鬼定餓鬼也如一事上有種種名如一人上有種種名如一天乃至餓鬼畜生有種種名亦復如是亦有多餓鬼全無名字於一彈指頃轉變身體作種種形云何可得呼其名也彼中惡業因緣未盡故於一念中種種

變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校譌

第一紙五行幽南藏作報　十三行龍宋藏作驚　十四行也南藏作迹

第二十紙二行譚宋南藏作憚

音釋

秕粺 秕卑履切穀不成也粺蒲懈切似禾黃卉　藿 忽郭切香草　麝 市夜切如小麋臍有香　颰 蕭活切　顩頪 [illegible]　嚌 倪結切噬也　嘍 音婁　啉 音茶　欬嗽 欬口溉切嗽蘇奏切逆氣也　[illegible] 鸹公活切鶬鴰鳥名　梟 堅堯切梟怪鳥　榛 鉏臻切木叢生也　[illegible] 思積切與昔同　[illegible] 虛驕切空也　[illegible] 呂員切與攣同　噉 徒覽切食也　嚼 疾雀切咀嚼也　躃 毗亦切倒也　搌 [illegible]庚切編也

常熟居士嚴澂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四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別王國英書　進賢吳謙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眷屬篇第五十六之餘

改易部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舍衛國為天人說法時城中有婆羅門長者財富無數為人慳貪不好布施食常閉門不喜人客若其食時輒勑門士堅閉門戶勿令有人妄入門裏乞匃求索爾時長者欲思美食便勑其妻令作飯食敎殺肥雞薑椒和調煑之令熟飲食飣餖即時已辦勑外閉門夫妻二人坐一小兒著聚

中央便共飲食父母取雞肉著兒口中如是數數初不有廢佛知此長者宿福應度化作沙門何其坐食現出坐前便咒願云且言多少布施可得大福長者舉頭見化沙門即罵之言汝為道人而無羞恥室家坐食何為唐突沙門答曰卿自愚癡不知羞恥今我乞士何故慚羞長者問曰吾及室家自共娛樂何故慚羞沙門答曰卿殺父妻母供養怨家不知慚恥反謂乞士何不慚羞於是世尊即說偈曰

所生枝不絕　但用食貪欲　養怨益丘塚
愚人當汲汲　雖獄有鉤鎖　慧人不謂牢
愚見妻子飾　染著愛其牢　慧說愛為獄
深固難得出　是故當斷棄　不親欲能安

長者聞偈驚而問之道人何故說此答曰案上雞者是卿先世時父以慳貪故常生雞中為卿所食此小兒者往作羅剎卿作賈客大人乘船入海舟輒失流墮羅剎國中為羅剎所食如是五百世壽盡來生為卿作子以卿餘罪未畢故來欲相害耳今是妻者是卿先世時母以恩愛深固今還與卿作婦今卿愚癡不識宿命殺父養怨以母為妻五道生死輪轉無際周旋五道誰能知者唯有道人見此覩彼愚者不知

豈不慚恥於是長者忽然毛竪如怖畏狀佛現威神令識宿命長者見佛即識宿命尋則懺悔謝過便受五戒佛為說法得須陀洹道又雜寶藏經云佛時遊行到居阿羅國便於中路一樹下坐有一老母名迦旦遮羅繫屬於人井上汲水佛語阿難往索水來阿難承佛勑即往索水爾時老母聞佛索水自擔罐往既到佛所放罐著地直往抱佛阿難欲遮佛言莫遮此老母者五百身中曾為我母愛心未盡是以抱我若當遮者沸血從面門出而即命絕既得抱佛嗚其手足在一面立佛語阿難往喚其主其主來至頭面

禮佛却住一面佛語主言放此老母使得出家若令出家當得阿羅漢主便即放緣此老母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故得阿羅漢爾時為徒衆主罵諸聖尼為婢今屬於他五百身中恒為我母遮我布施常生貧賤也又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每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欵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固失兒墮水尋時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穌其兒功德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抆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亾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即為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為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即屬此家

彼婦生兒即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敎其兒長大俱為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即便聽許即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即聽之讃言善來頭髮自墮即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為說法得盡諸苦即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為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為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中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又佛說長者子懊惱三處經云爾時舍衛城有大富長者財寶無數家無親子恐終後沒官夫婦禱祠歸命三寶精勤不懈便得懷軀婦人黠者有五事應知一知夫婿意二知夫婿念不念三知所因懷軀四別知男女五別知善惡是婦報長者我已懷軀長者歡喜月滿生男加五乳母供養抱持長大索得好婦其兒夫婦行園園中有樹名曰無憂華色鮮白絜弱緋

色婦語夫言欲得此華夫便上樹爲取此華樹枝細
劣即時摧折兒便墮死父母聞之奔趣抱頭摩挲占
視永絕不穌父母悲哀五內摧傷衆客見之亦代哀
痛佛與阿難因入城見愍獨一子而墮樹死佛告長
者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對至命盡不可避藏捐去憂
念勿復憂感佛語長者此兒本從忉利天上壽盡來
生卿家卿家壽盡便生龍中金翅鳥王即取噉之三
處父母一時共啼哭爲是誰子佛即說偈言

天上諸天子　爲是卿子乎　爲在諸龍中
龍神之子耶　時佛自解言　非是諸天子

亦非爲卿子　復非諸龍子　生死諸因緣
無常譬如幻　一切不久立　譬如若過客

佛語長者死不可離去不可追長者白佛此兒宿命
罪福云何佛言此兒前世好喜布施尊敬於人緣此
福德生豪富家喜獵傷害令身命短罪福隨人如影
隨形長者踊躍逮得法忍

離著部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
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猒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
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
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鬭亂共相違諍
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
馳求守護家是疑處猶如怨賊家是顛倒貪著假名
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
無有實事家是眠夢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
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藂欲刺傷人家如鐵觜
蟲覺觀常唼如是等患不可具述是故在家菩薩當
如是觀知其家過在家妻子眷屬奴婢財物等不能
作救作歸非我善友是故宜當急離捨之又無始已
來一切衆生於六道中互爲父子親疎何定故偈云

無明蔽慧眼　數數生死中　往來多所作
更互爲父子　貪著世間樂　不知有勝事
怨數爲知識　知識數爲怨　是故我方便
莫生憎愛心　若起憎愛心　不能通達法

又大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若有衆生味著男女妻妾
諸女色欲當知即是味著礫石之雹即是味著利刀
之刃即是味著大熱鐵丸即是味著坐熱鐵牀即是
味著熱鐵几凳舍利子若有味著華鬘香塗即是味
著熱鐵華鬘亦是味著屎尿塗身舍利子若有攝受
居處舍宅當知攝受大熱鐵甕若有攝受奴婢作使

當知攝受地獄惡卒若有攝受象馬駝驢牛羊雞豕當知攝受地獄之中黒駮猪狗又是攝百踰繕那禁衛之卒取要言之若有攝受妻妾男女諸女色欲當知卽是攝受一切衆苦憂愁悲惱之聚舍利子寧依附千踰繕那量大熱鐵牀是牀極熱徧熱猛焰洞然於彼父母所給妻妾諸女色欲乃至不以染愛之心遠觀其相何況親附抱持之者何以故舍利子當知婦人是衆苦本是障礙本是殺害本是繫縛本是憂愁本是怨對本是生盲本當知婦人滅聖慧眼當知婦人如熱鐵華散布於地足蹈其上當知婦人於諸

邪性流布增長舍利子何因緣故名爲婦人所言婦者名加重擔何以故能使衆生受重擔故能使衆生持於重擔有所行故能使衆生荷於重擔徧周行故能令衆生於此重擔心疲苦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煎迫故能令衆生爲於重擔所傷害故舍利子復以何緣名之爲婦所言婦者是諸衆生所輸委處是貪愛奴所流沒處是順婦者所輸稅處是婦媚者所迷惑處是婦勝者所歸投處是屈婦者所憑仗處婦自在者所放逸處爲婦奴者所疲苦處隨婦轉者所欣仰處舍利子以如是等諸因緣故名是諸處以之

爲婦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種子何等爲三有隨生子有勝生子有下生子何等爲隨生子謂子父母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飮酒子亦隨學不殺等是名隨生子何等爲勝生子若父母不受不殺等子能受不殺等是名勝生子云何下生子若子父母不受不殺等子亦不能受不殺等是名下生子又五無返復經云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時有一梵志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便到舍衛國見父子二人耕田毒蛇齧殺其子其父猶耕如故不看其子亦不啼哭梵志問曰此

是誰兒耕者答言是我之子梵志又問是卿之子何不啼哭耕者答曰人生有死夫盛有衰善者有報惡者有對愁憂啼哭無益死者卿今入城我家其處願過語之吾子已死持一人食來梵志自念此是何人而無返復兒死在地情不愁憂反更索食此人不慈無復此比梵志入城詣耕者家見死兒母卽便語之卿兒已死其夫寄信持一人食來梵志曰何以不念子耶兒母卽爲梵志說譬喩言兒來託生我亦不呼兒今自去非我不留譬如行客因過主人客今自去何能得留我之母子亦復如是去來進止非我之力

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姊卿弟已死何不啼哭
姊復說譬喻向梵志言譬如巧師入山斫木縛作大
筏安置水中卒逢大風吹破筏散隨水流去前後分
張不相顧望我弟亦爾因緣和合共一家生隨命長
短死生無常合會有離我弟命盡各自所隨不能救
護復語其婦卿夫已死何不啼哭婦說喻向梵志言
譬如飛鳥暮宿高樹同止共宿伺明早起各自飛去
行求飲食有緣即合無緣即離我等夫婦亦復如是
無常對至隨其本行不能救護復語其奴大家已死
何不啼哭奴復說譬喻言我之大家因緣和合我如
犢子隨逐大牛人殺大牛犢子在邊不能救護大牛
之命愁憂啼哭無所補益梵志聞已心感自責不識
東西我聞此國孝順奉事恭敬三寶故從遠來欲得
學問既來到此了無所益更問行人佛在何許欲往
問之行人答言近在祇洹精舍梵志即到佛所稽首
作禮卻坐一面合掌低頭默無所說佛知其意謂梵
志曰何以低頭愁憂不樂梵志曰所願不果違我本
心是故不樂佛語梵志有何所失愁憂不樂梵志對
曰我從羅閱祇國來欲得學問既來到此見五無返
復佛問梵志何等五無返復梵志曰我見父子二人

耕田下種兒死在地父亦不愁居家大小都無愁悲
是為大逆佛言不然不如卿語此之五人宜為返復
知身非常身非己有往古聖人不免斯患何為凡夫
大啼小哭無益死者世俗之人無所識知生死流轉
無有休息梵志心開意解我聞佛說如病得愈盲者
得視如闇得明於是梵志即得道迹一切死亡不足
啼哭滅死防生非愁憂法死者身歸於土生者種持
產業欲為亡者請佛及僧燒香供養讀誦經書日日
作禮復能布施三寶最是為要梵志稽首為佛作禮
歡喜奉行頌曰

眷屬多孜擾　滦著亂心神　親踈未可定
何得偏憎憐　乾城無片實　渴鹿詐飡塵
息心上空響　廢念心真源

感應緣（略引七驗）

晉居士杜願
晉居士董青建
宋居士袁廓
宋居士卞悅之
唐沙門釋慧如
唐居士王會師

唐居士李信

晉杜願字永平梓橦涪人也家巨富有一男名天保願愛念年十歲泰元三年暴病而死經數月日家所養猪生五子一子最肥後官長新到願將以作禮捉就殺之有一比丘忽至願前謂曰此徙是君兒也如前百餘日中而相忘乎言竟忽然不見四顧尋視見在西天騰空而去香氣充布彌日乃歇

晉董青建者不知何許人父字賢明建元初為越騎校尉初建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為青建及生如言即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寛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迎主簿建元初皇儲鎮樊漢為水曹参軍二年七月十六日寢疾自云必不振濟至十八日臨盡起坐謂母曰罪盡福至緣累永絕願母自割不須憂念因七聲大哭聲盡而絕將殯喪齋前其夜靈語云生死道乖勿安齋前自當有造像道人來迎喪者明日果有道人來名曇順即依靈語向曇順説之曇順曰貧道住在南林寺造丈八像垂成賢子乃有此感應寺西有少空地可得安喪也遂葬寺邊三日其母將親表十許人墓所致祭於墓東見建如生

云願母割哀還去建今還在寺住母即止哭而還舉家菜食長齋至閏月十一日賢明夢見建云願父暫出東齋賢明便香湯自浴齋戒出東齋至十四夜於眠中聞建喚聲驚起見建在齋前如生時父問汝往在何處建云從亾來住在緑神宮中滿百日當得生忉利天建不忍見父母兄弟哭泣傷慟三七日禮諸佛菩薩請四天王故得暫還願父母從今以後勿復啼哭祭祀阿母已發願求見建母不久當命終即共建同生一處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之後當三年受罪報懃苦行道可得免脫問曰汝從夜中來那得有光明建曰今與菩薩諸天共下此其身光耳又問云汝天上識誰建曰見王車騎張吳興外祖宗西河建曰非但此一門中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今七死七生已得四道果先發七願願生人間故歷生死從今永畢得離七苦建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云汝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唯此間生十七年餘處止五三年耳自今以後壽觴歲多宜勤修功德建見世人死多墮三塗生天者少勤精進可得免度發願生天亦得相見行脫差異無相

値期又問云汝母憂憶汝垂死可令見汝不建曰不須相見益懷煎苦耳耶但依向言說之諸天已去不容久住慘有悲色忽然不見去後竹林左右猶有香氣家人亦並聞餘香焉建云所生七家江縣羊市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父也賢明遂以出家名法藏也

宋袁廓字思度陳郡人也元徽中爲吳郡丞病經少日奄然如死但餘息未盡棺唅之具並備待畢而殮三日而能轉動視瞬自說云有使者稱教喚廓隨去既至有大城池樓堞高整階閤崇麗既命廓進主人

南面階陛森然威飾冠幘執刀者點廓坐坐定溫涼畢設酒炙果粽葅肴等廓皆嘗進種族形味不異世中酒數行主人謂廓曰身主簿不幸闕任有闕以君才頴故欲相屈當能顧懷不廓意亦知是幽途乃固辭凡薄非所克堪家少窮孤兄弟零落公私二三乞蒙恩放主人曰君當以幽顯異方故有辭耳此間祭祿貲待身口服御乃當勝君世中勤勤之懷甚貪共事想必降意副所期也廓復固請曰男女藐然並在齠齔僕一旦恭任養視無託父子之戀理有可矜廓因流涕稽顙主人曰君辭讓乃爾何容相逼願言不

獲渶爲歎恨就案上取一卷文書拘黯之既而廓謝恩辭歸主人曰君不欲定省先亡乎乃遣人將廓行經歷寺署甚衆未得一垣城門樓並蓋囹圄也將廓入中斜趣一閤有諸屋宇聯填街接而甚陋弊次有一屋見其所生母羊氏在此屋中容服不佳甚異平生見廓驚喜戶邊有一人身面傷瘓形類甚異呼廓語廓驚問其誰羊氏謂廓曰此王夫人汝不識耶王夫人曰吾在世時不信報應雖復無甚餘罪正坐鞭撻婢僕過苦故受此罰亡來楚毒殆無暫休今特少時寛隙耳前喚汝姊來望以自代竟無所益徒爲憂

聚言畢涕泗王夫人卽廓嫡母也廓姊時亦在其側有頃使人復將廓去經涉巷陌閭里整頓似是民居末有一宅竹籬茅屋見父披被著巾凭案而坐廓入門父揚手遣廓曰汝既蒙罷可速歸去不須來也廓跪辭而歸使人送廓至家而去廓今太子洗馬是也

宋卞悅之濟陰人也作朝請居在潮溝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取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千徧轉觀世音經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巳丑歲云云（右四驗出冥祥記）

唐京城眞寂寺沙門慧如少精勤苦行師事信行信

行亾後奉遵其法隋大業中因坐禪修定送七日不動衆皆歎異之以爲入三昧也既而慧如開目涕泣交流僧衆怪問之答曰火燒脚痛待視瘡畢乃説衆皆怪問慧如曰被閻羅王請行道七日滿王問須見先亾知識不如答欲見二人王即遣喚一人唯見龜來䑛慧如足目中淚出而去更一人者云罪重不可喚令就見之使者引慧如至獄門門閉甚固使呼守者有人應聲使者語慧如師急避莫當門立如始避而門開大火從門流出如鍛星迸著如脚被燒之舉目視門門已閉訖竟不得相見王施絹三十四固辭不許云已遣送後房衆僧爭往房視之則絹在牀矣其脚燒瘡大如錢百餘日乃愈至武德初卒眞寂寺即今化度寺是（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京都西市北店有王會師者其母先終服制已畢至顯慶二年内其家乃產一青黄母狗會師妻爲其盜食乃以杖擊之數下狗遂作人語曰我是汝姑新婦杖我大錯我爲嚴酷家人過甚遂得此報今既被打羞向汝家因即走出會師聞而涕泣抱以歸家而復還去凡經四五會師見其意止乃屈請市北大街中正是巳店北大牆後作小舍安置每日送食市人

及行客就觀者極衆投餅與者不可勝數此犬恒不離此舍過齋時而不肯食經一二歲莫知所之

唐居士李信者并州文水縣之太平里人也身爲隆政府衛士至顯慶年冬隨例往朔州赴蕃乘赤草馬一疋并將草駒是時歲晩凝陰風雪嚴厚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蕃期逼促撾之數十下馬遂作人語謂信曰我是汝母爲生平避汝父將碩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是汝妹也以力償債向子汝復何苦較逼如是信聞之驚愕流涕不能自勝乃拜謝之躬脫鞍轡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馬遂前行信負鞍轡隨之至家信兄弟等見之悲哀相對別爲廄櫪養飼有同事母屈僧營齋合門莫不精進鄉閭道俗咸歎異之時工部侍郎温無隱岐州司法張金停俱爲丁艱在家聞而奇之故就信家顧訪見馬猶在問其由委並如所傳（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校量篇第五十七

述意部

蓋聞濬知一揆圖度萬端業行黑白受報升降大小方音長短別域德有隱顯行有淺深是以羣聖降迹緣感斯應或標奇顯相或韜形晦跡軌轍雖殊弘道

罔異若不校量罕知優劣也

施田部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須達過去世時有一婆羅門名曰比藍端正無比聰慧第一財富無量不可億數比藍曰財寶所有皆悉非常我不用之欲施窮乏即設大壇人民雲集皆來至所時比藍欲瀑自手傾於軍持而水不出大用愁憂今我大祠將有何過而水不出即時天人於虛空中語比藍言汝施大好無能過者但所施人盡是邪偽倒見之徒不堪受汝恭敬之施以是之故水不能出於是比藍聞天人語意便

開解即作誓言今我所施用成無上正眞之道審如所願者令我寫水當墮我手作誓願已便傾瀑瓶水即墮手諸天讚言如汝所願成佛不久爾時比藍布施貧乏衣服飲食十二年中盡用布施無所藏積佛告須達爾時比藍婆羅門者今我身是而我所施亦好其心亦好受者不好所施雖多獲報甚少而今我法眞妙清淨弟子正眞所施雖少獲報甚多於十二年所作布施及閻浮提一切人民計其功德不如布施一須陁洹人其福甚多過出其上施百須陁洹并前福報不如施一斯陁含人施百斯陁含并前福報

不如施一阿那含人施百阿那含并前福報不如施一阿羅漢施百阿羅漢并前功德不如施一辟支佛施百辟支佛百阿羅漢百阿那含百斯陁含百須陁洹及施閻浮提人所得功德不如起塔僧坊精舍衣食等供養過去來今四方衆僧給其所須計其功德過前所作功德將前所作福德不如施佛一人功德甚多不可復計雖供養佛并前施功德不如有人一日之中受三自歸入關齋若持五戒所得功德逾過於前百千萬倍不可為喻復以持戒之福并合集前一切功德不如坐禪慈念衆生經一食頃所得功德

逾過於前百千萬倍復合前功德不如聞法執在心懐思惟四諦比前功德最尊第一無有過上於是須達聞法踊躍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

十地部

如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告彌勒菩薩我今為汝說菩薩所得功德地法初地菩薩猶如初月光明未顯然其明相皆悉具足二地菩薩如五日月三地菩薩如八日月四地菩薩如九日月五地菩薩如十日月六地菩薩如十一日月七地菩薩如十二日月八地菩薩如十三日月九地菩薩如十四日月十地

菩薩如十五日月圓滿可覩明相具足其心澹泊安住不動不沒不退住首楞嚴三昧又無性攝論釋云謂於初地達法界時徧能通達一切地者若於初地正通達時速能通達後一切地此種類故如有頌言

如竹破初節　餘節速能破　得初地眞智
諸地疾當得

福業部

依增一阿含經云一閻浮提人福德等一鐵輪聖王福一鐵輪王福等一東弗于逮人福上二天下人福等一銅輪王福一銅輪王福等一俱耶尼人福上三天下人福等一銀輪王福一銀輪王福等一鬱單越人福上四天下人福等一金輪王福一金輪王福等一四天王天人福一四天王天人福等一天王福一天王福等一三十三天人福一三十三天人福等一帝釋福一帝釋福等一燄摩天人福一燄摩天人福等一天王福如是展轉校量乃至非想天福不可思量又正法念經云如三十三天受五欲樂喻如金輪王所受之樂比於天樂十六分中不及其一所受天身無有骨肉亦無汗垢不生嫉妬其目不眴衣無塵垢無有煙霧亦無大小便利之患其身光明能有遠

照轉輪聖王都無此事於已妻子不偏攝受離於嫉妬飲食自在無有睡眠疲極等苦轉輪王等都無此事此諸天等初生之時歌儛音樂無有教者不從他學以善業故自然皆知退時善業盡故一切皆忘忉利下天尚有大樂況上天樂難可為比如是展轉校量從下向上乃至非想非非想天不可為比

罪業部

如十輪經云佛言若有剎利栴陀羅王於三寶所起於惡心一切諸佛所不能救譬如壓油一一麻中皆生諸蟲以壓油轉而壓取之即便得油此壓油人於其日夜為應定殺幾所衆生若復有人以是十輪而壓油者一輪一日一夜壓油千斛如是乃至滿於千年是壓油人得幾所罪地藏菩薩言甚多世尊無能知是人罪量其數多少唯佛知之佛言譬如十輪之罪等一婬女舍其舍有千女人皆為求欲如是十婬女舍其罪等一酒家如是十酒家等一屠兒舍如是十屠兒舍罪等一剎利栴陀羅居士栴陀羅十輪中等於一輪一日一夜罪爾時世尊而說偈言

十輪罪等一婬舍　十婬罪等同一酒
十酒罪等一屠兒　十屠兒罪等一王

襍行部

如樹提伽經偈云

何物高於空　我德高於空　何物重於地
相德重於地　何物多草木　亂想多艸木
何物疾於風　意念疾於風　何物得生天
十善得生天　何物服人身　五戒服人身
何物落地獄　十惡落地獄　何物墮畜生
觝突墮畜生　何物堅金剛　無著堅金剛
何物輭鵝毛　心柔輭鵝毛　何物香栴檀
持戒香栴檀　何物明日月　佛光明日月
何物安於山　坐禪安於山　何物動於地
三界動於地　何物冣清淨　泥洹最清淨
何物最穢濁　生死最穢濁　何物冣爲高
家和最爲高　何山最爲明　須彌冣爲明
何國最爲樂　舍衛最爲樂　何國饒人民
迦夷國饒人　何物戲溪山　麋鹿戲溪山
何物樂蘂林　狐狢樂蘂林　何物墮風塵
沙礫墮風塵　何物戲深淵　鯉魚戲溪淵

又襍阿含經云有天子說偈問佛云

何戒何威儀　何得何爲業　慧者云何住

云何往生天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遠離於殺生　持戒自防禦　害心不加生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與取　與取心欣樂
斷除賊盜心　是則生天路　不行他所愛
遠離於邪婬　自愛知止足　是則生天路
自爲已及他　爲財及戲笑　妄語而不爲
是則生天路　斷除於兩舌　不離他親友
常念和彼此　是則生天路　遠離不愛語
輭語不傷人　常說淳美言　是則生天路
不爲不成說　無義不饒益　常順於法言
是則生天路　聚落若空地　見利言我有
不行此貪想　是則生天路　慈心無害想
不害於衆生　心常無怨結　是則生天路
苦業及果報　二俱生淨信　受持於正見
是則生天路　如是諸善法　十種淨業跡
等受堅固持　是則生天路

時釋提桓因說偈問佛云

何法命不知　何法命不覺　何法鎖於命
何法爲命縛

爾時世尊說偈答言

色者命不知　諸行命不覺　身鎖於其命

愛縛於命者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手捉團土大如棗果告諸比丘云何我手中團土為多大雪山中土石為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手中土少耳彼雪山土石甚多乃至算數不得為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知四聖諦苦集滅道者如我所捉團土不如實知者如大雪山土石爾時世尊以爪甲擎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甲上土為多此大地土多諸比丘白佛言世尊世尊甲上土甚少耳此大地土甚多乃至算數不可為比佛告諸比丘若諸衆生形可見者如甲上土其形微細不可見者如大地土如是陸地如是水性亦爾如得人道者如甲上土墮非人者如大地土如是生中國者如甲上土生邊地者如大地土如是成聖慧眼者如甲上土不成聖者如大地土如是知法律者如甲上土不知法律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其父母者如甲上土不知有父母者如大地土如是知受齋戒者如甲上土不知受齋戒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人中者如甲上土從地獄命終還生

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衆生從地獄畜生餓鬼命終生天上者如甲上土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如是從天命終還生天上者如甲上土從天命終還生地獄畜生餓鬼者如大地土

方土部

如起世經云閻浮提洲有五事勝瞿陁尼弗婆提鬱單越閻摩世一切龍及金翅阿脩羅等何等為五一勇健二正念三佛出世處四是修業地五行梵行處瞿陁尼洲有三事勝閻浮提洲一饒牛二饒羊三饒摩尼寶弗婆提洲有三事勝一洲寬大二並含諸渚三洲甚勝妙鬱單越洲有三事勝一彼人無我我所二壽命最勝三有勝上行閻摩世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有自然衣食一切龍及金翅鳥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身形大三宮殿寬博阿脩羅中有三事勝一壽命長二形色勝三受樂多四天王天有三事勝一宮殿高二宮殿妙三宮殿有勝光明三十三天有三事勝一長壽二色勝三多樂餘上四天及魔身天等同三十三天有前三勝閻浮提有五事勝餘諸天如上所說頌曰

惡多難算　善少可陳　人天益寡

濁趣如塵　貴賤交易　貧富異因
校量優劣　樂苦昇沉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五

校譌

第八紙九行鬱宋南藏作欝　第十六紙八行子宋南藏作了　第二十四紙十行並南藏作昔

音釋

拔（武粉切揩拭也）駁（北角切色不純也）浩（房尤切地名）唅（胡南切與含同）𣪎（鉏鉗切占）葅（側於切淹菜為葅）齠齔（齠田聊切齔初覲切毀齒也）黷（大活切也）楯（食尹切欄楯也）囹圄（囹音令圄音語囹圄獄名）隟（丘逆切與隙同）舐（甚爾切也）

舐（典爾切䑛也）狢（易各切獾狢也）礫（郎狄切小石也）

金壇居士于王俊莊貢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五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金陵沈一科刻
萬曆辛卯冬靑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

述意部

惟夫三藏浩瀚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聞苦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啓悟清詞妙氣鬱若芬蘭峻旨宮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抽其幽宗龍樹振其絕緒提婆析其名數羅漢總其條理並翼贊妙典俘剪外學迷津見衢長夜逢曉繼釋典之高範表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盛哉祇園若在鹿苑如

見誠未證果趣佛道也

菩薩部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摩耶經六百年）出自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種也弱狀奇擧以文談見稱天竺俗法論師文士皆執勝相以表其德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冠杖銘其天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當執此刀周遊諸國文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時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鳴詣而候馬見其端坐林下志氣淵然若不可測神色謙退似

而可屈遂與言沙門說之敢有所盟要必屈汝我若
不勝便刎頸相謝沙門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扣
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
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
免於言眞可愧耳還謝其屈便欲自刎首沙門止之
汝以自刎謝我當隨我意剃汝周羅為我弟子即以
理伏落髮授簪受具足戒坐則文宣佛法遊則闡揚
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
宗以為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文身子之疑聖
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染翰之初著論之始未嘗不

稽首馬鳴作自歸之偈謙讓憑其冥照以自悟為今
天竺諸王勢士皆為之立廟宗之若佛評有之曰
龍樹菩薩傳弁付法藏傳云有一大士名曰龍樹（依傳一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依奘法師傳云西梵正音名為龍猛舊訛略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人錄稱佛滅後七百年出世）天聰奇悟事不再問建
立法幢摧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豪貴
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少小聰
哲才學超世本童子時處在襁褓聞諸梵志誦四韋
陁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字皆即照了達
其句味弱冠馳名擅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

餘道術無不綜練有友三人天姿奇秀相與議曰天
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旨增長智慧若斯之事吾
等悉達更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有追
求好色縱情極欲寔是一生上妙快樂宜可共求隱
身之藥事若斯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
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才智高遠生
大憍慢輕芥群生今以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
窮博達所不知者唯此賤術若授其方則永見棄且
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師資可久即便各授青
藥一丸而告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瞼形

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聞香即便識之分
數多少錙銖無失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
七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問其所由龍
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
足為怪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人者聞
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悋斯術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
人依方和合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入
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後懷妊者衆尋
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為
怪乃爾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王言凡

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衛斷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呪滅王用其計依法為之見四人跡從門而入時防衛者驟以聞王王將勇士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七尺內刀所不至龍樹歛身依王而立於是始悟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汙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讀誦愛樂恭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摧伏請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復瞿曇門入爾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蚊虻比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耀日月以須彌山等葶藶子我觀仁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師恒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句義未盡我今宜可更

敷演之開悟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獨處靜室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入體得寶利龍之心念而問之曰汝今看經為徧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閻浮提龍王問言忉利天上釋提桓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處比此易可稱數爾時龍樹既得諸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忍具足龍知悟道還送出宮時南天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擊難不逮稽首禮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都盡如是展轉乃至無數廣開分別摩訶衍義造憂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味深邃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樹菩薩所作已辦將去此土問法師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仁者實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咸怪破

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竺諸國並為立廟種
種供養敬事如佛焉

羅漢部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智慧最為第一
如佛偈說

一切眾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部經通解一切
義是時摩伽陀國有龍王兄弟一名姞利二名阿伽
羅降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春之月大

集龍處為設大會作樂談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
集未替此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子三
為大臣四為論士爾時舍利弗以八歲之身問眾人
言此四高座為誰敷之眾人答言為國王太子大臣
論士是時舍利弗觀察時人無勝己者便昇論牀結
跏趺坐眾人疑怪或謂愚小無知或謂智量過人雖
復嘉其神異而猶各懷自矜恥其年小不自與語皆
遣年少傳言問之其答曆旨辭理超絕時諸論師歎
未曾有愚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歡喜即命有司封
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擊振鈴告言宣示一切十

六大國無不慶悅（如四分律云舍利弗具足四辯一法辯二義辯三詞辯四了了辯若具此辯而外道不伏者無有是處又勝思惟論云菩薩有七種德皆依樂說辯才何等為七一捷樂說辯才二無滯學說辯才三堅固樂說辯才四了了樂說辯才五不怯弱樂說辯才六相應樂說辯才七任放樂說辯才此辯地菩薩得）是時吉古師子名拘律陀姓大目揵
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智德行互同行則俱遊住則
同止少長繾綣結要始終後俱猒世出家學道作梵
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以問於師師名訕闍耶
而答之言自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耶
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連在足邊立二人
喘喘其師將終乃愍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

之言世俗無眼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國王死其大
夫人自投火積求同一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處
殊絕是時二人筆受師語欲以驗其虛實後有金地
商人遠來摩伽陀國以疏驗之果如師語乃撫然歎
曰我等非其人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
甘露要畢相報（故佛本行經云是時舍利弗見馬宿比丘入城乞食城內一切人民各共讚論說偈云　巧攝諸根識進止坦靜定含笑出美言此必釋種子　是時舍利弗即請云汝大師德術亦勝汝耶爾時阿濕波踰多隋云馬宿即說偈報言　如芥對須彌　牛跡比大海　蚊蚤並金翅　我與彼亦然　假使聲聞度彼岸成就諸地御弟子於彼師邊不入數與彼世尊威德別於是舍利弗復問說偈云　諸法因緣生亦從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說如是去　舍利弗聞已即得見諦得法眼淨舍利弗

既得須陀洹果復向目連亦說是偈目連聞舍利弗
說亦得須陀洹果於是舍利弗目連二人將五百弟
屬同詣佛所皆得阿羅漢果依四分律及餘經
等皆云千二百五十人至於佛所得阿羅漢果依問
論曰何以名舍利弗答曰是母所作字伽陁國是中
有大城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論師名
摩陁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
摩陁羅遂有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此
女爲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麤大名拘絺羅秦言大膝既有
居家畜養男女所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
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於十八種大
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鍱鍱腹

人問其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是故鍱
之又問頭上何故戴火答言以大暗故衆人言日日
出照明何故言暗答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
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黑衆人言汝但
未見婆羅門摩陁羅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
是婆羅門逕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問是何人
衆臣答言南天竺有一婆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
求論處故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衆人而告之曰有
能難者與之論議摩陁羅聞之自疑我以塵故不復
業新不知我今能與論不俛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

牛方相觝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是彼以此爲
占知誰勝此牛不如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
我將不如欲入衆時見有毋人挾一瓶水正在其前
蹶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不吉甚大不樂既入衆中
見彼論師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不如事不獲已
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王大歡喜大智明人
遠入我國復欲爲之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
來便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國全家之
道今摩陁羅論議不如應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
勝人復以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彼人是時摩陁羅

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妻汝男兒相累今欲
遠出他國以求本志提舍納其女爲婦其婦懷妊夢
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杵摧諸山而在大山邊
立覺已白其夫言我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
一切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舍利懷妊
以其子故毋亦聰明大能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
論每屈不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況出
生即捨家學問至南天竺不剪指爪讀十八種經書
令皆通利是故時人名爲長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
之後裹以白氎以示其父其父思惟我名提舍逐我

名字字為憂波提舍（憂波秦言逐提舍是星名）是為父母作字衆人以其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為舍利弗（弗秦言子也）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為本願因緣以名舍利弗問曰若爾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衆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弗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間有一大樹名尸奢波其樹陰下多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門遙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明多聞之中冣第一者作是語已阿難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幾葉爾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爾時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樹有幾多葉爾時阿難仰觀樹已即知婆羅門等所摘藏葉若干百數便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便即過去爾時彼等婆羅門輩生希有心

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悉各出家成羅漢果（略述一二餘備經文）頌曰

樞機巧對辯　善誘令心伏　入木潤焦芽
三明啓瞽目　來問各不同　訓答皆芬郁
冀捨四龍驚　亦除二鼠逼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庵羅熟
妙智方縟錦　詞淡同霧縠　善學乖梵爪
眞言異鍱腹

感應緣（略引門驗）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符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正大弘佛法符堅初敗群鋒互起戎妖繼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益由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清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為偽秦著作郎後遷至黃門侍郎武威太守為人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無所迴避符堅

末年寵惑鮮卑惰於治政因歌諫曰
昝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清是誰攪令濁
堅動容曰是朕也又歌曰
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早歸命釋迦文今來投大道
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春秋六十餘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姚嵩特加禮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之松柏興勑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窪流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即勑給俸卹使力人轝輿後謂嵩曰此乃四海標領何獨鄴衛之松柏耶於是美譽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決品云天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標出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

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於世叡弘讚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七矣

晉沙門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拳高論適時無人能抗陳留阮瞻頴川庾凱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宗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故孫綽為之贊曰
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竟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彌漫蘭風肹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至于長安貌雖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塵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琅耶王茂弘以見淵鼻高

眼淚毋戲弄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
高則不靈淵不淚則不清時人以爲名答

愚顛篇第五十九

述意部

夫愚惷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滯三有沉
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恒開問者口爽發語成狂洪
癡不得振其翼名愛不得遲其足採善心於毫芒狀
凶頑於虎口魚魯不辨菽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
焉

般陁部

如善見律云般陁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陁母本
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
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
私通卽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
子奴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
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貧無財寶云何生活女
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
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
在外藏舉計得二人重已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
便假著婢服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處

住止一二年中卽懷胎欲產心自念言我今在此若
產無人料理思念憶母欲得還家共壻籌量奴壻不
去云何得歸必當殺我壻入山斫樵不在於後閉戶
而去壻還不見其婦卽問比鄰見我婦不答言汝婦
已去其夫卽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語婦
言汝爲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須去耶婦聞卽還其
後未久以復懷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
壻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生故便字爲般
陁般陁兒弟與諸同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
類罵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我兒聞此

呵還家啼泣問母此事其母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
肯飲食母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已便
語母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母不許二兒啼泣不
已母共壻籌量卽共往送到已門外遣人通知父母
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者卽遣人迎二
兒入入已以香湯洗浴著衣纓絡抱取二兒置兩膝
上問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貧乏耶二兒答
言他方貧窮賣樵自活母聞慈念卽以囊盛金遣送
與女語言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住處
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年大爲其取婦翁婆

年老臨欲終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其兒以家事付弟出家不久即得羅漢其弟耽俗後往兄所求欲出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忘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當遣還家即牽袈裟驅令出門門外啼哭不欲還家爾時世尊以天眼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緣往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答世尊兄驅因緣佛知非聲聞能度是以牽出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氎與周羅般陀汝捉此氎向日而挼當作是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即入聚落受毗舍佉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得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　見法得安樂　先無恚惱樂
不害於衆生　世間無欲樂　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　是爲第一樂

爾時周羅般陀逢聞此偈即得阿羅漢果又增一阿含經云朱利般特佛敎執掃箒令誦掃忘箒誦箒忘掃乃經數日始得掃箒更名除垢般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箒掃除諸結縛又新婆沙論云兒授伽陀一偈經四月誦不得兒訶擯出爾時世尊見啼愍之即以神

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爲授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從外來者汝皆可爲拭革屣上所有塵垢小路敬諾如敎奉行至日暮時有一苾芻革屣極爲塵垢所著小路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苦拭而不能淨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染著猶不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問小路何緣如此闇鈍答尊者小路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爲他受文解義及理廢忘由彼業故今得如是極闇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羅痆斯城作販豬人縛五百豬口運置船上渡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通故豬已死由彼業力如是闇鈍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閉塞瞿陀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故闇鈍如是又處處經云佛言昔者朱利般特比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解垢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肯敎人後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呼人敎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具足敎人得福不可計也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

一比丘字朱利般特新作出家𡨋性暗塞佛令五百阿羅漢日日敎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𡨋佛愍傷之授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足為奇今當為汝解說其義豁然心開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卿為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為吾是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申臂遥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衆會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暗塞五百道人傳共敎之數年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勑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宫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暗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絞死佛以道眼遥見如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咄比丘何為作此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悋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暗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賤於是世尊現神光像為說偈言

自愛身者　慎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為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還為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願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為惡自受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悚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還爲說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受佛敎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悉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呵譴念其愚癡不曉達嚫心爲之疲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爲達嚫音如雷震清詞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得羅漢爲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官皆得須陁洹道

襍癡部凡一十二段

打蚊

十誦律云佛爲諸比丘說本生經云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其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絞曬待歸爾時大熱眼闇道中見一樹便以衣襲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兒見已父疲極睡臥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飲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父頭即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讎　不與無智親　愚爲父害蚊
　蚊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爲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臥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我知出法我捉樹枝汝捉我尾展轉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主語展轉相捉小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爾時樹神便說偈言
　是等騃榛獸　癡衆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出月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主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獼

猴者今六群比丘是爾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如是

妬影

襍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葡萄酒甕內欲取酒夫妻兩人互見人影二人相妬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鬬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有三毒生死不絕

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僧安居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施物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分問二比丘言汝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羯磨即持衣物來置其前難陀分作三聚是二比丘間著一聚自向二聚不間立言汝聽作羯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兩聚并及我

如是我有三

問是羯磨好不答言好跋難陀擔衣欲去彼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

應與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亦奪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狙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狙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狙語言外甥是中作何等狙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即問狙言汝誰喜入淺答言是某狙誰喜入深答言是某狙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肉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肉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擊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狙者二老比丘是野干者跋難陀是是跋難陀前世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富家見三重樓
高廣嚴麗即作是念我有財錢不減於彼云何不造
即喚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答言是我所
作即便語言今爲我造木匠即便經地壘墼作樓愚
人見壘語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爲作最上屋木
匠答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
二云何得造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爲我
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世尊四輩弟子不勤
修敬三寶懶惰懈怠欲求道果不欲下三果唯欲得
第四阿羅漢果亦爲時人之所嗤笑如彼愚者等無

有異不依二乘次第先學大乘小後如是故佛藏經云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爲王作事日月經久
身體羸瘦王見憐愍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剝皮
嫌刀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磨刀令利
來下而剝如是數數往來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
懸駝上樓就石磨刀深爲人笑猶如愚人毀破禁戒
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反得其殃如懸駱駝
上樓磨刀用功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喻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水香積有年載方得
一車詣市賣之以其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
疲猒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得半車價直
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
便生退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番餅夫婦共分各食一餅
餘一番在共作要言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
爲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盜取其財物
一切所有盡畀賊手夫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

賊見不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復不語
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人爲一餅故見賊不喚
其夫拍手笑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爾世人聞之
無不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爲小名利詐現靜默
爲虛假煩惱種種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墜墮三
塗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嬉戲雖遭大
苦不以爲患如彼愚人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娉取二婦若近其一爲一所瞋
不能裁斷便在二婦中間正身仰卧值天大雨屋舍

霖漏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起避遂令二目俱失其明世間凡夫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眼如彼愚夫爲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唅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唅之婦來見夫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狀似石癰

以刀決之可得痊耳即便以刀決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吐米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効瞤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意王形相汝當効之此人見王眼瞤便効王瞤王問之言汝爲病耶爲著風耶何以眼瞤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瞤故効王也王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

國世人亦爾於佛法中欲得親近求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來法王爲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闕便生譏毀効其不是由是之故於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効王亦復如是

怖樹

百喻經云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來遥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便逃走復於後時遇惡知識惱亂不已

方還所去如是去來是爲愚惑頌曰

愛網結心闇　貪癡背智明　雖蒙慧炬照
愚昧猶自盲　頑戇恒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高友　何得悟神英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六

音釋

刎 武粉切割也　剃 他計切與剃同　錙銖 錙莊持切六銖曰錙銖音殊十黍曰銖　葶藶 葶音亭藶音歷葶藶艸名　赧 乃版切面赤也　纏綣 纏詰戰切綣詰戰切纏綣不分離貌　鏃 作木切　牴 典禮切觸也　闇 烏紺切　犖 力角切卓犖超絕也　嘲 陟交切言相調也　肸 黑乙切響布也　惷 丑降切愚也　譴 詰戰切責也　達嚫 嚫初覲切梵語也

云財抵嬈切觀切騃語駭切癡也狙壬余切獼屬嗤處脂切笑也嚅殊倫切與

瞿同

金壇居士于王德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六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溧水毛詩榮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詐偽篇第六十

述意部

夫至道無隔貴在忠言故出其言善則千里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咫尺如聾但救流末代人法訛替或憑眞以構偽或飾虛以詐眞良由人懷邪正故法通眞俗名利既侵則我人逾盛現親尚無附之況元來疎薄故難交友故經曰直心是道場不虛假故也

詐親部

如襍寶藏經云一切姧猾諂偽詐惑外狀似直內懷姧私是故智者應察眞偽爲如往昔有婆羅門其年既老耽娶小婦婦嫌夫老傍婬不已勸夫設會請諸少壯婆羅門等夫疑有妄不肯延致前婦之子墮於火中爾時少婦眼看不捉婆羅門言兒今墮火何故不捉婦即答言我自少來唯近己夫不近餘男云何令我捉此男子老夫聞已謂如其言便設大會集婆羅門爾時少婦便共交通老夫見已心懷忿恨即取寶物棄婦而去於其路中見一婆羅門便共爲伴至暮共宿明旦前行語老婆羅門言於昨宿處有一艸

葉著我衣裳我自少來無侵世物欲還草葉歸彼主人爾且停住待我往還老婆羅門深信其言倍生愛敬許當住待詐捉草葉入溝偃臥良久乃還葉云歸了老婆羅門因便利故即以寶物而用寄之此人尋後齎寶便走老婆羅門見偷巳物惋彼不已小復前行憩一樹下見一鸛雀口中銜草語諸鳥言我等共相憐愍集會一處而共住止爾時諸鳥皆信其言而來聚集時此鸛雀趣鳥飛後就他巢窠啄卵而食諸鳥將至更復銜草諸鳥知諂悉捨而去於此樹下更經少時見一外道出家之人身被衲衣安行徐步口云去去衆生老婆羅門而問之言何以並行口唱去去外道答言我出家人憐愍一切畏傷蟲蟻是故耳爾時婆羅門見其此語深生篤信尋至其家於其暮宿但聞歌儛之聲便出看之乃見出家外道住室有一地孔內出婦女與共交歡彈琴儛戲老婆羅門見巳天下萬物無一可信故說偈言

不捉他男子　以艸還主人　鸛雀詐銜草
外道畏蟲傷　口言唱去去　如是詐諂偽
都無可信者　來苦實難當

故涅槃經云佛言如我昔日所說偈言

一切江河　必有迴曲　一切叢林
必名樹木　一切女人　必有諂曲
一切自在　必受安樂

詐毒部

如襍寶藏經云時提婆達多作種種因緣欲得殺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反墮巳頭上即便悶絕躃地欲死醫不能治阿難白佛言世尊提婆達多被毒欲死佛憐愍故為說實語我從菩薩成佛巳來於提婆達多常生慈悲無有惡心者毒當自滅作是語巳毒即消滅諸比丘言希有世尊提婆達多恒起惡心於如來如來云何猶故治之佛言非但今日惡心向我過去亦爾即問佛言惡心於佛其事云何佛言過去之世迦尸國中有波羅柰城有二輔相一名斯那二名惡意斯那常順法行惡意恒作惡行好為讒構而語王言斯那欲作惡逆王即收閉諸天善神於虛空中出聲而言如此賢人實無過罪云何拘縛第二惡意劫王庫藏反著斯那王亦不信王言捉此惡意付與斯那仰使斷之斯那即赦惡意向王懺悔惡意自知有罪便兗向毗提醯王所

作一寶篋盛二惡蛇其毒具足令毗提醯王遣使送
與彼國王并及斯那二人共看莫示餘人王見寶篋
極以嚴飾心大歡喜即喚斯那欲共發看斯那答言
遠來之物不得自看遠來果食不得自食何以故彼
有惡人或能以惡來見中傷王言我必欲看慇懃三
諫王不用語復白王言不用臣語王自看之臣不能
看王即發看兩眼盲冥不見於物斯那憂苦愁悴欲
死遣人四出徧歷諸國遠覓良藥既得好藥以治王
眼平復如故爾時王者舍利弗是爾時斯那者我身
是爾時惡意者提婆達多是也

詐貴部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柰
國名迦尸時有弗盧醯大學婆羅門為國王師常教
學五百弟子時婆羅門家生一奴名迦羅呵常使供
給諸童子等是奴利根聞說法言盡能憶持此一時
共諸童子小有嫌恨便走他國詐自稱言我是盧醯
婆羅門子字耶若達多語此國師言我是波羅柰國
王師弗盧醯子故來至此欲從大師學婆羅門法師
答言可爾是奴聰明本已曾聞今復重聞悉能持
其師大喜即令教授五百門徒汝代我教我當往來

王家是師無有男兒唯有一女即告之曰耶若達多
當用我語汝莫還國我今以女妻汝答言從教共作
生活家漸豐樂耶若達多為人難可婦為作食恒瞋
生熟不能適口婦常念言脫有行人從波羅柰國來
者當從彼受飲食法然後供養夫主彼弗盧醯婆羅
門具聞是事便作是念我奴迦羅呵逃在他國當往
捉來或可得直便詣彼國時奴與諸門徒詣園遊戲
在於中路遙見本主即便驚怖密語門徒汝等還去
各自誦習門徒去已便到主前頭面禮足白其主言
我來此國稱道大家是我之父便投此國師大學經

典與女為婦願尊今日勿彰我事當與奴直奉上大
家主婆羅門善解世事即答言汝實我兒但早發遣
奴即將主歸家告家中言我所親來其婦歡喜為辦
種種飲食奉食訖已伺小空閑密禮婆羅門足而問
之曰我奉事夫飲食供養常不可意願尊指授本在
家時何所食噉常如先法為作飲食客婆羅門便即
瞋恚而作是念如是如是困苦他女汝但速發遣我
我臨去時教汝一偈使夫無言女聞歡喜辭出而還
即語夫言尊婆羅門故從遠來宜早發遣夫即念言
如婦所說宜應早遣莫令久住恐言漏失損我不少

便大與財物敕婦作食自行供之夫爲曹主求伴不在婦奉食訖禮足辭別請求先偈即敎偈言

　無親遊他方　欺誑天下人　麤食是常食
　細食復何嫌

今與汝此偈若彼瞋恚嫌食惡時便在其邊背面微誦令其得聞作是敎已便還本國是奴送主去已每至食時還復瞋恚婦於夫邊試誦其偈夫聞是偈心即不喜便作是念咄是老物發我瞋穢從是已後常作輭語求婦不瞋恐婦向人說其陰私佛告諸比丘時本主弗盧醯婆羅門者即我身是時奴迦羅呵者今闡陀比丘是彼於爾時已曾恃我凌他今復如是恃我勢力陵易他人

誑怖部

如智度論云一切諸法皆是虛誑衆生愚癡不識親踈瞋罵加害乃至奪命起此重罪故墮三塗受無量苦譬如山中有一佛圖彼中有一別房房中有鬼頻來恐惱道人故諸道人皆捨房去有一客僧來維那處分令住此室房而語之言此房中有鬼神喜惱人能住中者住客僧自以持戒力多聞故言小鬼何所能爲我能伏之即入房住暮更有一僧來求此住處

維那亦令在此房住亦語有鬼惱人其人亦言小鬼何所能爲我當伏之先入者閉戶端坐待鬼後來者夜闇打門求入先入者謂爲是鬼不爲開戶後來者極力打門在內僧人以力拒之外者得勝排門得入內者打之外者亦打至旦相見乃是故舊同學識已各相愧謝衆人雲集笑而怪之衆生亦復如是五陰皆虛無我無人取相鬬諍橫加毒害若披解在地但有骨肉無人無我是故菩薩語衆生言汝等莫於根本空中鬬諍人身尚不可得何況値佛

詐畜部

如舊雜譬喩經云昔有婦人富有金銀與男子交通盡取金銀衣物相逐俱去到一急水河邊男子語言汝持財物來我先度之當還迎汝男子度已便走不還婦人獨住水邊愁苦無人可救唯見一野狐捕得一鷹復見河魚捨鷹捨魚魚既不得復失本鷹婦語狐曰汝何太癡貪捕其兩不得其一狐言我癡尚可汝癡劇我也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非時連雨七日不止諸放牧者七日不出時有餓狼饑行求食徧歷七村都無所得便自剋責我何薄相經歷七村都無所得不如守齋住還山林自於窟穴咒

願言使一切衆生皆得安隱然後攝身安坐閉目帝釋至齋日月乘伊羅白龍象觀察世間持戒破戒到彼山窟見狼閉目思惟便作是念咄哉狼獸甚爲奇特人尚無此心況此狼獸而能如是便欲試之知其虛實釋即變身化爲一羊在窟前住高聲命群狼時見羊便作是念奇哉齋福報應忽至我遊七村求食不獲今暫守齋餚餼自來厨供已到但當食已然後守齋即便出穴往趣羊所羊見狼來便驚騁走狼便尋逐羊去不住追之既遠羊化爲狗方口耽耳反來逐狼急聲喚之狼見狗來驚怖還走狗急追之劣乃得免還至窟中便作是念我欲食彼反欲噉我爾時帝釋便於狼前作跛脚羊鳴喚而住狼作是念前者是狗我饑悶眼華謂爲是羊今所見者此眞是羊復更諦觀看耳角尾眞實是羊便出往趣羊復驚走騁逐垂得復化作狗反還逐狼亦復如前我欲食彼反欲見噉時天帝釋即於狼前化爲羔子鳴群喚母狼便瞋言汝作肉段我尚不出況爲羔子而欲見欺還更守齋靜心思惟時天帝釋知狼心念還齋猶作羊羔於狼前住狼便說偈言

若眞實是羊　猶故不能出　況復作虛妄
如前恐怖我　見我還齋已　汝復來見試
假使爲肉段　猶尚不可信　況作羔羊子
而詐喚咩咩

於是世尊而說偈言

若有出家人　持戒心輕漂　不能捨利養
猶如狼守齋

又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乃往古昔有一摩納在山窟中誦刹利書有一野狐住其左右專聽誦書心有所解作是念言我解此書語足堪作諸獸中王作是念已便起遊行逢羸瘦野狐便欲殺之彼言何故殺我答言我是獸王汝不伏我是以相殺彼言願莫殺我我當隨從於是二狐便共遊行復逢一狐又欲殺之問答如上亦言隨從如是展轉伏一切狐便以群狐伏一切象復以衆象伏一切虎復以衆虎伏一切師子遂權得爲王既作王已復作是念我今爲獸中王不應以獸爲婦便乘白象率諸群獸不可稱數圍迦夷城數百千帀王遣使問汝諸群獸何故如是野狐答言我是獸王應娶汝女與我者善若不與我當滅汝國還白如此王集群臣共議唯除一臣皆云應與所以者何國之所恃唯賴象馬我有象馬彼有師

子象馬聞氣惶怖伏地戰必不如爲獸所滅何惜一
女而喪一國時一大臣聰叡遠略而白王言臣觀古
今未曾聞見人王之女與下賤獸臣雖弱昧要殺此
狐使諸群獸各各散走王即問言何計將兵馬出大
臣答言王但剋期戰日先當從彼求索一願願令師
子先戰後吼彼謂吾畏必令師子先吼後戰王至戰
日當勑城內皆令塞耳王用其語遣使剋期共求上
願至于戰日復遣信求然後出軍軍鋒欲交野狐果
令師子先吼野狐聞之心破七分便於象上墜落于
地於是群獸一時散走佛以是事而說偈言

野狐憍慢盛　欲求其眷屬　行到迦夷城
自稱是獸王　人憍亦如是　領統於徒衆
在摩竭之國　法主以自號

爾時迦夷王者我身是聰叡大臣者舍利弗是野狐
王者調達是諸比丘調達往昔詐得眷屬今亦如是
故佛說偈云

善人共會易　惡人共會難
善人共會難　惡人共會易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
名波利耶多(隋言彼節)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鬘師其
人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
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
龜壞華園主即捉置於一篋篋中將欲殺食彼龜作
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即向園主而
說偈言

我從水出身有泥　汝且置華洗我體
我身既有泥不淨　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得不
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篋作是念已即
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人即提龜出置

於石上拔水欲洗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投沒水時
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乃能如是誑
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出水時華鬘師即
向彼龜而說偈言

賢龜諦聽我作意　汝今親舊甚衆多
我作華鬘繫汝咽　悉汝歸家作喜樂

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妄言誑我彼師母患
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
誑我欲食我故誘我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
偈言

汝家造酒欲會親　廣作種種諸味食
汝至家內作是語　龜肉煑已脂糕頭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欲知彼時入水龜者我身是也華鬘師者魔波旬是其於爾時欲誑惑於我而不能著今復欲誑何由可得又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於大海中有一大虬其虬有婦身正懷妊忽然思欲獼猴心食以是因緣其身羸瘦萎黃宛轉戰慄不安時彼特虬見婦身體如是羸瘦無有顏色見已問言賢善仁者汝何所患欲思何食我不聞汝從我索食何故如是時其牸虬默然不報其夫復問汝今何故不向我道婦報夫言汝若能與我隨心願我當說之若不能者我何暇說夫復答言汝但說看若可得理我當方便會覓令得婦即語言我今意思獼猴心食汝能得不夫即報言汝所須者此事甚難所以者何我居大海猴在山樹何由可得婦言柰何若不得是物此胎必墮我身不久恐取命終是時其夫復語婦言賢善仁者汝且容忍我今求去若成此事淡不可言則我與汝並皆慶快爾時彼虬即從海出至於岸上去岸不遠有一大樹名優曇婆羅（隋言水瀃）時彼樹上有一大獼猴在於樹頭取果子食是時彼

虬既見獼猴在樹上坐食於樹子見已漸漸到於樹下到已即便共相慰喻以美語言問訊獼猴善哉善哉婆私師吒在此樹上作於何事不甚辛勲受苦惱耶求食易得無疲倦不獼猴報言如是仁者我今不大受於苦惱虬復重更語獼猴言汝在此處何所食噉獼猴報言我在優曇婆羅樹上食噉其子是時虬復語獼猴言我今見汝甚大歡喜徧滿身體不能自勝我欲將汝作於善友共相愛敬汝取我語何須住此又復此樹子少無多云何乃能此處願樂汝可下來隨逐於我我當將汝度海彼岸別有大林種種諸樹華果豐饒獼猴問言我云何得至彼處海水深廣甚難越度云何堪度是時彼虬報獼猴言我背負汝將度彼岸汝今但當從樹下來騎我背上爾時獼猴心無定故狹劣愚癡心生歡喜從樹而下上虬背上欲隨虬去其虬內心生如是念善哉善哉我願已成即欲相將至自居處及獼猴俱沒於水猴問虬言善友何故忽沒於水虬即報言我婦懷妊彼如是思欲汝心食以是因緣我將汝來爾時獼猴作如是念嗚呼我今甚不吉利自取磨滅作何方便而得免此急速厄難不失身命復如是念我須誑虬作是念已而

語虬言仁者善友我心留在優曇婆羅樹上寄著不持將行仁於當時云何不依實語我知今須汝心我於當時即將相隨善友還迴放我取心得已還來爾時彼虬聞獼猴語已二俱還出獼猴見虬欲出水岸是時獼猴努力奮迅捷疾跳躑出大筋力從虬背上跳下上彼優曇大樹之上其虬在下少時停待見猴淹遲不下而語之言親密善友汝速下來共汝相隨至於我家獼猴默然不肯下樹虬見獼猴經久不下而說偈言

善友獼猴得心已　願從樹上速下來
我當送汝至彼林　多饒種種諸果樹

爾時獼猴作是思惟此虬無智即說偈言

汝虬計校雖能寬　而心智慮甚狹劣
汝但審諦自思忖　一切衆類誰無心
彼林雖復子豐饒　及諸菴羅等妙果
我今意實不在彼　寧自食此優曇婆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當知彼時大獼猴者我身是也彼虬者魔波旬是於時猶尚誑惑於我而不能得今復欲將世間五欲之事而來誘我豈能動我此之坐處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烏梟共相怨憎烏待晝日知

梟無見踰殺群梟散食其肉梟便於夜知烏眼闇復啄群烏開穿其腹亦復散食畏晝畏夜無有竟已有一智烏語衆烏言已為怨憎不可求解終相誅滅勢不兩全宜作方便殄覆諸梟然後我等可得歡樂若其不爾終為所敗衆烏答言當作何方得滅讐賊智烏答言爾等衆烏拔我毛羽破我頭我當設計要令殄覆即如其言憔悴形容向梟穴外而自悲鳴聞其聲已便言今爾何故破傷來至我所烏語梟言衆烏讐我不得生活故來相投以避怨惡時梟憐愍遂便養給恒與殘肉日月轉久毛羽平復烏作微計銜乾樹枝并諸艸木著梟穴中似如報恩梟語烏言何用是為烏即答言孔穴之中純是冷石用此草木以御風寒梟以為爾默然不答而烏於是即求守孔穴作給使令用報恩時會梟雪寒風猛盛衆梟率爾來集孔中烏得其便尋生歡喜銜牧人火用燒梟孔衆梟一時於孔焚滅爾時諸天說偈言曰

諸有宿嫌處　不應生體信　如烏詐託善
焚滅衆梟身

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為孔雀王從妻五百棄其舊匹欲娶青雀為妻其青雀唯食甘露好果孔雀為

妻曰行取之其國王夫人有疾夢覩孔雀云其肉可爲藥寤已啓聞王令獵士疾行索之夫人曰有能得之者娉以季女賜金千斤國諸獵士分布行索覩孔雀王從一青雀在常食處即以蜜麨每處塗樹孔雀輙取以供其妻射師以蜜麨塗身踞坐而候孔雀取麨人應手獲之焉孔雀曰子之勤身必爲利也吾示子金山可爲無盡之寶子原吾命矣獵者又曰大王賜吾千斤金妻以季女豈信汝言乎勉以送獻汝矣孔雀見王曰大王懷仁潤無不周願納微言乞得少水吾以慈咒服之疾瘳矣若其無效受罪不晚王順其意夫人服之衆疾皆瘳華色煒曄宮人皆然舉國歎王弘慈全孔雀之命獲延一國之壽孔雀曰願得投身于彼大湖幷咒其水率土黎民衆疾可瘳若有疑妄願以杖棰吾足王曰許可孔雀如之國人飲水並皆得力聾聽盲視瘖語躄伸衆疾皆然夫人疾除國人並得無病兼無害孔雀之心孔雀具知向王陳曰受王生潤之恩吾報濟一國之命報畢乞退王曰可爾雀即翔飛升樹重曰天下有三癡王曰何謂三耶一者吾癡二者獵士癡三者大王癡王曰願釋之也雀曰諸佛重戒以色爲火燒身危命貪色之由也

吾捨五百供養之妻而貪青雀索食供之有如僕使爲狂網所得殆危身命斯吾癡也獵者之癡吾至誠之言捨一山之金棄無窮之寶信夫人邪僞之欺望季女之妻覩世狂愚皆斯類矣損佛眞誠之戒信鬼魅之欺酒樂婬亂或度破門之禍或死入太山其苦無數忍還爲人猶無羽之鳥欲飛升天豈不難哉婬婦之妖蠱諂彼魅魅靡不由之亾國危身而愚夫尊之萬言無一誠也而射師信之斯謂獵者愚矣王得天醫除一國疾諸毒都滅顏如盛華巨細欣賴而王放之王始欲殺吾以因療夫人疾斯謂王愚矣佛告舍利弗孔雀王者自是之後周旋八方輙以神藥慈心布施愈衆生病孔雀王者吾身是也國王者舍利弗是也獵者調達是也夫人者調達婦是菩薩慈慧度無極行布施如是又襍寶藏經云佛言乃往過去時有蓮華池多有水鳥在中而住時有鶴雀在於池中徐步舉脚諸鳥皆言此鳥善行威儀徐序不惱水性時有白鵠而說偈言

舉脚而徐步　音聲極柔輭　欺誑於世間　誰不知諂譺

鶴雀語言何爲作此語來共作親善白鵠答言我知

汝諂誑終不親善汝欲知爾時鵝者即我身是也爾
時鸛雀者今提婆達多是也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
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衆而隨從之雞
冠極赤身體甚白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
與人民之所噉食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時聚落
中有一猫子聞彼有雞便往趣之在於樹下徐行低
視而語雞言我為汝婦汝為我夫而汝身形端正可
愛頭上冠赤身體俱白我相承事安隱快樂雞說偈
言

猫子黃眼愚小物　翻事懷害欲噉食
不見有畜如此婦　而得壽命安隱者

爾時雞者我身是也爾時猫者提婆達多是也昔於
過去欲誘誑我今日亦復欲誘誑我索我徒衆頌曰

奸情詐癡　令信匪疑　偽現依附
虛誑來隨　外親内損　夙夜侵移
久共同住　方覺相欺

惰慢篇第六十一

述意部

夫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
由於外物擾之擾之者多其事略三一則勢利榮名

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脂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
無堅刻之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淡甘脂肥濃為累甚
切萬事云云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
故求道無從可得如水火攤之然之則其用彌全決
之散之則其勢彌薄故論云質微則勢重勢微則質
重是以思之則之實由勤功而悟道情之慢之良由
貪聲色而障聖所以釋氏震法鼓於鹿苑夫子揚德
音於鄒魯尚耳目所不聞豈心識之能羿也

引證部

如薩婆多論云波羅提木叉之戒五道而言唯人道
得戒餘四不得如天道以著樂深重不能得戒如昔
一時大目連以弟子有病上忉利天以問耆婆正值
諸天入歡喜園爾時目連在於路側立待一切諸天
無顧看者唯耆婆後至顧見目連向舉一手乘車直
過目連自念此本人間是我弟子今受天福以著天
樂都失本心即以神力制車令住耆婆下車禮目連
足目連種種因緣呵責耆婆答目連曰以我人中為
大德弟子是故舉手問訊頗見諸天有爾者不有時
目連勸誡釋提桓因佛世難值何不數數相近諮受
正法帝釋欲解目連意故遣使勑一天子令來反覆

三喚猶故不來後不應已而來帝釋白目連曰此天子唯有一天女一妓樂以自娛樂以染欲情深雖復命重不能自割故不肯來況作天主種種宮觀無數天女須食自然百味百千妓樂以自娛樂視東忘西雖知佛世難遇正法難聞而以染樂羈縛不得自在知復如何三塗苦難無緣得戒人中唯三天下得戒比鬱單越無有佛法不得戒以福報障并愚癡故不受聖法又善見律云時有六群比丘自身在下請法人在高而為說法以慢法故佛呵責之佛語比丘往昔波羅奈國有一居士名曰車波加其婦懷妊思菴羅果語其壻言我思菴羅果君為我覓其夫答言此非果時我云何得婦語夫言君若不得我必當死夫聞婦語心自念言唯王園中有非時果我當往偷作是念已即夜入王園取果未得明相已出不得出園於是樹上藏住時王與婆羅門入園欲食菴婆羅果婆羅門在下王在高座婆羅門為王說法偷果人樹上自念言我偷果事應合死因王聽婆羅門說法我今得脫我今無法王亦無法婆羅門亦無法何以故我為婦故而偷王果王由憍慢故師在下座自在高座而聽說法婆羅門為貪利養故自在下座為王說

法我今三人相與無法我今得脫即便下樹往至王前而說偈言

　二人不知法　二人不見法　敎者不依法
　聽者不解法　為是飲食故　我言是無法
　為以名利故　毀碎汝家法

王聞此偈怒偷果人罪我為凡時尚見非法況今成佛汝諸弟子為下人說法時偷果人者我身是也又智度論云如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出家求道一人持戒誦經坐禪一人廣求檀越修諸福業至釋迦佛出世一人生長者家一人作大白象力能破賊長者子出家學道得六神通阿羅漢而以薄福乞食難得他日持鉢入城乞食徧不能得到白象廐見王供象種種豐足語此象言我之與汝俱有罪過象即感信三日不食守象人怖求覓道人見而問言汝作何術令王白象病不能食耶答曰此象是我先身時弟共於迦葉佛時出家學道我但持戒誦經坐禪不行布施弟但廣求檀越作諸布施不持戒不學問以其不持戒誦經坐禪故今作此象大修布施故飲食備具種種豐足我但行道不修布施故今雖得道果乞食不能得以是事故因緣不同雖值佛世猶故饑渴又

百喻經云昔外國節度之日一切婦女盡持優鉢羅華以爲鬘飾有一貧人其婦語言爾若能得優鉢羅華來與我爲爾作妻若不能得我捨爾去其夫先來常善能作鴛鴦之鳴即入王池作鴛鴦鳴偷優鉢羅華時守池者而作是問池中者誰而此貧人失口答言我是鴛鴦守者捉得將詣王所而於中道復更和聲作鴛鴦鳴守池者言爾先不作今作何益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終身殘害作衆惡業不習心行使令調善臨命終時方言今我欲得修善獄卒將去付閻羅王雖欲修善亦無所及如彼愚人欲到王所作鴛鴦鳴又百喻經云昔有大富長者左右之人欲取其意皆盡恭敬長者唾時左右侍人以脚蹋却有一愚者不及得蹋而作是言若唾地者諸人蹋却欲唾之時我當先蹋於是長者正欲咳唾時此愚人即便舉脚蹋長者口破脣折齒長者語言汝何以故蹋我脣口愚人具答所由故唾未出舉脚先蹋望得汝意凡物須時時未及到強設功力反得苦惱以是之故世人當知時與非時頌曰

惰學迷三教　問者不知一　合蕚不結核
敷華何得實　徒生高慢心　陵他非好畢
墜落於闇道　闗閉牢深密　一入百千年
萬億苦切逼　對苦悔無知　方由惰慢樀
聖人善取譬　愚智須明律　英雄慢法時
焉知悔今日

感應緣（略引八驗）

晉抵世常奉法驗
莊子驗
列女傳驗
文子驗
孫卿子驗
鹽鐵論驗
晉平公驗
論衡驗

晉抵世常至晉太康中有富人居時禁晉人作沙門常奉法不懼憲綱潛於宅中立精舍供養沙門于法蘭亦在其中比丘來者不憚後有僧來姿形頑陋衣弊足泥常遂作禮命奴洗足僧曰恒自洗之何用奴也常曰老病以奴自代僧不許常私罵而去僧現八尺形容儀光偉飛行而去常撫膺自撲泥中家內僧尼行路五六十人望見空中數十丈分明奇香芬氳

一月留宅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命之曰撫囊
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嘗行得遺金還以與妻妻曰
妾聞志士不飲盜泉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
利以汙其行乎羊子慚棄金於野遠尋師而學
文子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
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
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
支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

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
畫脂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西施澤香不能
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
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
明孰與昧行乎公曰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主必不與也夫胷
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七

校譌

第十九紙五行勞疑當作勢六行則之之則宋南藏作側第二十四紙二十二行脂宋南藏作腊

音釋

騂百昆切走也 咩莫者切羊鳴也 麨齒召切乾糧也 郰側鳩切與鄒同 楔先結切限也 鏤郎豆切雕刻也

常熟居士嚴□齋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七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
付王國英書 梁水毛有光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一

述意部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逈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璽異價涇渭分流製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染

俗之自然與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罔杜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衆之僞識正自非德均眞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邠邸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邸長者恒有千萬寶貨往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往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邸經紀是時邠邸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邸曰此是誰家女邠邸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婚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邸報曰事不宜爾滿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邸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訓匹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邠邸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邸報曰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邠邸以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

問佛若有教勑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邸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爲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爲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邠邸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還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葆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邸復莊嚴已女乘葆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

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
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
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
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
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
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
揖長者頃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
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
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
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

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
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
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
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
裸形人令我向驢犬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
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
須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
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
此婢罵詈乃爾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
長者在高樓上煩寃愁惋我今取此人來便為破家

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
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
者報曰昨因為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
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
曰汝為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
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麤說原此女所事之
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
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
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跏趺
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蹋洗衣舉

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還
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
況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
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
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
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
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
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
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徧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遶城三帀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中止坐往詣彼城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瑠璃山入中跏坐往詣彼城爾時大迦栴延復化作五百鵠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

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現神皆遶城三帀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妓樂數千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世尊還攝神足入城以足蹈門閫上是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萬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為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

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値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名劳豆叉）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爲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入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

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念昔作憍慢爲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爲是二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議刺是非破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搪揬蹴蹋無能制者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陁國王舍城那羅陁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

如是彼以何術誘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既久不得一法彼以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今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貢

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麤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麤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墮負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軟第一清淨得大甚淡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即於

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為五萬弟子作師復為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湩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荅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

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與惡牛自令舉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為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塹裏汝自往舉摩耶勑兒汝將阿難示此牛處慎莫為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即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荅曰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

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為羞慚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是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為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雖有是語莫得羞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爾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舉乳語適竟第二忉利

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湩即荅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荅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猒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為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湩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念

蜎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母即為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湩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為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艸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爾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犢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為長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謗枉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為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

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陁洹道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衆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懌無量還顧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衆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妄所施必與結恨不得由已

當如之何便即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
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嚫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纓絡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纓絡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

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衆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眞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濟以餜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爲男子生于天上下生爲人解深妙法卻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佛即納受以爲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又

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捔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齒齚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饑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

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捔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眞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蹈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爲富人煮即於火上以扇扇

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
冷爾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
火少作苦行臥棘刺上洮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
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爲智者之所怪
哂受苦現在殃流來劫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其婦
端正情甚愛重婦無眞信後於中間共他交往邪婬
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己壻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
之後汝可齎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
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
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卽往視信是

己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
懷挾婦於後時心厭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
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
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
眞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又百喻經云昔
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眞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
有他買眞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卽便偷他被燒之
金裹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
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己法中妄稱己有非是佛
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

現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羌偷王
庫物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
王邊王卽責其所得衣處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
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
手者著於腳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
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
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顚倒用上爲下以下爲上以
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爲譬王
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羌者猶如外道竊偷佛語著
己法中以爲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

知法相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顚倒而著亦
復如是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
復多錢財擧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
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
云何須財認他爲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答言
我以欲得彼之錢財故認爲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
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盜竊而用以爲己有
乃至傷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爲利養故
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
爲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

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頏
邪徒虛抗志　鍱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權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略引六驗）
辯聖眞僞
邪正相翻

姦傳邪教
妖惑亂衆
道教敬佛
捨邪歸正
辯聖眞僞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糅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衡分於限域辯御乖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

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爲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嚭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非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

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傅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白光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帀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幷四十二章經緘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

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校得辯眞僞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勑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士各齋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沉檀香爲炬遶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大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眞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

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幷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好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巳後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爲實錄不虛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逐感舍利五色光曜天鎚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下勑問尚書令闞澤曰漢明巳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

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捔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陵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勑令朝野悉諷誦

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似俗祭神安設酒脯棊琴之事）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叡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為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為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以從編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曰察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聞多福之因緣求之

如不及覩遠禍之萌抵避之若探湯國重天地之祈祈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福取人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粢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蠲晃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上之福恨養親之費饍思廢養之潤屋如此可謂忠孝之道乎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儔其大萬惑盡矣萬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孔

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爲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與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爾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代故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啗藜藿長飡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乎計感倏促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爲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

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
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
魍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魅之妖言又自東漢至
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
力放其士民營魍魅之堂塔入魍魅之徒衆又上古
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敎而歸依曆心以崇信豈容尊
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眞使之然耳明主賢
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
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
窮微福同眞濟何聖能踰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
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
髭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
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
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
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鬚
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
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
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
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敎有殊途而同歸君子

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
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
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
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
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
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
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
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
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
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
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
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
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
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
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
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
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爾方
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輙出斯語愚謂能仁設

敎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知桀紂之事以寳論
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寳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
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亾皆此物也三乘之敎豈斯
尚矣佛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
旣弘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
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敎
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
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
汭之歌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
延福祚於無竆遏危亾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
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亂爾方外對曰
愚戇不思歟出凶誣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
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
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命於皐繇獫狁孔熾薄
伐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搆虛言
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
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敎也
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
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

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
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
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闇禍淫福善胡其爽歟
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
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
若爲酬對方外對曰道敎浮疎詎明三報儒宗握齱
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
與鬼神爾焉能事袁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
以清虛淡泊爲主務善嫉惡爲敎畜妻子用符書禍
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

談所以荀悅碩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
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夭絕商臣極惡
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
吏七世珥貂比干正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
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正徧知
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凨滯雲披玉牒
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
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
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
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闘

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亾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
明善惡之懲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校譌

第二十二紙七行泉疑當作帛

音釋

阿耶郊郲梵語也此云無依園施 耶甲民切郊與鬱切 閾越逼切門限也 湩竹勇切乳汁也 𤛓音構取牛乳也 捫摸捫音門摸音莫 摘莬嶽切拔也 齚仕革切齧也 積子智切聚也 饕音刀貪也 貉普鄒切 雒歷各切與洛同 煨燼煨烏回切燼徐刃切火餘也 婕妤婕即涉切妤羊諸切婕妤婦官名 鐫子全切刻也 碑都綮 浞食角切 汭儒稅切水北曰汭 宄音軌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獫狁獫虛檢切狁余準切獫狁北夷也 齪測角切握齪急促局陿貌

常熟居士嚴濟龍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八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江寧何秀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餘 感應緣之餘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藏創茲而起青牛西逝二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不惑至如道家玄籍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李聃躬闡自餘經制皆襍凡情何者前漢時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眞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眞寺抄攬佛經造道家僞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皎裝潢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

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内著黄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勑令戮殺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爲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虚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行真恩勑驅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惠郭蓋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僞經前後隱没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换

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爲華典舊時道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朴僕惡處並以除卻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爲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别號勝鬘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内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嚫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爲是漢語爲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僞

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别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爲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内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須達買園爲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徧通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爲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

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備在經文即時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内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眞如是改换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説經並置如是我聞説時説處發經生信即如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嶲州黄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説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内現傳流行寧

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何許經書令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即有徵辞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草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僞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餘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巳法中以為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既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為巳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

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闞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眞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為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巳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巳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坐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

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齊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留彼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苻姚皆號衆僧以為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聽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為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爲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覩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闢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捔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

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幷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卷巳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

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遇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宇承弊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鷹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眞僞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氷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

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豈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衆至十萬焚燒郡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年道士袁矜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卻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

闇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竊候見望噎聲質時呵之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並薄解章醮敕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爲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

遶遂便姧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亾又開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令與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猒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眞微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葬在彼而李望矯云子眞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疾大語願納通傳人

財物遺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分而僞斁至教菽麥詎辯而潛讀禁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溪千仞何能爲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髮未數其愆刊竹寧書其罪論斯各豈宜從伏法其叅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愛州仍即發遣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磑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輿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廷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

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眞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敕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姧謀極甚并共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僞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伏敕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豈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頻興矣敕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眞器識無取道藝缺然爲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嘗爲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効授以榮班緣兹驅使妄作威福兼以兇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

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門之輩並匪治頭叉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潭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沉殊趣豈可以爝火之曜爭日月之光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冠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敬已經依法遵佛莫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引二十二經今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誡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眞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眞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

解法度得道如佛○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午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六依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七依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為上座供主如供養不得遮止○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栴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我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為先　勤行常作佛（道士新改本云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係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十一係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見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閱宗字維那訶西域也○十二係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十三係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帀禮拜恭敬沐浴而止○十四係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十五係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十六係昇玄内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十七係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十八係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十九係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二十係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二十一係太上靈寶眞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眞之道高仙眞

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二十二係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眞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引道經未知此經爲眞爲僞若是眞經今道士女冠不禮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敎即是邪見之人非眞弟子何無識之徒須師敬此經若僞則一切道經皆僞附部進退誠替終成亂俗也）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厝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麤處虛閑晝夜無

怠致有布被莞蓆艸屩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
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
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捨
捨道文曰維天監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
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
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使
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
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慧炬以照迷鏡法流
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慾
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

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
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
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閻王滅罪娑藪除殃若不逢
値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枉迹雖隱其道無虧弟
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
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
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
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
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

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勑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
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
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
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偽就眞捨邪入正故經教成
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
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
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
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
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
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刃收涅槃之妙果
況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垂甘
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
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爝火翳炎塵熱自靜可
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眞如使稠林邪逕之人
覩法門而不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拔贖而知迴道樹
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

圓姿漢感霄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
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
屬値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扆臨民合光宇宙照清
海表垂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
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
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與等覺
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
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
者矣道旣光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眞飛錫騰虛接影
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寳刹相望講會傳經

德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
苦栽欲除渴之反趣醎水今啓迷方蠢知歸向受菩
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眞教伏
願天慈曲垂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
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
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昔金陵道士陸
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
郗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
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

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亾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
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
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目
對校于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祝諸梁木
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歡鬧貴賤
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
漢高談自矜誇術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
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令薄示小術並辭還屈事
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捔試上曰方術小伎俗
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

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名佛僜又字曇顯者
不知何人遊無定方飲啗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
上統知其淺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咸集顯居末座
酣酒大醉昻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
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
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
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
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
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
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

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呪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眞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糱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勑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

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染鬢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僞妄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抗言至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眞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吉州司法參軍吉辯因檢囚廝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

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奏聞勑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同並款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爲異書非今元等所造勑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畝今道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爲僧尼戒處亦合蔭田三十畝此經既僞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戒法卽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畏廢蔭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

月十五日出勑侍郎崔仁師宣勑旨云三皇經文字旣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卽以老子道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取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爲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齎歸於彼已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

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勑入逍遙園與什參正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捔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殊人捔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卽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幷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殷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

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勑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淸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淩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逈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

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
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
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
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
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蓍龜以通靈卦也侍
中尚書令元文宣勑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遐
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
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
陽王蕭太傅李寔衛尉許伯姚吏部尚書邢樂散騎
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

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
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
徒馬邑（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
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為勝
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
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録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
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
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
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
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
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
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
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
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
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
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
罰所録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録來亦由
君妄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暫
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

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狰狗
嚙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鳥其喙如鋒
飛來甚速鴥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
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泰屑荷大抵麤同不
復具載唯此二條為異故詳記之觀歷既徧乃遣惠
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
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其年月日君當有厄誠
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
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
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

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患者多不得徘徊因進入扆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姆咸皆符同患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欻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爲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

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延之來旣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衆議紛紜頗相淩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竟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怨風汝之愚戇不測吾風合衆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傷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

菩薩戒縣令高達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名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校譌

第十四紙入行患疑當作惡

音釋

讌音宴 麕俱倫切鹿屬 橏于盈切 莞音官草名似蒲 藪蘇後切 扆隱豈切畫斧屏風也 鐴音齎 睍研計切視也 儁子峻切與俊同 麰莫浮切麥也 堿切甲民 蓍升脂切蒿屬 殯必刃切 殮力驗切 鴆直禁切 觔舉欣切與筋同 欻許勿切忽也 邡音方什邡廣漢縣名

太倉居士嚴澂英室王氏施貲刻此法苑珠林第六十九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州王國英書 烏程俞方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述意部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朱栢貴若蕭曹錦繡爲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翅鏘廣殿容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珥金蟬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淒清飄颻臥則蘭燈炳耀繡幌垂陰錦被既軟繻氈且拂

行則駟馬電飛輦轝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即以父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瑠璃遇得熱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其身當得除愈王即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即遣門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外長者聞已即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瑠璃門內有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勝坐黃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

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瑠璃地屋間匏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池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也即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即共入內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即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

而以照之徧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
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即將
王入徧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
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
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即爲說彌離歡喜即往
佛所佛爲說法得須陁洹尋即出家得阿羅漢三明
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殖
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
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
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
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爲福一夏
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即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爲
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即語此人緣汝
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
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
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
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賢愚經云昔
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
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

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
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
即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
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閣
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
金色晃昱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
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
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
絹類我女者乃共爲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娉爲
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爲說
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陁洹果金天夫
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即聽既出家已夫婦並
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
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
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
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
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
斗其夫見他供養衆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
婦即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
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

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徧推覓者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為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産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揵連數往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為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徵報即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即問兄曰是何

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即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内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為有報耶為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即生天上受斯果報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為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數可欲有一白氎手巾掛著池邊為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即大會群臣坐共恭論羅列卜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氎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為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為天風起吹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往到卿舍看去樹提答言願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蓆不須人鋪自

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須臾顧王即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閤之奴小復前著至内閤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色瑳悦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臣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光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忽經月大臣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臾小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施兼綾羅繒綵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群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踰於我我欲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椎鍾鳴鼓圍樹提伽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士手提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繚戾腰

髖宴婆狀似醉容頭腦叵我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臥地不起大王遣來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提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起樹提一放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王即遣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菴屋米粮燈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大光明蕩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獄出桁檀餓鬼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發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衞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項上自然有一寶珠光耀城内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光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項上寶珠有來乞者即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

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𣓨頭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値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爲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

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勑令贍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殊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値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齋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爲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値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韞石諒非眞　飾瓶信爲假　竊服皐門上
濫次緇軒下　鳳祀徒驚心　騶文終好野
眞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
車褁驅馳者　已矣歌鄭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晉王文度鎭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文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名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

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右一驗出幽冥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爲鉤從爾資產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輙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答曰欲得羊肝遂買羊肝於前切之臠臠隨刀不見輙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啗肝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爲司隷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隷府神隨逐承塵上輙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

於一郡止者亦爲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復變爲大鳥蹲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門忽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爲西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被誅（右一驗出冥祥記）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旣而隨波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旣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薨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顇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時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

能進君官位潰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叅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臨兄爲吏部侍郎閻之召裕問云爾 右二驗出冥報記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一

述意部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昝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

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舒稻蒿以爲薦或裁荷葉以充衣歛肘則兩袖皆穿納纏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披百結之縷鄉里既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嶔岅度日雖慚靈輙而有翳桑之弊乃愧伯夷便致首陽之苦袁棠頓乏豈見陽春升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蘊慳貪致令果報一朝窶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失所依蔫棲寄無處憂心火熾愁頓焦然顏色既衰容轉羸鄙身體尫羸饑渴消削眼目陷陷支節骨立薄皮纏裹筋脈露現頭髮蓬亂手足銳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拾掇弊帛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爲排辱舍主既出欲加鞭打俯僂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既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撩擲盂器不使充

飽設値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果蜂遠離被霜之艸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麋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捃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爲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無陰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穢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間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爲非若造善業他以爲鄙所爲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設復讚歎人謂謟譽

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僞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云麤獷若求人意復言諂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貧人猶故持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勸進言其譸張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為其判釋言其僉趣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不識道理若小戲論

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樸素復嫌疏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借嚴飾若著弊衣復言儜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饑餓饕餮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道昝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舉措云為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處絕無水草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捻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瞖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淤泥殢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遐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甚為大苦

須達部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即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即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為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即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

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
即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
不可說盡又雜譬喻經云昔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
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栴檀出市
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其
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目連
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
養盡空佛為說法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
長者家貧蕉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
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

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即
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
穀作麨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來勑臣作限自今以
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
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然燈坐禪
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輸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
無有錢產當用何輸王瞋勑使閉著獄中即將須達
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
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為四天王說經便去到
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為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

後夜梵天復下見為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
上見獄中有火時王明日即便遣人往詣須達坐火
被閉而無慙羞猶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
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
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為是
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
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
燄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即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
竪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即
勑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

至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
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
心微恨此是我民慢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惱心佛
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
非是時為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
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
是之故今非是時為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
此人故今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為
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勑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取
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

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即大恐怖即向須達懺悔作禮牟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爲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爲國平正爲賊所捉臨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爲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梨於高樓上臥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爲甚難於是四人即於佛前各說偈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見部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爲佛作禮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衆會明日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衆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咒

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嗔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爲飾此無慈愍意吾爲王者以鐵輞車轢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嚫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衆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爲王者當供養佛及衆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饑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嚫訖下食以此爲常時二乞兒展轉

乞匃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深艸之中時彼國王忽然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讖書記曰當有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爲王顧視道邊深艸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有神人即見乞兒相應爲王諸臣拜謁各稱爲臣乞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湯沐浴著王者冠服從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深艸中臥寐不覺車轢斷其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德爾時國王自念昔者貧窮之人以何因緣得爲國

王貧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為王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即召群臣進向舍衛國燒香作禮即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道恩得為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敎訓於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子無央數衆往詣彼國時王出迎為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得王因緣佛具為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念者非直轢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為火車所轢億劫乃出王今請佛報普遍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為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念甘露法　今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陁洹道又愚賢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國中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衆僧乞匃自活猒心內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下賤蒙濟身命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入中者隨意自恣乞兒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成阿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輿慢心云何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衆僧次我等修福請佛衆食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陁請佛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熟秔米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秔米比丘如命即以神足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飛至祇陁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覩衆比丘威儀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陁若欲知者正是昨日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陁聞說是語極懷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匃自活佛告祇陁

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柰有一山名曰利師古昝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隨寧時世旱儉其家巨富即問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監對曰饒多足供即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猒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養一狗子日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聞其狗吠即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爲瓠長者見怪隨時溉灌後熟皆大即擗看之隨所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大富散隨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曰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百阿羅漢是也爾時祇隨及衆會者覩其神變皆獲四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校譌

第十三紙二行晢南藏作昝　第十八紙二行有火下南藏有先字　第二十紙十八行國宋南藏作城

音釋

珥音耳　愰胡廣切㦎愰也　羺奴侯切胡羊也　鏤郎豆切刻也　焴余六切耀也　劇竭戟切甚也　萎於危切萎枯也　机舉履切案屬　髖音寬尻也　要烏可切　槺苦岡切　騶音鄒騶虞仁獸　譙慈焦切國名　闚缺規切視也　跱丈里切立也　嶢　岏五丸切峘牛丸切　逡七巡切與竣同　伺相吏切察也　僂隴主切傴也　涃胡困切　獷古猛切惡也　譸張流切譸張也　嚚魚巾切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儜尼耕切弱也　捺乃曷切手按也　殢他計切極困也　閉必計切與閇同　轢郎狄切車踐也　擗毗亦切撫也

太倉居士楊耀英室王氏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卷　吳江比丘眞覺對
王國英書　上元林遇時刻　眞州
萬曆辛卯秋靑𤣥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餘

貧女部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迦栴延在阿槃提國時彼國中有一長者大富饒財家有小婢小有愆過長者鞭打晝夜走使衣不蓋形食不充口年老辛苦思死不得適持瓶詣河取水舉聲大哭爾時尊者聞其哭聲往到其所問知因緣即語之言汝若貧者何不賣之老母答言誰買貧者迦栴延言貧實可賣老

母白言貧可賣者賣之云何迦栴延言汝若賣者一隨我語告令先洗洗已敎施母白尊者我今貧窮身上衣無毛許完納唯有此瓶是大家許當以何施即持鉢與敎取水施受爲祝願次與授戒後敎念佛竟問之言汝止何處婢即答言無定止處隨舂炊磨即宿其處或在糞堆上尊者語言汝好勤心恭謹走使伺其大家一切臥訖竊開戶入於其戶內敷艸而坐思惟觀佛母受敎已至夜坐處戶內命終生忉利天大家曉見瞋恚而言此婢常不聽入舍何忽此死即便遣人以艸繫腳置寒林中此婢生天與五百天子

以爲眷屬即以天眼觀見故身生天因緣尋即將彼五百天子齎持香華到寒林中燒香散華供養死屍放天光明照於村林大家見怪普告遠近詣林觀看見已語言此婢已死何故供養天子報言此吾故身即爲具說生天因緣後皆迴詣迦栴延所禮拜供養因緣說法五百天子悉皆獲得須陁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以是因緣智者應當皆如是學又佛說摩訶迦葉度貧母經云佛在舍衛國是時摩訶迦葉獨行敎化到王舍城常行大哀福於衆生捨諸豪富而從貧乞時欲分衛先入三昧何所貧人吾當福之即

入王舍大城之中見一孤母最甚貧困在於街巷大糞聚中傍鑿糞聚以爲巖窟羸劣疾病常臥其中孤單零丁無有衣食便於巖窟施小籬柵以障五形迦葉三昧知此人宿不植福是以今貧如母壽命終日在近若吾不度永失福堂母時饑困長者青衣而棄米汁臭惡難言母從乞之即以破瓦盛著左右迦葉到所呪願從乞多少施我可得大福爾時老母即說偈言

舉身得疾病　孤窮安可言　一國之最貧
衣食不蓋形　世有不慈人　尚見矜愍憐

云何名慈哀　而不知此厄　普世之寒苦
無過我之身　願見矜恕我　實不爲仁惱
摩訶迦葉即答偈言
佛爲三界尊　吾備在其中　欲除汝饑貧
是故從貧乞　若能滅身口　分銖以爲施
長夜得解脫　後生得豪富

爾時老母聞偈歡喜心念前日有臭米汁欲以施之則不可飲遙啓迦葉哀我受不迦葉答言大善母即在窟匍匐取之形體裸露不得持出側身傴體擲上授與迦葉受之尊口咒願使蒙福安迦葉心念若吾棄去著餘處飲母則不信謂吾棄之即於母前飲訖盡鉢還著囊中於是老母特復眞信迦葉自念當現神足令此母人必獲大安即在空中廣現神變爾時母人見此踊躍一心長跪遙視迦葉迦葉告曰母今意中所願何等即啓迦葉願以微福得生天上於是迦葉忽然不現老母數日壽終即生忉利天上威德巍巍震動天地光明挺特譬如七日一時俱出照曜天宮帝釋驚悸何人福德感動勝吾即以天眼觀此天女福德使然即知天女本生來處爾時天女即自念言此之福報緣其前世供養迦葉所致假今當以天上珍寶種種百千施上迦葉猶尚未報須臾之恩即將侍女持天香華忽然來下於虛空中散迦葉上然後來下五體投地禮畢即住叉手歎曰

大千國土　佛爲特尊　次有迦葉
能閉罪門　答在閻浮　糞窟之前
爲其貧母　開說眞言　時母歡喜
貢上米瀋　施如芥子　獲報如山
自致天女　封受自然　是故來下
歸命福田

天女說已俱還天上帝釋心念女施米瀋乃致此福迦葉大哀但福劣家不往大姓當作良榮即與天后持百味食盛小瓶中詣王舍城巷邊作小陋屋變其形狀似于老公身體瘠瘦傴行而步公妻二人而共織席貧窮之狀不儲飲食迦葉後行分衛見此貧人而往乞食公言至貧無有如何迦葉咒願良久不去公言我等夫妻甚老織席不暇向乞唯有少飯適欲食之聞仁慈德但從貧乞欲以福之今雖窮困意自割捐以施賢者審如所云令吾得福天食之香非世所聞若預開瓶苾芬之香迦葉覺之全不肯取即言道人弊食不多將鉢來取迦葉即以鉢取受咒願施

家其香普熏王舍大城及其國界迦葉即嫌其香公母釋身疾飛空中彈指歎喜迦葉思惟即知帝釋化作老公而爲福祚吾今已受不宜復還迦葉讃歎帝釋種福無猒忍此醜類來下殖福必獲影報帝釋及后倍復欣踊是時天上伎樂來迎帝釋到宮倍益歡喜

感應緣 略引一驗

漢陰生者長安渭橋下乞小兒也常於市匄市中厭之以糞灑之旋復見黑灑衣不汙如故長吏知試繫著桎梏而續在市匄試欲殺之乃去灑之者家室屋

自壞殺十餘人長安中謠言曰見乞兒與美酒以免壞屋之咎見搜神記

頌曰

業風恒泛濫　苦海濤波聲　漂我常游浪
遠離涅槃城　何時慈舟至　運我出愛瀛
寔由高慕施　頓捨貧窮情　罪垢蒙除結
神珠啓闇冥　貴門光景麗　賤業永休寧
志求八解脫　誓捨六塵縈　儻遇慈父誨
開我心中經

債負篇第六十五

述意部

夫勸善懲過大士常心捨惡爲福菩薩恒願是以善惡之運業猶形影之相須債負之殃咎植三報之苦果或有現負現報或有現負次報或有現負後報如是三時隨負一毫拒而不還決定受苦是故經云偷盜之人先入地獄畜生餓鬼後得人身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處貧窮二者雖得少財恒被他奪斯言有徵省已爲人也

引證部

如法句喻經云昔佛在世時有賈客名弗迦沙因入

羅閱城分衛於城門中值新產牸牛所觝殺牛主怖懼賣牛轉與他人其人牽牛欲飲水牛從後復觝殺其主其主家人瞋恚取牛殺之於市賣肉有田舍人買取牛頭貫檐持歸去舍里餘坐樹下息以牛頭挂樹枝須臾繩斷牛頭落下正墮人上牛角刺人即時命終一日之中凡殺三人瓶沙王聞之怪其如此即與群臣往詣佛所具問其意佛告王曰往昔有賈客三人到他國內與生寄住孤獨老母舍應與雇舍直見老母孤獨欺不欲與何老母不在默去不與母歸不見客即問比居皆云已去老母瞋恚尋後逐及疲

頓索直三客逆罵我前已與云何復索同聲共觝不肯與直老母單弱不能奈何懊惱而咒我今窮厄何忍欺觝願我後世所生之處若當相值要當殺汝正使得道終不相置佛語缾沙王爾時老母者今此牸牛是也三賈客者弗迦沙等三人為牛所觝殺者是也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惡言罵詈　憍陵懱人　興起是行
疾怨滋生　遜言順詞　尊敬於人
棄結忍惡　疾怨自滅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又出曜經云昔罽賓國中有兄弟二人其兄出家得阿羅漢弟在家中治修居業時兄數來教誨勸弟布施持戒修善作福現有名譽死生善處而弟報曰兄今出家不慮官私不念妻子田業財寶我有此務而兄數誨不用兄教後病命終生在牛中為人所驅馱鹽入城兄從城中出遇見之即為說法時牛聞已悲哽不樂牛主見已語道人曰汝何導說而使我牛愁憂不樂道人報曰此牛前身本是我弟昔日負君一錢鹽債故墮牛中以償君力牛主聞已語道人曰君弟昔日與我親友是時牛主即語牛曰吾今放汝不復役使牛聞感激至心念佛自投深澗即便命終得生天上受極快樂以是因緣若人負債不可不償又成實論云若人負債不償墮牛羊麞鹿驢馬等中償其宿債又百緣經云佛入舍衛城乞食至一巷中逢一婆羅門以指畫地不聽佛去語佛言汝今還我五百金錢爾乃聽過若不與我者終不聽過佛默然住不能前進波斯匿王等聞佛被留難各送珍寶與婆羅門然不肯受須達聞之取五百金錢與婆羅門乃聽佛過比丘問佛何緣乃爾佛言過去波羅奈國梵摩達王太子名善生遊行見一戲人共輔相子樗蒱

賭五百金錢時輔相子負戲人錢尋索不償太子語言彼若不與我當代償後竟不償從是以來無量世中常為戲人從我索錢佛言昔太子者今我身是輔相子者今須達是昔戲人者今婆羅門是也又雜寶藏經云昔罽賓國中有阿羅漢名曰離越山中坐禪時有一人失牛逐蹤至離越所時值離越煮草染衣即自然變作牛皮染汁自然變作牛血所煮染草變成牛肉所持鉢盂變作牛頭牛主見已即捉收縛將詣王所王即付獄經十二年恒與獄監飼馬除糞離越弟子得阿羅漢者有五百人觀覓其師不知所在

業緣欲盡有一弟子覲見師在罽賓獄中即來告王我師在獄願王斷理王即遣人就獄撿校使至獄中唯見有人威色憔悴鬚髮極長而為獄監飼馬除糞使還白王獄中都不見有沙門離越弟子復白王言願說敎有比丘者悉聽出獄王即宣令有僧悉遣出獄離越聞已鬚髮自落袈裟著身踊出虛空作十八變王見是事五體投地白言尊者願受我懺尋即來下受王懺悔王即問言以何業緣在獄受苦離越答言我於往昔亦曾失牛逐蹤誣他經一日一夜後墮三塗受苦無量餘殃不盡今得羅漢猶被誣謗以是因緣一切眾生應護口業莫誣謗他離越昔所誣人是辟支佛以是因緣故得此報依法華經說謗誦經人若實若不實現世得白癩病又毗婆沙論云曾聞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咒術而問鬼言何以惱他女人鬼答之言此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爾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鬼觀女人雖口言捨而心不放即斷其命又雜寶藏經云目連至恒河邊見五百餓鬼群來趣水有守水鬼以鐵杖驅逐不得近於是諸鬼逕詣目連禮目連足

各問其罪一鬼曰我受此身常患熱渴先聞恒河水清且涼歡喜趣之沸熱壞身試飲一口五藏焦爛臭不可當何因緣故受如此罪目連答曰汝先世時曾作相師相人吉凶少實多虛或毀或譽自稱審諦以動人心詐惑欺誑以求財利迷惑眾生失如意事復有一鬼言我常為天祠有狗利牙赤白來啗我肉唯有骨在風來吹起肉續復生狗復來啗此苦何因目連答言汝前世作天祠主常教眾生殺羊以血祠天汝自食肉是故今日以肉償之復有一鬼言我常身上有蛆周徧塗漫亦復啗之是罪何因目連答曰汝前世時作婆羅門惡邪不信道人乞食取鉢盛滿糞以飯著上持與道人道人持還以手食飯糞汙其手是故今日受如此罪復有一鬼言我腹極大如甕咽喉手腳其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眾生復有一鬼言我常趣溷欲啗食糞有大群鬼捉杖驅我不得近廁口中爛臭饑困無賴何因如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佛圖主有諸白衣供養眾僧供辦食具汝以慳供設客僧細者自食復有一鬼言我身上徧滿生舌斧來斫舌斷復續生如

此不已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道人衆僧
差作蜜漿石蜜塊大難消以斧斫之盜心啗一口以
是因緣故還斫舌也復有一鬼言我常有七枚熱鐵
丸直入我口入腹五藏焦爛出復還入何因故受此
罪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沙彌行果蓏子到自師所
敬其師故偏心多與實長七枚復有一鬼言常有二
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
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心取二番挾兩腋底故
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癭尢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
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
時作市令常以輕稱小斗與他重稱大斗自取常自
欲得大利於已侵剋餘人復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
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
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罪人時汝常歡喜心以繩著
髻挽之復有一鬼言我常有熱鐵針入出我身受苦
無賴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調馬師或作
調象師象馬難制汝以鐵針刺脚又時牛遲亦以針
刺復有一鬼言我身常有火出自然懊惱何因故爾
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國王夫人更一夫人王甚幸
愛常生妬心伺欲危害值王臥起去時所愛夫人臥

猶未起著衣卽生惡心正值作餅有熱麻油卽以灌
其腹上腹爛卽死故受此苦復有一鬼言我常有旋
風迴轉我身不得自在隨意東西心常惱悶何因故
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作卜師或時實語或時妄
語或誑人心不得隨意復有一鬼言我身常如塊肉
無有脚手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難堪何因
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胎復有
一鬼言我常有熱鐵籠籠絡我身焦熱懊惱何因受
此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常以羅網掩捕魚鳥復有一
鬼言我常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
懼不可堪忍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婬犯外
色常畏人見或畏其夫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
市恐怖相續復有一鬼問言我受此身肩上常有銅
瓶滿中洋銅手捉一杓取自灌頭舉體焦爛如是受
苦無數無量有何罪咎答言汝前世時出家爲道典
僧飲食以一酥瓶私著餘處有客道人來者不與之
去已出酥行與舊僧此酥是招提僧物一切有分此
人藏隱雖與不等由是緣故受此罪也譬喻經云昔
外國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
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爲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

盗欺詐犯人婦女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今
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毒痛不可復言是故來輙之
耳依無量壽經云憍梵波提過去世曾作比丘於他
粟田邊摘一莖粟觀其生熟數粒墮地五百世作牛
償之頌曰

貧富交舛　債負相違　舉貸觝拒
業結恒馳　心無悔償　苦報何疑
墮斯惡道　長夜無歸

感應緣（略引十驗）

漢沙門釋安清

晉沙門釋帛遠
梁南陽人侯慶
隋揚州人卞士瑜
隋洛州人王五戒
隋冀州人耿伏生
唐鄭州婦女朱氏
唐汾州人路伯達
唐雍州人程華
唐潞州人李校尉
唐雍州婦人陳氏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
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
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
嘗行見有群鷰忽謂伴曰鷰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
有致焉眾咸奇之故儁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
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迹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
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輙怨
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
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
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才力必當相

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
拔刀曰眞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
之忿怒故是前世時意也遂申頸受刃容無懼色賊
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爲安
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
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
山度昔同學行達䢼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
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輙取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攝影高同
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

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邦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匹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唄數帀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邦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尚在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敘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

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晉長安有帛遠字法祖本姓萬氏河內人才思儁徹敏朗絕倫誦經日八九千言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索多所該貫祖至晉惠之末欲潛遁隴右以保雅操會張輔為秦州刺史先有州人管蕃與祖論義屢屈渼恨向輔所譖輔收之行罰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乃呼十方佛祖前身罪緣歡喜畢對願從此後與輔為善知識無令受殺人之罪遂鞭之五行奄然命終輔後具聞其事方大惋恨道俗流涕衆咸憤激共分祖屍各起塔廟輔雖有才解而酷不以理橫殺德僧天水太守封尚百姓疑駭因亂而斬焉管蕃亦卒時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蘇云見祖法師在閻羅王處為王講首楞嚴經云講竟應往忉利天又見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鎖械求祖懺悔昔祖平素之日與浮每爭邪正浮屢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殃有所歸故死方思悔孫綽道賢論以法祖匹嵇康論云帛祖釁起於管蕃中散禍作於鍾會二賢並以高

適之氣昧廿六圖身之慮栖心事外輕世招患殆異也
其見稱如此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梁南陽人侯慶有銅像一軀可高尺餘慶有牛一頭擬貨爲金色遇有急事遂以牛與他用之經二年慶妻馬氏忽夢此像謂之曰卿夫婦負我金色久而不償今取卿兒醜多以充金色馬氏寤覺而心不安至曉醜多得病而亡慶年餘五十唯有一子悲哀之聲感於行路醜多亡日像忽自有金色光照四隣隣里之内咸聞香氣道俗長幼皆來觀矚尚書右僕射元愼聞里内頻有怪異遂改埠財里爲齊諧里也見洛陽寺記述

隋揚州卞士瑜者其父在隋以平陳功授儀同慳恪甞雇人築宅不還其價作人求錢卞父鞭之背怒曰若實負我死當與我作牛須臾之間卞父死其年作牛孕產一黃犢腰有黒文横絡周帀如人腰帶右跨有白文斜貫大小正如象笏形牛主呼之曰卞公何爲負我犢即屈前膝以頭著地瑜以錢十萬贖之牛主不許死乃收葬瑜爲臨自說之爾
隋大業中洛陽有人姓王常持五戒時言未然之事閭里敬信之一旦忽謂人曰今當有人與我一頭驢至日午果有人牽驢一頭送來涕泣說言早喪父其母寡養一男一女女嫁而母亡二年矣寒食日持酒食祭墓此人乘驢而往墓所伊水東欲渡伊水驢不肯渡鞭其頭面破傷流血既至墓所放驢而祭俄失其驢還本處其日妹獨在兄家忽見其母入來頭面流血形容毀顇號泣告女我生時避汝兄送米五升與汝坐得此罪報受驢身償汝兄五年矣今日欲渡伊水水深畏之汝兄鞭撻我頭面盡破仍期還家更苦打我我走來告汝吾今償債垂畢何太非理相苦也言訖出尋之不見其母兄既而還女先觀驢頭面

傷破流血如見其母傷狀女抱以號泣兄怪問之女以狀告兄亦言初不肯渡及失還得之言狀符同於是兄妹抱持慟哭驢亦啼淚皆流不食水艸兄妹跪請若是母者願爲食艸驢即爲食既而復止兄妹莫如之何遂備粟送王五戒處乃復飲食後驢死兄妹收葬焉右二驗出冥報記
隋冀州臨黃縣東有耿伏生者其家薄有資産隋大業十一年伏生母張氏避父將絹兩匹乞女數歲之後母遂終亡變作母豬在其家生復産二豚伏生並已食盡遂便不産伏生即召屠兒出賣未取之閒有

一客僧從生乞食卽於生家少停將一童子入猪圈中遊戲猪語之言我是伏生母爲於往日避生父眼取絹兩匹乞女我坐此罪變作母猪生得兩兒被生食盡還債既畢更無所負欲召屠兒賣我請爲報之童子具陳向師師時怒曰汝甚顛狂猪那解作此語遂卽寢眠又經一日猪見童子又云屠兒卽來何因不報童子重白師主又亦不許少頃屠兒卽來取猪猪踰圈走出而向僧前牀下屠兒遂至僧房僧曰猪投我來今爲贖取遂出錢三百文贖猪後乃竊語伏生曰家中曾失絹不生報僧云父存之日曾失兩匹

又問姊妹幾人生又報云唯有一姊嫁與縣北公乘家僧卽具陳童子所說伏生聞之悲泣不能自已更別加心供養猪母凡經數日猪忽自死託其女夢云還債既畢得生譱處兼勸其女更修功德

唐鄭州陽武縣婦女姓朱其夫先負外縣人絹百匹夫死之後遂無人還貞觀末因病死經再宿而穌自云被人執至一所見一人云我是司命府吏汝夫生時負我家絹若干匹所以追汝今放汝歸宜急具物至某縣某村某家送還我母如其不送捉追更切衆爲白我孃努力爲其造像修福朱卽告乞鄉閭得絹送還其母具言其兒貌狀有同生平其母亦對之流涕歔欷久之

唐汾州孝義縣人路伯達至永徽年中負同縣人錢一千文後乃違契拒諱及執契作徵遂共錢主於佛前爲信誓曰若我未還公願吾死後與公家作牛畜言訖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時向錢主家㹀牛產一赤犢子額上生白毛爲路伯達三字其子姪等恥之將錢五千文求贖主不肯與乃施與隰城縣啟福寺僧與如助造十五級浮圖人有見者發心止惡竟投錢物布施（右二驗出冥報拾遺也）

唐永徽五年京城外東南有陂名獨嘉嘐有靈泉鄉里長姓程名華秋季輸炭時程華已取一炭丁錢足此人家貧復不識文字不取他抄程華後時復從丁索炭炭丁不伏程華言我若得你錢將汝抄來炭丁云吾不識文字汝語吾云我既得汝錢足何須用抄吾聞此語遂信不取何因今日復從吾索錢程華不信因果遂爲他炭丁立誓云誓云我若得汝錢願我死後爲汝作牛炭丁懊惱別舉錢與之程華未經三五月身亡卽託炭丁㹀牛處胎後生犢子徧體皆黑唯額上有一雙白程華字分明人見皆識程華兒女

倍加將錢收贖不與其牛尚在（左近村人同見說之）

唐龍朔元年懷州有人至潞州市豬至懷州賣有一特豬潞州三百錢買將至懷賣與屠家得六百錢至年冬十一月潞州有人姓李不得字任校尉至懷州上番因向市欲買肉食見此特豬已縛四足在店前將欲殺之見此校尉語云汝是我女兒我是汝外婆本為汝家貧汝母數從我索粮食為數索不可供足我大兒不許我憐汝母子私避兒與五升我今作豬償其盜債汝何不救我校尉聞此從屠兒贖豬屠兒初之不信餘人不解此豬語唯校尉得解屠兒語云

審若是汝外婆我解放之汝對我更請其語屠兒為解放已校尉更請豬語云其今當上一月未得將婆還舍未知何處安置婆豬即語校尉言我今已隔世受此惡形縱汝下番亦不須將我還汝母見在汝復為校尉家鄉眷屬見我此形決定不喜恐損辱汝家門吾聞某寺有長生豬羊汝安置吾此寺校尉復語豬言婆若有驗自須向寺豬聞此語遂即走向寺寺僧初不肯受校尉具為寺僧說此靈驗合寺僧聞並懷慚愧即為造舍屏處安置校尉復留小氈令臥寺僧道俗競施飲食久後寺僧並解豬語校尉下番辭

向本州報母此事母後自來看豬母子相見一時泣淚豬至麟德元年猶聞平安（東宮李粲難逃并州人敕任懷州刺下折衝具見說之也）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汝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近門母子相見遂得共語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諮孃欲寫何經為吾寫法華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蘇具向夫說

夫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其師子舊解寫經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未裝潢其人先與他受雇寫經主姓范此生將他法華轉向趙師子處質二百錢施主不知質錢師子復語婦兒云今既待經在家有一部法華兒贖取此經向直一千錢陳夫將四百錢贖得裝潢周訖在家為母供養其女陳氏後夢見母從女索經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為孃贖得一部法華現裝潢了在家供養母語女言止為此經吾轉受苦冥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云汝何因取他范家

經將爲已經汝何有福甚大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爲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卽見一僧手捉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爲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因復來敦逼待寫了何須忽忽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汝爲吾寫經今得出冥道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爲婦禮信心爲本言訖悲淚共別後時勘問前贖法華主果是姓范范家雖不得經其經已成施福已滿後人轉貨自得罪咎劉妻贖取徼得少福然亾母不得力陳氏夫劉公佑具向給事道自說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一

校譌

第三紙十二行特南藏作特　第十五紙六行立法南藏作法立

音釋

埦徒古切堺也　柵測革切編木爲柵　匍匐匍音蒲匐蒲墨切匍匐盡力也　悖其季切心動也　瀋尺甚切米汁也　瀟　桎梏桎職日切足械也梏姑沃切手械也　癭於郢切頸瘤也　鄚音莫　舫甫妄切方舟也　殞羽敏切殁也　矚朱欲切視也　顇秦醉切顦顇也　肫徒渾切小豕也　歔欷歔休居切欷香衣切歔欷悲泣氣咽而抽息也　裴潰蔡餧霜切廣胡兇切

兵部主事太倉王士騏施貲刻此法苑珠林第七十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長洲王國奕書　江寧石仲松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諍訟篇第六十六

述意部

夫慈言一發則人天含笑鄙語一彰則幽顯皆瞋將恐聞聲傳惡永隔心目見善懷親長同赤子旣知邪正異蹤善惡分路勸止三毒之凶言興善和之敬順所以大聖之訓修本去末卽心爲毒主口爲禍器因事成災沿流惡道未有諍訟違形而存大化也

引證部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祇洹中有兩比丘諍起一人罵詈一人默然其罵詈者卽便攺悔懺謝於彼而彼比丘不受其懺以不受故衆多比丘共相勸諫高聲鬧亂爾時世尊以淨天耳過於人耳聞祇洹中聲鬧亂聞已從禪覺往精舍於大衆前敷座而坐告諸比丘我今至安陀林坐禪聞精舍中高聲鬧亂竟爲是誰比丘具述前事白佛佛告比丘云何愚癡之人人向悔謝不受其懺若人懺謝而不受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苦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釋提桓因有三十三天共諍說偈敎誡言

於他無害心　瞋亦不纏結　懷恨不經久
於瞋以不住　雖復瞋恚盛　不發於麁言
不求彼制節　揚人之虚短　常當自防護
以義内省察　不怒亦不虚　常與賢聖共
若與惡人俱　剗强猶山石　盛恚能自持
如制逸馬車　我說為善師　非謂執繩者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天帝釋共天阿修羅對陣欲戰釋提桓因語三十三天衆言今日諸天與阿修羅軍戰諸天得勝阿修羅不如者當生擒毗摩質多阿修羅王以五繫縛將還天宫修羅復作是

語當其戰時諸天不如修羅得勝者當生擒帝釋以五繫縛將還我宫當其戰時諸天得勝修羅不如諸天以五繫縛阿修羅將還天宫縛在帝釋斷法殿前門下帝釋從此門入出之時阿修羅縛在門側瞋恚罵詈時帝釋御者見阿修羅王身被五縛在於門側帝釋出入之時輙瞋恚罵詈見已即便說偈白帝釋言

釋今為畏彼　為力不足耶　能忍阿修羅
面前而罵辱

帝釋即荅言

不以畏故忍　亦非力不足　何有黠慧人
而與愚夫對

御者復白言

若但行忍者　於事則有闕　愚癡者當言
畏怖故行忍　是故當苦治　以智制愚癡

帝釋荅言

我當觀察彼　制彼愚夫者　見愚瞋熾盛
智以靜默伏　非力而為力　是彼愚癡力
愚癡違遠法　於道則無有　若使有大力
能忍於劣者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他極罵辱　大力者能忍　是則為上忍
無力何有忍　於已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知彼瞋恚盛　還自守靜默
於二義俱備　自利亦利他　謂言愚夫者
以不見法故　愚夫謂勝忍　重增於惡口
未知忍彼罵　於彼常得勝　於勝已行忍
是名恐怖忍　於等者行忍　是名忍諍忍
於劣者行忍　是名為上忍

佛告諸比丘釋提桓因於三十三天為自在主常行

忍辱讚歎於忍汝等比丘正信非家出家學道亦應如是行忍讚歎於忍應當勤學又起世經云佛告諸比丘往昔諸天與阿修羅起大鬭戰爾時帝釋告其所領三十三天言諸仁者汝等諸天若與修羅共為戰鬭宜好莊嚴善持器仗若諸天勝修羅不如汝等可共生捉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到善法堂前諸天會處三十三天聞帝釋命依教奉行爾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亦復告諸修羅言若諸天不如即當生捉帝釋天主五繫縛之將詣諸阿修羅七頭會處立置我前諸修羅衆亦受教行當於彼時帝釋得勝即便生捉阿修羅王以五繫縛之將詣善法堂前諸天集處向帝釋立爾時毗摩質多羅王若作是念願諸修羅各自安善我今不用諸阿修羅我當在此與天一處同受娛樂甚適我意與此念時即見自身五縛悉解五欲功德皆現其前或作是念我今不用三十三天願諸天等各自安善我願還歸阿修羅宮起此念時其身五繫即還縛之五欲功德忽即散滅阿修羅王有如是等微細結縛諸魔結縛復細於此所以者何諸比丘邪思惟時即被結縛正憶念時即便解脫爾時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未戰

已前作如是念我有如是威神德力日月宮殿及三十三天雖在我上運轉周行我力能取以為耳璫處處遊行不為妨礙爾時羅睺羅阿修羅王自服種種嚴身器仗與鞞摩質多羅王踊躍幻化諸小王眷屬前後圍遶從阿修羅城導從而出欲共忉利諸天與大戰鬭爾時難陀及波難陀二大龍王從其宮出各各以身遶須彌山周迴七帀一時動之動已復動以尾打海令一段水上於虛空在須彌頂上是時帝釋告諸天言汝等見此大地如是動不空中靉靆猶如雲雨又似重霧我今定知諸阿修羅欲與天鬭於是海內諸龍各嚴器仗而出復往告六欲諸天各嚴器仗乘空而來須夜摩天王與無量百千萬數諸天子下至須彌山頂上在東面豎純青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兜率陀天王與無量百千萬衆一時雲集須彌山頂在其南面豎純黃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化樂天王與無量百千萬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西面豎純赤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他化自在天王與其無量百千天子下至須彌山頂在其北面豎純白色難降伏旛依峯而立爾時帝釋見上諸天並皆雲集乃至虛空夜叉咸皆隨從帝釋前立於

是帝釋自著鎧甲與諸天衆前後圍遶從天宮出欲共大戰諸器仗等襍色可愛皆七寶所成以此刀仗逆擲阿修羅身莫不洞徹而不爲害於其身上不見瘡痕之跡唯以觸因緣故受於苦痛諸阿修羅器仗亦是七寶所成穿諸天身亦皆徹過而無瘢痕唯觸因緣故受苦痛又增一阿含經云昔日諸天與阿須倫共鬬時諸天得勝阿須倫王不如便懷恐怖化形極小從藕根孔中過佛眼所見非餘者所及又大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龍衆阿修羅言汝等莫鬬應當修忍仁者若能離於瞋怒成就忍辱速得十處何等爲十一得作王王四天下自在輪王二毗樓博叉天王三毗樓勒叉天王四提頭賴吒天王五毗沙門天王六釋天王七須夜摩天王八兜率陀天王九化樂天王十他化自在天王諸仁者若具足忍是人速得如是十處忍辱近果

若有諍論議　襍意懷貢高　非聖毀此德
各各相求便　但求他過失　意欲降伏彼
更互而求勝　聖不如是說

又中阿含經世尊告諸比丘汝莫鬬諍所以者何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惟忍能止諍

是法眞尊貴

於是世尊不悅可拘舍彌諸比丘諍已即從座起而說頌曰

以若干言語　破壞最尊衆　破壞聖衆時
無能有訶止　碎身至斷命　奪象牛馬財
破國滅亾盡　彼猶故和解　況汝小言罵
不能令和合　若不思眞義　怨結焉得息
罵詈責數說　而能制和合　若思眞實義
怨結必得息　若以諍止諍　至竟不見止
唯忍能止諍　是法可尊貴　瞋向慧眞人
口說無賴言　誹謗牟尼聖　是下賤非智

又佛本行經佛爲五比丘說偈云

一月之中千過鬬　一鬬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佛世尊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鬬　一鬬百倍得勝人
若能歸信法正眞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鬬　一鬬百倍得勝他
若能歸信一切僧　能勝於彼十六分
一月之中千過鬬　一鬬百倍得勝人
若能思惟法性空　能勝於彼十六分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婢稟性廉謹常爲主人典知麥豆時家有羝羊伺空遂便唅食麥豆升量折損爲主所瞋信已不取皆由羊唅緣是之故婢常因嫌每自杖搥用打羝羊羊亦含怨來觝觸婢如此相犯前後非一婢因一日空手取火羊見無杖直來觝婢婢緣急故用所取火著羊脊上羊得火熱所在觸突燒村人延及山澤于時山中五百獼猴火來熾盛不及避走即皆一時被火燒死諸天見已而說偈言

瞋恚闘諍間　不應於中止　羝羊共婢闘
村人獼猴死

頌曰

貴富諍人我　貧賤自然羞　強弱相辜負
闘訟未曾休　恥恨相侵奪　覓便報其讐
怨結恒對值　累劫常苦愁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漢景帝時白頸烏闘

漢中平年有雀闘

漢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黒烏群闘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日黒祥也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謀反烏群闘

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悟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泗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黒烏闘於國燕王旦之謀反也又有一烏一鵲闘於燕宮中烏墮地死五行志以爲楚燕皆骨肉藩臣驕恣而謀不義倶有烏鵲闘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之明表也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烏而水色者死楚炕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烏衆而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顓征去殺厥妖烏散闘也

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因亂闘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陵者高大之象也雀者爵也天誡若曰懷爵祿而尊厚者自還相害至滅亾也 右二驗出搜神記

謀謗篇第六十七之一

述意部

夫心者衆病之源口者臧否之本同出異名禍福殊泒故知身口三業無非構禍之因眼耳六情悉爲招釁之首致使謀謗聖凡枉壓良讒橫受三根長辭七衆但死生有命富貴由業縱加鴆毒不能傷異道

與謀謀不能害徒起謗心虛施禱祀故班婕妤云脩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佞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良由雪山之藥眞僞叵辯庵羅之果生熟難分故如來在世尚不免謗況今是凡豈逃斯責責是宿殃時來須受此亦已事何得恨他然虛謗之罪自加塗炭如脣口是弓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空發徒涂身口特須自省緘口愼心也

呪詛部

如大方廣總持經云佛言善男子佛滅度後若有法師善隨樂欲爲人說法能令菩薩學大乘者及諸大

是我於爾時以貪恚故撲殺力士以是因緣墮地獄中經數千歲今雖成佛諸漏已盡爾時殘緣今故有此脊痛之患也

佛被木槍刺脚緣第六

興起行經云佛在羅閱祇竹園精舍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晨旦著衣持鉢與五百比丘僧及阿難共入羅閱祇城乞食家家徧至見此里中有破剛木一片木長尺二於佛前立佛便心念此是宿緣我自作是用當受之衆人聞見皆共聚觀大衆見之驚愕失聲佛復心念今當現償宿緣之報使衆人見信解殃對不敢造惡佛便踊在虛空去地一刃木槍逐佛亦高一刃於佛前立佛復上二刃四刃乃至七刃槍亦隨上七刃世尊復上高一多羅槍亦高一多羅佛復上乃至七多羅槍亦隨上立於佛前佛復上高七里乃至上由延槍亦隨之佛於空中化作青石厚六由延廣縱十二由延佛於上立槍便穿石出在佛前立佛復於空中化作水廣十由延縱二由延深六由延於水上立槍復過水於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大火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於其燄上立槍亦過燄至佛前立佛復空中化作旋風縱廣十二由延高六由延

於風上立槍從傍邊斜來趣佛前立佛復上至四天王宮如是展轉乃至梵天木槍從三十三天以次來上乃至梵天於佛前立諸天皆相謂曰佛畏此槍捨走然槍逐不置爾時世尊與梵天說自宿緣法從梵天還展轉還至羅閱城所過諸天皆爲說宿緣法槍亦隨從上下至羅閱城佛亦爲羅閱祇人說宿緣法佛與比丘僧出羅閱城槍亦尋佛後國人盡逐佛出城佛問衆人汝等欲何所至衆人答曰欲隨如來看此因緣佛語衆人各自還歸如來自知時節阿難問佛如來何以遣衆人還佛語阿難若衆人見我償此

緣者皆當盟死墮地阿難便默世尊即還竹園僧伽藍自處已房勑諸比丘各自還房阿難問佛我當云何佛語阿難汝亦還房阿難即還佛便心念是緣我宿自造必當償之即取大衣四褺襞之還坐本座佛便展右足木槍便從足趺上下入徹過入地深六萬八千由延過地至水水深亦六萬八千由延過水至火火高六萬八千由延至火乃焦當爾之時地為六反震動阿難諸比丘各自心念今此地動其槍必刺佛腳足也佛被瘡已苦痛酸疼阿難即至佛所見佛腳刺槍瘡便死倒地佛以水灑阿難乃起起已禮佛足摩拭佛足嗚佛腳足啼泣墮淚佛以是腳行至樹下降魔上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世尊金剛之身作何因緣為木所害佛語阿難且止勿啼世間因緣輪轉生死有是苦患阿難問佛今者瘡痛增損何如佛語阿難漸有降損舍利弗及諸比丘來禮佛問答亦復如是佛語比丘且止莫啼我乃先世自造此緣要當受之無可逃避此對非父非母所作亦非天王沙門等作自造自受諸漏已盡得神通者各自默然惟往日曾所說偈曰

世人所作行　或作善惡事　此行還歸身
終不朽敗亾

時耆婆阿闍世王等聞佛為木槍刺腳從床悶死墮地良久乃穌舉宮驚怖王起啼泣勑諸臣曰速疾嚴駕欲至佛所諸臣受教即便嚴駕上車出城城內四姓宗族士女百千圍遶共至佛所佛右脅側臥王禮佛已手捉佛足摩拭口嗚世尊瘡痛寧有損不佛慰王已命王使坐王言我從如來所聞佛身金剛不壞今者何為木槍所刺耶佛告王曰一切諸法皆為緣對我身雖是金剛非木槍能壞此宿對所壞即說頌曰

世人所為作　各自見其行　行善得善報
行惡得惡報

是故大王當捨惡從善愚騃不學問未識真道者戲笑輕罪復當號泣不可以戲作罪後受大殃王語耆婆汝合好藥洗瘡咒治必令時瘥耆婆曰諾耆婆即便禮佛洗足安藥後續止痛耆婆出百千價氎用裹佛足以手摩足以口嗚之曰願佛老壽此患早除一切眾生長夜之苦亦得解脫即起禮佛於一面住佛於是為王一切眾會說四諦法千比丘得漏盡意解萬一千人得法眼淨復有百千諸天展轉相告皆來

慰佛說偈讚已禮佛而去佛語舍利弗往昔無數阿僧祇劫前有兩部賈客各有五百人往波羅柰國各合資財嚴船度海乘風徑往即至寶渚渚上豐饒衣被飲食及妙婇女種種龍寶無物不有一部賈客語衆人曰我等所求已獲今當住此以五欲自娛第二薩薄告其部衆不應於此久住是時空中有天女慈愍此輩便於空中語衆賈曰此間雖有財寶婇女衣食不足久住卻後七日此地皆當沒水語訖化去復有魔女欲使沒盡諫之不去前天所說水當沒此皆是虛妄不足可信說已化去第一薩薄不信天告樂

住不去第二薩薄懼水不住卻後七日如前天言水滿其地先嚴辦船未至之日所將部衆即得上船第一薩薄先不嚴船水至之日與嚴治者著鉾持杖共相格戰第二薩薄以鋭鉾刺第一薩薄脚徹過即便命終佛語舍利弗汝知第一薩薄者今提婆達是第二薩薄者則我身是爾時第一賈客衆五百人者則今提婆達五百弟子是爾時第二賈客五百衆者則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第一天女者則今舍利弗是爾時第二天女者則今名滿月比丘要羅弟子是佛語舍利弗我往昔作薩薄貪財分死度海與彼爭船以

鋭鉾刺薩薄脚以是因緣無數千歲經地獄苦墮畜生中爲人所射無數千歲在餓鬼中蹈鐵針上今雖得金剛之身以是餘殃故今爲木槍所刺又大乘方便經云昔舍衛城中有二十人皆是最後邊身彼二十人更有怨家二十人各各思惟我當爲作親友而至其舍奪其命根不向人說彼時四十人以佛神力故共至佛所如來爾時爲調伏是四十人故於大衆中告大目揵連言今此大地出佉達羅刺欲刺吾左足未至足之間此佉達羅刺即從地出長一肘當出之時目連白佛言我今當取此刺擲著他方世界佛

告目連非汝所能此刺在地汝不能拔爾時目連以大神力前拔此刺于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一切世界隨刺而舉而不能動乃至一毛爾時世尊以神通力上四天王天彼刺亦隨佛去如是展轉乃至梵天亦復如是爾時如來從梵天還至閻浮提本所坐處刺亦逐還至此地中豎向如來爾時如來即以右手捉刺左手安地右脚蹈之爾時三千大千世界皆大震動時尊者阿難向佛合掌而作是言世尊往昔作何等業得如是報佛告阿難我過去世入大海中持矟刺人斷其命根以此因緣得如此報善男子

我說是業緣已彼二十怨賊欲害二十人者作是思惟如來法王尚得如是惡業之報況我等輩不受此報是二十人即從座起頭面禮佛作如是言我等所興惡念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日向佛悔過不敢覆藏我先惡心欲害彼人今重悔過不敢覆藏時二十人即得正解及四萬人亦得正解是故如來示佉達羅刺刺足是名如來方便

佛被提婆達多擲石出血緣第七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過去世時於羅閱城有長者名曰須檀大富多饒財寶產業備足子名須摩提其父須檀奄然命終摩提異母弟名修耶舍摩提心念我當云何設計不與耶舍財分唯當殺之乃得不與摩提語耶舍云大弟共詣耆闍崛山上論說去來耶舍曰可爾摩提即執弟手上山將至絕高便推崖底以石埳之便命絕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長者須檀者則今父王眞淨是也爾時子須摩提者則我身是弟修耶舍者則今提婆達多是佛語舍利弗我於爾時以貪財害弟以是罪故無數千歲在地獄燒煮爲鐵山所埳爾時殘緣今雖得佛不能免此宿對我於耆闍崛山經行爲提婆達舉崖石長六丈廣

三丈以擲佛頭山神名金埤羅以手接石石邊小片迸墮中佛腳大拇指即破血出

佛被婆羅門女旃沙舞杅謗佛緣第八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阿僧祇劫前有佛名盡勝如來有兩種比丘一種名無勝一種名常歡無勝比丘得六神通常歡比丘結使未除爾時波羅柰城有長者名大愛資財無極婦名善多端正無比兩種比丘往來其家以爲檀越善多婦者供養無勝比丘四事無乏常歡微薄因此妬嫉橫生誹謗言無勝比丘與善多交通不以道法供養自以恩愛供養耳佛語舍利弗爾時常歡比丘者則我身是善多婦者今婆羅門女名旃沙是我於爾時無故誹謗無勝羅漢以是罪緣無數千歲墮在地獄受其苦痛今雖得佛以餘殃故爲多舌童女舞杅起腹來至我前曰沙門何以不自說家事乃說他事爲汝今日獨自歡樂不知我苦汝先共我交通使我有身今當臨月事須酥油養於小兒盡當給我爾時衆會皆低頭默然時釋提桓因侍後執扇以神力化作一鼠入其衣裏嚙於杅舞忽然落地爾時四部弟子及六師從衆見杅墮地皆大歡喜揚聲稱慶欣笑無量皆同罵曰汝死

亦吹罪物何能與此惡意誹謗清淨無上正真此地無知乃能容載如此惡物耶諸衆各說是時地卽劈裂火燄踊出便墮中徑至阿鼻大泥犁中大衆見女現身墮泥犁中阿闍世王便大驚恐衣毛爲豎卽起叉手長跪白言此女所墮今在何處佛答大王此女所墮名阿鼻泥犁闍王復問此女不殺人亦不偷盜妄語何因便墮阿鼻耶佛語闍王我所說緣法有上中下身口意行闍王復問何者爲重何者爲中何者爲下佛語闍王意行最重口行處中身行在下王復問佛佛答王曰身行麤現此事可見口行耳聞此二

事者世間聞見意行發念無見聞者此是內事衆行爲意釘所繫縛如人欲行身三殺盜婬欲發口之四過妄言綺語惡口兩舌先心計校然後施行是故繫於意釘不在身口也於是世尊卽說偈曰

意中熟思惟　然後行二事　揚慙於身口
未曾愧心意　先當慙於意　然後恥身口
此二不離身　亦不能獨行

於是阿闍世王聞佛說法啼泣悲感佛問王曰何爲啼耶王答佛曰爲衆生無智不解三事恒有折減是故悲耳此衆生等但爲身口爲大不知意爲源與如人殺生偷盜婬泆天下盡見口行四事天下所聞意家三事非耳所聞非眼所見是故衆生以眼見耳聞爲大今佛說乃知心意爲大身口爲小以是故身口二事繫於意釘如多舌女欲謗毀佛先心思念當以繫杅起腹在大衆中說是謗事故知意大身口小也佛言善哉善哉大王善解此事常當學此意大身口小事說是法時八千比丘漏盡意解二百比丘得阿那含道四百比丘得斯陁含道八百比丘得須陁洹道八萬天人得法眼淨十萬人及非人皆受五戒二十萬鬼神受三自歸又生經云爾時世尊與千二百

五十人俱入舍衛城欲詣波斯匿王宮受請時有比丘尼名曰暴志以盂繫腹佀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爲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爲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踰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喻如虛空不可汙染佛心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旣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爲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嚙繫盂繩盂卽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違業

爲佛弟子既不能盡欲反懷妬結謀大聖乎卽勑掘
地爲坑滎欲倒埋時佛解喻勿得爾也吾宿罪非獨
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賈客賣好眞珠數多
圓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有一男子遷益倍價獨得
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看復不肯與心盛
遂怒汝毀辱我枉枉所生當報汝怨所枉毀辱悔無
所及佛告王等爾時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人者
則暴志尼是因彼懷恨所枉生處常欲相謀佛說如
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三

音釋

檜七羊切詳也　杅雲俱切　脇虛業切腋下也　吱指移切　麩音夫　枝無枯切其
額五革切額也　釜扶雨切鍑屬　劇奇逆切甚也　撲蒲角切踣也　捺奴曷切
以手也　跨苦化切股間也　蹴七六切蹋也　挫則臥切摧也　愕五各切驚愕也
繫驟切繫也　疊徒協切摺疊也　鉼莫兵切　銳以芮切利也　蹹徒合切
躓子果切　拇莫厚切將指也　嚙五巧切齧也　劈匹亦切破裂也　渋
謀莊交切

大倉居士吳雲游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三卷
州王國英書　梁水端學弄刻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誹謗篇第六十七之三

別引十緣之餘

佛食馬麥緣第九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過去久遠世時佛名毗婆
葉如來在槃頭摩跋城中王名槃頭與羣臣士女以
四事供養如來及衆僧終已無乏爾時城中有婆羅
門名因提耆利博達梵志四韋陀典籍亦知尼揵算
術及婆羅門戒敎五百童子時王設會先請佛及諸

大衆僧佛默然許之王卽還宮具饌種種膳美及設
床座氍毹㲪㲜辦具已畢王執香爐於殿上長跪啓
白今時已到唯願屈尊時毗婆葉佛見時已至便勑
大衆著衣持鉢當就王請大衆圍繞往詣王宮就座
而坐王卽下食手自斟酌種種餚饍爾時有一比丘
名曰彌勒時病不行佛及大衆食已各還本處遇梵
志山王見食香美便興嫉妬意曰此髡頭沙門正應
食馬麥不應食此甘饌之供告諸童子汝等見此髡
頭道人食於甘美餚饍不諸童子曰實見此等師主
亦應但食馬麥佛語舍利弗汝知爾時山王婆羅門

者則我身是爾時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羅漢是爾時病比丘彌勒者今彌勒菩薩是我於爾時以興嫉妬罵言不應食其甘饍正食馬麥卿等亦云如是以是因緣我及卿等經歷地獄無數千歲今雖成佛爾時殘緣我及卿等於毗蘭邑故食馬麥九十日我於爾時不言與佛馬麥但言與比丘以是故我今得食穬麥人以卿等加言當與佛麥故今日卿等食者皮麥耳又大乘方便經云以何緣故如來及僧在婆羅門毗蘭若聚落三月之中食馬麥耶佛言善男子我於昔時知此婆羅門必捨初始請佛僧心不給飲食而故往受請何以故爲彼五百馬故此五百馬先世中已學菩薩乘已曾供養過去諸佛近惡知識作惡業緣故墮畜生中五百馬中有一大馬名曰日藏是大菩薩於過去人中已曾勸五百小馬發菩提心爲欲度此五百馬故現生馬中由大馬威德故令五百馬自識宿命本所失心而今還得我愍彼五百菩薩墮馬中者欲令得脫雖於畜生是故如來知故受請是時五百馬減所食麥半分持施僧大馬半分奉施如來爾時大馬爲五百馬以馬音聲而爲說法示教悔過今當禮佛及比丘僧說此事已復作是言汝等當

以所食半分供養於僧爾時五百馬悔過已於佛及僧生淨信心過三月已其後不久是五百馬命終生於兜術天上彼五百天子即從天來至於佛所聞說法已必定得成阿耨菩提五百馬子於將來世得辟支佛彼日藏大馬於當來世復得作佛號曰善調如來雖食艸木土塊瓦礫大千界中無如是味爾時阿難心生憂惱轉輪聖王種出家學道如下賤人食此馬麥我於爾時見阿難心即與一粒麥語阿難言汝嘗此麥味爲何如阿難嘗已生希有心我生王家已來未曾得如是之味阿難食此麥已七日七夜無饑渴想如來復知五百比丘若食細食增益欲心若食麤食心則不爲貪欲所覆彼諸比丘過三月已離婬欲心證阿羅漢果善男子爲調伏五百度五百馬菩薩故如來以方便力受三月食馬麥緣非是業報

佛經苦行緣第十

興起行經云佛告舍利弗往昔波羅柰城邊去城不遠有多狩邑中有婆羅門爲王太史國中第一有其一子頭上有自然火鬘因以爲名火鬘面首端正有三十相梵志典籍圖書讖記無事不博時有一瓦師子名曰難提婆羅此云護喜與火鬘少小親交心相

敬念須臾不忘瓦師精進慈仁孝順父母俱盲供養
二親無所乏短雖爲瓦師手不掘地亦不使人掘唯
取破牆崩岸鼠壞土等和以爲器成好無比若有男
子女人欲來買者不爭價數不取金銀財帛唯取穀
米供養而已迦葉如來所住精舍去邑不遠與大比
丘衆二萬人俱皆是阿羅漢護喜語火鬘曰共見迦
葉如來去乎火鬘答曰用見此禿頭道人爲直是禿
頭人耳何有道哉如是至三後日復語火鬘曰共至
水上澡浴乎火鬘答曰可爾便共詣水澡浴著衣服
已護喜舉右手遥指示曰如來精舍去是不遠可共

暫見否火鬘答曰何用見此禿頭道人爲何有佛道
可得護喜便捉衣牽不去火鬘便脫衣捨走護喜遂
後捉腰帶挽曰可暫共見佛便即還耶火鬘復解帶
捨走曰我不欲見此禿頭沙門護喜便攝其頭牽曰
爲一過見佛去來爾時國諱捉人頭捉者皆斬火鬘
驚怖竊心念曰此瓦師子分死捉我頭此非小事必
當有好事乃使此人分死相捉火鬘曰汝放我頭我
隨子去護喜即放共詣佛所護喜禮如來足於一面
坐火鬘直舉手問訊已便坐護喜叉手白迦葉佛言
此火鬘者多狩邑中太史之子是我少小親友然其

不識三尊不信三寶願世尊開化愚冥使其信解火
鬘童子覩覲世尊從頭至足覲佛相好威容巍巍諸
根純淑調和以三十二相嚴飾其體八十種好以爲
媚儀如娑羅樹華身猶須彌無能見頂面如滿月光
如日明身色如金火鬘見佛相好便心念曰我梵識
記所載相好今佛盡有唯無二事一陰馬藏相二吐
舌舐面相於是說偈問曰

所聞三十二　大士之相好　於此人中尊
唯不覩二事　豈有丈夫體　猶如馬藏不
寧有廣長舌　覆面舐頭不　願爲吐舌示

令我決狐疑　我見乃當知　如經所載不

於是如來便出廣長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
兩耳七過舐頭縮舌入口色光出照大千世界蔽日
月明乃至阿迦膩吒天光還繞身七帀從頂上入以
神足力現陰馬藏相令火鬘獨見餘人不覩火鬘童
子具足見佛三十二相無一缺減踊躍歡喜不能自
勝如來爲火鬘說法止其三業令行菩薩行火鬘即
禮佛足長跪白言我今懺悔身不可行而行口不可
言而言意不可念而念願世尊受我此懺從今已往
不復敢犯如此至三迦葉如來默然受之火鬘童子

護喜童子俱禮拜退後自尤責悔不早聞失於道利於是火鬘童子說偈讚護喜曰

仁為我善友　法友無所貪　導我以正道

是友佛所譽

於後二人投佛出家受具足戒佛語舍利弗爾時火鬘童子者則我身是火鬘父者今我父王真淨是爾時瓦師童子護喜者我為太子在宮居婇女時至於夜半作瓶天子來語我言曰時已到可出家去為導者是舍利弗此護喜者頻勸我出家是善知識也我前向護喜作惡語道迦葉佛禿頭沙門何有佛道可得以是惡言故臨成佛時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雖受辛苦於法無益舍利弗我六年苦行者償先緣對畢已然後得佛佛語舍利弗汝觀如來衆惡已盡諸天人神一切衆生皆欲度之我猶不免宿對況復愚冥未得道者舍利弗當護身三口四意三當學如是佛說先世因緣時萬一千天子得須陁洹道八千龍等皆受五戒五千夜叉受三自歸佛說是已舍利弗及五百羅漢阿耨大龍王八部鬼神歡喜受行頌曰

思惟上哲　濫被誣枉　清濁難分

善人惡網　幽顯冥知　眞僞鑒朗

自覩業對　如空影響

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一

述意部

夫神呪之為用也拔朦昧之信心啓正則之明慧裂重空之巨障滅積劫之沉痾業既謝遺累法潛形所以累聖式陳衆靈攸仰故波旬奉呪於白樹梵王顯儀於赤鐵七佛揚道於時緣菩薩陳誠於法會廣羅經誥尤難備寫然陁羅尼者西天梵音東華人譯則云持也持善不失持惡不生據斯以言彌綸一化依法施行功用立驗或碎石拔木或移痛滅痾隨聲發而苦除逐音颺而事舉或召集神鬼或駕御虬龍興雲布雨集福祛災感應不窮其來久矣

懺悔部

述曰夫呪是三世諸佛所說若能至心受持無不靈驗比見道俗雖有誦持無多功効自無志誠詞言無徵或有文字譌替或有音韻不典或飲啗酒肉或襍食葷辛或觸手汗穢或浪談俗語或衣服不淨或處所不嚴致令鬼神得便翻受其殃若欲懺悔先立道場懸繒旛蓋燒衆名香四門護淨禁止襍人隨其出

入每須澡浴多覔和香口内常含志誠殷重自責己躬愧謝十方一切賢聖然後普爲四生六趣心心相續刹那匪懈如是懇已定驗不疑故菩薩善戒經云菩薩爲破衆生種種惡故受持神咒故有五法不得爲一不食肉二不飲酒三不食五辛四不婬五不淨之家不在中食菩薩具足如是五法能大利益無量衆生諸惡鬼神諸惡毒病無不能治千轉陁羅尼神咒釋迦牟尼佛說此咒出於西梵由來盛傳至隋大業初東都洛陽翻經館笈多三藏譯出此咒以惠遺學時有彦琮法師卽傳譯之領袖也初獲此本通布

華夷時有長安延興寺玄琬律師弘法寺靜琳法師等並是道光日下德振通賢創獲流布洗蕩瑕累卽於別院仍建道場每至肇春爲受戒沙彌及餘道俗相續不絕靈相重疊至今五十餘年時漸訛替恐後人不知本末故委具述之然大集諸經及陁羅尼集十卷廣明禳咒不煩具錄今且逐要時濟所須意存滅罪除障出四十餘皆除病濟貧護生延命禳術之徒亦略述二十餘件或此處無文西域有本三藏口傳要用咒者亦翻出三五傳之流行餘之不盡者冀尋大本佛說咒曰

南慕遏羅(去聲)怛那(奴簡切) 怛邏耶夜(羊箇切) 南麼阿(長聲)羅耶阿(短聲)吠盧吉低濕吠邏夜菩提(上聲)薩哆皤(平聲)耶(羊可切) 摩訶薩埵婆耶摩訶迦嚕膩(拏你切)迦夜(羊可切) 怛純(地可切)普曳(去聲)普曳普夜(羊可切) 婆(長聲)醯(許柔切) 你(奴豪切) 普榆怛咧迦(去聲)邏迦邏(去聲)磨(去聲)邏磨邏哆(都箇切)邏哆邏遮(車可切)邏遮邏鉢邏(去聲)遮羅鉢邏遮羅器挐(去聲)器挐薩婆(去聲)羯磨吠邏挐(平聲)你迷婆伽吠痕(都你切)索訶(去聲)薩囉吠囉低薩婆(去聲)勃陁(長聲)吠盧吉低隻舸(敷敏切)林(始出切)瘟怛邏揭(渠滿切)邏挐(去聲)寔哈(呼閣切)婆(輕長聲)迦夜沫奴比(扶必切)闍夜那比輸達你 素嚕 素嚕 鉢

邏鉢邏素嚕素嚕薩婆勃陁頞地瑟恥(丑寄切) 耶馭(蘇箇切)婆訶達磨陁(長聲)石揭咧羯馭婆訶 阿羅婆(重聲)婆(去聲)馭婆(輕聲)婆(重聲)婆(去聲)薩婆達摩婆(去聲)蒲達你馭婆訶

此咒功能千劫聚集業障一時誦已皆悉去盡便獲千佛所集善根當得背於千劫流轉中生老病死邊際轉此生已見千轉輪王欲生清淨佛國者晝三夜三一一時中各誦二十一徧至二十一日如有所欲卽得如意或見金色佛像菩薩形像卽是先相命終已後便生菩薩大集會中

彌陁部

此阿彌陁咒若欲讀誦者諸口傍字皆依本音轉言之無口者依字讀仍須師授之聲韻合梵輕重得法依之修行剋有靈驗

那(上聲下同)謨善(上聲下同)陁夜(藥可切下同)那謨馱(上聲)囉(上聲下同)摩(上聲)夜那謨僧伽夜那摩阿弭多婆(上聲)夜哆(丁可切下同)他伽(上聲下同)多夜阿(上聲下同)囉訶(上聲)羝(上聲)三藐三菩陁夜哆姪他(徒也切下同)阿弭唎羝阿弭唎都婆鼻(菩遮切下同)阿弭唎哆三婆鼻(菩遮切)阿弭唎哆鼻迦(上聲)蘭羝伽弭你伽伽那稽(居發切)唎夜迦(上聲下同)唎婆(上聲)囉鞞(蒲何切)鞞波跛叉(楚我切)焰迦唎(一切惡業盡也)娑婆訶(公可切)

此之神咒先巳流行功能利益不可說盡於晨朝時用楊枝淨口散華燒香佛像前跪跪合掌口誦七徧若二七三七徧滅四重五逆等罪現身不為諸橫所惱命終生無量壽國又此咒能轉女身令成男子令別勘梵本并問眞婆羅門僧等此咒威力不可思議但旦暮午時各誦一百徧能滅四重五逆拔一切罪根得生西方若能精誠滿二十萬徧則菩提芽生得不退轉誦滿三十萬徧則面見阿彌陁佛決定得生安樂淨土又陁羅尼雜集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當為汝演說西方安樂世界今現有佛號阿彌陁

若有四衆能正受持彼佛名號以此功德臨欲終時阿彌陁佛即與大衆往此人所令其得見見已尋生慶悅倍增功德以是因緣所生之處永離胞胎穢欲之形純處鮮妙寶蓮華中自然化生具大神通十方恒沙諸佛皆共讚彼安樂世界所有佛法不可思議神通現化種種方便不可思議若有能信如是之事當知是人不可思議所得業報亦不可思議其國號曰清泰聖王所住其城縱廣十千由旬於中充滿剎利之種阿彌陁佛父名月上轉輪聖王其母名曰殊勝妙顏子名月明奉事弟子名無垢稱智慧弟子名

曰贒光神足精勤名曰大化爾時魔王名曰無勝有提婆達多名曰勝寂阿彌陁佛與大比丘六萬人俱若有受持彼佛名號堅固其心憶念不忘十日十夜除捨散亂精勤修集念佛三昧受持讀誦此鼓音聲王大陁羅尼十日十夜六時專念五體投地禮敬彼佛堅固正念悉除散亂若能令心念念不絕十日之中必得見彼阿彌陁佛并見十方世界如來及所住處唯除重障鈍根之人於今少時所不能覩一切諸善皆悉迴向願得往生安樂世界垂終之日阿彌陁佛與諸大衆現其人前安慰稱善是人即時甚生慶

悅以是因緣如其所願尋得往生佛告諸比丘何等
名爲鼓音聲王大陁羅尼吾今當說汝等善聽唯然
受敎於時世尊卽說呪曰
多伕呲一 婆離二 阿婆離三 婆摩婆羅四 尼地奢五
毘闍多禰六 毘茂耶七 毘茂佡八 闍羅婆羅車馱禰
九 宿佉波啼毘地奢十 阿彌多由婆離十一 阿彌多虵
波波羅十二 婆陁禰十三 涅浮提十四 阿迦舍毘浮陁十五 阿
迦舍毘提奢十六 阿迦舍毘闍啼十七 阿迦舍久舍離十八
阿迦舍達奢尼十九 阿迦舍提呲禰二十 畱波毘提奢二十
一 遮埵唎達摩波羅婆陁禰二十二 遮埵唎阿利虵娑
帝虵波羅婆陁禰二十三 遮埵唎末伽婆耶波羅婆陁
禰二十四 婆羅毗梨耶波羅婆陁禰二十五 達摩呻他禰
二十六 久舍離二十七 久舍羅毘提奢二十八 久舍羅波羅
啼呲禰二十九 佛陁久舍離三十 毗佛陁波羅波斯三十一
達摩迦羅禰三十二 毘專啼三十三 毘浮提三十四 毗摩離
三十五 毗羅闍三十六 羅闍三十七 羅斯三十八 羅婆歧三十九
羅婆伽羅婆離四十 羅婆伽羅阿地呲禰四十一 久舍離
四十二 波羅啼久舍離四十三 毗久舍離四十四 呲啼四十五
修陁多至啼四十六 修波羅舍多至啼四十七 修波羅啼
四十八 修離四十九 修目佡五十 達呼五十一 達達呼五十
二 離婆五十三 遮婆離五十四 阿羌舍婆離五十五 佛陁迦
舍毘裘禰五十六 佛陁迦舍裘禰五十七 婆婆呵五十八
此是阿彌陁鼓音聲王大陁羅尼若有比丘比丘尼
清信士女常應至誠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行此持法
當處閑寂洗浴其身著新淨衣飲食白素不啗酒肉
及以五辛常修梵行以好香華供養阿彌陁如來及
佛道場大菩薩衆常應如是專心繫念發願求生安
樂世界精勤不怠如其所願必得往生

彌勒部

七佛所說神呪經云爾時文殊師利菩薩所說陁羅
尼名闍摩兜（此云解衆生邊得）現在病苦悉得消除能卻障
道拔三毒箭九十八使漸漸消除滅度三有流現身
得道卽說呪曰
支不多柰帝 闍浮支柰帝 蘇車不支柰帝 杌
者不支柰帝 烏蘇多支柰帝 婆遮不支柰帝
闍摩賴長支柰帝 阿恕婆賴長支柰帝 恕波帝
支柰帝莎呵
誦此呪三徧縷五色結作二十一結繫項此陁羅尼四十
二億諸佛所說若諸行人能書寫讀誦此呪者現世
當爲千佛所護此人命終已後不墮惡道當生兜率

天上面覩彌勒又有衆生能修行此咒者斷食七日
純服牛乳中時一食更無雜食一日夜六時懺悔先
所作億千垓劫所有重罪一時都盡得見千佛手摩
其頭即與授記宿罪殃惡悉滅無餘願見彌勒佛咒
西國三藏口授得之
南無彌勒𧧿耶夜　菩提薩埵夜　哆姪他彌帝𧧿
彌帝𧧿　彌哆囉　摩那栖　彌哆囉三皤耕　彌
哆嚕皤耕　莎婆呵

觀音部

觀世音隨心咒

南無曷囉呾那　怛囉夜　南無阿利耶　嘍盧吉
帝　濕嘍囉耶　菩提薩埵耶　摩訶菩提薩埵耶
摩訶迦嚧膩迦耶　怛姪他多利多利咄多利
咄咄多利咄利　薩婆呵
請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咒法陁羅尼咒經云
佛在舍衛國時有夜叉五頭面黑如墨而有五眼鉤
牙上出吸人精氣眼赤如血兩耳出膿鼻中流血舌
噤無聲食化爲澀六識閉塞爲鬼所致人民被害以
命投佛遂令請觀世音菩薩除去毒害一名請觀世
音菩薩消伏毒害陁羅尼咒經此乃南宋時外國舶

主竹難提譯出經云一切衆生有三毒畏死畏病畏
破梵行畏作十惡業牢獄繫閉水火鬼神所逼惱畏
皆當歸依觀世音菩薩是故娑婆世界皆號爲施無
畏者有灌頂章句陁羅尼神咒畢定吉祥聞者獲益
若欲誦者持齋奉戒不往女人穢念室處唯專念十
方諸佛及七佛觀世音菩薩一心誦持現身得見觀
世音菩薩諸願成就後生佛前長與苦別或於三七
日七七日初立道場應六齋日建首莊嚴香泥塗地
懸諸旛蓋安佛南向觀世音像別置東向日別楊枝
淨水燒香散華行者當十人已還作之恐多嬈亂應
西向席地地若卑濕安低脚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
洗浴竟著淨衣服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辦者初日
不可無施既安畢已各執香鑪一心一意向彼西方
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請十方七佛觀音大勢
至菩薩等我今已具楊枝淨水惟願大慈哀愍攝受
願救我厄放大炎明滅除癡暗來至我所施我大樂
我今稽首歸依奉請如是三說後復一心清淨其意專念
西方觀音大勢至誦咒七徧云
多姪陁　烏呼膩　模呼膩　闍婆膩　耽婆膩
安荼詈　般荼詈　首堺帝　般荼囉　婆私膩

多咥哋　寐　梨　鞮音梨　迦波梨　佉𩋫端者
旃陁梨　摩登耆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
婆耶𠻗婆訶多荼哋　伽帝伽帝　膩伽帝　脩
留脩留毗　勒叉勒叉　薩婆薩埵　薩婆婆耶𠻗
娑呵
若能潔淨身心善誦此咒感得觀音大勢至大慈大悲遊戲神通來於五道恒以善習普救一切離生死苦得安樂處脫諸煩惱到涅槃岸
第二更稱三寶名字誦破惡業障罪咒云
南無佛陁南無達摩南無僧伽南無觀世音菩提薩

埵摩訶菩提薩埵大慈大悲惟願愍我救護苦惱亦救一切怖畏衆生令得大護
多㗌哋　阿呼膩　摸呼膩　闍婆膩　耽婆膩
阿婆𪗝虛獻切　摸呼膩　分荼梨般荼梨　輸耕帝
娑私膩　休樓　休樓分荼梨兜樓兜樓　般荼梨
周樓周樓　般荼梨豆富豆富般荼囉　娑私膩
蜗𡱝直負切　跻𡱝乃彰切　膩跻𡱝　薩婆呵　娑耶羯
多薩婆呾　娑婆陁　阿婆耶　畀離陁　閑殿婆
訶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誦此神咒一徧至七七徧身心安隱一切業障如火燒薪永盡無餘乃至三毒亦得消伏如經廣說
第三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咒云
多姪哋　安陁詈　般賃雌難多詈　婆伽詈　阿
盧徧　薄鳩詈　莫鳩隸　兜毗隸娑呵
佛言若四部弟子受諸苦惱一日至十日一月至五月淨心繫念歸依三寶三稱觀世音名誦持此咒一切禍對無不遠離解脫衆惱今世受樂後生見佛此咒乃是十方三世諸佛所說常爲諸佛諸大菩薩之所護持若有聞者如說修行罪垢消滅現身得見八

十億佛皆來授手卽得無忌旋陁羅尼若有宿罪及現造惡極重業者夢中得見觀世音菩薩如大猛風吹於重雲得離罪業生諸佛前
第四更爲說灌頂吉祥陁羅尼咒云
多姪哋　烏耽毗詈　兜毗詈　耽婢　波羅耽婢
捺吒　脩柰吒　枳枝吒　牟那耶　三摩耶檀提
膩羅枳尸　婆羅鳩畀　烏詈　攘瞿詈　娑呵
若有男子女人聞是經咒受持書寫讀誦解說卽得超越無量阿僧祇劫生死之罪消伏毒害不與禍對乃至具足善根生淨佛國案西域傳南海之濱有山

寺觀世音菩薩常止其中隨有念者隨應如響無不
感赴若至山寺斷食七日即見聖者親為說法良以
斷食心猛故使感見通明如上行法斷食亦爾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四

校譌

第一紙十七行曰下北藏無此字　第九紙一行耶宋南藏作邪下有字多二小字　八行曾南藏作曾　第十五紙蕆竹蕆作斷下同

音釋

腴（羊朱切肥也）　毷氉（毷毛報切氉蘇到切）　餔餟（餔博孤切餟陟衛切）　擣（都皓切）　礫（郎擊切小石）　衍（以淺切）　讖（楚譖切）

媚（明秘切）　嫪（郎到切）　腠（倉奏切）　鏑鑰（鏑丁歷切鑰以灼切）　颺（余章切）　虬（渠幽切）　祛（去魚切）　韋（許云切）　笈（其立切）　劖（鋤銜切）　瘕（古牙切）　瓵（弋之切）　呢（尼質切）　咩（彌也切）　禁（其禁切）　覩（都奚切）　喂（烏猥切）

太倉居士吳雲舒捐貲刻此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蘇州王繩英書　留牛衛龍文明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呪術篇第六十八之二

滅罪部

東方最勝燈王如來經云東方去此百千億佛剎過
已有一佛剎名無邊華世界彼世界中有一佛名最
勝燈王如來現在遊止說法遣二菩薩來此娑婆世
界一名大光菩薩二名甘露光菩薩佛言汝等二菩
薩往向安婆世界彼有一佛名釋迦牟尼將此陀羅
尼章句說為諸衆生故安樂故功德故增益故名闍

故生力故隨所意行故所受樂故不擾亂故不殺衆
生故為擁護故而說呪曰

多經他優波慳泥　覩慳泥　羅叉嵬瞿波多　曳
波囉闍婆隸闍婆隸闍婆隸摩訶闍婆隸　闍婆楞
伽帝　闍婆隸闍婆梨尼　摩訶闍婆梨尼闍婆囉
木侌婆利　摩婆利　阿迦隸摩迦隸阿侌（音漢）摩侌
那侌婆婆隸摩訶婆婆隸三婆離郁句　目句　三
摩帝摩訶三摩帝帝三摩帝　摩訶三摩帝　摩訶
闍婆隸婆曳婆羅彌　目句奢彌　摩訶奢彌　三
摩第　摩訶三摩第　三目避　毗目避　阿囉細

摩訶阿羅細 摩那細摩那細 摩那細啼昇底
莎婆呵
爾時彼二菩薩受持此陀羅尼已譬如壯士屈申臂頃至釋迦牟尼佛所恭敬禮已具申來意作是言或被諸鬼神惱害或被諸𧏖毒害或蠱道病或有死厭病或有熱病自餘種種擾亂鬼病而竟勝燈王如來遣我等將此陀羅尼咒來為諸衆生作利益故而說前咒爾時佛告阿難言汝持此咒為他解說宣通流布佛出世難值此咒復甚難聞若有人能受持此陀羅尼者火不能燒刀杖不傷諸毒不害縣官不殺梵天不恚彼人七世恒知宿命此咒過去七十七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咒者即是毀謗彼等諸佛若有鬼神不敬重此咒者或與我奪其甲威力者或已咒奪不還者彼鬼神頭破作七分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比丘我今亦說陀羅尼章句為利益衆生故增長功德故增長威德故增長色故增長名聞故增長力故隨意受樂故隨行受安樂故不擾亂故不殺害故守護故而說咒曰

多(上聲)姪他阿知(上聲下同)跋知那(上聲下同)知俱(上聲下同)那知迦(上聲下同)那知吒羅跋泥悏羅跋泥覩多羅(上聲下同)曳阿羅

婆枳吒(上聲)枳吒茶枳羅婁迷 呼盧迷婆(上聲下同)隸摩訶婆隸差迷摩訶差迷 梨隸婁梨隸嘆隸 脂隸嘆(盧兩切)隸寐隸伊隸(上聲)尸隸尸隸尸尸利尸羅跋知阿(上聲)滯婆(上聲)滯那滯俱那滯頗那跋帝波(上聲)那跋帝(上聲)阿迦細摩迦細迦細迦婆迦細頗細頗婆頗細摩訶頗婆頗細伊(上聲)泥寐泥多悏多悏波多悏多婆多悏莎婆訶

爾時佛告阿難汝持此咒為他解說宣通流布佛告阿難聞此陀羅尼復倍甚難若有人能受此咒復倍為難若有人能受持讀誦能為他人宣通解說彼人能知未來二十一世之事此陀羅尼過去九十九億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不信行者彼人則為毀謗過去諸佛若有人受持此咒結戒守護作法尚能令彼枯樹生枝柯華葉果何況有識衆生受持此咒而不差者無是處耶歸命一切諸佛願我成就此咒莎婆呵

爾時世尊復說咒曰

多(上聲)姪他阿嘖(榛階切)婆嘖 吒積 吒囉積吒嚧末底 覩嚧末底 兜隸覩羅兜隸婆隸婆隸覩隸度隸 度度隸蘇隸婆哂哂婆哂利 嘆利畢利

庡利　莎婆呵

爾時世尊告阿難言若有人受持此呪為他宣通彼人得知二十八世之事此陁羅尼過去恒河沙諸佛所說若有人毀謗此呪則是毀謗彼等諸佛則為捨彼諸佛一切諸天龍鬼神縣官刧賊諸毒蟲等皆不能害一切諸惡疾病亦不能害惟除宿殃所造業報

大方等經七佛說滅罪呪

離婆離婆帝　仇呵仇呵帝　陁囉離帝尼呵羅帝　毗摩離帝　莎呵

右此二呪諸佛共說功能利益滅罪除障備在經文不可具述

新翻大般若經第五百七十一第六分云爾時最勝天王復白佛言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何等行護持正法佛告最勝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不違言尊重師長隨順正法調柔志性純質諸根寂靜遠離一切惡不善行修習善根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修身語意三業慈悲不拘利譽持戒清淨遠離諸見名護正法天王當知若菩薩摩訶

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心不隨愛恚怖癡行名護正行修習慚愧名護正法說法修行皆如所聞名護正法天王當知三世諸佛為護正法說陁羅尼擁護天王及人王等令護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陁羅尼曰

呾姪他　阿虎洛　尼洛罰底[illegible]　虎剌拏莎[illegible]　窶荼　者遮折[illegible]　尼阿奔[illegible]　若剌多　剌多　剌延多　剌也　莎訶　陜末尼羯洛鄔嚕鄔　曾罰底迦　邏跋底迦　阿鞞奢庡尼　莎剌尼　杜闍　杜闍末底　阿罰始尼罰尸罰多　罰多奴

娑理尼部多　奴毖沒栗庡　提罰多奴　毖沒栗庡　莎訶

天王當知此大神呪能令一切人非人等皆得安樂此大神呪三世諸佛為護正法及護一切人非人等令得安樂以方便力而當說之是故天王及人王等為護正法久住世故自身眷屬得安樂故國土有情無災難故各應精勤至誠誦念如是則令怨敵災難魔事法障皆悉消滅由斯正法久住世間與諸有情作大饒益云云五百七十八第一般若理趣分云云

爾時如來卽說神呪

納慕薄伽筏帝一 鉢剌壤波羅頭多曳二 薄底丁履切下
同筏撥七鬼切羅曳三 毱跛履弭多窶拏曳四 薩縛呾
他揭多跛履布覩多曳五 薩縛呾他揭多奴壤多壤
多郯壤多曳六 呾姪他七 鉢剌吟一弟切丁同 鉢剌吟八
莫訶鉢剌吟九 鉢剌壤娑娑羯囉十 鉢剌壤路迦羯
囉一十 案馱迦囉毗談末泥二十 悉遮三十 蘇悉遮四十 悉殿
都漫薄伽筏底五十 薩防伽孫達嚟六十 薄底筏撥囉七十
鉢剌娑履多喝悉帝八十 叄磨濕嚩娑羯囉九十 勃嚨勃
嚨十二 悉嚨悉嚨一十二 劍波劍波二十二 浙羅浙羅三十二
曷邏嚩曷邏嚩四十二 阿揭車五十二 薄伽筏底六十二 麼

毗濫婆七十二 莎訶
如是神咒三世諸佛皆共宣說同所護念能受持者
一切障滅隨心所欲無不成辦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爾時如來復說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 鉢剌壤波羅弭多曳二 呾姪他三
牟尼達謎四 僧揭洛訶達謎五 過奴揭洛訶達謎六
毗目底達謎七 薩馱奴揭洛訶達謎八 吠室洛末拏
達謎九 叄漫多奴跛履筏剌呾那達謎十 窶拏僧揭
洛訶達謎一十 薩縛迦羅跛履波剌那達謎二十 莎訶三十
如是神咒是諸佛母能誦持者一切罪滅常見諸佛

得宿住智疾證無上正等菩提爾時如來復說神咒
納慕薄伽筏帝一 鉢剌壤波羅弭多曳二 呾姪他三
室囇曳四 室囇曳五 室囇曳六 室囇掜細七 莎訶
如是神咒具大威力能受持者業障消除所聞正法
總持不忘疾得無上正等菩提此下三咒西京興善
寺大唐翻經僧玄摸法師於波頗三藏及餘大德婆
羅門所口決正得諸經先無正本舊依婆羅門所翻
得為文謬略不依正梵故更譯之雖有增減不勞致
惑
第一大般若咒云

南無薄伽嚩帝 摩訶鉢囉慎若波羅蜜多曩頞鉢
唎蜜多瞿那曩薩嘍怛他伽多鉢唎脯唎多曩薩嘍
怛他伽多慎若多毗慎若多曩但姪他地夜切 鉢囉慎
啱五斜切 摩訶鉢囉慎若婆塞羯㘕 鉢囉慎若盧迦
羯㘕頞鉢囉慎若南毗隨沫泥 悉提蘇悉提 悉
佃都曼薄伽嚩底 薩囉駃烏刪切 伽孫達㘕 薄底
薄際㘕鉢囉娑唎多曷薩帝 三摩涅囉 薩那羯
㘕 怛姪他掌姪掌姪 悉姪悉姪 劍波劍波折
羅折羅囉婆囉婆阿揭車阿揭車薄伽婆底磨毗藍
嘍 薩嘍訶

此咒功德諸經具說受法別傳咒句二十七字六十二今譯得一百七十一字字有加減不須驚怪西方大德具正斯文受持此咒者須造一軀般若母像當取無子褚木作像端坐種種莊嚴展右手用齋日造像匠須持八戒齋法綵色中不得用膠只得用胡桃油薰陸香及乳汁等欲持此咒者香泥塗地須新瓦瓶八口須時華散著道場所并裨著瓶瓶中著八種漿石榴蒲萄乳汁酪蜜石蜜酒甘蔗等漿并作種種素食分作八分燒種種名香供養形像并然八支酥燈其誦咒人著淨潔衣持戒七日以前日夕燒香禮

拜誦咒滿一萬徧過七日後一日斷食於此日夜誦咒滿八千徧下前飲食行此法時於夢中見般若母像隨願皆得成就

第二滅罪招福咒

娜謨曷囉(上聲丁可)跢娜(一)怛囉耶(余夜切)夜(戈可切下同二)娜麽(莫我切)胥穰(如何切)娜婆伽(上聲)囉裴盧者娜(三)怛他揭多(徒依)夜(四)娜麽阿唎耶跋盧枳瓶(五)鑠筏囉夜(上六)菩提(奴結切)薩跢婆夜(七)莫訶薩跢婆夜(八)莫訶迦嚕妳(奴結切)迦夜(九)那麼薩囉皤(符可反)怛他揭瓶驃(比朔切十)曷囉囉囉喝馱(上聲)敝(比可反十一)三藐三菩(上聲)提驃(同上十二)跢姪他(十三)

烏訐(十四)馱(上聲)囉馱囉(十五)提(徒余切)唎提唎(十六)杜嚕杜嚕(十七)伊齲睹齲(十八)者黎者黎(十九)鉢囉(上聲)者黎鉢囉者黎(二十)矩蘇迷(二十一)矩蘇(上聲)麽跋嚓(二十二)伊(上聲)離(上聲)弭離(二十三)只離只知(二十四)闍羅(上聲)麽跋捺夜(二十五)鉢囉末輸馱(上聲)薩跢皤(二十六)莫訶迦嚕妳迦(二十七)莎婆訶(二十八)

若善男子善女人能有讀誦此咒晝夜精勤勿令忘失於晨朝時先淨澡浴若不澡浴當淨漱口澡洗手面善持此咒現身即得十種果報一者身當無病二者恒為十方諸佛憶念三者一切財物衣服飲食自

然充足恒無乏少四者破一切怨敵五者能使一切有情皆生慈心六者一切蠱毒熱病不能侵害七者一切刀杖不能為害八者一切水難不能為溺九者一切火難不能燒害十者不受一切橫死復得四種果報一者臨命終時得見十方無量諸佛二者永不墮地獄三者不為一切禽獸所啗四者命終之後生無量壽國若有在家出家犯四重五逆必能依法潔淨身心讀誦此咒一徧乃至多徧一切根本重罪悉得除滅除不至心

第三禮佛滅罪咒亦名佛母咒

娜謨達奢(書何切) 那䶵(一) 菩陁俱致那䶵(二) 烏䶵(三) 戶
嚕戶嚕(四) 悉䭾嚧者你(五) 娑(上聲)囉(上聲下同) 婆囉他(六) 娑
達你(七) 娑(上聲)婆訶(八)
此咒十俱致諸佛所說(一俱致百億也) 我今亦為憐愍一切
衆生持此咒者能令一切瞋惡衆生悉皆歡喜若能
日日三時誦咒禮拜者勝禮千萬俱致諸佛功德命
終之後得生西方無量壽佛國前翻本云臨命終時
得諸佛來迎未來賢劫千佛一一皆得親承供養但
有人能常誦此咒者寔是不可思議
禳咒部

佛說護諸童子陁羅尼咒經(已下並出陁羅尼雜集經錄) 後魏三
藏菩提流支譯
爾時如來初成正覺有一大梵天王來詣佛所敬禮
佛足而作是言
南無佛陁耶 南無達磨耶 南無僧伽耶
我禮佛世尊 興世大法王 在於閻浮提
寔初說神咒 甘露淨勝法 及禮無著僧
已禮牟尼足 卽時說偈言 世尊諸如來
聲聞及辟支 諸仙護世王 大力龍天神
如是等諸衆 皆於人中生 有夜叉羅剎

嘗喜啗人胎 非人王境界 強士所不制
能令人無子 傷害於胞胎 男女交會時
使其意迷亂 懷妊不成就 或歌羅安浮
無子以傷胎 及生時奪命 皆是諸惡鬼
為其作嬈害 我今說彼名 願佛聽我說
第一名彌酬迦第二名彌伽王第三名騫陁第四名
阿波悉魔羅第五名牟致迦第六名摩致迦第七名
閻彌迦第八名迦彌尼第九名梨婆坻第十名富多
那第十一名曼多難提第十二名舍究尼第十三名
揵吒波尼第十四名目佉曼荼第十五名藍婆此十

五鬼神常遊行世間為嬰孩小兒而作於恐怖我今
當說此諸鬼神恐怖形相以此形相令諸小兒皆生
驚畏彌酬迦者其形如牛彌伽王者其形如師子騫
陁者其形如鳩摩羅天阿波悉魔羅者其形如野狐
牟致迦者其形如獼猴摩致迦者其形如羅剎女閻
彌迦者其形如馬迦彌尼者其形如婦女梨婆坻者
其形如狗富多那者其形如豬曼多難提者其形如
猫兒舍究尼者其形如鳥揵吒波尼者其形如雞目
佉曼荼者其形如薰狐藍婆者其形如蛇此十五鬼
神著諸小兒令其驚怖我今當復說諸小兒怖畏之

相彌酬迦鬼著者令小兒眼睛迴轉彌迦王鬼著者令小兒數數歐吐蹇陁鬼著者令小兒其兩肩動阿婆悉魔羅鬼著者令小兒口中沫出牟致迦鬼著者令小兒把拳不展摩致迦鬼著者令小兒自齧其舌閻彌迦鬼著者令小兒喜啼喜笑迦彌尼鬼著者令小兒樂著女人棃婆坻鬼著者令小兒現種種襍相富多那鬼著者令小兒眠中驚怖啼哭曼多難提鬼著者令小兒夜聞喜啼喜笑舍究尼鬼著者令小兒不肯飲乳揵吒波尼鬼著者令小兒咽喉聲塞目佉曼荼鬼著者令小兒時氣熱病下痢藍婆鬼著者令小兒數噫數噦此十五鬼神以如是等形怖諸小兒及其小兒驚怖之相我皆已說復有大鬼神王名栴檀乾闥婆於諸鬼神最爲上首當以五色線誦此陁羅尼一徧一結作一百八結幷書其神鬼名字使人齎此書線語彼使言汝今疾去行速如風到於四方隨彼十五鬼神所住之處與栴檀乾闥婆大鬼神王令以五綵縛彼鬼神兼以種種美味飲食香華燈明及以乳粥供養神王爾時大梵天王復白佛言世尊若有女人不生男女或在胎中失壞墮落或生已奪命此諸女等欲求子息保命長壽者常當繫念修行

善法於月八日十五日受持八戒淸淨洗浴著新淨衣禮十方佛至於中夜以少芥子置已頂上誦我所說陁羅尼咒者令此女人即得如願所生童子安隱無患盡其形壽命不中夭若有鬼神不順我咒者我當令其頭破爲七分如阿棃樹枝即說護諸童子陁羅尼咒曰

噠咥哋　阿伽囉　伽泥那伽伽泥婆樓隸祇隸
伽婆隸鉢隸　不隸羅收彌脩羅俾遮羅俾　婆陁
尼　波羅向曷利沙尼那易彌那易　蘇婆呵

世尊我今說此陁羅尼咒護諸童子令得安隱護其長壽故爾時世尊一切種智即說咒曰

噠咥哋　菩陁菩陁　菴摩帝　菩提菩提
摩隸　式叉夜　婆舍利　婆達彌婆羅坻　頭隸
頭頭隸波騰多頭隸舍摩膩收鞞收隸　波騰帝
收藍舍彌帝槃他槃絺　波呵膩　祇摩膩　陁波
膩蘇婆呵膩婆囉膩　蘇婆呵

此十五鬼神常食血肉以此陁羅尼咒力故悉皆遠離不生惡心令諸童子離諸恐怖安隱無患處胎初生無諸患難誦此咒者或於城邑聚落隨其住處亦能令彼嬰孩小兒長得安隱終保年壽南無佛陁成

就此咒護諸童子不為諸惡鬼神之所嬈害一切諸
難一切恐怖悉皆遠離蘇婆呵時此梵天聞說此咒
歡喜奉行
陀羅尼集經佛說止女人患血至困陀羅尼咒
那摸薩利婆　伏陁偈　鼻悉侈　喋拏哆地夜他
至利彌　咥路彌　彌儺跛彌儺菝婆呵帝使任兜
路地嚂婆帝鎗禰帝鎗絁儺沙咩鎗婆禰婆帝鎗
薩利婆伏陁偈坻祇那帝使任兜路地濫　磨婆羅
婆兜末伽羅兜摩婆呵兜　莎婆呵
若行此法須用緋線為繩咒七徧作七結繫腰血即

止治宣下血
佛說婦人產難陁羅尼咒
目多修利夜赦尸伽羅悉侈囉俟　失旃陁羅波羅
目至也兜目多薩婆婆佛圖那梨伽羅　波羅目
遮也兜　多啞他　阿吒呲菝呵　婆吒　菝呵
阿吒婆　婆吒呲菝呵　慕遮　因地利夜　伽多
妳　呲舍厲夜婆婆兜舍利夜　移遮舍　阿餘摩
夜　伊咩遮摩　怒妙　舍盧夜　薩鞞舍盧波羅
自遮兜　莎呵
行此咒法者咒油七徧塗產門所兒即易出佛說除

災患諸邪惱毒咒
嚥呪摩夜　輸盧多咩　迦悉底　三摩夜婆伽呪
舍羅婆悉鎗　鼻呵囉　坻悉摩　抵多婆禰
阿那他比荼達拖囉咩多多羅婆伽呪　伔闍啰曼
多羅耶坻悉摩　汙其履奚拏多婆摩難大伊啰泌
荼叉梨鎗伔淡陁羅夜　婆遮夜　伽羅呵夜鉢利
夜不那　鉢梨於遮伔悉侈梨拏三婆羅迦舍耶
多地夜他睒鞞儺啖　鞞儺吒吒支吒吒支　莎婆
呵
行此法用者須黑羊毛繩咒七徧繫左臂若無羊毛

用皂線亦得若患熱病三四日咒黑線繫左臂若患
頭痛誦咒七徧以手摩之若患耳聾咒木七徧塞之
若牙痛咒楊枝七徧嚼之若患腹痛咒鹽湯七徧服
之若患產難咒黑線七徧繫其咽兒即易出若患宿
食不消以手咒摩即便吐下若患餘災難即能護身
不畏水火刀兵毒獸一切諸惡悉不能害除不用心
不慎口味穢惡不淨者即無神驗
佛說多聞強記陁羅尼咒
浮多弗嘍　摩難拏　頞帝叉嚧那摩伔狀達邏囉
闍婆浮嘍　娑伊曼　伔狀波羅頭　使迦梨使多

地夜他悉地 邢薩坻頓三坻 迦致鼻迦致
不祚拼 夜囉坻阿伽坻 三摩奚坻 悉地三摩
比坻
佛告阿難若行此法汝取娑囉彌支多翅（白訶棃勒）畢鉢
梨三物合清晨咒滿一千徧以酥蜜和服即得一聞
受持
觀世音菩薩行道求願陁羅尼咒
南無羅多邢哆羅耶耶 南無阿利耶 婆盧吉泜
奢婆羅耶 菩提薩埵耶摩訶菩提薩埵耶 摩
訶薩埵耶 摩訶迦嚧 尼迦多啞他 烏蘇咩沙

陁耶蘇彌婆 帝婆陁耶 守吉利婆陁耶 守鞞
婆陁耶伊斯 彌斯 悉纏呪波羅耶啤悉婆呵
行此之法於觀世音像前以香泥塗地香華供養日
夜六時誦之於一時中誦滿百二十徧隨其所求觀
世音菩薩以其行人應現其身令其得見所求皆得
如願本心
乞雨陁羅尼咒
大雲經云爾時世尊神通力故起四黑雲甘雨俱徧
與三種雲謂下中上發甘雨聲如天伎樂一切衆生
之所樂聞爾時世尊即說咒曰

羯帝波利羯帝僧羯帝波羅僧羯帝波羅畀羅延帝
三波羅畀羅延坻娑羅娑羅波娑羅波娑羅摩閦闍
摩閦闍遮羅坻波遮羅坻波遮羅坻波遮羅坻三波
羅遮羅坻比提嘻梨嘻梨薩鵌醘薩鵌醘富嚧羅嚧
涉呵
若有諸龍聞是咒已不降甘雨者頭破作七分
止牙齒痛陁羅尼咒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舍利弗兜樓摩訶
目連比丘南無賢者覺意名聞徧十方北方揵陁摩
訶衍山彼有蟲王名羞休無得在其牙齒彼當遣使

者莫敢食其牙齒及在牙根牙中牙邊蟲若不速下
器中頭破作七分如鳩羅勒犗梵天勸助是咒南無
佛令我所咒即從如願若行此法以淨水含咒一徧
便吐器中即止
咒穀子種之令無蚱蝗災起陁羅尼
多擲咃 娑羅跋題 邢虵婆提
若欲種時取種子一升咒二十一徧以穀著大種種
子中種之終不被蟲食無有災蝗
咒田土陁羅尼
南無佛陁虵 南無達摩虵 南無僧伽虵 南無

彌留竭脾菩提薩埵怛提咃　耽婆佛者比律咜佛
者　具其梨　比律咜　佛者　彌樓闍婆　竭[illegible]
波佛者呼蔓阿泥婆佛者摩羅　阿拔多佛　尼蔓
浮佛者
若恐田苗不好者以此陁羅尼咒土一斛滿二十一
徧以土散穀上并令諸惡鬼不得吸此穀精稼食此
穀者頭破作七分能除一切災蝗諸惡不起
咒虵蝎毒陁羅尼
南無勒那奄婆羅等拏多擲咃　休婁浮泥婁浮
呵梨呵梨泧呵　南無居力拏移奄勒那　多擲咃

目縷利頻縷利浮　泧呵
以此陁羅尼咒之三七咒一七徧與水一口咒三徧
與水三口卽愈
療百病諸毒陁羅尼咒
南無觀世音菩薩坦提咃　阿羅尼多羅尼薩哦豆
咜哦羅尼薩哦建咜　般宕彌耶哦陁梨　南沒遮
彌悉但兜　曼咃波陁　泧呵
行此法者當用白縷誦一徧結一結誦七徧結七結
若有病苦者繫著咽下百病諸毒悉得除愈
觀世音菩薩說滅罪得願陁羅尼咒

南無勒囊利虵虵　南無阿利虵　婆路吉坻　舍
伏羅虵　菩提薩埵虵　摩訶薩埵虵　多擲哆
兜流　兜流　阿思　摩思摩　利尼　波摩利
豆豆脾　那慕那慕　泧呵
若行此法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好沉水香至心懺
悔於六時中禮誦行道時時中各誦三徧能滅無始
巳來一切罪業獲大功德不可思議欲求所願如願
必得
觀世音菩薩說除卒得腹痛陁羅尼咒
南無勒囊利虵虵　南無阿利虵　婆路吉坻舍伏

羅虵　菩提薩埵虵　摩訶薩埵虵、多擲哆　究
之究之　羅之羅之　阿那三婆陁尼移　泧呵
若人卒得腹痛病困宜急咒鹽水三徧令腹痛者飲
之其痛卽差
觀世音菩薩說除中毒乃至巳死陁羅尼咒
南無勒囊利虵虵　南無阿利虵　婆路吉坻舍伏
羅虵　菩提薩埵虵　摩訶薩埵虵　多擲哆泧梨
泧梨　毗泧梨毗泧梨　薩婆毗沙　那舍尼　泧
呵
若人被諸𧞣毒中毒欲死若巳死者急以此咒咒於

耳中卽差縱暴死還穌

觀世音菩薩說除種種癩病乃至傷破陁羅尼呪

南無勒囊利虵虵　南無阿梨虵　婆路吉坻　舍伏羅虵　菩提薩埵虵　摩訶薩埵虵　多擲哆脩目佉　毗目佉　休流休流　脩目流　比脩目流　輸那濘　毗輸那濘　摩思多婆兜摩昔羅兜摩當坻　婆波坻　多婆眥　沙兜　莎呵

若人癩病若白癩若赤癩至誠懺悔行道常誦卽差若狂嚙齒若身瘡病若被刀箭傷瘡破壞以此神呪呪土塗上卽差

觀世音菩薩說呪五種色菖蒲服得聞持不忘陁羅尼

南無勒囊利虵虵　南無阿利虵　婆路吉坻　舍伏羅虵　菩提薩埵虵　摩訶薩埵虵　多擲哆虔跏　畐那離　波羅婆離　莎呵

於觀世音菩薩像前燒上沉水香至誠呪白菖蒲根滿八百徧服之得聞持不忘白外黑赤青黃四種菖蒲亦有別呪文煩不述

療腋臭鬼呪

若多奴知一　睺睺睺睺多奴知二　浮流流流流多奴

知三　摩賴帝多奴知四　阿那那那多奴知五　莎呵六

若行此法用石灰三升苦酒三斗槃上和呪三七徧團之更互易替男安左腋下女安右腋下卽差

療瘧病鬼呪

須蜜多一　阿膩吒二　迦知膩吒三　嗚呼那須蜜多四　支波呼睺須蜜多五　伊知膩吒吒須蜜多六　莎呵

若行此法須五色縷線呪作七結若痛從頭下先繫項繫脚繫手令大急之呪水三徧㗋之卽差

療不得下食鬼呪

胡摩兜　烏耆睺睺胡摩兜二　阿毤羯畀胡摩兜三破波羅胡摩兜四　莎呵五

須呪水七徧與病人飲之無過三五度卽差

佛說神水呪療一切病經

南無佛南無法南無比丘僧南無過去七佛　南無諸佛　南無諸佛弟子　南無諸賢聖師　南無諸賢聖弟子（兼誦七佛名字）　第一唯衛佛　第二唯式佛　第三隨葉佛　第四拘畱秦佛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　第六迦葉佛　第七釋迦牟尼佛

此是佛說神呪隨呪井池河泉呪之三徧飲者百病皆除

觀世音菩薩說隨願隨羅尼咒

南無觀世音菩薩　怛提咃呿羅婆多呿羅婆多

伽呵婆多　伽婆多　伽哦多　莎呵

行此法者應須潔淨三業在於靜處佛堂塔院專精禮拜遶塔誦是陁羅尼滿一萬二千徧當見觀世音菩薩一切所願隨意皆得也

佛說咒泥塗兵陁羅尼

多𡂊哆　伊利富利持利富倫提　阿味呼摩味呼

婆味呼　比至味呼　比思坻呼　摩叱提呼

烏思羅　婆味呼　莎呵

若有人欲入賊中咒泥三徧以塗其身若塗幢尾旛鼓角伎樂必能得勝若爲毒蟲所嚙若有被毒若身有腫處以咒泥塗之用青黛覘院其上卽差頌曰

沉痾誠已久　痼病實難痊　四魔恒相嬈
六賊競來牽　困厄無人救　惟忻大慈憐
遶惑愚心網　振錫遠乘煙　授玆甘露藥
邪見莫能先　消災除業累　拔濟苦相煎
恩流振玄教　普利該大千　自非神咒力
何能益延年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校譌

第二紙二十行皆南藏作哆　第十九紙三行尼下南藏有氐字利下有尼字

音釋

㥶初才切　兜奴戾切　蠱公戶切蠱道謂巫以左道惑人也　菴烏含切　䣩丑光

勃音勃　謎其詣切　齊在詣切　澡子皓切洗滌也　嗽蘇奏切蕩口也　坦盧禮

齧五結切咬也　噫烏界切氣逆也　噦於月切逆氣也　膈力嘉切　儜女成切

離呂支切　鈴臭驗切　吼音凡　仳芳比切　閔喁六切奴合切　咢于莫

睒失冉切　啖徒感切　嚌在詣切嘗也　捭補買切　泜丈脂切　嘽於斤

縛晴切　蛺蝗致切　咤陟嫁切　噎先切　渟奴丁切　癩

落蓋切惡疾也　腋羊益切　䶗尺蚊切　瘧魚約切痁病也　噀蘇困切噴水也　呿丘伽

切　呼荒胡切　麈千禹切　腫之隴切脹也　痼古暮切久固之疾也

貴州提學副使包蘧芳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五卷吳江丘明覺對　眞
以王國英書秦未許一鶚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咒術篇第六十八之三

感應緣 略引八驗

前周葛由

晉釋耆域

晉竺佛圖澄

晉竺法印

宋釋寶意

宋釋杯渡

宋釋玄暢

襍俗幻術 餘十二

前周葛由蜀羌人也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旦乘木羊入蜀中蜀中王矦貴人追之上綏山綏山在峩眉西南高無極也隨之者不復還皆得神道故里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能僊亦足以豪山下立祠數十處 見搜神記

晉洛陽有釋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俶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旣

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胡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羣以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踞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

爲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瘥不因取淨水一盃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祝曰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卽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曰積年矣域卽向樹祝如祝永文法樹尋蕐發扶踈榮茂尚方署中有一人病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祝願數千言卽有臭氣熏徹一屋病者云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垽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活洛陽近亂辭

還天竺洛中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令請域曰上人既得道之僧也願留一言以爲永誡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說偈云

守口攝身意愼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

言絶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致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來相酬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

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適以杖畫地曰於斯别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見域在彼寺中又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中計見已行九千餘里既還西國不知所終

晉鄴中有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貞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暗若符契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講名師西域咸稱得道者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

面焉亦能令潔齋者同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適潛伏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威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家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勒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水燒香祝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内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彗孛現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

人之明誡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適避至黑略舍告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曰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

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勑語水必可得適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坼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祝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忽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氣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預記萌兆難可具述盡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時石葱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頒告境内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為勒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祝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乃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禄不受榮禄匪傾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尚昇

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勑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時澄止鄴城内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後晉軍出淮泗壟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冦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因諫虎曰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主豈非福耶疆場軍冦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

虎迺信悟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内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兇愚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離張良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悋未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盡澄尚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某日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誡又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澄嘗與虎共昇中堂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

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落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閤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昏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誡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乃重禍耶陛下若含恕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宫也虎不從之以鐵鏁穿宣頷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轘裂支解投之漳河澄迺勑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髮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宫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羣臣於太武前殿澄

吟曰殿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恨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卽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災幻之軀化期已及旣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卽自出宮詣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悋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誡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卽爲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七矣仍定於臨漳西紫陌卽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位弒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

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世論講說之日正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不知耳佛調菩提等數十名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河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逾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嚙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殭不毀儁蹋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迺收而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麻襦者卽是魏

縣流民莫識其族恒著麻襦布裳在市乞丐似狂而是賢人言同澄公極為交密初見虎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後符堅征鄴僞子暐為堅大將鄧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自營塚壙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磴或言佛圖橙或言佛圖澄皆取胡音之不同耳

晉沙門竺法印者晉太元中稱為佳流甚見知遇安北將軍太原王文度友而親之嘗共論說死生報應茫昧難明為當許其理耳未能審其實也因為納誓死而有知果見罪福者當相報告也印後居會稽經年而卒王在都弗之知也忽見印來王驚喜相慰勞問印云貧道以某時病死罪福不虛應若影響檀越宜勤修道德以昇濟神明既有前約故詣相報言訖忽不復見王自此後乃勤信向

宋京師中興寺有沙門阿那摩低宋言寶意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孝建中來止京師善曉經論亦號三藏常轉側數百貝子立知吉凶善能神咒以香塗掌亦見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牀前忽有人竊之意取竿席一領空卷祝上數

通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

宋京師有釋杯渡者不知俗姓名字是何常乘木杯渡水因而為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能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馬逐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渡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襤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扣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圌子更無餘物乍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洲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有李家設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圌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心李見蘆圌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圌中見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蘢樹下坐李禮拜請還家一月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鱠與俗不殊百姓

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
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
一敗納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
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卽經營至中未成渡云
暫出至宿不返乃合境聞有異香疑之乃怪處處覓
渡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地臥之而死頭前脚
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
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
唯見鞾履旣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
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

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答
云此間止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
檢覓宅中應有欣卽竊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
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
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萬許識者
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嚫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
爲功德經一年許渡辭去欣爲辦粮食明晨見粮食
具存不知渡所在經一月許後至京師時潮溝有朱
文殊者少奉法渡多來其家文殊謂渡云弟子脫捨
身沒苦願見救濟脫在好處願爲法侶渡不答文殊

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
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萎者渡手挼反覆還投水中
遊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
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鬬其網中網旣
碎敗不復見牛渡亦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
而渡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時
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住有客僧僧
悟者與吒同房宿於窻隙中見吒取寺刹捧之入雲
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
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

布衣佉吒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吒曰吾東見
蔡稚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渡乃與子相見
耶張奴乃題槐樹而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
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往苦道若翻囊
不有松柏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煙表長歌出昊蒼
澄靈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
伊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
略謠觀有念寧曰盡衿章佉吒曰前見先生禪思幽
岫一坐百齡大慈熏心猗念枯骨亦題須曰悠悠世
士或滋損益使欲壓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

見思形浮沫矚影遥電累蹟聲華蔑醜章弁靚色悟
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智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
薦依畦吸麻憐崖飲溗慧定計昭妙眞日眘慈悲有
增深想無勸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
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嶽不及張奴與杯渡相見甚有
所叙人所不解渡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
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渡往其家甚見料理
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
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
子熏陸香手巾等渡卽食蜜薑都盡餘物宛然在膝
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卽留二弟停都寺視
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
不噉蜜薑爲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
還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渡忽求黃紙兩幅作書
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
莫測其然遂絕迹矣都下杯渡猶去來山邑多行神
祝時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渡渡云已死
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甯子時爲黃
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渡渡祝竟云難差見有四
鬼皆被傷截甯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

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甯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
病衆治不愈後諧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
杯渡渡既至一祝病者卽愈齊諧伏事爲師因爲作
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
辭諸人東留一萬錢物寄諧請爲營齋於是別去行
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卽爲營齋并接屍還葬建鄴
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
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
子語云莫憂衆師尋來相看答云渡練已死何容得
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
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岡下昔經伏事杯渡
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練神呪明日忽見渡來
言語如常卽爲祝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渡復
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怛之祝天期水丘熈等並見
皆大驚卽起禮拜渡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
業法意道人其有德可往就其修立故寺以攘災禍
也須臾門上有一僧喚渡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
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殷勤於是絕迹頃世
亦言時有見者既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
朱蜀齊后山有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

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師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虐翦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遊代郡上谷東跨太行經歷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把葱葉虜騎追逐將及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暗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内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後遊憩荊州止長沙寺舒手出

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西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密跡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瞻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乃倚巖傍谷結草爲庵弟子法期見有神人乘馬著青單衣遶山一帀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傅琰西鎮成都欽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曰貧道栖荊累稔年衰疢積猒毒人諠所以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

東去城千步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峰抱郭懷邑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昞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贊一篇以露愚抱贊曰峨峨齊山誕自幽冥潛瑞幾昔帝號乃明岑戴聖宇兆祚休名巒根雲坦峰岳霞平規巖擬刹度嶺締經創工之日龍飛紫庭道侔二

儀四海均情終天之祚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給後至齊武昇位司徒文宣王勅令泥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患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右七驗出梁高僧傳）

晉趙侯少好諸術姿形頓陋長不滿數尺以盆盛水閉目作禁魚龍立見侯有白米爲鼠所盜仍被頭把刀畫地作獄四面門向東嘯羣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噉者過去止者十餘剖腹看藏有米在焉曾徒既須屐因仰頭微吟雙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陽設以酒盃向口即掩鼻不脫仍啓頼謝過著地不舉永

康有騎石山山上有石人騎石馬疾以印指之人馬一時落首今猶在山下右此一驗出異苑

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毒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棒選勇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棒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彼禁不復行打殺者乃有萬計

范曄後漢書曰永寧元年西南夷禪國王詣闕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在庭作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後魏書曰悅般國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升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又能霖雨黑風大雪及行潦水之池

崔鴻國春秋北涼錄曰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嚼火祕幻奇伎西京襍記曰鞠道龍善爲化術說

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制蛇禦虎立興雲霧坐成山河

晉永嘉中有天竺人來渡江南其人有數術能斷舌續筋吐火所在人士聚共觀試其將斷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血流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半舌猶在既而還取合續之有頃坐以見人舌則如故不知其實斷不也其續斷取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一斷之已而取兩段合將視之則復還連絹無異故一體也時人多疑以爲幻乃陰試之乃其所續故絹也其吐火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餳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張口火滿口中因就爇取以

爨則火出也又取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共視之見其燒爇消糜了盡乃披灰中舉而出之故向物也

靈鬼志曰太元十二年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術即白衣非沙門也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云自可爾耳君欲何許自厝耶其答云若見許政欲入籠子中擔人逾怪下擔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既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

我自有食不肯出止住籠中出飲食器物羅列餚饍豐腆亦辦反呼擔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出一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其婦以外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此人既至國中有一家大富貲財巨萬而性慳恡語擔人吾試為君破奴慳即至其家有好馬甚珍之繫在柱下忽失去尋索不知處明日見馬在五升甖中終不可破便語言君作百人廚以周窮乏馬得出耳主人即狼狽作之畢馬還在柱下明旦其父母老在堂上忽復不見舉家惶怖不知所在開粧器忽見父母澤壺中不知何由得出復往守請之其云當更作千人餘食餉百窮者乃當得出既作其父母自在牀上

幽明錄曰安開安城之俗巫也善於幻術每至祠神時擊鼓宰三牲積薪然火盛熾束帶入火中章紙燒盡而開形體衣服猶如初時王凝之為江州伺王當行陽為王刷頭簪荷葉以為帽之有異到坐之後荷葉乃見寒坐驚駭

異苑曰高陽新城叟民晉咸寧中為淫祠妖幻署置百官又以水自鑒輒見所置署之人衣冠麗然百姓信惑京都翕習收而斬之

異苑曰上虞孫溪奴多諸幻伎元嘉初叛入建安治中後出民間破宿瘦碎遙徹腹內而令不痛治人風頭流血滂沲嘘之便斷創又即創虎傷蛇噬煩毒垂死禁護皆差向空長嘯則群雀來萃夜咒蚊虫悉死於側至十三年於長山為本主所得知有禁術慮必亡叛的縛枷鏁極為重複少日已失所在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國有化人來（化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暫昔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

桓譚新論曰方士董仲君犯事繫獄陽死目陷虫爛故知幻術靡所不有又能鼻吹口歌吐舌齕聳眉動目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域有頭飛之夷非為幻也孔緯七引曰弄幻之士因時而作植苽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麾天興雲霧畫地成河洛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校譌

第五紙五行覺非藏作竟 第十一紙十三行鬭疑當作鬪 第十五紙十行熏宋南藏作薰 第十六紙十一行岡宋南藏作崗

音釋

弭綿婢切 距踞距胡故切踞居御切 髣髴髣妃兩切髴分勿切髣髴若似也 攣呂員切足拘攣也 搦女角切按也 燻許云切氣烝也 迊語斬切嚴也 於依據切 罽賓梵語也此云賤種罽居例切 臙脂臙於乾切脂章移切 塹七豔切遶城水也 嘲陟交切言相調也 坼丑厄切裂也 頒布還切布也 娀切界巾 鑊古復切 輿圖切似入也 雕輦雕丁聊切輦力展切車也 鄭 切 遂雖遂切 壟力踵切 壇場壇居良切場壇場邊境也 彗徐醉切妖星

領胡感切口下曰領 積子智切聚也 輘胡慣切車裂也 棘紀力切與棘同 墤苦角切也 蹇初患切奔也 殮力驗切殯殮也 儁子峻切 祟雖遂切神禍也 殭居良切 襦汝朱切短衣也 暐于鬼切 磴都鄧切 橙除庚切 纏縷 縷力主切縷繩也 蘆藺 蘆落胡切藺 龍 鱠古外切細切魚肉也 韡許鬼切 覩切 扞侯旰切 剝叶詰切 佉吒佉丘迦切吒陟嫁切 純徒渾切 矜居陵切 懌羊益切 屬之欲切視也 逌市緣切 躦祖管切 洊才甸切 勸 券去願切也 跨苦化切越也 揔息去切 瑛於京切 疥 透遙透他候切遙余昭切 賞支義切 眄莫甸切 額蘇 跣蘇典切 赤足親地也 締都計切結也 顙蘇朗切額也 蹶居月切

饋 切 餼許既切餼饋也 褻 如劣切 爨七亂切炊爨 曆 餡 刷所劣切拭也 齗五加切 緯于鬼切 菰 姑 瓜

常州天寧寺比丘 惠與 寶 南貢 寧縣 ……

常州天寧寺比丘 刻此卷 第七十六卷 施銀 元 夫 同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祭祠篇第六十九之一

述意部

竊聞金玉異珍狂人共寶玄儒別義遐通同遵豈必孔生自國便欲師從佛處遠邦有心捐弃不勝事切輙陳愚亮是非之理不敢自專昔孔丘辭逝廟千載之規模釋迦言往寺萬代之靈塔欲使見形剋念面像歸心敬師忠主其義一也至如丁蘭束帶孝事木母之形無盡解纓奉承多寶佛塔顒尋曠古邈想清塵既種成林於理不越又案禮經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卿士各有階級故天曰神祭天於圓丘地曰祇祭地於方澤人曰鬼祭之於宗廟龍鬼降雨之勞牛畜挽犁之効曲或立形村足樹像城門豈況天上天下三界大師此方他方四生慈父威德爲萬億所遵風化爲萬靈之範故善人迴向若群流之歸溟壑大兊攝受如兩耀之作衆星日月支遁影揶竭灰身舍利徧流祇洹遂造乃聖乃賢悉茲景福或尊或貴冀此獲安者矣

獻佛部

問曰如七月十五日聖敕令造佛盆獻供於此日中復多人客來知此物出何寶擬答曰若有施主通用之物此將賓待若無施主通用之物即須觀寺大小官私不定如似小寺非是國造無外獻供復無貴勝臨時斟酌隨僧豐儉出常住僧物造食獻佛及僧此亦無過以佛通應供僧數所以諸寺每大小食時常出佛僧兩盤故知得用若論布薩說戒佛則不入羯磨僧數何以故三寶位別故若是國家大寺如似長安西明慈恩等寺除口分地外別有敕賜田莊所有供給並是國家供養所以每年送盆獻供種種襍物及舉盆音樂人等并有送盆官人來者非一來知出何等物供給人客又官盆未至已前佛前獻供襍事供養復出何物造作答曰若有通用之物先用此物若無此物復無別施止得出常住僧物看待人客及造獻食問曰依律惡比丘來尚不合與善比丘來應與此既常住僧物何得開俗耶答曰如僧祇十誦律等國等大臣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佛開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開知事不看待者交於佛僧有損所以開看無犯既知如是今時國家造盆獻供百官音樂上命令送佛盆豈得不看

若不看待交被譏責復招外笑出家之人但求他物不自捨慳俗人見近不知遠謂言合得合消焉知來報佛知損益所以開制隨情問曰佛前獻佛食若用常住僧物造作者過事已後定入常住僧此事不疑未知外有施主獻盆獻供種種𧝑事等此屬何處答曰此量施主情有通局若施主依經造作元為救拔亾眷屬事藉十方凡聖坐夏自恣之僧方能救拔亾親得離三塗清昇人天所以獻佛之後所有飲食餘長及生供米麪之屬等並入常住僧用以還供僧食自外𧝑物錢財衣物等並入夏坐客主同分故四分

下文夏食不應分聽分夏衣及自恣衣等若施主局心唯獻佛食入僧自外𧝑物錢財或入佛入法入現前僧等隨他施意不得違逆故薩婆多論云若施佛寶者置爪髮塔中供養法身佛以法身常住故又婆沙論問曰佛在世時諸供養三寶物中常受一人分所以滅後偏取一分答曰佛在世時色身受用故取一人分滅後法身功德勝僧故取一分也若施法者分作二分一分與經一分與誦經說法人若施法寶者懸置塔中供養理法寶故若施僧寶者亦著塔中為供養第一義諦僧故若言施衆者凡聖俱得以言

無當故既知如是受施之時善知通塞勿令互用致有乖違（准此七月十五日諸俗人家各造獻食依經設親過事已後並須造食向寺衣分自食若元出唯將獻佛不入僧者自食無犯然乖救拔之意也）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香燈猶故多者轉賣著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云佛塔物多欲作餘佛事者得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飯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議曰此據局者如前所斷若汎爾道俗設齋獻佛及聖僧食施主情通唱餘食施後還入施主不勞收贖及專入侍人法僧二物類前可知問曰七月

十五日既開道俗造盆獻供未知得造寶盆種種𧝑珍獻佛以不答曰並得若依小盆報恩經略無寶物依大盆淨土經即有故十六國王聞佛說目連救母脫三劫餓鬼之苦生人道中母子相見時瓶沙王即勑藏臣為吾造盆藏臣奉勑即以五百金盆五百銀盆五百瑠璃盆五百琲璖盆五百碼碯盆五百珊瑚盆五百琥珀盆各各盛滿百一味飲食事事如法將來獻佛及僧准此定得問曰依小盆經云佛告目連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自恣時當為七世父母及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挺

燭牀臥衆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初受盆時先安在塔前衆僧咒願竟便自受食不論襍華供養今時諸寺有力富者廣造襍華或用襍寶或用襍繒或用米麪或用諸蠟或用鉛錫或用襍色等亦有道俗貴勝譏論此事目連爲母生在餓鬼佛令設百味飯食獻佛及僧何因將此寶華襍物獻之佛僧豈得食此寶華襍色等不答曰不得以巳狹劣妨他大福故大盆經云缾沙王造五百金鉢盛滿千色華五百銀鉢盛滿千色百木香五百瑠璃鉢盛滿千色紫金香五百硨磲鉢盛滿千色黄蓮華五百

碼碯鉢盛滿千色赤蓮華五百珊瑚鉢盛滿千色青木香五百琥珀鉢盛滿千色白蓮華王覩如法即勑兵臣嚴駕十四萬衆俱到祇洹寺禮佛奉盆及僧以七寶盆鉢俱施與佛及僧僧受用竟還駕歸國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其次須達居士毗舍佉母二百優婆夷波斯匿王末利夫人等須宣國內依目連盆法爲吾造盆各用五百紫金盆黄金盆盛滿百一味飲食後以五百紫金舉五百黄金舉盛滿百一物事事具足遂至王及夫人前見其如法時王即以嚴駕十八萬衆共至佛前奉千金盆千金舉等

竟敬禮還歸七世父母超過七十二劫生死之罪問曰如前所斷依經施主將寶盆襍華開獻如前若無施主得用常住僧物造華供養佛不答曰亦須量時觀前損益若如小寺無多貴勝復無外譏者不合用常住僧物造作襍華佛前供養僧地樹生華者得取佛前供養故十誦律云僧園中樹華聽取供養佛塔若有果者使人取供僧啗又毗尼母論云巳處分地種樹得木後用治房不須白僧僧樹治塔和僧得用故寶印經云若用僧物修治佛塔依法取僧和得用不和合者勸俗備治又薩婆多論云四方僧地不和

合者不得作佛塔爲佛種華果若僧中分得者聽隨意供養若華多無限者隨用供養又寶印經云欲與寺舍供養者所施之物付囑僧巳不復更得干預若其本主還取錢財用者並須七倍還償若有新立寺時比丘啓白衆僧其寺內種植所有華果獻佛枝葉子實與現前僧食并施一切衆生若不爾者無問道俗食者得罪議曰既知三寶各別不得互用初立寺時佛院僧院各須位別如似大寺別造佛塔四周步廊內所有華果得此物者並屬塔用步廊以外即屬僧用故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得畜使人及象馬

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須營事比丘和僧索欲行籌和合者得用又薩婆多論云寺舍若經荒餓三寶園田無有分別可問處者若僧和合隨意處分若屬塔寺用塔功力者僧用得重罪若功力由僧者當籌量多少僧取用之莫令過限則得重罪上來所列小寺無外護損即須依前所斷若如今時或有大寺國家營造別有供給并有勑賜田莊官人貴勝日夕來往既無通用之物豈得不看復如七月十五日佛殿

前獻供豈得單薄若不廣造飲食華果獻佛唯加少多常食獻佛得不儻有在上察訪被俗譏論道僧慳悋不如白衣非直不敬於佛亦不懼在上一朝被責豈得推注僧物不合將獻佛不既知如是若無通用之物止得用常住僧物種種造作華果百味飲食獻佛令他俗人生善滅惡此亦無損雖用僧物不能救別人存亾眷屬且免被俗譏謗之罪如五分律云俗人入寺値僧食僧不供給被俗譏謗佛聞聽與旣許開與惡器盛與亦被俗嗔佛言聞與好器此並由知事摩摩帝等臨時斟酌進止合宜即稱聖意不得當

同一向固執故五分律云雖是我語於餘方不清淨者不行無過雖非我語於餘方清淨者不得不行（此言南客句事不該）又佛說除災患經云爾時維耶離國厲氣疫病死亾無數無所歸趣國王大臣集會博議國遭災患非邪所摧疫火所燒死亾無數當以何宜以除災害或有議言當於諸城門設祠祀壇或有議言當於城中四衢路頭立大祠祀禳卻害氣時衆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彈尼（晉言明）奉佛五戒修行十善議曰唯聽所言國遭災患死亾無數如仁等議害生殺命豈得然乎以先世時所行不善今遭斯厄當設方便以善

禳惡永與苦別如何反倒行害求安長夜受苦無有出期時諸大會問才明曰當設何宜才明對曰世有大千天人之師一切覆護慈愍衆生號名爲佛獨步三界若能降致光臨國界災害可除人畜安泰大衆聞之莫不稱善如仁所言甚成大快佛在王舍阿闍世國與吾國相嫌豈當聽來才明曰佛與出世志存救苦猶如虛空無所罣礙亦如日光莫不蒙育佛憐國厄必來無疑但遣重貢辭謝闍王而得和協國王大臣皆同意言唯清信士長者才明是佛弟子可以爲使爾時才明受使欲往大衆皆起向佛方面叉手

長跪五體投地以頂禮佛於是才明受命為使詣王舍城通書啓貢具陳來意王告才明可詣佛所宣遺國命於是才明辭詣竹林行到精舍見佛世尊盡虔禮敬具申請意時佛默然許其所請才明見佛受請歡喜無量時王舍國境一切神祇天龍鬼神知佛受請當詣他國莫不騷動懆然不悅於是闍王與群臣一切大衆數億千人五體投地自歸悔過墜泣送佛佛現神變到維耶離舉國人民五體作禮自投佛足歸命三寶香華伎樂繒葢幢旛奉迎世尊香華覆地尋路供養日日不絕至于國城佛與聖衆天龍鬼神

住于城門以金色臂德相之手觸城門閫以梵清淨八種之聲而說偈言

諸有衆生類　狂土界中者　行住於地上
及虛空中者　慈愛於衆生　令各安休息
晝夜勤專精　奉荷衆善法

說此偈已地即為之六反大動佛便入城空中鬼神昇空退散地行鬼神爭門競出城門不容各各奔突崩城而出於時城中諸有不淨廁穢臭惡下沉入地高卑相從溝坑皆平盲視聾聽瘂語躄行狂者得正病者除愈象馬牛畜悲鳴相和箜篌樂器不鼓自鳴

宮商調和婦女珠環相振妙響器物鏗鏘自然有聲柔輭清和暢妙法音地中伏藏自然發出一切衆生如遭熱渴得清涼水服飲澡浴泰然蘇息舉衆病除皆得解脫亦復如是

述曰當知諸佛神力不可思議衆生業力亦不可思議故大莊嚴論云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黨援之力不如業力所獲果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祠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

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禾大小豆等示彼種處已向天祠中為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爾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復當怨我便化為弟來向祠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

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卽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　及以一切處　何有不下種
而獲果實者
爾時化弟語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
兄答弟言實爾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卽說
偈言
汝今自說言　不種無果實　先身無施因
云何今獲果　汝今雖辛苦　斷食供養我
徒自作勤苦　又復擾惱我　何由能使汝
現有饒益事　若欲得財寶　妻子及眷屬

應當淨身口　而作布施業　不種獲福利
日月及星宿　不應照世界　以照世閒故
當知由業故　天上諸天中　亦各有差別
福力威德盛　福少劣威德　是故知世閒
一切皆由業　布施得財富　持戒生天上
若無布施緣　威德劫損減　定慧得解脫
此三所獲報　十力之所說　此種皆是因
不應擾亂我　是故應修業　以求將來果
又長阿含經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皆有鬼神無有
空者街巷道陌屠膾市肆及諸山塜皆有鬼神無有

空處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卽以爲名若人初生皆有
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
若千共一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
衛之又十方譬喻經云天上天下鬼神知人壽命罪
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
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往亂之語其禍
福令人向欲得設祠祀耳（故知空奉鬼神欲求現福詎可得力也）又普
曜經云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已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値佛乃安寧
又雜寶藏經云昔日有一婆羅門事廟室天晝夜奉
事天卽問言汝求何等婆羅門言我今求作此天祀
主天言彼有群牛汝問最前行者卽如天語往問彼
牛汝今何似爲苦爲樂牛卽答言極爲大苦剌剌兩
脇柴戾脊破駕挽車載重無休息時復問言汝以何
緣受是牛形牛答之言我是天祀主自恣極意用天
祀物命終作牛受是苦惱聞是語已卽還天所天卽
問言汝今欲得作天祀主不婆羅門言我覩此事實
不敢作天言人行善惡自得其報婆羅門悔過卽修

諸善改往前惡又雜寶藏經云昔有老公其家巨富而此老公思得肉食詭作方便指田頭樹語諸子言今我家業所以諧富由此樹神恩福故爾今日汝等宜可群中取羊以用祭祀時諸子等承父敎勅尋即殺羊禱賽此樹即於樹下立天祠舍其父後時壽盡命終行業所追還生己家羊群之中時値諸子欲祀樹神便取一羊遇得其父將欲殺之羊便啞啞笑而言曰而此樹者有何神靈我於往時爲思肉故妄使汝祀皆共汝等同食此肉今償殃罪獨先當之時有羅漢過到乞食見其亡父受於羊身即借主人道眼令自觀察乃知是父心懷懊惱即壞樹神悔過修福不復殺生

祭祠部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或有說言子修善法父作不善因子修善令父不墮三惡道者是義不然何以故身口意業各別異故若父喪已墮餓鬼中子爲追福當知即得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入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是故不得畜生人中亦復如是若謂餓鬼何縁獨得以其本有慳悋愛貪故墮餓鬼既爲餓鬼常悔本過思

念欲得是故得之若所爲者生餘道中其餘眷屬墮餓鬼者皆悉得之是故智者應爲餓鬼勤作福德若有祠祀誰是受者隨其祠處而爲受者若近樹林則樹神受舍河泉井上林塠阜亦復如是是人祀已亦得福德何以故令彼受者生喜心故是祀福德能護身財若說殺生祠祀得福是義不然何以故不見世人種伊蘭子生栴檀樹斷衆生命而得福德若欲祀者當用香華乳酪酥果爲亡追福則有三時春時正月夏時五月秋時九月若以房舍臥具湯藥園林池井牛羊象馬種種資生布施於他施已命終是人福德隨所施物任用久近福德常生是福追人如影隨形或有說言終已便失是義不然何以故物壞不用二時中失非命盡失若出家人劫在家人歲節之日棄飲食者隨世法故非眞實也亦信世法出世法故若能隨家所有好惡常樂施者名一切施若以身分及以妻子所重之物施於人者是則名爲不思議施又正法念經云若爲亡人修行布施生鬼道者鬼容得福以鬼知悔前身慳貪故爲施時彼則歡喜若生餘道多無得力如得生天純受樂報不悔本因無心思福故經云若生天中都不思念人中之物何以故

天上成就勝妙寶故若人地獄受諸苦惱不暇思念畜生亦爾故婆沙論云爲餓鬼作福鬼得飲食亦增益身臭者得香惡色得好色又經云如諸鬼等所食不同或膿或糞得是施已一切變成上妙色味若鬼異處受生親爲施時彼鬼業力遥知生喜若還在家受苦報者親爲施者鬼自親見生喜又婆沙論云有人不如法求財及其得時以慳悋故於巳眷屬尚無心與況復餘人以無施心故身壞命終墮餓鬼中若在本舍邊不淨糞穢厠溷中住諸親里等生苦惱心作如是念彼積聚財物自不受用又不施人以苦惱

故欲施其食請諸眷屬親友知識沙門婆羅門施其飲食爾時餓鬼親自見之於眷屬財物生巳有想作如是念如此財物我所積聚今施與人心大歡喜求於福田所生信敬心若生餘道多不得力縱令亾人不得此福故爲修善自得大利如似起慈自常獲福又智度論云如慈心念諸衆生令得快樂衆生雖無所得念者大得其福若不樂施縱生天得聖還乏衣食故優婆塞戒經云持戒雖得羅漢不避饑苦生天不得上食瓔珞若樂行施雖墮鬼畜常飽無乏又未曾有經云有王白佛言我父先王奉事外道常行布

施求梵天福如斯功德生何天耶佛告王曰前王果報今在地獄所以者何不值善時不遇善友無善方便雖修功德不得免罪布施之功不忽失也後罪畢時方當受福當知修福不與罪合先帝大王有五種惡業生地獄中一者慠慢嫉弊事無麤細便起鞭罰不忍辱故二者貪受寶貨斷事不平致令天下懷怨恨故三者遊獵嬉戲苦困人民害衆生所愛命故四者耽著女色得新猒舊撫綏不平致怨恨故五者破戒以此文證故知事耶修福善惡恒別苦樂兩報不相襍亂何況利根多聞正信三寶而招苦報又惟無

三昧經云佛告阿難善男子人求道安禪先當斷念人生世間所以不得道者但坐思想穢念多故一念來一念去一日一宿有八億四千萬念念念不息一善念者亦得善果報一惡念者亦得惡果報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是故善惡罪福各別又中阿含經云若爲死人布施祭祀者若生入餓鬼中者得食除餘趣不得由各有活命食故若親族不生中者但施自得其福乃至施主生六趣中施福常隨以持戒故雖得人身必須餘福助報也往生經云亾後作福死者七分獲一餘者屬現造者又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言若

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以不佛言亦在亦不在若人生時不造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善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到處自然隨意所生又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生然禱祀不信眞正邪命自活諂僞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或不在者或是五穀之骨未朽爛時故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爲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鄉親命終之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爲樹木精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捨世間浮遊人村既其無食恐動於人作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魑魅邪師以倚爲福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愼之又若人臨終之日當爲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剎之上懸命過幡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爲修福願亾者生神使生十方無量剎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亾者在

世若有罪業應墮八難以幡燈功德必得解脫若有善願應生父母在於異方不得疾生以幡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爲人作福德之子不爲邪見之所得便種族豪強是故應修福善幡燈功德又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命過是其亾日造作黃幡懸著剎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佛淨土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薩幡隨風轉破散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微塵其福無量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成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燈四十九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生悉得休息又淨度三昧經云八王日諸天帝釋鎭臣三十二人四鎭大王司命司錄五羅大王八王使者盡出四布覆行復值四王十五日三十日所奏案校人民立行善惡地獄王亦遣輔臣小王同時俱出有罪即記前齋八王日犯過福強有救安隱無他用福原赦到後齋日重犯罪數多者減壽條名剋死歲月日時關下地獄地獄承文書即遣獄鬼持名錄名獄鬼無慈死日未到強催作惡令命促盡福多者增壽益筭天遣善神營護其身移下地獄拔除罪名除死定生後生天上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曠野

鬼神白佛言我恒啗人今者不殺當食何物佛勑鬼王汝但不殺我勑弟子常施汝食乃至法滅以我力故令汝飽滿鬼王聞喜受佛五戒涅槃經云制諸聲聞弟子出衆生食濟曠野鬼神又智度論云鬼神得人少許飲食即能變使多令得充足又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阿難餓鬼家兒子親屬爲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家兒子親屬唯爲殺害無有與作福德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也又宿願果報經云昔有婆羅門夫婦二人無有兒子財富無數臨壽終時自相謂言各當吞錢以爲資粮其國俗法死者不埋但著樹下各吞五十金錢身爛錢出國中有一賢者行見愍之自然流淚傷其慳貪取爲設福請佛及僧盡心供辦擎飯佛前稱名呪願時慳夫婦受餓鬼苦即生天上爲請四輩時生天者即得天眼知爲作福從天來下但作年少佐助檀越佛言此厨間年少是眞檀越佛爲說法即得道迹賢者亦得道迹衆僧歡喜皆得生天又百喻經云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導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有一

天祠當須人祀然後得過於是衆賈共思量言我等盡親如何可殺唯此導師中用祀天即殺導師以用祭祀祀天已竟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當修善行以爲導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遠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者迷失津濟終致困死頌曰

神鬼難測　潛來密往　授以福基
薦以歆饗　兼祭幽塗　冀免饑想
凡聖等祠　福祚無爽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校譌

第十二紙三行侍此藏作持　第十六紙九行耶當作邪

音釋

鈆與專切黑錫也　懆采早七感二切愁也　閫苦本切門限也　瘂烏下切不能言也　躄必益切足不能行也　箜篌箜苦紅切篌戶鉤切箜篌樂器　棖直庚切觸也　穫胡郭切刈禾也　詭古委切詐也　噎烏奚切聲也　墱阜墱都鄧切阜房久切土聚土山也　厠溷厠初吏切溷胡困切厠溷並圂也　傲五到切倨也　魃魅魃蒲撥切旱魃也　歆饗歆許金切饗許兩切神饗氣也

大余居士王士驥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七卷　吳江北丘明覺對　眞州王國英書　溧水十振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祭祠篇第六十九之餘

感應緣（略引十二驗）

益州西南有石室廟神
廬陵太守龐企螻蛄神
偓佺槐山採藥父神
殷大夫彭祖仙室有虎神
漢蔣子文死為鍾山下神
漢會稽鄮縣女吳望子感神
晉巴丘縣有巫師感神
晉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殺神
晉居士張應改俗祠事佛有神
宋陳安居廢祀神事佛有神
宋齊僧欽精勤奉佛有徵
梁沙門釋僧融有俗施廟有徵
唐倪買得妻皇甫氏暴死有徵

益州之西雲南之有祠神剋山石為室下有民奉祠之自稱黃石國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之靈也清淨不停殺諸有祈禱者持百張紙一雙筆一丸墨置石室中而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所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也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伏之及獄將上有螻蛄蟲行其左右其祖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及竟報當行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常以四節祠祀螻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爾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毛長七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逮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服也時受服者皆三百歲也

彭祖者殷時大夫也歷夏而至商末號七百常食桂芝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禱請風雲莫不輒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今日祠之訖地則有兩虎跡也（右四事出搜神記）

漢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常自謂青骨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自

辟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神以福爾下民耳爾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火疫百姓輒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文又啓孫氏宮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耳爲灾俄有小蟲如塵蝱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逾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火更爲灾是歲火灾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宮縣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禁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綬爲立廟堂轉號鍾山以表其靈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灾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漢會稽鄮縣東野有一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事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人乘船手力十餘皆整頓令人問望子今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到跪拜神座見兩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數數現形遂降情好望

子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曾思啗膾一雙鮮鯉應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奉事經歷三年望子忽生外意便絕往來（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巴丘縣有巫師舒禮晉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將送詣太山俗人謂巫師爲道人路過福舍門前土地神問吏此是何等舍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是道人便以相付禮入門見數千間瓦屋皆懸竹簾自然牀榻男女異處有誦經者唄偈者自然飲食者快樂不可言禮文書名已至太山門而又身不至到推土地神神云道見數千間瓦屋即問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於是遣神更錄取禮觀未徧見有一人八手四眼捉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還出門神已在門迎捉送太山太山府君問禮卿在世間皆何所爲禮曰事三萬六千神爲人解除祠祀或殺牛犢猪羊雞鴨府君曰汝罪應上熱熬使吏牽著熬所見一物牛頭人身捉鐵叉叉禮著熬上宛轉身體燋爛求死不得已經一宿二日府君問主者禮壽命應盡爲頓奪其命按錄籍餘筭八年府君曰錄來牛頭人復以鐵叉叉著熬邊府君曰今遣卿歸終畢餘筭勿復殺生淫祀禮忽還活遂不復作巫師（右一驗出幽冥記）

晉夏侯玄字太初亦當時才望為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玄宗族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既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於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為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冏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家傾覆正由曹爽夏侯玄二人得訴怨得申故也出冤魂志

晉張應者歷陽人本事俗神鼓舞淫祀咸和八年移居蕪湖妻得病應請禱備至財產略盡妻法家弟子也謂曰今病日困求鬼無益乞作佛事應許之往精

舍中見竺曇鎧曇鎧曰佛如愈病之藥見藥不服雖視無益應許當事佛曇鎧與期明日往齋應歸夜夢見一人長丈餘從南來入門曰汝家狼藉乃爾不淨見曇鎧隨後曰始欲發意未可責之應先巧眠覺便炳火作高座及鬼子母座曇鎧明往應具說夢遂受五戒斥除神影大設福供妻病即間尋都除愈咸康二年應至馬溝糴鹽還泊蕪湖浦宿夢見三人以鋞釣釣之應曰我佛弟子牽終不置曰奴叛走多時應怖謂曰放我當與君一升酒調乃放之謂應但畏後人復取汝耳眠覺腹痛泄痢達家大困應與曇鎧閒

絕已久病甚遣呼之適值不在應尋氣絕經日而穌活說有數人以鋞釣釣將北去下一坂岸岸下見有鑊湯刀劍楚毒之具應時悟是地獄欲呼師名忘曇鎧字但喚和尚救我亦時喚佛有頃一人從西面來形長丈餘執金杵欲撞此釣人曰佛弟子也何入此中釣人怖散長人引應去謂曰汝命也盡不復久生可蹔還家頌唄三偈并取和上名字三日當復命過即生天矣應既穌即復休然既而三日持齋頌唄遣人疏取曇鎧名至日中食畢禮佛讀唄徧與家人辭別澡洗著衣如眠便盡

宋陳安居者襄陽縣人也伯父少事巫俗鼓舞祭祀神影廟宇充滿其宅父獨敬信釋法旦夕齋戒後伯父亾無子父以安居紹焉安居雖即伯舍而理行精求淫響之事廢不復設於是遂得篤病而發則為歌神之曲迷悶惛僻如此者彌歲而執心愈固常誓曰若我不殺之志遂當虧奪者必先自齧截四體乃就其事家人並諫之安居不聽經積二年永初元年病發遂絕但心下微暖家人不殯至七日夜守視之者覺屍足間如有風來飄衣動衾於是而穌有聲家人初懼屍魘並走避之既而稍能轉動末求飲漿家人

嘉之問從何來安居乃具說所經見云初有人若使者將刀數十呼將去從者欲縛之使者曰此人有福未可縛也行可三百許里至一城府樓宇甚整使者將至數處如局司所居未有人授紙筆與安居曰可疏二十四通死名安居即如言疏名成數通有一侍從內出揚聲大呼曰安居可入既入稱有敎付刺姧獄吏兩人一云與大械一云此人頗有福可止三尺械疑論不判乃共視文書久之遂與三尺械有頃見有貴人翼從數十形貌都雅謂安居曰汝那得來安居具陳所由貴人曰汝伯有罪但宜錄治以先植小福故蹔得遊散乃敢告訴吾與汝父幼少有舊見汝依然可隨我共遊觀也獄吏不肯釋械曰府君無敎不敢專輒貴人曰但付我不使走逸也乃釋之貴人將安居徧至諸地獄備觀衆苦略與經文相符遊歷未竟有傳敎來云府君喚安居安居茫懼然求救於貴人貴人曰汝自無罪但以實對必無憂也安居至閤見有鉗梏者數百一時俱進安居在第三既至階下一人服冠冕立于囚前讀諸罪簿其第一者云笞娶妻之始夫婦爲誓有子無子終不相棄而其人本是祭酒妻亦奉道共化導徒衆得士女弟子因而姧

之遂棄本妻妻常冤訴府君曰汝夫婦違誓大義不罪二終罪一也師資義著在三而姧之是父子相姧無以異也付法局詳刑次讀第二女人辭牒忌其姓名云家在南陽冠軍縣黃水里家安爨器於福竈口而此婦眠竈嬰兒於竈上匍匐走行糞汙爨器中此婦牾已即請謝神祇盥洗精潔而其舅母罵詈此婦言無有天道鬼神置此女人得行穢汙司命聞知故錄送之府君曰眠竈非過小兒無知又已請謝神明是無罪也舅罵詈言無道誣謗幽靈可錄之來須臾而到赤官捉至安居階下人具讀名牒爲伯所訴云云府君曰此人事佛大德人也其伯殺害無辜皆誑百姓罪宜窮治以笞有小福故未加罪伯今復謗訴無辜敎催錄取未及至而府君遣安居還云若可還去善成勝業可壽九十三努力勉之勿復更來也安居出至閤局司云君可拔卻死名於是安居以次抽名既畢而欲向遊貴人所貴人亦至云知汝無他得還甚善努力修功德吾身福微不辦生天受報於此輔佐府君亦優遊富樂神道之美吾家在宛姓某名某君還爲吾致意湊盡奉法勿犯佛禁可具以所見示語之也乃以三人送安居出門數步有專使送符

與安居謂曰君可持此符經過戍邏以示之勿輙倫
過倫過有徒謫也若有水礙可以此符投水中卽得
過也安居受符而歸行久之阻大江不得渡安居依
言投符𣊾然如𥈞乃是其家屋前中方地也正聞家
中號慟哭泣所送三人勸還就身安居之身已臭穢
吾不復能歸此人乃強排之踣於屍脚上安居旣愈
欲驗黃水婦人故往冠軍縣尋問果有此婦相見依
然如有㬊舊云已死得生舅卽以某日而亾說所聞
見與安居悉同受五戒師字僧昊襄陽人也末居長
沙本與安居同里聞其口說安居之終亦親覩果九

十三焉
宋齊僧欽者江陵人也家門奉法年十許歲時善相
占云年不過三六父母兄弟甚爲憂懼僧欽亦增加
勤敬齋戒精苦至年十七宋景平末得病危篤家齋
祈禰厲亦淫祀求福疾終不愈時有一女巫云此郎
福力猛盛魔魍所不能親自有善神護之然病久不
差運命或將有限世有㩻命之術少事天神頗曉其
數當爲君試効之於野中設酒脯之饋燒錢經七日
七夕云始有感見見諸善神方爲此郎祈禱蒙益兩
算矣病必得愈無所憂也僧欽於是遂差彌加精至

其後二十四年而終如巫所言則一算十二年矣右此二人出冥祥記
梁九江廬山東林寺釋僧融篤志汎博遊化已任曾
於江陵勸一家受戒奉佛爲業先有神廟不復宗事
悉用給施融便徹取送寺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
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遑懼乃更請僧讀經
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大雨雪中
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
奇壯偉有持胡牀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勵色揚聲曰
君何謂鬼神乃無靈耶速拽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

默念觀音稱聲未絶卽見所住牀後有一天將可長
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
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
後爲賊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
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餘信婦入獄後稱念不
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蹵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
解脫見門猶閉閽司獻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
見向僧曰何不早出門自開也旣聞卽起重門洞開
便越席而東南數里將値民村天夜暗冥其夫先逃
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艸間審問乃其夫也

遂共投商者遠避得免（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唐兗州曲阜人倪氏買得妻皇甫氏為有疾病所禱泰山稍得瘥愈因被冥道使為伺命每被使即死經一二日事了以後還復如故前後取人亦衆矣自云曾被遣取鄉人龐領軍小女為其庭前有齋壇讀誦久不得入少間屬讀誦稍閑又因執燭者詣病女處乃隨而入方取得去問其取由乃府君四郎所命府君不知也論說地獄具有條貫又云地下訴說生人非止一二但人微有福報追不可得如其有罪攝之則易皇甫見被使役至今猶存今男子作生伺命者兗州見有三四人但不知其姓名耳（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

占相篇第七十

述意部

夫大教無私至德同感凡情緣隔造化殊形心境相乘苦樂報異如蠟印印泥印成文現其相可占致使在人畜以別鄉處胡漢以分容貴賤有晦朔之別聖凡有清濁之異也

引證部

如正見經云時佛會中有一比丘名曰正見新入法服有疑念言佛說有後世生至於人死皆無相報何以知乎此問未發佛已預知佛告諸弟子譬如樹本以一核種四大包裹自致巨盛芽葉莖節展轉變易遂成大樹樹復生果果復成樹歲月增益如是無數佛告諸弟子欲蹤集葉實莖節更還作核可得以乎諸弟子言不可得也彼已轉變日就朽敗核種復生如是無極轉生轉易終皆歸朽不可復還使成本核也佛告諸弟子生死亦如此本由癡出展轉合成十二因緣識神轉易隨行而往更有父母更受形體不復識故不得還報譬如冶家洋石作鐵鑄鐵為器成器可還使作石乎正見答言實不可成鐵為石佛言

識之轉徙往在中陰如成鐵轉受他體如鐵成器形消體易不得復還故識稟受人身更有父母已有父母便有六鬧一往在中陰不得復還二隨所受身胞內三初生迫痛忘故識想四生隨地獄故所識念滅更起新見想五已生便著食念故識念斷六從生日長大習所新無復宿識佛言諸弟子識神隨作善惡臨死隨行所見非故身不可復還識故面相答報也未有道意無有淨眼身死識去隨行變化轉受他體何得相報也譬如月晦夜陰以五色物著冥暗中千萬億人不能視物若人把炬照之皆別五色如愚癡

人暗蔽惡道未得道眼往來相報如月晦夜欲覩五
色終不得見若修經戒守攝其意如持炬火入別五
色譬如無手欲書無目欲覩暗夜貫針水中求火終
不可得汝諸弟子勤行經戒湊思生死本從何來終
歸何所得淨結除所疑自解正見聞已歡喜奉行
阿育王太子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六道各有其相

第一地獄相者

夫人根元　流浪生死　漂滯馳騁
墮於五趣　彼終生此　皆有因緣
人根相貌　今爲汝說　行步顚蹷

不自覺知　覩瞻眩惑　恒喜多忘
舉動輕飄　浮遊曠野　此人乃從
活地獄來　支節煩痛　睡眠驚覺
夢寤凶惡　黑繩獄來　麤髮戾眼
長齒喜瞋　聲濁暴疾　合會獄來
語聲高大　不知慚愧　喜鬬喚呼
不別眞僞　眠臥呻吟　夢數驚喚
當知此人　啼哭獄來　恒喜悲泣
登高遠望　好鬬家人　無有親疎
言便致恚　經宿不食　此人本從

大啼哭來　身大脚細　筋力薄尠
言語噎塞　聲如破甕　神識不定
心無孝順　當知此人　阿鼻獄來
身體麤醜　長苦寒戰　好熱喜渴
慳貪嫉妬　見人施惠　自致煩惱
此人乃從　熱地獄來　見火驚恐
復喜暖熱　行步輕便　不避時宜
所作尋悔　復欲更施　此人復從
大熱獄來　小眼喜瞋　所受多妄
所造短狹　無廣大心　見大而懼

覩小歡喜　此人乃從　優鉢獄來
赤眼醜形　常喜鬬訟　誹謗賢聖
諸得道者　晝夜伺人　非法之行
當知此人　鉢頭獄來　眼視三角
不孝二親　生便短命　拘牟獄來
好帶刀劍　強撩人鬬　必爲人殺
邠持獄來　身生瘡痍　口氣臭處
與人無親　曠地獄來　形體長大
行步劣弱　少髮薄皮　恒多病痛
見人則瞋　貪餮無猒　當知此人

從談獄來　體白眼青　語便流沫
言無端緒　好弄塵土　見溪淤泥
身臥其上　此人乃從　灰地獄來
卷頭黃目　人所惡見　臨事惶怖
劍樹獄來　手恒執刀　聞鬭便喜
為刀所害　從刀獄來　體黑咽塞
喜止冥室　口出惡言　熱灰獄來
薄力少氣　不得自在　得失之宜
一不由已　設見屠殺　不離其側
當知此人　從剝獄來　瞋喜無常

尋知變悔　時能辭謝　不經日夜
懇責其心　如被刑罰　此人乃從
炮地獄來　喜宿臭處　好食麤弊
所著醜陋　從屎獄來　顏色醜惡
口氣麤獷　好讒鬬人　善香獄來
當觀此貌　所從來處　知之遠離
如避劫燒　地獄之相　略說如是

第二畜生相者

次說畜生　受形殊異　專心思察
無造彼緣　語言舒遲　不起瞋恚

謙敬尊長　從象中來　身大臭穢
堪忍寒熱　健瞋難解　從駱駝來
遠行健食　不避險難　憶事識真
從馬中來　恩和寬仁　堪履寒熱
所行無記　從牛中來　高聲無愧
多所愛念　不別是非　從驢中來
長幼無畏　恒貪肉食　眾事不難
從師子來　身長眼圓　遊於曠野
憎嫉妻子　從虎中來　毛長眼小
少於瞋恚　不樂一處　從禽中來

性無反覆　喜殺害蟲　獨樂丘塚
從狐中來　少聲勇健　無有婬欲
不愛妻子　從狼中來　不好妝服
伺捕奸非　少眠多怒　從狗中來
身短毛長　饒食睡眠　不喜淨處
從猪中來　毛黃卒暴　獨樂山陵
貪食華果　從獼猴來　多妄強顏
無所畏難　行知返覆　從鳥中來
情多色欲　少於分義　心無有記
從鴿中來　所行返戾　強辯耐辱

不孝父母 顚媯中來 亦不知法
復不知非 晝夜愚惑 從羊中來
好忌喜談 數親豪族 衆人所愛
鸚鵡中來 所行卒暴 樂人衆中
言語多煩 鸜鵒中來 行步舒緩
意有所覩 多害生類 從鶴中來
體小好婬 意不專定 見色心惑
從雀中來 眼赤齒短 語便吐沫
臥則纏身 從蚖中來 語則瞋恚
不察來義 口出火毒 從媯中來

獨處貪食 聲響喑啞 夜則少睡
從猫中來 穿牆竊盜 貪財健恐
亦無親疎 從鼠中來 淚觀相貌
從畜生來

第三餓鬼相者

身長多懼 以髮纏身 衣裳垢坋
從餓鬼來 婬泆慳貪 嫉彼所得
不好惠施 從餓鬼來 不孝父母
家室大小 動則諍訟 從餓鬼來
不信至誠 所行趣爲 薄力少智

從餓鬼來 聲壞響塞 卒與瞋恚
食便好熱 從餓鬼來 恒乏財貨
空貧醜陋 智者所嗤 從餓鬼來
門不事佛 不好聞法 永絶天路
從餓鬼來 不敬妻子 兄弟姊妹
人所憎嫉 從餓鬼來 生則孤裸
無人瞻視 終歸來處 不離宿緣
意志褊狹 不好榮飾 所行醜陋
從餓鬼來 所爲不獲 所作事煩
人所驅逐 從餓鬼來 或事喜敗

不審根元 不受人諫 從餓鬼來
不樂靜處 喜居廁溷 顏貌臭穢
從風神來 身大喜好 喜貪食肉
獨樂神祠 從閱叉來 健瞋合鬬
見物貪著 無有畏忌 從閱叉來
見者毛豎 直前熟視 如似所失
從羅刹來 體狹皮薄 顏色和悅
聞樂喜欣 乾沓和來 意好輕飄
香熏自塗 多諸技術 乾沓和來
恒喜歌舞 男女所待 先語後笑

毀陁中來 情性柔輭 曉了時節
能斷漏結 眞陁羅來 此餓鬼相
閱叉羅刹
第四脩羅相者
圓眼面方 黃體金髮 盡備技術
阿須倫來 直前視地 無有疑難
見怨輒擊 阿須倫來 此是須倫
略說其相
第五人相者
知趣所生 所執不怠 曉了事業
從人道來 解諸幻僞 已不爲之
所作平等 從人道來 善惡之言
初不忘失 不信奸僞 從人道來
貪嫌慳嫉 執心難捨 盡解方俗
從人道來 信意惠施 解法非法
心不偏彼 從人道來 不失時節
亦不懈怠 恭敬賢聖 從人道來
設見沙門 持戒多聞 至心承事
從人道來 供事諸佛 正法衆僧
隨時聞法 從人道來 聞法能知

聞惡不爲 速逮泥洹 從人道來
此是人相 麤說其貌
第六天相者
依須彌山 有五種天 本所造緣
其相不向 腰細腳麤 恒喜含笑
智者當察 從曲天來 意好微妙
少於資財 見鬭則懼 從尸天來
身長體白 顏色端正 不好火光
從娑天來 常懷悅豫 聞惡不懅
不從彼天 從樂天來 思惟忍苦
好分別義 慈孝父母 毗沙天來
獨不樂家 喜遊林藪 志念女色
從三天來 財寶雖少 生卑賤家
心樂清淨 從三天來 任已自行
所爲不尅 望斷願違 從炎天來
意喜他婬 不守已妻 爲鬼所使
從化天來 承事父母 恒法則義
彼短已受 兜率天來 非道求道
心無憍想 不樂在家 從梵天來
意願性質 恒貪睡眠 亦不解法

無想天來　六趣衆生　各有無本
性行不同　志操殊異

頌曰

善惡相對　凡聖道合　五陰雖同
六道乖法　占疾觀容　各知先業
惡斷善修　方能止過

感應緣略引六驗

漢黃頭郎
漢周亞夫
宋劉齡
梁沙門釋琰
梁沙門釋智藏
周居士張元

漢文帝夢將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而上之顧而見其衣後穿覺之漸臺見郎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遂有寵賞許負相之當貧餓死乃賜蜀銅山使自鑄錢以資之富半京師文帝病癰通常嗽之帝曰誰最愛我通對曰宜莫若太子使太子嗽而色難之由此含恨文帝後崩景帝即位使案通擅鑄盡沒人家財卒窮餓死

漢周亞夫絳侯勃之次子也初許負相之曰君三年而侯五年而相其貴無上然卒以餓死亞夫曰嘻吾何緣如此若既大貴又何故餓死負曰不然從理入口餓死法也後三年絳侯世子有罪黜而亞夫襲侯及破吳楚有大功爲丞相以忠蹇彊直數犯景帝竟下獄卒以餓死右二驗出漢書

宋劉齡者不知何許人也居晉陵東路城村頗奉法於宅中立精舍一間時設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亾巫祝並云家當更有三人喪亾鄰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爲章符誑化村里語齡曰

君家衰禍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祐不改意者將來滅門齡遂揭延祭酒罷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經像災乃當除耳遂閉精舍戸放火焚燒炎熾移日而所燒者唯屋而已經像旛幢儼然如故像於中夜又放光赫然時諸祭酒有二十許人亦有懼畏靈驗密委去者叵等師徒猶盛意不止被髮偶步執持刀索云斥佛還胡國不得留中夏爲民害也齡於其夕如有人毆打之者頓仆于地家人扶起示餘氣息遂委攣躄不能行動道士魏叵其時體內發疽日出二升不過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並皆著癩

其隣人東安太守水丘和傳於東陽無疑時亦多有
見者（右一人出冥祥記）
梁州招提寺有沙門名琰年幼出家初作沙彌時有
一相師善能占相語琰師阿師子雖大聰明智慧鋒
鋭然命短壽不經旬日琰師既聞斯語遂請諸大德
共相評論作何福勝得命延長大德答云依佛聖教
受持金剛般若經功德最大若能善持必得益壽琰
師奉命入山結志身心受持般若經餘五年既見延
年後因出山更見相師相師驚怪便語琰師云比來
修何功德得壽命長琰師具述前意故得如是相師
歎之助喜無已琰師於後學問優長善弘經論匡究
佛法為大德住持年逾九十命卒於寺
梁鍾山開善寺沙門智藏俗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有
野姥攻相人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
益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
二十有九聞斯促報於是講解頓息竭誠修道發大
誓願不出寺門遂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持讀誦畢
命奉之至所厄暮年以香湯洗浴淨室誦經以待死
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
盡期由般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

乃大驚起曰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年一
事無沙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曰色相貴
法年六十有餘藏曰五十為命已為不夭況復過也
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然敬伏後記畢壽於是江左
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瑞因藏通感矣以普通三年
九月十五日卒於本寺春秋六十有五（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後周時有張元字孝始河北萬城人也年甫十六其
祖喪明三年元恒憂泣晝夜經行以祈福祐復讀藥
師經云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七日七夜
轉讀藥師經每日行道作天人師乃云元為孫不孝
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祖目見明元求代闇
如此殷勤經於七日其夜夢見有一老翁以一金鎞
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已後祖目必差元
於夢中喜躍無申遂即驚覺乃更徧告家人大小三
日之後祖目果差（事出周史）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音釋

螻蛄（螻落侯切蛄古胡切螻蛄蟲名）　偓佺（偓於角切佺此緣切偓佺仙人名）　拷掠（拷苦老切掠力讓切拷掠笞人也）　揄（吐盍切與搨同）　唄（蒲拜切梵音也）　橦（直江切擊也）　熬（五勞切煎熬也）　鎧（苦亥切）　鏗（居郎切與鋼同）　坂（府遠切坡坂也）　蹔（藏濫切與暫同）

音釋

怵丑律切惕也 惛呼昆切心不明也 臠力兖切肉也 飃與飄同 蹷居月切跳也 匍匐匍薄胡切匐蒲北切以手行也 盥古玩切澡手也 踣蒲北切倒也 脯方矩切乾肉也 饋求位切餉也 拽羊列切拖也 袴褶袴苦故切褶席入切袴褶騎服也 瘵丑鴂切病去也 蠟力盍切與蠟同 毓余六切養也 眩黃絹切目無常也 噎於結切窒也 甕於貢切罌也 餮他結切貪食也 獷古猛切惡也 顱音盧 鳩居求切鳩鳥名 鸜鵒鸜強魚切鵒余蜀切鸜鵒鳥名 鴆直禁切毒鳥名 喑啞喑於金切啞於革切 坋古入切垢也 嗤赤脂切笑也 褊俾緬切小也 慷其切 敎蒲沒切正作勃 嘻許之切歎聲 懵 偶行步 傴僂曲 疽七余切 墊 姥莫補切女老之稱 鉀 切正作鎧

太倉居士王上騏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八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川上國英書 懷章傳機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祈雨篇第七十一

述意部

夫聖道虛寂故能圓應無方以其無方之應故應無不適比以陰陽愆候亢旱積時北壙之禮久申西郊之雨莫應聖上憂兆庶之失業恐稼穡之不登減膳恤刑宵興旰食精誠格於上下玉帛徧於山川靈液莫霑祈雲罕積仰惟慧炬潛曜無幽不燭神功叵測有感必通所以仰憑三寶敬演一乘轉讀微言樹茲大福願法教始開慈雲遐布玄言一闡需澤遠覃嘉禾連秀於原野瑞果徧生於林木衣唯服於八蠶食必資於七穫世界鬱若衆香含生宛如安養無請不諸有祈必應並沐茲定水絕聖智之原闕此愛羅超有無之境也

祈祭部

如大雲輪請雨經云佛言若請大雨及止雨法汝今諦聽其請雨主於一切衆生起慈悲心受八戒齋於空露地應張青帳懸十青幡淨治其地牛糞塗場請誦咒師坐青座上若在家人受八戒齋若比丘者應

待禁戒皆著清淨衣燒好名香又以末香散法師座
應食三種白淨之食所謂牛乳酪及粇米誦此大雲
輪品時面向東坐晝夜至心令聲不斷供養一切諸
佛復以淨水置新瓶中安置四維隨其財辦作種種
食供養諸龍復以香華散道場中及與四面法座四
面各用純新淨牛糞汁畫作龍形耶舍法師傳云西國土俗以牛能耕地出生萬物故以牛糞爲淨梵王帝釋及牛並立神廟以祠之佛隨俗情故同爲淨東面去座
三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三頭并龍眷屬南面去座
五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五頭并龍眷屬西面去座
七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七頭并龍眷屬北面去座

九肘已外畫作龍形一身九頭并龍眷屬其誦咒師
應自護身或咒淨水或咒白灰自心憶念以結場界
或畫一步乃至多步若水若灰用爲界畔或咒縷繫
頸若手若足咒水灰時散灑頂上若於額上應作是
念有惡心者不得入此界場其誦咒者於一切衆生
起慈悲心勸請一切諸佛菩薩憐愍加護迴此功德
分施諸龍若時無雨讀誦此經一日二日乃至七日
音聲不斷亦如上法必定降雨大海水潮可留過限
若能具足依此修行不降雨者無有是處唯除不信
不至心者又大雲輪請雨經一卷略要云佛告諸大

龍王我今當說昔從大悲雲生如來所聞陁羅尼過
去諸佛已說威神我今亦當隨順而說利益一切諸
衆生故憐愍與樂於未來世若炎旱時能令淨雨若
水澇時亦令止息疫死險難皆得滅除能集諸龍能
令諸天歡喜踊躍能壞一切諸魔境界能令衆生具
足安樂而說咒曰
怛緹他摩訶若一那二婆婆三薩尼　失梨帝妹羅
皺彌二地履荼毗迦羅摩鉢耶囉僧呵怛禰三波羅
摩避囉闍四尼摩羅求那雞鬬蘇栗耶波羅毗五毗
摩嵐伽耶師啜六婆呵囉婆呵羅七

南無若那　泌伽羅毗盧遮那耶　多他竭多耶三
南無薩婆佛陁四菩提薩埵毗呵五
又咒曰
怛吒怛吒一帝致帝致二鬬晝鬬晝三摩訶摩尼四
摩俱吒五毛林達羅尼比沙六于留必那七三摩羅
他八帝利曷囉怛那地師吒南九跋折囉陁羅薩埵
那十跋利沙他伊呵閻浮提地界莎呵十一
又咒曰
阿婆何夜寐一薩婆那鉗二迷帝羅質埵那三菩提
質哆弗婆鉗寐那四那羅那羅五禰梨禰梨六奴盧

奴盧七莎呵八
又咒曰
釋迦羅薩坻那一鉢羅婆羅沙地二摩訶那伽三伊
呵閻浮提單莎呵四
又咒曰
阿師吒摩迦一薩坻那二鉢囉婆利沙他三摩呵那
伽四伊呵閻浮提單莎呵五
又大方等大雲經云佛言若有國土欲祈雨者六齋
之日其王應當淨自洗浴供養三寶尊重讚歎稱龍
王名善男子四大之性可令變易誦持此咒大不降

雨無有是處是經典中有神咒故為衆生故三世諸
佛悉共宣說
郁究隸牟究隸頭坻比 頭坻陁尼羯坻 陁那賴
坻 陁那僧 塔兮

降雨部

如分別功德論云天及龍皆能降雨何以取別天雨
細霧下者是龍雨麤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鬬時亦
能降雨雨有三種有喜雨有瞋雨若雨和調者是歡
喜雨若與雷電霹靂者是瞋恚雨自外雲雨雷電等並如前日月篇說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言如是世間不可思議如龍界

不可思議云何此雨為從龍口出耶答不從龍口出
為從龍眼鼻身出耶亦不從此出但龍意所念若念
惡亦雨若念善亦雨亦由根本而作此雨如須彌山
腹有天名曰大力知衆生心之所念亦能作雨然雨
不從彼天口眼耳鼻出也皆由彼有神力故而作此
雨又華嚴經云佛子譬如大龍隨心降雨雨不從內
亦不從外如來境界亦復如是隨心所念於念念中
出生無量不可思議智彼諸智慧悉無來處又言佛
子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如來智慧亦復
如是悉從大願力起佛子如來智海無量無邊不可

言說不可思議我說少喻汝今諦聽佛子此閻浮提
內流出二千五百河水悉入大海俱耶尼內流出五
千河水悉入大海弗婆提內流出八千四百河水悉
入大海鬱單越內流出一萬河水悉入大海佛子此
四天下內如是二萬五千九百河水悉入大海佛子
於意云何此水多少答言甚多佛子復有十光明龍
王雨大海中悉過前水百光明龍王雨大海中復悉
過前如是等八十億龍王各雨大海展轉過前娑伽
羅龍王太子名曰佛生雨大海中復悉過前佛子彼
十光明龍王所住淵池派入大海復悉過前百光明

龍王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如是等廣說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所住淵池流入大海復悉過前佛子如彼八十億龍王乃至娑伽羅龍王太子兩大海中及其淵池皆悉不及娑伽羅龍王所雨大海娑伽羅龍王所住淵池涌出流入大海倍復過前波涌流水青瑠璃色盈滿大海涌出有時是故海潮常不失時佛子如是大海其水無量珍寶無量衆生無量大地無量佛子於意云何彼大海水爲無量不答言實爾其水深廣不可爲喻佛子如是海水深廣無量於如來無量智海百分不及一乃至不可爲譬但隨

所應化爲作譬喻

河海部

如新婆沙論云於此贍部洲中有四大河眷屬各四隨其方面流趣大海謂即於此贍部洲中有一大池名無熱惱初從彼出四大河一名殑伽二名信度三名縛芻四名私多初殑伽河從池東面金象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東海次信度河從池南面銀牛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南海次縛芻河從池西面吠瑠璃馬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西海後私多河從池北面頗胝迦師子口出右遶池一帀流入北海殑伽大河有四眷屬一名閻母那二名薩洛瑜三名阿氏羅筏底四名莫醯信度大河有四眷屬一名毗籛者二名謁羅筏底三名設咀荼盧四名毗咀婆多縛芻大河有四眷屬一名筏剌拏二名吠咀剌尼三名防者四名屈殼婆私多大河有四眷屬一名薩梨二名避魔三名捺地四名電光如是且說有大名者然四大河一一各有五百眷屬并本合有二千四河隨其方面流趣大海如是所說二千四河未入海頃頗有能令不入海不無如是事假使有人或以神力或以咒術廣說乃至令不得入聖諦現觀無有是處又涅槃經

云譬如大海有八不可思議何等爲八一者漸漸轉深二者深難得底三者同一鹹味四者潮不過限五者有種種寶藏六者大身衆生在中居住七者不宿死屍八者一切萬流大雨投之不增不減又金剛三昧不壞不滅經云佛言彌勒當知阿耨大池出四大河此四大河分爲八河及閻浮提一切衆流皆歸大海以沃燋山大海不增以金剛輪故大海不減此金剛輪隨時轉故令大海水同一鹹味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徧觀四方五者徧觀已行

六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身處淺水樂見光明故出已住徧觀方者所謂鰝魚為求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鰌魚逢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復住者是魚趣已既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復住水陸俱行者即是龜也喻七種衆生者如文不煩具述

頌曰

玄言始開闡　雲霧上昇天　霰雪墜下布

駛雨徧山園　百艸俱滋茂　五穀皆熟田

自非慈福力　豈感樂豐年

感應緣略引二十二驗

秦中宿縣有觀亭水神

秦丹陽縣湖側有梅姑神

漢夜郎縣水竺王祠有竹節神

漢中平年江水內有蜮含沙射人

漢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毒氣

太山之東有澧泉飲用神靈

二華之山當黃河有神擘分流

黃帝時有赤將子轝能隨風雨上下

神農時有赤松子是雨師能服水入火

漢沙門于吉能祈雨將孫策忌害見怪

漢沙門竺曇蓋祈雨有徵

晉沙門僧群隱山感神水飲而不饑

晉廬山釋慧遠以杖掘地感泉涌出

晉沙門于法蘭感澗涌水清流

晉沙門涉公能祝龍下鉢中

晉沙門佛圖澄能祈雨白龍二頭顯

晉沙門竺曇摩羅刹能祝水枯而更流

宋沙門求那跋陀羅能祈雨應時而降

齊沙門曇超有神請超祈雨有徵

梁安國寺有瑞像放光處有泉涌

唐沙門空藏能祈雨甚有徵應

唐沙門慧瑜山隱無水感神請居得水

秦時有中宿縣千里水觀亭有江神祠壇經過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變為虎中朝縣民至洛反路見一行旅寄其書曰吾家在觀亭廟前石間懸藤馬是也但扣藤自應者乃歸之如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

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也

秦時丹陽縣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尸於水乃隨流波漂至今廟處鈴下巫人常令殯殮不須墳瘞即時有方頭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曖然有著履形廟左右不得取魚射獵輒有迷徑溺沒之患巫云姑旣傷死所以惡見殘殺也

漢夜郎遯水竺王祠者昔有女子浣於水濱有大節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有小兒啼聲破之得一男

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獠因竹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甞止石上作羮無水以劒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石竹林並存漢使唐蒙誘而斬之夷獠怨訴竹王非血氣所育求立嗣太守吳霸表封其三子爲侯今猶有竹王節廟（右此二驗出異苑）

漢中平年內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則身體筋急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江人以術方抑之則得沙石於肉中詩所謂爲鬼爲蜮則不可得也今俗謂之谿毒先儒以爲南方男女同川而浴淫氣之所生也

漢時永昌郡不韋縣有禁水水有毒氣唯十一月十二月可渡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得病殺人其氣中有惡物不見其形其似有聲如有以所投擊內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土俗號爲鬼彈

太山之東有澧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欲取飲者皆洗心致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多少足用若或汙慢則泉縮焉蓋神明之常志者也

二華之山其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流有神排而分之以利河流其手足迹于今存焉故張衡作西京賦所稱巨靈贔屭高掌遠迹以流河曲是也

赤將子轝者黃帝時人也不食五穀而啗百艸華至堯時爲木工能隨風雨上下時時於市門中賣繳亦謂之繳父周禮春官宗伯曰禮司命風伯雨師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玄謂司中司命文昌第四第五星也案抱朴子曰河伯者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死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反

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崐崙山常入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俱去至高辛時復爲雨師今之雨師

本之焉（右七驗出搜神記）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澁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乎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川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使殺之因是策頗慜常每髣髴見吉後出射獵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見寃魂志）

漢沙門竺曇蓋秦郡人也眞確有苦行持鉢振錫取給四輩居于蔣山常行般舟尤善神呪多有應驗司馬元顯甚敬奉之衛將軍劉毅聞其精苦招來姑孰深相愛遇義熙五年大旱陂湖竭涸苗稼燋枯祈祭山川累旬無應毅乃請僧設齋蓋亦在焉齋畢躬乘露柝浮泛川溪文武士庶傾州悉行蓋於中流焚香禮拜至誠慷慨乃讀海龍王經造卷發音雲氣便起轉讀將半沛澤四合纔及釋軸洪雨滂注畦湖必滿其年以登劉敬叔時爲毅國郎中令親豫此集自所覩見

晉安羅江縣有霍山其高蔽日上有石杵面徑數丈

杵中泉水深五六尺經常流溢古老傳云列仙之所遊餌也有沙門釋僧群隱居其山常飲此水遂以不饑因而絕粒晉安太守陶夔聞而求之群以水遺陶出山輒臭陶於是越海造山于時天景澄朗陶踐山足便風雨晦暝如此者三竟不得至群所栖䈥與泉隔一澗旦夕往還以一木爲梁後旦將渡輒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逆唼僧群永不得過欲舉錫撥之恐其墜死於此絕水俄而饑卒時傳云年百四十群之將死爲衆說云年少時嘗打折一鴨翅將或此鴨因緣之報乎

晉潯陽廬山西有龍泉精舍卽慧遠沙門之所立也遠始南渡愛其區丘欲創寺宇未知定方遣諸弟子訪履林澗疲息此地群僧並渴率同立誓曰若使此處宜立精舍當願神力卽出佳泉乃以杖掘地清泉涌出遂畜爲池因構堂于其後天嘗亢旱遠率諸僧轉海龍王經爲民祈雨轉讀未畢泉中有物形如巨蛇騰空而去俄爾洪雨四澍高下普霑以有龍瑞故名焉

晉沙門于法蘭高陽人也十五而出家器識沉秀業操貞整寺于深巖嘗夜坐禪虎入其室因蹲牀前蘭

以手摩其頭虎奮耳而伏皷曰乃去竺護燉煌人也風神情宇亦闡之次于時經典新譯梵語數多辭句煩蕪章偈不整乃領其旨要刊其游文亦養徒山中山有清澗汲漱所資有採薪者嘗穢其水水即竭涸俄而絕流護臨澗徘徊歎曰水若遂竭吾將何資言終而清流洋溢尋復盈澗並武惠時人也支道林爲之像讃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空澗枯泉還水 右四人出冥祥記

晉長安有涉公者西域人也虚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元十

一年至長安縣以秘祝祝下神龍每旱堅常請之祝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輙大雨堅及群臣親就鉢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于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屍骸所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堅減膳徹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燋心於雲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亦曠古之奇也

晉時佛圖澄博術終古道藝超群晉建武年正月至六月時天大旱石虎遣太子詣臨漳西谷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乞即有白龍二頭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

晉長安有竺曇摩羅刹此云法護其先月氏人本姓支氏世居燉煌天性純懿操行精苦篤志好學萬里尋師日誦萬言過目即能是以博覽六經遊心七籍雖世務毀譽未嘗分抱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葱外護乃慨然發憤志弘大道遂隨至西域大賫經論還歸中夏沿路傳譯寫

爲晉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讃等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爲業終身寫譯勞不告倦後隱居深山山有清澗恒取澡漱後有採薪者穢其水側俄頃而燥護乃徘徊歎曰人之無德遂使清泉輟流水若永竭眞無以自給正當移去耳言訖而泉流滿澗其幽誠所感如此故支遁爲之像賛云

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窮谷枯泉漱水邈矣護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領拔云致

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至於道德化被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咸共宗事及晉惠西奔關中

擾亂百姓流移護與門徒避地東下至澠池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後孫綽製道賢論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賢以護近山巨源

宋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求那跋陀羅三藏法師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祕咒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團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見慰勞嚫施相續至太宗之世禮供彌隆到太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

齊錢唐靈苑山有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徧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苑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執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任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東富陽縣人故鑿麓山下為塼侵壞龍室群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既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為龍咒願說法至夜群龍悉化作人來詣超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法師既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必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啓首轉經纔竟遂興雲降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右五人出梁高僧傳

梁安國寺在秣陵縣都鄉同下里以永明九年起造寺有金銅像一軀高六寸五分以去天監六年二月八日於寺東房北頭第三間內忽聞音樂聲爾後房主榮王尼所住房牀前時時有光照屋到二十三日於光處忽有泉涌仍見此瑞像隨水而出遠近駭觀

咸生隨喜泉既不竭乃累塼爲井井猶存焉 右一見梁京寺記
唐釋空藏者至貞觀年住京師會昌寺誦經三百餘
卷說化爲業遊涼川原有緣斯赴谷往藍田負兒山
所誦經賫麥六斛擬爲月粮乃經三周日啗二升猶
不得盡又感神鼎不知何來時至玉泉寺以爲終焉
之地時經亢旱泉竭苗焦合寺將散藏乃至心祈請
泉即應時涌溢天雨滂沛道俗動色驚嗟不已至貞
觀十六年終於會昌遂葬山所
唐襄州光福寺釋慧睿姓董氏善通三論涅槃莊老

俗書久已洞明由此聲譽久逸漢南至貞觀二十三
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字
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盆經竟斂手曰生
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以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
乞人并諸異道言訖而終法座春秋七十有九初住
光福寺居山頂上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
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經
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
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
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香潔榮勝飲食豐饒

若有小乘前事並失唯願弘持勿孤所望此山頂寺
先無水可得山神曰法師須水此易可得來月八日
定當得之自往劍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
訖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日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
雷震雨注拄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
續至明方住唯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止此
住本龍泉漸竭據斯以驗實感通奇 右此二出唐高僧傳

園果篇第七十二之一

述意部

竊惟王舍竹園經行是寄靈山石室宴坐斯依淨住

徧於十方慈化通於三界所以遠追須達高慕菴羅
崇無盡之因造不壞之地興心敬仰福趣玄門起念
弄恭業鍾湯炭故覩則發心見便忩返益福生善稱
爲伽藍也若有眞心造作縱小得福弘多何況於大
若起僞心修造縱大得福尚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
若欲造作必須依法不得矯僞也

引證部

如過去因果經云諸僧伽藍中竹園僧伽藍最爲其
始又中本經云羅閱祇國長者迦蘭陀心念可憎我
園施與尼揵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施永爲棄

捐大鬼將軍名曰半師知其心念即召閻叉推逐尼
揵裸形無恥不應止此尼揵驚怖馳走而去長者歡
喜營造精舍施佛及僧又菩薩藏經云阿難我今於
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轉輪斷一切衆生疑
阿難過去諸佛亦皆於此虛空地分說菩薩藏經阿
難所有貪瞋癡衆生入此竹園不發貪瞋癡衆鳥入
者非時不鳴洴沙大王與諸婇女入此園中共相娛
樂自覺無欲諸女亦爾時王歡喜每作是念願世有
佛當以園奉上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
供養者應住此園非五欲人所應得住是園無有爬

蚍蜈蚣蚊蠆毒螫若住其中無復毒心亦是竹園不
共功德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信心清淨以園林
地施與衆僧令僧受用命終生揵陀羅天天女圍遶
百倍縱逸若有衆生以善修意爲遮寒熱造作義屋
令人受用命終生常恣意天五欲自娛從天命終若
得人身爲王大師

樹果部

如立世阿毗曇論云閻浮樹者此樹生在閻浮提地
北邊在泥民陁羅河南岸是樹株本正洲中央從樹
株中央取東西角並一千由旬是樹生長具足形容

可愛枝葉相覆久住不彫一切風雨不能侵入次第
相覆高百由旬下本洪直都無瘤節五十由旬方有
枝條樹身徑刺廣五由旬圍十五由旬其一一枝橫
出五十由旬中間亘度一百由旬周迴三百由旬其
果甘美無比如細蜂蜜果大如甕其核大小如世間
閻浮子核其上有鳥獸之形東西枝有子多落閻浮
提地少落水者南枝果子並落閻浮提北枝果子悉
落河中爲魚所食樹根悉是金砂所覆當春雨時下
不漏濕夏則不熱冬無風寒乾闥婆及藥叉神依樹
下住如是之事云何知耶答王舍城有兩比丘具神

通力共爲朋友往看彼樹遂至樹所見樹果熟墮地
自破其一比丘從其蔕孔授手至甲其最長指猶不
至核牽手而出爲果所染手甲皆赤其果香氣能染
人心鼻嗅果香第二比丘問言汝欲食不長老我不
樂食是事者有不可思議是離欲結最爲廣大何以
故若人未離欲嗅是香即生心氣乃發顛狂有諸離
欲外人若嗅此香還失離欲之地是二比丘還王舍
城說如上事時有一人名曰長脛本是王種姓拘利
氏宿業果報所得神通若行水中前腳未沒後腳已
移若行艸葉艸雖未靡便得移步是人從佛聞說此

樹即白佛言我今行至閻浮樹不答云得至是人禮
佛向北而去度諸山經過七山第七名金邊山登山
頂向北舉身遠望唯見黑闇怖畏而返佛問汝至閻
浮樹不答言不到佛問汝何所見答曰唯覩黑闇佛
言此黑闇色即閻浮樹是人重禮佛足右遶三帀更
向北行重度前七山更度後七山又度六大國又度
七大樹林林閒有七大河度是七河又度阿摩羅林
及訶梨勒林乃至閻浮南枝從南枝上行至北枝是
人俯窺見下水相與常水異澄清洞徹都無障礙是
人思惟我之神通今於此處得成就不因脚履水手

攀樹枝是脚至水如石即沒於此神通不得成就此
水輕細如酥油浮在水上若以此水投於彼水即沈
如石是人取一果子還奉世尊佛受此果破為多片
施諸大衆果汁染於佛手佛以此手擊於山石至今
赤色如血不異濕亦不燥掌迹分明因血分果為片
片故因名此石為片片巖是時佛化優樓頻螺迦葉
亦取此果與迦葉是閻浮樹外有二林形如半月圍
遶此樹其内有林名呵梨勒外名阿摩勒是果熟時
其味最美不辛不苦如細蜂蜜果形大小如二斛器
阿摩勒林南復有七林七河相閒其最北林名曰菴

羅次名閻浮三名婆羅四名多羅五名人林六名石
榴林七名劫畢他林如是諸果不辛不苦甜如蜂蜜
是人林中果形似人若離欲人食此果者還失禪定
其劫畢他林南有六大國其最南國名曰高流次名
俱臘婆三名毗提訶四名摩訶毗提訶五名鬱多羅
曼陀極北第六名捨喜摩羅耶是六國内人皆貞善
持十善法其獸自死自至人所乃食其肉是處犛牛
其數無多以其毛尾用覆屋舍其地生麥不須耕墾
是麥熟已無有糠檜是其國人磨蒸為飯其麥氣味
甘美如蜜又長阿含經云所以名閻浮提者下有金

山高三十由旬由閻浮樹故得名為閻浮金閻浮樹
其果如箄其味如蜜樹有五大枛四面四枛上有一
枛其東枛果乾闥和所食其南枛果七國人所食一
名拘樓國二名拘羅婆三名毗提四名善毗提五名
漫陀六名婆羅七名婆梨其西枛果海虫所食其北
枛果禽獸所食其上枛果星宿天所食又中阿含經
云過去閻浮提人壽八萬歲時有轉輪聖王出世名
高羅婆王有樹名善住尼拘類王而有五枝第一枝
者王所食及皇后第二枝者太子食及諸臣第三枝
者國人民食第四枝者沙門梵志食第五枝者禽獸

所食尼拘類樹果大如二升瓶味如淳蜜丸無有護者亦無相偷有一人來饑渴極羸顏色顦顇欲得食果往至樹王所飽啗果已毀折其枝持果歸去尼拘樹王有一天依而居之彼作是念閻浮洲人異哉無恩無有反覆我寧令樹無果即不生果復有一人饑渴極羸欲得啗果往詣樹所見樹無果即往詣高羅婆王所白曰天王當知善住尼拘樹王無果王聞已如力士屈伸臂頃至三十三天住帝釋前白曰拘翼當知尼拘樹王不生果於是帝釋及高羅婆王如力士屈伸臂頃至善住尼拘類樹不遠而住化作大水暴風雨已拔根倒樹於是樹王居止樹天因此故憂苦愁慼啼泣垂淚在帝釋前立帝釋問曰何意啼泣彼天白曰當知大水暴風雨拔根倒樹願善住尼拘類樹王還復如本於是天帝復化作大水暴風雨已令尼拘樹王即復如故又華嚴經云雪山頂有藥王樹名非從根生非不從根生縱廣六百八十萬由旬下極金剛際此樹生根時閻浮提樹一切根生若生莖時及枝葉華果時閻浮提樹一切悉生枝葉華果其樹根能生莖能生根是故名曰不從根生非不從根生於一切處悉能生長唯除地獄深坑及水輪中

不得生長耳又樓阿含經云昔者有王名拘獵國中有樹名羞波提桓五百六十里圍下根周帀八百四十里高四千里枝四布帀二千里樹有五果道有五面一面者國王與宮內諸妓女共食二面者大臣百官皆共食之三面者人民共食之四面者諸釋道士共食之五面者飛鳥禽獸共食之果如升瓶其味甜如蜜樹無守者果分不相侵時人壽八萬四千歲有九種病一寒二熱三饑四渴五大便六小便七愛欲八食多九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此同彌勒佛出世時也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校譌

第六紙五行淚南藏作彼　第十四紙十七行欲北藏作慾　第十六紙二十行陳宋南藏作東

音釋

墉餘封切　肝古案切脹也　液羊益切津潤也　滂郎到切霑雨也　敲去奇切　嵐盧合切　坻都禮切　頗胝迦梵語也此云水玉胝張尼切　殑伽梵語也此云天堂來河名也殑求京切　慤苦角切　鰐五各切魚名　駛踈士切疾也　腞徒困切　蜮胡國切蟲名短狐狀如鱉　澧盧啓切　瘞於計切埋也　僾正作僾於代切仿佛也　獠力討切夷名　贔屭贔平秘切屭香義切贔屭作力貌　析下庚合浪一切　餌忍止

切食也潯徐林切江名整章領切與整同蹲徂尊切踞也燉煌燉徒渾切煌胡
光切燉煌郡名兕詳里切佀牛一角獸也撤直列切除去也瀰彌究切縣名遘古候
切遇也麓盧谷切儵式竹切與倏同虺許偉切蝮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瘤
力求切附贅也瓮烏貢切與甕同蔕都計切果蓏蘂當也脛胡定切犛莫交切長髦牛
也髦莫高切鬣也穅檜穅苦岡切穀皮也檜苦外切麤穅也柧音孤淖女教切泥
也

常熟居士嚴澂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七十九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直
州王國英書　吳縣全世科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園果篇第七十二之餘

損傷部

如僧祇律云佛在世時有闡陀比丘須木造房有薩羅樹林便往伐之持用成房爾時林中有鬼神依止此林語闡陀言莫斫是樹令我小弱男女暴露風雨無所依止闡陀答言死鬼速去莫住此中誰喜見汝即便伐之時此鬼神即大啼哭將諸兒子詣世尊所佛知而故問汝何以啼哭答言世尊尊者闡陀伐我林樹持用作房我男女大小風雨漂露當何所依爾時世尊爲此鬼神隨順說法憂苦即除去佛不遠便有林樹世尊指授令得住止佛訶闡陀已如來一宿住止是處左右有樹木與人等者便爲塔廟是故神祇樂來依止云何惡口罵之又四分律佛亦不許斫神樹斫者得突吉羅罪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持戒離於邪見見人斫伐鬼神大樹夜叉羅剎之所依止其人擁護令不斫伐此諸鬼神不惱害人依樹受樂無樹則苦此人命終生歡喜天與衆天女歡娛受樂從天命終若得人身安隱巨富又毗尼母經云有

五種樹比丘不得斫伐一菩提樹二鬼神樹三閻浮提樹四阿私陁樹五屍陁林樹若比丘爲三寶種三種樹一者果樹二者華樹三者葉樹此但有福無過有比丘樹上安居縛木作牀即不下樹放便利樹下此樹有大鬼忿瞋打此比丘殺佛言從今已去不聽比丘樹上安居樹下便利有五種樹不得破一菩提樹二神樹三路中大樹四屍陁林樹五尼拘陁樹若佛塔壞若僧伽藍壞爲水火燒得斫四種除菩提樹有五種樹應得受用一者火燒二者龍火燒三者自乾四者風吹來五者水漂如是等樹得受用

種子部

如長阿含經云有何因緣世間有五種子有大亂風從不敗世界吹種子來生此國一者根子二者莖子三者節子四者虛中子五者子子是爲世間有五種子出又起世經云有何因緣有五種子世間出現佛告比丘若於東方有諸世界或成已壞或壞已成或成已住南西北方成壞及住亦復如是爾時有阿那毗羅大風別於他方成住世界吹五種子散此界中散已復散乃至大散所謂根子莖子節子接子子子此爲五子閻浮樹果大如摩伽陁國一斛之甕摘其果時汁隨流出色白如乳味甘如蜜閻浮樹果隨所出生有五分益謂東南西方上下二方東方生者諸揵闥婆皆共食之南方生者爲七大聚落人民所食何者爲七一名不正叫二名叫喚三不正體四賢五善賢六牢七勝西分生者金翅鳥等所共食之上分生者虛空夜叉皆共食之下分生者海中諸蟲皆來取食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雪山有樹名殃伽陁其果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孟冬盛寒羅刹夜叉在山曲中屏隈之處糞穢不淨盈流于地猛風吹雪以覆其上漸漸成塹五

十由旬因糞力故此果得生根莖枝葉華實滋茂春陽三月八方同時皆悉風起消融冰雪唯果樹在其果形色閻浮提果無以爲譬其形團圓滿半由旬婆羅門食即得仙道五通具足壽命一劫不老不死凡夫食之向得四沙門果三明六通無不悉備有人持種至閻浮提糞穢之地然後乃生高一多羅樹樹名拘律陁果名多勒大如五升瓶人有食者能除熱病又涅槃經云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艸名曰忍辱牛若食之則成醍醐頌曰

祇園感神來　鹿苑化枸隣　聖人居福地

賢士樂山園　乍聞千葉現　時動百華鮮
香艸皆滿地　靈芝徧房前　甘池流八水
神井涌九泉　華旛高飛颺　應感下飛仙
鳥弄千聲囀　人歌百福田　感哉茲勝處
誰見不留連

感應緣略引十二驗

周隱王二年地暴長
夏秦周漢時山亾
漢哀帝時有靈樹變
漢建昭五年有大槐樹變
漢靈帝有二樗樹變
漢光和年時有靈艸變
晉永嘉年時有偃鼠出怪
吳先主時有靈樹出變
吳時太守郡境有靈槎怪
太古之時有女馬皮變爲蠶蟲
宋沙門釋僧瑜亾後房內生雙桐樹
唐王玄策西國行傳有金山

周隱王二年四月齊地暴長長丈餘高一尺五寸京房易妖曰地長四時暴占春夏多吉秋冬多凶歷陽

之郡一夕淪入地中而爲澤水今麻湖是也不知何時運升樞曰邑之淪陰吞陽下相屠焉

夏桀之時厲山亾秦始皇之時三山亾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亾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亾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有兵社稷亾也故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山也時天夜風雨晦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山亦一夕自亾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爲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

未詳其世尚書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公室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群不救當爲易世變號說曰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天有四時五行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散而爲露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立爲蝃蝀此天地之常數也若四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流飛此天地之色診也此寒暑不時天地承否也故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天地之癰疽也衝風暴雨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天地之燋枯也

漢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一丈六尺長一十四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本自立故處汝南平陽遂鄉有樹博地生枝葉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髮梢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欲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其後有王莽之纂

漢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立社山陽槖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故處說曰凡斷枯復起皆廢而復興之象也是世祖之應耳

漢靈帝熹平三年右校別作中有兩樗樹高四尺其一株宿昔暴長長一丈餘麤大一圍作胡人狀頭目鬢髮備具其五年十月正殿側有槐樹皆六十圍自拔倒豎根上枝下其於洪範皆爲木不曲直中平又長安城西北六七里有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漢光和七年陳留濟陰東郡寃句離狐界中艸生作人狀操持兵弩牛馬龍蛇鳥獸之所白黑各如其色羽毛頭目足翅皆備非但彷彿像之尤純舊說曰近艸妖也是歲有黃巾賊起漢遂微弱吳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艸化爲稻

晉永嘉五年十一月有偃鼠出延陵郭璞筮之遇臨之益曰此郡東縣當有妖人欲構制者尋亦自死矣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樹下數斧忽有血出至樹斷有一物人頭狗身從樹穴中出走叔曰此名彭侯烹而食之其味如狗

葛祚字元先丹陽句容人也吳時作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之立廟行旅必過要禱祠槎槎乃沉沒不着槎浮則船爲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之屬將伐去之明日當至其夜廟保及左右居民聞江中洶洶有人聲非常咸怪之旦往視槎移去沿流深下數里駐在灣中自此行者無復傾覆之患衡陽人美之爲祚立碑曰政德所禳神等爲移

尋舊說云

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男一女牡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息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乃亟乘以歸爲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怪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爲是故也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於是伏弩射而殺之曝皮於庭父行女與

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為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為蠶而績於樹上其繭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婦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為馬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蠶者為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

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今世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右此十驗出搜神記）

宋釋僧瑜吳興餘杭人本姓周氏弱冠出家號為神理精修苦業始終不渝元嘉十五年遊憩廬山同侶有曇溫慧炙等皆厲操貞潔俱尚幽棲乃共築架其山之陽今招隱精舍是也瑜常以為結溺三途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蹤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四十有四孝建二年六月三日將就本志道俗赴觀車騎填接瑜率眾行道訓授典戒爾日密雲將雨瑜乃慨然發誓曰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誠無感便宜滂澍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頃之雲景明霽及焚燭交至合掌端一有紫氣騰空別表煙外移晷乃歇後旬有四日瑜所住房裏雙桐生焉根枝豐茂巨細如一貫櫰直竦遂成鴻樹理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曰雙桐沙門吳郡張辯時為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為傳讚云（出冥祥記）

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從此驛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山中土石並是黃金有

人取者即獲殃咎（出王玄策西國行傳）

漁獵篇第七十三

述意部

敬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為重眾生貪濁愛戀己身刑害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貪彼甘肥罝羅萬種或擎鷹放犬冐涉山丘擁劍提戈穿窬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釣魚金丸彈鳥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穴罷新胎巢無舊卵既窮艸澤命侶遊歸於是脂消鼎鑊肉碎枯形識附冥中寬依膾裏何期此身可重彼命為輕遂喪

彼身形養巳軀命止存口腹不顧殺傷但為庖廚橫加屠割致使怨家讐隙徧在冥中債主逐隨滿於空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為此斂眉大士由茲抆淚但惟四生遞受六道輪迴或此身怨府昔是至親曩世密交今成疎友改形易貌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測但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愍濟為用常應徧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六一者為利餧

養羔羊肥已轉賣二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餧養猪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者為利餧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雞令肥肥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五者獄卒十六者咒龍能為衆生永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十咒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屠羊養雞養猪亦如是捕鳥者若殺鳥自活捕魚獵師亦如是作賊者常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守獄自活咒龍者習咒龍蛇戲樂自活屠犬者栴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為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猪捕鳥捕魚獵鹿罝兔劫盜魁膾害牛縛象立壇咒龍守獄讒構好為損等屠羊者為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養雞猪等隨其所應縛象者恒處山林調執野象立壇咒龍者習咒龍蛇戲樂自活讒構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事

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謂身語方便為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不律儀業又出曜經云南海之涌驚濤浚灌有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此及湯水未減宜可逆上還歸大海復凝水舟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跳舟得度次魚復憑艸獲過其第三魚氣力消竭為獵者得之佛見而說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臣名曰師質財

富無量應時得度時舍利弗為說經法師賢聞法不慕榮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盡以付弟剃除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其弟見嫂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基業便語賊師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門賊師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不遲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沙門即舉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為說法汝無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腳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江飲親之乳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皆從習生有斯衆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聞佛所說豁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羅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臂往持與弟便持臂著於嫂前語其嫂言常云思念前壻此是其臂其婦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虛便殺其弟諸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修何德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乃昔過

去波羅奈國有王名婆羅達出行遊獵馳逐走獸迷失徑路不知出處艸木參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衆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不能舉手即便持腳示其道徑王便瞋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持腳示我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無有出期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已以身投地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爾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辟支佛臂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脫成阿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頌曰

樂由放逸　苦已憂身　榮位寵辱
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塗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十四驗略引一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爲怪
吳臨海人射獵助殺虵受現報
晉譙郡周子文等遊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鄧文立以屠爲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隋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大王割肉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進州屠兒殺豬有徵驗

楚王遊于苑白猨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數發猨搏矢而嬉乃命由基由基撫弓則猨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嬴謂魏王曰臣能爲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嬴曰可有閒鴈從東方來而更嬴虛發而鳥下焉

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叅位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申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則死毋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 右一驗出搜神記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乃拉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丘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出冤魂志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城喚曰阿鼠 阿鼠子文小字 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牽弓滿鏑向子文便失魂猒伏

續搜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

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
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
報爲答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
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
狀如風雨艸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二大虵長十餘
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虵勢弱射人因引弩射
之黃虵者卽死因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
年獵明年愼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還停一年
獵所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肉忘前言
復更往獵復見先白帶人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

不能見用讐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
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
射人卽死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祝之
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來者皆羅我網湯曰
嘻盡之矣非桀其孰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
惜在郡惜便與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焉
行達民家怳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爲死舉出外門
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
數十里至一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汝

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稚宗皮剝臠截具如治諸牲
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鉤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膾狀
又鑊煮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
止問欲活不稚宗便叩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
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求多灌沙門曰唯三
足矣見有蟻數頭道人指曰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
論復巨此者也魚肉自死此可啗耳齋會之日悉著
新衣無新可浣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
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爾愚朦
不識緣報故以相誡因爾便穌數日能起由是遂斷

漁獵耳（右一人出冥祥記）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
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鄒文立者世以烹屠爲業
嘗欲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卽加刳剖鹿懷
一麑尋當產育就庖哀切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
皆落身瘡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禪師
發露重懺立大誓願罄捨家資迴買此地爲立伽藍
（見梁京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爲驃騎將軍在蒲州鎭守
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

者皆愛奇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爲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疑隣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兒乘馬逐覓乃見去家三十餘里馬追不及兒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割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絕大理寺丞采宣明曾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之出冥報記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遶略牀叫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絕久穌因請衆僧悉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身絕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往隴右見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爾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隣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其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粮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旦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閉時村人出田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燋乾其膝已下洪爛如炙抱歸養療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爲枯骨隣里聞之競來問由答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於是邑人男女無揀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虧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具爲臨說同其隣邑也

唐文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餧鷹既而公疾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通達之禍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自在耶且我等既不盜汝食自於門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也公謝罪請爲追福四犬許之一白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聞汝以生割我肉臠臠苦痛吾思此毒

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天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為汝追福不亦善乎天乃許之行頃公甦遂患偏風支體不遂於是為天追福而公疾竟不差除延安公竇惲云夫人之弟為臨說之耳（右一驗出冥報記）

唐曹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好遊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年死經一宿甦云初死之時被二人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引山開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大白鷹鐵為觜爪飛來攫開左頰而去又有一黑鷹亦鐵觜爪攫其右肩而去及至山頂引而廳事見一官人被服緋衣首冠黑

幘謂山開曰平生有何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人即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嶮峻二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中赫然總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升埦口中吐火如欲射人山開恐懼不知所出唯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閉乃還見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開未合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放令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其中極穢邊巡之間

遂被二人推入須臾即穌爪跡極瘢終身不滅山開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為佛院恒以讀誦為業（出冥報記）

唐汾州孝義縣縣泉村人劉摩兒至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險詖其比隣有祁隴威因採樵被車轢死經數日而穌乃見摩兒男師保在鑊湯中須臾之間皮肉俱盡無復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隴威問其故對曰為我射獵故受此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重不可卒見卿既即還請白家中為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館宇崇峻執杖

者二十餘人一官人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隴威去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遣人送還當即穌活（出冥報記）

唐隴西李知禮少趫捷善弓射能騎乘兼工放彈所殺甚多有時罩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日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疋大於俗間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間忽至王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即殺汝有

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賊不見邊際天地晝昏埃下如雨知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敎嚴重寧向前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後諸賊似稍却縮數滿五發賊遂敗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爲初戰之時卽敗以麻辮髮幷縛手足卧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用磨之前後四人體並潰爛次到知禮厲聲叫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更無屬著恣意遊行凡經三日向於西北出行入一牆院禽獸一群可滿三畝餘地總來索命漸相逼亦曾射殺一雌犬直向前嚙其面次及身體無不被傷見三大鬼各長一丈五尺圍亦如之共剥知禮皮肉須臾總盡唯面及目白骨兼見五藏及以此肉分乞禽獸其肉落而復生生而復剥如此三日苦毒之甚不可勝記事畢大鬼及禽獸等忽然總失知禮迴顧不見一物遂卽踰牆南走莫知所之意中似如一跳千里復見一鬼遂及知禮乃以鐵籠罩之有無數魚競來唼食良久鬼遂到迴魚亦不見其家舊供養一僧其僧先死來與知禮去籠語知禮云檀越大饑授之三丸白物如棗令禮咯之時便大飽而語之曰檀越還家僧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北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矟攢植不可得過見其兒女幷婢儕箱幷有錢絹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此婢及以姪女遊戲意甚怪之迴首北望卽見一鬼拔劍直進知禮惶懼委身投坑卽得穌也自從初死至於重生凡經六日後問家中乃是姪女持紙錢絹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銅錢絲絹也 右三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進州刺史之時有屠兒在市東巷殺一猪命斷湯燖皮毛並落死經半日食殺餘猪未及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刃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內牀下而卧市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問其所由屠兒答云我一生已來殺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共爲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胭下及腹下瘡處差已作大肉疣麤如臂許出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不同餘猪至四五年方卒 并州晉陽縣人王昌仁徐王府隊正具見說之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

校譌

第十四紙二行吳等十二字新增補

音釋

嚗烏賄切嚗嘔也 摳苦侯切 脆此芮切 滕徒登切以金緘也 蛭丈幾切

薄蝕薄傍各切迫之曰薄蝕乘力切敗創曰蝕 許章忍切同診驗也 痤賛

捱宜佳切之芮切充賛也 櫜古勞切 樽 寛苦官切 祇

稗蒲拜切穀也 剬之兖切 韁居良切馬紲也 擲

蹬古典切與蕨同 蹶 孏 嚳

棖 冞 霧 豑 驟

讁 誰 鏑 㤼 搕 菦 剸

麂 來 踝 跁 憚

攫 幘 轘 趡 辯

嚳 㛅 劃

常熟居士嚴㵿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八十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真州
王國英書　郁門李芳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慈悲篇第七十四

述意部

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翾翔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為先諸佛出世大悲為本所以臨河羨魚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將求其報莫若先興其善貴賤等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擧拳握之珍徹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夫篋笥以獎其意玉帛以

表其誠身肉骨髓尚不保戀況復外財寧生愛著菩薩行行亦不待索雖心不待物而物亦牽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為於一切衆生修菩薩行為此法眼於諸衆生起大慈心捨已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如十突盧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持禁戒而無缺犯一

一佛所無量供養一一佛所稟受無量𨚗由他百千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病苦之者無救護者為作救護無歸依者為作歸依無趣向者為作趣向令其安住我巳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慈愍一切苦惱衆生故發大堅固勇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今於此盲冥世間無大導師儉法之時於如是等諸衆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衆生安置善道及涅槃樂又礫寶藏經云爾時如來被佉陁羅刺刺其脚足血出不止

以種種藥塗不能得差諸阿羅漢於香山中取藥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世尊所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衆生有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異者脚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故知諸佛大悲於諸含識平等無私）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名曰慧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生時有八萬四千藏自然而出於四交道隨所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恐來世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為以無上道故施為以退轉耶即化作男子自相謂言

王慧燈教我等行十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臣皆往白王王答言不我先有是語令閻浮提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不邪見我當為王是故無是語汝等今可嚴駕象乘我欲自行教化國人天象既至王即便乘王言可示我彼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即示王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答言實爾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言有問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就菩薩生食其肉飲其血乃得行十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我於無始世巳來經歷衆苦輪轉五道或受截手截脚耳鼻出眼截頭竟何

所益即取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奉行十善時彼男子不堪王慧燈威德即沒不現忽有天帝而在前立問王言王今布施為一天下二三四天下耶為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答言我布施不為天下乃至魔梵等我作意欲求無上正真一切智度未度者解未解者未得涅槃者令得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燈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露灌其身上即便灌之瘡即平復如故佛告瓶沙王言爾時利益衆生王者

豈異人乎即今父王白淨是也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慧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下千輻相輪輪廓成就光明晃曜照三千大千國土又大悲芬陁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我於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大劫爾時此土名無塵彌樓猷彼大劫百歲世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為閻浮提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我數教語何不出家六子即報王言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

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甚喜已令一切閻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分此閻浮提以為六分持與六子勸以菩提我即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子不相和順與兵交戰各不自寧令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以身施血肉充足捨林而去往詣中國上彰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宮皆悉大動彌樓傾搖海水波涌天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即從山上便自投身以本願故即成肉山高一由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肉以本願故晝

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由旬正等亦爾四邊皆有人頭悉具髮毛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唱言咄汝諸眾生各隨所欲恣意取之血肉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三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血肉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脣取齒取舌者以本願故尋即還復不盡不減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肉充滿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如四大海施已身肉若千須彌以舌施人如鐵圍山以耳施與如中彌樓山以鼻施與猶若大彌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身皮施徧娑呵剎

善男子觀我於十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施以無量阿僧祇眾生無一念頃而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昔捨十方恒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肉充彼眾生恒沙大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我永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令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處阿鼻地獄又大悲芬陁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劫時此佛剎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於此閻浮提為轉輪王名曰燈明以善勸化一切眾生我時出遊觀園見有一人反縛兩臂極為忍切即問諸臣此人何罪諸臣

答言此誑王法豈是天民常由輸課六分輸一此人違命卽告諸臣速放斯人儲粮酥油勿苦索之臣答王言終無有人能以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夫人及諸眷屬厨供所須皆從民出自非王力終不可得我時愁憂卻自思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五百子皆勸以菩提卽分此閻浮提爲五百分付與諸子卽捨詣林求仙梵行南近大海優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久得五神通爾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獲衆寶聚其中商主名曰宿王小福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衆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藏實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彼摩訶薩擁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刹恒逐於後伺求其便彼於晝日放暴風雨使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甚恐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風雨神等乃至稱喚父母所愛兒息之聲爾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卽生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示導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爾時卽以縟帛而自纏手內著油中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六年遊四梵處爲

益衆生故食衆果旣化八萬四千諸龍夜叉令住不退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至閻浮提如是手然經於七日七夜彼諸商人安隱得到卽自立願如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得爲商主採如意珠於此佛土一切十方恒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於衆寶一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衆寶隨意充足無量阿僧祇衆生令住三乘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慧手　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如曠野樹行人棲時皆往歸趣菩薩愛樂名勝得解脫若有人來語菩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卽以財物而賞使者菩薩卽以餘物而與乞者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懷憐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語猶如親友壞彼不知使生知想傷人見之亦復歡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意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恐怖我當爲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爲生人若不如是名爲死人若不來者自往施之有來求者向捨身命

況復財物若無悲心不名為施若有悲心施卽是解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悲愍心雖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為施者賣買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樂不能救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得果時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最勝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諸菩提我今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衆生生死若不行施覆蔽悲心如以書石乃知眞偽假使怨家亦如親友

國王部

如佛說日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三昧慈哀衆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猒極是比丘髀上生大惡瘡國中醫藥所不能愈王愁大悲卽為淚出時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臥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當得生人肉血飲食之卽得愈矣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勑問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肉敢為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肉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卽除愈身得安隱王聞得愈大喜悅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心太子亦自平復（良由行同佛心身瘡得復也）又雜寶藏經昔有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糧食都盡弟卽殺婦分肉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此肉藏舉不敢食之自割脚肉夫婦共食弟婦肉盡欲得殺嫂兄言莫殺以先藏肉還與弟食旣過曠路到神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亡唯兄獨在是時王子見一被刖無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活彼刖人王子為人少於欲事採華果去其婦在後與刖人通以有私情深疾其夫於一日中逐夫採華至河岸邊而語夫言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有深河或當墮落婦言以索繫腰我當挽索小近岸邊婦推其夫墮著河中以慈善力隨水漂去而不沒死於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中誰應為王遙

見水上有黃雲蓋相師占已黃雲蓋下必有神人遣人水中而往迎接立以爲王王之舊婦擔彼刖人展轉乞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有一好婦擔一刖壻恭承孝順乃聞於王王聞是已卽遣人喚來到殿前王問婦言此刖人者實爾夫不答言實是王時語言識我不耶答言不識王言汝識某甲不諦向王看然後慙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欲知王者卽我身是爾時婦者㫋遮婆羅門女帶木杅謗我者是爾時刖手足者今提婆達多是故知善惡已驗有徵又菩薩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世時此閻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婆檀寧夫人字跋摩竭提時世穀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亦病夫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時婦產兒又無婢使產後飢虛復無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自欲啗兒卽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爲悲感舉聲大哭爾時夫人欲還宮中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便住聽之而此婦人適欲舉刀欲殺其子便自念言何忍啗其子肉作是念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具答之夫人聞之心爲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答言夫人尊貴或復稽遲或

能忘之而我今日命在呼吸不過時節不如自啗其子以用濟命夫人問言更得餘肉食之可不答言設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夫人卽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願言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願作輪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成無上正眞之道卽便持乳與此婦人適欲舉刀更割一乳應時三千大千世界爲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人自割其乳濟其危厄時天帝釋無數諸天卽時來下住虛空中皆爲悲泣住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爲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德用求無上正眞之道度脫一切衆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爲證於是夫人卽時立誓我今所施功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佛不久諸天歡喜卽便現形歎夫人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爲痛耶答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今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爲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中衆病消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後王崩卽拜爲王人民熾盛國遂興隆佛告王言爾時夫人者今我身是不惜身命今得成佛大衆歡喜作禮而去

畜生部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肉經云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彌加女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威光無量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五百人等遥見彌勒清淨白佛言世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為我解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當為汝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有世界名勝華敷佛號彌勒恒以慈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

百億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即便信伏為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來必得成佛而號彌勒於是捨家即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水氾漲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日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兎有一兎王母子二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是言今此仙人為佛道故不食多日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當為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即

告諸兎一切諸行皆悉無常衆生受身空生空死未曾為法我今欲為一切衆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法師爾時兎王告諸兎言我今以身欲供養法師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諸山樹神等即積香薪以火然之兎王母子圍繞仙人足滿七帀白言大師我今為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兎白仙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為法久住令諸衆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思惟正念三寶爾時兎子聞母所說跪白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我亦願樂作此

語已自投火中母隨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供養肉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兎王母子為供養故投身火中今肉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說偈言

寧當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衆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啗肉食衆生
如佛所說食肉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心願我世世不起殺想恒不啗肉入白光明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肉戒作此語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是時天地六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耀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發無上正眞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知爾時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者今羅睺羅是時誦經仙人者今此衆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是時五百羣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揵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䟦陁婆羅等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世乃至樓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佛其食肉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飲熱銅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諸獸中之王力能覩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曰利見師子王眠即便摶取獼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爲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耻

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遊虛空　已過汝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爲我故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爲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爾時鷲王復說偈言

若爲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獼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雄獼猴者即迦葉是雌獼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獼猴子者即今阿難羅睺羅是時鷲王者即舍利弗是是故爲護依止者不惜身命

觀苦部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說若有悲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莊嚴於五道衆生若起悲心能破煩惱云何地獄衆生而起悲心此諸衆生於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作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等一百三十六處衆生墮中地裂劈拆斷截燒煮無救無歸東西馳走求哀自免不可得脫而起悲心則得增長無量梵福若人利益衆生觀諸餓鬼種種飢渇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互相踼突焰火焚燒遍體熾然以求救護無能救者此諸衆生何時當離種種苦惱是名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

於畜生而起悲心餓鬼之中無量苦惱互相殺害空行水陸死法無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啗此諸衆生何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苦而起悲心若有能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於六欲諸天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天之樂不可譬喻種種山谷山峯園林而受快樂旣受樂已業盡還退生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獄餓鬼畜生東西馳走迷亂無知受大苦惱是名觀天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於人中而起悲心以種種業生於人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有貧窮依視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觀於五道衆生生

五種苦已而興悲心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涅槃

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以爪土告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爲大地土多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爲比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能數數下至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有如甲上土耳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如一彈指頃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常當數數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悉曾爲親族　譬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爲大慈
等心行大哀　乃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火怨
邪鬼諸羅刹　虵蚖電霹靂　師子并象虎
及餘諸害利　一切不敢近　無能中傷者

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極蟻子不得住若蟻有窟蟻子遊行覓食驅逐別處得住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天阿脩羅對陣

闘戰阿脩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極生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山下道徑叢林下有金翅鳥巢多有金翅鳥子爾時帝釋恐車馬過踐殺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子御者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迴還者為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迴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衆蹈殺衆生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遥見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衆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宫佛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摧伏阿脩羅軍亦當讃歎慈心功德又大悲經云佛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得十一種功德利益何者為十一種一𥧌眠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惡夢三人非人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害六刀箭不傷七火所不燒八水所不溺九常得好衣飾饍飲食牀座臥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壞命終得生梵天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為六小兒以啼為力女人以瞋為力比丘以忍為力國王以憍傲為力羅漢以精進為力諸佛以大悲為力是故比丘當念大慈悲力頌曰

能仁矜幻苦　聖意愍重昏　哀愚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徧法界　攝化指祇園
俱銷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修袪愛馬
六念靜心猿　禪池澄定水　覺意動聲喧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塵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聞

感應緣（略引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玄奘法師西國行傳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為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開皇末年召入慧日末歸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經一部生常恒業凡欲宣述必先洗滌身穢被服淨衣然後昇座立

性沈審慈仁總務諸有癘疾膿血穢氣者積皆召集爲補浣衣服治療同食而不惡之時人怪問答云境無染淨淨穢由心心旣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時屬炎鬱屍不毀壞經停百日跏坐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與敬巴蜀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新羅國人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猒世高榮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兕持戒不羣慈救爲先深隱山居來往絕粮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爾初無乖候行感玄徵罕有繼者而常懷戚戚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十二年來至唐國旣至京城慈利羣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奏勑雲際寺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持杖云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鬬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教卽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幾死乃穌藏卽捨衣鉢行僧德施又聞香氣徧滿身心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霮䨴覆所講堂四部驚嗟美聲彌遠因遘微疾卒於永徽年中

右此三驗並出高僧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爲泗州漣水縣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穌云有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禮遂至此官人座上踞牀而坐官人目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腳擲元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更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其竈上有氣矗然如雲霧直上沸聲喧雜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願代一切衆生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卽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覺遂斷酒肉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 右此出冥報拾遺錄

唐奘法師行傳云婆羅痆斯國內有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有狐兔猿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

乎無驚懼耶曰涉豐草遊戲茂林異類同歡既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乏何以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求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猿於林樹採果俱來至止唯兔空還老夫謂曰以吾觀之爾曹未和猿狐同志各能役心唯兔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言誠可知也兔聞譏議謂猿狐曰多聚樵蘇方有所作猿狐競馳銜草曳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兔曰仁者我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餐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猿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兔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一

校譌

第六紙 行並宋南藏作救十四行者 此藏作盡十八行導北藏作道

音釋

賫 子兮切與齎同行賫也 賈 公戶切坐販也 髀 傍禮切股也 悸 其季切心動也 刖 魚厥切斷手足也 慘 七感切愁恨也 愴 初亮切悽愴也 擘 博厄切分擘也 踼 [illegible] 霮 [illegible]切雲狀 蠹 [illegible] 蕉 [illegible]焦切與樵同

嘉興楞嚴寺[illegible]丘明[illegible] 法苑珠林第八十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 對 吳江沙彌[illegible] 萬曆[illegible]山[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放生篇第七十五

述意部

蓋聞兀兀稺類莫不貪生蠢蠢迷徒咸知畏死所以失林窮虎乃委命於廬中鍛翮驚禽遂投身於案側至如楊生養雀尚有意於玉環孔氏放龜本無情於金印而冥期弗爽雅報斯臻故知因果業行皎然如日且大悲之化救苦為端弘誓之心濟生為本但五部名族皆以列鼎相誇三布逸仁莫不鼓刀成務羣生何罪枉見刑殘含識無愆橫逢葅醢致使怨寃不斷苦報相酬今勸仁者同修慈行所有危怖並存放捨縱彼飛沈隨其飲啄當使紫鱗赬尾並相忘於江湖錦臆翠毛等逍遥於雲漢或聽三歸而悟道何異聾龍聞四諦而生天更同鸚鳥共立長壽之基同招常命之果也

引證部

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慈心故行放生業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

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
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若見世人殺畜生時應方便
救護解其苦難常敎化講說菩薩戒救度衆生若父
母兄弟死亾之日請法師講菩薩戒經律追福資其
亾者得見諸佛生人天上若不爾者犯輕垢罪又僧
祇律云一切道俗七衆等並須漉水飲用若漉得水
已使能見掌中細文者審悉看之看時如大象載竹
車迴頃知無蟲用使可信者敎漉不可信者自漉得
蟲還送本取水來處安之若來處遠近有池井七日
不消者以蟲著中若知水有蟲不得持器綆借人若

池江水有蟲得唱云此水有蟲若問者答云長者自
看若知友同師者語言此水有蟲當漉水用又十誦
律有二比丘未曾見佛從比遠道共往舍衛奉見世
尊道中渴乏値有蟲水破戒者言可共飲之持戒者
言水中有蟲何可得飲破戒者言我若不飲必當渴
死不得見佛便飲而去持戒者愼護戒故不飲遂渴
乏死即生三十三天身得具足先到佛所頭面禮足
佛爲說法得法眼淨受三歸畢還歸天上時飲水者
後到佛所佛爲四衆說法即披衣示金色身汝癡人
欲看我肉身何爲不如持戒者先見我法身智慧之

身佛言從今已去比丘若行二十里外無漉水囊犯
罪若自無同意伴有者聽去又有征行軍人有比丘
尼教化行人人皆弓頭安漉囊持用濾水官人聞奏
國王王聞瞋之皆欲殺却汝小蟲尚畏不殺況見賊
肯害之行人向王分疏云小蟲若於國有害臣皆殺
却既無有怨何故不聽濾飲王聞放之由行人義慈
善根力及賊皆來投化又正法念經云經宿之水若
不細觀恐生細蟲若不漉治不飲不用是名細持不
殺戒又智度論云過去世時人民多病黃白痿熱菩
薩爾時身爲赤魚自以爲其肉施諸病人以救其疾

又昔菩薩作一鳥身在林中住見有一人入於深水
非人行處爲水神所罥著不可解若能至香山取一
藥草著其罥上繩即爛壞人得脫去菩薩宿世作如
是等無量本生多有所濟名本生經又十誦律云佛
言過去世時近雪山下有鹿王名曰威德作五百鹿
王時有獵師安穀施罥鹿王前行右脚墮毛罥中鹿
王心念若我現相則諸鹿不敢食穀須啗穀盡爾乃
現脚相時鹿皆去唯一女鹿住便說偈言

大王當知　是羅師來　願勤方便
出是罥去

爾時鹿王以偈答言
我勤方便　力勢已盡　毛骨轉急
不能得出
女鹿見獵師到已向說偈言
汝以利刀　先殺我身　然後願放
鹿王令去
獵師聞之生憐愍心以偈答言
我終不殺汝　亦不殺鹿王　放汝及鹿王
隨意之所去
獵師卽時解放鹿王佛言爾鹿王者今我身是五百

鹿者五百比丘是時有鴈王獵者得之有同伴鴈欲代捨命還說偈相報獵師見愍二鴈並放後求寶報恩大意同前又智度論云王聞鹿言卽從座起而說偈言
我實是畜生　名曰人頭鹿　汝雖是鹿身
名為鹿頭人　以理而言之　非以形為人
若能有慈悲　雖獸實是人　我從今日始
不食一切肉　我以無畏施　且可安汝意
又善見律云目連為阿育王演本生經云大王往昔有一鵽鴣鳥為人籠繫在地愁怖便大鳴喚同類雲

集為人所殺鵽鴣問道人云我有罪不道人答云汝鳴聲時有殺心不鵽鴣鳥言我鳴命伴來無殺心也道人卽答若無殺心汝無罪心也而說偈言
不同業而觸　不同心而起　善人攝心住
罪不橫加汝
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香山中有仙人住處去山不遠有一池水時水中有一鼈出池水食食已向日張口而眠時香山中有諸獼猴入池飲水已上岸見此鼈張口而眠時獼猴便作婬法卽以身生內鼈口中鼈覺合口藏六甲裏如故所說偈言

愚癡人執相　猶如鼈所嚙　失守摩羅捉
非斧則不離
時鼈急促獼猴卽行欲入水獼猴急怖便作是念若我入水必死無疑然苦痛力弱任鼈迴轉流離牽曳遇値嶮處鼈時仰臥是時獼猴兩手抱鼈作是念言誰當為我脫此苦難獼猴曾知仙人住處彼當救我便抱此鼈向彼處去仙人遙見便作是念咄哉異事念是獼猴為作何等欲戲弄耶獼猴故言婆羅門是何等寶物滿鉢持來得何等信而來向我爾時獼猴卽說偈言

我愚癡獼猴　無辜觸惱他　救厄者賢士
命急在不久　今日婆羅門　若不救我者
須臾斷身生　困厄還山林
爾時仙人以偈答言
我令汝得脫　還於山林中　恐汝獼猴法
故態還復生　爾時彼仙人　爲說往昔事
籠汝宿命時　曾號字迦葉　獼猴過去世
號字憍陳如　已作婬欲行　今可斷因緣
迦葉放憍陳　今還山林去
驚聞是語便放猴去頌曰

普親皆眷屬　隔世即相欺　但求現在樂
不知來苦資　牽我入三塗　楚痛受萬危
自非慈放捨　何得命延時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疋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使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見聞名弗須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曰進馬以此迎馬生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處倒臥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人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妻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不昔張總管交遊每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宜可就霍司刑處坐嘉運見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曰此府記室官缺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

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陳無學吾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耳公曰識霍璋不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子良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倩君語我家狗吾臨終語汝賣我所乘作浮圖汝那賣馬自費速如我教造浮圖所

云我家徇者謂其長子嘉運因問向見張公瑾妾所
言天主者救公瑾故得至今似不免矣言畢而別
遣使者送嘉運至一小逕道指命由此路歸嘉運具
言之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名子良暴死經宿而穌
自言見東海公欲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別有吳人
陳子良卒公瑾亦以但二人以後嘉運嘗與人同行
於路忽若見官府者嘉運色憂怖唯趨走頃之乃定
同侶問之答曰而見東海公使人云欲往益州追人
仍說陳子良極訴若霍司刑爲君被訟讓君幾不免
賴君贖生之福故得免也初嘉運在蜀之日將狹池
取魚嘉運時爲人講書得絹數十疋因買池魚贖生
謂此也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宮聞之使中書侍郎
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爾嘉運後爲國子
博士卒官　右此一驗出冥報記

救厄篇第七十六

述意部

夫慈悲弘力之施祈福紓患之請誠至可感列聖同
然而觀世大士獨見褒聞是以投火有必應之軀漂
海無或生之命但瞬息之頃言念歸向則洪海可竭
烈火飛涼或臨刃項上白刃不傷或墜墮深坑全身

無損或枷禁桎梏散誕形軀如是得力備鑒難盡若
懇誠克已必感靈徵若浮漫惰情艱危叵救也

菩薩部

如僧伽羅剎經云時有菩薩在山慈心端坐思惟不
動爲鳥孺頂上後覺鳥在頂懼卵墮落身不移搖撿坐
而行彼處不動及鳥生翅但未能飛終不捨去又彌
勒所問本願經云佛言阿難我本求道時勤苦無數
過去世時有王太子號曰寶華端正姝好從園觀出
道見一人身患病羸見問病人以何等藥可療卿病
病者答曰得王身髓血等以塗我身其病乃愈太子
聞已即自破身骨髓血等以與病者至心施與意無
悔恨其王太子者即我身是四大海水尚可斗量我
身骨髓血等不可稱數求正覺故又大集經云爾時
曠野菩薩現爲鬼身散脂菩薩現爲鹿身慧炬菩薩
現獼猴身離愛菩薩現羖羊身盡漏菩薩現鵝王身
如是五百諸菩薩等各各現受種種諸身其身悉出
大香光明一一菩薩手執燈明爲供養十方諸佛從
七佛已來與如是佛同爲眷屬受持五戒發菩提心
爲欲調伏一切衆生令發菩提故受此身又襍寶藏
經云昔者有一羅漢道人畜一沙彌知此沙彌却後

七日必當命終與假歸家至七日頭勑使還來沙彌辭師即便歸去於其道中見衆蟻子隨水漂流命將欲絕生慈悲心自脫袈裟盛土堰水而取蟻子置高燥處遂悉得活至七日頭還歸師所師甚怪之尋即入定以天眼觀知其更無餘福得爾以救蟻子因緣之故七日不死得延命長又治故塔亦得延命又治補佛塔壁泥孔亦得延命也

流水部

如金光明經云爾時流水長者子於天自在光王國內治一切衆生患令得平復時長者子有妻名曰水空龍藏而生二子一名水空二名水藏時長者子將是二子次第遊行到一大空澤中見諸禽獸多食肉血一向馳奔長者念言是諸禽獸何因緣故一向馳走時長者子遂便隨逐見有一池其水枯涸於其池中多有諸魚長者見魚生大悲心時有樹神示現半身作如是言善哉男子此魚可愍汝可與水是故號汝名為流水長者問神此魚頭數為有幾所樹神答言其數具足足滿十千爾時流水聞是數已倍生悲心時此空池為日所曝是十千魚將入死門是時長者四方求水了不能得見有大樹尋取枝葉還到池

上與作陰涼作陰涼已復更疾走遠至餘處見一大河名曰水生有諸惡人為捕此魚決棄其水不令下過然其決處懸嶮難補時長者子速至王所說其因緣唯願大王借二十大象令得負水濟彼魚命爾時大王即勑大臣速疾供給自至廐中隨意選取是時流水及其二子將二十大象從治城人借索皮囊至彼上流決處盛水象負馳疾至空澤池瀉置池中水遂彌滿時長者子於池四邊彷徉而行是魚亦隨循岸而行時長者子復作是念是魚何緣隨我而行必為飢火所惱從我求食爾時流水告子至家啟其祖父家中可食之物悉載象上急速來還爾時二子如父教敕至家啟祖說如上事爾時二子收食載象還至父所長者心喜從子取食散著池中與魚食已令其飽滿復思經中若有衆生臨命終時得聞寶勝如來名號即生天上即便入水作如是言南無過去寶勝如來十號名字復為是魚解說如是甚深妙法十二因緣爾時流水及子還家復於後時賓客醉臥爾時其地卒大震動時十千魚同日命終即生忉利天既生天已思念報恩爾時十千天子從忉利天下至長者家時長者子在樓上臥是十千天子以十千真

珠天妙瓔珞寘其頭邊復以十千寘其足邊復以十
千置右脇邊復以十千置左脇邊雨曼陀羅華摩訶
曼陀羅華積至于膝種種天樂出妙音聲閻浮提中
有睡眠者皆悉覺悟流水長者亦從睡寤是十千天
子於空遊行於王國內皆雨天華復至池澤復雨天
華便從此沒還忉利宮

商主部

如大悲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之世有大商主為採寶
故將諸商人入於大海彼所乘船眾寶悉滿至海中
間其船卒壞時彼商人心懷怖畏極生憂惱其中或
有得船板者或有浮者有命終者我於爾時作彼商
主在大海中用以浮囊安隱而度時有五人呼商主
言大士商主唯願惠施我等無畏說是語已爾時商
主即告之言諸丈夫勿生怖畏我今汝等從此大海
安隱得度阿難彼時商主身帶利劍而作是念大海
之法不居死屍如其我今自捨身命此諸商人必能
得度大海之難作是念已即喚商人置己身上令善
捉持彼諸商人有騎背者有抱肩者有捉髀者爾時
商主為欲施彼無怖畏故大悲熏心起大勇猛即以
利劍斷己命根速取命終時大海漂其死屍置之岸

上時五商人便得度海安隱受樂平吉無難還閻浮
提阿難彼時商主豈異人乎我身是也五商人者今
五比丘是也是五比丘昔於大海而得度脫今復於
此生死大海而得度脫安置無畏涅槃彼岸

獸王部

如大智度論云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大林樹
多諸禽獸野火來燒三邊俱起唯有一邊而隔一水
眾獸窮逼逃命無地佛言我於爾時為大身多力鹿
以前脚跨一岸以後脚蹋一岸令眾獸蹈背上而度
皮肉盡壞以慈悲力忍之至死最後一兔來氣力已
喘自強努力忍令得過過已脊折墮水而死如是久
有非但今也前得度者今諸弟子是最後一兔須跋
陀是佛世世樂行精進今猶不息又賢愚經云佛過
去久遠世時時世飢儉如來因地慈救眾生作大魚
身長五百由旬國人須其肉者無問人畜皆來取噉
取已還生經於十二年施其肉血又受生經云昔者
菩薩曾為鼈王生長大海化諸同類子民群眾皆修
仁德王自奉行慈悲救護愍於眾生如母愛子其海
深長邊際艱嶮而悉周至靡不更歷於時鼈王出於
海外在邊臥息積有日月其甲堅燥猶如陸地賈人

遠來因止其上破薪然火炊煮飯食繫其牛馬車乘
載石皆著其上鼈王欲趣入水畏墮不仁適欲強忍
痛不可勝便設權計入淺水處除滅火毒不危衆賈
衆賈恐怖謂潮卒漲悲哀呼嗟歸命諸天唯見救濟
鼈王心益愍之因報賈人曰慎莫恐怖吾被火焚故
捨入水欲令痛息今當相安終不相危衆賈聞之知
有活望俱時發聲言南無佛鼈與大慈還負衆賈移
在岸邊衆人得脫靡不歡喜遙稱鼈王而歎其德尊
當爲橋梁多所度行爲大舟航超越三界設得佛道
當復救脫生死之厄鼈王報曰善哉善哉當如來言

各自別去佛言時鼈王者我身是也五百賈人者今
五百弟子舍利弗等是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
見犯法者應受死苦以財贖命令其得脫不求恩報
命終生常歡喜天從天退還得受人身不遭王難若
有衆生持戒見大火起焚燒衆生以水滅火救諸衆
生命終生行道天受種種樂又如度狗子經說昔有
一國穀米涌貴人民飢餓時有沙門入城分衛周徧
門室無所一獲次至長者大豪貴門得麤惡飯適欲
出城門中逢一射獵屠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見沙
門歡喜前爲作禮沙門呪願老壽長生沙門知有狗

子疑欲殺之故問其人今何所齎答曰空行無所獲
持沙門又問吾已見之何爲藏匿殺生之罪甚爲不
善願持我食貿此狗子令命得濟卿福無量其人答
曰不能相與我故行求家門共食卿此小飯何所足
乎沙門殷勤曉喻請之其人舐笑不肯隨言沙門又
言設不肯者可以示我其人即出以示沙門沙門舉
飯以飼狗子以手摩拔呪願淚出卿罪所致得是犬
身不得自在見殺食啗使爾世世罪滅福生離狗子
身得生爲人所在遇法三寶自然狗子得食善心生
爲踊躍歡喜知自歸依人將還家屠殺共食狗子命

過即生豪貴大長者家適生墮地便有慈心時彼沙
門分衛次到長者門裏分衛時長者子見彼沙門憶
識本緣便前稽首禮沙門足請前供養百味飲食前
白父母言今我欲逐此大和尚奉受經戒爲作弟子
父母愛重不肯聽之我今一門有汝一子當以續後
家門之主何因便欲棄家而去小兒啼泣不肯飲食
不欲聽我便自就死父母見然便聽令去隨師學道
除去鬚髮被三法衣諷誦佛經深解其義便得三昧
立不退轉開化一切發大道意佛世難值經道難聞
能與相值無不蒙度畜生尚有得道豈況於人寧不

獲果縱復缺犯還生慚愧自淨已來黒垢自滅又雜
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鳥名
曰羅婆爲鷹所捉飛騰虚空於空鳴喚言我不自覺
忽遭此難我坐捨離父母境界而遊他處故遭此難
如何今日爲他所困不得自在鷹語羅婆汝當何處
自有境界而得自在羅婆答言我於田耕壠中自有
境界足免諸難是爲我家父母境界鷹於羅婆起憍
慢言放汝令去還耕壠中能得脱不於是羅婆得脱
鷹爪還到耕壠大塊之下安住止處然復於塊上欲
與鷹鬬鷹則大怒彼是小鳥敢與我鬬瞋恚極盛峻

飛直搏於是羅婆入於塊下鷹鳥飛勢臆衝堅塊碎
身即死時羅婆鳥深伏塊下仰說偈言

鷹鳥用力來　羅婆依自塊　乘瞋猛盛力
致禍碎其身　我具足通達　依於自境界
伏怨心隨喜　自觀欣其力　設汝有凶愚
百千龍象力　不如我智慧　十六分之一
觀我智勝殊　摧滅於蒼鷹

頌曰

含識皆畏死　有命懼嶮危　如魚困池涸
難逢流水希　親疎皆父母　何得輒相欺
慈悲救危苦　福報自然隨

感應緣（略引一十五驗）

秦沙門釋道冏
晉居士呂竦
晉居士徐榮
晉居士張崇
晉將軍王懿
晉嚴猛婦
晉周子長
宋沙門竺惠慶

宋沙門釋曇無竭
宋沙門釋法進
周沙門釋惠瑱
周沙門釋僧實
陳沙門釋惠布
唐沙門釋智聰
唐居士徐善才

秦沙門釋道冏郷里氏族已載前記秦姚弘始十八
年師道懿遣至河南霍山採鍾乳與同學道朗等四
人共行持炬探穴入且三里遇一深流横木而過冏

最先濟後輩墜木而死時火又滅冥然昏闇罔生念已盡慟哭而已猶故一心呼觀世音誓願若蒙出路供百人會表報威神經一宿而見小光熠然狀若熒火儵忽之閒穴中盡明於是見路得出巖下由此信悟彌深屢覩靈異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作鎮廣陵請冏供養其年九月於西齋中作十日觀世音齋已得九日夜四更盡衆僧皆眠冏起禮拜還欲坐禪忽見四壁有無數沙門悉半身出見一佛螺髻分明了了有一長人著平上幘箋布袴褶手把長刀貌極雄異捻香授道冏道冏時不肯受壁中沙門語云冏公

可爲受香以覆護主人俄而霍然無所復見當爾之時都不見衆會諸僧唯覩所置釋迦文行像而已

晉呂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豐其縣南溪流急岸峭迴曲如縈又多大石白日行者猶懷危懼竦自說其父嘗行溪中去家十許里日向暮天忽風雨晦冥如漆不復知東西自分覆溺唯歸心觀世音且誦且念須臾有火炎來岸如人捉炬者照見溪中了了逕得歸家火常在前導去船十餘步竦後與郗嘉賓周旋郗所傳說

晉徐榮者瑯琊人嘗至東陽還經定山舟人不慣誤墮洄澓中遊舞濤波垂欲沈沒榮無復計唯至心呼觀世音斯須閒如有數十人齊力引船者踊出澓中還得平流沿江還下日已向暮天大陰闇風雨甚駛不知所向而濤浪轉盛榮誦經不輟口有頃望見山頭有火炎赫然迴柂趣之逕得還浦舉船安隱既至亦不復見光同旅異之疑非人火明旦問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炎衆皆愕然曰昨風雨如此豈如有火理吾等並不見然後了其爲神光矣榮後爲會稽府督護謝敷聞其自說如此時與榮同船者有沙門支道蘊謹篤士也具其事後爲傅亮言之與榮所說

同

晉張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晉太元中苻堅旣敗長安百姓有千餘家南走歸晉爲鎮戍所拘謂爲游寇殺其男丁虜其子女崇與同等五人手脚杻械銜身掘坑埋築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將馳馬射之以爲娛樂崇慮望窮盡唯潔心專念觀世音夜中杻忽自破上得離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脫崇旣脚痛同尋路經一寺乃復稱觀世音名至心禮拜以一石置前發誓願言今欲過江東訴亂晉帝理此寃魂救其妻息若心願獲果此石當分爲二崇禮拜已石即破

爲崇遂至京師發白虎檮具列冤氏帝乃悉如宥已爲人所略賣者皆爲編戶智生道人目所親見

晉王懿字仲德太原人也守車騎將軍世信奉法父苗苻堅時爲中山太守爲丁零所害仲德與兄元德攜母南歸登陟峭嶮飢疲絕粮無復餘計唯歸心三寶忽見一童子牽青牛見懿等飢各乞一飯因忽不見時積雨大水懿前望浩然不知何處爲淺可得揭厲俄有一白狼旋繞其前過水而反似若引導如此者三於是逐狼而渡水纔至膝俄得陸路南歸晉帝後白王兵尚書爲徐州刺史曾欲設齋宿管灑掃較

陳香華盛列經像忽聞法堂有經唄聲淸婉流暢懿遽往觀見有五沙門在佛坐前威容偉異神儀秀出懿知非凡僧心甚歡敬沙門迴相瞻眄意若依然音旨未交忽而竦身飛空而去親表賓僚見者甚衆咸悉欣躍倍增信僕 右此四驗出冥祥記

晉時會稽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後亡猛行至蔚中忽見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勉也旣而俱前忽逢一虎跳踉向猛婦舉手指虎狀而遮護須臾有二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得免也 右此一驗出異苑錄

晉周子長僑居武昌五丈浦東堈頭咸康三年子長至寒溪浦中嵇家家去五丈數里奄暮還五丈未達減一里許先是空堈忽見四帀瓦屋當道門卒便捉子長頭子長曰我是佛弟子何故捉我吏問曰若是佛弟子能經唄不子長先能誦四天王及鹿子經便爲誦之三四過捉故不置知是鬼便罵之曰武昌癡鬼語汝我是佛弟子爲汝誦經數偈故不放人也捉者便放不復見屋鬼故逐之過家門前鬼遮不得入門亦不得作聲而心將鬼至寒溪寺中過子長便擒鬼胸復罵曰武昌癡鬼今當將汝至寺中和尚前了

之鬼亦擒子長胸相拖度五大塘西行後諸鬼謂捉者曰放爲西將牽我入寺中捉者已放子長故復語後者曰寺中正有道人輩乃未肯畏之後一鬼小語曰汝近城東看道人面何以得故便共大笑子長次達家三更盡 右一驗出靈鬼志

宋沙門竺惠慶廣陵人也經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荊揚大水川陵如一惠慶將入廬山船至小而暴風忽起同旅巳得依浦唯惠慶船未及得泊飄颺中江風疾浪涌靜待淪覆慶正心端念誦觀世音經洲際之人望見其船迎飇截流如有數十人牽挽之者遲到

上岸一舫全濟
宋元嘉初中有黃龍沙彌曇無竭者誦觀世音經淨修苦行與諸徒屬二十五人往尋佛國備經荒儉貞志彌堅既達天竺舍衛路逢山象一羣竭齎經誦念稱名歸命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奔走後有野牛一羣鳴吼而來將欲加害竭又如初歸命有大鷲飛來牛便驚散遂得剋免右此二驗出冥祥記

宋高昌有釋法進或曰道進姓唐涼州張掖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為沮渠蒙遜所重遜卒子景環為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轉掠高昌為可剋不進

曰必捷但憂災餓耳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飢荒死者無限周既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啖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人復到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舉之還宮周勑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闍維之煙焰衝天七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不爛即於其處起塔三層樹碑于右右此一驗出梁高僧傳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惠瑱不知氏族奉律貞確禪懺為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鬚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騣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

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羣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杖入山拒擊賊便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神力安業山阜不測其終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俗姓程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羣魏孝文大和末年從京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三學雖通偏以九次調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於一日正午僧齋之時自上樓鳴鐘急衆僧出房怪問所以實告僧曰人各速備香火急赴集堂僧既集已

又告僧曰人各用心修理佛事齊誦觀音以救江南梁國其寺講堂欲崩恐損道俗宜其救厄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道俗向千充滿其中忽聞西北異種香煙及空中經聲伎樂雲屯從堂北門而入直出南門合堂驚出靴履差著共逐聽聲人既出盡堂欻摧倒大衆得全免斯危難奏聞梁主勑使問周果如寶救梁主三度奏請周主不放梁主遂禮備盡致敬大送珍寶及樹皮納三衣机拂什物等禪師餘物並皆散施唯留納机等見在禪林寺僧互掌之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哀慟二國遺墳現在苑内

陳攝山栖霞寺沙門惠布俗姓郝廣陵人少懐遠操性度虚梗志行罕儔爲君王所重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祈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塗處苦救濟也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住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願好住願自努力於是絶穀不食命將欲斷下勑令醫諮之繩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

滅故也未終前大地迎動七日便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之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時告衆前云昨夜有二菩薩來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爾流光照於侶禪師戶侶時怪光盛出戶觀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人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幡華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見布公去世也以陳禎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於本住春秋七十有餘

唐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未詳何人嘗住揚州白馬寺後度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飢恒有虎遶之而已不食已經數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翁年可八十腋下挾船翁曰師欲度江至栖霞寺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扶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所在聰領四虎同往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驚悟每以恒式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與

衆辭別還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年九十九矣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武德初中有醴泉縣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來常修齋戒誦念觀世音經過逾千遍每在京城延興寺玄琬律師所修營功德敬造一切經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還家道逢胡賊被捉將去至豳州南界胡賊凶毒所捉得漢數千人各被反縛將向洪崖差人次第殺之頭落懸崖賢者見前皆殺定知不免唯念觀音剎那不輟次到賢者初下刀時自見下刀及至斫時心不覺惺當殺之時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覺身

在深澗樹枝上坐去岸三百餘步賢者便自私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殺何因不死身全在樹便以手摩頂覺項微痛而無損傷卽知由念觀音得全身命當時十五日天時月朗其身無衣兼不得食經由數日極覺飢寒且漸下樹循澗東行二里於其澗內拾得一領羊裘及得一量鞋蘇得著免寒復行一里便得一盔桃棗青翠赤白似新摘來可有升餘得食免飢自非觀音神力豈得仲冬得新桃棗既免飢寒得充氣力漸上南坂到南岸上反顧北看遙見賊營數里人畜聲鬧猶未眠臥賢者雖到南岸恐賊

來趁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賊漸遠身心寧泰在一樹下歇息跏趺誦念身勞日久不覺坐息至於四更忽寤開目見一青狼偉大向賢者前蹲坐將口在賢者鼻賢者見已還閉目作念云若實我讎願食我身以償宿殃各捨怨結共發仁慈若是觀音願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語已開眼觀視不見遺跡當知諸佛慈善根力隨緣感現利益無窮今時有誦不得力者良由輕心復由過現宿惡相資所以難感賢者平安到家并將殘桃棗呈示道俗知實不虛道年分自見琬師說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二

校譌 第九紙五行瑀宋南藏作瑀 第十一紙八行彷徉宋南藏作徜徉

音釋

鎩翮鎩山戛切翮下革切鎩翮摧翼也 [illegible]側魚切[illegible]吹切 頳丑盈切赤色也

漉盧谷切滲也 濾良倨切去滓也 痿於爲切痹病也 罥古泫切網也 [illegible]

倩七正切假借也 [illegible]居[illegible]切[illegible]也 羖公土切牡羊也 囧俱永切 [illegible]古迥切

[illegible]切[illegible]也 僑巨消切寓而居也 [illegible]古[illegible]切 颮[illegible]甲[illegible]切[illegible]風也 賑章刃切

[illegible]切[illegible]也 瑱他見切 確苦角切確同堅也 騣子紅切馬鬣也 [illegible]切

[illegible]切[illegible]地名 蘇亡[illegible]切 盔苦回切盔盂器也

吳江居士周[illegible]捐貲刻此法苑珠林第八十二卷 吳江比丘明覺
對吳孫彌本[illegible]書上元許可久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之一

述意部

夫三界輪轉六道傍移神明不朽識慮冥持乍死乍生時來時往弃捨身命草籌難辯惟大地丘坑莫非我故陳滄海川流皆同吾淚血以此而觀誰非親友人鬼雖別生滅固同恩愛之情時復影響纏邪愚闇不識親踈遂使喪彼身形養已軀命更互屠割共爲怨府歷劫相讎苦報難盡靜思此事豈不痛心也

傷悼部

如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於意云何若此大地一切草木以四指量斬以爲籌以數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依父母籌數已盡其諸父母數猶不盡諸比丘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故不知苦之本際佛告諸比丘汝等輪轉生死飲其母乳多於恒河及四大海水所以者何汝等長夜或生象中飲母乳無量數或生駝馬牛驢諸禽獸類飲其母乳數無量汝等長夜弃於塚間膿血流出亦復如是或墮地獄畜生

餓鬼髓血流出亦復如是佛告諸比丘汝等長夜輪轉生死所出身血甚多無數過恒河水及四大海汝於長夜曾生象中或截耳鼻頭尾四足其血無量或受馬駝驢牛禽獸類等斷截耳鼻頭足四體其血無量或身命終弃於塚間膿血流出其數亦復如是或長夜輪轉生死喪失父母兄弟姊妹宗親知識或喪失錢財爲之流淚甚多無量過四大海水佛告諸比丘汝等見諸衆生安隱諸樂當作是念我等長夜輪轉生死亦曾受斯樂其趣無量或見諸衆生受苦惱當作是念我昔長夜輪轉生死以來亦曾受如是之苦其數無量或見諸衆生而生恐怖衣毛爲竪當作是念我等過去必曾殺生爲傷害者爲惡知識於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其苦之本際或見諸衆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念如過去世時必爲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死輪轉無明所葢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諸比丘當如是學精勤方便斷除諸大莫令增長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一人一劫中　積聚其身骨　常積不腐壞
如毗富羅山　若諸聖弟子　正智見眞諦

此苦及苦因　離苦得寂滅　修習八道跡
正向般涅槃　極至於七有　天人來往生
盡一切諸結　究竟於苦邊
佛告諸比丘衆生無始生死長夜轉之不知苦之本際無有一處不生不死者如是長夜無始生死不知苦之本際亦無有一處無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宗親師長者譬如大雨滴泡一生一滅是衆生無明所盖愛繫其頸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普天大雨洪注東西南北無斷絶處如是四方無量國土劫成劫壞如天普雨天下無斷絶處長夜輪轉不知苦之

本際譬如擲杖空中或頭落地或尾落地或中落地如是無始生死長夜輪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三十三天有一天子身形有五死相一華冠自萎二衣裳垢坌三腋下流汗四不樂本位五玉女違伴時彼天子愁憂苦惱搥胷歎息時釋提桓因聞此天子愁憂聲便勑一天子此何等聲乃徹此間彼天子具報所由爾時釋提桓因自往其所語彼天子言汝今何故愁憂苦惱乃至於斯天子報言尊者那得不愁命將欲終有五怪衰今此七寶宮殿悉當忘失及五百玉女亦當星散所食

甘露今無氣味是時釋提桓因語彼天子言汝豈不聞如來說偈曰
一切行無常　生者必有死　不生則不死
此滅最為樂
汝今何故愁憂乃至於斯一切諸行無常之物雖使有常者此事不然天子報言云何天帝那得不愁我今天身清淨無染光踰日月靡所不照捨此身已當生羅閱城中猪腹中生恒食屎尿死時為刀所割是時帝釋語言汝今可自歸佛法衆便不墮三惡趣故如來亦說此偈言

諸有自歸佛　不墮三惡趣　盡漏處天人
便當至涅槃
爾時彼天問帝釋言今如來竟為所在帝釋報曰今如來在摩竭提國羅閱城中迦蘭陀竹園所天子報言我今無力至彼帝釋報言汝當右膝著地長跪叉手向下方界而作是言唯願世尊善觀察之今在垂窮之地願矜愍之今自歸三尊如來無所著時彼天子隨帝釋即便長跪向下方界自稱姓名自歸佛法衆盡其形壽為真佛子非用天子如是至三說此語已不復處猪胎乃生長者家是時天子隨壽長短生

羅閱城中大長者家是時長者婦自知有娠十月欲滿生一男兒端正無雙世之希有至十歲父母將至佛所時佛爲說法卽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無復瑕穢後離俗出家得阿羅漢果又正法念經云爾時夜摩天王爲諸天衆以偈言之於天人中有十六苦何等十六天人之中善通所攝一者中陰苦二者住胎苦三者出胎苦四者希食苦五者怨憎會苦六者愛別離苦七者寒熱等苦八者病苦九者他給使苦十者追求營作苦十一者近惡知識苦十二者妻子親里衰惱苦十三者飢渴苦十四者爲他輕毀苦

十五者老苦十六者死苦如是十六人中大苦於人世間乃至命終及餘衆苦於生死中不可堪忍於有爲中無有少樂一切無常一切敗壞爾時夜摩天王以偈頌曰

於人世界中　有陰皆是苦　有生必歸死
有死必有生　若住於中陰　自業受苦惱
長夜遠行苦　此苦不可說　設於屎尿中
熱氣之所燒　如是住胎苦　不可得具說
常貪於食味　其心常希望　於味變大苦
此苦不可說　小心常希望　於欲不知足
所受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怨憎不可會
猶如大火毒　所生諸苦惱　此苦不可說
於恩愛別離　衆生趣大苦　大惡難堪忍
此苦不可說　寒熱大苦畏　生無量種苦
生無量苦已　此苦不可說　病苦害人命
病爲死王使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爲他所策使　常無有自在　衆生受斯苦
此苦不可說　愛毒燒衆生　追求大受苦
次第乃至死　此苦不可說　若近惡知識
衆苦常不斷　當受惡道苦　此苦不可說

妻子得衰惱　見則生大苦　出過於地獄
此苦不可說　飢渴自燒身　猶如猛焰火
能壞於身心　此苦不可說　常爲輕賤他
親里及知識　生於憂悲苦　此苦不可說
人爲老所壓　身羸心意劣　傴僂凭杖行
此苦不可說　人爲死所執　從此至他世
是死爲大苦　不可得宣說

又九橫經云佛告比丘有九橫九因緣命未盡時便橫死一爲不應飯爲飯二爲不量飯三爲不習飯四不出生飯五爲止熟六爲不持戒七爲近惡知識八

爲入里不時不知法行九爲可避不避如是爲九因緣人命爲横所盡一不應飯者名不可意飯亦爲飽腹不調二不量飯者名不知節度多飯過足三不習飯者名爲不知時冬夏爲至他國不知俗宜飯食未習四不出生飯者爲飯物未消復上飯不服藥吐下由未時消五爲止熟者大小便來時不即時行噫吐嚏下風來時制六不持戒者名爲犯五戒殺盜婬兩舌飲酒使入縣官撾杖斫刺或從怨手死或驚怖念罪憂死七爲近惡知識者坐不離惡知識故不覺善惡八爲入里不時者名爲冥行亦里有諍縣官長吏追捕不避不如法行妄入他家舍九爲可避不避者爲弊惡象馬牛車蛇蚖井水火刀杖醉惡人等千擾是爲九横人命未盡當坐是盡又五陰譬喻經佛說偈云

沫聚喻於色　受如水中泡　想譬熱時焰
行爲若芭蕉　器幻喻如識　諸佛說若此
當爲觀是要　熟省而思惟　空虛之爲審
不覩其有常　欲見陰可爾　眞智說皆然
三事斷絕時　知身無所直　命氣溫煖氣
捨身而轉逝　當其死臥地　猶草無所知

觀其狀如是　但幻而愚貪　止止爲無安
亦無有牢强　知五陰如此　比丘宜精進
是以當晝夜　自覺念正智　受行寂滅道
行除最安樂

五陰部

如涅槃經云復次善男子凡夫若遇身心苦惱起種種惡若得身病若得心病令身口意作種種惡以作惡故輪迴三趣具受諸苦何以故凡夫之人無念慧故是故生於種種諸漏是名念漏菩薩摩訶薩常自思惟我從往昔無數劫來爲是身心造種種惡以是因緣流轉生死在三惡道具受衆苦遂令我遠三乘正路菩薩以是惡因緣故於已身心生大怖畏捨離衆惡趣向善道善男子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養食瞻視臥起摩洗其身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准法戮之都市爾時其人聞王切令心生惶怖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陁羅拔刀隨後其人迴顧見後五人遂自捨去是時五人以惡方便藏所持刀密遣一人詐爲親善而語之言汝可還來其人不信投一聚落欲自隱匿既入聚中闚看諸舍都不見人執持缸器悉空無物既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

地聞空中聲咄哉男子此聚空曠無有居民今夜當有六大賊來汝設遇者命將不全汝當云何而得免之爾時其人恐怖遂増復捨而去路值一河其水漂急無有船筏以恐畏故即取種種草木爲筏復更思惟我設住此當爲毒虵五旃陁羅一詐親者及六大賊之所危害若度此河筏不可依當沒水死寧沒水死終不爲彼虵賊所害即推草筏置之水中身倚其上手把脚踏截流而去即達彼岸安隱無患心意泰然怖懼消除四毒虵者即是四大五旃陁羅者即是五陰一詐親者即是貪愛投一聚落者即是内六入

六大賊來者即是外塵是六大賊雖有諸王不能遮止者唯佛菩薩乃能遮止是六大賊雖有諸王截其手足猶故不能令其心息六塵惡賊亦復如是雖得四沙門果截其手足亦不能盡令不刼善法如勇健人乃能摧伏是六大賊諸佛菩薩亦復如是乃能摧滅六塵惡賊

八苦部

如五王經云佛爲五王說法人生在世常有無量衆苦切身今麤爲汝等略說八苦何謂八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恩愛别離苦六所求不得苦七怨憎會苦八憂悲苦是爲八苦也○何謂生苦人死之時不知精神趣向何道未得生處普受中陰之形至其三七日中父母和合便來受胎一七日如薄酪二七日如稠酪三七日如凝酥四七日如肉團五七日五皰成就巧風入腹吹其身體六情開張在母腹中生藏之下熟藏之上母㗖一杯熱食其身體如入鑊湯母飲一杯冷水亦如寒冰切身母飽之時迫迮身體痛不可言母飢之時腹中了了亦如倒懸受苦無量至其滿月欲生之時頭向産門劇如兩石峽山欲生之時母危父怖生墮草上身體細軟草觸其

身如履刀劒忽然失聲大叫此是苦不諸人咸言此是大苦○何謂老苦謂父母養育至年長大自用强健擔輕負重不自裁量寒熱失度年老頭白齒落目視䀮䀮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疼痛行步苦極坐起吟呻憂悲心惱神識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坐起須人此是苦不答曰大苦○何謂病苦人有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調百一病生四大不調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地大不調舉身沈重水大不調舉身膖腫火大不調舉身蒸熱風大不調舉身掘强百節苦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

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脣焦筋斷鼻拆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言趣悲哀六親在側晝夜看視初不休息餚饍食美入口皆苦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死苦人死之時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欲死之時刀風解形無處不痛白汗流出兩手摸空室家內外在其左右憂悲涕泣痛徹骨髓不能自勝死者去之風遊氣絕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膖脹爛臭甚不可近棄之曠野衆鳥噉食肉盡骨乾髑髏異處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恩愛別離苦謂室家內外兄弟妻子共相戀慕一朝破亾為人抄劫各自分張父東子西母南女北非唯一處為人奴婢各自悲呼心肉斷絕窈窈冥冥無有相見之期此是苦不答曰實是大苦○何謂所求不得苦家內錢財散用追求大官吏民望得富貴勤苦求之不止會遇得之而作邊境令長未經幾時貪取民物為人告言一朝有事檻車載去欲殺之時憂苦無量不知死活何日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怨憎會苦世人薄俗共居愛欲之中爭不急之事更相殺害遂成大怨各互相避

隱藏無地各磨刀錯箭挾弓持杖恐畏相見會遇狹道相逢張弓豎箭兩刃相向不知勝負是誰當爾之時怖畏無量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何謂憂悲苦惱苦謂人生在世長命者乃至百歲短命者胞胎傷墮長命之者與其百歲夜消其半餘年五十在其酒醉疾病不知作人減少五歲小時愚癡至年十五未知禮義年過八十老鈍無智耳聾目冥無有法則復減二十年已九十年過餘有十歲之中多諸憂愁天下欲亂時亦愁天下旱時亦愁天下大水亦愁天下霜亦愁天下不熟亦愁室家內外多諸病痛亦愁持家財物治生恐失亦愁官家百調未輸亦愁家人遭官閉繫牢獄未知出期亦愁兄弟遠行未歸亦愁居家窮寒無有衣食亦愁比舍村落有事亦愁社稷不辦亦愁室家死亾無有財物殯葬亦愁至春種作無有牛犂亦愁如是種種憂悲無有樂時至其節日共相集聚應當歡樂方共悲啼相向此是苦不答言實是大苦又金色王經云有一天女向金色王而說偈言

何法名為苦　所為貧窮是　何苦最為重
所謂貧窮苦　死苦與貧苦　二苦等無異

寧當受死苦　不用貧窮生
又佛地論云五怖畏者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四趣畏五怯畏如是五畏證得清淨樂意地時皆已遠離又波斯匿王太后崩經世尊爲王說偈云
一切人歸死　無有不死者　隨行種殃福
自獲善惡果　地獄爲惡行　善者必生天
明慧能分別　唯福能過惡
如是大王有四恐畏無能避者老爲大恐畏肌肉消盡病爲大恐畏無強健志死爲大恐畏盡無有壽恩愛別離爲大恐畏無得求住此之四大恐畏一切刀

杖咒術藥草象馬人民珍寶城郭無所救贖者譬如大雲起雷霹靂斯須還散人命極短壽極百歲其中出者少唯修無常想除去恩愛可得度苦
雜難部
如婦人遇辜經云佛在世時有一人無婦往詣舍衛國娶婦本國自有兩子大子七歲次子孩抱母復懷軀欲向家產天竺俗禮婦人產日歸父母國時夫婦乘車載二子當詣舍衛中路食息并牧牛時有毒蛇纏遶牛脚牛遂離繫其夫取牛欲得嚴發見牛爲毒蛇所殺蛇復捨牛復纏夫殺婦遙見之怖懼戰慄啼哭呼天無救護者日遂欲瞑去道不遠有流河水水對有家居婦怕日瞑懼爲賊劫弃車將二子到水畔留大子著水邊抱小子度水適到水半狼食其子子叫呼母時還顧見子爲狼所啗驚惶怖懼失抱中子墮水隨流母益懊惱迷惑失志頓躓水中墮所懷子遂便度水問道行人我家父母爲安隱不行人答曰昨家失火皆燒父母悉盡無餘又問行人我夫家姑妐爲安隱不行人答曰昨有劇賊傷害其家姑妐皆死無完在者其婦聞之愁憂怖懼心迷意惑不識東西脫衣裸形迷惑狂走道中行人見大怪之謂邪病

鬼神所嬈佛在舍衛孤獨精舍時婦馳走而往趣之爾時世尊爲大會說法諸佛之法盲者見佛皆眼明聾者得聽瘂者得言疾病除愈尫劣強健被毒不行心亂得定時婦見佛意即得定不復愁憂自覩裸形慙愧伏地佛呼阿難取衣與著竟稽首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說經爲現罪福人命無常合會有別種種法要心開意解即發無上正眞道意得不退轉也又對法論云正生何因苦衆苦所逼故餘苦所依故出胎時復受肢體逼切大苦餘苦所依者謂有生老病死等衆苦隨逐老何因苦時分變壞苦故病何因苦

大種變異苦故死何因苦壽命變壞苦故怨憎會何因苦合會生苦故愛別離何因苦別離生苦故求不得何因苦所求不果生苦故略攝一切五取蘊何因苦麤重苦故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世人入海採寶逢有七難一者四面大風同時起吹船令顛倒二者船中欲壞而漏三者人欲墮水死乃得上岸四者二龍上岸欲啗之五者得平地三毒蛇逐欲啗之六者地有熱沙走行其上燒爛人脚七者仰視不見日月常冥不知東西甚難也佛告諸弟子若遭苦難亦有七事一者四面大風起者謂生老病死二者六情所愛

無限譬船滿溢三者墮水欲死謂爲魔所得四者二龍上岸啗者謂日月食命五者平地三毒蛇者爲人身中三毒六者熱沙剝爛其脚者謂地獄中火七者仰視不見日月者謂受罪之處窈窈冥冥無有出期佛語諸弟子當識是言莫與此會勤行六事可得解脫又涅槃經云若外道自餓苦行道者一切畜生長應得道是故外道受自餓法投淵赴火自墜高巖常翹一脚五熱炙身常臥灰土棘刺編椽樹葉惡草牛糞之上麤服麻衣糞掃氀褐欽婆羅衣茹菜啗果藕根油滓牛糞根莖若行乞食限至一家主若言無即

便捨去設復還喚終不迴顧不食鹽肉五種牛味常飲啗洮糠沸汁乃云是等能爲無上解脫因者無有是處不見菩薩摩訶薩人行如是法得解脫者是故先須調心不偏苦身即得道果又修行道地經云譬如小兒捕得一雀執持令惱以長縷繫放之飛去自以爲脫不復遭厄詣樹池飲自恣安隱縷盡牽還投弄惱苦如本無異修行如是自惟念言雖至梵天當還欲界苦惱如是故頌曰

譬如有雀縷繫足　適飛縷盡牽復還
修行如是止梵天　續行欲界不離苦

蟲寓部

如禪祕要云復次舍利弗若行者入禪定時欲覺起貪婬風動四百四脉從眼至身根一時動搖諸情閉塞動於心風使心顛狂因是發狂見魅所著晝夜思欲如救頭然當疾治之治之法者教此行者觀子藏子藏者在生藏之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猪胞四百四脉從於子藏猶如樹脂布散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戶蟲圍遶周帀四百四脉及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臂釧形團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

百眄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
脉布散諸蟲入毗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
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
六竅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毫遊戲其中
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脉從眼根布散四支流
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腎脉於其兩邊各
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婉轉相著狀如指
環盛青色膿如野猪精臭惡煩甚至藏陰處分爲三
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脉一一脉中生
於風蟲細若秋毫似毗蘭多鳥觜諸蟲中生筋色蟲

似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脉吸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也七萬八千共相
纏裹狀如累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脉上衝於心
乃至頂髻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脉
爲風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
流注諸脉乃至蟲頂諸蟲崩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
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九十八使
所熏修法八萬戶蟲地水火風動作作此佛告舍利
弗若有四衆著慚愧衣服慚愧藥欲求解脫度世苦
者當學此法如飲甘露學此法者想前子藏乃至女
根男子身分大小諸蟲張口豎耳瞋目吐膿以手反

之置左膝端數息令定一千九百九十九遍觀此想
成已置右膝端如前觀之復以手反之用覆頭上令
此諸蟲衆不淨物先適兩眼耳鼻及口無處不至見
此事已於好女色及好男色乃至天子天女若眼視
之如見癩人邪利瘡蟲如地獄箭半多羅鬼神狀如
阿鼻地獄猛火熾燄應當諦觀自身他身是欲界一
切衆生身分不淨皆悉如是舍利弗汝今知不衆生
身根根本種子悉不清淨不可具說但當數息一心
觀之若服此藥是大丈夫天人之師調御人主免欲
淤泥不爲使水恩愛大河之所漂沒婬泆不祥幻色

妖鬼之所嬈害當知是人未出生死其身香潔如優
波羅人中香象龍王力士摩醯首羅所不能及大力
丈夫天人所敬佛告舍利弗汝好受持爲四衆說愼
勿忘失時舍利弗及阿難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
正法念經云比丘修行者如實見身從頭至足循身
觀察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髑髏內自有蟲行名曰
腦行遊行骨內生於腦中或行或住當食此腦復有
諸蟲住髑髏中若行若食還食髑髏復有髮蟲住於
骨外食於髮根以蟲瞋故令髮墮落復有耳蟲住在
耳中食耳中肉以蟲瞋故令人耳痛或令耳聾復有

鼻蟲住在鼻中食鼻中肉以蟲瞋故能令其人飲食不美腦涎流下以蟲食腦涎是故令人飲食不美復有脂蟲生在脂中住於脂中常食人脂以蟲瞋故令人頭痛復有續蟲生於節間有名身蟲住在人脉以蟲瞋故令人脉痛猶如針刺復有諸蟲名曰食涎住舌根中以蟲瞋故令人口燥復有諸蟲名牙根蟲住於牙根以蟲瞋故令人牙疼復有諸蟲名嘔吐蟲以食違多生嘔吐是名内修行者循身觀是十種蟲住於頭中或以聞慧或以天眼初觀咽喉有蟲名曰食涎蛆嚼食時猶如嘔吐涎唾和雜欲咽之時與腦涎

合喉中涎蟲共食此食以自活命若蟲增長令人嗽病若多食膩或多食甜或食熏食或食酢食或食冷食蟲則增長令人咽喉生於病疾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消唾蟲住咽喉中若人不食如上膩等蟲則安隱能消於唾於十脉中流出美味安隱受樂若人多唾蟲則得病以蟲病故則吐冷沫吐冷沫故胷中或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吐蟲住人身中住於十脉流注之處若人食時如是之蟲從十脉中踊身上行至咽喉中即令人吐生於五種嘔吐一風吐二癊吐三唾吐四雜吐五蠅吐若蟲安隱則於腸口順入

腹中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蠅食不淨故蠅入咽喉令吐蟲動則便大吐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酢味蟲行舌端乃至命脉於其中間或行或住微細無足若食美食蟲則昏醉增長若食不美蟲則萎弱若我不食酢蟲則病不得安隱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放逸蟲住於頂上若至腦門令人疾病若至頂上令人生瘡若至咽喉猶如蟻子滿咽喉中若住本處病則不生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六味蟲所食嗜味者我亦貪嗜隨此味蟲所不嗜者我亦不便若得熱病蟲亦先得如是熱病以是過故令於病人所食不美無有

食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抒氣蟲以瞋恚故食腦作孔或咽喉痛或咽喉塞生於死苦此抒氣蟲共咽喉中一切諸蟲皆悉撩亂生諸痛惱此抒氣蟲常為唾癢其蟲短小有面有足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增味蟲住於頭下咽喉根中云何此蟲為我病惱或作安隱彼見此蟲增疾諸味唯嗜一味或嗜甜味憎於餘味或嗜酢味憎於餘味隨所憎味我亦憎之隨蟲所嗜我亦嗜之舌端有脉隨順於味令舌乾燥以蟲瞋故令舌瘖瘂而重或令咽喉即得嗽病若不瞋恚咽喉則無如上諸病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嗜睡蟲

其形微細狀如脯塵住一切脉流行趣味住骨髓内或住肉内或髑髏内或在頬内或齒骨内或咽骨中或在耳中或在眼中或在鼻中或在鬚髮此嗜睡蟲風吹流轉若此蟲病若蟲疲極住於心中心如蓮華晝則開張無日光故夜則還合心亦如是蟲住其中多取境界諸根疲極蟲則睡眠人亦睡眠一人衆生悉有睡眠若此睡蟲晝日疲極人亦睡眠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有腫蟲行於身中其身微細隨蟲飲血處則有腫起瘖瘂而疼或在面上或在頂上或在咽喉或在腦門或在餘處所在之處能令生腫若住筋

中則無病若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至於肝肺人則得病何等爲十一名食毛蟲二名孔穴行蟲三名禪都摩羅蟲四名赤蟲五名食汁蟲六名毛燈蟲七名瞋血蟲八名食肉蟲九名瘖瘂蟲十名酢蟲此諸蟲等其形微細無足無目行於血中痛癢爲相復以聞慧或以天眼見食毛蟲若起瞋恚能噉鬚髮皆令墮落令人癩病若孔行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令身麤澁頑痺無知若禪都摩羅蟲流行血中或在鼻中或在口中令人口鼻皆悉臭惡若其赤蟲而起瞋恚行於血中能令其人咽喉生瘡若食汁蟲而起

瞋恚行於血中令人身體作青痶瘦或黑或黃痶瘦之病若毛燈蟲起於瞋恚血中流行則生病苦瘡癬熱黃疥癩破裂若瞋血蟲以瞋恚故血中流行或作赤病女人赤下身體搔癢疥瘡膿爛若食肉蟲瞋而生病惱頭旋迴轉於咽喉中口中生瘡下門生瘡若瘖瘂蟲血中流行則生病疾疲頓困極不欲飲食若酢蟲瞋恚亦令其人得如是病復觀十種蟲行於陰中何等爲十一名生瘡蟲二名刺蟲三名閉筋蟲四名動脉蟲五名食皮蟲六名動脂蟲七名和集蟲八名臭蟲九名濕行蟲十名熱蟲彼以聞慧或以天眼

見於瘡蟲隨有瘡處諸蟲遶唼食此瘡或於咽喉而生瘡病或見刺蟲若生瞋恚令人下痢猶如火燒口中乾燥飲食不消若人愁惱蟲則歡喜齧人血脉以爲衰惱或下赤血或不消下痢或見閉筋蟲行於麤筋或行細筋若覺蟲行筋則疼痛若不覺行筋則不疼一切骨肉皆亦消瘦筋中疼痛若蟲瞋恚人不能食若住筋中而飲人血令人無力若食人肉令人羸瘦或見動脉蟲是蟲徧行一切脉中其身微細行無障礙若蟲住人食脉之中則有病過令身乾燥不喜飲食若蟲住水脉之中則有病生令口乾燥若在汗

脉令人一切孔無汗若在尿脉令人淋病或令精壞或令痛苦若蟲瞋恚行下門中令人大便閉塞不通苦惱垂死或見食皮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色醜惡或生惡皰或癢或赤或黃或破或復令其髮爪墮落令人惡病或皮斷壞或肉爛壞或見動脂蟲住在身中脂脉之內若食有過若多睡眠此蟲則瞋不消飲食或生疥瘙或生惡腫毛根螵病或得瘦病或脉脹或乾消病或身臭病或食時流汗或見和集蟲集二種身一者覺身二者不覺身皮肉血等是名覺身髮爪齒等是名不覺身以食過故蟲則無力人

亦無力不能速疾行來往返睡眠瞢瞢或多燋渴皮肉骨血髓精損減或見臭蟲住在肉中屎尿之中以食過故蟲則瞋恚身肉屎尿唾涕皆臭身中爛膿或眼淚爛臭隨蟲行處皆悉臭穢若衣若敷若食住在齒中以蟲臭故食亦隨臭衣敷盡臭舌上多有白垢臭穢身垢亦臭或見濕行蟲行背肉中知食消已入腰三孔取人糞穢汁則成尿滓則為糞令入下門復次修行觀者內身循身觀觀十種蟲行於根中一切人身皆從中出何等為十一名瘖瘂蟲二名㒓㒓蟲三名苗華蟲四名大諂蟲五名黑蟲六名大食蟲七

名暖行蟲八名作熱蟲九名火蟲十名大火蟲此諸蟲等住陰黃中彼以闇慧或以天眼見瘖瘂蟲以食過故蟲則瞋恚食人眼睫令人眼癢多出眼淚此微細蟲若行眼中眼則多病或令目壞若入睛中眼生白瞖其蟲赤色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㒓㒓蟲住在人身行於陰中陰黃覆身若入骨中令人蒸熱若行皮中晝夜常熱手足皆熱若入皮裏身則汗出或見苗華蟲行住陰中利觜短足身如火藏不欲食飲隨所行處則大熱爛身血增長其身蒸熱若蟲順行則無此病或見大諂蟲住在身中行黃陰中或安不

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從頂至足行無障礙能令身中一切熱血生於熱瘡若血若陰從於口中耳中流出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黑蟲住在身內行於藏中或安不安以食過故蟲則瞋恚令人面皺或生多黶或黑或黃或赤或令身臭或令雀目或口中生瘡或大小便處生瘡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大食蟲以食過故則生瞋恚住陰黃中隨食隨消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暖行蟲常愛暖食憎於冷食若我食冷蟲則瞋恚口多生水或寐或睡或心陰鬱憒或身疼強或復多唾或咽喉病若蟲不瞋則無此病或見

熱蟲住人身中以食過故病垢增長妨出入息令身羸大或咽喉塞令大小便悉皆白色不愛寒冷不愛淡食或見食火蟲住在身內行住陰中此蟲寒時則便歡喜熱時萎弱寒散喜故人則憶食熱時火增不欲飲食於冬寒時陰則清涼熱則陰發或見大火蟲若人性不便而强食之以食過故蟲則瞋恚啗身內蟲令人腸痛或脚手疼隨食蟲處則皆疼痛若蟲不瞋則無如上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觀於骨中有十種蟲何等爲十一名舐骨蟲二名嚙骨蟲三名割節蟲四名赤口臭蟲五名爛蟲

六名赤口蟲七名頭頭摩蟲八名食皮蟲九名風刀蟲十名刀口蟲知此十蟲行於骨中違情損身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尿中何等爲十一名生蟲二名針口蟲三名節蟲四名無足蟲五名散汁蟲六名三焦蟲七名破腸蟲八名閉塞蟲九名善色蟲十名嶽門瘡蟲出其色可惡住糞穢中此十種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備在經文不可具述復次修行者內身循身觀彼以聞慧或以天眼見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精中何等爲十一名毛蟲二名黑口蟲三名無力蟲四名大痛蟲五名煩悶蟲六名火蟲七名滑蟲八名下流蟲九名起身根蟲十名憶念歡喜蟲此之十蟲若違性瞋故亦損人身具如經說不可具述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三

校譌

第七紙十二行并北藏作幷 第十四紙二行勲宋南藏作勳 第二十紙十四行增疑當作憎十六行增疑當作憎 第二十二紙巴行肉宋南藏作血

音釋

髓息委切骨中脂也 坌蒲悶切塵坌也 撻他達切擊也 娠失人切妊也 傴僂傴於武切僂力主切傴僂曲脊也 凭皮冰切倚也 嚏都計切氣噴鼻也 闚去規切小視也 窈烏皎切宎遠也 姑妐姑去故切妐職容切稱夫之母曰姑夫之兄也 尫烏光切弱也 椓竹角切 毦褐毦力丁切褐胡葛切毛布也 竅苦弔切穴也 脾房脂切土藏也 腎時忍切水藏也 綣不相離散也 嘐 嘔 齟才與切在呂切含味也正作咀也 酢倉故切酸也 杅 瘖 痺必至切濕冷病也 瘓 擾 瘠秦昔切瘦也與瘠同 嫖 脹知亮切 薹膂 不明也 睫即葉切目旁毛也 瞪 靨 ⊥丁了切懸貌 叅

金壇居士于玉鳴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八十三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江浙彌本宏書 江寧何秀刻
萬曆辛卯夏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怨苦篇第七十七之餘

地獄部

如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云爾時信相菩薩爲諸衆生而作發起白佛言世尊今有受罪衆生爲諸獄卒剉碓斬身從頭至足乃至其頂斬之巳訖巧風吹活而復斬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屠兒魁膾斬截衆生故獲斯罪第二復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栖鹿宿人跡永絶玷汙親族人不喜見名之癩病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婬匿尊卑無所忌諱故獲斯罪第三復有衆生身體長大聾騃無足宛轉復行唯食泥土以自活命爲諸小蟲之所唼食常受此苦不可堪處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自用不信好言善語不孝父母反戾時君若爲帝主大臣四鎮方伯州郡令長吏禁督護恃其威勢侵奪民物無有道理使民苦倅呼嗟而行故獲斯罪第四復有衆生兩目盲瞎都無所見或

觝樹木或墮溝坑於時死巳更復受身亦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鷹眼合籠繫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故獲斯罪第五復有衆生蹇吃瘖瘂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毀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强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第六復有衆生腹大項細不能下食若有所食變爲膿血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偷盜僧食或爲大會福食屏處偷啗慳惜巳物但貪他財常行惡心與人毒藥氣息不通故獲斯罪第七復有衆生常爲獄卒熱燒鐵釘釘人百節骨頭釘之巳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燋爛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針灸醫師針人身體不能差病誑他取財徒受苦痛令他苦惱故獲斯罪第八復有衆生常在鑊湯中爲牛頭阿傍以三股鐵叉叉人内著鑊湯中煮之令爛還復吹活而復煮之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信邪倒見祠祀鬼神屠殺衆生湯灌撏毛鑊湯煎煑不可限量故獲斯罪第九復有衆生常在火城中煻煨齊心四門俱開若欲趣門門卽閉之東西馳走不能自免爲火燒盡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焚燒山

澤火煨雞子燒煑衆生身爛皮剥故獲斯罪第十復
有衆生常在雪山中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
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横道作賊剥脱人衣使
冬月之日令他凍死生剝牛羊痛不可堪故獲斯罪
第十一復有衆生常在刀山劒樹之上若有所捉即
便割傷支節斷壞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屠殺
爲業烹宰衆生屠割剝裂骨肉分離頭脚星散懸於
高格稱量而賣或復生懸衆生苦痛難處故獲斯罪
第十二復有衆生五根不具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坐飛鷹走狗彈射禽獸或斷其頭或斷其足生拔

鳥翼故獲斯罪第十三復有衆生攣躄背僂腰髖不
隨脚跛手拘不能操涉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
爲人野田行道安槍或安射窠施張弶穽陷墜衆生
頭破脚折傷損非一故獲斯罪第十四復有衆生常
爲獄卒桎梏其身不得免脫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坐網捕衆生籠繫人畜飢窮困苦或爲宰主令長
貪取錢財枉繫良善怨酷吴天不得縱意故獲斯罪
第十五復有衆生或顛或狂或癡或騃不別好醜何
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飲酒醉亂犯三十六失復
得癡身如似醉人不識尊卑不別好醜故獲斯罪第

十六復有衆生其形甚小陰藏甚大挽之身疲背伏
進引行立坐卧以之爲妨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
坐持生販賣自譽已物毀呰他財卿升弄斗捻秤前
後欺誑於人故獲斯罪第十七復有衆生男根不具
而爲黄門身不妻娶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犍
象馬牛羊猪狗死而復穌故獲斯罪第十八復有衆
生從生至老無有兒子孤立獨存何罪所致佛言以
前世時坐爲人兇惡不信罪福百鳥産乳之時賫持
籠器循大水渚求拾鳧鶴鵝鵠鴈諸鳥卵㲉擔歸
貪啗諸鳥失子悲鳴叫裂眼中血出故獲斯罪第十

九復有衆生少小孤寒無有父母兄弟爲他作使辛
苦活命長大成人横罹殃禍縣官所縛繫閉牢獄無
人追餉飢窮困苦無所告及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
時坐喜捕拾鷹鶖鷹鶴熊羆虎豹枷鎖而畜孤此衆
生父母兄弟常恒憂悲悲鳴叫裂哀感人心不能供
養常苦飢餓骨立皮連求死不得故獲斯罪第二十
復有衆生其形甚醜身黑如漆兩目復青鞹頰俱埠
皰面平鼻兩眼黄赤牙齒踈缺口氣腥臭矬短擁腫
大腹凸髖脚復繚戾僂脊匡肋費衣健食惡瘡膿血
水腫乾痟疥癩癰疽種種諸惡集在其身雖親附人

人不在意若他作罪横羅其殃永不見佛永不聞法永不識僧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爲人子不孝父母爲臣不忠其君爲君不敬其下朋友不賞其信鄉黨不以其齒朝廷不以其爵妄爲趣詐心意顛倒無有其度不信三尊弑君害師伐國掠民攻城破塢偷寨過盜惡業非一美巳惡人侵凌孤老誣謗賢聖輕慢尊長欺誑下賤一切罪業悉具犯之衆惡集報故獲斯罪爾時一切諸受罪衆生聞佛作如是說悲號動地淚下如雨而白佛言唯願世尊久住說法令我等輩而得解脱佛言若我久住薄德之人不種善

根謂我常在不念無常善男子譬如孩兒母常在側不生難遭之想若母去時便生渴仰思戀之心母方還來乃生歡喜善男子我今亦復如是知諸衆生善惡業緣受報好醜故般涅槃爾時世尊即爲此諸受罪衆生而説偈言

水流不常滿　火盛不久然　日出須臾沒
月滿巳復缺　尊榮豪貴者　無常復過是
念當勤精進　頂禮無上尊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六人爲伴造罪俱墮地獄同在一釜中皆欲説本罪一人言沙二人言那三人言特四人言涉五人言姑六人言陁羅佛見之笑目連問佛何以故笑佛言有六人爲伴俱墮地獄共在一釜中各欲説本罪熱湯沸涌不能再語各一語便迴下一人言沙者世間六十億萬歲在泥犂中始爲一日何時當竟第二人言那者無有出期亦不知何時當得脱第三人言特者咄咄我當用治生不能自制意奪五家分供養三尊愚貪無足今悔何益第四人言涉者言我治生亦不至誠財産屬他爲得苦痛第五人言姑者誰當保我從地獄出便不犯道禁得生天樂者第六人言陁羅者是事上頭本不爲心計譬

如御車失道入邪折軸車壞悔無所及頌曰

盛年好放逸　凶猛勸不移　天長曉露促
生老病來資　百節俱酸痛　千痾并著時
華堂相一捨　幽塗萬苦批

感應緣（略引一十三驗）

周宣王殺杜伯亾後現報
秦始皇伐終南山樹怪
秦高平李羨奴助鬼報
晉吳郡張縫家殺鬼報
魏劉赤斧夢藉侯召爲主簿驗

吳王夫差枉殺臣公孫聖現驗
晉安定張祚爲張瓘枉殺現驗
晉張頎枉殺麴儉頎被現驗
宋秣陵縣令陶繼之枉殺太樂妓現驗
宋將軍張悅枉殺江州長史鄧琬現驗
宋文惠太子枉殺豫章王蕭嶷現驗
魏洛陽令寇祖仁枉殺成陽王元徽現驗
唐國初相州大慈寺羣賊共停相殺汙寺現驗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三年周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執朱弓挾朱矢射王中心折脊伏韣而死 右一驗出墨子傳

秦始皇時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始皇惡之興兵伐之天輒大風雨飛沙石人皆疾走至夜瘡皆合有一人中風雨傷寒不能去留宿夜聞有鬼來問樹言秦王凶暴相伐得不困耶樹曰來即作風雨擊之其奈吾何又曰秦王使三百人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敗乎樹寞然無聲病人報秦王案言伐之樹斷中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河於是秦王立旄頭騎 右一驗出玄中記

秦高平李羨家奴健至石頭埛忽見一人云婦與人通情遂爲所殺欲報讎豈能見助奴用其言果見人來鬼便捉頭奴喚與手即使到地還半路便死鬼以千錢一疋青紋綬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君可自著勿賣也

晉永初二年吳郡張縺家忽有一鬼云汝分我食當相祐助便與鬼食舒席著地以飯布席上肉酒五肴如是鬼得便不復犯暴人後爲作食因以刀斫其所食處便聞數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材又聞主人家有梓船奴甚愛惜當取以爲棺見櫓船至有斧鋸聲治船既竟聞呼喚舉屍著船中縫眼不見唯聞處分不聞下釘聲便見船漸漸昇空入雲霄中久久滅從空中落船破成百片便聞如有數百人大笑云汝那能殺我我當爲汝所困者耶但知惡心我憎汝狀故撲船壞耳 右二驗出幽冥錄

魏劉赤斧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日促乃往廟陳請毋老子弱情事果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邊多才藝善事神請與邊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邊何人而擬斯舉赤斧固請終不許尋而赤斧死 右此一驗出志怪傳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於胥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於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於前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即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王遂死不反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為涼王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强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為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

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玄靜為涼王自為涼州牧又謀廢玄靜而自王事未遂間與玄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鸛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燉煌宋混遣弟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為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煞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為尚書令輔政有疾晝日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然燈油變為血廄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為張邕所殺

晉張頎西域校尉張頎以怨殺魏儉臨死有恨言後頎夜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為秣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龍所引一人是太樂妓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妓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審為作款列隨例車上及所宿主人士貴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為通塞遂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妓聲藝精能又

殊辯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妓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為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月餘日陶遂夜夢妓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入陶口仍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絶狀若風顛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亾亾後家便貧頓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長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為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鎮歸揚都及湓口

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顗旣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旣至謂之曰卿始此禍而欲賣罪少帝乎命斬於牀前幷殺其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爲厲遂死

宋濟豫章王蕭嶷亡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病未應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我痢不斷吾已訴先許還東邸當判此事便懷出青紙文書示文季云與卿少舊爲呈主上也俄而失所在文季懼不敢傳少時文惠太子薨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畫計殺爾朱榮及爾朱

兆入洛害孝莊而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旣而爾朱兆購徽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幷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侯兆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巨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疑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硾其足鞭捶殺之右此七驗出寃魂志

唐初相州大慈寺塔被焚以大業末年羣賊互興寺在三爵臺西葛蔓山上四鄉來投築城固守人物擁聚尺地不空塔之上下重複皆滿於中穢汙不可見聞賊平之後人散寺僧無力可除忽然火起焚蕩內外一切都盡唯東南角太子思惟像殿得存可謂火淨以除臭穢也此塔卽隋高祖手勑所置初以隋運創臨天下未附吳國公蔚迥周之柱臣鎭守河北作牧舊都聞楊氏御圖心所未允卽日聚結舉兵抗詔官軍一臨大陣摧解牧擁俘虜將百萬人總集寺北遊豫園中明旦斬決園牆有孔出者縱之至曉使

斷猶有六十萬人並於漳河岸斬之流屍水中水爲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以事聞帝曰此段一誅深有枉濫賊止蔚迥餘並被驅當時惻隱咸知此事國初機候不獲縱之可於遊豫園南葛蔓山上立大慈寺拆三爵臺以營之六時禮佛加一拜爲園中枉死者寺成僧住依勑禮唱怨哭之聲一斯頓絕上來所引者由孫相孫目睹親知信承佛教善惡之報驗知不虛我殺還我償豈有斯濫矣

業因篇第七十八

述意部

夫涉其流者則澄愛河而淸五濁失其宗者則震邪

山而起三障靜言故理豈虛也哉是知善由信發惡由邪開所以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念之善能除累劫之殃是故善須雕琢自勉可有心師之訓惡須省退懲過可有情擣之時不爾徒煩長簽浪飾畫瓶終擲碎於黃壚會楚苦於幽府貽厥緇素鑒昭意焉

業因部

如對治論云復次有四種諸業差別謂黑黑異熟業白白異熟業黑白黑白異熟業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黑黑異熟業者謂不善業由染汙故不可愛異熟故白白異熟業者謂三界善業不染汙故可愛異熟故黑白黑白異熟業者謂欲界雜業善不善雜故非黑白無異熟業能盡諸業者謂於方便無間道中諸無漏業以方便道無間道是彼諸業對治故非黑者離煩惱垢故白者一向清淨故無異熟者生死相違故能盡諸業者由無漏業為永拔得黑等三有漏業與異熟習氣故又優婆塞戒經云若善男子有人不解如是業緣無量世中流轉生死雖生非想非非想處壽八萬劫福盡還墮三惡道故佛告善男子一切欉盡無勝於意意盡煩惱煩惱盡業業則盡身

又阿毗曇雜心業品偈云

業能莊飾世　趣趣各處處　是以當思業
求離世解脫　身口意集業　在於有有中
彼業為諸行　嚴飾種種身　身業當知二
謂作及無作　口業亦如是　意業當知思

又涅槃經云善男子因有五種何等為五一生因二和合因三住因四增長因五遠因云何生因生因者即是業煩惱等及外諸草木子是名生因云何和合因如善與善心和合不善與不善心和合無記與無記心和合是名和合因云何住因如下有柱屋則不墮山河樹木因大地故而得住立內有四大無量煩惱眾生得住是名住因云何增長因因緣衣服飲食等故令眾生增長如外種子火所不燒鳥所不食則得增長如諸沙門婆羅門等依因和尚善知識等而得增長如因父母子得增長是名增長因云何遠因譬如因呪鬼不能害毒不能中依憑國王無有盜賊如芽依因地水火風等如水鑽人繩為酥遠因如名色等為識遠因父母精血為眾生遠因如時節等悉名遠因善男子涅槃之體非是如是五因所成云何當云是無常因一切諸法復有二種因一者作因二

者了因如陶師輪繩是名作因如燈燭等照闇中物是名了因善男子大涅槃者不從作因而有唯有了因了因者即是三十七品助道之法六波羅蜜是名了因又云三解脫門三十七品能為一切煩惱作不生生因亦為涅槃而作了因善男子遠離煩惱則得了了見於涅槃是故涅槃唯有了因無有生因又云若離如是三十七品終不能得聲聞正果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不見佛性及佛性果以是因緣梵行即是三十七品何以故三十七品性非顛倒能壞顛倒性非惡見能壞惡見性非怖畏能壞怖畏性是淨行故能令衆生畢竟進作清淨梵行也

述曰上來雖引經論明業因多種至時斷罪未明輕重故別引優婆塞戒經辯業不同別有四例一將物對意有四二輕重不同有八三上中下不同復八四依薩婆多論有心無心不同復八臨時判罪並皆攝盡故經第一云有物重意輕有物輕意重有物重意重有物輕意輕一物重意輕者如無惡心殺於父母者是二物輕意重者如以惡心殺於畜生者是三物重意重者加以極惡心殺所生父母者是四物輕意輕者如以輕心殺於畜生者是第二如是惡業復有

八種輕重不同何等為八一有方便重根本成巳輕二有根本重方便成巳輕三有成巳重方便根本輕四有方便根本重成巳輕五有方便成巳重根本輕六有根本成巳重方便輕七有方便根本成巳重八有方便根本成巳輕物是一種以心力故得輕重果如十善業道有其三事一方便二根本三成巳若復有人能勤禮拜供養父母師長和尚有德之人先意問訊言則柔軟是名方便若作巳竟能修念心歡喜不悔是名成巳作時專著是名根本十善既爾十惡亦然第三是十業道復有三種謂上中下或方便上根本中成巳下或方便中根本上成巳下或方便下根本上成巳中（餘句作八准亦可知）第四依薩婆多論方便根本成巳有心無心作八句准類可知又如阿毗曇心論云有五種果一報果二所依果三增上果四身力果五解脫果若是善有漏法或四果或五果能斷結使是謂五果不依斷結是謂四果除解脫果若是無漏法或四果或三果若能斷結於四果中除其報果若不斷結除報果解脫果若是無記法中唯有三果除報果解脫果

十惡部

第一就地獄明起不善依毗曇論云有五業道一惡口二綺語三貪四瞋五邪見於中惡口綺語及瞋彼受苦時三種現行惡罵獄卒故惡口現行卽此惡口語不應時違法非正卽落綺語爾時忿怒卽是瞋恚此三不善地獄現行若論貪業及與邪見成就在心而不現行以彼麤凡未斷煩惱故貪邪見成就在心彼處男女各恒受苦無有男女共行邪事是故無此貪心現行以常受苦心識暗鈍不能推求因果有無是故亦無邪見現行自餘殺盜妄語兩舌彼處不行一向是無問若地獄不有現行貪及邪見業道者云

何說彼成就此二答煩惱心法未斷已來雖不現行性恒成就不同身口七支色業是麤作法發動方成無造作處則不說成故雜心論云地獄之中無相殺故無殺業道無受財故無盜業道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業道異想說故名妄語彼無異想故無妄語常樂離故無兩舌爲苦所逼故有惡口不時說故故有綺語貪及邪見成就不行第二第三明鬼畜道中十惡具有而無身口七支惡律儀也問今畜生中不知言者雖有音聲成口業不答彼起瞋時發聲則別雖非言辯亦成口業故成實論云畜生音聲是口業不

答雖無言說之別從心起故亦名爲業亦可言具十者多是龍王解人意志故具七業道自餘癡鈍畜生但可具身三意三六種餘四不具以口不解語故若據劫初畜生解人語者此亦可具十惡第四就人中起罪行者人中卽有四天下南閻東弗西耶此三方人起惡多故皆具十惡然東西則輕南方最重以有受惡律儀故若就北單以論罪者彼方唯有四不善業一綺語二貪三瞋四邪見由有歌詠故有綺語貪瞋邪見成而不行問北方有行欲事云何言無邪婬業道答彼方無夫妻共相配匹雖有婬事無相淩奪

故無邪婬問既有行婬卽貪欲現行云何而言但成不行答彼起婬貪非俗能裁雖數現行聖說無罪但此貪心所起之婬尚非罪業不牽苦報何況內心能起之貪如世夫妻貪愛非制問北方之人既有歌詠等此不應法卽是妄語云何不說有妄語業答彼人淳直不行奸僞無誑他心故非妄語彼定千歲故無殺命彼方衣食地有秔米樹有寶衣自然而出無有主掌故無偷盜彼人和柔故無兩舌惡口等業故雜心論云鬱單有四不善業道壽命定故無殺生無愛財故無盜無執受女人故無邪婬無欺他故無妄語

常和合故無兩舌以柔輭故無麤言有歌歎故有綺語若論意業道雖成就而不現行第五就天起罪行者此欲界六天有殺盜等於中雖有十不善業而無身口七種惡律儀故雜心論云欲界六天有十業道離不律儀雖不害天而害餘趣如害脩羅亦有截手足斷而復還生若斬首則死展轉相奪乃至十業道一切皆有亦有薄福諸天乏少資緣更相攬竊故有盜業或有諸天自薄所愛婬他美天故有邪婬自餘七業文顯可知若論色無色天依如毗曇則無不善據理而言亦有輕微三業不善謂彼意地有邪慢等身口業過如初禪中婆伽梵王語諸梵衆汝得住此我能令汝盡老死邊汝等不須詣瞿曇所黑齒比丘往彼問言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梵王答言我是諸梵中尊者黑齒比丘言我不問梵王尊卑但問初禪三昧依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彼不能答卽捉尊者牽出衆外語尊者言我不能知初禪三昧從何三昧生從何三昧滅汝何忍在梵中損辱我也此是諂詐不善煩惱言佛不能令汝解脫卽是謗佛綺語惡口上界唯有此諂詐發動身口微不善業然不於他人起麤違損以生上者曾修得定盡離欲

界麤貪瞋等故得彼報還能修定雖有煩惱唯是癡心以迷道故起愛慢等樂修善法望得勝他此等煩惱爲定所壞故不損物不相違害若依毗曇上界煩惱非是不善說爲無記此細貪等能行淨心雖是無記體是染汙不同報生色心苦樂及威儀等白淨無記故論說爲穢汙無記是汙穢故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受生若此煩惱不潤業者業種則燋永不牽報上界衆生不應更生由能潤業故得更生問上界煩惱既能潤業潤生得報何故非記答上界煩惱雖復潤業唯得總報受生而已不由此惑正感樂果亦不招苦故是無記不同下界不善煩惱感得總報及別報苦若依成實論上二界中所起邪見皆名不善如彼論說人在色無色界謂是涅槃臨命盡時見欲色中陰卽生邪見謂無涅槃謗無上法當知彼中有不善業又論說彼上界邪見是苦因緣違理上界據其位判衆生心細所起或微多不成業故名無記若據通論不妨於中有起麤邪成不善者毗曇所說義當前判成實所論義當後通又據望理彼細煩惱皆違理起悉是不善准依成實不善惡業三界通起唯有多少增微爲異

速曰向來就凡明諸罪行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如須陁洹等出觀失念容有起意輕微不善生惡願等具欲結者貪瞋雖强片似餘凡唯可直起貪欲瞋慢不更思量起邪見心亦不起殺盜等心如依毗曇得有眷屬枷捲等事輕不善業若依成論有意不善殺動身口不成業報又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此十不善業道一切惡法皆從貪瞋癡起如依三毒起殺生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皮肉錢財故斷生命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以瞋心殺害怨家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殺蛇蝎等以生衆

生苦惱故雖殺無罪或言波羅斯等言殺却老父母及重病者則無罪報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偷盜者若依貪心起者或爲自身或爲他身或爲飲食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瞋人邊及瞋人所愛偷盜彼物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如有婆羅門言一切大地諸所有物唯是我有何以故以彼國王先施我故以我無力故爲餘姓奪我受用是故我取即是自物不名偷盜是名依癡心起如依三毒起邪婬者若依貪心起者或於衆生起貪染心不如實修行等是名依貪起若依瞋心起者或於他守護

資生依瞋心故起或婬怨家妻妾或婬怨家所愛之人等是名依瞋起若依癡心起者或有人言譬如碓臼熟華熟果飲食河水及道路等女人行婬無罪或如波羅斯等邪婬母等是名依癡起如依三毒起妄語者闕一如是兩舌惡口綺語皆亦如是依貪心起者依貪結生次第二心現前如是名爲依貪起依瞋結生者名爲依瞋起依癡結生者名爲依癡結起如貪瞋與邪見皆亦如是應知問曰何故不說作不作相無作相決定何業中有何業中無答曰唯除邪婬餘六業中悉皆不定此義云何若自作者成就作業及無

作業若使他作唯有不作不得有作於邪婬中決定有作不得有不作何以故以此邪婬畢竟自作無使他作是故經言頗有非身作業而得成就殺生罪不答言有如口使人作成就殺罪又問頗有非口業作而得成就妄語罪不答言有如以身業作成就口業妄語之罪又問頗有非身業作非口業作而得成就身口業不答言有如以依仙人瞋心故以唯欲界色身善業道中畢竟有作及以無作禪無漏戒無無作戒何以故以依心故中間禪不定若深厚心畢竟恭敬心作身口業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深厚心結使

心起身口業亦成就作業及無作業若非深厚心非
畢竟恭敬心造身口業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若非深
厚結使心發身口業亦唯有作業無無作業而方便
作業心還悔者唯有作業無無作業問曰於業道中
何者是前眷屬何者是後眷屬答曰若起殺生方便
如屠兒捉羊或以物買將詣屠所始下一刀或二三
刀羊命未斷所有惡業名前眷屬隨下何刀斷其命
根即彼念時所有作業及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
道次後所作身行作業是名殺生後眷屬業乃至綺
語皆亦如是應知自餘貪瞋邪見業中無前眷屬以

初起心即時成就根本業道又身口意十不善業道
一切皆有前後眷屬此義云何如人起心欲斷此衆
生命因復更斷餘衆生命如欲祭天殺害衆生即奪
他物欲殺彼人復婬其妻生如是心還使彼妻自殺
夫主復以種種鬬亂言說破彼親屬無時非實於彼
物中生於貪心即於彼人復生瞋心為殺彼人故生
如是邪見增長邪見以斷彼命復欲殺其妻男女等
如是次第具足十種不善業道如是等業名前眷屬
一切十不善業道皆亦如是應知又離善道非方便
修行善業道是方便以遠離根本故及遠離方便故

言方便者如彼沙彌欲受大戒將詣戒場禮衆僧足
即請和尚受持三衣始作一白作第二白時如是悉
皆名前眷屬從第三白至羯磨竟所起作業及彼念
起無作業是等皆名根本業道次說四依乃至不捨
所受善行身口作業及無作業如是等悉皆名後眷
屬問曰應說十不善業道果及隨順因答曰有三種
果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一一業道皆有此
三種此義云何具足十不善業道有下中上若生地
獄中是果報果習氣果者從地獄退生于人中依殺
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依邪婬故不能

護妻依妄語故有他謗果依兩舌故眷屬破壞依惡
口故不聞好聲依綺語故為人不信依本貪故貪心
增上依本瞋故瞋心增上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
一切名習氣果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
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雀鼠雹蕀塵土臭氣
多有蚰蜒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
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者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
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他命後
生人中得短命報斷他暖觸是故一切外物資生無
有氣勢如是一切十業道中隨義相應解釋應知如

劫奪他物邪婬他妻雖不生他直逼惱苦而破壞心是故受罪雖不破壞不瞋不惡口而由惡心是故得罪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四

校譌

第九紙十五行遂 北藏作遂 第二十紙十六行戒 南藏作惑

音釋

駭 侯楷切驚也 觝 都禮切觸也 吃 居乙切語難也 股 公戶切 煻煨 煻音唐煨烏恢切燒火也 劇 渠戟切甚也 搣 莫結切手拔也 臏 毗忍切 跋 蒲撥切足蹈也 掠 力讓切 穽 疾政切坑也 桎梏 桎之日切足械也梏古沃切手械也

齧 五結切 犍 居言切 殼 苦角切鳥卵也 匏 蒲交切 鞋 戶佳切 羇 居宜切 璀 七罪切 傾 去營切 旋 似宣切 紋 無分切 緩 胡管切 批 匹迷切 話 胡快切 廐 居祐切馬舍也 殞 于敏切墜也 琬 於阮切 溢 夷質切 凝 魚陵切 郕 ... 名也 購 古候切 硾 馳偽切 捶 之累切 蔓 無販切 蔚 紆胃切 俘 芳無切 延 以然切 雕琢 雕丁聊切琢竹角切 枷棬 枷古牙切棬丘圓切 罨 ... 切 轂 古祿切

吳江居士沈令名施資刻此法苑珠林第八十四卷爲父沈閒母張氏往生安養 吳江比丘明覺對 沙彌本芳書 秉水毛 ... 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業因篇第七十八之餘

十善部

若依十善分別者如毗曇說於彼地獄趣中唯有意地三善業道然但成就而不現行北方亦同自餘一切皆具十義文顯可知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是菩薩行十不善業道集因緣故則墮三惡行十善業道集因緣故則生人天又是上十善業道與智慧觀和合修行其心狹劣心猒三界遠離大悲從他聞聲而通達故聞聲意解成聲聞乘又是上上十善清淨業道不從他聞自正覺故不具大悲而通達深因緣法成辟支佛乘又是上上十善業道清淨具足其心廣大無量爲諸衆生起悲愍故修行一切種智令清淨具足故成菩薩乘問曰云何名業道義答曰身自七業即自體相名爲業道餘三者意相應心又即彼業能作道故名爲業道問曰若即業名道皆能趣地獄等者何故餘三非是業道答曰如彼七業此三能作彼根本故以相應故不能如彼業故不名業道問曰一切美味飲酒食肉摴手摑打一切戲笑如是等惡

行一切禮拜供養恭敬遠離飲酒等如是等善行何故不記以爲業道答曰遠離飲酒等唯是心業能起七業非身口業是故非業道若作與心相應亦是業道問曰若即彼業能作道名爲業道者即一切法於心皆名業道何故但說一種業道不說無量業道答曰以勝重故以諸惡行及善行中十業道重餘非重故不說無量又七業一向極重意三亦輕亦重飲酒等不爾以是故但說十名爲業道不說餘者名爲業道問曰遠離殺生者云何殺生等相應說答曰殺生有八種一故心二他三定不定衆生相四疑心五起

捨命方便六作七不作相八無作相是等名爲殺生身業身口意業名爲殺生問曰何故名故心者答曰若不故心成殺生罪者則阿羅漢不得涅槃以阿羅漢斷世間因有不作心而殺衆生亦應還生世間而實不然以是義故不故心殺不得罪報問曰何故名他答曰非自命故若有他人是可殺者能殺人得殺生罪以自殺者無可殺境故自斷命不得惡報又阿羅漢自害其身斷已命故而彼無罪何以故已離瞋心等故是自殺不得殺罪問曰何名定不定衆生相者答曰定衆生相者如有百千人作心於中定殺其

人是得殺罪若殺餘人不得殺罪不定者以捨一切故隨殺得罪以彼處不離衆生相故問曰何故名疑者答曰疑心殺生亦得殺罪以彼是衆生亦得殺罪以捨慈悲心故得殺罪問曰何故名起捨命方便者答曰若殺者於彼事中起不善心必欲斷命非慈悲心作殺方便是名爲起問曰何故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作者所作事不作者所名作事彼作事共起雖作業滅而善無記法相續不斷如修多羅說有信者修行七種功德行住睡寤等日夜常生功德增長功德若離身口業更無無作云何異心法而得增

長是故當知離身口業有無作法又自不作使他作業若無無作此云何成若無無作法離波羅提木叉亦應無無作戒是故當知有無作法問曰云何名遠離偷盜者答曰偷盜有九種一他護二彼想三疑心四知不隨五欲奪六知他物起我心七作相八不作相九無作相是等名爲偷盜身業問曰何名他護者答曰此明取他護物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不生自想不言是我物則不得罪名爲彼想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心有疑爲是我物爲是他物而彼物他物並須識之問曰何名知不隨他者答曰知他物生

心他隨我想問曰何名欲奪者答曰起損害心問曰何名知他物起我心者答曰若不異見若闇地取若疾他取若取餘物若取他物若取自物想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前殺生中說問曰云何遠離邪婬者答曰邪婬有八種一護女人二彼想三疑心四道非道五不護六非道非時七作八無作相是等名爲邪婬身業問曰何名護女人者答曰所謂父母等護問曰何名彼想者答曰若知彼女是父母等所護女想非不護想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心爲自女爲他女爲父母護爲不護等女一

一皆成邪婬問曰何名道非道者答曰道者所有道非道者謂非道問曰何名彼不護女非道非時者答曰此亦名邪婬問曰何名作不作相無作相者答曰此三如殺生中說然此中不作相者於邪婬中無如是不作法以要自作成問曰云何名遠離妄語者答曰妄語有七種一見等事二顛倒非顛倒事三疑心四起覆藏想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妄語口業問曰何名見等事者答曰謂見聞覺知問曰何名顛倒非顛倒事者答曰顛倒事者如聞如彼事非顛倒者謂如彼事問曰何名疑心者答曰若生疑

爲如是不如是爲一向如是爲一向不如是問曰何名起覆藏想者答曰覆藏實事異想事中住異相說作不作無作相如殺生中說問曰云何遠離兩舌者答曰兩舌有七種一起不善意二實虛妄三破壞心四先破不和合意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是等名爲兩舌口業（此七易解不煩釋之）問曰云何遠離惡口答曰惡口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起惱亂心三依亂心四言說他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此七亦易不煩釋之）問曰云何遠離綺語者答曰綺語有七種一依不善意二無義三非時四惡法相應五作六不作相七無作相問曰

何名依不善意者答曰依欲界修道煩惱心相應說名爲綺語問曰何名無義者答曰離實義故問曰何名非時者答曰語雖有義而非時說亦成綺語又有時說於大衆中爲自在人說亦成綺語問曰何名惡法相應者答曰謂一切戲語非法歌舞等一切與不善法相應者皆是綺語作不作無作相者如前殺生中說（此下貪瞋邪見其文易解不煩解釋之）又論云如娑伽羅龍王所問經中如來說言龍王離殺獲得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何等爲十一施與一切衆生無畏二安住大慈念中三斷諸煩惱過患習氣四取無病果五增長

壽種子六諸非人等常所守護七睡寤安隱八不見惡夢離怨恨心九不畏一切外道十退生天中是名十種離煩惱熱清涼之法龍王若不殺善根迴向阿耨菩提者彼人得菩提時心得自在是故壽命無量如龍王菩薩離殺生故能起布施則得成就大富資生不可破壞得長壽命行菩薩行過諸世間所惱惡事如是龍王十善業道亦復如是莊嚴成就大利益故

引證部

如雜寶藏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有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宮愛敬父語女言汝因我力舉宮愛敬女答父言我自有業不因父王王聞瞋忿而語之言今當試汝有自業力即遣左右覓一最下貧窮乞人以女付之王語女言汝自有業不假我者從今可驗女猶答言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婦問夫言有父母不夫答婦言我父母先此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已死盡無所依怙是以窮乞婦復問言汝今頗知故宅處不答言知處垣宅毀壞遂有空地夫婦相將往至故舍周歷案行隨其行處伏藏自出即以珍寶雇人造宅未盈一月

宮宅悉成宮人妓女奴婢僕使不可稱計王卒憶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王善光女郎宮室錢財不減於王王女即日遣其夫主請王到舍王即受請見其家內宮宅莊嚴歎未曾有王往問佛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答王言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槃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王大夫人見即便以天冠拂飾著像頂上以天冠中如意寶珠著塔櫞頭因發願言使我將來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墮三惡八難之處昔夫人者今善光是後於過去迦葉佛時復以餚饍供養佛僧而夫遮斷婦即勸請我今已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爾時婦者今善光是爾時夫者今日夫是由昔遮婦恒常貧賤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以是因緣善惡之業逐身受報未曾違失又雜寶藏經云佛在世時波斯匿王時於眠中聞二內官共諍道理一人說言我依王活一人答言我自依業不依王也王聞可彼依王活者而欲賞之即遣直人語夫人言我今當使一人往彼重與財物尋即遣彼依王活者持所飲酒送與夫人此人出戶鼻中血出不得前進尋即倩彼依業者送夫人

見已重賜錢財衣服瓔珞來到王前王見深怪卽便喚彼依王活者而問之言我使汝去云何不去彼卽向王具白情事王聞歎言佛語眞實自作其業還自受報不可奪也由是觀善惡報應自業所引非天非王之所能與要須自作自得起於正見信業果報近獲人天遠招佛果若違聖教具受前苦又輪轉五道經云迦維羅衛國舍衛國佛在世時二國之間有一大樹名尼俱類樹高二十里枝布方圓覆六十里其樹生子皆數千萬斛食之香甘其味如蜜甘果熟落人民食之衆病皆愈眼目精明佛在樹下時諸比丘

取果食之佛告阿難天下萬物各有宿緣阿難白佛何等宿緣佛言夫人作福譬喻此樹稍稍漸大救子無限夫人豪貴國王長者從禮三尊中來爲人大富財物無限從布施中來爲人長壽無有疾病身體强壯姝長從持戒中來爲人端正顏色潔白輝容第一見無不喜從忍辱中來爲人精進樂於福事從精進中來爲人安詳言行審諦從禪定中來爲人才明達解深法從智慧中來爲人音聲清徹聞者樂聽從歌歎三寶中來爲人潔淨無有疾痛從慈心中來阿難白佛云何爲慈佛言一慈衆生如母愛子二悲世間欲令解脫三解脫道意心常歡喜四爲能護一切不犯是名慈心佛言爲人姝長恭敬人故爲人短小輕慢人故爲人醜陋喜瞋恚故爲人生無所知不學問故爲人專愚不教人故爲人瘖瘂謗毀人故爲人聾盲不聽法故爲人奴婢負債不償不禮三尊故爲人醜黑遮佛光明故爲人生在裸國者輕衣入精舍故生馬蹄國者著屐躡佛前故生穿胷人國者布施作福悔惜心故生在麞鹿中者喜驚怖人故生在龍中者調戲忿怒人故身生惡瘡癩疾難差醫藥所不治苦痛難言者前身喜鞭打衆生故人見歡喜者前

身見人歡喜故人見不歡喜者前身見人不歡悅故喜遭縣官閉在牢獄杻械其身者前身喜籠繫衆生不從意故爲人脣缺者前身鉤魚口缺故爲人聞說法心不聽採於中兩舌亂人聽受者後生作長耳驢騾耳狗中爲人慳貪不恕已好獨食者死入地獄墮餓鬼中出生爲人貧窮飢餓衣不蓋形食不供口爲人好食獨噉惡食施人者後墮猪豚蜣蜋之中爲人喜剝脫人物者後墮羊中生被剝皮爲人喜殺生者後生爲水上作蜉蝣之蟲朝生暮死爲人喜偷盜人物者後生奴婢牛馬中爲人喜妄語傳人惡者死入

地獄烊銅灌口拔出其舌以牛犂之後墮白鳩鴿
鳥中人聞其鳴莫不驚怖皆言變怪呪令其死爲人
喜婬他婦女者死入地獄男抱銅柱女臥鐵牀後墮
婬色鶬鴨鳥中爲人喜飲酒醉犯三十六失者死入
地獄墮沸屎泥犂中後生墮狌狌獸中後生爲人愚
癡故無所知爲人夫婦不相和順數共鬪諍更相驅
遣者後墮鳩鴿中爲人喜貪人力者後墮象中佛言
除州縣官長稟食官祿合公道者無罪或私侵於民
鞭打輸送告訴無地杻械繫錄不得寬縱者此人罪
報死入地獄神吏萬痛數千萬劫罪畢乃出後墮水

牛中穿領鈌鼻牽船挽車大杖打撲償其宿罪爲人
不潔淨者從猪中來爲人慳貪不恕已者從狗中來
爲人佷戾自用者從羊中來爲人不安庠不能忍事
者從獼猴中來爲人尤惡含毒心者從蝮虵中來爲
人好於美食恐害衆生無有善者前身從犲狼貍猫
中來又佛說須摩提女經云爾時羅閱城有長者號
曰郁迦有女名須摩提厥年八歲歷世奉敬過去無
數百千諸佛積累功德不可稱計行到佛所頭面禮
足却住一面叉手白佛欲有所問願爲解說佛語須
摩提恣所欲問今當爲說令汝歡喜須摩提問佛言

菩薩云何所生處人見之常歡喜云何得大富有常
多財寶云何不爲他人所別離云何不在母人腹中
常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云何得神足從不
可計億刹土去到彼間得禮諸佛云何得無餘怨無
侵嫉者云何所說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云何得無央
福所作善行無能壞者云何魔不能得其便云何臨
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即令不墮苦痛之處所
問如是是時佛語須摩提如汝所問如來義者善哉
大快乃如是乎汝若欲聞吾當解說時女即言甚善
世尊願樂欲聞佛言菩薩有四事法人見皆歡喜何

等爲四一瞋恚不起親怨家如善知識二常有慈心
向於一切三常行求索無上要法四作佛形像菩薩
復有四事法得大富有何等爲四一布施以時二與
已倍悅三與後不悔四既與不求其報菩薩復有四
事法不爲他人所別離何等爲四一不傳應說鬪亂
彼此二導愚癡者使入佛道三若有毀敗正法護使
不絕四勸勉諸人教使求佛令堅不動菩薩復有四
事法得化生千葉蓮華中立法王前何等爲四一細
擣紅青黃白蓮華合此四種末之如塵使滿輭妙華
持是供養世尊若塔及舍利二不令他人起瞋恚意

三作佛形像使坐蓮華上四得最正覺便歡喜住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神足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何等爲四一見人作功德不行斷絕二見人說法而不中止三常然燈火於塔寺中四求三昧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讎怨無侵嫉者何等爲四一於善知識無諛諂心二不慳貪妬他人物三見人布施助其歡喜四見菩薩諸所作爲不行誹謗菩薩復有四事法其所語言聞者信從踊躍受行何等爲四一口之所說心亦無異二於善知識常有至誠三聞人說法不生是非四若見他人請令說法不求其短菩薩復有四事法得無央福所作善行疾得淨住何等爲四一心意所念常至於善二常持戒三昧智慧三初發菩薩意便起一切智多所度脫四常有大慈慈於一切菩薩復有四事法魔不能得其便何者爲四一常念於佛二常精進三常念經法四常立功德菩薩復有四事法臨壽終時佛在前立爲說經法令其不墮苦痛之處何等爲四一爲一切人故具滿諸願二若人布施諸不足念欲足之三見人雖施若有短少便裨助之四常念供養於三寶爾時須摩提白佛言唯世尊所說四十事我當奉行令不缺減悉使具足不違一事

又辯意長者子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大衆會圍遶說法時舍衛城中有大長者子名曰辯意從五百長者子來詣佛所爲佛作禮叉手白言欲有所問唯願慈愍有何因緣得生天上復何因緣來生人中復何因緣生地獄中復何因緣生餓鬼中復何因緣生畜生中復何因緣常生尊貴中衆人所敬復何因緣生奴婢中爲人所使復何因緣生庶民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何因緣得生爲人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意不安常懷恐怖復何因緣所生之處常與佛會聞法奉衆初不差違遭遇知識逮得好心若作沙門當得所願所問如是唯願世尊分別解說令使衆會得聞正教願使一切得濟彼安佛告長者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解說妙要有五事行得生天上何謂爲五一慈心不殺悉養物命令衆得安二賢良不盜他物布施無貪濟諸窮乏三貞潔不犯外色男女護戒奉齋精進四誠信不欺於人護口四過無得貪欺五不飲酒不經過口行此五事乃得生天佛告辯意復有五事得生人中何謂爲五一布施恩潤貧窮二持戒不犯十惡三忍辱不亂衆患四精進勸化無有懈怠五一

心奉孝盡忠是爲五事得生人中大富長壽端正威德得爲人主一切敬侍佛告辯意復有五事死入地獄億劫乃出何謂爲五一不信有佛法衆而行誹謗輕毁聖道二破壞佛寺尊廟三四輩轉相誹謗不計殃罪無敬順意四反逆無有上下君臣父子不相順從五當來有欲爲道已得爲道便不順師教誨而自貢高輕慢誹謗師是爲五事死入地獄展轉地獄無有出期復有五事墮餓鬼中何謂爲五一慳貪不欲布施二盜竊不孝二親三慳閉無有慈心四積聚財物不肯衣食五不給父母兄弟妻子奴婢是爲五事墮餓鬼中復有五事作畜生行墮畜生中何謂爲五一犯戒私竊偷盜二負債抵而不償三殺生以身償之四不喜聽受經法五常以因緣艱難齋戒施會以俗爲緣是爲五事生畜生中復有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何謂爲五一施惠普廣二禮敬三寶及衆長者三忍辱無有瞋恚四柔和謙下五博聞經戒是爲五事得爲尊貴衆人所敬復有五事常生卑賤爲人奴婢何謂爲五一憍慢不敬二親二剛强無恪心三放逸不禮三尊四盜竊以爲生業五負債逃避不償是爲五事常生卑賤奴婢之中復有五事得生人中

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何謂爲五一至誠不欺於人二誦經無有彼此三護戒不謗聖道四教人遠惡就善五不求人長短是爲五事生於人中口氣香潔身心常安爲人所譽不被誹謗復有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心意不安常懷恐怖何謂爲五一常無至誠欺詐於人二大會之中有說法者而誹謗之三見諸同學而輕試之四不見他事而爲作過五鬬亂兩舌彼此是爲五事若在人中常被誹謗爲人所憎形體醜惡身心不安常懷恐怖復有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卽得所願何謂爲五一身奉三寶勸人令事二作佛形像當使鮮潔三常奉佛教不犯所受四普慈一切與尊正等如愛赤子五所愛經法晝夜諷誦是爲五事所生之處常與佛法衆會初不差違見佛聞法便得好心若作沙門卽得所願於是長者子辯意聞佛說是五十事要法之義欣然歡喜逮得法忍五百長者子皆得法眼淨又諸會者各得所志頌曰

心境相乘　業結牽纏　七識起發
八識成因　三界受報　六趣遷延

隨事起業　觸處拘連　五陰勞倦
九惱邅迍　自非慈聖　豈益我神
含情普洽　機悟玄津　舒則利物
卷則收恩

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一

述意部

夫善惡之業用寔三報之徵祥猶形影之相須譬六趣之明驗其三報者以悅天后之耳目翻九色之深恩孤投禽王之全命交受五𠃓之切酷斯為現報也羣徒潛淪於幽壑神陟輪飄而不改身酸歷代之殃

蠱不曉王子之喪目斯生報也外道縱禍於非想迷法永惑於始終為著翅之暴狸飛沈受困而難計斯為後報也玄鑑三代溺喪之流深記來變坏形之累使悟四諦三明之室令出三報五苦之闇也

引證部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衆生造業有其四種一者現報（今身作善惡業即今身受之是名現報）二者生報（今身造業次後身受是名生報）三者後報（今身造業次後未受更第二第三生已去受者是名後報）四者無報（猶無記等業是）此無報業復有四種一時定報不定（此從三時決定不改由業有可轉故報不定）二報定時不定（由業力定報不可改然時有可轉故時不定）三時報俱定（由業定故感時必定）四時報俱不定（由業不決定故時報亦不定也）衆生作業有具不具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復有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復有作已亦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見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爾善亦如是

受胎部

如善見律云女人將欲受胎月華水出華水者此是

血名欲懷胎時於兒胞處生一血聚七日自破從此而出若血出不斷者男精不住即共流出若盡出者以男精還復其處然後成胎故血盡已男精得住即便有胎又女人有七事受胎一相觸二取衣三下精四手摩五見色六聞聲七嗅香問何謂相觸受胎答有女人月水生時喜樂男子若男子以身觸其身分即生貪著而便懷胎問何謂取衣受胎答如優陁夷其婦出家欲愛不止各相發問欲精汚衣尼取舐之復取內根即便懷胎問何謂下精受胎答如鹿母嗅道士精欲心而飲遂便懷胎生鹿子道士問何謂手

摩受胎答如睒菩薩父母俱盲帝釋遥知下來其所
爲夫婦既悉出家爲道不合陰陽以手摩臍下即便
懐胎而生睒子問何謂見色受胎答有一女人月華
水成不得男子合欲情極盛唯視男子如宫女人亦
復如是即便懐胎問何謂聞聲受胎答如白鷺鳥悉
雌無雄到春節時陽氣始布雷鳴初發雌鷺一心聞
聲便即懐胎雞亦有聞雄雞聲亦得懐胎問何謂嗅
香受胎答如秦牛母但嗅犢氣而亦懐子又增一阿
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處受胎
一母有欲有父母共集一處然外識未應來趣便不
受胎若識來趣父母不集則不成胎二若復母人無
欲父欲意盛母不大殷勤則非成胎三若父母共集
一處母欲熾盛父不大殷勤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
若父母共集一處父有風病母有冷病則非成胎二
若母有風病父有冷病則非成胎三若父身水氣偏
多母無此患則非成胎復有三種一若父母共集一
處父相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二若母相有子父
相無子則不成胎三若父母俱相無子則非成胎復
有三種一若復有時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胎
二若有時父母應集一處然母遠行不在則不成胎

三父母俱集不行此則受胎復有三種一若有時父
母應來集一處然父身遇重患有時識神來趣則非
受胎二若母身得重患則非成胎三若父母身俱得
病則非成胎若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父母俱相有
兒則成有胎又瑜伽論云復次此胎藏八位差别何
等爲八謂羯羅藍位遏部曇位閉尸位鍵南位鉢羅
賖佉位髮毛爪位根位形位若已結凝箭内稀名羯
羅藍若表裏如酪未至肉位名遏部曇若已成肉仍
極柔輭名閉尸若已堅厚稍堪摩觸名爲鍵南即此
肉團增長支分相現名鉢羅賖佉從此以後髮毛爪
現即名此位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名爲根位從此以
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爲形位又於胎藏中或由
先業力故或由母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
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髮變異
生者謂由先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及由其母多
習灰鹽等味若飲若食令此胎藏髮毛希尠色變異
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習近煙熱現在
縁故令彼胎藏黑黯色生又母習近極寒室等令彼
胎藏極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啗熱食令彼胎藏極赤
色生皮變異生者謂由宿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

習婬欲現在緣故令彼胎藏或癬疥癩等惡皮而生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馳走跳躑威儀及不避不平等現在緣故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又彼胎藏若當為女於母左脇倚脊向腹而住若當為男於母右脇倚腹向脊而住又此胎藏極成滿時其母不堪持此重胎內風便發生大苦惱又此胎藏業報所發生分風起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纒裹而趣產門其正出時胎衣遂裂分之兩腋出產門時名正生位生後漸次觸生分觸所謂眼觸乃至意觸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五

校譌 第十四紙二行待 南藏作侍

音釋

捲 巨員切與拳同 攫 古獲切抓也 搩 陟庚切與搩同 姝 昌朱切美也 躧 尸駭切跛也 麞 諸良切麞屬 麂 居矣切獸名 聸 丁含切與耽同 肫 徒渾切與豚同 蜣蜋 蜣去羊切蜋呂章切蜣蜋轉糞丸蟲也 蜉蝣 蜉縛謀切蝣以周切蜉蝣蟲名 鴝鵒 古侯切鵒音欲鴝鵒怪鳥名 狌 所庚切狌狌能言獸也 豺狼 豺士皆切狼盧當切 貍貓 貍呂支切貓莫交切 很戾 很賀懇切戾郎計切 邅迍 邅張連切 很戾不從也 逡 七倫切逡巡行不進貌 睒 失冉切

嘉興吾士包世賢爲考妣吳江王氏
法苑珠林第八十五卷 吳江沈丘明等閱
江沙彌本宏書 吳縣金世科刻
萬曆辛卯秋淸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二

中陰部

如正法念經云有十七種中陰有法汝當繫念行寂滅道若天若人念此道者終不畏於閻羅使者之所加害何等十七中陰有耶第一若人中死生於天上則見樂相中陰猶如白氎垂欲墮細輭白淨復見園林華池聞諸歌舞戲笑次聞諸香一切受樂無量種物和合細觸即生天上以善業故現得天樂含笑怡悅顏色清淨親族兄弟悲啼哭泣以善相故不聞不見心亦不念於臨終時初生樂處天身相似如印文成見天勝處即生愛境故受天身是則名曰初生中陰有也第二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鬱單越則見細輭赤氎可愛之色即生貪心以手捉持舉手攬之如攬虛空親族謂之兩手摸空復有風吹若此病人冬寒之時暖風來吹除其寒苦若暑熱時涼風來吹除其鬱蒸令心喜樂以心緣故不聞哀泣悲啼之聲若其集動其心亦動聞其悲聲吹生異處是故親族臨終悲哭甚為障礙若不妨礙生鬱單越中間

次第有善相出見青蓮華池鵝鴨鴛鴦充滿池中即飛往趣人中遊戲欲入母胎從華池出行於陸地見於父母欲染和合因於不淨以顛倒見見其父身乃是雄鵝母爲雌鵝若男子生自見其身作雄鵝身若女人生自見其身作雌鵝身若男子生於父生礙於母生愛若女人生於父生愛於母生礙是名生鬱單越第二中陰有也第三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中死生瞿耶尼則有相現若臨終時見有屋宅盡作黃色猶如金色徧覆如雲見虛空中有黃氎相舉手攬之親族兒爺說言病人兩手攬空是人爾時善有將盡見

身如牛見諸牛群如夢所見若男子受生見其父母和合而行不淨自見人身多有宅舍見其父相猶如特牛除去其父相與母和合若女人生自見其身猶如乳牛作如是念何故特牛與彼和合不與我對如是念已受女人身是名生瞿耶尼第三中陰有也第四中陰有者若閻浮提人命終生於弗婆提界則有相現見青氎相一切皆青徧覆虛空見其屋宅悉如虛空恐青氎墮以手遮之親族說言遮空命終見中陰猶如馬形自見其父猶如駁馬母如騲馬父母交會愛染和合若男子生作如是念我當與此騲馬和

合若女人生自見已身如騲馬形作如是念如是駁馬何故不與我合作是念已即受女身是名生弗婆提第四中陰有也第五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見上行相若大業心自在生天以手攬空如夢中所見好華上妙之香第一妙色香氣在手見華生貪今見此樹我當昇之作是念已即上大樹乃是昇於須彌見天世界華果莊嚴我當遊行是名鬱單越人下品受生第五中陰有也第六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以中業故臨命終時欲生天上則有相現見蓮華池甚可愛樂衆蜂莊嚴一切皆香昇此蓮華須臾

乘空而飛猶如夢中生於天上作如是念我今當至勝蓮華池是名鬱單越人中品受生第六中陰有也第七中陰有者鬱單越人以業勝故生三十三天善法堂等臨命終時見勝妙堂莊嚴殊妙其人爾時即昇勝堂生此殿中以爲天子是名鬱單越人生於天上受上品生第七中陰有也第八中陰有者若鬱單越人臨命終時則有相現見於園林遊戲之處香潔可愛聞之悅樂不多苦惱其心不濁以清淨心即昇宮殿見諸天衆遊空而行猶如夢中三十三天勝妙可愛一切五欲皆悉具足從鬱單越死生此天中是

名欝單越人生此天處熏習遊戲乃死時相第八中
陰有也第九中陰有者若瞿耶尼人命終生天有二
種業何等爲二一者餘業二者生業生於天上其人
臨命終時則有相現以善業故垂捨命時氣不咽濁
脉不斷壞諸根清淨見大池水其水調適洋洋而流
淨至彼岸既至彼岸見諸天女第一端正種種莊嚴
戲笑歌舞其人見已欲心親近前抱女人即時生天
受天快樂夢中陰即滅是名第九中陰有也瞿耶尼人生約一品上中下業同一光明等一中陰一切相似不同欝單越人二俱受生若別相也第十中陰
有者若弗婆提人臨命終時見於死相見於自業或

見他業或見殿堂殊勝莊嚴心生歡喜欲近受生於
殿堂外見衆婇女與諸丈夫歌頌娛樂於中陰有作
如是念欲得同戲即入戲衆猶如睡覺即生天上是
名第十中陰有也第十一中陰有者諸餓鬼等惡業
既盡受餘善業本於餘道所作善業猶如父母欲生
天中則有相現若餓鬼中死欲生天上於餓鬼中饑
渴燒身常貪飲食常念漿水欲命終時不復起念本
念皆滅一切惡業皆悉不近雖見飲食唯以目視如
人夢中見食不飲見天可愛即走往趣至於彼處即
生天上是名第十一中陰有也第十二中陰有者以

愚癡故受畜生身無量種類受百千億生死之身墮
於地獄餓鬼畜生輪轉世間不可窮盡以餘善業畜
生中死生二天處或生四天王天或生三十三天於
畜生惡道苦報欲盡將得脫身則有相現臨命終時
見光明現以餘善業癡心薄少或見樂處即走往趣
如夢所見走往趣之即生天上是名第十二中陰有
也第十三中陰有者地獄衆生希有難得生於天上
餘善因緣如業成熟是地獄人以業盡故將欲得脫
從此地獄臨命終時則有相現命欲終時若諸獄卒
擲置鑊中猶如水沫滅已不生若以棒打隨打即死

不復更生若置鐵函置已即死不復更生若置灰河
入已消融不復更生若鐵棒打隨打即死滅已不生
若諸鐵鳥食已不生若諸惡獸啗已不生是地獄人
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油炷盡
則無燈業地獄中陰有相不現忽於虛空中見有第
一歌舞戲笑香風觸身受第一樂欲近生有或生三
十三天或生四天王天是名第十三中陰有也第十
四中陰有者若人中死還生人中則有相現於臨終
時見如是相見大石山猶如影相在其身上爾時其
人作如是念此山或當墮我身上是故動手欲遮此

山親里見之謂爲觸於虛空既見此已又見此山猶如白氎即昇此氎乃見赤氎次第臨終復見光明見其父母愛欲和合而起顛倒若男子生自見其身與母交會謂父妨礙若女人生自見其身與父交會謂母妨礙當於爾時中陰即壞生陰次起如印所印印壞文成是名人中命終還生人中第十四中陰有也第十五中陰有者天中命終還生天上則無苦惱如餘天子命終之時愛别離苦墮於地獄餓鬼畜生如此天子不失已身莊嚴之具亦無餘天坐其本處生於勝天若四天處命終之後生三十三天可愛勝相

是名第十五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六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從上天還生下天見衆蓮華園林流池皆亦不如既見此色飢渴苦惱渴仰欲得即往彼生如是雖同生天二種陰有二種相生是名第十六中陰有相續道也第十七中陰有道相續者若弗婆提人生瞿陁尼有何等相瞿陁尼人生弗婆提復有何相如是二天下人彼此互生皆以一相臨命終時見黑闇窟於此窟中有赤電光下垂如旛或赤或白其人見之以手攬捉現陰即滅以手接旛次第緣旛入此窟中受中陰身近於生陰見受生法亦如前說或見二

牛或見二馬受染交會即生欲心既生欲心即受生陰是名第十七中陰有也

現報部

佛說行七行現報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種人可事可敬是世間無上福田云何七種人一者行慈二者行悲三者行喜四者行護五者行空六者行無相七者行無願其有衆生行此七法於現法中獲其果報阿難白佛言何故不說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乃說此七事乎世尊告曰行慈七人其行與須陁洹乃至佛等其事不同雖供養須陁

洹等不現得報然供養此人者於現世得報是故阿難當勤勇猛成辦七法又雜寶藏經云昔乾陁衞國有一屠兒將五百頭小牛盡欲形揵時有内官以金錢贖牛作群放去以是因緣現身即得男根具足還到王家遣人通白某甲在外王言是我家人自恣而去未曾通白今何故爾王時即喚問其所以答王言曰向見屠兒將五百頭小牛而欲形揵臣即贖放以是因緣身體得具故不敢入王聞喜愕深於佛法生信敬心夫以舉報所感如此況其果報豈可量也又新婆沙論云昔有屠販牛人驅牛涉路人多糧盡飢

渴熱之息而議曰此等羣牛終非已物宜割取舌以濟飢虛即時以鹽塗諸牛口牛貪鹹味出舌舐之即用利刀一時截取以火爆炙而共食之食已相與臨水澡漱俱嚼楊枝揩齒既了擘以刮舌惡業力故諸人舌根猶如爛菓一時俱落（此皆現驗以[illegible]）

生報部

如涅槃經云善男子如人捨命受大苦時宗親圍繞號哭懊惱其人惶怖莫知依救雖有五情無所知覺肢節戰動不能自持身體虛冷煖氣欲盡見先所修善惡報相如日垂沒山陵堆阜影現東移理無西逝衆生業果亦復如是此陰滅時彼陰續生如燈生闇滅燈滅闇生善男子如蠟印印泥印與泥合印滅文成而是蠟印不變在泥文非泥出不餘處來以印因緣而生是文現在陰滅中陰陰生是現在陰終不變為中陰五陰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名雖無差而時節各異是故我說中陰五陰非肉眼天眼所見是中陰中有三種食一者思食二者觸食三者意食中陰二種一善業果二惡業果因善業故得善覺觀因惡業故得惡覺觀父母交會和合之時隨業因緣向受生

處於母生愛於父生瞋父精出時謂是已有見已心悅而生歡喜以是三種煩惱因緣中陰陰壞生後五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生時諸根有具不具具者見色則生於貪生於貪故則名為愛狂故生貪是名無明貪愛無明二因緣故所見境界皆悉顛倒又修行道地經云人行不純或善或惡當至人道父母合會精不失時子來應生其母胎通無所拘礙心懷歡喜而無邪念則為柔輭堪任受子其精不清不濁中適不強亦無腐敗亦不赤黑不為風寒衆毒雜錯與小便別應來生者精神便起設是男子不與女人共俱合者五欲與通男子敬念欲向女人父時精下其神欣喜謂是吾許爾時即失中止五陰便入胞胎父母精合既在胞胎倍用歡躍是為色陰歡喜之時為痛樂陰念於精時是為想陰因本罪福緣得入胎是為行陰神處胎中則為識陰如是和合名曰五陰若在胎時即得二根意根身根也至七日住中而不增減又至二七日其胎稍轉譬如薄酪至三七日似如生酪至四七日精凝如熟酪至五七日胎精遂變猶如生酥至六七日變如息肉至七七日轉如段肉至八七日其堅如坏至九七日變為五胞兩肘兩髀及頭

頭從中出也至十七日復有五腫二手腕二脚腕及
生其頭至十一七日續生十四腫五手指五足指及
眼耳鼻口此從中出至十二七日是諸腫相轉漸成
就至十三七日則現腹相至十四七日則生肝肺心
及其脾腎至十五七日則生大腸至十六七日則生
小腸至十七七日則有脾處至十八七日生藏熟藏
起此二處至十九七日則生髀及蹲腸骨手掌足趺
臂節筋連至二十七日生陰齊乳頤頸形相至二十
一七日體骨各分隨其所應兩骨在頭三十二骨著
口七骨著頸兩骨著髀兩骨著肘四骨著臂十二骨

著脊十八骨著背兩骨著臆四骨著膝四十骨著足
復有微骨總有一百八與體骨肉合具十八骨著在
兩脇二骨著肩如是身骨凡有三百而相連結其骨
柔輭如初生瓠至二十二七日其骨稍堅如未熟瓠
至二十三七日其骨轉堅猶如胡桃此三百骨各相
連綴足骨著足膝骨著膝如是蹲骨髀骨臆骨脊骨
脊骨脇骨肩骨項骨頤骨臂腕手足諸骨等各自轉
相連著如是聚骨猶如幻化隨風所由牽引舉動至
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連著其身至二十五七日生
七千脉尚未具成至二十六七日諸脉悉徹具足成

就如蓮根孔至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皆成
至二十八七日其肌始生至二十九七日肌肉稍厚
至三十七日纔有皮像至三十一七日皮轉厚堅至
三十二七日皮革轉成至三十三七日耳鼻脣指諸
膝節成至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萬毛髮孔猶尚未
成至三十五七日毛孔具成至三十六七日爪甲始
成至三十七七日其母腹中若干風起開兒目耳鼻
口或有風起染其髮毛或端正或醜陋又有風起成
體顏色或白赤黑有好有醜皆由宿行在此七日中
生風寒熱大小便通至三十八七日在母腹中隨其

本行自然風起宿行善者便有香風可其身意柔輭
無瑕正其骨節令其端正莫不愛敬本行惡者則起
臭風令身不安不可心意吹其骨節令瘦斜曲使不
端正又不能男人所不喜是爲三十八七日九月不
滿四日其兒身體骨節則成爲人其小兒體而有二
分一分從父一分從母身諸髮毛頰眼舌喉心肝脾
腎腸血輭者從母也自餘爪齒骨節髓腦筋脉堅著
從父也其小兒在母腹中處生藏之下熟藏之上若
是男兒背外而面向內在其左脇也若是女子背母
而面向外處在右脇也居苦痛臭處汙露不淨一切

骨節縮不得申住在革囊腹網纏裹藏血塗染所處
逼迮依因屎尿旋溺瑕穢若斯其於九月此餘四日
宿有善行初日後日發心念言吾在園觀亦在天上
其行惡者謂在泥犂世間之獄至三日中即愁不樂
到四日時母腹風起或上或下轉其兒身而令倒懸
頭向産門其有福者時心念言我投浴池水中遊戲
如墮高牀攀香之處也其無福者自發念言吾從山
墮投於坼岸溝坑溷中或如地獄羅網棘上曠野石
間刎戟之中愁憂不樂善惡之報不同若此其小兒
生既墮地外風所吹女人手觸暖水洗之逼迫毒痛

猶如瘡病也以是苦惱恐畏死亡便有癡惑是故迷
憒不識來去生在地血惡露臭處鬼魅來嬈癲邪所
中死屍所觸蠱道顛鬼各伺犯之如四交道墮肉段
烏鵄鵰狼各來爭之諸邪妖鬼欲得兒便周帀圍遶
亦復如是若宿行善德邪不得其便兒已長大圍哺
養身適得穀氣其體即生八十種蟲兩種在髮根一
名舌蜆二名重蜆三種在頭名曰堅固傷損毀害一
種在腦兩種在腦表一名蜡蛛二名耗擾三名憒亂
兩種在額一名卑下二名朽腐兩種在眼一名蜆二
名重蜆兩種在耳一名識味二名現味兩種在耳根

一名赤二名復赤兩種在鼻一名肥二名復肥兩種
在口一名搖二名動搖兩種在齒中一名惡弊二名
凶暴三種在齒根名曰喘息休止捽滅一種在舌名
曰甘美一種在舌根名曰柔輭一種在上腭名曰往
來一種在咽名爲嗽喉兩種在瞳子一名生二名不
熟兩種在肩一名垂二名復垂一種在臂名爲住立
一種在手名爲周旋兩種在胷一名額坑二名竇普
一種在心名爲班駮一種在乳名曰犍現一種在臍
名爲圍繞兩種在脇一名爲月二名月面兩種在脊
一名月行二名月貌一種在背骨間名爲安豊一種

在皮裏名爲虎爪兩種在肉一名消膚二名燒拊四
種在骨一名爲甚毒二名習毒三名細骨四名雜毒
五種在髓一名殺害二名無殺三名破壞四名雜骸
五名白骨兩種在腸一名蜣蜋二名蜣蜋獲兩種在
細腸一名兒子二名復子一種在肝名爲鍜喋一種
在生藏名曰伎牧一種在熟藏名爲太息一種在穀
道名爲重身三種在糞中一名筋二名目結三名白
編髮兩種在尻一名流下二名重流五種在泡一名
宗姓二名惡族三名臥寤四名而寤五名護汁一種
在髀名爲檛枝一種在膝名爲現傷一種在跱名爲

鐵嘴一種在足指名為燒然一種在足心名為食皮是為八十種蟲處在一身晝夜食體其人身中因風起病有百一種寒熱共合各有百一凡合計之四百四病在人身中如木生火還自燒然病亦如是如木因體與反來危人如身中蟲擾動不安三十六物假名為人以為蓋之誑惑凡愚妄起愛念共相親附智者覩虛妄可近之譬如陶器終有破壞此身虛偽會有夭壽貴賤同迷至死不知譬如大城四門失火從次燒之乃到東門皆令灰燼生老病死亦復如是又瑜伽論云又於胎中經三十八七日此之胎藏一切

肢分皆悉具足從此以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此說極滿足者或經九月或復過此若唯經八月此名圓滿若經七月六月不名圓滿或復缺減故法華經偈云

受胎之微形　世世常增長　薄德少福人
衆苦所逼迫

故三昧經云說身內火界漸增水界漸微是故迦羅邏稠漸堅乃至肉團衆生由此薄福從小至大皆受其苦又禪祕要經云人身三分齊為中原頭為殿堂頷為天門又處胎經云人受胎時初七日有四大二七日展轉風吹向胎乃至三十八七日風名華令向產門又譬喻經云風捲水水捲地地捲火強者為男弱者為女風火相捲為男地水相捲為女又解脫道論云人身地界碎之為塵一斛二升又增一經云一人身中骨有三百二十毛孔有九萬九千筋脉各有五百身蟲有八十戶又五道受生經云兒生三歲凡飲一百八十斛乳除其胎中食血分東弗于逮人飲一千八百斛乳西拘耶尼人飲一萬八百斛乳北鬱單越人七日成身初生之日置陌路首行人授指與唼所以不飲乳也（此之斛升是古小升三升當今一升舊人身形殊大不同今小惡人）

（經多故　菩薩記）

後報部

如婆沙論云有一屠兒七生已來常屠不落三塗然生人天往來此由七生已前曾施辟支一食福力故令七生不墮惡道然此人七生已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善惡俱爾（具足多故　具如大論）

（論）又智度論云舍利弗雖復聰明然非一切智於佛智中譬如嬰兒如阿婆檀那經中佛在祇洹住晡時經行舍利弗從佛經行是時有鷹逐鴿鴿飛來佛邊住佛經行過之影覆鴿上鴿身安隱怖畏即除不復

作聲後舍利弗影到鴿便作聲戰怖如初舍利弗白佛言佛及我身俱無三毒以何因緣佛影覆鴿鴿便無聲不復恐怖我影覆上鴿便作聲戰慄如故佛言汝三毒習氣未盡以是故汝影覆時恐怖不除佛語舍利弗汝觀此鴿宿世因緣幾世作鴿舍利弗即時入宿命智三昧觀見此鴿從鴿中來乃至八萬大劫常作鴿身過是已往不能復見舍利弗從三昧起白佛言是鴿八萬大劫中常作鴿身過是已前不能復知佛言汝若不能盡知過去世試觀未來世此鴿何時當脱舍利弗即入三昧觀見乃至八萬大劫亦未

免鴿身過是已往不復能知不審此鴿何時當脫佛告舍利弗此鴿除諸聲聞辟支佛所知齊限復於恒河沙等大劫中常作鴿身罪訖得出輪轉五道中後得為人經五百世中乃得利根是時有佛度無量阿僧祇衆生然後入無餘涅槃遺法在世是人作五戒優婆塞從比丘聞讃佛功德於是初發心願欲作佛後於三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十地具足得作佛度無量衆生已而入涅槃是時舍利弗向佛懺悔白佛言我於一鳥尚不能知其本末何況諸法我知佛智慧如是者為佛智慧故寧入阿鼻地獄受無量劫苦不以為難

定報部

如佛說義足經云佛告梵志言世有五事不可得避亦無脫者何等為五一當耗滅法二當亾棄法三當病瘦法四當老朽法五當死去法此之五法欲使不耗滅是不可得又佛說四不可得經云佛與比丘及諸菩薩明旦持鉢入舍衛城分衛四輩皆從諸天龍神各齎華香伎樂追從於上時佛道眼覩見兄弟同産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悉欲避終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

騰自恣在所至到無所罣礙今反當為非常所得便危失身命當造方便免斯患難不可就也於是一人則踊在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人則入市中人內之處廣大無量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人則退入于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不至表處於其中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人則計窮至大山無人之處擘山兩解入中還合非常之對安知吾處於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在空中者便自墮地猶果熟落其在山中者于彼丧已禽獸所啗在大海中者則時天命魚鼈所

食入市中者在于衆人而自終没於是世尊覩之如斯謂此四人瞎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不除不至三達無極之慧古今以來誰脫此患佛則頌曰

雖欲藏在空　善處大海中　假使入諸山
而欲自隱形　欲求不死地　未曾可獲定
是故精進學　無身乃為寧

佛告諸比丘世有四事不可護致何等為四一曰年幼顏色煒燁髮黑齒白形貌光澤氣力堅強行步舉止出入自遊上車乘馬衆人瞻戴莫不愛敬一旦忽耄頭白齒落面皺皮緩體重拄杖短氣呻吟欲使常少不至老者終不可得二謂身體強健骨髓實盛行步無雙飲食自恣莊飾頭首謂為無比張弓捻矢把鋭兵杖有所危害不省曲直罵詈衝口謂為豪強自計吾我無有衰耗疾病卒至伏之著牀不能動搖身痛如榜耳鼻口目不聞聲香美味細滑坐起須人汗露自出身臥其上衆患難喻假使欲免常安無病終不可得三謂欲求長壽在世無極得于病死命既甚短懷萬歲慮壽少憂多不察非常五欲自恣放心逸意殺盜婬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貪嫉邪見不孝父母不順師友輕自尊長反逆無道悕望豪富謂可永

存誑謗聖道以邪無雙噓天獨步慕于世榮不識天地表裏所由不別四大因緣合成猶如幻師不了古今所與之世不受唱導不知生所從來死之所歸心存天地謂是吾許非常對至如風吹雲冀念長生今忽然終不得自在欲使不爾終不可得也四謂父母兄弟室家親族朋友知識恩愛榮樂財物富貴官爵俸祿騎乘遊觀妻妾子息以自嬌恣飲食快意兒客僕使縱行綺靚顧影而步輕蔑衆人計已無雙奴客庸罵獸類畜生出入自在無有期度不察前後謂其眷屬從使之衆意可常得宿對卒至如湯消雪心乃懷懼請求濟患安得如願呼嗟命斷魂神獨逝父母兄弟妻子親族朋友知識恩愛眷屬皆自獨留官爵財物僕從各散馳走如星欲求不死終不可得也佛告比丘古今以來天地成立無免此苦四難之患以斯四苦佛興于世

不定部

如十住毗婆沙論云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

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人先樂而後苦或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樂而後樂云何有人先苦而後樂或有一人生卑賤家衣食不充然無邪見以知昔日施德之報感得富貴之家不作施德恒值貧賤無有衣食便向懺悔改往所作所有遺餘與人等分若生人中多財饒寶無所乏短是謂此人先苦後樂何等人先樂而後

苦或有人生豪族家衣食充足然彼人恒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中若得作人在貧窮家無有衣食是謂此人先樂後苦何等人先苦而後苦或有人先生貧賤家衣食不充然懷邪見與邊見共相應後生地獄若生人中極為貧賤衣食不充是謂先苦而後苦何等人先樂而後樂或有人先生富貴家多財饒寶敬重三尊恒行惠施後生人天恒受富貴多饒財寶是謂此人先樂而後樂爾時佛告比丘曰或有衆生先苦後樂或有先樂後苦或先苦後亦苦或有先樂後亦樂若人壽百歲正可十十耳或百歲之

中作諸功德或百歲之中造諸惡業彼於異時或多受樂復受苦或少時作福長時作罪後生之時少時受福長時受罪若復少時作罪長時作福後生之時少時受罪長時受樂或長時作罪復長作罪彼人後生之時先苦後亦苦若復少時作福長復作福彼於後生之時先樂後亦樂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人出現於世云何為四或有人身樂心不樂或有人心樂身不樂或有人身心俱樂或有人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樂心不樂是作福凡夫人於四事供養衣被飲食臥具醫藥無所乏短但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

樂心不樂何等人心樂身不樂所謂阿羅漢不作功德於四事供養之中不能自辦但免三惡道苦是謂心樂身不樂何等人身心俱不樂所謂凡夫之人不作功德不得四事供養復不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不樂何等人身心俱樂所謂作功德阿羅漢四事供養無所乏短復免三惡道苦是謂身心俱樂

善報部

如彌勒菩薩所問經論云問云何布施果報答曰略說布施有一種果所謂受用果受用果復有二種果所謂現在受果未來受果復有三種果即此二種復

加般若復有四種果何謂四種一有果而無用二有用而無果三有果亦有用四無果亦無用初有果而無用者謂不至心施不自手施輕心布施彼如是施雖得無量種種果報而不能受用如舍衛天主雖得無量種種珍寶而不能受用二有用而無果者謂自不施見他行施起隨喜心以是義故雖得受用而自無果如天子物一切沙門婆羅門等雖得衣食及以受用而自無果又如轉輪聖王四兵雖得衣食而不得果三有果亦有用者謂至心施不輕心施如樹提伽諸長者等四無果亦無用者謂布施已因即滅盡

或爲出世聖道障故猶如遠離煩惱聖人復有五種果謂得命色力樂辯等因食得命是故施食即得施命以是因緣後得長命如是施色施力施樂施辯才等皆亦如是復有五種勝果所謂施與父母病人法師菩薩得勝果報父母恩養生長身命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病人者孤獨可愍以是義故起慈悲心施病人者得勝果報又說法者能生法身增長法身永導善惡平正非平正顛倒非顛倒是故施者得勝果報又諸菩薩悉能攝取利益衆生起慈悲心以攝取三寶不斷絕因以是義故施菩薩者得勝果報以上出涅槃經

心勇猛悲願力大不同餘福其心狹劣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今當說四梵之福云何爲四一若有信善男子善女人未曾起偷婆處於中能起第二補治故寺第三和合聖衆第四若多薩阿竭初轉法輪時諸天世人勸請轉法輪是謂四種受梵之福比丘白世尊曰梵天之福竟爲多少世尊告曰閻浮里地其中衆生所有功德正與一輪王功德等閻浮地人及一輪王之德與瞿耶尼一人功德等其閻浮里地及瞿耶尼二方之福故不如彼弗于逮一人之福其三方人福不如鬱單越一人之福其四天下人福不如四天王之

福乃至四天下人福及六欲天福不如一梵天王之福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其福者此是其量也又中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能受持七種法者得生帝釋處即說偈言

供養於父母　及家之尊長　柔和恭遜辭
離麤言兩舌　調伏慳恪心　常修眞實語
彼三十三天　見行七法者　咸各作是言
當來生此天

又雜寶藏經偈云

福業如果熟　不以神祀得　人乘持戒車

從生至天上　定知如燈滅　得至於無爲
一切由行得　求天何所爲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六

音釋

臆 音億 蝭 音啼又音帶 蜡 音哲 穠 竹用切 棖 直庚切距也 嗽 所角切含吸也

肉 奴教切與鬧同不靜也

嘉興居士包世杰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八十六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吳
江沙彌本玄書　盧衷鍾惠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受報篇第七十九之三

惡報部

夫有形則影現有聲則響應未見形存而影亡聲續而響乖善惡相報理路然矣幸願深信不猜來旨輕重苦報具依下述如身行殺生或剝切斷截炮熬蜎蠕飛鷹走狗射獵衆生者則墮屠裂斤割地獄中蒸煑燒炙衆生者則墮鑊湯鑪炭地獄中以此殺生故於地獄中窮年極劫具受剸苦受苦既畢復墮畜生作諸牛馬猪羊驢騾駱駝雞狗魚鳥車螯蛤蜊爲人所殺螺蜆之類不得壽終還以身肉供充肴俎枉此禽獸無量生死若無微善永無免期脫有片福劣復人身或於胞胎墮落出生喪亡或十二十未有所知從冥入冥人所矜念當知短命皆緣殺生又地持經云殺生之罪能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如是十惡一一皆備五種果報一者殺生何故受地獄苦以其殺生苦衆生故所以身壞命終地獄衆苦皆來切巳二者殺生何故出爲畜生以殺生無有慈惻行乖人倫故地獄罪畢

受畜生身三者殺生何故復爲餓鬼以其殺生必緣
慳心貪著滋味復爲餓鬼四者殺生何故生人而得
短壽以其殺生殘害物命故得短壽五者殺生何故
兼得多病以殺生違適衆患競集故得多病當知殺
生如是苦也又雜寶藏經云時有一鬼白目連言我
常兩肩有眼胷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緣故目連答
言汝前世時恒作魁膾弟子若殺人時汝常有歡喜
心以繩著髻挽之以是因緣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
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連言我身
常如塊肉無有手脚眼耳鼻等恒爲蟲鳥所食罪苦

難堪何因緣故爾答言汝前世時常與他藥墮他兒
胎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身又
緣其殺生貪害滋多以滋多故便無義讓而行劫盜
今身偷盜不與而取死即當墮鐵窟地獄於遐劫中
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身常負重驅蹙捶打
無有餘息所食之味唯以水草處此之中無量生死
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恒爲僕隸驅策走使
不得自在償債未畢不得聞法緣此受苦輪迴無窮
當知此苦皆緣偷盜今身隱蔽人光明不以光明供
養三寶反取三寶光明以用自照死即當墮黑耳黑

繩黑闇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蟻蝨
中不耐光明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
善劣復人身形容黧黑垢膩不淨臭處穢惡人所猒
遠雙眼盲瞎不覩天地當知隱蔽光明亦緣偷盜故
故地持經云劫盜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
中得二種果報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劫盜
何故墮於地獄以其劫盜剝奪偷竊人財苦衆生故
身死即入寒冰地獄備受諸苦劫盜何故出爲畜生
以其不行人道故受畜生報身常負重以肉供人償
其宿債何故復墮餓鬼緣以慳貪便行劫盜是以畜

生罪畢復爲餓鬼何故爲人貧窮緣其劫奪使物空
乏所以貧窮何故共財不得自在緣其劫盜偷奪設
若有財則爲五家所共不得自在當知劫盜二大苦
也又雜藏經說時有一鬼白目連言大德我腹極大
如甕咽喉手足甚細如針不得飲食何因緣故受如
此苦目連答言汝前世時作聚落主自恃豪貴飲酒
縱橫輕欺餘人奪其飲食飢困衆生由是因緣受如
此罪此是華報地獄苦果方在後也復有一鬼白目
連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燋爛何因
緣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取二番

挾兩腋底是故受如此罪此是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又縁以盜故心不貞正恣情婬泆今身婬泆現世凶危常自驚恐或爲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形首足分離乃至失命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鷄鴨鳥雀犬豕飛蛾如是無量生死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以本因縁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閨門婬亂妻妾不貞若有寵愛爲人所奪常懷恐怖多危少安當知危苦皆縁邪婬故地持論云邪婬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婦不貞潔

二者得不隨意眷屬邪婬何故墮於地獄以其邪婬干犯非分侵物爲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邪婬出爲畜生以其邪婬不順人理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邪婬復爲餓鬼以其婬泆皆因慳愛慳愛罪故復爲餓鬼何故邪婬婦不貞潔縁犯他妻故所得婦常不貞正何故邪婬不得隨意眷屬以其邪婬奪人所寵故其眷屬不得隨意所以復爲人之所奪當知婬泆三大苦也又雜寶藏經説昔有一鬼白目連言我以物自蒙籠頭亦常畏人來殺我心常怖懼不可堪忍何因縁故爾答言汝前世時婬犯外色常畏人

見或畏其夫主捉縛打殺或畏官法戮之都市常懷恐怖恐怖相續故受如此罪此是惡行華報後方受地獄苦果又縁其邪婬故發言皆妄今身若妄苦惱衆生死則當墮啼哭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餓鬼中在此苦惱無量生死以本因縁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多諸疾病尫羸虚弱頓乏楚痛自嬰苦毒人不愛念當知此苦皆縁妄語故地持論云妄語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被誹謗二者爲人所誑何故妄語墮於地獄縁其妄語不實使人虚耨生苦是以身死受地獄苦

何故妄語出爲畜生以其欺妄乖人誠信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妄語復爲餓鬼縁其妄語皆自貪欺慳欺罪故復爲餓鬼何故人多被誹謗以其妄語不誠實故何故妄語爲人所誑以其妄語欺誘人故當知妄語四大苦也又縁其妄語便致兩舌今身言無慈愛讒謗毀辱惡口離亂死即當墮拔舌烊銅犂耕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啗食糞穢如鵜胡鳥無有舌根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縁若遇微善劣復人身舌根不具口氣臭惡瘖瘂謇澁齒不齊白滋歷疎少脫有善言人不信用當知

讒亂皆緣兩舌故地持論云兩舌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得弊惡眷屬二者得不和眷屬何故兩舌墮於地獄緣其兩舌離人親愛愛離苦故受地獄苦何故兩舌出為畜生緣其兩舌鬬亂事同野干受畜生身何故兩舌復為餓鬼以其兩舌亦緣慳嫉罪故復為餓鬼何故兩舌為人得弊惡眷屬緣以兩舌使人朋儻皆生惡故何故兩舌得不和眷屬緣以兩舌離人親好使不和合故當知兩舌五大苦也又緣其兩舌言輒麤惡今身緣以惡口故鬬亂殘害更相侵伐殺諸衆生死即當墮刀

兵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拔腳賣膀輸脛喪髀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四支不具闇刖剠剔形骸殘毀鬼神不衛人所輕棄當知殘害衆生皆緣惡口故地持論云惡口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聞惡音二者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何故惡口墮於地獄以其惡口皆欲害人人聞為苦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惡口出為畜生以其惡口罵人以為畜生所以出獄即為畜生何故惡口復為餓鬼緣其慳悋干觸則

罵所以畜生苦畢復為餓鬼何故惡口為人常聞惡音以其發言麤鄙所聞常惡何故惡口所可言說恒有諍訟以其惡口違逆衆德有所說言常致諍訟當知惡口六大苦也又緣其惡口言輒浮綺都無義益無義益故今身則生憍慢死即當墮束縛地獄於遐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唯食水草不識父母恩義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其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邊地不知忠孝仁義不見三寶若在中國矬陋短矮人所凌蔑當知憍慢皆緣無義調戲不節故地持論云無義語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

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所有言語人不信受二者有所言說不能明了何故無義語墮於地獄語既非義事成損彼所以命終受地獄苦何故無義語出為畜生緣語無義人倫理乖所以出地獄受畜生身何故無義語復為餓鬼語無義故慳惑所障因慳惑故復為餓鬼何故無義語罪出生為人有所言語人不信受緣語無義非可承受何故無義語有所言說不能明了語既無義皆緣暗昧暗昧報故不能明了當知無義語七大苦也又緣無義語故不能廉讓使貪欲無猒今身慳貪不布施死即當墮沸屎地獄於遐

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餓鬼中無有衣食貧仰於人所咯糞穢不與不得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饑寒裸露困乏常無人既不與求亦不得縱有纖毫輒遇剥奪守苦無方以身喪命當知此不布施皆緣貪欲故地持論云貪欲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多欲二者無有猒足何故貪欲墮於地獄緣其貪欲作動身口而苦於物所以身死受地獄苦何故貪欲出爲畜生緣此貪欲動乖人倫是故出獄即爲畜生何故貪欲復爲餓鬼緣此貪欲得必貪惜貪惜

罪故復爲餓鬼何故貪欲而復多欲緣此貪欲所欲彌多何故貪欲無有猒足緣此貪欲貪求無猒當知貪欲八大苦也又緣貪欲不適意故則有憤怒而起瞋恚今身若多瞋恚者死即當墮泥犂地獄於歷劫中具受衆苦受苦既畢墮畜生中作毒蛇蚖蝮虎豹豺狼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復多瞋恚面貌醜惡人所憎惡非唯不與親友實亦眼不喜見當知忿恚皆緣瞋惱故地持論云瞋恚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常爲一切求其長短二者常爲衆人之所惱害

何故瞋惱墮於地獄緣此瞋惱恚害苦物受地獄苦何故瞋惱出爲畜生緣此瞋惱不能仁恕所以出獄受畜生身何故瞋惱復爲餓鬼緣此瞋惱從慳心起慳心罪故復爲餓鬼何故瞋惱常爲一切求其長短緣此瞋惱不能含容故爲一切求其長短何故瞋惱常爲衆人之所惱害緣此瞋惱惱害於人人亦惱害當知瞋惱九大苦也又緣其瞋惱而懷邪僻不信正道今身邪見遮人聽法誦經自不餐采死即當墮聾癡地獄於歷劫中受諸苦惱受苦既畢墮畜生中聞三寶四諦之聲不知是善殺害鞭打之聲不知是惡

在此之中無量生死以本因緣若遇微善劣復人身生在人中聾瞽不聞石壁不異美言善響絕不覺知當知阻礙聽法皆緣邪見故地持論云邪見之罪亦令衆生墮三惡道若生人中得二種果報一者生邪見家二者其心諂曲何故邪見墮於地獄緣以邪見唯向邪道及以神俗謗佛法僧不崇三寶既不崇信斷人正路致令遭苦所以命終入阿鼻獄何故邪見復爲畜生緣以邪見不識正理所以出獄受畜生報何故邪見復爲餓鬼緣此邪見慳心堅著乖僻不捨不捨慳著復爲餓鬼何故邪見生邪見家緣此邪見

僻習纏心所以為人生邪見家何故邪見其心諂曲緣此邪見不中正故所以為人心常諂曲當知邪見十大苦也如是一一微細衆惡罪業無量無邊皆入地獄備受諸苦非可筭數而知且略言耳若能反惡為善即是我師又八師經云佛為梵志說八師之法佛言一謂凶暴殘害物命或為怨家所見刑勠或為王法所見誅治滅及門族死入地獄燒煑拷掠萬毒皆更求死不得罪竟乃出或為餓鬼當為畜生屠割剝裂死輒更刃寃神展轉更相殘害吾見殺者其罪如此不敢復殺是吾一師佛於是說偈言

凶者心不仁　強弱相傷殘　殺生當過生
結積累劫怨　受罪短命死　驚怛遭暴患
吾用畏是故　慈心伏魔官

二謂盜竊強劫人財或為財主刀杖加刑應時瓦解或為王法收繫著獄拷掠搒笞五毒皆至戮之都市門族灰滅死入地獄以手捧火烊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竟乃出當為餓鬼意欲飲水水化為膿所飲食物物化為炭身常負重衆惱自隨或為畜生死輒更刃以肉供人償其宿債吾見盜者其罪如此不敢復盜是吾二師佛於是說偈言

盜者不與取　劫竊人財寶　亾者無多少
忿恚愁毒惱　死受六畜形　償其宿債負
吾用畏是故　棄國施財寶

三謂邪婬犯人婦女或為夫主邊人所知臨時得殃刀杖加形首足分離禍及門族或為王法收捕著獄酷毒掠治身自當辜死入地獄臥之鐵牀或抱銅柱獄鬼然火以燒其身地獄罪畢當受畜生若後為人閨門婬亂遠佛違法不親賢衆常懷恐怖多危少安吾見是故不敢復婬是吾三師佛於是說偈言

婬為不淨行　迷惑失正道　形消寃魄驚

傷命而早夭　受罪頑癡荒　死復墮惡道
吾用畏是故　棄家樂山藪

四謂兩舌惡口妄言綺語譖人無罪謗毀三尊招致撾杖亦致滅門死入地獄獄中鬼神拔出其舌以牛犂之烊銅灌口求死不得罪畢乃出當為畜生常食草棘若後為人言不見信口中恒臭多被誹謗罵詈之聲臥輒惡夢有口不得食佛經之至味吾見是故不敢惡口是吾四師佛於是說偈言

欺者有四過　讒佞傷賢良　受身癡聾盲
蹇吃口臭腥　顛狂不能言　死墮拔舌囹

吾修四淨口　自致八音聲

五謂嗜酒酒爲毒氣主成諸惡王道毁仁澤滅臣慢上不忠敬於父禮亡母失慈子凶悖孝道敗夫失信婦奢婬九族諍財産耗亡國危身無不由之酒之亂道三十有六吾見是故絶酒不飲是吾五師佛於是說偈言

醉者爲不孝　怨禍從内生　迷惑清高士
亂德敗淑貞　故吾不飲酒　慈心濟群生
淨慧度八難　自致覺道圓

六謂年老夫老之爲苦頭白齒落目視冥冥耳聽不聰盛去衰至皮緩面皺百節痛疼行步苦極坐起呻吟憂悲心惱識神轉滅便旋即忘命日促盡言之流涕吾見無常災變如此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六師佛於是說偈言

吾念世無常　人生要當老　盛去日衰羸
形枯而白首　憂老百病生　坐起愁痛惱
吾用畏是故　棄國行求道

七謂病瘦肉盡骨立百節皆痛猶被杖楚四大進退手足不任氣力虛竭坐起須人口燥脣燋筋斷鼻坼目不見色耳不聞音不淨流出身臥其上心懷苦惱

言輒悲哀今覩世人年盛力壯華色煒曄福盡罪至無常百變吾覩此患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七師佛於是說偈言

念人衰老時　百病同時生　水消而火起
刀風解其形　骨體筋脈離　大命要當傾
吾用畏是故　求道願不生

八謂人死四百四病同時俱作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風去息絶火滅身冷風先火次魂靈去矣身體挺直無所復知旬日之間肉壞血流膖脹爛臭無一可取身中有蟲還食其肉筋脈爛盡骨節解散髑髏胜脛各自異處飛鳥走獸競來食之天龍八神帝主人民貧富貴賤無免此患吾見斯變故行求道不欲更之是吾八師佛於是說偈言

惟念老病死　三界之大患　福盡而命終
棄之於黄泉　身爛還歸土　魂魄隨因緣
吾用畏是故　學道求泥洹

梵志於是心即開解遂得道跡長跪受戒爲清信士不殺不盜不婬不欺奉孝不醉歡喜爲佛作禮而去

故書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大怒傷陰大喜敗陽麗色伐性之斧美味腐身之

壽能悟此旨斯爲大師

住處部

七識住處第一

如毗曇說云於欲界之中唯取人天善趣爲一及取上之二界各前三地則爲七也論言何故四種惡趣及第四禪并及非想不立識住法者此還如論中釋云若識於彼樂住者則立識住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惡趣中苦逼迫故識不樂住第四禪中有淨居天樂入涅槃故識不樂住無想衆生以無心故不可說爲識住自餘第四禪其亦不定或求無色或求淨居或求無想故識亦不樂住也第一有中以其闇昧不捷疾故識不樂住以如斯義是故不立又說若彼有壞識法者是則不立識住謂彼四惡趣中爲彼苦受惱壞識故所以不立第四禪中以有無想正受及無想天斷壞識故一一亦不立非想地中有彼滅盡三昧害識心故是以此三處悉皆不立識住七識住略分別如是

九衆生居住處第二

問曰九衆生居云何差別答曰如毗曇中說謂於前七識住上加無想天及與非想即是九衆生居答言惡趣及餘第四禪何故不立衆生居者此是如論中前釋若彼衆生愛樂住者立衆生居樂住非分者是則不立謂彼四惡趣中多苦惱衆生不樂住於從第四禪中五淨居天疾樂涅槃故亦不樂住自餘第四禪如前所說是故不立衆生居矣

廿五有住處第三

問曰二十五有云何分別答曰如舍利弗阿毗曇論說欲界之中具十四有色界有七無色有四三界合論故有二十五欲界十四者謂四惡趣即以爲四又取四天下人復以爲四帖前爲八又取六欲諸天以六帖前便爲十四有也色界七者所謂四禪即以爲四又於初禪之中取大梵天第四禪中取五淨居并無想天即爲其七將七帖前十四即爲二十一有也無色界中四者謂四無色定以四帖前即爲二十五有是故彼論偈云

四洲四惡趣　梵王六欲天　無想五淨居
四空及四禪

問曰未知以何義故於初禪中別取梵王於第四禪中別取無想天并五淨居立爲二有別於初四禪者有何義耶答曰有以謂彼初禪大梵天者外道人等

恒計以爲能生萬物之本違之則受生死順之則得解脫又彼梵王亦復自計已身能爲造化之主是一是常是眞解脫如來爲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爲有也第二無想天者謂彼天中悉得定壽五百大劫無心之報外道人等於此不達而復計爲眞實涅槃是故樂修無想之定求生彼處如來爲欲破彼情見是故別標說爲有也第三五淨居者於中有彼摩醯首羅天王處外道人等亦復計彼天王能爲造化之本歸之則得解脫爲破此見是故如來別標說有別說之意義顯斯也問曰未知於彼六趣之中四種惡趣各立一有人中立四天中乃立十七有者何義然耶答曰有以所謂於彼四惡趣中苦惱多故衆生不欲樂住情微是故就趣各立一有人趣次勝衆生樂住心已殷著是故隨方說之爲四天趣最勝樂住之情最爲殷上是故隨處說處說爲十七二十五有略辯如是

四十二居止住處第四

問曰未知四十二居止云何分別答曰如樓炭經說謂於欲界之中有二十居止色界中有十八無色界中有四三界合論有四十二居止處其欲界二十者

謂彼八大地獄及畜生餓鬼卽爲十也又取四天下人及六欲天復爲十也總爲二十居止處色界中十八者謂彼四禪之中有十八天卽爲十八居止無色界中四空定處合爲四十二居止也問曰何故於六趣之中地獄人天三趣之中各各立多居止處鬼畜二趣各唯立一脩羅一趣全不立者何耶答曰居止名爲安止住處有定處者隨處則立無定處者是則不立謂彼地獄定有八處人有四處天定有其二十八處是故於此三趣各各立多居止鬼畜二趣無有定別多居止處是故就趣各立其一脩羅趣攝入餘道是故不論問曰若依毗曇說彼四空徧在欲色二界之中亦無定別又彼無形則無栖託何故得說居止處耶答曰依如小乘實當如是若依大乘說彼亦有微細色形各有宮殿別有四處於三界中別守一界不雜餘二是故說爲四居止也問曰依如毗曇說彼梵王與彼梵輔天同無別住處第四禪中無想天者與彼廣果同階亦無別處若如是者何故得說以爲二居止耶答曰有以謂彼梵王於初禪中雖無別天而於第二梵輔天中別有層臺高廣嚴博大梵天王於上而住不與梵輔天同以其君勝上臣下別故

無想天者雖與廣果天同其住處各有殊別其猶此
閻州縣相似以如斯別是故說之爲二居止焉頌曰

色心相染　業障交纏　七識起發
八識受牽　三界受報　六道苦因
自非斷妄　何得牢堅

感應緣（略引十六驗）

漢時有女生兒兩頭兩頸
漢洛陽有女生兒兩頭肩四臂
漢新蔡縣胡氏產二女相向腹心合
周烈王時有女產二龍

漢時有女生蛇
周哀公時有女生四十子又有豕生人
秦孝公時有馬生人
漢文帝時有馬與狗皆生角
漢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
秦文王時有獻五足牛
漢景帝時有獻牛足出背上
晉武昌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
漢天水平襄有鷰生雀
魏黃初中有鷹生鷰口爪俱赤

漢竇嬰灌夫田蚡因恨謀死現報
晉王敦枉害刁玄亮現報
晉張鹿殺經曠現報
晉御史石密枉奏殺典客現報
晉桓溫枉害殷涓現報
秦姚萇枉害符永固萇受現報
秦李雄從叔壽枉害李期現報
宋翟銅烏枉害張超現報
宋張稗爲鄰人燒死鄰人受現報
宋呂慶祖爲奴枉害奴受現報

唐杜通達枉害衆僧受現報
唐貞觀年內有邢文宗枉害衆僧受現報

漢元始元年六月有長安女子生兒兩頭兩頸面得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長二寸故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厥妖人生兩頭兩頸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不勝任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泄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

漢元和二年洛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胷面俱相向自是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二

頭之像也後董卓殺太后被以不孝之名廢天子又
周之漢元以來禍莫大焉
漢建興四年西都傾覆元皇帝始爲晉王四海宅心其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蔡縣吏任僑妻胡氏年二十五産二女相向腹心合自胷以上臍以下分此葢天下未壹之妖也時内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云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畆同類謂之嘉禾草木之屬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天垂靈象故易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休顯見生於陳東之國斯葢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上時有識者哂之君子曰智之難也以臧文仲之才猶祀爰居焉布在方册千載不忘故士不可以不學古人有言木無枝謂之瘣人不學謂之瞽當其所蔽葢闕如也可不勉乎
周烈王之六年林碧陽君之御人産二龍
漢定襄太守竇奉妻生子武并生一虵奉送虵之于林及武長大有海内俊名母死將葬未定賓客聚集有大虵從林草中出徑來棺下委地俯仰以頭擊棺血涕並流若哀慟者
周哀公之八年鄭有人一生四十子其二十人爲人二十人死其九年晉有豕生人能言吳赤烏七年有

婦人一生三子
秦孝公二十一季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季牝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馬禍也故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牝馬生子上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也
漢文帝十二年吳地有馬生角在耳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後五季六月密應城門外有狗生角劉向以爲馬不當生角猶下不當舉兵向上也吳將反之變云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
漢綏和二年定襄有牝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五行志曰以爲馬國之武用象也
秦文王五季游于朐衍有獻五足牛者時秦世喪用民力京房易傳曰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漢景帝中六季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出背上者劉向以爲牛禍思心霿亂之咎也至漢靈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晉大興元年三月武昌太守王諒有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不能自生十餘人以繩引之子死母活其三年後苑中有牛生一足三尾生而死也
漢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鷰生雀哺食至大俱

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鷰生雄雀又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也

魏黃初中有鷹生鷰巢中口爪俱赤至青龍中明帝爲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右此[illegible]驗出[illegible]

漢竇嬰字王孫漢孝文帝竇皇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爲丞相後乃免相及竇皇后崩嬰益踈薄無勢黜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其歡恨相知之晚乎孝景帝王皇后異父同母弟田蚡爲丞相親幸縱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亦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蚡灌夫爲人狂酒先當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灌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虐夫棄市竇嬰還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事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

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籍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中及出蚡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天子亦以蚡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論嬰及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守笞蚡蚡遂死天子亦夢見嬰而謝之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下而噬之既還姑孰遇病白日見刁乘軺車道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攝録敦敦大怖逃不得脫死

河間

國兵張鹿經曠二人相與諧善晉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椒鹿酗酒失色拔刀斬曠曠母爾夕夢曠自說爲鹿所殺投屍澗中脫褌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褌飛起以示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鹿知事露欲規叛逸出門輒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具告官鹿以伏辜

晉山陰縣令石密先經爲御史枉奏殺典客令萬黙密白日見黙來殺密遂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廢晉

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父浩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與晞遊溫乃疑之庾乃請坐有才望且宗族甚强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葛亮王導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借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壙前舉體莫衣語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說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便病因此發癘而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苻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受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為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戮其使長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而自樹置永固頻為慕容沖所

敗沖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因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遂稱帝後又相永固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怖懼走入後帳宮人迎來刺鬼悞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矛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刺之流血如夢又狂言曰殺陛下者臣兄襄耳非臣萇罪願不賜枉後三日萇死

秦李雄既王於蜀其第四子期從叔壽襲期而廢為邛都公尋復殺之而壽自立壽性素凶很猜忌僕射蔡射等以正直忤旨遂誅之無幾壽病恒見李期蔡射而為祟嘔血而死

宋高平金鄉張超與同縣翟願不和願以宋元嘉中為方與令忽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金鄉後除縣職解官還家入山伐林翟兒子銅烏執弓持矢并賫酒醴就山覘之斟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民叔無緣同戴天日引弓射之即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不殺汝叔枉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

而死

宋下邳張稗者家世冠族末葉衰微有孫女姝好美色隣人求娉爲妾稗以舊門之後恥而不許隣人忿之乃焚其屋稗遂燒死其息邦先行不在後還亦知情狀而畏隣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與之嫁女與之後經一年邦夢見稗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讐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手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宿嘔血而死邦死之日隣人又見稗排門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却後數日令君知之隣人得病尋亦殂殁

宋世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以元嘉中便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大舉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賫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酷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至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履行見教子畦疇不理許當許當痛治奴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畢而滅無期早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詰驗

臣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云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右九驗出冤魂志

唐齊州高𨁂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命令送一衆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絹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間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其鼻久悶不出通達眼鼻遽喎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復卒

唐河間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麤險貞觀年中忽遭惡疾旬日之間眉髮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使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將向房山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出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之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宗因下馬以策築僧之口口出一蠅飛鳴清徹直入宗鼻久悶不出因得大患歲餘而死 右二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七

校譌

第十四紙五行各疑當作合

音釋

蚶火甘切蚌屬　蠣力制切蛤屬　鵜徒兮切鵜鶘鵜河鳥也　帖他頰切　蚡符分切

萇直良切　尻苦刀切脽也　朐渠俱切　忤五故切逆戾也　酗許具切醉怒也

喎苦媧切不正也

古吳居士周祖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八十七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吳

上八□本房書　廣漢彭國楨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罪福篇第八十

述意部

夫善惡相翻明暗相反罪福冥對皎若目前所以惡名脩墜善謂清昇福是富饒禍爲摧折故知罪惡之法不可弗除福善之功無宜不造聖教明白昇沉可觀也

業行部

述此行名聖說不定所謂罪行諸經或說名黑黑業及不善業凡夫福行諸經或說名白白業及以善業名雖種種行體無殊行體云何如智度論說殺害等是不善業布施等是善業此則是說罪福二行言殺等者等取十惡齊名罪行言施等者等取事中戒定等業同是世善俱名福行此世善中八禪定者望欲界亂善名不動行若望出世理觀智慧此緣事住則名福行如說六度前五度中所有禪定通亦名福但諸罪福人行不同或專修福或唯造罪或復有人罪福俱行專修福者所謂淨心爲益他人行施戒等唯造罪者謂無慈潤動身口意皆爲損他罪福俱者謂

修福時內心不淨或兼損物此則是其欲界雜業非純淨故亦名不淨若論罪行麤顯可知若論雜業與淨福行有同有異稍隱難知謂諸修福據其外相事中信樂所作皆同若據內心為自為他所求各別精麤不等以諸修福外同內異故有純雜二業不同若能調心慈悲愍物隨所施為皆成大善若不守念觀相修福內麤外細唯成雜業稱彼愚情雖謂過世理實違道亦非淨福以修福時不觀生空我倒常行徧通三性所有作業與倒相應是假取性是故違道以不定心多求世報又多求名故非淨福以此純雜世俗多迷今略偏論令人識行先論雜業後明淨福但諸雜業自有麤細麤者為惡兼損他人細者自為唯求世報先論麤雜若就施論或有非法取財施若如盜他物以用布施此感來報還常衰耗施巳生悔得果亦然故優婆塞經云若人施巳生於悔心若劫他財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或有為施兼損他者謂若施時不正念善或生瞋恚或起高慢當墮惡道雖得福報畜中別受不感人天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龍身　能修大布施　高心陵懱人

由斯業行生　大力金翅鳥

若為修福求世報者如捨財時自求來報或恐身財無常故捨或為名聞專求自益此非慈悲為濟貧苦猶如市易非純淨業是以經中名不淨施如百論說為報施者是名不淨施如市易故報有二種現報者名稱敬愛等後報者後世富貴等名不淨施譬賈客遠到他方雖持雜物多所饒益然非憐愍衆生以自求利故是業不淨布施求報亦復如是以此證知無實慈愍自求名稱或為來報縱雖廣施皆非淨業業非淨故得報不精故分別業報經偈云

若為生天施　或復求名聞　酬恩及望報

恐怖故行施　獲果不清淨　所受多麤澀

施行旣爾戒等諸善不淨同此故百論云不淨持戒者自求樂報若持戒求天上與天女娛樂若人中富貴受五欲樂為婬欲故如覆相者內欲他色外詐親善是名不淨此外細心不淨持戒如阿難語難陀說偈云

如羝羊相觸　將前而更却　汝為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開心專為益他得福則多又於施境有貧有病或有知法而乏所須若施令彼得益長善所施有宜獲福則多故賢愚經云佛讚五施得福無量所謂施遠來者遠去者病瘦者於饑餓時施於飲食施知法人如是五施現世獲福此施有宜現獲多福不同求名施非要處雖多割捨不得淨報又隨喜他施者若望諸極麤造不善者是其細罪亦得名善若望離欲及專為他此之雜業則是其罪故智度論云麤人有麤罪細人有細罪故此雜業罪福俱行望心非純是不淨業上來明其罪福俱行是其欲界不淨雜業竟若論淨業翻前可知故百論云淨施者若人愛敬利益得福亦多故因果經偈云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又丈夫論偈云

悲心施一人　功德大如地
為己施一切　得報如芥子
救一厄難人　勝餘一切施
衆星雖有光　不如一月明

若諸凡夫造其罪福不解因果善惡無性是為迷事取性常繫三有故智度論云譬如蠅無處不著唯不著火餘衆生愛著亦復如是善不善法中皆著乃至非想亦著唯不著般若波羅蜜性空大火以此證知無善惡性常輪五道即當無佛性衆生也此略明凡夫罪福二行迷事取性所依經論竟

罪行部

述曰此明聖者就後福行說有罪行者但此罪行妄見境染執定我人取著違順便令自他皆成惡業是以經偈云貪欲不生滅不能令心惱若人有我心及有得見者是人為貪欲將入於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强見起染如夢見境起諸貪瞋稱彼夢者謂實不虛理實無境唯情妄見故智度論說如夢中無善事而善無瞋事而瞋無怖事而怖三界衆生亦復如是無明眠故不應瞋而瞋等故知心外雖無別境稱彼迷情妄見起染心外雖無地獄等相惡業成時妄見受苦如正法念經云閻魔羅人非是衆生罪人見之謂是衆生手中執持餘然鐵鉗彼地獄人惡業既盡命終之後不復見於閻羅獄卒何以故以彼非是衆生數故如油炷盡則無有燈業盡亦爾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如閻浮提日光既現則無暗冥惡業盡時閻羅獄卒亦復如是惡眼惡口如衆生相

可畏之色皆悉磨滅如破畫壁畫亦隨滅惡業畫壁亦復如是不復見於閻羅獄卒可畏之色以此文證衆生惡業應受苦者自然無中妄見地獄問曰見地獄者所見獄卒及虎狼等可使妄見彼地獄處閻羅在中判諸罪人則有此境云何言無答曰彼見獄主亦是妄見直是罪人惡業熏心令心變異無中妄見實無地獄閻羅在中故唯識論云如地獄中無地獄主而地獄衆生依自然業見地獄主與種種苦而起心見此是地獄處此是夜時此是晝時我以惡業故見狗見鳥或見山壓以此文證善惡熏心令心異見實無地獄是故心外雖無地獄惡業成時強自妄見問曰此苦業報既非善事寧不直爾說善令習何須稱情說苦業耶答曰善惡因果法須相對若不說其貪等是過何由得顯施等是善若不宣說三塗是苦無由得顯人天等樂是故須說凡夫罪行令人識知猒離歸善若鈍根者聞此苦業生猒離時即求世樂因此轉心修諸福業若利根者聞此苦業生猒離時即求解脫因此轉心能修道觀便於惑中得起出因故經說言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故知苦業猒離之本起善之緣是故須說若不說此惡業罪行衆生不識

常行不斷雖稱情見說諸過惡然實心外無別業苦唯識無境心體恒淨故經說言雖說貪欲之過而不見法有可貪者雖說瞋恚之過而不見法有可瞋者雖說愚癡之過而知諸法不癡無礙雖示衆生墮三惡道怖畏之苦而不得地獄餓鬼畜生之相以此文證知罪行因果唯心無外凡愚不解稱情方便須說業苦向來兩門就其實教說罪體真無別可破以愚未解須定說罪此是別明愚人迷真妄解故須定說罪行意也

福行部

述曰此明福行者對前罪行說此福行先明凡夫修欲界善者但使亂心修諸事福定生下界名欲界業五道之中皆悉得起先就地獄述者依毗曇說地獄之人亦有三善業即是意地三善根此唯成就非是現行以是難處多不聞法思量趣道故無現行若論生得善根地獄亦有如仙譽國王殺五百婆羅門生地獄中發生信心生甘露國故知現行若依成論亦說地獄有善現行雖無方勵方便起善修獲聖道然有生得善根起善謂諸衆生無始以來曾修世間信進念等未起邪見謗無因果此善不滅生便得之名

為生得善依此善根得起善心若有宿業感縁強者
大聖現化令苦止息為說道法得修方便第二畜生
龍等亦有修善如涅槃經佛說義時無量鳥獸發菩
提心生於天上若依毗曇鬼畜十善非律儀攝以其
身口七善律儀普於一切衆生處起以鬼神不能受
故故薩婆多論畜生以癡鈍故不發律儀若依成論
鬼神畜等亦有得戒若就人中北單越人唯成意地
三善業道而不現行不斷善故至刼盡時人皆修禪
彼獨不能離欲非分自餘三方皆有十善有不具者
若就欲界六天以論即無出家别解脫戒但有十善
及在家戒故成論云如天帝釋多受八戒龍等亦受
不局在人若論色界諸天以論依毗曇生上失下上
界不起下界善業以其界地因果斷故身生上界下
地法斷此據有漏在下成上生上失下便不修起若
依成論上得成下亦得寄起下界善業如諸梵天見
佛禮拜發言讃歎即是散善此是寄起欲界善業若
依毗曇毗婆沙論等梵天禮讃非欲界善是其初禪
威儀心起據此所依無記非善據外身口是上色業
此明欲界亂善福業依身起處竟第二明色界四禪
定業依身起處若鬼畜中值聖強緣能悟道者亦得

修起以其無漏依禪起故縱無根本深定正體必有
纔後未來禪心此未來禪是色界業依此未來斷欲
結時此業則招初禪梵果若就人天以論修色界業
除北單越無修禪者自餘三方及欲界天皆得修起
色界十善謂得禪者意地有三所謂無貪無瞋正見
若論身口七善業者謂依定心發得禪戒禪戒則是
身口七善故得禪時有色十善若就無色諸天以論
依毗曇無色界天不得起色界定業生上捨下界地
斷故若依成論凡生無色亦得起下色界中業此明
色界禪定福業十善業道依身起處若論無色四空
定業依身起處三界人天皆得修起上來明諸福行
依身起處竟若論聖人起福非關凡夫希故不述頌
曰

尋因途乃異　及捨趣猶并　苦極思歸樂
樂極苦還生　豈非罪福别　皆由對著情
若斷有漏業　常見法身寧

感應緣一驗略引

唐武德中遂州總管府記室參軍孔恪暴病死一日
而穌自說被收至官所問何故殺牛兩頭恪云不殺
官曰汝弟證汝殺何故不臣因呼恪弟弟死已數年

矣既至枷械甚艱官問汝所言兄殺牛虛實弟曰兄前奉使招慰獠賊使某殺牛會之實奉兄命非自殺也恪曰使弟殺牛會是實然國事也恪何有罪焉官曰汝殺會獠以招慰為功用求官賞以為己利何云國事也因謂恪弟曰以汝證兄故久留汝兄今既遣殺汝便無罪放任受生言訖弟忽不見亦竟不得言敘官又問恪因何復殺兩鴨恪曰前任縣令殺鴨供官客耳豈恪罪耶官曰官客自有料無鴨汝以鴨供之將以美譽非罪如何又問何故復殺雞卵六枚曰平生不食雞卵唯憶小年九歲時寒食日母與六卵因煑食之官曰然欲推罪母也恪曰不敢但說其因耳此自恪殺之也官曰汝殺他命當自受之言訖忽有數十人皆來執恪將出去恪大呼曰官府亦大枉濫官聞之呼還曰何枉濫恪曰生來有罪皆不見遺生來修福皆不見記者豈非濫也官問主司恪有何福何為不錄主司對曰福亦皆錄量罪多少若福多罪少先令受福罪多福少先令受罪然恪福少罪多故未論其福官怒曰雖先受罪何不唱福示之命鞭主司一百條忽鞭訖血流濺地既而唱恪生來所修之福亦無遺者官謂恪曰汝應先受罪我更令汝

歸七日可勤追福因遣人送出將甦恪大集僧尼行道懺悔精勤苦行自說其事至七日家人辭決俄而命終臨家兄為遂府屬故委之也右一驗出冥報記

欲蓋篇第八十一之一

五欲部

述意

竊尋經論行者修道皆云五欲是障道本若不學斷無由證聖欲如根本略述三種一自內五根二外諸五塵三所生五識由此三故能生染欲故涅槃經云善男子譬如惡象心未調順有人乘之不隨意去遠離城邑至空曠處不能善攝此五根者亦復如是將人遠離涅槃城邑至於生死曠野之處善男子譬如佞臣教王作惡五根佞臣亦復如是常教眾生造無量惡譬如惡子不受師長父母教勑則無惡不造不調五根亦復如是不受師長善言教勑無惡不造善男子凡夫之人不攝五根常為地獄畜生餓鬼之所賊害亦如怨盜害及善人又遺教經云五根賊禍殃及累世為害甚重不可不慎是故智者制而不隨持之如賊假令縱之皆亦不久見其磨滅也夫論蓋者是陰覆義謂覆障行者令志性昏沉定慧不明隱沒

善人是修道正障故名爲益故對法論云此益能令善品不得顯了是益義覆蔽其心障諸善品令不得轉故名益義前之五欲從外五塵而生此之五益從內五根而發也

欲繫

述曰夫論五欲者旣有其根便發五欲繫縛衆生不得解脫故涅槃經云凡夫之人五欲所縛令魔波旬自在將去如彼獵師擒捕獼猴擔負歸家善男子譬如國王安住巳界身心安樂若至他界則得衆苦一切衆生亦復如是若能自住於巳境界則得安樂若

至他界則遇惡魔受諸苦惱自境界者謂四念處他境界者謂五欲也五欲者男女身上色聲香味觸等是也即此五欲希須爲義貪著五塵名爲欲也并意識獨緣之境名曰法塵此之六塵非直名爲塵所行處復得惡賊之名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能劫一切人民財寶六塵惡賊亦復如是能劫一切衆生善財如六大賊若入人舍則能劫奪現家所有不擇好惡令巨富者忽爾貧窮是六塵賊亦復如是若入人根則能劫奪一切善法善法既盡貧窮孤露作一闡提是故菩薩諦觀六塵如六大賊

欲障

述曰夫論欲過者謂五欲弊魔六塵惡賊佛判邪惑迷障佛性故涅槃經云衆生五識雖非一念然是有漏復是邪倒增長諸漏爲一切凡夫取著於色乃至著識以著色故則生貪心生貪心故爲色繫縛乃至爲識之所繫縛以繫縛故則不得免於生老病死憂悲大苦一切煩惱又云若有菩薩自言戒淨雖復不與女人和合言語嘲調聽其音聲然見男子隨逐女時或見女人隨逐男時便生貪著如是菩薩成就欲法毀破淨戒汙辱梵行令戒雜穢不得名爲淨戒具

足又智度論云菩薩觀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妬瞋諂妖穢鬬諍貪嫉不可親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淺智薄唯欲是視不觀富貴智德名聞專行欲惡破人善根桎梏枷鎖閉繫囹圄雖曰難解猶尚易開女鎖繫人染著根深無可得脫衆病最重如佛偈言

寧以熱鐵　宛轉眼中　不以染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慚
迴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彌網　人皆沒身

坐臥行立　迴眄巧媚　薄智愚人
爲之所醉　執劍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蚖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有智之人　所不應視　若欲觀之
當如母姊　諦視觀之　不淨填積
婬火不除　爲之燒滅

色過既爾自餘香味觸等例皆如然一切衆生無始以來永沉生死不能出離者實由女色繫縛難脫盲無慧眼見生死坑致之陷墜今惟道俗不覩欲患向之馳走何日返之得免斯過心恒被染不能暫捨戒尚不存焉有定慧佛性觀哉故涅槃經偈云

作惡不即受　如乳即成酪　猶灰覆火上
愚者輕蹈之

訶欲

如智度論云行者當訶五欲云哀哉衆生常爲五欲所惱而求之不已將墜大坑得之轉劇如火炙疥五欲無益如狗齩骨五欲增爭如鳥競肉五欲燒人如逆風執炬五欲害人如踐惡蛇五欲無實如夢所得五欲不久如假借須臾世人愚惑貪著五欲至死不捨爲之後世受無量苦此之五欲得須臾樂失時爲大苦如蜜塗刀舐者貪甜不知傷舌共五欲者名爲色聲香味觸此之五事禪家正障若欲修定皆應棄之第一訶色欲過如頻婆娑羅王以色故身入敵國獨在婬女阿梵婆羅房中優填王以色染故截五百仙人手足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色欲過失第二訶聲欲過者如聲相不停暫聞即滅愚癡之人不解聲相無常變失故於音聲中妄生好樂於已過之聲念而生著如五百仙人在山中住甄陀羅女於雪山池中浴聞其歌聲即失禪定心醉狂逸不能自持失諸功德後墮惡道有智之人觀聲生滅前後不俱無相及者作如是知則不染著若斯人者諸天音樂尚不能亂何況人聲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聲欲過失故論云如五百仙人飛行時聞緊陀羅女歌聲心著狂醉皆失神足一時墮地如聲聞聞緊陀羅王屯崙摩彈琴歌聲以諸法實相讚佛是時須彌山及諸樹木皆動大迦葉等諸大弟子皆於座上作舞不能自安天鬚菩薩問大迦葉汝最大者年行於頭陀第一今何故不能制心自安大迦葉答曰我於人天諸欲心不傾動是菩薩無量功德報聲復以智慧變化

作聲所不能忍譬如八方風起不能令須彌山動若劫盡時毗藍風至吹須彌山令如腐草如阿修琴常自出聲隨意而作無人彈者此亦無散心亦無攝心是福德報生故隨意出聲法身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分別亦無散心亦無說法相是無量福智因緣故第三訶香欲過者人謂著香少罪染愛於香開結使門雖復百歲持戒能一時壞之如有阿羅漢常入龍宮食已以鉢授與沙彌令洗鉢中有殘飯數粒沙彌嗅之大香食之甚美便作方便入師繩牀下兩手捉繩牀脚其師至時與繩牀俱入龍宮龍言此未得道何以將來師言不覺沙彌得飲食又見龍女身體端正香妙無比心大染著即作惡願我當作福奪此龍處居其宮殿龍言後莫將此沙彌來沙彌還已一心布施持戒專求所願願早作龍是時遶寺足下水出自知必得作龍遙至師本入處大池邊以袈裟覆頭而入即死變為大龍福德大故即殺彼龍舉池盡赤未爾之前諸師及僧訶之沙彌言我心已定心相已出將諸衆僧就池觀之如是因緣由著香過復有一比丘在於林中蓮華池邊經行聞蓮華香鼻受心著池神語言汝何以捨彼林下禪靜坐處而偷我香以著

香故諸結臥者皆起時更有一人來入池中多取其華掘挖根莖狼藉而去池神默無所言比丘言此人破汝池華汝都無言我但池岸邊行便見訶罵云我偷香池神言世間惡人常在罪垢糞中不淨沒頭我不共語也汝是禪行好人而著此香破汝好事是故訶汝譬如白氎鮮淨而有黑物點汙衆人皆見彼惡人者譬如黑衣以墨點黑人所不見誰問之者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香欲過失第四訶味欲過者當自覺悟我但以貪著美味故當受衆苦洋銅灌口啗燒鐵丸若不觀食嗜心堅著墮不淨蟲中如一沙彌心常愛酪諸檀越餉僧酪時沙彌每得殘分心中愛著樂喜不離命終之後生此殘酪瓶中沙彌師得羅漢僧分酪時語言徐徐莫傷此愛酪沙彌諸人言此是蟲何以言愛酪沙彌答言此蟲本是我沙彌但坐貪愛殘酪故生此瓶中師得酪分蟲在中來師言愛酪人汝何以來即以酪與之復有一國王名曰月分王有太子愛著美味王守園者日送好果園中有一大樹樹上有鳥養子常飛至香山中取好香果以養其子衆子爭之一果墮地守園人晨朝見之奇其非常即送與王王珎此果香色殊異太子見之便索王

愛其子即以與之太子食果得其氣味染心深著曰日欲得王即召園人問其所由守園人言此果無種從地得之不知所由來也太子啼泣不食王催責園人仰汝得之園人至得果處見有鳥巢知鳥銜來尋身樹上伺欲取之鳥母來時即奪得果送日日如是鳥母怒之於香山中取毒果其香味色令似前者園人奪得輸王王與太子食之未久身肉爛壞而死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呵味欲過失第五呵觸欲過者此觸是生結使之因是繫縛心之本何以故餘四情各當分此則徧身染著以其難捨常作重罪爾時世

尊爲諸比丘說本生因緣過去久遠世時波羅柰國山中有一仙人以仲秋之月於澡盤中小便見鹿麚合會婬心即動精流盤中麀鹿飲之即時有身月滿生子形類如人唯頭有一角其足似鹿鹿當產時至仙人菴邊而產見子是人以付仙人而去仙人出時見此鹿子自念本緣知是已兒取已養育及其年大勤教學問通十八種大經又學坐禪行四無量心得五神通一時上山値大雨泥滑其足不便躃地破其軍持又傷其足便大瞋恚以軍持盛水咒令不雨仙人福德諸龍鬼神皆爲不雨不雨故五穀五果盡皆

不生人民窮乏無復生路波羅柰王憂愁懊惱命諸大官集議雨事明者議言我傳聞仙人山中有一角仙人以足不便故上山因雨躃地傷足瞋咒此雨令十二年不墮王思惟言若十二年不雨我國了矣無復人民王即開募其有能令仙人失五通屬我爲民者當分國半治是國有婬女名曰扇陀端正巨富來應王募女問諸人此是人非人衆言是仙人所生婬女言若是人者我能壞之作是語已即取金盤盛好寶物語王言我當騎此仙人項來婬女即時求五百乘車載五百美女五百鹿車載種種歡喜丸皆以衆

藥草和之以婇畫令似雜果及持種種大力美酒色味如水服樹皮衣行林樹間以像仙人於仙人菴邊作草菴而住一角仙人遊行見之諸女皆出迎逆好華妙香供養仙人仙人大喜諸女以美言敬辭問訊仙人將入房中坐好牀褥與好淨酒以爲淨水與歡喜丸以爲果蓏仙人食飲飽已語諸女言我從生巳來初未得如此好果好水諸女言我一心行善故天與我願得此好水好果仙人問諸女言汝以何故膚色肥盛答言我曹食此好果飲此美水故肥如此女白仙人言汝何以不在此間住答曰亦可住耳女言

可共澡洗即亦可之女手柔軟觸之心動便與諸女更互相洗欲心轉生遂成婬事即失神通天為大雨七日七夜令得歡樂飲食七日以後酒食皆盡繼以山水木果其味不美更索前者答言已盡今當共行去此不遠有可得處仙人言隨意即便共出去城不遠女便在道中臥言我極不能復行仙人言汝不能行者騎我項上當擔汝去先遣信白王王可觀我智能王勑嚴駕出而觀之問言何由得爾女白王言我以方便力故今已如此無所復能令住城中好供養恭敬之足五所欲拜為大臣住城少日身轉羸瘦念禪定心樂猒世欲王問仙人汝何不樂身轉羸瘦仙人答王我雖得五欲常自憶念林間閑靜諸仙遊處不能得去王自思惟若能強違其志為苦苦極則死本以求除旱患今已得之當復何緣強奪其志即發遣之既還山中精進不久還得五通佛告諸比丘其一角仙人者即我身是也其婬女者今耶輸陀羅是爾特以歡喜丸惑我我未斷結為之所惑今復欲以樂歡喜丸惑我不可得也以是事故知細軟觸法能動仙人何況愚夫如是等種種因緣是名訶觸欲過失如是能訶五欲便除五蓋也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八

校譌

第十紙五行今北藏作令

音釋

耗虛到切減也　懱莫結切輕易也　羝都奚切牡羊也　獠魯皓切西南夷名　濺作甸切□也　拊芳武切擊也　桎梏桎職日切梏古沃切手械也　囹圄囹郎丁切圄魚巨切周獄名　齩五巧切齧也　舐甚尒切以舌取物也　餉式亮切饋也　麤麞麤□□切麞於末切竝牝麞也　迓五駕切迎也

支那居士周龍貴刻此

法苑珠林第八十八卷　吳江朱丘明覺對　真

長洲沙彌了因書　張水毛有餘刻

萬曆辛卯秋嘉興楞嚴寺藏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欲蓋篇第八十一之餘

五蓋部

問曰云何爲五答曰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睡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

第一貪欲蓋者謂端坐修禪心生欲覺妄念相續求之不已遂致生患如智度論術婆伽以思王女欲心內發尚能燒身延及天祠況生欲毒熾而不燒諸善法心若著欲無由近道故論偈云

入道慚愧人　持鉢攝衆生　云何縱欲塵
沉沒於五情　已捨五欲樂　棄之而不顧
如何還欲得　如愚自食吐　諸欲求時苦
得時多怖畏　失時多熱惱　一切無樂處
諸患如是已　云何能捨之　得福禪定樂
則不爲所欺

第二瞋恚蓋者瞋是失諸善法之根本墮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怨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禍慧之刀斧若修道時思惟此人惱我及惱我親讚歎我怨圖度過去未來亦復如是是爲九惱處故生瞋瞋念

瞋心故名爲蓋當悉棄之無令增長如智度論釋提婆那以偈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呑滅一切善

佛說偈答云

殺瞋即安隱　殺瞋即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如是知已當修慈悲以忍除滅令心清淨觀聲空假不應起瞋故智度論云菩薩知諸法不生不滅其性皆空若人瞋恚罵詈若打若殺如夢如化觀聲本無

唯是風聲從緣而有何須可瞋故論云如人欲語時口中風名憂陁那還入至臍觸臍響出響出時觸七處起是名語言如偈言

風名憂陁那　觸臍而上出　是風七處觸
項及齗齒脣　舌咽及以胷　是中語言生
愚人不解此　惑著起瞋癡

又優婆塞經云有智之人若遇惡罵當作是念是罵詈字不一時生初字生時後字未生後字生已初字復滅若不一時云何是罵直是風聲我云何瞋故智度論云菩薩觀衆生雖復百千劫罵詈不生瞋心若

百千劫稱讃亦不歡喜了知音聲生滅如夢如響
第三睡眠蓋者謂内心昏憒名之爲眠五情暗弊放恣支節委臥垂熟名之爲睡此睡眠蓋能破今世後世實樂如此惡法最爲不善何以故餘蓋情覺可除眠如死人無所覺觸以不覺故難可除滅如智度論菩薩教誡睡眠弟子說偈云

汝等勿抱死屍臥　種種不淨假名人
如得重病箭入身　諸苦痛集安可眠
如人被縛將去殺　災害垂至安可眠
結賊不滅害未除　如共毒蛇同室宿
亦如臨陣白刃間　爾時云何而可眠
眠爲大暗無所見　日日欺誑奪人明
以眠覆心無所見　如是大失安可眠

第四掉悔蓋者有三一口掉者謂好喜吟詠諍競是非無益戲論世俗言話等名爲口掉二身掉者謂好喜騎乘馳騁放逸筋骨相撲扼腕指掌等名爲身掉三心掉者心情放蕩縱意攀緣思惟文藝世間才技諸惡覺觀等名爲心掉掉之爲法破出家心故智度論偈云

汝已剃頭著染衣　執持瓦器行乞食

云何樂著戲掉法　放逸縱情失法利

既無法利又失世樂覺其過已當急棄之所言悔者若掉無悔則不成蓋何以故掉徧在緣中故後欲入定時方悔前所作憂惱覆心故名爲蓋此有二種一者因掉後生悔如前所說也二者作大重罪人常懷怖畏毒箭入心堅不可拔如智度論偈云

不應作而作　應作而不作　悔惱火所燒
後世墮惡道　若人罪能悔　悔已莫復憂
如是心安樂　不應常念著　若有二種悔
若應作不作　不應作而作　是則愚人相
不以心悔故　不作而能作　諸惡事已作
不能令不作

第五疑蓋者謂以疑覆心故於諸法中不得定心定心無故於佛法中空無所獲如人入於寶山若無有手無所能取復次通疑甚多未必障定今障定者有三種疑一疑自二疑師三疑法一疑自者而作是念我等諸根暗鈍罪垢深重其非人乎作此自疑定慧不發若欲學法勿當自輕以宿世善根難測故二疑師者彼人威儀相貌如是自尚無道何能教我作是疑慢即爲障定欲除之法如臭皮囊中金以貪金故

不可棄於皮囊行者亦爾師雖不清淨亦應生於佛想三疑法者如世人多執本心於所受法不能即信敬心受行若生猶豫即法不染心何以故如智度論偈云

如人在岐道　疑惑無所取　諸法實相中
疑亦復如是　疑故不勤求　諸法之實相
是疑從癡生　惡中之惡者　善不善法中
生死及涅槃　定實眞有法　於中莫生疑
汝若懷疑惑　死王獄吏縛　如師子搏鹿
不能得解脫　在世雖有疑　當隨妙善法
譬如觀岐道　利好者應逐

問曰不善法無量無邊何故但捨五法答曰此五法中名雖似狹義該三毒亦通攝八萬四千諸塵勞門第一貪欲蓋即是貪毒第二瞋恚蓋即是瞋毒第三睡眠蓋疑蓋即是癡毒其掉悔一蓋即是等分攝合爲四分煩惱一中即有二萬一千四中合有八萬四千諸塵勞門是故若能除此五蓋即能具捨一切不善之法譬如負債得脫重病得差如饑餓人得至豐國如於惡賊之中得自免濟安隱無患行者亦爾除此五蓋其心清淨譬如日月以五事覆謂煙雲塵霧脩羅手障則不明了心亦如是合喻可知頌曰

五欲昏神識　五蓋蔽福力　六根成苦集
六賊亂心色　欲浪逐情飄　愛網隨心織
三毒障人空　四流漂不息　至金雖改秋
斬毒方未極　覩鴿既無竆　猿攀此鳥伏
自非絕欲蓋　何能遠升陟　齊軼屆寶城
共覩能仁德

四生篇第八十二

述意部

夫行善感樂近趣人天遠成佛果作惡招苦近獲三塗遠乖聖道愚人不信智者能知故有四生軀別六趣形分明闇異途昇沉殊路業緣之理皎然因果之報恒式也

會名部

如般若經云一者卵生二者胎生三者濕生四者化生又阿含口解十二因緣經云有四種生一腹生者謂人及畜生[illegible]二寒熱和合生者謂蟲蛾蚤虱[illegible]三化生者謂天及地獄四卵生者謂飛鳥魚鼈叉[illegible]正法念經云畜生無量略說三處一者水行所謂魚等二者陸行所謂象等三者空行所謂鳥等或以天

眼見諸畜生有四種生何等爲四一者胎生所謂象馬牛羊之類二者卵生所謂虵蚖鵝鴨雞雉衆鳥三者濕生所謂蚤虱蟯子之類四者化生如長面龍等故經曰生者新諸根起死者諸受根滅又善見論云一者色生二者無色生色生可壞無色生不可壞無色之生依於色生色心相依共成假者名之爲生使前不感後後不起前名之爲死又涅槃經云衆生佛性住五陰中若住五陰名曰殺生若有殺生即墮惡道依此生死故有四生依㲉而生曰卵含藏而出曰胎假潤而興曰濕欻然而現曰化衆生所攝不過此四也

相攝部

如婆沙論說云此欲界之中具攝六趣色無色界各攝天趣少分所以別者以此欲界是亂地故衆生穢惡起業不純或善或惡以不同故隨業受報有多差別上之二界唯是定地衆生沉靜起業亦純是故無有多趣差別問曰四生六趣相攝云何答曰如毗曇中論天及地獄一向化生鬼趣唯二謂胎及化人及畜生各具四生故此論問云爲生攝於趣爲趣攝於生即自答云

生攝一切趣　非趣攝於生　謂生中陰增
　當知非趣攝

故知生寬趣狹以化生寬故全攝二趣及三趣少分地獄趣中一向化生問曰六欲諸天既行欲同人何故無有胎生答曰欲愛雖同行事不等故樓炭正法經等云四天忉利此二地居行欲之時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無泄精與人不同自上四天一向全異燄摩天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而爲究竟不至交合兜率天中意嬉語笑即爲究竟不待相抱化樂天中共相瞻視即爲究竟不待語笑他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爲究竟不待瞻視故異於人以天化生故從母膝化起鬼趣化生可知胎生者少隱如彼淨觀音說謂昔王舍城中有一女人爲鬼精著身生五百鬼子又俱舍論有鬼告目連云我晝生於五子夜亦生五子隨生而食啗竟無有飽時此爲胎生鬼也阿脩羅趣亦具胎化二生以有疋配故有胎生脩羅劫初從天而出即是化生又依觀佛三昧經說根本女脩羅元從大海泥卵濕潤中出通彼胎化亦具四生也人具四生者胎生現見可知卵如涅槃經說如毗舍佉母生一肉卵於中出其三十二卵如鞞婆沙

經云問云何知人中有卵生答曰如佛所說閻浮提地多有商人入海採寶得二鶴隨意所化失一一狂與其遊戲寢臥一室共彼合會遂生二卵卵漸滋熟便生二童後大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果一名尸婆羅二名優鉢尸婆羅問曰云何知人中有濕生答曰如經所說有頂生王遮羅舍者優婆遮羅舍者奈女及奈女等即其事也問曰云何知人中有化生答曰如劫初人是也已得聖法者不復卵生濕生問曰何故不復卵生濕生耶答曰卵生濕生是畜生趣所攝也畜具四生者胎卵濕生此三目覩可知其化生者依

樓炭經云如四生金翅鳥還食四生龍化生食四胎生食三(除化)卵生食二(除化胎)濕生還食濕生一(除三可知)又起世經云大海之北為諸龍王及一切金翅鳥王故生一大樹名曰居吒奢摩離(隋言鹿聚)其樹根本周七由旬入地二十由旬身高一百由旬枝葉徧覆五十由旬樹東面有卵生龍及卵生金翅鳥樹南面有胎生龍及胎生金翅鳥樹西面有濕生龍及濕生金翅鳥樹北面有化生龍及化生金翅鳥此四處各有宮殿縱廣六百由旬七重垣牆七寶莊嚴妙香遠熏諸鳥和鳴又彼卵生金翅鳥王若欲搏取卵生龍時便即

飛往居吒奢摩離大樹東枝之上觀大海水已乃更飛下以兩翅扇大海水令水自開二百由旬即於其中銜卵生龍將出海水隨意而食卵生金翅鳥王唯能取得卵生龍等則不能取胎濕化生龍等若胎生鳥欲取卵生龍者還向樹東海中取之又胎生鳥欲取胎生龍者即向樹南海中取之水開四百由旬此胎生鳥王唯能取卵胎二生龍不能取濕化二生龍也又濕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還向樹東海中取食又濕生鳥王欲取胎生龍即向樹南海中取食水開四百由旬又濕生鳥王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

海中取之水開八百由旬濕生鳥王唯能取卵生胎生濕生龍等不能取化生龍也又化生金翅鳥王欲取卵生龍即向樹東海中取之若欲取胎生龍者樹南海中取之若欲取濕生龍者即向樹西海中取之若欲取化生龍者即向樹北海中取之水開一千六百由旬彼諸龍等皆為此金翅鳥王之所食啗又觀佛三昧經云佛言閻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鳥名伽樓羅王於諸鳥中快得自在此鳥業報應食諸龍於閻浮提日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第二日於弗婆提第三日於瞿耶尼第四日於鬱單越各食如前周

而復始經八千歲此鳥爾時死相已現諸龍吐毒無由得食彼鳥饑逼周慞求食了不能得遊巡諸山永不得安至金剛山然後暫住從金剛山直下至大水際從大水際至風輪際爲風所吹還至金剛山如是七返然後命終其命終已以其毒故令十寶山同時火起爾時難陀龍王懼燒此山即大降雨渧如車軸鳥肉散盡唯有心在其心直下如前七返然後還住金剛山頂難陀龍王取此鳥心以爲明珠轉輪王得爲如意珠又樓炭經云天下諸龍以三熱見燒阿耨達龍王不以三熱見燒一餘龍王熱沙雨身上燒炙

甚痛二餘龍王起婬相向熱風來吹其身上燋即失顔色得蛇身便恐不喜三餘龍王被金翅鳥食悉皆恐怖天下餘龍悉見毒熱唯阿耨達龍王獨不見熱又善見律云佛言龍有五事不得離龍身何者爲五一行婬時若與龍共行婬得復龍身若與人共行婬不得復龍身二受生不離龍身三脫皮時四眠時五死時是爲五事不得離龍身問四食相攝云何答如毗曇中說總而言之六趣之中皆具四食然有寬狹不同如地獄中得有段食者如有鐵丸及洋銅汁雖復增苦以壞饑渴故名段食又如輕繫獄中得具冷暖二風更互觸身亦名段食唯上二界無有段食以彼身輕妙故論偈云

四食在欲界　四生趣亦然　三食上二界
段食彼則無

問曰未知一一趣中何食增耶答曰如毗曇中說於六趣中謂鬼全趣及於卵生并前三無色皆思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彼餓鬼趣中意行多故卵生衆生在卵殼時以思念母故卵得不壞前三無色亦如意行思惟多故是故皆悉思食增也又此人趣及於六欲天中皆段食偏增何以然者以此二處要假食持身

命故又彼地獄全趣及與非想皆識食偏增何以然者以地獄中識持名色故非想地中以識持名故又彼色界及與濕生皆悉觸食偏增何以然者以色界中受修諸禪樂觸持身故濕生之中以因濕觸持身活故

受生部

如新婆沙論云中有有多名或名中有或名健達縛或名求有或名意成問何名中有答居死有後在生有前二有中間有自體起問何故中有名健達縛答以彼食香而存濟此名唯屬欲界中有問何故中有

名求有耶答於六處門求生有故問何故中有復名意成答從意生故謂諸有情或從意生或從業生或從異熟生(舊名果報)或從婬欲生從意生者謂劫初人及諸中有色無色界并變化身從業生者謂諸地獄如契經說地獄有情業所繫縛不能免離由業而生不由意樂從異熟生者謂諸飛鳥及鬼神等由彼異熟勢輕健故能飛行空或壁障無礙從婬欲生者謂六欲天及諸人等諸中有身從意生者故乘意行故名為意成(舊名中陰)次依婆沙論問中有諸根具不具者答一切中有皆具諸根初受異熟必圓妙故有說不具者如印印物像現如是中有趣本有故如本有時有根不具此中初說於理為善謂中有位於六處門徧求生處根必無缺此說眼等非男女根色界中有無彼根故欲界中有彼亦不定當受卵胎二類生者住中有位有男根至卵胎中方有不具若不爾者應無當受卵胎生義問諸趣中有行相云何答地獄中有頭下足上而趣地獄故伽佗言

顛墜於地獄　足上頭歸下　由毀謗諸仙
樂寂修苦行

此諸天中有足下頭上如人以箭仰射虛空上昇而

行往於天趣餘趣中有皆悉傍行如鳥飛空行所至處又如壁上畫作飛仙舉身傍行求常生處問中有行相皆如是耶答不必皆爾依人中命終者說若地獄死還生地獄不必頭下足上而行若天中死還生天不必足下頭上而行若地獄死生於人趣應首上昇若天中死生於人趣應頭歸下鬼及傍生二趣中有隨所住處如應當知次依論問中有生時為有衣不論答色界中有一切有衣以色界中慚愧增故慚愧即是法身衣服如彼法身具勝衣服生身亦爾故彼中有常與衣俱欲界中有多分無衣以欲界中分無慚愧唯除菩薩及白淨苾芻尼所受中有恒有上妙衣服有餘師說菩薩中有亦無有衣唯白淨尼等所受中有常與衣俱問何緣菩薩中有無衣而白淨尼有衣答曰淨尼曾以衣服施四方僧故彼中有常有衣服問若爾菩薩於過去生以妙衣服施四方僧白淨尼等所施衣服碎為微塵猶未為比如何菩薩中有無衣而彼有衣服答由彼願力異菩薩故謂白淨尼以衣奉施四方僧已便發願言願我生生常著衣服乃至中有亦不露形由彼願力所引發故所生之處常豐衣服彼最後身所受中有常有衣服入母

胎位乃至出時衣不離體如如彼身漸次增長後出
家受具戒已轉成五衣勤修正行不久便證阿羅漢
果乃至後涅槃時即以此衣纏身火葬菩薩過去三
無數劫所修種種殊勝善行皆爲迴向無上菩提利
益安樂諸有情故由斯行願雖具相好而無有衣願
力有殊不應爲難次依論問在中有位資段食不答
色界中有不資段食欲界中有必資段食問欲界中
有段食云何有作是說欲界中有至食處便食彼食
至有水處便飲彼水由彼飲食以自存濟此說非理
所以者何中有極多難周濟故謂契經說如從袋等

瀉粇米等置釜鑊中數極稠密五趣有情所受中有
散在處處數量過彼若彼受用諸飲食者一切世間
所有飲食唯供狗犬一類中有尚不周濟況餘中有
而可充足又中有身既極微輕妙受麤重食身應散
壞應作是說中有食香非食麤質故無前過謂有福
者歆饗清淨華果食等輕妙香氣以自存活若無福
者歆饗糞穢臭爛食等輕細香氣以自存活又彼所
食香氣極少中有雖多而得周濟次依論引世尊經
中作如是說三事和合得入母胎父母俱有染心和
合母身調適無病是時及健達縛正現在前此健達

縛爾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此中三事和合者
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母身是時調適三者健達
縛是時正現在前時父母俱有染心和合者謂父母
俱起婬貪而共合會母身調適無病是時者謂母起
貪身心悅豫名身調適持律者說由母起貪身心渾
濁如春夏水渾濁而流不能自持名身渾濁母腹清
淨無風熱痰互增逼切故名無病由此九月或十月
中任持胎子令不損壞言是時者謂諸母邑有穢惡
事日月恒有血水流出此若過多由稀濕故不得成
胎此若太少由乾稠故亦不成胎若此血水不少不

多不乾不濕方得成胎名爲是時是中有者入胎時
故謂母血水於最後時餘有二滴父精最後餘有一
滴展轉和合方得成胎及健達縛正現在前者謂即
中有此處現在前非於餘處非前非後此健達縛爾
時二心展轉現前入母胎藏者謂健達縛將入胎時
於父於母愛恚二心展轉現起方得入胎若男中有
將入胎時於母起愛於父起恚若女反此次依論問
中有何處入於母胎有作是說中有無礙隨所樂處
而便入胎問若中有身無能障礙如何依住此母胎
中答業力所拘故依此住有情業力不可思議無障

礙物今有障礙是故於此不應為難應作是說中有入胎必從生門是所受故由此理趣諸雙生者後生為長所以者何先入胎者必後出故問菩薩中有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爾故問輪王獨覺先中有位何處入胎答從右脅入正知入胎於母母想無婬愛故復有說者從生門入諸卵胎生法應爾故有餘師說菩薩福慧極增上故將入胎時無顛倒想不起婬愛輪王獨覺雖有福慧非極增上將入胎時雖無倒想亦起婬愛故入胎位必從生門入也次

依論引施設論說若彼父母福業增上子福業劣不得入胎若彼父母福業劣薄子福業勝不得入胎要父母子三福業等方得入胎問若富貴丈夫與貧賤女合或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合如何中有亦得入胎答富貴男子與貧賤女人合時必於自身起下劣想於彼女人生尊勝想富貴女人與貧賤男子合時必於自身生下劣想於彼男子起尊勝想貧賤男子與富貴女人合時必於自身生尊勝想於彼女人起下劣想貧賤女人與富貴男子合時必於自身起尊勝想於彼男子生下劣想子於父母將入胎位應知亦

然故入胎時皆有等義次依論問中有微細一切牆壁山崖樹等皆不能礙此彼中有為相礙耶有作是說此彼中有亦不相礙以極微細相觸身時不覺知故復有說者此彼中有亦互相礙以相遇時此彼展轉有語言故問若爾寧說中有無礙答於餘無礙非謂中有問此彼中有皆相礙耶答自類相礙非於餘類謂地獄中有但礙地獄中有乃至天中有但礙天中有有作是說劣礙於勝以麁重故勝不礙劣以細輕故謂地獄中有礙五中有傍生中有礙四中有鬼界中有礙三中有人中有礙二中有天中有唯礙天

中有

　五生部

如地持論云菩薩生有五種住一切行安樂一切眾生一息苦生二隨類生三勝生四增上生五最後生菩薩以願力故於饑饉世受大魚等身以肉救濟一切眾生於病疾世為大醫王救治眾病於刀兵世為大力王救息戰諍以法化邪及諸惡行如是無量皆悉往生是名息苦生菩薩以願自在力故於種種眾生天龍鬼神等遞相惱亂及諸外道起諸邪見悉生其中為其尊首引令入正廣為宜說是名隨類生菩

薩以性受生勝於世間壽色等報是名勝生菩薩從淨心住乃至最上菩薩住於閻浮提自在受生一切受生處於中奇特是名增上生最上菩薩住受生調伏業菩提果具增上滿足生剎利婆羅門家得阿耨菩提作一切佛事是名最後生世世菩薩皆此五種受生無餘無上因此疾得阿耨菩提又瑜伽論云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何等為五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勝生菩薩於諸饑饉作大魚等普給一切皆令飽滿或有疫病作大良醫息除疾疫或有戰諍以大威力善巧息除或有惡王非理治罰以大願力哀愍一切或起邪見能除邪惡是名略說除災横生或有菩薩以大願力生趣異類方便化導令彼行善是名略說隨類受生或有菩薩禀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最為殊勝所作事業自他兼利是名略說大勢生或有菩薩住於十地作十王報最為殊勝已得成滿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隨增上生或有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粮已極圓滿或生大貴國王家能現等覺廣作佛事是名略說最後生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

淨仁賢妙善生處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薩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諸菩薩疾證菩提頌曰

四生誠易轉　五陰病難痊　壽報雖延促
終成丘墓塵　徒知餌六色　會當悲九泉
復愍輪迴趣　難成不壞身

感應緣（略引二驗）

晉沙門支道林

唐居士信都元方

晉沙門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神宇雋發為老釋風流之宗常與其師辯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殺之與諸蝡動不得同罰師尋亡忽見形來至遁前手執雞卵投地破之見有雞雛出殼而行遁即惟悟悔其本言俄而師及雞雛並滅不見（右此出冥祥記）

唐相州滏陽縣人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至顯慶五年春正月死死後月餘其兒法觀寺僧道傑情切友愛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法觀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一紙與同學馮行基具述平生之意并詩二

首及其家中亦留書啓文理順序言詞悽愴其書䟽大抵勸修功德及遣念佛寫經以爲殺生之業罪之大者無過於此又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前蒙冥官處分令於石州李仁師家爲男但爲隴州吳山縣石名遠於華嶽祈子乃改與石家爲男又云受生日逼忽迫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河東薛大造寓居滏陽前任吳山縣令自云具識名遠智力寺僧慧永法眞等說之右此出冥報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第八十九

校譌

第七紙九行出南藏作生

音釋

斷魚斤切根肉也　憒古對切心亂也　撲蒲角切蹋也　扼腕扼乙革切握也腕烏貫切手腕也　軑音大輪也　欸許勿切忽也　澍朱戍切霖注也　鑊黃郭切釜屬　餌仍吏切　蜻蠑綠切與蠑同小蟬也　滏奉甫切滏陽縣名

太倉居士華師甫施貲刻此法苑珠林第八十九卷吳江北丘明覺對　吳工承綱本宗書　上元許可久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十使篇第八十三

述意部

蓋聞三界昏寢皆由十使爲窟宅六賊攀緣實因五住爲猛將致使妄想虛構惑倒交興萬苦爭纏百憂總萃於是十使驅馳十纏拘束五鈍易沉五利難制苦集順流無始恒漂滅道清虛何由得證也

會名部

初釋名者一身見二邊見三邪見四戒取五見取六貪七瞋八癡九慢十疑此之十使生死根本凡夫倒惑未曾觀理妄執相續不出三有如世公使隨逐罪人名之爲使如地持論云隨逐傳義名之爲使雜心論云使之隨逐如空行影成論云使之隨逐如母隨子於三界中常隨逐義上來總釋自下別解第一身見者亦名我見色心相依名之爲身凡愚迷此執爲我人從其所迷故名身見以迷色心計爲我故從其所立亦名我見故持地經云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生身處故知我見是生煩惱原故涅槃經云如六大賊欲劫人時要因內人若無內

人即便中還是六塵賊亦復如是欲劫善法要因內
有衆生知見常樂我淨不空等相若內無如是等相
六塵惡賊則不能劫一切善法有智之人內無是相
凡夫則有是故六塵常來侵奪善法之財故知我見
生惡滅善之原也又大寶積經云如咽塞病即能斷
命一切見中唯有我見即時能斷於智慧命也第二
邊見者夫世間因果生滅相續非定斷常是中道理
不解偏執故名邊見如中論說因果常生滅相續故
往來不絕生滅故不常相續故不斷故知因果三世
相續是正道理又成論云以世諦故得成中道以五
陰相續生故不斷念念滅故不常離此斷常名為中
道故知因果非定斷常於現報中凡愚不觀念念遷
滅則是常見不觀念念新生則是斷見若於來報受
未盡著隨業受生六道不定人非常人迷此謂常則
是常見若謂死後更不受生心識永謝則是斷見第
三明邪見者謂謗無因果乖正名邪若依俱舍論一
切諸見皆違理起悉是邪見但說一見為邪見者由
此見最惡能斷善根故說為邪見若論身邊見等雖
邪非正直是迷理障出聖道不謗因果邪心則輕不
妨修善仍感世樂若如觀佛三昧經云不信因果斷
學般若等重罪過殺八萬父母罪此由邪見感斯重
報故中論云邪見有二一破世間樂是麤邪見言無
罪福無佛賢聖捨善為惡二破涅槃道貪著於我分
別有無故不得涅槃道第四明戒取者但諸妄執戒
定之人隨其別執自有二種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
獨頭者所謂直取持戒為道或取苦行以之為道或
取布施以之為道乃至或取八禪定事以為真道此
等直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謬執為道是故名為獨
頭戒取言足上者謂有愚人不解正理妄立是非謂
巳見是取為真道則名戒取此後戒取依前見生前
見與後戒取為本戒取所依名為脚足是故說後戒
取之心名為足上戒取煩惱是故行者應善思量道
法難識須訪良友不得信巳愚心倒見謬執乖正反
成不善當知道者唯是慧觀戒定等善是疎緣具要
觀衆生色心非我見此理智方是出道離此以外種
種皆非是故若執餘善為道皆同愚人執戒為道以
是齊名戒取煩惱攝故俱舍論云非道中道是名戒
取見又十住毗婆沙論云佛告迦葉有四種破戒比
丘似如持戒何等為四一有比丘於戒經中盡能具
行而說有我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二有比丘誦持經

律守護戒行於身見中不動不離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三有比丘具行十二頭陀而見諸法定有是名破戒似如持戒四有比丘緣衆生行慈心聞諸行無生相心則驚畏是名破戒似如持戒以此文證故知愚人雖依戒行身口無過謬執乖理心無道戒若能觀見色心無我此智清淨方有道戒戒行既然施等亦爾第五明見取者此還有二一是獨頭二是足上言獨頭者謂直取世有漏善法及有漏果以為第一勝妙善者名為獨頭如人直取無想天報計為涅槃謂第一好又於內身不淨謂淨如是皆名獨頭見取言足上者謂人迷法妄立是非謂已見是餘者非便即生心於已見上執為第一是故名為足上見取如起身見是其我倒愚人不解後更起心取前身見以為第一如此見取名為足上餘義同前釋此既同前有何差別若執有漏世間事業取以為道即名戒取若執為勝即名見取故俱舍論云一切有流法聖人所棄捨故執此法為最勝是名見取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真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若謂世法第一皆同愚人取見為勝是以齊名見取煩惱也又新婆沙論問此之見取於一

剎那頃如何推度答性猛利故亦能推度堅執故者謂能堅執故名為見此見於境僻執堅牢非聖慧刀無由令捨非佛弟子執聖慧刀截彼見牙方令捨故如有海獸名室首魔羅彼所嚙物非刀不能解謂彼若嚙諸草木等要截其牙方令捨故如有頌言

愚人所受持　鱣魚所銜物　室首魔羅齒
非刀不能解

深入所緣故者謂性猛利深入所緣如針墮泥故名為見第六明貪使過者貪乃衆多或愛自身他身或愛妻子室宅田園或愛善法如愛佛菩提等若依大乘此皆是使若依小乘貪善非使具說難盡略述而已第七明瞋使過者所謂惱根嫉妬不悅此等煩惱悉是瞋使大莊嚴論云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先自焦身又正法念經云瞋心如火燒一切戒瞋是大斧能破法橋住在心中如怨入舍故知起瞋障諸善法又華嚴經云一切惡中無過是瞋起一瞋心則受百千障礙法門又菩薩地經云若諸菩薩犯如恒沙等貪不名毀戒若犯一瞋因緣是名破戒瞋恚之心能捨衆生貪愛之心能護衆生不名煩惱瞋捨衆生名重煩惱是故如來於經中說貪結難斷不名

為重瞋恚易斷名之爲重此亦略述具說難盡第八
明癡使過者若依毗曇癡暗之心體無慧明故曰無
明若依成論邪心分別無正慧明故曰無明又毗曇
論說無明使有其二種一者不共二者相應言不共
者於四諦理及於色聲香味觸等緣而不了則是無
明此獨無明不與一切諸使和合名不共無明二相
應無明者除前不共自餘一切諸煩惱中無知之心
名爲無明與諸使合名爲相應無明若依成論無明
亦二一是取性二是現起言取性者直是任運迷法
假集暗心取性唯是違理性惡不善此細無明諸凡

常有是故得在善無記中要觀無性方得漸除故行
善時須觀無性迷事取性則成有漏第九明慢使過
者依論慢有八種一直名慢謂於下境自高卑彼於
齊等處還計爲等此過輕故直名爲慢此無所恃何
故成慢成論釋言是中有其執我相過故說爲慢謂
人勝劣唯心解別若知心勝稱實無過迷如此法計
我勝彼及與我等有恃我心故名爲慢二者大慢謂
於等處自謂爲大故名大慢三者慢慢謂於上境謂
已勝彼此過最重故名慢慢四者不如慢謂他行德
過已彌深多身修業方可以彼即謂現今少不如彼

淩他多邊名不如慢五者傲慢謂於父母師長上境
不肯恭敬故名傲慢六者我慢謂於色心無我法中
執我自高故名我慢此諸慢中執我心也此一我慢
最難伏斷要成羅漢方能除盡但諸凡愚未學觀者
莫問麤細我見皆強是故名爲示相我慢若能觀理
成聖學人我見則微分斷麤現是故名爲不示相慢
七者增上慢謂未得聖而謂已得以其聖智是增上
行於此出世增上法中起心生慢名增上慢八者邪
慢謂諸惡人無德自高恃惡凌人故名邪慢此八慢
心皆惡名爲慢使煩惱也第十明疑使過者疑有二

種一疑事如夜見樹疑爲人等此疑事心不招生死
故小乘中不說爲使非煩惱故羅漢亦有故智度論
云阿羅漢雖無四諦中疑一切法中處處有疑此諸
事疑若望大乘是暗妄心招變易死亦說爲使二者
疑理謂諸身心生滅非我疑謂常我名爲疑理故成
論問疑有何過答若多疑者一切世間出世間事皆
不能成又疑法不可學得疑師不能敬彼疑自非是
學時若生此三疑亦是障道根本但起決定心學不
須疑此三事凡夫未觀理來莫問上下皆有十使上
界雖無麤現瞋使自餘九使皆常具有修得定者雖

伏欲結由有此使故不得出世果也

迷理部

述曰迷理不同者良由衆生無始時來流轉生死不能斷漏得出世果致令十使煩惱是能障業四眞諦法是所障理言四諦者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具釋四諦因果次第大小同異者恐文煩不述今且略釋其名令識因果生滅無常理實是苦逼迫行者名爲苦諦諦是實義審爾不謬故稱爲諦下三諦義同此一釋有漏善惡皆能生果理是因集名爲集諦煩惱盡處名之爲滅理實不生名爲滅諦觀理除壅此實不

虛名爲道諦若就一人論四諦者謂此身心苦之與樂有漏報邊是其苦諦若不觀理所起善惡乃至八禪是其集諦若觀身心生滅無我卽此觀智是其道諦因此道智見無我時惑斷之處則是滅諦言迷理者論說不同若依毗曇論云身見邊見唯迷苦諦謂凡夫皆執苦執爲我是故身見緣苦諦生依身苦報計斷計常是故邊見亦迷苦生故雜心云身邊二見果處起故唯迷苦諦凡計罪福是我所作不將善惡業因爲我是故身見不依集起知集非我不名迷集邊見依身亦不依集又亦不將滅道爲我計斷計說

義皆同此是故身邊唯依苦報名迷苦諦若論戒取迷苦及道謂有愚人直爾聞說精勤苦行能斷生死不知此說曉夜勵心勤觀苦空方斷生死卽謂事中苦身是道不知身苦非是聖道是故戒取迷苦諦生或有不將身苦爲道直執戒等福行爲道此將集因轉將爲道如此戒取名迷道諦理實凡愚不識集因妄執爲道應是迷集但彼迷心不計福行以爲集因方轉爲道是故不得名爲迷集不同計苦以爲道者將苦爲道故名迷苦是故戒取有迷苦者有迷道者不迷於集滅是聖果衆生所求不取惑滅爲道因行

是故戒取不名迷滅若論邪見見取及疑此三皆悉通迷四諦所謂邪見謗無因果該凡及聖是故通迷若論見取於自身報取爲第一卽爲迷苦於事善業計爲第一卽名迷集若取梵天無想天等以爲涅槃名爲迷滅於彼戒取所言之道取爲第一名爲迷道是故見取通迷四諦若論疑心於諸凡聖因之與果不知有無生疑不決故亦迷四向來所明五見及疑唯迷諦理不名迷事以迷理故觀見理時知無我人方斷我心證知慧觀能斷煩惱凡夫因果苦集非道識觀是道方斷戒取正識滅道以爲第一不將有漏

以爲勝好知世可猒方斷見取以見四諦不生疑謗證信決定方斷邪疑是故身邊戒見邪疑迷理而生還見理斷不將塵境色聲等事以爲我人計斷常等故雖正識色聲等事不斷我心乃至疑使若論貪瞋癡慢四使通障見修皆迷理事謂依見起則名迷理若依事生則名迷事依見起者若論其貪如愛身見即名爲貪由愛我見令心轉迷若觀生空知無我時則嫌我見此貪則斷若論其瞋有我心時聞說無我則生瞋恚後觀無我知無人時聞說生空心則歡喜故見理時彼瞋則斷依見起癡不知見過後見理時彼癡則斷依見起慢恃見自高後見理時彼慢則斷是故貪等依見起者亦是迷理見理方斷依餘見起類此可知所言貪等依事起者謂依塵境色聲香等於此起貪纏綿難斷故見理時仍有未斷後更修道數數漸除瞋慢癡等依事皆爾此明十使迷理不同迷苦有十迷道有八迷集及滅各有七使迷事有四合三十六此說欲界凡夫心也若論色界凡夫心中具三十一彼無瞋故於五行中各除其一四諦修道名爲五行是故唯有三十一使無色凡心亦三十一三界通論總有九十八迷四諦理有八十八三界迷

事合有十種此依毗曇略釋如是若依成論十使煩惱皆有取性悉通迷理謂迷四諦無性之空故總觀諦無性空時斷重取性名爲見道後斷細時名爲修道此明十使迷理不同也

斷障部

述曰此十使煩惱斷有難易者夫論使性凡常具有今明入道故叙難易但諸見惑難識易斷貪等四使易識難除見難識者謂凡常迷理易斷者見理即盡所謂若能學觀無我刹見理時則名初果即先斷除八十八使但初見諦有利有鈍若利根者總觀諸法皆假無性不見我人一念之中斷八十八即此一念名爲見道若鈍根者則觀四諦次第漸斷八十八使故佛性論云若利根人於一念中則等觀四諦八十八使一時俱斷皆名見諦若鈍根人於次第觀者則初念觀苦不見餘三諦但斷苦下以此文證總別觀法皆得入道不得偏執若依諸經教人入道多直說觀生滅無我則斷諸結出離生死如地持經說世間受生皆由著我若離著我則無世間受身生處又如經說緣覺性人不解四諦法門名字直藉事緣觀生無我便斷諸結過諸聲聞於此直作無我觀中雖不

作其四諦別解如此觀時具有四諦謂彼所觀有漏報身念念生滅是理苦集從前名苦生後名集知無我時即是見苦爾時無我即斷事集所斷不生即是證滅此能觀智即是聖道是故直觀無我之時具有四諦斷結得出不要別觀四諦方出故成論引經說言如甄叔迦經中說種種得道因緣非但以四諦得道故知入道不要別觀總觀無我一行亦得若能明見身心無我則是見道斷諸見惑但諸見惑約諦分別三界合說有八十八若就一人以論迷心總則唯是五見及疑此六望愚則名難識若望智人復名易

斷謂諸凡愚學修善者多皆知猒貪瞋癡慢於其我心及執戒等不學是過是故難識以難識故經說為重如涅槃釋我見戒取及以疑等一切眾生常所起故又難覺故如病常發名為重病又難識故亦名重病又成論云世間人於戒取中不見其過故使為結故知利使愚人不識言望智人名易斷者謂若學觀身心生滅分見無我煩惱薄時即知觀智是斷決道心中六使自然永無謂知色心生滅非人則無我心邊見自斷以觀見理識聖道故正信無疑謗無自斷智慧是道戒等非勝則無戒取見取自斷是故六使

難識易斷以難識故無始來迷以易斷故解理則盡不同貪等易識難斷以易識故人多不執以難斷故邪合亦有是故利使迷理邪心親覆聖解合行不出不同貪等別緣事起唯妨修觀非親迷理故諸小聖雖有貪瞋不妨仍得解理無疑是故智人學修業者唯修觀解除迷入道若學觀行雖昧名凡少解理時即無妄取若不學解恒迷道法雖修諸善不除邪執非直妄執自不能出多謗正法及行道者以其迷心未識邪正不知他是不與已同即謂已是說他為非是故迷人心無道法多依世善妄執相非故俱舍論

云在家由取五塵故與在家起鬬爭出家由取諸見各不同故與出家起鬬爭又成論云若人持戒取為清淨名戒取結即謂所取以為眞實餘皆妄語名見取結此二是其出家之人鬬爭根本亦即名為隨順苦邊又依此戒取能捨八眞聖道此非正道非清淨道能隨苦過又戒取是出家人縛諸欲是在家人縛又戒取者雖復種種行出家法空無所得又因此戒取能謗正道及行正道者又戒取是諸外道起憍慢處作如是念能勝餘人以此等文證知戒取等唯是世善招生死果故名隨苦非眞道法愚人多迷妄執

生罪是故十使雖皆不善論其障道起過之原則唯
六使迷心爲本若不能斷非直不出因起麤罪當生
惡道此明十使斷有難易竟頌曰

邈邈愛王城　峨峨欣鷲嶺　業結三界獄
利鈍十使頸　濁惡順下趣　斷漏升上頂
著我甘苦報　怖象投丘井　翹翹羡化倫
念念除心瘼　宿祐遇釋尊　高慕大仙穎
既破無明結　還同欣鷲嶺　荷戢怡沖心
隨憩靡不靜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一

述意部

悲夫迷徒障重棄三車而弗御漂淪苦海任焦爛而不疲若蒼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火聚良由迷沉多劫備歷艱辛具受衆苦迄今燒煑故如來大悲不忍永棄示其苦樂令其欣猒故於此篇略明十惡罪福二行也

業因部

惟凡夫造業乃有多種自有心與身口相稱亦有身口與心違者據此而論凡動身口皆由心使若心不善方能損物若內有善方能順福雖復損益不同然

三業之本以心爲源故業起不同略須料簡如成實論云有三人俱行遶塔一爲念佛功德二爲盜竊三爲清涼雖復身業同行而有善惡無記三性殊別當知罪福由心身口業相善惡不定是故四分律及成論等若無心者雖悞殺父母不得逆罪亦如嬰兒投母乳身則不得罪以無染心故若依毗曇即說依報色起方便色以爲身業聲爲口業心是罪福體隱而不說若依大乘教中實說身口色聲恒非罪福若說善惡皆唯是意如意地思量發動身口即此意思是身口業體若直意思不欲發身口者但名意業故唯識論云如世人言賊燒山林聚落城邑不言火燒此義亦爾唯依心故善惡業成故經偈云

諸法心爲本　諸法心爲勝　離心無諸法
唯心身口名

故論釋云但有心識無身口業身口業者但有名字實是意業身口名說亦如臨終生邪見心則墮地獄起正見心即生善處是故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又遺教經云繫此心者與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辦又正法念經云有五因緣雖殺無罪一謂道行無記心二無心傷殺蠕蟻等命三若擲鐵等無心殺

生而斷物命四醫師治病爲利益故與病者藥因打命終五然火蟲入無心殺蟲蟲入火死如是五種雖斷生命不得殺罪故知所造發業皆由心起又如殺中約心境不同有上中下初據境說如殺畜生比丘得波逸提殺凡夫學人得波羅夷殺害父母羅漢得五無間重罪殺邪見斷善根人得罪最輕不如殺畜罪重故涅槃經云菩薩知殺有三謂下中上下者蟻子乃至一切畜生唯除菩薩示現生者是諸畜生有微善根是故殺者具受罪報中殺者謂從凡夫至阿那含上殺者父母羅漢辟支畢定菩薩若有能殺阿

闍提則不墮此三種殺中譬如掘地刈草斫樹斬截死屍無有罪報闡提亦爾（謂明無重罪非無輕苦）第二約心者結罪由心業有輕重如瞋重則罪重瞋輕則罪輕故成論云或以事重故有定報如於佛及佛弟子若供養若不供養若輕毀心或以心重故有定報如人以深厚纏毒殺害蟲蟻重於輕心殺人若心無瞋雖殺上境乃至父母亦不成逆（自下諸罪例有輕重文煩不述類准可知）又正法念經云何不殺若稻穀黍麥生微細蟲不搯不磨知其有蟲護此蟲命不轉與人復不殺生若牛馬駝驢擔負背瘡中生蟲若以藥水洗此瘡時不以草藥斷

此蟲命以鳥毛羽洗拭取蟲置餘臭爛敗肉之中令其全命兼護此驢牛恐害其命復護蟲命乃至蟻子若晝若夜不行放逸心不念殺若見衆生欲食其蟲以其所食而貿易之令其得脫

果報部

如彌勒經問論云十不善業道有其三種一果報果二習氣果三增上果果報果者若生地獄中名果報果習氣果者若從地獄出還生人中依殺生故有短命果依偷盜故無資生果乃至依邪見故癡心增上如是一切名習氣果又如薩婆多論云如牛呞比丘

常作牛呞以世世牛中來當如一比丘雖得羅漢而常以鏡自照以世世從婬女中來故如目連比丘雖得神通猶恒戲跳以前世時曾獮猴中來故增上果者依彼十種不善業道一切外物無有氣勢所謂土地高下霜雹棘刺塵土臭氣多有蛇蝎少穀細穀少果細果及以苦果如是一切名增上果復有相似果且如殺者故與所害衆生種種諸苦因彼苦故生地獄中受種種苦以斷命故後生人中得短命報由斷他煖觸性也（餘依前說如究上下報篇中附依論略述）故涅槃經云何名爲煩惱餘報若有衆生習近貪欲是報熟故墮於地

獄中從地獄出受畜生身所謂鴿雀鴛鴦鸚鵡青雀
魚鼈獼猴麞鹿之屬若得人身受黃門形女人二根
無根婬女若得出家犯初重戒是名餘報若有衆生
以殷重心習近瞋恚是報熟故墮於地獄從地獄出
受畜生身所謂毒蛇具四種毒一見毒二觸毒三齧
毒四螫毒虎狼師子熊羆猫貍鷹鷂之屬若得人身
具足十二諸惡律儀若得出家犯第二重戒是名餘
報若有習近愚癡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
出受畜生身所謂象猪牛羊水牛蚤虱蚊䖟蟻子等
形若得人身聾盲瘖瘂癃殘背僂諸根不具不能受

法若得出家諸根暗鈍喜犯第三重戒是名餘報若
有修習憍慢之人是報熟時墮於地獄從地獄出受
畜生身所謂糞蟲駝驢犬馬若生人中或入奴婢身
貧窮乞匃或得出家常爲衆生之所輕賤喜犯第四
戒是名餘報疑使大意同癡不勞别述亦名五鈍使
報又菩薩藏經云復次長者我觀世間一切衆生由
於十種不善業道而能建立安處邪道多墮惡趣何
等爲十一者奪命二者不與取三者邪婬四者妄語
五者離間語六者麤語七者綺語八者貪著九者瞋
恚十者邪見長者我見衆生由是十種不善業故乘

於邪道多趣多向多墮惡道爲欲證得阿耨菩提超
出一切諸邪道故以淨信心捨釋氏家趣無上道又
智度論云佛語難提迦優婆塞殺生有十罪何等爲
十一者心常懷毒世世不絶二者衆生憎惡眼不喜
見三者常懷惡念思惟惡事四者衆生畏之如見蛇
虎五者睡時心怖覺亦不安六者常有惡夢七者命
終之時狂怖惡死八者種短命業因緣九者身壞命
終墮泥犂獄十者若出爲人常當短命如佛說不與
取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物主常瞋二者生人疑三
者非時非處行不籌量四者朋黨惡人遠離賢善五

者破善相六者得罪於官七者財物没入官八者種
貧窮業因緣九者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爲人勤苦求
財爲人所共若王若賊若水若火若不愛子用乃至
藏埋亦爾如佛說邪婬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常爲
所婬夫主欲危害之二者夫婦不睦常共鬬諍三者
諸不善法日日增長於諸善法日日損減四者不守
護身妻子孤寡五者財産日耗六者有諸惡事常爲
人所疑七者親屬知識所不愛喜八者種怨家業因
緣九者身壞命終死入地獄十者若出爲女多人共
一夫若爲男子婦不貞潔如是等種種因緣不作是

名不邪婬如佛說妄語有十罪何等爲十一者口氣常臭二者善神遠之非人得便三者雖有實語人不信受四者智人謀議常不參預五者常被誹謗醜惡之聲因聞天下六者人所不敬雖有教勅人不承用七者常多憂愁八者種誹謗業因緣九者身壞命終當墮地獄十者若出爲人常被誹謗如是種種不作是爲不妄語名曰善律儀如佛說飲酒有三十六過失[illegible]如是四罪不作是身善律儀妄言不作是口善律儀名爲五戒律儀又業報差別經云復有十業能令衆生得外惡報若有衆生於十惡業多修

習故感諸外物悉不具足何等爲十一者以其殺生業故令諸外報大地鹹鹵藥草無力二者以其偷盜業故感外霜雹螽蝗蟲等令世饑饉三者以其邪婬業故感惡風雨及諸塵埃四者以其妄語業故感生外物皆悉臭穢五者以其兩舌業故感外大地高下不平山陵堆埠株杌丘墟六者以其惡口業故感生外報瓦石沙礫麤澀惡物不可觸近七者以其綺語業故令諸所有草木稠林枝條棘刺八者以其貪多業故感生外報令諸苗稼子實微細九者以其瞋恚業故令諸樹木果實苦澀十者以其邪見業故感生外報苗稼不實收穫尠少如是十業得外惡報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

校譌

第四紙[illegible]

音釋

嗇[illegible]　鱠[illegible]　翹[illegible]　戢[illegible]　沖[illegible]

愬[illegible]　迄[illegible]　蠕[illegible]　賀[illegible]　呵[illegible]

蝎[illegible]　螯[illegible]　僂[illegible]　眴[illegible]

鹵[illegible]　螽[illegible]　杌[illegible]　礫[illegible]

穫[illegible]　尠[illegible]

大倉居[illegible]華[illegible]

法苑珠林第九十[illegible]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二

殺生部

述意

夫稟形六趣莫不戀戀而貪生受質二儀並皆區區而畏死雖復升沉萬品愚智千端至於避苦求安此情何異所以驚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窮獸入廬乃祈生於歐氏漢王去餌遂感明珠之酬楊寶施華便致白環之報乃至沙彌救蟻見壽長生流水濟魚天

降珍寶如此之類寧可具陳豈容縱此無厭供斯有待斷他氣命絕彼陰身遂令抱苦就終銜悲向盡大地雖廣無處逃藏旻天既高靡從啓訴是以經云一切畏刀杖無不愛壽命恕己可為喻勿殺勿行杖但凡俗顛倒邪見無明或為吉凶公私祭祀贍待賓客營理庖廚烹宰雜類之身供擬衆人之膳或復年移歲晚事隙時閑天慘慘以降霜野炎炎而通燒於是駕追風而佚馬捧奔電之良鷹劒則巨闕干將弓則烏號繁弱遂傾諸藪薄罄彼林衆顛覆巢居剖破窟宅罝羅亘野罩網彌山或前絡後遮左邀右截埃塵漲日煙火衝天遂使烏失侶而驚飛獸離羣而奔透鷹鬭弦而競落猿抱樹而哀吟莫不臨岭谷而悲號對高林而絕叫於是箭非苟發弓不虛彈達腋洞胷解頭陷腦或復墜綸濁渚散餌清潭學釣鯉於河津同射鮒於井谷朱鱗已掛無復待信之能素質既懸長罷躍舟之瑞霏膾形軀有枯槃而雨散或復飧犹孔熾宜申薄伐邊境虔劉事資神武雖復賢聖帝主尚動干戈哲后明君猶須征伐所以升旃之役乃著高名牧野之師方稱盛德其中或有擁百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進碎曹公於赤壁撲項帝於烏江懸棻

首於高臺橫阜屍於都市並皆英雄一旦威武當時如此之流弗可為記莫不積骨成山流血為海今者王師雷動掃殄妖逆揚兵擁節祐境沾邊既預前驅叨居後勁雲旗之下寧敢自安霜刃之間信哉多險故刀下叩頭稍下乞命如斯之罪不可具陳凡是衆生有相侵害為怨為讎負命負身或作短壽之因便招多病之果願從今日永斷相續盡未來際為菩提眷屬不壞良緣法城等侶矣

引證

如鼻奈耶律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婆羅門

常供養迦留陁夷其婆羅門唯有一子長爲取婦時婆羅門臨終勑子吾死之後汝看尊者迦留陁夷如我今日莫使有乏父母亡後子奉父母教還復供養迦留陁夷如父在日等無有異後於異時婆羅門子出行不在囑婦供養是日便有五百羣賊中有一賊面首端正婦遥見之遣使喚來便共私通迦留陁夷數往其家婦恐沙門泄漏此事後共此賊方便殺之波斯匿王聞於尊者迦留陁夷爲賊所殺王憶尊者瞋恚懊惱即時便誅婆羅門家并殺左右十八餘家捕五百賊斬截首足擲著塹中比丘見已而白佛言迦留陁夷本造何惡爲婆羅門婦所殺耶佛告比丘迦留陁夷乃往過去作大天祀主有五百人牽其一羊截於四足將詣天祀而共乞願祀主得已即便殺之由殺羊故墮於地獄受無量苦昔天祀主今迦留陁夷是雖得羅漢餘殃不盡今得此報爾時羊者今婦是也昔五百人截羊足者今日爲王截其手足五百賊是佛告比丘若人殺害所受果報終不朽敗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梨耆彌有七頭兒皆以婚娶最小兒婦字毗舍離甚有賢智無事不知時梨耆彌以其家業悉皆付之由其賢

智波斯匿王敬禮爲妹有時懷妊月滿便生三十二卵其一卵中出一男兒顔貌端正勇健非凡一人之力敵於千夫長爲納婦皆是國中豪賢之女時毗舍離請佛及僧於舍供養佛爲說法合家悉得須陁洹果唯最小兒未得道迹乘象出遊逢輔相子乘車橋上便捉擲著橋下塹中傷破身體來告其父輔相語子彼人力壯又是國親難與諍勝當思密報即以七寶作馬鞭三十二枚純鋼作刀著馬鞭中人贈一枚諸人愛之歡喜納受恒捉在手出入見王國法見王禮不帶刀輔相見受便向王讒毗舍離兒年盛力壯一人當千今懷異計謀欲殺王各作利刀置馬鞭中事審明矣王即索看果如所言王意謂實皆悉殺之殺竟便以三十二頭盛著一函封閉印之送與其妹當日毗舍離請佛及僧就舍供養見王送函謂王助供即欲開看佛止不聽待僧食竟飯食訖已佛爲說法無常苦等時毗舍離得阿那含果佛去後開函見兒三十二頭由斷欲愛不至懊惱但作是言痛哉悲矣人生有死不得長久驅馳五道何苦乃至三十二兒婦家親族聞事非理懊惱唱言大王無道枉殺善人共集兵馬欲往報讎王時恐怖走向佛所諸人引

軍圍繞祇園阿難見王殺毗舍離三十二子婦家親族欲爲報讎合掌問佛有何因緣三十二兒爲王所殺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三十二人盜他一牛共牽將到一老母舍欲共殺之老母歡喜爲辦殺具臨下刀殺牛跪乞命諸人意盛遂爾殺之牛死誓言汝今殺我我將來世終不放汝死已共食老母食飽歡喜之言由來安客未如今日佛告阿難爾時牛者今波斯匿王是盜牛人者今毗舍離三十二子是時老母者今毗舍離是由殺牛故五百世中常爲所殺老母歡喜五百世中常爲作母兒被殺時極懷懊惱今值我

故得阿那含果婦家親族聞佛所說恚心便息各作是言此人自種今受其報由殺一牛今尚如是何況多也波斯匿王是我之王云何懷怨而欲殺害即投王前求哀懺悔王亦釋然不問其罪阿難白佛復修何福豪貴勇健值佛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一老母合集衆香以油和之欲往塗佛塔路中逢值三十二人因而勸之共往塗塔塗竟發願所生之處尊榮豪貴恒爲母子值佛得道從是以來五百世中生恒尊貴常爲母子今值佛故各得道迹

正報頌曰

戲笑殺他命　悲號入地獄　臭穢與洋銅
灌注連相續　奔刀走火燄　擘裂碎楚毒
億載苦萬端　傷心不可錄

習報頌曰

殺生入四趣　受苦三塗畢　得生人道中
短命多憂疾　疫病癭難苦　壽短常沉沒
若有智黠人　殺心寧放逸

感應緣（略引十七驗）

宋撫軍將軍劉毅驗
梁有人沐髮用雞卵白驗

梁有人賣鱓爲業驗
梁有客食炙肉驗
梁有人殺牛繫刹柱下驗
梁有部曲截盜偷賊手驗
齊有人殺牛食卒驗
齊有人捕魚見魚醬驗
唐殷安仁停客殺驢驗
唐都督鄉公賔軌好殺驗
唐潘果殺羊舌縮驗
唐賀悅勒牛舌斷啞驗

唐陸孝政殺蜂驗
唐有人爲讎家所害驗
唐齊士望燒雞子驗
唐封元則盜羊殺驗
唐京城西路店上人殺羊驗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牛牧寺僧主云藏桓家兒度爲沙彌幷殺四道人後夜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見殺貧道貧道巳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病不食日爾羸瘦當發楊都時多有諍競侵陵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殺敗夜單騎突出投牛牧寺僧白撫軍昝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執仇之理然何宜來此亾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歎咤出寺後崗上大樹自縊而死也右一驗出冥祥記

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卵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雞雛之聲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䱇爲業後生一兒頭具䱇白頸以下方爲人耳

梁時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徧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羊酒作禮縣令以牛繫刹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令左右宰之飲啗飽酒便臥簷下投醒即覺體癢把搔癮疹因爾須臾變成大患經十餘日便死

梁時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時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啗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齊時江陵高偉隨吳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嚙之而死右七驗出冤魂志

唐京兆殷安仁家富素事慈門寺僧以義寧元年初有客寄其家停止客盜他驢於家殺之驢皮遺安仁家至貞觀三年安仁遂見一人於路謂安仁曰追汝使明日至汝當死也安仁懼徑至慈門寺坐佛殿中經宿不出明日果有三騎并步卒數十人皆兵仗入寺遙見安仁呼出安仁不應而念誦逾進鬼相謂曰

昨日不卽取今日修福如此何由可得因相與去留一人守之守者謂安仁曰君往日殺驢驢今訴君使我等來攝君耳終須共對不去何益安仁遂答曰往者他盜自殺驢但以皮與我耳本非我殺何以見追倩君還爲我語驢我不殺汝然今又爲汝追福於汝有利當捨我也此人許諾曰驢若不許我明日更來如其許者不來矣言畢而出明日遂不來安仁於是爲驢追福而舉家持戒菜食云爾盧文勵說之安仁今現在

唐洛州都督鄭公竇軌性好殺戮初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至貞觀二年冬在洛州病甚困忽自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冬月無瓜也公曰一槃好瓜何故無耶旣而驚視曰非瓜也並是人頭從我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薨

唐京師有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吏下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於塚間見一羊爲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乃拔却羊舌於是夜殺食之後經至一年果舌漸消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

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官人一時彈指教令爲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信敬齋戒不絕爲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史自向臨說耳右二驗出冥報記

唐武德年中隰州大寧人賀悅永興爲隣人牛犯其稼穡乃至繩勒牛舌斷永興後生子三人並皆瘖瘂不能言語

唐雍州陸孝政貞觀年中爲右衞隰川府左果毅孝政爲性躁急多爲殘害府內先有蜜蜂一龕分飛聚於宅南樹上孝政于時遣人移就別龕其蜂未去之間孝政大怒遂煮熱湯一盆就樹沃蜂總以殺盡殆無遺子至明年五月孝政於廳晝寢忽有一蜂螫其舌上遂卽洪腫塞口數日而卒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雠怨家所害詣縣陳請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就燭委細窮問至一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卽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被傷姓名被打殺置於某所井中公可早檢不然恐被移

向他處不可覓得義琰即親往覓果如所陳尋而雖家云始具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唐魏州武强人齊士望貞觀二十一年死經七日而穌自云初死之後被引見王即付曹司别遣勘當經四五日勘簿云與合死者同姓字然未合即衆判官語士望曰汝生平好燒雞子宜受罪而歸即命人送其出門去曹司一二里即見一城闉城中有鼓吹之聲士望欣然趍走而入既入之後城門已閉其中更無屋宇徧地皆是熱灰士望周慞不知所計燒灼其足殊常痛苦士望四顧城門並開及走向開其扉即掩凡經一日有人命門者曰開門放昨日罪人出既出即命人送歸使者辭以路遥遷延不送之始求以錢絹士望許諾遂經歷川塗踐履荆棘行至一處有如環堵其中有坑深黑士望懼之使者推之遂入坑內不覺漸穌尋乃造紙錢等待焉使者依期還到士望妻亦同見之云

唐封元則渤海長河人也至顯慶中爲光祿寺太官掌膳時有西蕃客于闐王來朝食斷餘羊凡至數十百口王竝託元則送於僧寺放作長生元則乃竊令屠家烹宰收其錢直龍朔元年夏六月洛陽大雨震

電霹靂元則於宣仁門外大街中殺之折其項裂血流灑地觀者盈衢莫不驚愕右五驗出冥報拾遺

唐顯慶年中長安城西路側店上有家新婦誕一男月滿日親族慶會買得一羊欲殺羊數向屠人跪拜屠人報家內家內大小不以爲徵遂即殺之將肉釜煑餘人食斷理蒸餅食令產婦抱兒看煑肉抱兒前火釜大極牢忽然自破釜湯衝灰火直射母子母子俱亡親族及隣人見者莫不酸切信之交驗豈得不慎店人見聞之者永斷酒肉葷辛不食在同店人向道自說

偷盜部

述意

夫稟形六趣莫不貪欲爲原受質二儀竝皆戀財爲本雖復人畜兩殊然慳惜無二故臨財苟得非謂哲人見利忘義匪成君子且錢財玉帛是外所依擁華僧物是內供養理應省已貧窘隨喜他富豈以自貧貪奪他財所以調達取華遂使退落橋梵損粟反受牛身迦葉乞餅被女譏訶比丘齅香池神呵責是知偷盜之愆寧非大罪所以朝餐無寄夜寢無依烏棲鹿宿赤露攀樹傍路安眠循鄽求食遂使母逐鵰鴿

而南去子隨胡馬而北歸夫類日影而西奔婦似川流而東逝莫不望故鄉而腸斷念生處而號啼淚交駛而散血心鬱怏而聚肴如斯之苦皆由前身不施劫盜中來故經曰欲知過去因當看現在果欲知未來果但觀現在因是故勸諸行者常須戒勗勿起盜心乃至遺落不貪何況故偷他物也

佛物

如涅槃經云造立佛寺用珠華鬘供養不問輒取若知不知皆得方便盜又鼻奈耶論云若盜佛塔聲聞塔中旛華皆望施主結重罪為斷彼福故有十誦律

云若盜佛圖物精舍中供養具若有守護主計主犯重罪如十誦偷佛舍利薩婆多論盜佛像並為淨心供養自念云彼亦弟子我亦弟子如是之人雖不語取供養皆不犯罪（此謂無主情護者不犯有者犯重罪）若依摩德勒伽論云為轉賣活命故盜佛像舍利者犯大重罪

法物

如四分律云時有人盜他經卷佛言佛語無價計紙墨犯重罪十誦律云借他經拒逆不還令主生疑者犯方便罪（由心未決若決者犯重）正法念經云若盜他秘方者犯重罪唯識並決論云闇取他經論讀乃至一句皆

犯盜竊文句罪（此據是主作心者犯若不爾餘經精通不坐所取讀無過也）五百問事口決云不得口吹經塵以口氣惡故（像塵亦爾）若燒故經得重罪如燒父母不知有罪者犯輕（數有惡人偷身銅像燒鑄聖容將供身命逆中之極無過於此或為華蓄用充衣服或將貨活命如是等罪未來受殃無有出期）

僧物

如五分律云貸僧物不還計直犯重又觀佛三昧經云盜僧鬘物者過殺八萬四千父母等罪又寶梁經云寧啗身肉終不得用三寶物又依方等經云華聚菩薩云五逆四重我亦能救盜僧物者我不能救又

大集經濟龍品云時有諸龍得宿命心自念過去業涕泣雨淚來至佛前各如是言我憶往昔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果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言我曾噉啗四方眾僧華果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眾僧或復禮拜如是噉啗乃至七佛已來曾作俗人有信心人為供養故施諸華果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由彼業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

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丘逆業其罪如半然此惡報難可得脫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

述曰何故盜用僧物其罪偏重耶答曰隨盜一物即望十方凡聖上至諸佛下及凡僧隨境無邊還結無邊等罪微塵尚可知數此人罪報不可測量所以者何爲其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出家凡聖令其食用日夜修道不欲供俗是以鳴鍾一響遐邇同餐凡聖並資俱成道業冥資施主得益無邊惟斯福利功齊法界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迷衆生不簡貴賤不信三寶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啗僧食受用華果或騎僧雜畜將僧奴用或俗貸僧物經久不還見僧歷索反加陵毀或倚官刑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今悋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爲慈愍白衣慮受來苦若當與者非直損俗亦罪及知事未來生處同受其殃故佛本行經云一念之惡能開五不善門一惡能燒人善根二從惡更生惡三爲聖人所訶四退失道果五死入惡道既知不易誠爲大誡後時取受省用之也

互用

如寶梁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償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用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治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又十誦律云佛聽僧坊佛圖畜使人及象馬牛羊等各有所屬不得互用又僧祇律云供養佛物華多聽轉賣買香燈猶故多者轉賣無盡財中又五百問事口決云佛旛多者欲作餘佛事用者得若施主不許者不得又四分律云供養佛塔食治塔人得食又善見論云佛前獻佛飯食侍佛比丘得食若無比丘白衣侍佛亦得食又罪福決疑經云初獻佛時上中下座必教白衣奉佛及僧獻佛竟行與僧食不犯若不爾者食佛物故千億歲墮阿鼻地獄檀越不受師教亦招前罪若生人間九百萬歲墮下賤處何以故佛物無人能評價故（若凡聖齋家在僧寺二時常食獻佛聖僧食不得入佛僧者不得收施唱呪食後一切得食若情樂搏食走入佛僧不通白衣者應唱已取食）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迴入現前本

擬大眾迴入別人本擬眾僧迴入白衣皆違反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得罪也犯重之罪望前施主准此之文檢校佛像有餘綵色不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位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種種道俗凡聖形像諸雜供養名華草木山池鳥獸不局佛像者通作無罪故五百問事云用佛綵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為供養故不犯羯磨問邊方道俗不閑戒律雖有好心經營三寶任己用情互用三寶物乃至齋上聖僧鉢錢或將自入或入常住或作佛像或畫壁上迦葉阿難手形並不合別得罪且如上受請說問曰今時齋上有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答曰若施主本心定入造像最如前文斷只合造佛不得別用若如今時齋家先僧食後通出佛僧錢知施主不別標局者任設供之處通營造佛堂種種供佛受用並得但人人得入無僧眾人用上來略述並依經律文斷不是人情若不如法者及結無知不學之罪自外不盡若其有律具十卷律部廣說故須檢校三寶事重不輕自非學解戒律深究諸不護慎用心怖怕業道常勤作意了識人情如是之人始堪作綱維即非如斯不合作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我聽二種比丘得營眾事何等為二一能淨持戒二畏於後世喻如金剛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識知業報二有諸慚愧及以悔心復有二種何等為二一阿羅漢二能修八背捨者如是二種比丘我聽營事自無瘡疣能護他人意以此事難故語迦葉於佛法中

種種出家種種性種種心種種解脫種種斷結或有阿蘭若或有乞食或有樂住山林或有樂近聚落清淨持戒或有能離四扼或有勤修多聞或有辯說諸法或有善持戒律或有善持毗尼儀式或有遊諸城邑聚落為人說法有如是等諸比丘僧營事比丘善取如是諸人心相故經云彼營事比丘應當分別常住僧物不得與招提僧招提僧物不得與常住僧此二物不用常住僧物招提僧物不應與佛物雜共佛物亦不得與共用二若常住僧物多而招提僧有所須者營事比丘應集僧行籌索欲僧和合者應以常住僧物分與招提僧若如來塔或有所須若欲敗壞者若常住僧若招提僧物多者營事比丘應集行籌索欲作如是言是佛塔壞今有所須此常住僧物招提僧物多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若僧不惜所得施物若常住僧物招提僧物我今持用修治佛塔若僧不和合營事比丘應勸化在家人求索財物修治佛塔若佛物多者不得分與常住招提僧何以故於此物中應生世尊想佛所有物乃至一線皆是施主信心施佛是故諸天世人於此物中生佛塔想而況寶物若於佛塔中寶令風吹雨爛破盡不應以此衣貿易寶物

何以故如來塔物無人能與作價者又佛無所須故如是營事人者三寶之物不應令襍以自襍用得大苦報若受一劫若過一劫以侵三寶物故又寶梁經云佛言營事比丘若生瞋心於持戒大德人所以自在故驅令役使故墮地獄若得爲人作奴僕爲主苦役人所鞭打又營事比丘以自在故更作重制過僧常限謫罰比丘非時令作以此不善根故墮於多釘小地獄中生此中已以百千釘釘挓其身其身爛然如大火聚又營事比丘於持戒有大德所以重事怖之以瞋心語故生地獄中其所得舌長五百由旬以百千釘而釘其舌一一釘中出大火焰又營事比丘數得僧物慳惜藏舉或非時與僧或復難與或困苦與或少與或不與或有與者或不與者以此不善根故有穢惡餓鬼常食糞丸此人命終當生其中於百千歲常不得食或時食變爲糞屎或作膿血是故迦葉營事比丘寧自啗身肉終不襍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

凡物

如善見論云爲他別人乃至三寶守護財物若謹慎掌護堅鎖藏戶而賊從孔中屋中竊取或逼迫取非

守物人能禁限者但望本主結罪皆不合徵若主掌懈慢不勤守護爲賊所偷者掌物人償之以望守護主結罪故十誦律云遠處受他寄物在道損破若好心捉破者不應償惡心捉破者須償若偷他物不問好心惡心若破一切須償又十誦律云賊偷物來或好心施或因他逐恐怖故施得取以成物主故但莫從賊乞自與者得取取已染壞色著有主識認者應還又摩德勒伽云若狂人自持物施不知父母親眷者得取若父母可知不自手與者不得取又十誦律云若取他虎殘肉者犯小罪由不斷望故若取師子殘者不犯由斷望故又薩婆多論云盜一切鳥獸者得小罪（以時會世多有餘人毀壞他藏窠取其所栗湖探擄巢子等並犯罪）四分律云若與想取已有想取糞掃想取暫想取親友意取等皆不犯其親友者依律要具七法始名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取而不犯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人作賊偷盜他物爲主所執縛送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閉著牢獄或截手足或刖耳鼻或剝其皮或抽其筋或取倒懸或時鋸解或以火炙或時

湯煮或以生革轉絡其頭或復洋銅而灌其身或以長橛而刺其腕或使惡象而以蹈殺或開其腹抽腸約草或時反縛打惡聲鼓將詣市所摽下斬首或復節節支解其形或以刀破或時箭射如是種種苦切殺之以此偷盜惡業因緣命終之後生地獄中猛火燒身融銅灌口鑊湯鑪炭刀山劒樹熱灰糞屎磨磨碓擣受如是等種種諸苦酸楚毒痛不可稱計百千萬歲脫出無期地獄罪畢生畜生中象馬牛羊駝驢犬等經百千歲以償他力畜生罪畢生餓鬼中饑渴苦惱不可具言初不聞有漿水之名經百千歲受如

是苦惡道罪畢出生人中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貧窮衣不蓋形食不充口二者常為王賊火水及以惡賊之所劫奪又正法念經云何名盜若人思惟欲令種種穀麥我獨成就令世間人五穀不登常作如是不善思惟復於異時眾生薄福田苗不收如是惡人見世饑饉心生歡喜如我所念於市糴賣曲心巧偽量諸穀麥誑惑於人究竟成業若心思惟名為思業若作誑時名為誑業作誑業已名究竟業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一

校譌

第五紙六行之處 宮作而　第十一紙十八行尾 南藏作氏

音釋

慘　罦　鮒　撿抁
陑　稍　壍　妊　瘦
黠　鱓　鄯　咤　瘱
疹　訶　淀　隰
愕　㬅　擊　駛
㲉　挓　𡚱

嘉興居士虎林龍誠與妻氏
法苑珠林第九十一卷　吳江先立明譽對　吳
江汝鏞書　秀水錢晉蕃
萬曆辛卯秋原京山刻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三

偷盜部之餘

遺物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若金若銀及餘財寶取已唱令此是誰物若有人言此是我物當問其相實者當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日日唱之若無主認以此寶物付王大臣州郡令長若王大臣州郡令長見福德人不取此物後當護持佛法衆僧是名

不盜又僧祇律云若見遺衣物者當唱令之無主者懸著高頭處令人見若言是何物應問言汝物何處失答相應者與若無識者應停至三月已若塔園中得者即作塔用僧園中得者四方僧用若貴價物者謂金銀瓔珞不得露現唱令得寶人應審諦數看有何相貌然後舉之人來認時相應者與對衆多人與不得屏處還叙受三歸語言佛不制戒者汝眼看不得若無人來認者停至三年如前處當界用之若治塔得寶藏者即作塔用僧地亦然故成實論云伏藏取用無罪佛在世時給孤長者是聖人亦取此物故

知無罪又自然得物不名劫盜又僧祇律云入聚落中有遺落物不得取與比丘者得即是施主聚落中風吹衣不得作糞掃想取若曠路無人處得取又五分律云若舉衣經十二年不還者集僧評價作四方僧用若彼後還以僧物償不受者善

正報頌曰

劫盜供他用　泥犁獨自沉　獲鳥金剛劈

啄腦劈其心　灌口以銅汁　碎身鐵棒砧

怕懼周慞走　還投刀劍林

習報頌曰

劫盜所獲報　地獄被銷融　罪畢生人道

飢貧以自終　共財被他制　何殊下賤中

寄言懷操者　當須思固窮

感應緣 略引六驗

漢蒼梧郡亭長龔壽

漢歧州郡縣鼇亭長盜殺他人女

隋宜州有人姓皇甫名遷

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女

唐西京東市筆行趙氏女

唐主簿周基破吏盜死

漢世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亾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故

問之壽因捉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即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釭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德之

漢時有王忳字少林為郿縣令之縣到斄亭亭常有鬼數數殺人忳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怨無衣自蓋忳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為縣門下遊徼忳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投衣而去忳旦收遊徼詰問即服收同謀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為他事今所不錄右二驗出冤魂志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一家姓皇甫

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竝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於後一時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牀上母向舍後其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兒將去遂勘合家良賤竝云不得母恨不清合家遂鞭打大小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亾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豘子年至兩歲八月社至須錢賣遠村社家得錢六百文社官將去至於初夜遂驚覺合家大小先以鼻觸婦膊夢云我是汝夫為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拷今我

作豬令來償債今將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一夢忽寤心驚仍未信之復眠還夢如是豬復以鼻觸婦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還夢同新婦兒女亦同夢見一夜裝束令兒及將還兒并持錢一千二百文母報兒云社官儻不肯放求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豬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豬不與君再三慇懃不放兒兒怕急恐慮殺之私憑一有識解信敬人曾任縣令具述委曲實情後始贖得既得豬已驅向野田兒語豬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豬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家豬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恥愧比隣相嫌者並以豬譏罵兒女私報豬云爺今作業不善受此豬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之日每共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豬聞此語歷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餘里至大業十一年內豬於徐家卒信知業報不簡親疎較若目前豈不慎歟長安弘法寺靜林法師是遷隣里親見其豬法師傳向道說之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京兆人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著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嘗用物不語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旦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悟旦而自往觀羊果有青羊項髆皆白頭上有兩點白相當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家人勿殺待慶植至放送之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怒即命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數人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又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發病遂不起京下士人多知此事崔尚書敦禮具為臨說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作飲食相邀號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大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童女年可十三四著青裙白衫以汲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百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廚舍內西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以盜之坐此得罪今當

償父母命言畢化爲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得百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盧文勵傳向臨說爾 右二驗出冥報記

唐兾州舘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至顯慶四年十一月奉使於臨渝開互市當去之時將佐使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乃入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物藏隱之處妻乃依此告官官司案辯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當親見明庭觀道士劉仁寬說之 右一驗出冥報拾遺

邪婬部

述意

夫婬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愆晉獻亾家實驪姬之罪獨角山上不悟騎頭之羞期扺廟堂寧悟焚身之痛皆爲欲界衆生之修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地水火風誰爲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

是以菩薩大士恒修觀行臭處流溢徧身皆滿六塵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旃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逶迤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珮能税駕於陳王漢曲弄珠遂留情於交甫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迴襲韓壽之衣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冠而爲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内外俱空須臾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棄溝渠以充螻蟻凡是衆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爲四趣因感三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實由婬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染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爲也

訶欲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纒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猒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齩　血塗枯骨
增涎嚥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爾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為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又禪祕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盛服莊嚴欲壞目連目連爾時為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猒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身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為好
汝膓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篋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染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來　不能染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鑠于眼不以視色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妬以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害強知虛詐能惑世間第三明女人難親可猒者故

優塡王經偈云
女人最爲惡　難與爲因緣　恩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法念經
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
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
妬瞋諂妖穢鬬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鐵　宛轉眼中　不以散心
邪視女色　含笑作姿　憍慢羞慚
廻面攝眼　美言妬瞋　行步妖穢
以惑於人　婬羅彌網　人皆投身
坐臥行立　廻眄巧媚　薄智愚人
爲之心醉　執劒向敵　是猶可勝
女賊害人　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
猶可手捉　女情惑人　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婬他婦女　是人無慙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頭女皆
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
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
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
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爲好眼耳鼻口亦爾身不著細

滑是爲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爲好手今觀此女眼覩
色耳聽音鼻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
不好也又佛說日明菩薩經云菩薩可色欲法女色
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
重患凡夫因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
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爲從獄
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
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顚蹶死無日矣凡夫重色
甘爲之僕終身馳驟爲之辛苦雖復鈇質寸斬鋒鏑
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爲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

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獸病離於衰禍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圍撒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網衆魚投之刳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惡而穢之不為此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柰女好邪婬者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畏多疑四

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心不邪婬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身得安隱四死上天生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姧偽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使請之使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為姧悵然懊惱為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曰臣來有忿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姧意忿顏色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兒私通夫人乃爾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爾何況凡女兩人俱捨便入山中剃髮作沙門思惟女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

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視呼道人相後堪為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卵來為水漂去有一樹奇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

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爾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為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迴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為御車群臣於路奉迎設拜夫人出手開帳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巳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梵志得臥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臥臥

巳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巳復內婦著壺中吞巳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巳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巳出男共食食巳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為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敕宮中自任行來王敕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

不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琢銀兒私通夫後覺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婦密語琢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琢銀兒便來抱持詐狂臥地婦便嗥呼其夫何為使人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為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默然而慙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

貌端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共通諸人聞巳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逢見是女即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某甲婆羅門女有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即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是無過答言可爾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

女見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莊嚴具合棄死處時有五百羣賊於此處行見是死女卽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婬龍名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婬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鐵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鳥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臥隱深

習報頌曰

昏婬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己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慙恥

感應緣（略引十二驗）

漢有談生冥婚怔
晉有盧充冥婚怔
晉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怔
晉有張世之冥婚怔
晉馮馬子感女重生怔
晉桓道愍感婦重生怔
宋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婚怔
宋弘農人感得冥婚怔
齊王奐仕妬殺妾冥報怔
齊陳氏害前婦兒冥報怔
唐岐州王志冥婚怔
唐印人韋把誓外私冥報怔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臥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來就談生遂爲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愼勿以

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爲夫婦生一兒已二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腰已下肉如人腰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顧念我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逐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睢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此人必發吾女冢乃收考談生談生具以實對王猶

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復之遂以為女壻表其兒為郎中右一驗出搜神記

晉時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墳二十時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麞便射之射已麞倒而復走起充步步趁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里門宅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麞到門中有一鈴下唱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

書示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歔欷無復辭託崔便勑內盧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廊婦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為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自留養勑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涕零出門見一犢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提襆衣與充相問曰姻援始爾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便上車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

別後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犢車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四坐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鋺別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會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
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今時一別後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鋺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乘車詣市賣鋺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鋺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鋺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敘其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可說得鋺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齎還白母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鋺俱驗姨母曰此我外生也即字溫休溫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為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

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敘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

即時穌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在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塜者（此驗出搜神記）

晉時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廨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亾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汙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廨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塜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亾女履耶世之呼問兒具陳本末李張竝謂可恠發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脚有履左脚無也自爾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涕而别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廨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亾亾來出入四年為鬼所枉殺

案主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馬子乃得生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答曰可爾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與地平令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次項形體頓出馬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竒妙非常遂與馬子寢息每誡云我尚虛自節問何時得出答曰出當得本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廨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醊其喪前去廨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朞之後顏色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禮娉為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為祕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士延世之孫（右二驗出搜神記）

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

炳炬發屏風外乃其婦也形貌莊飾具如生平慤了不畏懼遂引共臥言語往還陳敘存亾慤曰卿亾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耳新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妬忌之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也慤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曉辭去涕泗而別慤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懼恍惚積日

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史王藴子某光祿大夫劉躭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疋配戲弄之即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以顧之實貪今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亾右此二驗出幽明錄

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為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又悉追馬至暮不及眠覺日已向晡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一女郎再拜曰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給君箕箒此人知神敬畏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袷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閤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脈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宦右此一驗出搜神記

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妬忌

之深便妾怒嘗在齋内使愛妾治髭忽有烏銜黄梅過庭而墜奐猜妾有密期擲果爲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樵私遊奴即往㩮捉而此人言驗汗嫌便遁迸走奴還白之奐謂彌用有實苦加覈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爲枉横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爲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輿祖誣其欲反爲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伏兵收奐奐子彪素稱凶剽及女壻殷叡遂

勸奐曰曹呂今來不見眞勑恐爲姧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奐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彪遂取與官軍戰彪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舉兵攻奐斬之時人以爲妾之報也 右二驗出冥祥記

宋東海徐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某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饑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片罪横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爲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旣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内外狼狽俄爾自滅茅茨儼

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華嚴霜落奈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右一驗出冤魂志

唐顯慶三年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貌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綿州殯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内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内莊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情密共辭别家人求

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
右縛打此人將爲私盜學生具說逗留口云非唯得
孃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共某辭別留爲信物令遣人
開棺撿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旣見此徵
遣人解放僧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
從父南任父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
衣馬莊東同歸將爲女夫憐愛甚重（見西明寺僧玄是本綿州人俱說知是）
唐武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
寵衰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
徧瘡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說向臨云是某從兄（右驗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校譌

第十二紙（十二行可疑當作訶）第十四紙（十九行功疑當作攻）

音釋

獲（厥縛切）嗙（[illegible]）鄗（[illegible]縣名）貰（[illegible]借也）恠（[illegible]）涪（[illegible]）游徼（[illegible]）駞（[illegible]）膊（[illegible]）鈇（[illegible]）奴（[illegible]）透迤（[illegible]）蹶（[illegible]）鏑（[illegible]）剉（[illegible]）俎（[illegible]）廐（[illegible]）

睢（宣生切[illegible]縣名）襆（[illegible]）歔欷（[illegible]）識（[illegible]）揄（[illegible]）畷（[illegible]）譙（[illegible]）猥（[illegible]）耠（[illegible]）婉娟（[illegible]）覘（[illegible]）攡（[illegible]）蝶（[illegible]）拉（[illegible]）狼狽（[illegible]）黤（[illegible]）櫛（[illegible]）縊（於計切經死也）

嘉興名士[illegible]
法苑珠林第[illegible]卷吳江[illegible]
了因書[illegible]有光刻
[illegible]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丘明亮對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四

妄語部

述意

惟夫禀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偽身恒作虛妄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眞實由妄語也

引證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讒語
彼人速輕賤　爲善人捨離　天則不擁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饑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　一切外物　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四衆於佛法中爲利養故貪求無猒爲好名聞而假僞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剎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

波旬種爲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電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啗熱鐵丸從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众復剝皮經五百生還生人中聾盲瘖啞癃殘百病以爲衣服如是經苦不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爲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殺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爲自欺身亦欺他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其口臭令其身色天神所棄妄言者亾失一切諸善根本於巳愚冥迷失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行閑居之本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來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況燒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戒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一切是非莫自稱爲是常令推寄有本則過也不爾斧在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若兩眼人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餤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爲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惡口部

述意

凡夫毒熾恚火常然逢緣起障觸境生瞋所以發言一怒銜口燒心損害前人痛於刃割乖菩薩之善心違如來之慈訓故業報差別經偈言

麤言觸惱人　好發他陰私　剛強難調伏
生餓口餓鬼

引證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麤言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讐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憎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愼口業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豬頭臭

蟲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蟲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言麤語墮三惡道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慢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顯經義喚授者義曰速前象頭次喚第二者曰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豬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竪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蛆蟲膿血流溢臭氣巨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鼻身體支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豬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摑舉聲嘷哭馳走東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出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

持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苦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謗精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閻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誡諸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受此餓鬼形來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地獄說此語已號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口過故使然矣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

得近卽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爲立字名嚪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拘留孫出家爲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以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爲現神通寺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

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卽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卽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

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敎卽作比丘經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敎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愼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毗耶梨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卽欲

拔拔乃觀見此國有難越叱二衆總五百人於婆羅俱末底河網得摩竭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獸（自公聞前）佛為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為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蒙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諸種香華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焼焚魚網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笲像儼然至今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醜身體麤澀猶如蛇皮頭髮麤強猶如馬尾王見

不喜勑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勑已覓得付王王將屛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勑女夫自捉戶鉤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壻無所乏少拜為大臣後與豪貴共為邑會聚會之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赴衆人疑惟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

顯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臥解取門鉤遣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擧頭見佛髮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喜面復端正惡相麤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人見端正少雙觀看已竟還閉門戶繫鉤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

然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極醜何緣端正乃爾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夫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麤惡何期可憎時辟支

佛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尊富貴快樂無極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剎尸羅國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飤刮刷摩抆時得剎尸羅國復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徧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婆羅門晝夜餧飤我刮刷摩抆我今宜當盡力自竭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知得剎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婆羅門即往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已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賭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衆人前作毀呰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呰語即慙愧不肯出力與對諍競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餧飤摩抆刮刷望

汝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使我慙愧於衆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競駕若能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復在衆人前毀呰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賭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賭二千兩金多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競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爾時佛語諸比丘凡人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呰猶自慙愧不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慙愧故成實論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蹋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敎化諸龍王故即便往至須彌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彌頂規欲食噉時彼小龍命故未斷遙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即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姝妙世所希有因為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

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猒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祇洹中有大福德能教眾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問之曰今者世尊為在何處答曰汝但瞑目我自將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瞑目須臾不覺自然在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眾惡後受果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作龍虵羅剎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說是語已心驚毛竪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豁然獲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既入道次佛即聽許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進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

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汝等佷戾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嬈眾生今雖得人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爾時勸化比丘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爾時供養僧故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足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足滿十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極

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遂及家中我腹中
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於
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諸塚
間請大醫耆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鬚
皓白俯僂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由
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是
苦惱難可具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爾時
世尊遥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告小
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是
問故言道是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疑

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俯僂而
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爾時世尊告諸大衆此賢劫
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衆僧和
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夏
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維
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是
言我獨為爾營理僧事令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還
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衆僧尋即
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見
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殺命終墮地

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衆僧
聞已各護三業猒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支
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詣
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丘
緣於往昔供養衆僧及作維那營理僧事故今得值
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　著物則破傷　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鑊湯　割舌令自啗　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　慎口也何妨

習報頌曰

惡口多鬬忤　地獄被燒然　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劍言　設令有談論　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　改惡善自祥

感應緣（略引一驗）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楊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
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
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
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
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撓官司覓鄉人事過

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内無事横生整理
大小譏訶是非浪作但有牛羊縱暴士女相爭即將
向縣縣令裴瞿曇用為煩碎初二三廻與理後見事
繁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表閙徹惡心日盛人皆不
喜見但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
武德巳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
然有大小侵巳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
夜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見遂
共温涼訖人云東陽大監故遣我追你為你自生巳
來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巳身持戒不
全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
片財雖口云慙愧心中即生别計惑亂凡俗為此喚
汝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到地口不能言唯
心上少暖家人舉將入舍臥經宿不穌然操巳到東
陽都録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
机案牀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鏁或露頭散
腰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向東行過到
一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煙熢㶿不中人立
復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
何處曹司答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

善中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閙道有一楊師操一
生喜論人過每告官司導他長短逢人詐言慙愧有
片侵麸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
日是四月八日家人為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
還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
謝自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為得脫此
人答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
遂往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
惜身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巳即便依教發露慇
懃懺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穌巳具述此事
操於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
至七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
行看麥見牛三頭㬰食麥苗操就牛慙愧不復驅出
歸家後日行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
堂多人聚集操向衆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怪禮懺彌
殷其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
你既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
見操傳向臨說右一驗出冥祥記

兩舌部

述意

夫生老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黒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専構屏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業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壊有益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爲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鬬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壊眷屬當知上説妄語過中爲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卽是兩舌若説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巳説不須重述

引證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爲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搏虎晝夜伺捕衆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鬬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卽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搏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卽説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搏如是説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爾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搏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搏虎食我殘肉而自活命爾時卽説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如是説　善搏不能善

善搏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爾時善牙師子向善搏虎而説偈曰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搏説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鬬亂我等善搏虎説偈答善牙師子言

善搏不説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壊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眞實
當滅除瞋惱　今可至誠説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殺此野干
鬬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爾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爲彼所破共集一處相見不悅況復於人爲人所破心能不惱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曰
太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搴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
一切衆生　禍從口出　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鬬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旣如此　加之以饑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深　固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弊惡　違逆恣瞋怒
但令惡不怠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 略引二驗
漢宋后憂死驗
唐婦女梁氏死後復甦驗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悝及妃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構后執左道呪詛靈帝信之遂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閣者皆憐宋氏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旣已之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旣覺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永此爲何祥其可禳乎永對以宋后及勃海王無辜之狀宜並改葬以安冤魂返宋家之徒復勃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出冤魂志

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日而穌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以不有人更齋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耳官人敕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括舌一人執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少時如聽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冥報拾遺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三

校譌

第十五紙（三行諸者之諸譌作於）　第十六紙（十四行詳南藏作鮮）

音釋

抓摑（抓莊絞切謂以手抓也摑郭獲切打也）　嘷（乎刀切大哭也）　闍（徒屠切）　騃（語駭切癡也）　飤（祥吏切食飤也）　刷（數滑切拭也）　[illegible]（几偽切賭也）　餕（於偽切飲也）　佷（下懇切不聽從也）　熢焞（熢部紅切焞蒲沒切熢焞煙起貌）　導（音道）　擘（博所切擘也）　慄（音慄）　詛（莊助切呪也）　璽（想氏切王者印也）　嬖（卑計切便幸也）　斃（毗祭切死也）　禳（如陽切除殃也）

吳江居士吳嘉徵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九十三卷為先考鄉進士吳承廉往
生安養　吳江丘明覺對　宣州沙彌了因書
進賢趙宗周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五

綺語部

述意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忠故有實有實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終為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

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眾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為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或有兩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

實說故非妄語輭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舌第二或有兩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輭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兩舌是惡口非妄語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麤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兩舌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為喪他善根
烊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燋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眞理　為此沈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恥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略引四驗

漢有檀國蠻夷善閑咒術驗
晉天竺國人有數術驗
唐西國婆羅門祝術驗
唐盩厔縣程普樂少好音聲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閑幻術能從易牛馬頭上與羣臣共觀之以為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𤓰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頃𥈞之間𤓰生俄而蔓延生華俄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竊𤓰者反視所齎皆耗矣橘柚棗

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數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視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絹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糖合之再三吹吁而張口火出因就熱處取以爨之

則便火𦦨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其視
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
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可以
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
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
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為漢使設樂
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歌戲如常或有
女人手弄三伎刀矟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
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
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
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
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
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為何事答曰須有勘問催急
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攙普樂遂出坊南門漸向南
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一大孔如大甕
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
王大殿捉杖人極衆王共諸臣及宮妃后在大殿上
相隔幔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見雜戲引樂使人啓

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俳說不答曰
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俳說
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挾怨舍
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
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舞緣竿緣竿
人初緣至頭下時以竿內口直下竿從後分出至地
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竿上下並皆如是復見
黃唐已來伎見如齊宴子突出郎獨豬挑棒等數十
人令作俳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帀百千鐵烏
諸惡毒蟲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唼受其極苦叫

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蟲見其一
時拍手唱叫之聲如煙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
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
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
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
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卻後二
年汝命算盡當來受苦如是此人為生平妄語惡口
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
養活婦兒好殺豬羊食噉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
物汙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

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汝去欸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内見一牀許棘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牀穌活此普樂因見此徵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因向僧彧具說此言）

慳貪部

述意

夫羣生惑病著我爲端凡品邪迷慳貪爲本所以善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氷貧多秋雨六情之網未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貪貪相次競加侵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蚕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慆貪障受罪饑寒施是富因常招豐樂也

引證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慆是多財障嫉妬是尊貴障又衆生起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爲婦妾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啗子既盡已後啗其夫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衆生生善根子隨生隨食善子既盡復啗衆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虵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虵螫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毒虵過患而便受取即爲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道俗失於親踈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故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有兄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先作是念我所以欲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悟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産兄弟而爲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金投著水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

令故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爾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以何爲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眞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

惡毒蛇世尊傷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含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財產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恪守護不著不啗服飾飲食極爲麤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自然收攝已訖迴至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命終之後爲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僕不應與此禿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

由於過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恪施時志心自手奉施與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衞國中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妬門閤七重勑

守門人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珠籠恐
有飛鳥食啗穀米四壁牆下以白喋泥恐鼠穿穴傷
損財物唯有一子名栴檀香臨終勑子吾患必死若
吾死後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
有乞兒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勑已命終還
生舍衛旃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
母念言若生男者吾今目冥須見扶持聞見生盲倍
增愁憂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益我愁憂苦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
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
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
栴檀香家在門外立喟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捉手
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
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
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愆遭此苦厄
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栴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
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
命終與彼旃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貧所居業

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
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獄佛於過中
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栴檀香門盲小兒所
時栴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
復見栴檀廣爲衆說慳貪嫉妬受罪無量加說惠施
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爲道爾時世尊欲與栴檀
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
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
乃受此形時栴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
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

竟爲說妙法時栴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
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當
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悋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
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
巨富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
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
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饑渴唯飲水行乘
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爲世人之所嗤笑後於
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旛蓋香水
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娛受樂猶若

諸天盧至見已便生念言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即疾
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
眷屬不可周徧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錢
買麨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衿
裹之齎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下見多烏鵲恐來
搏撮即詣塚間復見豬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中
鹽薑和麨飲之時復噉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已
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踰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
言勝帝釋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
我當惱之即變已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
奴婢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
隨逐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啗不與眷屬皆由慳鬼
今日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
與我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許稱我是盧至
一切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
然後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
衣服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

歌舞歡樂不可具說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
盧至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
都無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
人聞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
言是慳鬼即便捉腳倒曳打棒驅令出門到巷大哭
唱言怪哉我今身形為異於本為不異本何故家人
見棄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如何所導
盧至爾時如似顛狂傷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
我是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
盧至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

我今實是盧至以不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
即語衆人言汝等皆能為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為
汝證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爾聽說因緣

誰有年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林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饑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怪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妷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拔　不宜使棄捨
爾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欲何所爲盧至云願爲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張白氎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人皆笑言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張氎到於王門語守門人爲我通王我欲貢獻門人驚笑即入白王王聞念言盧至慳悋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前以手挽氎用奉於王其腋急挾挽不能得便自迴身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芻盧至見芻慙愧坐地悲噎歔欷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縱令是芻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道盧至悲噎向王說言我見此草羞慙極盛不能以身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爲有此身爲無此身知何所告王聞愍念語傷人言彼既哀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當代道之傷人答王不知何人形貌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喚相似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貌言笑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

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饑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爾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迹書將來二人持畫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瘢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在脇下有小瘡瘢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瘢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怪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生愚暗所覆不別眞僞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爾時世尊舉相好臂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還復本形種種炎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爲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麨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笑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身還復釋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麨著鹽

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爲帝釋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佛語以信佛故即便得須陁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因緣又羅旬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以手摩頭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爲立名名羅旬踰時共五部僧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勑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比丘僧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爲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饑極此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饑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

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便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食飯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覆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爲凡人常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言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殃又遺教三昧經云此羅旬踰宿世爲賢者子作人嫉妬見沙門來分衛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今窮困如是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

共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衆作功德者爾時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於佛法衆無有毫氂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絡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陀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爾時跋提長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與瞋恚語

守門人言我有教勑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爲從何來爾時長者默然不言時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於長者家從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敎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爲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

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乎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遶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

頭陀無有出世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刹啗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爾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敎勑目連報言我欲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爾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便說此偈
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

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不殺不盜不婬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不堪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有上妙之女終不婬他是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嘗此亦是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顧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㲲奉上目連是時入藏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爾還好是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鬪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鬪時
可時隨心施
爾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白㲲奉上目連即與呪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為上
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㲲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

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要為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五戒自歸佛法聖衆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

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煙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然者我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使身盡然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出水我終不與汝食時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麵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嬈乃爾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母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誡勅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誡勅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

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爲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爾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蟲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座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來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

者意惱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麵煎之轉勝以先者
與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與四
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洹中僧
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
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往詣祇洹中施衆僧竟在
迦留前坐迦留陁夷觀其因緣為說妙法即於座上
得法眼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陁夷
所迦留陁夷為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
力供養闍棃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今後不斷又百
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陁竹林爾時目連在一樹

下見一餓鬼身如燋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
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飲脣口乾
燋欲趣河泉變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露墮其身上皆
變為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
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
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
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
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
見井傍給水往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
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

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
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
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
比丘等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
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伽
耶舍羅漢者大智慧言辭清辯答雖出家未證道迹
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耶
舍見食時以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饑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裀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
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
一牀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
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
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
食已即吐膿血徧流在地汙其宮殿爾時比丘怪而
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
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
恚惱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必
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小

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經
行禪思日時以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餚膳變
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而
作是言何爲慳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長
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瞋
恚藏慳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爲伎業　巧詐懐萬端
求利心千市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爲茲貪欲故　惡道轉沈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襲身　恒抱財狠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笑頑愚人

感應緣略引二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又誅魏大將軍曹爽篡奪之
迹稍彰王陵時爲楊州刺史以魏帝制於强臣不堪
爲主楚王彪年長而有才欲迎立之兖州刺史華以
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
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項
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
稷唯爾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
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彦雲緩我
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
富有八支𣰽𣯱作百種形像充彩曜目又有沈香八
尺板牀居常馚馥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
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繼殺之而籍沒家財焉
死後形見於府内輒打閤下鼓似若稱寃直如此經
尋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亾劭之至楊
都又死此二出寃鬼志

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
魏暉儁就郡縄治贓賄狼藉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
人通啓誣暉儁受納民賕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
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承盧斐覆之斐
遂希旨成暉儁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儁遺囑令史
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

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史哀悼貸賣衣裳爲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普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繞踰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帝毆殺之此一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四

校譌

第八紙二十行斂下南藏有收斂二字第二十七紙十八行斐南藏作裴下同

音釋

菰正作瓜姑華切 鬻余六切賣也 竇取亂切 稍色角切矛屬 盬屋之庄切 屋蹤曰 啄喙啄陟角切鳥食也喙作吝切入口也 竇部?切竇也 蜇之列切蟲行毒也 紉吉西切彈也 餉餉 毳昌芮切 毿 毹毹都騰切

此法苑珠林第九十四卷吳江居士吳瑞徵施貲刻此卷薦先考鄉進士吳承康往生安養吳江沙彌本宏書吳江比丘明覺對上元戴仕濂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六

瞋恚部

述意

夫四虵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總萃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念專加相害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祝邪遂使含毒將蒸鴆裂肝心令其銜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辭煩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刹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衆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歡惡人無愛者衆所畏棄如避狼虎現被輕賤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衆苦也

引證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噤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衆人不愛輕毀鄙賤身壞

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爲欲自利利益他人應行慈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捨瞋恚衆人所愛衆人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道畏離於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惡人惡口罵詈離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離於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衆人觀之猶

如父母是忍辱人衆人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蛇如刀如火以忍滅之能皆盡除能忍瞋恚是名爲忍若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諸衆生善惡現別愚人凌厲過他爲勝智人下黙以爲第一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愼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爲横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䢌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

得華欣懌曰氷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鴆殺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爲四姓女顏華絶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兹娉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几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笑爾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巳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今詳於兹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

方師曰吾亾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試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羣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躃地

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羣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椎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裘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持戒如是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呑滅一切善

佛答云

殺瞋則安隱　殺瞋則無憂　瞋爲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衆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爲住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爲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爲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爲巳亦爲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爲勝　夫人有二緣
爲巳亦爲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爲愚騃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爲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爲力
如法忍力者　於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言柔輭　而心懷毒害　覩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一而柔順　其心内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赤嘴烏喻經云昔有烏名曰拘耆（[illegible]）遊在叢林樹産殖諸子在於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爲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啗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竊自思惟知蛇所啗獼猴歸見問之何爲答曰蛇啗我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前嬈之蛇怒纒獼猴獼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爲大尾語頭曰我應爲

大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爲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繞木三帀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爲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既爲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衆生無智強爲人我終墮三塗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䳌雞依榛林住有貍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烏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糅不純相中似善口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出家又伐毒樹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人遊樹下皆悉頭痛欲裂或患腰疼伐已還生樹中之妳衆人見喜不知諱者皆來遭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掘根復恐足死進更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悟剋責即得初果又孛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　反以自賊　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　樹繁華果　還折其枝
蚖虵含毒　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爲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爲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虵蚖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勞　芭蕉騾懷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羅門貧窮乞匃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毒虵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怪今此毒虵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羣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虵莫使害人佛即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虵所虵見

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
色光明照彼虵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
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
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虵調伏而告本緣虵聞佛語演
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
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
順我語受此虵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勑虵答佛言隨
佛見授不敢違勑佛告虵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
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
化毒虵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虵見衆人深

生慙愧猒此虵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
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虵身由
見佛故生信敬心猒惡虵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
當還報佛世尊恩齎持香華光明照曜來詣佛所前
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
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　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　得閉三惡道

爾時天子讚歎佛已遶佛三帀還詣天宮時頻婆娑

羅王聞佛說慳貪緣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
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騎薩
羅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
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遙見佛來將諸比
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
羣中有大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
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觝我吾自
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來翹尾低角刨地喚吼跳躑
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
周帀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

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宴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
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䑛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
如來喜不自勝爾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
為牛而說偈言

盛心興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反來䑛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慙愧欻然悟解
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慙愧
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
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

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作是念已齎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弈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爲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遶佛三帀還乎天宮時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佛爲說法心開意解各從道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爲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衆中而共論義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駡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強難問我狀似水牛觝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未得解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羣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猒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　地獄被燒然　豺狼諍圍繞
蚖毒競來前　齷齚怒目食　背脇縱橫穿
自作還自受　恚火競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沉沒苦惡道　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　愚瞋何所寶

感應緣 略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梁秣陵令朱貞
梁南陽樂蓋卿
梁參軍羊道生
梁刺史張皐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陳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絢

梁裴植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齎財貨往湘州治生遂經數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用乃加繩墨弘氏所齎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劾造作過制非商估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官栰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刑之日勑其妻子可以黄紙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

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稍欵服但言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奏者以次殂沒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營搆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也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韜考覈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聞與韜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耳明日既是墓日乞得過此奏聞可爾以不韜答云此於理無爽何爲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束韜便遇客共飲致醉遂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束内衣箱中韜復不記比至帝前頓足吞橙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爾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韜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絶而韜已見其來自爾後時時恒見韜見來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韜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章門闕下其婦平常於宅暴卒韜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韜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韜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隱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韜還

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荊州時營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盖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誡勑失王本意及盖卿還以達忤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愆但誑盖卿云自爲分雪無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盖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斂死後少日破虜在槽看牛忽見盖卿挈頭而入持一盌蒜虀與破虜破虜奔走驚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杜嶷梁州刺史懐瑶第二子也任西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其父書

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之從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從因嚼吞之從謂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從看訖歎曰吾不自意忿忿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從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為口實

梁太山羊道生為梁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珍任溠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溠州欲賜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珮刀剜其眼

精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噉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醼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驗矣

梁東徐州刺史張皐僕射永之孫也嘗被敗人北有一土民與皐盟誓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皐供養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皐皐便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殺之爾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破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髆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為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為湘東王時在荊州時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為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崇敬頗行陵侮又求索無厭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江陵虜俘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瓌女為后和親殊篤害梁王之明年瓌為齊國所敗破國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即遣餉泰馬三千疋

求誅瓌等泰遂許諾伏突厥兵與瓌謳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閭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為祟泰發怒肆罵命索酒與之兩月日死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為主而輔載之會稽虞陟本梁武世為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見有纂殺兆形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卿亦不佳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內

當有忌兵陳主曰忌兵正是我耳倉卒遣亂兵害必
主自立爾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能爲我語
陳主致令禍及卿與陳尋當知也陟方封啓叙之陳
主爲人甚信鬼物聞大驚遣與迎陟面相訊訪乃尤
陟曰卿那不導奇事奇事六七日陟死尋有韋載之
怪也

陳庾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恒事奴婢僁罪
亦或盡之常大篤病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
不爾必死卽於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悸汗流浹體
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二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

之卽並嘔殺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人罪
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改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
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船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
意絢便躬捶之一下卽躄𤼵無復活狀絢遂推置江
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斂手曰罪不當死
官枉見殺今來相報卽跳入絢口絢因得病少日而
死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兗州入北仕於元氏位
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鼎有學業恃壯業氣以自

才智常輕陵植植憎之如讎後於洛下誣告植謀爲
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鼎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
死不獨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萬納于中者北代
人仕魏世爲侍中領軍明帝勲尊權在內尚書僕射
郭祚尚書裴植乃共勸高陽王雍出中中聞之遏
有司誣奏其罪矯詔並殺之朝野憤怒莫不切齒二
年中得病見裴郭爲祟尋死　右此十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五

校譌

第五紙十行一南藏作古　第十二紙六行周北藏作淍

音釋

鴞直焦切青鳥也　噤巨禁切閉也　躃必益切仆也　觝典禮切觸也　刨步交切　跳蹴跳他弔切越也蹴直灸切躍也　齷齚齷五佳切齒不正齚仕革切齧也　劾紇則切推窮罪人也　敱分勿切　覈下革切考實也　鷩[illegible]切識曰　挈詰結切持也　䠞租叢　溠側嫁切洲名　醼伊甸切合飲也　傒弦雞切奴也　悸其季切心動也　浹卽協切洽也　躄𤼵躄扶歷切𤼵音昔躄𤼵欲死之貌也

大倉居士王瑞庭施貲刻此法苑珠林第九十五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州沙彌了因書　長洲吳子章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十惡篇第八十四之七

邪見部

述意

夫創入佛法要須信心為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

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獄中他方劫盡復生此方大地獄中如是展轉徧十方界他方劫盡還生此間大地獄中地獄罪畢生畜生中亦徧十方界畜生罪畢來生人中無佛法處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常癡狂騃無所別知雖非愚畜縱是聰人妄生異執者亦名邪見故成實論云癡有差別所以者何非一切癡盡是不善若癡增上轉成邪見則名不善業道是故

從癡增長邪見則成重罪必墮阿鼻地獄直就邪見自有輕重輕者可轉重不可轉故菩薩地經云邪見有二種一者可轉二者不可轉誹謗因果言無聖人名不可轉非因見因非果見果是名可轉是故惡業名為邪見善業者名為正見不謗四諦迷聖道者不知理道從自心生唯常苦身以求解脫如犬逐塊不知尋本故大莊嚴論云譬如師子打射時而彼師子尋逐人來譬如癡犬有人打擲便逐瓦石不知尋本言師子者喻智慧人解求其本而滅煩惱言癡犬者即是外道五熱炙身不識心本（四面安火上有日炙身處其中以苦求道）

但諸凡愚多迷真道不知觀察身心無我但學苦行以為道者即同外道妄行邪法謬執乖真唯成惡法故智度論云邪見罪重故雖持戒等身口業好皆隨邪見惡心如佛自說譬喻如種苦種雖復四大所成皆作苦味邪見之人此亦如是雖持戒精進皆成惡法不如不執少行慧施無執易化有執難度非直自壞亦損他人故成實論云寧止不行勿行邪道身壞命終墮於惡趣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說偈責踈罪人云

汝邪見愚癡　癡罥所縛人　今墮此地獄

狂於大苦海　惡見燒福盡　人中最凡鄙
汝畏地獄縛　此是汝舍宅　若屬邪見者
彼人非黠慧　一切地獄行　怨家心所誑
心是第一怨　此怨最為惡　此怨能縛人
送到閻羅處
爾時世尊而說偈云
癡心彌泥魚　住於愛舍宅　作業時喜笑
受苦時號哭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有愚癡　人心懷闇冥　都不能念惡
亦無念善心　愚癡常昏昏　萬事不能為
如瀑中炊煑　無所能成熟　多習愚癡者
諸根不完具　生於牛羊中　然後墮地獄

月光童子經亦名佛說申日經云時有長者名曰申日取外道六師語欲請佛僧令長者中門外鑿作五丈六尺深坑以炭火過半細鐵為椽土薄覆上設衆飲食以毒著中火坑不禁毒飯足害以此圖之何憂不死如敎作之外道皆喜於是申日便詣佛所殷懃請佛及諸聖衆是時世尊愍其狂愚欲濟脫之默然受請申日內喜果如其計豈知須彌之毒大千刹火

刀劒鋒刃不能動佛一毛之力今以火坑毒飯欲毀於佛譬如蚊蝱欲墜大山蠅蠓之翅欲障日月徒自毀壞不如早悔爾時長者罪益所覆心不開解世尊心念令受長者申日之請不與常同廣現感神震動十方百千聖衆梵諸龍神空飛地行不可筭計一時到家為作利益佛以神德即變火坑成七寶池八味具足飲飯天甘食者充悅六師惶怖各以逃竄長者歸伏稽首于地嗚呼佛足長跪白陳今以覺悟從佛得度諸來會者皆樂法音得福獲度不可稱計又觀佛三昧經云爾時世尊告父王言舍衛城中須達長者有一老母名毗低羅謹勤家業長者敕使手執庫鑰出內取與一切委之須達請佛及僧供給所須時病比丘多所求索老母慳貪瞋嫌佛法及與衆僧而作是言我長者愚癡迷惑受沙門術是諸乞士多求無猒何道之有作是語已復發惡願何時當得不聞佛名不聞僧名如是惡聲展轉徧舍衛城末利夫人聞此語已而作是言須達長者如好蓮華人所樂見云何復有毒蛇護之喚須達婦而語之言汝家老婢惡口誹謗何不擯出時須達婦跪白夫人央掘魔等弊惡之人佛尚能伏何況老婢末利聞之歡喜語言

我明請佛汝遣婢來到明食時長者遣婢持滿瓶金助王供養末利見來而作是言此邪見人佛若化度我必獲利佛於爾時從正門入難陀侍左阿難侍右羅睺佛後老婢見佛心驚毛竪言此惡人隨我後至即時退走從狗竇出狗竇即閉四門皆塞唯正門開婢即覆面以扇自障佛在其前令扇如鏡無所障礙迴顧東視東方有佛南西北方亦皆如是舉頭仰看上方有佛低頭伏地地化為佛以手覆面手十指頭皆化為佛老婢閉目心眼開見虛空化佛滿十方界當時城中有二十五旃陀羅女復有五十婆羅門女

及諸雜類并及末利夫人宮中合五百女不信佛者見佛如來足步虛空為於老婢現無數身皆破邪見頭頂禮佛稱南無佛稱已尋見化佛如林即發菩提老婢邪見仍未生信由見佛故除却八十萬億劫中生死之罪得見佛已疾走歸家白大家言我於今日遇大惡對見於瞿曇在王宮門作諸幻化身如金山目踰青蓮放勝光明作此語已入木籠中以百張皮覆木籠上白氎纏頭却臥黑處佛還祇洹末利白佛願化邪女莫還精舍佛告末利此婢罪重於佛無緣於羅睺羅有大因緣佛既還已遣羅睺羅詣須達家

度彼老婢羅睺變作轉輪聖王時千二百五十比丘化為千子到須達家以彼老婢為玉女寶爾時聖王即便以如意珠照耀女面令女自見如玉女寶倍大歡喜而作是言諸沙門等高談大語自言有道無一効驗聖王出世弘利處多令我老弊如玉女寶作是語已五體投地禮於聖王時典藏臣宣王十善女聞十善心大歡喜聖王所說義無不善為王作禮悔過自責心既調伏時羅睺羅及諸比丘還復本形老婢見已即作是言佛法清淨不捨眾生如我弊惡猶尚化度即受五戒成須陀洹將詣佛所為佛作禮懺悔

前罪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於虛空中作十八變波斯匿王末利夫人見白佛言此婢前世有何罪咎生為婢使復有何福值佛得道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佛出世名一寶蓋燈王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雜寶華光子名快見出家學道自恃王子常懷憍慢和尚為說甚深般若波羅蜜經大空之義王子聞已謬解邪說師滅度後即作是言我大和尚空無智慧但讚空義願我後生不樂見也我阿闍梨智慧辯才願於生生為善知識作是語已教諸徒眾皆行邪見雖持禁戒由謗般若謬解邪說命終之後墮阿鼻獄

八千億劫受苦無量罪畢出獄爲貧賤人五百身中聾癡無目千二百身恒爲人婢佛告大王時和尚者今我身是阿闍梨者今羅睺羅是王子比丘老婢是徒衆弟子今邪見女等發菩提心者是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昔佛在世時鬱闍延城有嚴熾王問薩遮尼乾子言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呰言造作者無有福德其供養者虛損現在無益未來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是處所破壞除滅迸置餘處或破沙門房舍窟宅或取佛物法物僧物園林田宅象馬車乘奴婢六畜衣服飲食一切珍寶或

捉沙門策役驅使責其發調罷令還俗或時輕心種種戲弄或時毀呰罵詈誹謗或以杖木自手鞭打或以種種傷害其身如是惡人攝在何等衆生分中答言大王攝在惡逆衆生分中大王應當上品治罪所以然者以作根本極重罪故有五種罪名爲根本何等爲五一破壞塔寺焚燒經像取三寶物自作教人見作助喜是名第一根本重罪二謗三乘法毀呰留難隱弊覆藏是名第二根本重罪三若有沙門信心出家剃除鬚髮身著袈裟或有持戒或不持戒繫閉牢獄枷鎖打縛策役驅使責諸發調或脫袈裟逼令

還俗或斷其命是名第三根本重罪四於五逆中若作一逆是名第四根本重罪五謗無一切善惡業報長夜常行十不善業不畏後世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第五根本重罪若犯如是根本重罪而不自悔決定燒滅一切善根趣大地獄受無間苦永無出期若國內有如是惡人毀滅三寶一切羅漢諸佛聖人出國而去諸天悲泣善神不護各自相殺四方賊起龍王隱伏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五穀不熟人民饑餓遞相食噉白骨滿野多饒疫病死亡無數人民不知自思是過反怨諸天及善神祇又觀佛三昧經云有

七種重罪一一罪能令衆生墮阿鼻地獄經八萬四千大劫一不信因果二毀無十方佛三斷學般若四犯四重虛食信施五用僧祇物六逼略淨行比丘尼七六親所行不淨行又小五濁經云五逆罪外別有五逆罪第一慢二親而事鬼神第二嫉妬國君第三復生輕薄第四賊其身命而貴其財第五去福就罪又中阿含經云佛告比丘若凡愚人作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命終之後生於惡趣泥犂之中受極苦痛一向無樂譬如有人犯盜付王治其盜罪王即遣人於晨朝時以一百戟而以刺之彼命故存至於日中

王復勅以二百戟刺彼命故存至於晡時王復勅以三百戟刺彼人身分皆悉破盡其命故存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人被戟爲苦不耶比丘答佛一戟刺時猶尚苦痛況三百戟佛卽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三百戟苦比泥犁苦如小沙石泥犁之苦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泥犁中苦其事云何若有衆生墮泥犁中獄卒以斧燒令極熱斫身八楞及以四方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復坐鐵牀以鐵鉗口吞熱鐵丸

經百千歲復坐鐵牀洋銅灌口經百千歲復臥鐵地以熱鐵釘釘其身首經百千歲復出其舌使舐鐵地以釘釘之如張牛皮經百千歲復挽項筋縛著車上經百千歲復燒鐵地令在上行經百千歲復燒火山令下舉足著上血肉卽消舉足還生經百千歲復鑊煑之經百千歲極令苦痛而不命終要令惡盡乃得出耳是爲泥犁地獄中苦地獄罪畢生於種種畜生之中常處闇冥共相啗食受苦無量不可具說畜生罪畢或生人中若從畜生爲人甚難猶如盲龜遇浮木孔設生人中貧窮下賤爲他役使形貌醜陋或根

殘缺或復短命若作惡業身死還生在泥犁中輪轉無窮不可具說佛告比丘凡夫愚人作身口意三惡行者獲罪如是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命終生於善處天上一向受樂如轉輪王與七寶俱人間四妙佛告比丘於意云何此爲樂不比丘答佛一寶一妙猶爲極樂何況七寶四妙居也佛還以手取小沙石如豆等許告諸比丘我手中石比雪山石何者爲多比丘答佛雪山石多不可爲喻佛告比丘轉輪王樂比天上樂如小沙石天上之樂如雪山石百千萬倍不可爲喻天上之樂其事云何

若生天上所受六塵無不隨意受極快樂不可具說若從天上來生人間生帝王家或生大姓大富大貴饒財多寶名稱遠聞端正姝妙衆人所愛佛告比丘若智慧人作身口意三善行者獲福如是佛告比丘此是世間有漏之樂若修善根回向菩提於生死中所受果報乃至涅槃終無有盡又中阿含經云爾時斯和提中有王名蜱肆極大豐樂資財無量共斯和提梵志居士北行至尸攝和林遙見尊者鳩摩羅迦葉所共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迦葉曰我如是見如是說無有後世無衆生生沙門鳩摩羅迦葉告曰今此

日月為是今世為後世耶王曰雖作是說然無後世
無衆生生迦葉種種譬喻方便為說固執已見而不
捨之迦葉復告蜱肆汝聽我說喻若有慧者聞喻則
解其義蜱肆猶養豬人彼行路時見有燋糞甚多無
主便作是念此糞可以養飽多豬我寧可取自重而
去即取負去彼於中道遇天大雨糞釋流漫澆汙其
身故負持去終不棄捨彼則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
人之所憎惡當知蜱肆亦復如是若汝此見欲取怖
癡終不捨者汝便當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
惡猶如養豬人蜱肆王言沙門雖作是說但我此見
欲取恚怖癡終不能捨尊者迦葉告曰蜱肆復聽我
說最後譬喻若汝知者善若不知者我不復說法蜱
肆猶如大豬為五百豬王行嶮難道彼於中道遇見
一虎由見虎已便作是念而語虎曰若欲鬬者便可
共鬬若不爾者借我道過彼虎聞已便語豬曰聽汝
共鬬不借汝道豬復語曰虎汝小住待我披著祖父
時鎧還當共戰彼虎聞已而作是念彼非我敵況祖
父鎧耶便語豬曰隨汝所欲豬即還至本廁處所宛
轉糞中塗身至眼已便往虎所語曰汝欲鬬者便可
共鬬若不爾者借我道過虎見豬已復作是念我常

不食雜小虫者以惜牙故況復當近此臭豬耶虎念
是已便語豬曰我借汝道不與汝鬬豬得過已即還
向虎而說頌曰

虎汝有四足　我亦有四足　汝來共我鬬
何意怖而走

時虎聞已亦復說頌而答豬曰

汝毛豎森森　諸畜中下極　豬汝可速去
糞臭不可堪

時豬自誇復說頌曰

摩竭鴦二國　聞我共汝鬬　汝來共我戰
何以怖而走

虎聞此已復說頌曰

舉身毛皆汙　汝豬臭熏我　汝鬬欲取勝
我今與汝勝

尊者迦葉告曰蜱肆若汝欲取恚怖癡終不捨者汝
便自受無量之惡亦為衆人之所憎惡猶如彼虎與
豬勝也蜱肆王聞歡喜奉受求上妙智

正報頌曰

六賊奸邪偽　七識亂垂真　謗毀玄正理
妄語役貪瞋　惡業縱橫作　忠言不喜聞

一入無間地　萬苦競纏身

習報頌曰

邪見習癡業　阿鼻受楚毒　劫盡人中生

復與邪相續　邪正既相違　自然成諂曲

此心若不改　連環未絕獄

感應緣 略引十四驗

宋沈僧覆

宋沙門釋道志

宋東海唐文伯

宋廣陵周宗

宋瑯瑘王淮之

宋沮渠蒙遜

宋崔皓

周武帝

隋趙文昌

隋沙門釋慧雲叔

唐太史令傅奕

唐刑部郎中宋行質

唐冀州姜滕生

唐姚明解

宋吳興沈僧覆大明末本土饑荒逐食至山陽晝入村野乞食夜還寄寓寺舍左右時出陽諸寺小形銅像甚衆僧覆與其鄉里數人積漸竊取遂囊篋數四從滿焉因將還家共鑄為錢事既發覺執送出都入船便云見人以火燒之晝夜叫呼自稱楚毒不可堪忍未及刑坐而死舉體皆析裂狀如火燒吳郡朱亨親識僧覆具見其事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僧令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衆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

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來輒驚噭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徧體呻呼不能絕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掠死榮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頻請願具為懺悔昔偷像相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

復爲禮拜燒香乃得著爲年餘而同學等於昏夜聞聞空中有語詳聽卽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縈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於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罔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苦痛難過言終久久臭乃稍歇此事在泰始末年其寺好事者已具條記

宋唐文伯東海贛榆人也弟好蒱博家貧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久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枚乃盜取之以爲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世時在元嘉年初爾

宋周宗者廣陵肥如人也元嘉七年隨劉彥之北伐王師失利與同邑六人逃竄間行於彭城北遇一空寺無有僧徒中有形像以水精爲相因共竊取出村貿食其一人羸病等輩輕之獨不得分既各還家三四年中宗等五人相繼病癩而死不得分者獨獲全免

宋王淮之字元曾瑯琊人也世以儒專不信佛法常謂身神俱滅寧有三世元嘉中爲丹陽令十年得病氣絶少時還復暫甦時建康令賀道力省疾下牀會淮之語力曰始知釋教不虛人死神存信有徵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論不爾今何見而異淮之斂眉答云神實不盡佛教不得不信語卒而終右五驗出冥祥記

宋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者博達多識爲蒙遜之所信重魏氏道李順拜蒙遜爲涼王仍求曇摩讖蒙遜恡而不與摩讖意欲入魏屢從蒙遜請行蒙遜怒殺之旣而左右白日見摩讖以劍擊蒙遜因疾而死右一出冤魂志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丙戌是北魏太平眞君七年太武皇帝信任崔皓邪佞諂諛崇重寇謙號爲天師殘害釋種毀破浮圖廢棄法祀諸臣僉曰康僧感瑞太皇創寺若也除毀恐貽後悔又於後宮内掘地得一金像皓乃穢之陰處尤痛叫聲難忍太史卜曰由犯大神故於是廣祈名山多賽祠廟而屏苦尤重内痛彌甚有信宮人屢諫曰陛下所痛由犯釋像請祈佛者容可止苦皓曰佛爲大神邪試可求之一請便愈欣慶易心乃以車馬迎康僧會法師請求洗懺從受五戒深加敬重方知寇謙陰用邪惧乃加重罰

以置四郊埋身出口令四衢行人皆用口厠以盡形命徒黨之流並皆斬決至庚寅年太武遭疾方始感悟兼有曇始白足禪師來相啓發生愧悔心即誅崔皓到壬辰歲太武帝崩孫文成立即起浮圖毀經七年還興三寶至和平三年昭玄都統沙門釋曇曜慨前陵廢欣今再興故於此臺石室寺集諸僧衆譯經傳流通後賢之徒使法藏住持千載不墜准此掘地獲像明知秦周已有佛教驗矣

晉後周承魏運魏接晉基餘則偏王所無依據而宋齊梁陳之日自有司存國亾帝落遂即從諸筆削可

不然乎周之先祖宇文覺者即西魏大丞相黑泰之世子也泰舉高陽王為魏帝西遷長安改永熙為皂色號大統元年一十八載改年廢帝立魏齊王四年而覺覺承魏禪當年被廢立弟毓為帝四年而崩立弟邕為帝太祖第三子也開闢大度統御羣小立十二年殺叔大冢宰晉國公護父子十人大臣六家改元建德至三年內納道士張賓妖佞云佛法於國不祥可滅除之至建德六年東平齊國又殄前代數百年來公私寺塔掃地除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諸州佛寺出四十千盡賜王公三方釋子減三百萬還歸

編戶帝以為大周天下無事不謂禍災身遂大患志高慮遠改元宣政五月而崩太子贇立殺齊王父子八人改元大成二月立子衍為太子禪位與之改元大象自號天元皇帝立四皇后威儀服飾倍多於古大象二年五月天元崩子衍立正月一日改元大定二月禪位於隋周凡五帝二十五年治於長安（右二驗出）

（唐高僧傳記）

隋開皇十一年內大府寺丞趙文昌身忽暴死於數口唯心上暖家人不敢入殮後時得語眷屬怪問文昌說云吾死已有人引至閻羅王所語昌云汝一生

已來作何福業昌答云家貧無物可營功德唯專心誦持金剛般若王聞此語合掌斂膝讚言善哉善哉汝能受持般若功德甚大不可思議王語所執之人好須勘當莫令錯將人來使人少時之間勘當知錯即報王言此人實錯計活更合二十餘年王聞此語即語使人汝引文昌向經藏內取金剛般若經將來使人受教即引文昌向西行五里得到藏所見數十間屋甚精華麗其中經卷皆悉徧滿金軸寶袟莊飾極好文昌見已善心彌發一心合掌閉目信手抽取一卷大小似舊誦者文昌怕恐非般若求使却換

使人不肯然見及題云功德之中最爲第一昌即開看乃是金剛般若文昌歡喜將至王所令一人執卷在西昌令東立面向經卷遺昌誦經使人勘試一字不遺並皆通利時王放昌還家仍約束昌云汝勤受持此經勿令廢忘令一人引昌從南門出欲至門首便見周武帝在門東房内頸著三重鉗鎖即喚昌云汝是我本國人暫來至此須共汝語文昌見喚走至武帝所便即拜之帝云汝識我不文昌答云臣昔宿衛陛下奉識陛下武帝云卿既是我舊臣汝今還家爲吾具向隋文皇帝說吾諸罪並欲辯了唯滅佛法罪重未可得竟當時以衛元嵩教我滅佛法比來數追元嵩未得以是不了昌問元嵩何處去王追不得武帝答云吾當時不解元嵩意錯滅佛法元嵩是三界外人非是閻羅王所能管攝以此追之不得汝語隋帝乞吾少物營修功德冀望福資得出地獄昌受囑辭行少時出南門外見一大糞坑中有一人頭髮片出昌問引人此是何物引人答云此是秦將白起坑趙卒寄禁此中罪猶未了引人將昌至家得活昌經三日所患漸瘥昌以此事具奏文帝文帝出勑徧下國内人出一錢爲周武帝轉金剛般若經兼三日

持齋仍勑錄此事入於隋史

隋東川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至十八乘驢至於叔家叔覩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牆下有黄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忍欲害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眼華所致耳閑已復往又見西牆下黄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師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遂得免害雲都不知雲後學問名德高遂至開皇年中領徒五百來過叔家叔見闡化深衛答豐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永斷毒心常以此事每誡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聞皆儉素大有聲譽不測終年

唐太史令傅弈本太原人隋末徙至扶風少好博學善天文歷數聰辯能劇談自武德貞觀許年常爲太史令性不信佛法每輕僧尼至以石像爲磚瓦之用至貞觀十四年秋暴病卒初弈與同伴傅仁均薛賾並爲太史令賾先負仁均錢五千未償而仁均死後賾夢見仁均言語如平常賾曰因先所負錢當付誰

仁均曰可以付泥犁人贖問泥犁人是誰答曰大史令傅弈是也既而寤是夜少府監馮長命又夢已在一處多見先亡人長命問經文說罪福之報未知當定有不答曰皆悉有之又問如傅弈者生平不信死受何報答曰罪福之有然傅弈已被配越州爲泥犁人矣(言泥犁者依經翻爲闇那大地獄也)長命旦入殿見薛賾因說所夢賾又自說泥犁人之事二人同夜闇相符會共嗟歎之罪福之事不可不信賾既見徵仍送錢付弈并爲說夢後數日聞而弈忽卒初亡之日大有惡徵不可具說臨在殿庭親見二官說夢皆同

唐尚書刑部郎中宋行質博陵人也性不信佛有慢謗之言至永徽二年五月病死至六月九日尚書都官令史王璹暴死經二日而甦自言初死之時見四人來至其所云官府追汝璹隨行入一大門見廳事甚壯向北爲之廳上西間有一人坐形容肥黑廳東間有一僧坐與官相當皆面向北各有牀几案褥侍童子二百許人或冠或辯皆美容貌階下有吏文案有一老人著枷被縛立東階下璹至庭亦已被縛吏執紙筆問璹辭曰貞觀十八年任長安佐史之日因何改李須達籍答曰璹前任長安佐史貞觀十六年

轉選至十七年蒙授司農寺府史十八年改籍非璹罪也廳上大官讀其詞辯顧謂東階下老囚曰何因妄訴耶囚曰須達年實未至由璹改籍加須達年大豈敢妄耶璹云至十七年改任告身見在請追驗之官司呼領璹者三人解璹縛將取告身告身至大官自讀之謂老囚曰他改任大分明汝無理令送老囚出北門外門開多有城城上皆有女牆似是惡處大官因書案上謂璹曰汝無罪放汝去璹辭拜吏引璹至東階拜辭僧印璹臂曰好去吏引璹出東南行度三重門每皆勘視臂印然後聽出至第四門門甚壯

大重樓朱粉三戶並開狀如宮城門守衛嚴又驗印聽出門東南行數十步聞有人從喚璹璹迴顧見侍郎宋行質面色慘黑色如濕地露頭散腰著故緋袍頭髮短垂如胡人者立於廳事階下有吏主守之西近城有一大木牌高一丈二尺許大書牌上曰此是勘當擬過王人其字大方尺餘甚分明廳事上有牀坐几案如官府者而無人坐行質見璹悲喜曰云汝何故得來璹曰官追勘問改籍無事放還行質捉其兩手謂璹曰吾被官責問功德簿吾手中無功德簿坐此困苦加之飢渴寒苦不可言說君可努力至我

家忽語令作功德也如是怨歎四屬之璹及辭去行數十步又呼璹還未及言廳上有官人來坐怒璹曰我方勘責事汝何人輒至囚處使卒搭其耳推令去璹忽又至一門門吏曰汝被搭耳耳當聾吾為汝却其中物因以手挑其耳耳中鳴乃驗即放出門外黑如漆璹不知所在以手摸西及南皆是牆壁唯東無障礙而闇不可行立待少時見向者追璹之吏從門出來謂璹曰君尚能待我甚善可乞我錢一千璹不應內自思曰吾無罪放來何為賄吏即謂曰君不得無行吾向若不早將汝過官令二日受縛豈不困耶

璹心然之因媿謝曰依命吏曰吾不用汝銅錢欲得白紙錢期十五日來取璹許因問歸路吏曰但東行二百步當見一處牆穿破見明可推倒之即至君家璹如信行至牆之良久乃至依倒處出即至其所居隆政坊南門矣於是歸家見人坐泣入戶而甦至十五日璹忘與錢明日復病困絕見吏來怒曰君果無行期與我錢遂不與今復將汝去因即驅行出金光門令入坑璹拜謝百餘拜遂即放歸又甦璹告家人買紙百張作錢送之明日璹又病困復見吏曰君幸能與我錢而錢不好璹辭謝請更作許之又甦至二

十日璹令用六十錢買白紙百張作錢并酒食自於隆政坊西門渠水上燒之既而身輕體健遂愈誦不廢臨聞其事時與刑部侍郎劉燕客大理少卿辛茂將在大理鞫問請劉召璹至與辛卿等對問之云爾

右三驗出冥報記

冀州故觀城人姜滕生武德末年忽遇惡疾遂入蒙山醫療積年不損後始還家身體瘡爛手足指落夜眠忽夢見一白石像可長三尺許謂之曰但為我續手令爾即差至旦忽憶於武德初年在黍地裏打雀於故村佛堂中取維摩經裂破用繫杖頭嚇雀有人見者云道裂經大罪滕生反更惡罵遂入堂中打白石像右手總落夢中所見宛然舊像遂往佛前頭面作禮盡心悔過雇匠續其像手造經四十卷營一精舍一年之內病得痊愈鄉人號為聖像其堂及像並皆見在

唐姚明解者本是普光寺沙門也性聰敏有文藻工書翰善丹青至於鼓琴亦當時獨絕舞伏俗緇不樂道門至龍朔元年舉應詔人赴洛陽及升第歸俗頗有餘言未幾而卒後託夢於相知淨土寺僧智整曰明解宿無福業不遵內教今受大罪非常飢乏儻有

故人之情頗能惠一飡不智整夢中許諾及其寤後乃爲設食至夜纔眠卽見明解來愧謝之至二年秋中又託夢於畫工曰我以不信佛法今大受苦痛努力爲我寫三二卷經執手慇懃賦詩言別教畫工讀十八徧令記寤乃憶之其詩曰

握手不能別撫膺還自傷痛矣時陰短悲哉泉路長

松林驚野吹荒隧落寒霜言離何以贈留心內典章

其畫工素不識字忽寤乃倩人錄之將示明解知友故人皆曰是明解文體不惑聞見者莫不測然京下道俗傳之非一 出冥報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六

校譌

第十七紙一行四部之四字南藏作兩

音釋

黠下八切慧也 矇瞽 矇莫紅切瞽公戶切不明也 嬌舉喬切正作嬌 蜾

所 新 斫之若切 嫗衣遇切老嫗也 顦 瞶 神

辮蒲典切編髮也 倩千正切假也

大會居士王端毅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九十六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州沙彌了因書 上元朱榮刻 真

萬曆辛卯孟秋淸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一

布施部

述意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旣標六度之初又題四攝之首所以給孤獨園散黃金而不悋須達拏王施白象而無惜尚能濟其厄難忘已形軀故薩埵投身以救餓虎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鸇之餐豈況國城妻子何足經懷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云解衣推食摩頂至踵車馬衣裘朋友共弊莫不輕財重義愛賢好士且自財物無常何關人事苦心積聚竟復何施四怖交煎五家爭奪何有智人而當寶翫比見凡愚悋惜家財雖有捨心而喪軀命但爲貪生恒憂不活遂使妻兒角目兄弟鬩牆眷屬乖離親朋隔絕良由慳因慳緣慳法慳業乖菩薩之心妨慈悲之道不生救護之意唯起煩惱之情如是之醫實由慳貪爲本也

慳僞

如菩薩處胎經佛說偈言

世多愚惑人　守慳不布施　積財千萬億
稱言是我有　臨欲壽終時　眼見惡鬼神
刀風解其體　無復出入息　貪識隨善惡
受報甚苦辛　將至受罪處　變悔無所及
又薩遮尼犍子經偈云
貪人多積聚　得不生猒足　無明顛倒心
常念侵損他　現在多怨憎　捨身墮惡道
是故有智者　應當念知足　慳財不布施
藏舉恐人知　捨身空手去　餓鬼中受苦
饑渴寒熱等　憂悲常剪責　智者不積聚

為破慳貪故
又分別業報經偈云
修行大布施　急性多瞋怒　不依正憶念
後作大力龍
又菩薩本行經云若見乞者面目頻蹙當知是人開餓鬼門又大集經云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為四一不樂惠施二施已生悔三施已觀過四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為欲而施二為瞋而施三為癡而施四為怖畏而施復有四法一不至心施二不自手施三不現見施四輕慢施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菩薩布施遠離四惡一破戒二疑網三邪見四慳悋復離五法一施時不選有德無德二施時不說善惡三施時不擇種姓四施時不輕求者五施時不惡口罵詈復有三事施已不得勝妙果報一先多發心後則少與二選擇惡物持以施人三既行施已心生悔恨復有八事施已不得成就上果一施已見受者過二施時心不平等施三施已求受者作四施已喜自讚歎五說無後乃與之六施已惡口罵詈七施已求還二倍八施已生於疑心如是施主則不能得親遇諸佛賢聖之人若以具足色香味觸施於彼者是名淨施若

偏為良福田施不樂常施是人未來得果報時不樂惠施若人施已生悔若劫他物持以布施是人未來雖得財物常耗不集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常病苦若人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恩報是人未來雖得財實常失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

局施

述曰或復有人許施貧者令他歡喜後悔不與招苦轉多或有衆生自無信施見他行施不能隨喜反生

毀呰令他不施得罪最重或有共物偏用有過如家中財物妻子共感多人有分非獨感得於中獨悋不肯惠施障人修福得惡最深故正法念經云若有丈夫勅其婦人令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言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悋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何以故女人貪欲嫉妬多故不及丈夫女人小心輕心不及丈夫以是因緣生餓鬼中乃至嫉妬惡業不失不壞不朽於餓鬼中不能得脫業盡得

脫從此命終生畜生中受遮吒迦鳥身此鳥唯食天雨仰口承天[illegible]常患饑渴受大苦惱畜生中死生於人中以餘業故常困饑渴受苦難窮常行乞食或復於家共有供中偏食不與他人亦得重罪故正法念經云多食美食而自食啗不施妻子及餘眷屬妻子等但得齅其香氣不知其味於妻子前而獨食之以慳嫉故同業眷屬而不施與亦教他人不給妻子起隨喜心數造斯過而不改悔不生慙愧如是惡人身壞命終生於食氣餓鬼之中既生之後饑渴燒身處處奔走呻吟嘷叫悲泣愁毒唯恃塔廟及以天祀有信

之人設諸供養因其香氣及齅餘氣以自活命故知衆生獨用家物及偏獨食皆得大罪或慮無財乃至水艸亦不將施後受貧苦世世不絕故優婆塞戒經云無財之人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艸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已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極貧之人誰當赤露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線一針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善男子天下之人誰現貧窮

無有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執役掃灑亦得福報故成實論云掃一閻浮僧地不如掃一手掌佛地又四分律及彌沙塞律云昔佛在世時跋提城內有大居士字曰琝茶饒財珍富有大威力隨意所欲周給人物倉中有孔大如車軸穀米自出婦以八升米作飯飼四部兵及四方來者食故不盡其兒以千兩金與四部兵及四方乞者隨意不盡兒婦以一裹香塗四部兵并四方來乞者隨意令足香故不盡奴以一犂田耕七壟出米滋多其婢以八升穀與四部兵人馬食之不盡家內良賤共爭各是我福力

毘荼詣佛請問誰力佛言汝等共有答王舍城有一織師織師有婦又有一兒兒又有婦有一奴一婢一時共食有辟支佛來就舍乞食各欲當分捨與辟支佛言各減少許於汝不少在我得足即共從之辟支食已於虛空中現諸神變方去織師眷屬捨命生四天王天至于他化展轉七反餘福此生果報齊等

通施

如涅槃經云菩薩凡行施時不見受者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識此非知識施時不見是器非器不擇日時是處非處亦復不計饑饉豐樂不見因果此是衆生此非衆生是福非福雖復不見施者受者及以財物乃至不見斷及果報而常行施無有斷絕菩薩若見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布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若不具足檀波羅蜜則不能成阿耨菩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其人眷屬欲令安隱爲除毒故即命良醫而爲拔箭彼人方言且待莫觸我今當觀如是毒箭從何方來耶誰之所射爲是剎利婆羅門毗舍首陁復更作念是何木耶竹耶柳耶其鏃鐵者何冶所出剛耶柔耶其毛羽者是何鳥翼烏鵄鷲耶所有毒者爲從作生自然而有是人毒惡蛇

毒耶如是癡人竟未能知尋便命終菩薩亦爾若行施時分別受者持戒破戒乃至果報終不能施若不能施則不具足檀波羅蜜乃至菩提又淨業障經云若菩薩觀慳及施不作二相持戒毀戒不作二相瞋恚忍辱懈怠精進亂心禪定愚癡智慧不作二相是則名爲淨諸業障又佛說太子須大拏經云佛告阿難過去不可計劫時有大國名爲葉波其王號曰溫波王有二萬夫人了無有子王自禱祠諸神夫人便覺有身至滿十月太子便生字爲須大拏至年十六書藝悉備少小已來常好布施太子年大王爲納妃名曼坻國王女也端正無比太子有一男一女太子自惟欲作檀波羅蜜出城遊觀帝釋化作貧窮聾盲瘖瘂人悉在道邊太子見已愁憂不樂太子白王欲從大王乞求一願不審聽不王答欲願何等不違汝意太子言我願欲得大王中藏所有珍寶置四城門外及著市中以用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王語太子恣汝所欲不違汝也太子即輦珍寶著四城門外及著市中恣人所索八方上下莫不聞知千里萬里來者恣意與之不逆其意時有敵國怨家聞太子好喜布施在所求索不逆其意即會諸臣及衆道士共

集議言葉波國王有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多力健鬬每與諸國共相攻伐此象常勝誰能往乞者諸臣或言無能往者中有婆羅門八人即白王言我能往乞當給我粮王即給之王使語言能得象者我重賞汝道士八人即詣葉波國至太子宮門悉皆拄杖倶翹一腳住自說言故從遠來欲有所乞太子聞之甚大歡喜便出迎之前爲作禮如子見父因相慰勞問何所求道士答言我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太子名字流聞八方上徹蒼天下入黃泉布施之功德不可量欲從太子乞行蓮華上白象太子即將至廄中令取一象道士等八人言我正欲得行蓮華上白象名須檀延者太子言此大象是我父王之所愛重王視如我若與卿者我即失父王意或逐我出國太子即自思惟我前有要在所布施不逆人意令不與者違我本心若不以此象施者何從得成無上平等即勑左右被象金鞍疾牽來出太子左手持水澡道士手右手牽象以授與之八人得象即咒願太子累騎白象歡喜而去太子語道士言卿速疾去王若知者便追奪卿道士八人即便疾去國中諸臣聞以象施怨家皆大驚怖王聞愕然令得天下有此象

故此象勝於六十象力而太子用與怨家恐將失國當如之何太子如是布施中藏曰空臣恐舉國及其妻子皆以與人王聞是語益大不樂王共諸臣議之將欲種種刑罰太子有大臣白王不許但逐出國置野田山中十二年許當使慙愧王即隨此大臣所言王語太子汝出國去徙汝著檀特山十二年太子白王不敢違敎復願布施七日展我微心乃出國去王言汝正坐布施太劇空我國藏失我敵寶故逐汝耳促疾出去不聽汝也太子白言不敢違戾大王敎令我自有財願得布施盡之乃去不敢煩國二萬夫人共詣王所請留太子布施七日乃令出國王即聽之四遠來者恣意與之七日財盡貧者得富萬民歡喜太子辭妻妃聞愕然太子何過乃當是乎太子具答因緣是故逐我曼坻言使國豐溢富樂無極但當努力共於山中求索道耳太子言人在山中恐怖之處汝快憍樂何能忍是妃答太子我終不能相離也王者以旛爲幟火者以煙爲幟婦者以夫爲幟我但依怙太子若有來乞丐者我當應之乃至有人索求是物之者隨太子所施太子言汝能爾者大善太子與妃及其二子共至母所辭別欲去白其母言願數諫

王以政治國莫邪枉人毋聞辭別感激悲哀語傷人言我身如石心如劚鐵奉事大王未曾有過今有一子而捨我去我心何能不破而死太子與妃及二子俱爲父母作禮而去二萬夫人以眞珠各一顆以奉太子四千大臣以七寶珠奉上太子太子從宮出城悉施四遠即時皆盡國中大小數千萬人共送太子觀者皆悉墮淚而別太子與妃俱載自御而去前去已遠止息樹下有婆羅門來乞馬太子即卸車以馬與之以二子著車上妃於後推太子轅中步挽而去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車太子即以車與之適

復前行復有婆羅門來乞太子言我不於卿有所愛惜我財物皆盡婆羅門言無財物者與我身上衣太子即解與之更著一故衣適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以妃衣服與之轉復前行復逢婆羅門來乞太子兩兒衣服與之太子布施車馬錢財衣被了盡初無悔心大如毛髮太子自負其兒妃抱其女步行而去相隨入山檀特山去葉波國六千餘里去國遂遠行在澤中大苦饑渴忉利帝釋即於曠澤化作城郭伎樂衣食彌滿城中有人出迎太子便可於此留止飲食以相娛樂妃語太子行道甚極可暇止此不

太子言父王徙我著檀特山中於此留者違父王命非孝子也遂便出城顧視不復見城轉復前行到檀特山山下有水深不可度妃語太子且當住此須水減乃度太子言父王徙我著山於此住者違父王敎太子慈心水中有山以堰斷水褰衣而度即心念言水當流灌殺諸人畜即還顧謂水言復流如故若有欲來至我所者皆當令度太子適語已水即復流如故前到山中見山嶔岑樹木繁茂百鳥悲鳴流泉清池美水甘果太子語妃觀是山中亦有學道者太子入山山中禽獸皆大歡喜來迎太子山上有一道人

名阿周陁年五百歲有絕妙之德太子作禮却住白言今在山中何許有好果泉可止處耶阿周陁言是山中者並是福地所在可止道人即言今此山中清淨之處卿云何將妻子來而欲學道乎太子未答曼坻即問道人言在此學道爲幾何歲道人言四五百歲曼坻言計有吾我何時得道道人言我實不及此事也太子即問道人言頗聞葉波國王太子須大拏不道人言我數聞之但未見耳太子言我正是須大拏也道人問太子所求何等太子答言欲求摩訶衍道人言功德乃爾今得摩訶衍不久也太子得無上

道將我當作第一神足弟子道人卽指語太子所止
處太子卽以法道結頭編髮以水果爲飲食卽作艸
屋男女別處男名耶利年七歲著艸衣隨父出入女
名罽拏延年六歲著鹿皮衣隨母出入山中禽獸皆
悉歡喜來依附太子空池皆生泉水枯木皆生華葉
諸毒皆消果樹並茂太子男女在於水邊與禽獸共
戲時拘留國有貧窮婆羅門年四十乃取婦婦大端
正婆羅門有十二醜狀類似鬼其婦惡見咒欲令死
婦行汲水道逢年少嗤說其壻持水旣歸語其壻言
我適取水年少調我爲我索奴婢我不自汲水人亦

不笑我壻言我貧當何所得婦言不爲我索奴婢者
我當便去不復共居婦言我常聞太子須大拏坐施
太劇父王徙著檀特山中有一男一女可乞之時婆
羅門卽詣檀特山至大水邊但念太子卽便得度時
婆羅門遂入山中逢獵師問太子處卽指示處婆羅
門卽到太子所太子遙見甚大歡喜迎爲作禮因相
慰勞問何所從來婆羅門言我從遠來拘留國人久
聞太子好喜布施欲從太子乞丐太子言我不與卿
惜我所有盡賜無以相與婆羅門言若無物者與我
兩兒以爲給使如是至三太子言卿故遠來無不相

與時兩兒行戲太子呼語言此婆羅門遠來乞汝我
已許之汝便隨去太子卽牽授與地爲震動兩兒不
肯隨去還至父前長跪謂父言我宿何罪今遭値此
乃以國王種爲人奴婢向父悔過從是因緣罪滅福
生世世莫復値是太子語兒言天下恩愛皆當別離
一切無常何可保守我得無上道時自當度汝兩兒
語父言爲我謝母今便永絕恨不面別自我宿罪當
遭此大苦念母失我憂苦愁勞婆羅門言我老且羸
小兒各當捨我至其母所我當奈何得之當縛付我
太子卽反兩小兒手使婆羅門自縛之繫令相連總

持繩頭兩兒不肯去以撾鞭之血出流地太子見之
淚出墮地地爲之沸太子與諸禽獸皆送兩兒不見
乃還時諸禽獸皆隨太子還至兩兒戲處號呼自撲
兒於道中以繩繞樹不肯去冀其母來婆羅門以撾
鞭之兩兒言莫復撾我我自去耳仰天呼言山神樹
神一切哀念我不見母別可語我母捨果疾來與我
相見母於山中左足下癢右目復瞤兩乳汁出便自
思惟未嘗有是怪當用果爲宜歸視我兒得無有他
棄果走還天王帝釋知太子以兒與人恐妃障其善
心便化作師子當道而蹲妃語師子願小相避使我

得過師子知婆羅門去遠乃起避道令妃得過妃還
見太子獨坐不見兩兒自至艸屋處處求之不見便
還至太子所問兩兒何在太子不應為持與誰早語
我處莫令我狂如是至三太子不應妃更愁苦太子
不應益我迷荒太子語妃拘留國有一婆羅門來從
我乞兩兒便以與之妃聞感激躃地而倒如太山崩
宛轉啼哭而不可止太子言且止汝識過去提和竭
羅佛時本要不耶我於爾時作婆羅門子字鞞多衛
汝作婆羅門女字羅陁汝持華七莖我持銀錢五百
文買汝五華欲以散佛汝以二華寄我上佛而求願

言願我後生常為卿妻我於爾時與汝要言欲為我
妻者當隨我意在所布施不逆人心唯不以父母施
耳其餘施者皆隨我意汝答言可今以兒施而反亂
我善心耶妃聞太子言心意開解便識宿命聽隨太
子布施疾得所願天王帝釋見太子布施如此即下
試太子知欲何求化作婆羅門亦有十二醜到太子
前而作自說言常聞太子好喜布施不逆人意故來
到此願乞我妃太子言諸大善可得妃言今以我與
人誰當供養太子者太子答言今不以汝施者何得
成無上平等太子即牽妃授之天帝釋知見太子了

無悔意諸天讚歎天地大動時婆羅門便將妃去行
至七步尋將妃還以寄太子莫復與人太子言何為
不取婆羅門語太子言我非婆羅門是天主帝釋故
來相試欲願何等即復釋身妃即作禮從索三願一
令將我兩兒去者婆羅門還賣著我本國中二令我
兩兒不苦饑渴三令我及太子早得還國天主釋言
當如前願太子言願令衆生皆得度脫無復生老病
死之苦帝釋言大哉所願無上所願特尊非我所及
帝釋言畢忽然不見是時拘留國婆羅門得兒還家
婦逆罵之何忍持此兒還此兒國王種而無慈心撾

打令生瘡身體皆膿血捉持衒賣更求使者堦隨婦
言即行賣之天帝行市言此兒貴無能買者乃引至
葉波國既至葉波國中大臣人民識是太子兒大王
之孫舉國悲哀諸臣即問所從得此兒來婆羅門言
我自乞得人欲奪取中有長者而諫之曰斯乃太子
布施之心以至於此而今奪之違太子意不如白王
王聞知者自當贖之諸臣白王王聞大驚即呼婆羅
門使將兒入宮王與夫人及諸宮女逢見兩兒莫不
哽噎王問何緣得此兒婆羅門答言我從太子求丐
得耳王呼兩兒而欲抱之兒皆啼泣而不肯就抱王

問婆羅門賣索幾錢婆羅門未答男女便言男直銀錢一千特牛一百頭女直金錢二千牸牛二百頭王言男兒人之所珍何故男賤而女貴耶兒言後宮婇女與王無親或出微賤或但婢使王意所幸便得尊貴王獨有一子而逐之深山了無念子之意是以明知男賤而女貴也王聞是語感激悲哀號泣交并言我大負汝何故不就我抱汝恚我乎畏婆羅門耶兒言不敢怨王亦不畏婆羅門本是王孫今為奴婢何有奴婢而就國王抱是故不敢王聞是語倍增悲愴即如其言便呼兩兒兒便就抱王抱兩孫手摩其頭問兩兒言汝父在山何所飲食被服何等兒具答之王即遣使促迎太子使以王命告太子太子答言王徙我山中一十二年為期今猶一年在年滿當歸使還白王王更作手書以與太子汝是智人去時當忍來時亦忍云何恚我不還太子得書頂戴作禮卻繞七帀便發視之山中禽獸聞太子還跳踉宛轉自撲號呼泉水為空竭禽獸為不乳百鳥皆悲鳴用失太子故太子與妃俱還本國敵國怨家聞太子當還即遣使者裝被白象金銀鞍勒以金鉢盛銀粟銀鉢盛金粟送於道中以還太子辭謝悔過言前乞白象愚

癡故耳坐我之故逐徙太子今聞來還內懷歡喜今以白象奉還太子願垂納受以除罪咎太子答言譬如有人設百味食持有所上其人嘔吐在地豈復香潔可更食不今我布施譬亦若吐還終不受速乘象去謝汝國王苦屈使者遠相勞問於是使者即乘象還白王如是因此象故敵國之怨化為慈仁國王及眾臣等皆發無上平等道意父王乘象出迎太子太子便前頭面作禮從王而歸國中人民莫不歡喜散華燒香以待太子太子入宮即到母前頭面作禮而問起居王以寶藏以付太子恣意布施轉勝於前布施不休自致得佛佛告阿難我宿命所行布施如是太子須大拏者我身是也時父王者今現我父閱頭檀是爾時母者今現我母摩耶是也是時妃者今瞿夷是時山中道人阿周陁者今目揵連是時天主帝釋者今舍利弗是時獵師者今阿難是時男兒耶利者今現我子羅雲是女兒罽拏延者今現羅漢末利母是時乞兩兒婆羅門者今調達是時婆羅門婦者今檀遮那摩是勤苦如是無央數劫常行檀波羅蜜布施如是

法施

述曰此明財法相對校量優劣故智度論云佛說施
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財施欲界
報法施出三界報財施不能斷漏法施淸升彼岸財
施但感人天報法施通感三乘果財施愚智俱開法
施唯局智人財施唯能施者得福法施通益能所財
施愚畜能受法施唯局聰人財施但益色身法施能
利心神財施能增貪病法施能除三毒故大集經云
施寶雖多不如至心誦持一偈法施最妙勝過飮食
又未曾有經云天帝問曰施食施法有何功德惟願
說之野干答曰布施飮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物濟
一世之乏增益繫縛說法敎化名爲法施能令衆生
出世間道又大丈夫論云財施者人道中有法施者
大悲中有財施者除衆生身苦法施者除衆生心苦
財施愛多者施與財寶愚癡多者施與其法財施者
爲其作無盡錢財法施者爲得無盡智財施者爲得
身樂法施者爲得心樂財施者爲衆生所愛法施者
爲世間所敬財施者爲愚人所愛法施者爲智者所
愛財施者能與現樂法施者能與天道涅槃之樂如
偈曰

佛智處虛空　大悲爲密雲　施法如世雨

充滿陰界池　四攝爲方便　安樂解脫因
修治八正道　能得涅槃果

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行於法施有十種
利益何等爲十一棄捨惡事二能作善事三住善人
法四淨佛國土五趣詣道場六捨所愛事七降伏煩
惱八於諸衆生施福德分九於諸衆生修習慈心十
見法得於喜樂又菩薩地持論云菩薩知彼邪見求
法短者不授其法不與經卷若性貪財貿經卷者亦
不施與法若得經卷隱藏不現亦不施與法若非彼
人所知義者亦不施與若是彼所知義於此經卷已
自知義則便持經隨所樂與若未知義自須修學又
知他人所有如是經示語其處若更書與菩薩當自
觀心少有法慳者當持經與爲法施故我寧以法施
現世癡瘂爲除煩惱猶尚應施況作將來智慧方便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
能敎化人具足戒施多聞智慧若以紙墨令人書寫
若自書寫如來正典然後施人令得讀誦是名法施
如是施者未來天上得好上色何以故衆生聞法斷
除瞋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成上色衆生聞法慈
心不殺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壽命長衆生聞法不

盜他財寶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多饒財寶衆生聞法開心樂施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大力衆生聞法離諸放逸以是因緣未來世中身得安樂衆生聞法除聽癡心以是因緣未來世中得無礙辯才衆生聞法信心無疑以是因緣未來世中信心明了戒施聞慧亦復如是故知法施殊勝過於財施問既知法施勝過財施今時衆生但學法施不行財施未知得不答爲不解財施迷心而施苟求色聲人天樂報恐墮三塗不成出世所以聖人慇懃歎法令其悟解三事體空而行財施遠成菩提涅槃勝果自餘戒忍六度

萬行皆藉智慧開導成勝又智度論云前五度等譬同盲人第六般若事同有目若不得般若開導前五便墮惡道不成出世若聞法施過於捨財愚人不解卽便祕財唯樂讀經若行此法不如有人解心捨施一錢勝過迷心讀經百千萬卷是以如來設教意存解行若唯解無行解則便虛若唯行無解行則便孤要具解行方到彼岸又菩薩藏經云當知菩薩摩訶薩具足如是四攝之法由是法故菩薩摩訶薩恒處長夜攝諸衆生何等爲四所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如是名爲四種攝法所言施者具有二種一者財施

二者法施是爲布施言愛語者謂於一切諸來求乞或樂聞法菩薩悉能愛語慰諭言利行者謂能滿足若自若他所有意樂言同事者隨已所有智及功德爲他演說攝受建立一切衆生令其安住若智若法言法施者如所聞法廣爲他說言愛語者以無染心分別開示言利行者謂爲於他授誦經典乃至說法無有猒倦言同事者以不捨離一切智心安置含生於正法所是故菩薩於一切時常行法施若自無財隨喜他施若自有財供養智人還得聰報又賢愚經云時諸比丘咸皆生疑賢者阿難本造何行獲斯總

持聞佛所說一言不失俱往佛所而白佛言賢者阿難本興何福而得如是無量總持惟願世尊當見開示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阿僧祇劫有一比丘度一沙彌恒以嚴勑敎令誦經日日課限其經足者便以歡喜若其不足苦切責之於是沙彌常懷懊惱讀經雖得復無食調若行乞食疾得食時讀經便足乞食若遲讀則不充若經不足當被切責心懷愁悶涕哭而行時有長者見其涕哭前呼問之何以懊惱沙彌答曰長者當知我師嚴難勑我讀經日日課限若其足者卽以歡喜若其不充苦切見責我行乞食若疾

得者讀經即足若乞遲得讀便不充若不得經便被切責以是事故我用愁耳於是長者即語沙彌從今已往常詣我家當供養食令汝不憂食已專心勤加讀經於時沙彌聞是語已得專心意勤加讀經課限不減日日常度師徒於是俱用歡喜佛告比丘爾時師者定光佛是沙彌者今我身是時大長者供養食者今阿難是乃由過去造是行故今得總持無有忘失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七

校譌

第九紙 [illegible] 行八十 南藏作八千

音釋

鶵 [illegible] 瞽 [illegible] 灘 [illegible] 瑕 [illegible] 飼 [illegible]

聾 [illegible] 鐵 [illegible] 瑪 [illegible] 坻 [illegible] 嶔 [illegible]

劉 [illegible] 槌 [illegible] 臑 [illegible] 蹲 [illegible] 衒 [illegible]

[illegible] 特 [illegible] 跟 [illegible]

金壇居士王[illegible]施貲刻此 [illegible]

法苑珠林第九十七卷 [illegible]

[illegible]

萬曆辛卯秋[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二

布施部之餘

量境

述曰謂能施之人行有智愚若智人行施要觀前人有益便施無益不施故優婆塞戒經云若見貧窮者先語言汝能歸依三寶受齋戒不若言能者先授三歸及齋戒後則與施物若言不能後語言能隨我語念一切法無常無我涅槃寂滅不若言能者教已便施如其無財教餘有財令作是施若其愚人貪著財物不知無常人物屬他戀著慳惜菩薩見此無益之物即令急施廢修道業故大莊嚴論云若物能令起惱則不應畜縱食寶翫要必有離如蜂作蜜他得自不得財寶亦如是又地持論云若菩薩布施令他受苦若致逼迫若被侵欺及非法求自力他力不隨所欲為衆生故寧自棄捨身命不隨彼欲令致逼迫則不施與非是菩薩行淨施時菩薩外不施者若有衆生求毒火刀酒嫉行作戲等一切非法來求乞者菩薩不施若施與者而多起惡墮於惡道不到彼岸若

他來索我之身分即須施與不須量他前人起退屈心又智度論問云何布施得到彼岸不得到彼岸答曰如舍利弗於六十劫中行菩薩道欲度彼岸時有乞人來乞其眼舍利弗言眼無所任何以索之若須我身及以財物者當以相與答言不須唯欲得眼若汝實行檀者以眼見與爾時舍利弗出一眼與之乞者得眼於舍利弗前嗅之嫌臭唾而棄地又以腳蹹舍利弗思惟言如此弊人難可度也眼實無用而強索之既得無用而棄又以腳蹹何弊之甚如此人輩不可度也不如自調早度生死思惟是已於菩薩道

退迴向小乘是名不到彼岸若能不退成辦佛道名到彼岸

福田

如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百倍報施破戒者得千倍報施持戒者得十萬報施外道離欲人得百萬報施向道者得千億報施須陁洹得無量報向斯陁含亦無量報乃至施佛亦無量報我今為汝分別諸福田故作是說若能至心生大憐愍施於畜生專心恭敬施於諸佛其福正等無有差別言百倍得如以壽命色力安辯施於彼者施主後得壽命色力安樂

辯才各各百倍乃至無量亦復如是是故我於契經中說我施舍利弗舍利弗亦施於我然我得福多非舍利弗得福多也或有人說受者作惡罪及施主是義不然何以故施主施時為破彼苦非為作罪是故施主應得善果受者作惡罪自鍾已不及施主問若施聖人得福多者云何經說智人行施不揀福田答今釋此意義有多途明能施之人有愚智之別所施之境有悲敬之殊悲是貧苦敬是三寶悲是田劣而心勝敬是田勝而心劣若取心勝施佛則不如施貧故像法決疑經云有諸衆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

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呵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為顛倒作善癡狂禍福名為不正作福如此人等甚可憐愍用財甚多獲福甚少善男子我於一時告諸大衆若人於阿僧祇身供養十方諸佛幷諸菩薩及聲聞衆不如有人施畜生一口飲食其福勝彼百千萬倍無量無邊乃至施與餓狗蟻子等悲田最勝又智度論云如舍利弗以一鉢飯上佛佛即迴施狗而問舍利弗誰得福多舍利弗言如我解佛法義佛施狗得福多若據敬法重人識位修道敬田即勝故優婆塞戒經云若施畜生得

百倍報乃至須陁洹得無量報羅漢辟支尚不如佛況餘類也若據平等而行施者無問悲敬等心而施得福弘廣故維摩經云分作二分一分施彼難勝如來一分與城中冣下乞人福田無二又賢愚經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巳出家手自紡織預作一端金色之氎積心係想唯俟於佛既得見佛喜發心髓即持此氎奉上如來佛告憍曇彌汝持此氎往奉衆僧波提重白佛言自佛出家心每思念故手自紡織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爲我受之佛告之曰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又居士請僧福田經云別請五百羅漢不如僧次一凡夫僧吾法中無受別請法若有別請僧者非吾弟子是六師法七佛所不可故知施有三種故不可以一槩論也

相對

述曰此別有五種相對第一田財相對有四一田勝財劣如童子施土與佛等二財勝田劣如將寶施貧人等三田財俱勝如將寶施佛等四田財俱劣如將艸施畜生等第二輕重相對有四一心重財輕如貧女將一錢施大衆得福弘多二財重心輕如王夫人

心慢多將寶物施衆得福尠少(下二可知)第三空有相對一空心不空境如雖學空觀然悋財不施還得貧報二空境不空心知財不堅恒多樂施得福增多(下二可知)第四多少相對如法句喻經云施有四事何等爲四一者施多得福報少二者施少得福報多三者施少得福報少四者施多得福報亦多何謂施多得福報少其人愚癡殺生祭祠飲酒歌舞損費錢寶無有福慧是爲施多得福報少何謂施少得福報多能以慈心奉道德人衆僧食巳精進學誦施此雖少其福彌大是爲施少得福報多何謂施少得福報少以慳貪惡意施凡道士俱兩愚癡是故施少得福報亦少何謂施多得福報多若有賢者覺世無常好心出財起立塔寺精舍園果供養三尊衣被履屣牀榻廚饍斯福如五大河流入于大海福流如是世世不斷是爲施多其福報亦多第五染淨相對如智度論云佛法中有四種布施一施者淨受者不淨二施者不淨受者淨三施受俱淨四施受俱不淨佛自供養佛故是爲二俱清淨如東方寶積佛功德力所生華寄十住法身普明菩薩送此華來上散釋迦牟尼佛知十方佛是第一福田是爲二俱清淨(餘句可解)

財施

如大寶積經云財施有五種一至心施二信心施三隨時施四自手施五如法施

述曰然所施之財有是有非非法之物縱將布施得福𣪍少如法之財得福弘多如大寶積經云所不應施復有五事一非理求財不以施人物不淨故二酒及毒藥不以施人亂衆生故三罝羅機網不以施人惱衆生故四刀杖弓箭不以施人害衆生故五音樂女色不以施人壞淨心故又地持論云菩薩亦不以不如法食施所謂施出家人餘殘飲食便利涕唾䑛血汙食不語不知飯及麥飯如法和應棄者謂不蔥食𣏾汙不肉食不飲酒𣏾汙如是和合不如法者不以施人又智度論云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法得財而作布施生象馬牛中雖受畜生形負重鞭策羇靽乘騎而得好屋好食爲人所重以人供給又如惡人多懷瞋恚心由不端而行布施當墮龍中得七寶宮殿妙食好色又如憍人多慢瞋心布施墮金翅鳥中常得自在有如意寶珠以爲瓔珞種種所須皆得自恣無不如意變化萬端無事不辦又如宰官之人枉濫人民不順治法而取財物以用布施墮鬼神中作鳩

槃茶鬼能種種變化五塵自娛又如多瞋佷戾嗜好酒肉之人而行布施墮地夜叉鬼中常得種種歡樂音樂飲食又如有人剛慢强梁而能布施車馬代步墮虛空夜叉中而有大力所至如風又如有人妬心好諍而能以好房舍臥具衣服飲食布施故生宮觀飛行夜叉中有種種娛樂便身之物若惱前人强求人物而營福者反招其罪不如靜心修治內心得利轉勝又優婆塞經云若惱眷屬得物以施是人未來雖得大報身當病苦若先不能供養父母惱其妻子奴婢困苦而布施者是名惡人是假名施不名義施如是施者名無憐愍不知報恩是人未來雖得財寶常求不集不能出用身多病苦以此文證强役人物營修福者反招苦報何名出益今時末世道俗詭替競與齋講强抑求財營修塔寺依經不合反招前罪不如靜坐內修實行出離中勝無過於此若有淨心爲人說法前人敬誠求法捨施即須爲說令成福智不得見有前判雷同總撥妄生譏謗抑過前福又無性攝論釋云謂菩薩見彼有情於其財位有重業障故不施與令知惠施空無有果設復施彼亦不能受何用施爲如有頌言

如母乳嬰兒　一經月無傜　嬰兒喉若閉
乳母欲何爲
寧使貧乏於財位　遠離惡趣諸惡行
勿被富貴亂諸根　令感當來衆苦器

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應時之施有五事益云何爲五一者施遠來人二者施遠去人三者施病人四者儉時施五者若初得新果蓏若穀食等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是故欲行此五施當念隨時施若應時淨施者還得應時果報謂隨時所宜淨心而施若寒時施溫室氈被薪火煗食等若熱

時施凉室輕衣水扇冷物等渴時與漿饑時給食風雨送供天和請僧如是隨時應情令悅未來獲福還受順報又菩薩地持論云一切施者略說有二種一內物二外物菩薩捨身是名內施若爲食吐衆生食已吐施是名內施除上所說是名外施菩薩內施有二種一隨時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譬如有人爲衣食故繫屬於人爲他僕使如是菩薩不爲利養但爲無上菩提爲安樂衆生爲滿足檀波羅蜜隨所欲作他力自在捨身布施二隨他所須支節等一切施與菩薩外施復有三種一隨其所求受用樂具歡

喜施與二奉事彼故一切捨心一切施與菩薩內外物非無差別等施一切或有所施或有不施若於衆生樂而不安不樂不安則不施與若於衆生安而不樂亦安亦樂是則盡施又大集經云菩薩有四種施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以紙筆墨與法師令書寫經二種種校飾莊嚴妙座以施法師三以諸所須供養之具奉上法師四無諂曲心讚歎法師又智度論云若人布施修福不好有爲作業生活則得生四天王處若人布施加以供養父母伯叔兄弟姊妹等無瞋無恨不好諍訟又不喜諍訟之人得生忉利天乃至

他化自在天又優婆塞戒經云若以衣施得上妙色若以食施得無上力若以燈施得淨妙眼若以乘施身受安樂若以舍施所須無乏若以淨妙物施後得好色人所樂見善名流布所求如意生上種姓是不名爲惡若爲自身造作衣服莊嚴之具種種器物作已歡喜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有人能日日立要先施他食然後自食若違此要誓輸佛物犯則生愧如其不違即是微妙智慧因緣如是施者諸施中冣上是人亦得名上施主若給妻子奴婢衣食恒以憐愍歡喜心與未來則得無量福德

若復觀田倉中多有鼠雀犯暴穀米恒生憐愍復作
是念如是鼠雀因我得活念已歡喜無觸惱想當知
是人得福無量又大寶積經云若以華施具陁羅尼
七覺華故若以香施具戒定慧熏金身故若以果施
具足成就無漏果故若以食施具足命辯色力樂故
若以衣施具足清淨色除無慚愧故若以燈施具足
佛眼照了一切諸法性故若以象馬車乘施得無上
乘具足神通故若以瓔珞施具足八十隨形好故若
以珍寶施具足大人三十二相故若以筋力僕使施
具佛十力四無畏故取要言之乃至國城妻子頭目

手足舉身施與心無悋惜為得無上菩提度衆生故
又大菩薩藏經云菩薩為得阿耨菩提故行檀那波
羅蜜多時所修布施又得十種稱讃利益何等為十
一者菩薩摩訶薩以上妙五欲施故獲得清淨戒定
慧聚及以解脫解脫知見聚無不具足二者菩薩以
上妙戲樂器施故獲得清淨遊戲法樂無不具足三
者菩薩以足施故感得圓滿法義之足趣菩提座無
不具足四者菩薩以手施故感得圓滿清淨法手拯
濟衆生無不具足五者菩薩以耳鼻施故獲得諸根
圓滿成就無不具足六者以支節施故獲得清淨無

染穢嚴佛身無不具足七者菩薩以目施故獲得觀
視一切衆生清淨法眼無有障礙無不具足八者菩
薩以血肉施故獲得堅固身命攝持長養一切衆生
貞實善權無不具足九者菩薩以髓腦施故獲得圓
滿不可破壞等金剛身無不具足十者菩薩以頭施
故證得圓滿超過三界無上最上一切智智之首無
不具足舍利子菩薩摩訶薩為得菩提行如是施攝
受如是相貌圓滿佛法稱讃利益上妙功德皆為滿
足檀那波羅蜜多故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行施不求妙色財　亦不願感天人趣
我求無上勝菩提　施微便感無量福

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
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男兒端正殊妙世所希有當
生之日天降大雨父母歡喜舉國聞知相師占善因
為立字名耶奢蜜多不飲乳餔其牙齒間自然八功
德水用自充足年漸長大見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
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佛為說宿
福因緣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
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年極老耄出家入道不
能精勤又復重病良醫瞻之教當服酥病乃可差尋

用醫教取酥服之於其夜中藥發熱渴馳走求水水器皆空復趣泉河並皆枯竭如是處處求水不得彼自悔責於彼河岸脫衣繫樹捨之還來至其明旦以狀白師師聞是語即答之言汝遭此苦狀似餓鬼汝今可即取我瓶中水至僧中行即受教取瓶水水盡涸竭心懷憂怖謂其命終必墮餓鬼尋詣佛所具陳上事而白世尊幸爲見示佛告比丘汝今當於衆僧之中行好淨水可得脫此餓鬼之身聞已歡喜即便僧中常行淨水經二萬歲即便命終在所生處其牙齒間常有清淨八功德水自然充足不飲乳餔乃至

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阿育王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及與阿難前後圍遶入王舍城而行乞食至於巷中見二小兒一名德勝二名無勝弄土而戲擁土作城舍宅倉儲以土爲麨著於倉中此二小兒見佛相好金色光明徧照城內德勝歡喜掬倉中土名爲麨者奉上世尊而發願言使我將來蓋於天地廣設供養緣是善根發願功德佛般涅槃一百年後作轉輪王王閻浮提住華氏城王法治世號阿恕伽王分佛舍利而作八萬四千寶塔其王信心常請衆僧宮中供養時王宮中有一

婢使最貧下賤見王作福自剋責言王先身時布施如來一掬土故今得富貴今日重作將來轉勝我先身罪今日厮下又復貧窮無可修福將來轉賤何有出期思已啼哭衆僧食訖此婢掃地糞掃中得一銅錢以此一錢即施衆僧心生歡喜其後不久得病命終生阿育王夫人腹中滿足十月產生一女端正殊妙世之少雙其女右手恒常急捲年滿五歲夫人白王所生女子一手常捲王即喚來抱著膝上王爲摩手手即尋開當於掌中有一金錢隨取隨生而無窮盡須臾之間金錢滿藏王怪所以即將往問夜奢羅

漢上座此女先身作何福德於手掌中有此金錢取已無窮上座答言此女先身是王宮人於糞掃中得一銅錢布施衆僧以此善根得生王家以爲王女緣昔一錢布施衆僧善根因緣恒常手中把一大金錢取無窮盡又雜寶藏經云昔耆闍崛山中多有僧住諸方人聞送供者衆有一貧窮乞索女人見諸長者送供詣山作是念言此必作會我當往乞便向山中見諸長者以種種食供養衆僧自思惟言彼諸人等先世修福今日富貴今復重作未來轉勝我先不修今世貧苦今若不作未來轉劇思已啼哭先於糞中

拾得兩錢恒常保惜以俟乞索不得之時當用買食我今持以布施衆僧分一二日不得食意伺僧食訖卽便布施維那僧前欲爲咒願上座不聽自爲咒願復留食施諸人旣見上座乞食諸人亦與女大歡喜云我得果報將食出外到一樹下食訖而臥施福所感黄雲覆之時值國王最大夫人亾來七日王遣人訪誰有福德應爲夫人使與相師至彼樹下見此女人相師占之此女福德堪爲夫人卽以香湯沐浴清淨與彼夫人衣服令著大小相稱千乘萬騎將至王所王見歡喜心甚敬重後時自念我今所以得是福

報緣以兩錢施僧故爾當知彼僧便爲於我有大重恩卽白王言我先厮賤王見洗拔得爲夫人次願聽往彼僧所報恩王言隨意夫人卽便車載飲食及以珍寶詣山布施上座卽遣維那咒願不自咒願夫人念言前施兩錢見爲咒願今載珍寶不爲咒願年少比丘亦嫌此事上座爾時語夫人言心念嫌我兩錢施時爲我咒願今載珍寶不爲咒願我佛法中唯貴善心不貴珍寶夫人先施兩錢之時善心極勝今施珍寶吾我貢高是以我今不爲咒願諸年少等亦莫嫌我年少比丘聞已慚愧悉皆獲得須陁洹果夫人

聞法慚愧亦得須陁洹果又雜寶藏經云昔拘留沙國有惡生王詣園堂上見一金猫從東北角入西南角王時見已卽遣人掘得一銅盆盆受三斛滿中金錢漸漸深掘復得一盆如是次第得三重盆各受三斛悉滿金錢轉復傍掘經於五里步步之中盡得銅盆皆滿金錢王雖得錢怖不敢用怪其所以卽詣尊者迦栴延所說其因緣尊者答王此王宿因所獲福報但用無苦王卽請問往昔因緣尊者答王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般涅槃後遺法之中有諸比丘四衢道頭施座置鉢在上教化而作是言誰有

人能捨財著此堅牢藏中若入此藏王賊水火所不能奪時有貧人先因賣薪得錢三文見僧教化歡喜布施卽以此錢重著鉢中發願而去去家五里步步歡喜到門欲入復逢向僧至心頂禮發願而入時貧人者今王身是緣昔三錢歡喜施僧世世尊貴常得如是三重銅盆滿中金錢緣五里中步步歡喜恒於五里有此金錢以是因緣若布施時應當至心歡喜施與勿生悔心

隨喜

如優婆塞戒經云佛言若人有財見有求者言無言

慳當知是人巳說來世貧窮薄德如是之人名爲放逸自說無財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水艸人無不有雖是國王不必能施雖是貧窮非不能施何以故貧窮之人亦有食分食巳洗器棄蕩滌汁施應食者亦得福德若以塵麨施於蟻子亦得無量福德果報天下極貧誰當無此塵許麨耶誰有一日不食三摶麨命不全者是故諸人應以食半施於乞者善男子極貧之人誰有赤體無衣服者若有衣服豈無一綫施人繫瘡一指許財作燈炷耶天下之人誰有貧窮當無身者如其有身見他作福身應往助歡喜無厭亦名施主亦得福德或時有分或有與等或有勝者以是因緣我受波斯匿王食時亦咒願王及貧窮人所得功德等無差別如人買香塗香末香散香燒香如是四香有人觸者買者量者等聞無異而諸香不失毫釐修施之德亦復如是若多若少若麤若細若隨喜心身往佐助若遥見聞心生歡喜其心等故所得果報無有差別若無財物見他施巳心不喜信疑於福田是名貧窮若多財寶自在無礙有良福田內無信心不能奉施亦名貧窮是故智者自觀餘一摶食自食則生施他則死猶應施與況復多耶智者復觀

世間若有持戒多聞乃至獲得阿羅漢果猶不能遮斷饑渴等苦房舍衣服飲食臥具病藥皆由先世不施因緣破戒之人若樂行施是人雖墮餓鬼畜生常得飽滿無所乏少雖富有四天下受無量樂猶不知足是故我應爲無上道而行布施不爲人天何以故無常故有邊故若施主歡喜不悔親近善人財富自在生上族家得人天樂至無上果能離一切煩惱結縛若施主能自手施巳生上姓家遇善知識多饒財寶眷屬成就能用能施一切衆生喜樂見之見巳恭敬尊重讚歎又大丈夫論云若慳心多者雖復泥土重於金玉若悲心多者雖施金玉輕於艸木若慳心多者喪失財寶心大憂惱若行施者令受者喜悅自亦喜悅設有美食若不施與而食啗者不以爲美設有惡食得行布施然後食者心中歡悅以爲極美若行施竟有餘自食善丈夫者心生喜樂如得涅槃無信心者誰信是語設有麤食有饑者在前尚不能施與況餘勝妙而能與人若人於大水邊尚不能以少水施與與生況餘好財是人於世間糞土易得於水慳貪之人聞乞糞土猶懷恪惜況復財物如有二人一則大富一則貧窮有乞者來如是二人俱懷苦惱

有財物者懼其求索無財物者我當云何得少財物與之如是二人憂苦雖同果報各異貧悲念者生天人中受無量樂富慳貪者生餓鬼中受無量苦若菩薩但有悲愍心便為具足況與少物菩薩悲心念施無有財物見人乞時不忍言無悲苦墮淚設聞他苦尚不能堪忍況復眼見他苦惱而不救濟者無有是處有悲心者見貧苦衆生無財可與悲苦歎息無可為喻救衆生者見衆生受苦悲泣墮淚以墮淚故知其心軟菩薩淚有三時一見修功德人以愛敬故為之墮淚二見苦惱衆生無功德者以悲愍故為之墮淚三修大施時悲喜踊躍墮淚計菩薩墮淚已來多四大海水世間衆生捨於親屬悲泣墮淚不及菩薩見貧苦衆生無財施時悲泣墮淚菩薩聞乞者聲為之墮淚乞者見菩薩雨淚雖不言與當知必得菩薩見乞者來時極生悲苦乞者得財物時心生歡喜得滅悲苦菩薩聞乞者言時悲泣墮淚不能自止乞者言足爾時止菩薩修行施已衆生滿足便入山林修行禪定滅除三毒財物倍多無乞可施我今出家斷諸結使菩薩發願度諸衆生諸有所索一切皆捨有悲心者為他故涅槃尚捨況復捨身命財有何難也

捨財物者不如捨身捨身者不如捨於涅槃涅槃尚捨何有不捨悲心徹髓得自在悲作救濟者大菩薩施都無難也菩薩悲心悉得知見一切衆生身者無不是病無有知者以三事故知其有病何者為三飲食衣服湯藥即是病相菩薩悲心以三事得顯何者為三即是財法無畏施已菩薩與一切衆生作樂為滅一切衆生苦故捨身救之菩薩不求果報視如芻艸菩薩大悲作種種方便猶如乳聚以血施人易於世人以水用施如菩薩昝日五處出血施諸夜叉鬼踊躍歡喜無可為喻

施福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信樂檀波羅蜜者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降伏慳悋煩惱二修習捨心相續三共諸衆生同其資產攝受堅固而至滅度四生豪富家五在所生處施心現前六常為四衆之所愛樂七處於四衆不怯不畏八勝名流布徧於諸方九手足柔軟足掌安平十乃至道樹不離善知識又大寶積經云樂施之人獲五種名利一常得親近一切賢聖二一切衆生之所樂見三入大衆時人所宗敬四好名善譽流聞十方五能為菩提作上妙因

又菩薩善戒經云具足三種惠施乃能受持菩薩禁戒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無上施第一施者於四天下尚不悋惜況於小物是名爲施第二大施者能捨妻子第三無上施者頭目髓腦骨肉皮血菩薩具足如是三施乃具於忍能持禁戒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檀越主惠施之日得五事功德云何爲五一者施命二者施色三者施安四者施力五者施辯施命之時欲得長壽施色之時欲得端正施安之時欲得無病施力之時欲得無能勝施辯之時欲得無上正眞之辯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

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應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爲發菩提故須施與後死時心無有悔必生善處是得大利若猶貪者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堅固當以相與又優婆塞戒經云若施佛已用與不用果報已定施人及僧有二種福一從用生二從受生何以故施主施時自破慳悋受用者時破他慳悋是故說言從用生福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八

校譌

第七紙十六行施宋南藏作財

音釋

逼迫逼彼側切驅偪也迫博陌切窘急也　酒媒媒莫杯切濾媒麴糵也　嗅許救切以鼻取氣也　嫌戶兼切憎也　唾吐臥切　蹹達合切踐也　紡織紡撫兩切織之翼切　毻徒協切毛布也　髓息委切骨中脂也　槩古代切大宰也　尠息淺切少也　屣所綺切屬　榻他合切牀狹長者　涕他計切　拷掠拷苦老切打也掠力讓切笞也　羇居宜切　絆博慢切絡頭曰羇繫足曰絆　翅矢利切　很戾很胡懇切不聽從也戾郎計切乖也　譏謗譏居依切誹也謗補曠切毀也　蓏郎果切草生曰蓏　輸式朱切送也

悋良刃切慳也　拯之凌切救也　鋪普故切口飾也　耄莫報切人年八十九十日耄　涸下各切水竭也　麨尺沼切乾糧也　掬居六切兩手捧也　廝息茲切役使者　劇奇逆切尤甚也　掘其月切穿地也　懅其據切慙也　滌徒歷切洒也　汁之日切　摶度官切圜聚也　炷之戍切燈所著者　釐呂支切　輭而兗切柔也

金壇居士孫雲仍捐貲刻此法苑珠林第九十八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州王園英書　金陵沈一龍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三

持戒部

述意

竊聞戒是人師道俗咸奉心爲業主凡聖俱制良由三寶所資四生同潤故經曰正法住正法滅意在茲乎是以持戒爲德顯自大經性善可崇明乎大論或復方之日月譬若寶珠義等塗香事同榾木越度大海號曰牢船生長善芽又稱平地是以菩薩禀受微塵不缺羅漢護持纖芥無犯寧當抱渴而死弗飲水蟲乃可被繫而終無傷艸葉書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言行忠信戰戰兢兢豈可放縱心馬不加鞭勒馳騁情猴都無制鎖浮囊既毀前路何期德瓶已破勝緣長絕或復要聚惡人朋結兇黨更相扇動備造咎瑕無慚無愧不羞不恥日更增甚轉復流浮似若亭藶艾蒿枝葉皆苦訶梨果樹徧體無甘從明入闇無復出期劫數既遥痛傷難忍於是鑊湯奔沸猛氣衝天鑪炭赫羲爆聲烈地鎔銅灌口則腹爛肝銷銅柱遍身則骨肉俱盡宛轉嗚呼何可言念如斯等苦

賢由毀戒也

勸持

如大莊嚴論云若能至心持戒乃至殁命得現果報我昔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爾時卒患脅痛氣將欲絕時醫語之食新殺狗肉幷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爲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極爲困急賫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病弟白兄言我雖病急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卽說偈言

怪哉臨命終　破我戒瓔珞　以戒莊嚴身
不用殯葬具　人身既難得　遭值戒復難
願捨百千命　不毀破禁戒　無量百千劫
時乃值遇戒　閻浮世界中　人身極難得
雖復得人身　值正法倍難　時復值法寶
愚者不知取　善能分別者　此事亦復難
戒寶入我手　云何復欲奪　乃是怨憎者
非我之所親

兄聞是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爲沮壞弟白兄言非爲親愛乃是殁敗卽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　毀戒令墮墜　捨戒乃如是
云何名親愛　我勤習戒根　乃欲見劫奪
所持五戒中　酒戒最爲重　今欲强毀我
不得名爲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爲戒根本耶弟卽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　不盡心護持　便爲違大悲
草頭有酒滴　尚不敢嘗觸　以是故我知
酒是惡道因　在家脩多羅　說酒之惡報
唯佛能分別　誰有能測量　佛說身口意
三業之惡行　唯酒爲根本　復墮惡行中
往者優婆夷　以酒因緣故　遂毀餘四戒
是名惡行數　酒爲放逸根　不飲閉惡道
能獲信樂心　去慳能捨財　脩羅聞佛說
能獲無量益　我都無異意　而欲毀犯者
略說而言之　寧捨百千命　不毀犯佛教
寧使身乾枯　終不飲此酒　假使毀犯戒
壽命百千年　不如護禁戒　卽時身命滅
決定能使差　我猶故不飲　況今不定知
爲差爲不差　作是決定心　心生大歡喜

卽獲見眞諦　所患得消除

惟大智之人猒世修道雖具持戒內懷定慧不現持相內言實德故華嚴經云何等爲離邪命戒此菩薩不作持戒淨相欲使他知內無實德詐現實德現實德相但持淨戒一向求法究竟薩婆若何等爲不起惡戒此菩薩不自高貴言我持戒見犯戒人亦不致呵令其憂惱但其一心持淸淨戒勝果剋得不須疑惑又菩薩藏經云舍利子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多故獲得十種淸淨尸羅汝應知之何等爲十一者於諸衆生曾無損害二者於他財物不行劫盜三者於他妻妾遠諸深習四者於諸衆生不與欺誑五者和合眷屬無有乖離六者於諸衆生不起麁言由能堪忍彼惡言故七者遠離綺語凡有所言諦審說故八者遠諸貪著於他受用無我所故九者遠離瞋恚善能忍受麁言辱故十者遠離邪見由不敬事諸餘天仙及神鬼故又大寶積經云第二持十善業戒者有五事利益一能制惡行二能作善心三能遮煩惱四成就淨心五能增長戒若人善修不放逸行八萬四千無量戒品悉皆在十善戒中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有菩薩能淨持戒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滿

足一切智二如佛所學而學三智者不毀四不退誓願五安住於行六棄捨生死七慕樂涅槃八得無纏心九得勝三昧十不乏信財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持戒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持戒常演說法二持戒常勤求法三持戒正分別法四持戒迴向菩提

引證

如大莊嚴論說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賈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得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没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懼恐爲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座汝所得板應以與我爾時年少即便思惟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與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没水中洄澓波浪大海之難極爲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爲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我爲自令濟　爲隨佛語勝　無量功德聚
名稱徧十方　軀命極鄙賤　云何違聖教
我今受佛戒　至死必堅持　爲順佛語故
奉板遺身命　若不爲難事　終不獲難果

我若持此板　必度大海難　若不順聖旨
將没生死海　我今没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天人利　及以大涅槃
無上第一樂

說是偈已即便捨板持與上座既授板已于時海神感其精誠即接年少比丘置於岸上海神合掌白比丘言我今歸依堅持戒者汝今遭是危難之事能持佛戒海神說偈報曰

汝眞是比丘　實是苦行者　號爾爲沙門
汝實稱斯名　由汝德力故　衆伴及財寶
得免大海難　一切安隱出　汝言誓堅固
敬順佛所說　汝是大勝人　能除衆患難
我今當云何　而不加擁護　見諦能持戒
斯事不爲難　凡夫不毀禁　此乃名希有
比丘處安隱　清淨自謹慎　能不毀禁戒
此亦未爲難　未獲於道迹　處於大怖畏
捨已所愛命　護持佛教戒　難爲而能爲
此最爲希有

又論云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爲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赤往

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爲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珠師貧急語比丘言得我珠耶比丘恐殺鵝取珠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　身分受苦惱　更無餘方便
唯以命代彼　若言他持去　此言復不可
說自得無過　不應作妄語　我今捨身命
爲此鵝命故　故緣我護戒　因用成解脫

爾時珠師雖聞斯偈語比丘言若不見還汝徒受苦

終不相置比丘即四向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爾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語比丘言汝今與我鬬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鬬我自共結使鬬又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　墮地如乾薪　當使人稱美
爲鵝能捨身　亦使於後人　皆生憂苦惱
而捨如此身　聞者勤精進　修行於眞道
堅持於禁戒　有便毀禁戒　願樂於持戒

時穿珠師即加棒打以兩手幷頭竝皆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又說偈言

我於過去世　婬盜捨身命　如是不可數
羊鹿及六畜　捨身不可計　彼時虛受苦
爲戒捨身命　勝於毀禁戒　假欲自擁護
會歸於當滅　不如爲持戒　爲他護身命
捨此危脆身　以取解脫命　我著糞掃衣
乞食以爲業　住止於樹下　以何因緣故
乃當作偷賊　汝宜善觀察

爾時珠師語比丘言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

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向鵝說偈言

我受諸苦惱　望使此鵝活　今我命未絕
鵝在我前死　我望護汝命　受是極辛苦
何意汝先死　我果報不成

珠師問比丘言鵝今於汝竟是何親愁惱乃爾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以偈答言

菩薩往昔時　捨身以救鴿　我亦作是意

捨命欲代鵝　我得最勝心　欲令此鵝命
久住常安樂　由汝殺鵝故　心願不滿足
爾時比丘更具說已珠師即開鵝腹而還得珠既見
珠已更舉聲號哭語比丘言汝護鵝命不惜於身使
我造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　如似灰覆火　我以愚癡故
燒然數百身　汝於佛標相　極為甚相稱
我以愚癡故　不能善觀察　為癡火所燒
願當暫留住　少聽我懺悔　猶如脚跌者
按地還得起　南無清淨行　南無堅持戒

遭是極苦難　不行毀缺行　不遇如是惡
持戒非希有　要當值此苦　能持禁戒者
是則名為難　為鵝身受苦　不犯於禁戒
此事實難有　懺悔既訖已　即放比丘還
又大莊嚴論說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劫掠剝脫
衣裳時此羣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
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
之法不得傷草今者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
能往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
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

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嬈從旦被縛至於日夕轉到
日没晦冥大暗夜行禽獸交横馳走甚可怖畏有老
比丘語諸年少說偈誡言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損傷樹葉故　命終墮龍中
諸佛悉不記　彼得出龍時　能堅持禁戒
斯事為甚難　戒相極衆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劒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此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伸及以轉動恐傷草命
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衆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婬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雞犬　麞鹿禽獸等　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崖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若毀犯禁戒　現在惡名聞
為人所輕賤　命終墮惡道　今當共立要
於此至沒命　假使此日光　鑠我身命乾
我要持佛戒　終不中毀犯　假使遇惡獸
摑裂我身首　終不敢毀犯　釋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戒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遥見之心生疑惑謂是露形尼揵子等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

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以知之右肩黑故即便還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揵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為賊所劫　慚愧為艸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艸用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艸
如林為火焚　犛牛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艸繫不動搖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呪所迷惑　為是苦行耶　為是猒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王曰

守諸禁戒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艸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為虵盡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虵不敢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并復有名稱　無德衰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為力
於戒為良田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隥
名稱之種子　得聖之橋津　諸利之首目
誰有智慧者　欲壞戒德瓶

爾時國王聞說偈已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艸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釋師子所說　寧捨已身命
護法不毀犯　我今亦歸命　如是顯大法

歸依離熱惱　牟尼解脫尊　堅持禁戒者
我今亦歸命

感應緣　略引驗

梁沙門釋法聰
隋沙門釋法充

後梁南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卑然神正性潔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因至襄陽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相從無故却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

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聰救援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勑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

泉有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兇左右數十壯人夜來欲刼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至止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方以事首遂表奏聞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棲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因見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仡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

所請雨使還大降陂池皆滿後卒於江陵天官寺即是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俗姓畢九江人也常誦法華大品末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安履舞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墜俗謠然以寺基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處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鑪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垂冉冉而下處於溪谷不損一毛寺衆不知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

寺之乃是尭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死諫為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也世時屬隆暑屍不臭爛時當開皇之末年也右二驗出唐高僧傳

忍辱部

述意

蓋聞忍之為德最是尊上持戒苦行所不能及是以羼提比丘被刑殘而不恨忍辱仙人受割截而無瞋且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慈惻為用常應徧遊地獄代其受苦廣度衆生施以安樂豈容微復觸惱大生瞋恨乃至惡眼出聲絛顏厲色遂相撾打便

以杖加或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梟含毒逾於蜂蠆所以歷劫怨讎生生不絕也

勸忍

如菩薩藏經云夫忿恚者速能損害百千大劫所集善根若諸善根為瞋害已復當經於百千大劫方始勤苦修行聖道若如是者阿耨菩提極難可得是故我當被忍辱鎧以堅固力摧忿恚軍舍利子我今為汝廣說其事我念過去為大仙人名修行處時有惡魔化作五百健罵丈夫恒尋逐我與諸惡罵晝夜去來行住坐臥僧坊靜室聚落俗家若在街巷若空閑處隨我坐立是諸化魔以麤惡言毀罵訶責滿五百年未曾休廢舍利子我自憶昔五百歲中為諸魔羅之所訶毀未曾於彼起微恨心恒與慈救而用觀察

又成實論云惡口罵辱小人不堪如石雨象惡口罵詈大人堪受如華雨象行者常觀前人本末因緣或於過去為我父母養育我身不避罪福未曾報恩何須起瞋或為兄弟妻子眷屬或是聖人昔為善友凡情不識何須加毀又攝論云由觀五義以除瞋恚一觀一切衆生無始已來於我有恩二觀一切衆生恒

念念滅何人能損何人被損三觀唯法無衆生有何能損及所損四觀一切衆生皆自受苦云何復欲加之以苦五觀一切衆生皆是我子云何於中欲生損害由此五觀故能滅瞋又報恩經云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為此苦而發於惡言成論云行慈心者臥安覺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又四分律偈云

忍辱第一道　佛說無為最　出家惱他人　不名為沙門

又遺教經云能行忍者乃可名為有力大人又經云

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巳身有惡則應發露又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巳美又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又經云布施不望彼報若得人惠毫髮巳上皆當呪願慚愧奉受又書云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勿忘又云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又經云恕巳可爲喻勿殺勿行杖又書云巳所不欲勿施於人當知內外敎其本均同雖形有異白然立行無殊若乖斯旨便同鄙俗何依內外如經云佛爲衆生說法斷除無明暗惑猶若良醫隨疾授

藥是名內敎又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是名外敎又若出家之人能觀苦空無常無我猒離生死至求出世是爲依內若乖斯行翻爲外俗在家之人若能猒捨俗情欣慕高志專崇三寶修持四德奉行孝悌仁義禮智貞和愛敬能行斯行翻同爲內若違斯旨還同外道在俗之人能隨內敎便悟眞理心常會道漸進勝途至趣菩提旣知如是欲行此行唯須自卑推德與他如拭塵巾攬垢向巳持淨與人故經云退而得者佛道也故書云君子讓而得之爲是義故常須進勝他人恒須尅巳責躬也

忍德

如大寶積經云第三忍辱有十事一不觀於我及我所相二不念種姓三破除憍慢四惡來不報五觀無常想六修於慈悲七心不放逸八捨於飢渴苦樂等事九斷除瞋恚十修習智慧若人能成如是十事當知是人能修於忍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慈忍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火不能燒二刀不能割三毒不能中四水不能漂五爲非人所護六得身相莊嚴七閉諸惡道八隨其所樂生於梵天九晝夜常安十其身不離喜樂又私呵昧經云佛言忍

有六事得一切智何等爲六一得身力二得口力三得意力四得神足力五得道力六得慧力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忍辱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於求法時忍他惡罵二於求法時不避飢渴寒熱風雨三於求法時隨順和尚阿闍梨行四於求法時能忍空無相無願又比丘避女人惡名經偈云

雖聞多惡名　苦行者忍之　不應苦自言
亦不應起惱　聞聲恐怖者　是則林中獸
是輕躁衆生　不成出家法　仁者當堪耐
下中上惡聲　執心堅住者　是則出家法

不由他人語　令汝成劫賊　亦不由他語
令汝得羅漢　如汝自知巳　諸天亦復知

引證

如五分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阿練若池水邊有二鴈與一龜共結親友後時池水涸竭二鴈作是議言今此池水涸竭親友必受大苦議巳語龜言此池水涸竭汝無濟理可銜一木我等各銜一頭將汝著大水處銜木之時愼不可語即便銜之經過聚落諸小兒見皆言鴈銜龜去鴈銜龜去龜即瞋言何預汝事即便失木墮地而死爾時世尊因此說偈言

夫士之生　斧在口中　所以斬身
由其惡言　應毀反譽　應譽反毀
自受其殃　終無復樂

佛言龜者調達是也昔以瞋語致有死苦今復瞋罵如來墮大地獄又法句喻經云昔者羅雲未得道時心性麤獷言少誠信佛勑羅雲汝到賢提精舍中住守口攝意勤修經戒羅雲奉教作禮而去住九十日慚愧自悔晝夜不息佛往見之羅雲歡喜趣前禮佛安繩牀坐佛踞繩牀告羅雲曰澡盤取水爲吾洗足羅雲受教爲佛洗足洗足巳訖佛語羅雲汝見澡盤中洗足水不羅雲白佛唯然見之佛語羅雲此水可用飲食以不羅雲白言不可復用所以者何此水本實清淨今以洗足受於塵垢是故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吾子國王之孫捨世榮祿得爲沙門不念精進攝身守口三毒垢穢充滿胷懷亦如此水不可復用佛語羅雲棄澡盤中水羅雲即棄佛語羅雲澡盤雖空可用盛飲食不耶白佛言不可復用所以然者用有澡盤之名曾受不淨故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口無誠信心性剛强不念精進曾受惡名亦如澡盤不中盛食佛以足指撥卻澡盤應

時輪轉而走自跳而墮數返乃止佛語羅雲汝寧惜澡盤恐破不羅雲白佛洗足之器賤價之物意中雖惜不大殷勤佛語羅雲汝亦如是雖爲沙門不攝身口麤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亦如汝言不惜澡盤羅雲聞之慚愧怖悸譬如戰象兩牙二耳四腳及尾九具皆嚴先須護鼻所以者何象鼻輭脆中箭即死人犯九惡唯當護口所以護口當畏三塗十惡盡犯不護口者如象損鼻人犯十惡不惟三塗毒痛辛苦即說偈云

我如象鬭　不恐中箭　常以誠信
度無戒人　譬象調伏　可中王乘
調爲尊人　乃受誠信

羅雲聞佛懇惻之誨感激自厲剋骨不忘精進柔和懷忍如地識想靜寂即得阿羅漢道又羅雲忍辱經云爾時羅雲向一不信婆羅門家乞食悋惜不與羅雲被打頭破血出復擲沙鉢中羅雲含忍心不加報即持鉢至河洗頭鉢已而自說云我自行分衛無事橫忤我我痛斯須悶奈彼長苦何猶如利劒割臭屍臭屍不知痛非劒之不利又如天甘露飼彼溷猪食

溷猪捨之走非是甘露之不美我以佛眞言訓世凶愚凶愚不思豈不然乎還已白佛佛言夫惡心之與是以之褒輕薄惡人命終于夜半當入無擇地獄之中獄鬼加痛毒無不至八萬四千歲其壽乃終寃神更受含毒蟒身毒還自害其身終而復始續受蝮形常食沙土萬歲乃畢以瞋恚意向持戒人故受毒身以沙土投鉢中故世世食沙土而死罪畢爲人母懷之時常有重病家中日耗兒生鈍頑都無手足其親驚怪皆曰何妖來爲不祥即取捐之著于四衢路人往來無不愕然競以瓦石刀杖擊頭陷腦窮苦旬日

乃欻欻後寃靈即復更生輒無手足鈍頑如前經五百世重罪乃畢後生爲人常有頭痛之患夫人處世不能忍者所生之處不值佛世違法遠僧常在三塗若蒙餘福得出爲人稟性常愚凶虐自逐爲人醜陋衆所惡憎生輒貧窮聖賢不祐又雜阿含經云爾時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住耆闍崛山中時尊者舍利弗新剃髮時有伽吒及優波伽吒鬼優波伽吒鬼見尊者舍利弗新剃鬚髮語伽吒鬼言我今當往打彼沙門頭伽吒鬼言汝莫作是語此沙門大德大力汝莫起瞋長夜得大不饒益苦如是再三說時優波伽

吒鬼再三不用伽吒鬼語即以手打尊者舍利弗頭打已尋自言喚燒我伽吒煮我伽吒再三喚已陷入地中墮阿毗地獄目連聞舍利弗爲鬼所打即往問言云何尊者苦痛可忍不舍利弗答言尊者目連雖復苦痛意能堪忍不至大苦目連語舍利弗言奇哉尊者舍利弗眞爲大德大力此鬼若以手打耆闍崛山者能令碎如糠糟況復打人而不苦痛爾時舍利弗語目連我實不大苦痛時舍利弗大目犍連共相慰勞時世尊以天耳聞其語聲已即說偈言

其心如剛石　堅住不傾動　染著心已離

瞋者不及報　若如此修心　何有苦痛憂

又新婆沙論云曾聞過去此賢劫中有王名羯利時有仙人號爲忍辱住一林中勤修苦行時羯利王除去男子與內宮眷屬作諸妓樂遊戲林間縱意娛樂經久疲厭而便睡眠內宮諸女爲華果故遊諸林間遥見仙人於自所止端身靜思便馳趣之皆集其所到已頂禮圍遶而坐仙人卽爲說欲之過所謂諸欲皆是不淨臭穢之法是可呵責是可厭患誰有智者當習近之諸姊皆應生厭捨離王從睡覺不見諸女便作是念將無有人誘奪去耶卽拔利劒處處求覓

乃見諸女在仙人邊圍遶而坐生大瞋恚是何大鬼誘我諸女卽前問之汝是誰耶答言我是仙人復問在此作何事耶答曰修忍辱道王作是念此人見我瞋故便言我修忍辱我今試之卽復問言汝得非想非非想處定耶答言不得次第責問乃至汝得初靜慮耶答言不得王倍瞋忿語言汝是未離欲人云何恣情觀我諸女復言我是修忍辱人可伸一臂試能忍不爾時仙人便伸一臂王以利劒斬之如斷藕根墮於地上王復責問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修忍辱人時王復命伸餘一臂卽復斬之如前責問仙人亦如前答言我是修忍辱人如是次斬兩足復截兩耳又割其鼻一一責問答皆如前令仙人身七分墮地作七瘡已王心便止仙人告言王今何故自生疲厭假使斷我一切身分猶如芥子乃至微塵我亦不生一念瞋忿所言忍辱終無有二復發是願如汝今日我實無辜而斷我身令成七分作七瘡孔我未來世得阿耨菩提時以大悲心不待汝請最初令汝修七種道斷七隨眠當知爾時忍辱仙人者卽今世尊釋迦牟尼是羯利王者卽今具壽憍陳那是故憍陳那見聖諦已佛以神力除破闇障令其憶念過去世事使

便自見爲羯利王佛爲仙人自以利劒斷佛七支作七瘡孔佛不瞋恨及以誓願欲饒益之佛豈違昔誓願憍陳那聞已極懷耻愧合掌恭敬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九

音釋

韁勒（苦兵切勒歷德切韁勒馬頭絡銜也）　騁（丑郢切馳驟也）　諐瑕（諐去乾切瑕胡加切）

葶藶（葶特丁切藶郎擊切並草也）　艾（五蓋切艸名）　沸（方味切涌也）　衝

赫（呼格切明盛也）　爆（北教切火裂也）　療（力嶠切病也）　沮（慈呂切遏也）

歿（莫勃切死也）　薩婆若（梵語也此云一切智若爾者切）　枚（莫杯切箇也）　洄澓

（洄戶恢切澓房六切洄澓水旋流也）　撾（陟瓜切捶擊也）　校（古巧切辨轉也）　跌（徒結切踢也）

剝比角切褫也挽無遠切擊也唼嬈唼子合切嗌也嬈而沼切擾同也摑古獲切打也
犛莫交切長髦牛也梯隥梯他奚切階也隥都鄧切登陟之道也雚
佇直呂切立也遏烏割切止也馴詳遵切致也仡魚乞切勇也
陂彼爲切水澤也謠餘昭切仞而振切八尺曰仞鴟梟鴟處脂切梟古
堯切鴟鳥名蠱公戶切毒蟲也獷古猛切惡也踞居御切而坐曰踞跳
悸其季切心動也撮七括切而指取也聚飼祥吏切以食食之也涸
蟀蝢毒蟲也愕五各切驚也

居士周之穎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九十九卷薦先考新進士周京往生
安養吳江比丘明覺對沙彌本宏書周祥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四

精進部

述意

夫忍行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顯所以策惰令心不懈是故經曰汝等比丘當勤精進十力慧日既已潛沒汝等當爲無明所覆又言闡提之人屍臥終日當言成道無有是處釋論云在家懈怠失於俗利出家懶惰喪於法寶是以斯那勇猛諸佛稱揚迦葉精奇如來述讚書云夙興夜寐竭力致身乃曰忠臣方稱孝子故知放逸懈怠之所不尚精進劬勞無時不可豈得恣其愚懷縱情憍蕩致使善根種子不復開敷道樹枝條彌加枯萃況復命屬死王名繫幽府奄歸長夜頓罷資粮冥曹考問將何酬答當於此時悔惰何及是故今者勸諸行人間身餘力預備前粮常須檢校三業勿令違於六時每於晝夜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剎那檢校三業幾心行善幾心行惡幾心行孝幾心行逆幾心行猒離財色心幾心行貪著財色心幾心行

人天善根業幾心行三塗不善業幾心猒離名聞著我心幾心貪求名聞著我心幾心欣修三乘出世心幾心輕慢三乘淡樂世間心如是善惡日夜相違行者常須檢校勿令放逸隨於邪網恒省三業遞相誡勗心口相訓心語口言汝常說善莫說非法口還語心汝思正法莫思非法心復語身汝勤精進莫行懈怠如是我心自制我口自慎我身自禁如是自策足得高昇何勞他捶橫起怨憎故經曰身行善口行善意行善定生善道身行惡口行惡意行惡定生惡趣又如快馬顧影馳走不同駑畜加諸杖捶若不自誡

要假他呵反增觸惱益罪尤深也

懈惰

如菩薩本行經云佛告阿難夫懈怠者衆行之累居家懈怠則衣食不供產業不舉出家懈怠不能出離生死之苦一切衆事皆由精進而得興起是時帝釋便說偈言

欲求最勝道　不惜其軀命　棄身如糞土
解了無吾我　雖用財寶施　此事不為難
勇猛如是者　精進得佛疾

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人懈惰種不善行於事有損若能不懈惰此最精妙所以然者彌勒菩薩經三十劫應當作佛我以精進力勇猛之心使彌勒在後成佛是故當念精進勿有懈怠又譬喻經云迦葉佛時有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阿羅漢果衣常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珎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象隨其所須時兄比丘值世大儉遊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劣得濟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㸦與汝俱有罪

也象思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王王問象子先無人犯此象不象子答曰無他異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象邊何所道耶沙門答曰我語象云我與汝俱有罪耳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沙門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與無央數之衆而為說法有一長老比丘向世尊舒脚而睡有修摩耶沙彌年向八歲去世尊不遠結跏趺坐繫念在前世尊遙見長老比丘舒脚而眠復見沙彌端坐思惟便說偈言

所謂長老者　未必剃髮鬚　雖復年齒長
不免於惡行　若有見諦法　無害於羣前
捨諸穢惡行　此名為長老　我今謂長老
未必先出家　修其善本業　分別於正行
設有年幼少　諸根無漏缺　此謂名長老
分別正法行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汝等頗見此長老舒脚而睡乎諸比丘對曰如是然見世尊告曰此長老比丘前五百世中恒為龍身今設命終當生龍中所以然者無有恭敬於佛法衆若無恭敬之心於佛法衆者命終

皆當生龍中汝等頗見修摩那沙彌年向八歲去我不遠端坐思惟告諸比丘對曰然見世尊曰此沙彌却後七日當得四神足及得四諦之法以是之故恒常勤加恭敬佛法之衆又佛說馬有八態譬人經云佛告諸比丘馬有弊惡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解羈韁時便掣車欲走二態者車駕跳梁欲齧其人三態者便舉前兩脚掣車而走四態者便蹋車軨五態者便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六態者便傍行斜走七態者便掣車馳走得值濁泥止住不行八態者懸兔餧之契視不食其主牽去欲駕之時遮含黔噬飲食

不得佛言人亦有弊惡八態何等為八一態者聞說經便走不欲樂聽如馬解羈韁掣車走時二態者聞說經意不解不知語所趣向便瞋跳梁不欲樂聞如馬駕車時跳梁欲齧人時三態者聞說經便逆不受如馬舉前兩脚掣車走時四態者聞說經便罵如馬蹋車軨時五態者聞說經便起去如馬人立持軛摩身抄車却行時六態者聞說經不肯聽顛頭邪覩耳語如馬傍行斜走時七態者聞說經便欲窮難問之不能相應答便死抵妄語如馬得濁泥便止不復行八態者聞說經不肯聽及念婬泆多求不欲聽受死

入惡道時乃遮欲學問行道亦不能復得行道如馬懸兔餧之契視不肯食其主牽去欲駕之乃遮含黔噬亦不得食佛言我說馬有八態惡人亦有八惡態如是比丘聞經歡喜作禮而去

策修

如持世經云寶光菩薩於閻浮檀金佛所發於精進但為人如是法方便門二十億歲終不生惡心若利養心又寶光菩薩如是精進二十億歲未曾發起婬怒癡心又無量意菩薩無量力菩薩於四萬歲中終不睡眠常不滿腹食亦不臥若坐若經行但念五取

陰相又大集經云法語比丘二萬年中無有睡眠然後上昇虛空一多羅樹結跏趺坐滿一千年不動不搖法喜爲食獲得比智樂說無礙又譬喻經云羅閱祇國沙門坐自誓曰我不得道終不起欲睡眠作錐長八寸刺兩髀痛不得眠一年得道又薄俱羅經云薄俱羅稱言我從出家以來十八年中未曾偃臥脇一著牀背有所倚又遺教經云汝等比丘若勤精進則事無難者是故汝等常勤精進譬如小水常流則能穿石若行者之心數數懈廢譬如鑽火未熱而息雖欲得火火難可得是名精進又智度論云身精進

爲少心精進爲大外精進爲少內精進爲大復次佛說意業力大故如仙人瞋時能令大國磨滅復次身口作五逆罪大果報一劫在阿鼻地獄受意業力得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亦在十方佛國壽命無量以是故身口精進爲少意精進爲大如是諸經廣歎精進一心正念速得道果未必要須多聞又智度論云若人欲得所聞皆持應當一心憶念令念增長於相似事繫念令知所不見事如周利槃陁迦比丘繫心拭屣物中念憶禪定除心垢法乃得羅漢果彼人暗鈍令誦掃箒兩字猶不俱得得掃忘箒得

箒忘掃如此曚鈍尚得聖道何況利人不得聖道天下極鈍豈過於此佛法貴行不貴不行但能勤行縱復寡聞亦先入道又毗婆沙論云如二人俱至一方一乘疾馬一乘鈍馬雖乘鈍馬以前發故先有所至信解脫人勤行精進先至涅槃即是周利等也又六度集經云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即得阿惟越致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進辯謂德樂止

言佛者難値億百千世時乃一出當勤精進爲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其教詔便即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權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趣其眼如欲螫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胷腹德樂止驚心中悚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王睡眠墮汙泥中

身體沐浴已復還飛住其華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
說偈言
是食甘露者　其身得安隱　不當復持歸
徧及其妻子　如何墮泥中　自汙其身體
如是爲無黠　毀其甘露味　又如此華者
不宜久住中　日没華還合　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　爾乃復得出　長夜之疲冥
如是甚勤苦
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
佛者譬甘露　聽聞無猒足　不當有懈息
無益於一切　五道生死海　譬如墮汙泥
愛欲所纏裹　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
譬佛之色身　日入華還合　世尊般泥曰
值見如來世　當勤精進受　除去睡陰蓋
莫呼佛常在　淡法之要慧　不以色因緣
其現有著者　當知爲善權　善權之所度
有益不唐舉　而現此變化　亦以一切故
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即得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隨
隣尼佛告阿難爾時精進辯者今我身是德樂止者
彌勒是也我於爾時俱與彌勒共聽經法彌勒爾時

睡眠獨無所得我不行善權而救度者彌勒至今在
生死中未得度脫又法句喻經云昔有比丘日至城
外曠野塚間路由他田乃得達過其主見已便與瞋
恚此何道人日此來往不修道德即問道人汝何乞
士在吾田中縱橫往來乃成人蹤道人報曰吾有鬭
訟來求證人故行田中田主宿緣鈎連應蒙得度便
逐道人私匿從行見曠塚間屍骸狼藉膖脹臭爛鳥
獸食噉散落異處或有食噉盡不盡者有似灰鴿色
者疽蟲吮嗽臭穢難近比丘舉手語彼人曰此諸鳥
獸是我證人其人問曰此諸鳥獸何爲證人汝今比
丘與誰共諍比丘報曰心之爲病多諸漏患我觀此
骸分別惡露便還房室還自觀身從頭至足與彼無
異然此心意流馳萬端追逐幻僞色聲香味細滑之
法我今欲誡心之源本汝心當知興起是念無令將
吾入地獄餓鬼之中我今凡夫未脫諸縛然此心賊
不見從命以是之故日往曠野爲說惡露不淨之想
復與心說心爲卒暴亂錯不定心今當改無造惡緣
時彼田主聞道人教以手揮淚哽咽難言然彼田主
於迦葉佛千千歲中修不淨想尋時分別三十六物
惡露不淨爾時比丘及彼田主即彼曠野大畏塚間

得須陀洹道故知前聖後聖通誡殷勤不得輕怠自
損來報眷屬非久暫時緣合善惡交報親疎何定不
得偏執貪著室家縱得榮位暫時非久比見愚俗不
知無常廣事田宅愛戀妻兒貪求名利不知猒足生
平不知修福死去還屬他人又法句喻經說云昔者
外國有清信士供養三寶初無猒極時有沙門與其
親友逮得神通生死已盡時清信士因得疾病醫藥
加治不能得差時婦在邊悲哀辛苦共爲夫婦獨受
斯痛卿設無常我何所依兒女孤單何所恃怙夫聞
悲戀應時即死鬼神還在婦鼻中化作一蟲婦甚啼

哭不能自止時道人往與婦相見知壻命過鼻中作
蟲故欲諫喻令損愁憂婦見道人來增益悲哀奈何
和尚夫壻已死時婦涕鼻蟲便墮地婦即慚愧欲以
脚蹈道人告曰止止莫殺是卿夫壻化作此蟲婦白
道人我夫奉經持戒精進難及何緣壽終墮此蟲中
道人答曰用卿恩愛悲哀呼嗟起恩愛心戀慕愁憂
用是壽終即墮蟲中道人爲蟲說經卿精進奉經持
法福應生天在諸佛前但坐恩愛戀慕之想墮此蟲
中亦可慚愧蟲聞其言心開意解便自剋責即時壽
終便得上生是以今者唯應檢校知心善惡改過爲

福省已爲人不得懈怠自損來報

進益

如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精進有十種
利益何等爲十一他不折伏二得佛所攝三爲非人
所護四聞法不忘五未聞能聞六增長辯才七得三
昧性八少病少惱九隨所得食食已能消十如優鉢
羅華不同於朽又大寶積經云第四精進有十念一
念佛無量功德二念法不思議解脫三念僧清淨無
染四念行大慈安立衆生五念行大悲拔濟衆苦六
念正定聚勸樂修善七念邪定聚拔令反本八念諸

餓鬼饑渴熱惱九念諸畜生長受衆苦十念諸地獄
備受燒煮菩薩如是思惟十念三寶功德專念不亂
是名正念精進又六度經云復有四種精進具足智
慧何等爲四一勤於多聞二勤於總持三勤於樂說
四勤於正行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沙門帛僧光

晉沙門竺曇猷

宋沙門釋僧規

宋大司農何澹之

周沙門釋慧景
隋沙門釋曇詢
晉剡隱嶽山有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裏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絶光了無懼色顧人開剪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嘷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禪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見山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採薪通流道俗宗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遷雖久而形骸不朽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胷颯然風起衣肌消散唯白骨在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累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晉始豐赤城山有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居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行蠱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虎頭訶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壯蛇競出大者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語猷曰法師威德旣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狎法化卒難制御遠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韓石山是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别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陵雲而去赤城山有孤巖獨立秀出干雲猷摶石作梯昇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挹致敬而返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往時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横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

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
且復欲前見一人鬚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
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
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明
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祫來曰此乃僕之所
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騷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
室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住猷停少時
猷恨不得度石橋後潔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
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所說因燒香中食食
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

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並
下諸國有德沙門令齋懺悔禳災猷乃祈誠冥感至
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
別說云禳星是帛僧光未詳孰是猷以太元之末卒
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
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
所感無得窺也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
宋沙門僧規者武當寺僧也時京兆張瑜于此縣常
請僧規在家供養永初元年十二月五日無痾忽暴
死二日而穌愈自說云五日夜五更中聞門巷間喚

曉有聲須臾見有五人炳炬火執信旛逕來入屋叱
咀僧規規因頓臥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
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山側左右白骨
塡積山數十里至三岐路有一人甚長壯被鎧執仗
問曰五人有幾人來答政一人耳五人又將規入一
道中俄至一城外有屋數十架壞爲之屋前有立木
長十餘丈上有鐵梁形如桔槔左右有匱貯土土有
品數或有十斛形亦如五升大者有一人衣幘並赤
語規曰汝生世時有何罪福依實說之勿妄言也規
惶怖未答赤衣人如局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

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
吏謂規曰此稱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
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
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
曰可更爲此人稱之既是佛弟子幸可度脫吏乃復
上匱稱之稱乃正平既而將規至監官前辯之監執
筆觀簿遲疑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
板來曰筭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
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
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

宮經見踐歷略皆金寶精光晃昱不得凝視帝左右朱衣寶冠飾以華珍帝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規稽首諸佛祈恩請福帝曰汝命未盡今當還生宜勤精進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枉濫如汝比也規曰橫濫之厄當以何方而濟免之帝曰廣設福業最爲善也若不辦爾可作八關齋生免橫禍死離地獄亦其次也語畢遣規去行還未久見一精舍大有沙門見武當寺主白法師弟子慧進皆在焉居宇宏整資待自然規請欲居之有一沙門曰此是福地非君所得處也使者將規還至瑜家而去

何澹之東海人宋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錄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候澹之爲說所見慧義曰此是牛頭阿旁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很不革頃之遂死右二驗出冥祥記

周大同二年有慧景法師爲寺主道素高潔有慧振法師先於寺後山上起頭陁屋二間恒有善神衛護

普通元年四月二十日有新受戒僧慧徵往屋中誦戒小有疲懈山神現形又著烏衣身長一丈手執索慧徵驚懼還寺普通八年四月十五日寺僧僧覆往此屋中誓一夏誦經初爾一日誦習不懈至第二日還寺消息須臾之間山上石下聲如雷電有一塊石打屋僧覆驚起起辭謝誦經不敢復眠大同四年四月十二日中竟有一客僧名法珍緣家在壽陽來寺禮拜仍至寺後山山上既見石窟中舊有好泉水水甚清潔仍就此坐禪俄爾之間空中有聲語令避去其都不動須臾虎來以前脚攎其頭血流出面四十餘日瘡差而去中大同元年二月五日攝山神現形著菩薩巾披袈裟形貌極端正侍從左右三十餘人又一人捉香鑪在前來入禪堂詣弘誓法師所自坐胡牀與法師共語并請寺衆行道又至其年四月四日夜爾時大風禪堂僧智遠等聞外有數十人行聲至後夜見堂戶邊有一木慧景智遠等仍還大寺解齋比還開禪堂戶巳見此景在禪牀坐見一紙書令安置故禪堂後石窟中慧虔初捧不移未道當移石窟即便輕舉至其年五月十四日復更書一片石與景遠二僧令於禪堂後種竹自稱名菩提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謹攝自修宗禀心學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禪師授以禪法又往稠禪師所問其津道極相禮遇善洽禪味後經三夏移往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麏麖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瞻失路忽蒙山神示道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為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弟子因病死穌往見閻羅王詰問罪當就

獄賴蒙詢師來為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面遠訪方委又山行值二虎鬬累日不歇詢執錫分之以身為翳語云汝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何須固忿虎聞低頭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不歇皆詢往救略同前述入鳥不亂獸見如偶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每入禪定七日為期白虎入房同居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隋文重德屢遣璽書兼賜香供重疊累載以開皇初年風疹忽增卒於柏尖山寺春秋八十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唳哀切氣至大漸烏任堂基目

然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臥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旣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動人畜悽惶失據其哀感靈祥疇能殫記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校譌

第十七紙十五行外下宋南藏有如字

音釋

萃秦醉切與悴同憔悴也 奄衣儉切忽也遽也 駑乃都切駑下乘也 掣昌列切挽也 軨郎丁切車闌也 軛於革切轅端橫木也 筦餧萼當疾切飼馬蔬也餧於僞切飼也 噏嗌噏許及切與吸同嗌時亦切咽也 齧五結切噬也 頫匹米切頫頭也 錐職垂切器如錐者 胜蒲禮切股也 箒之九切箒也 矇莫紅切不明也 腋羊益切脇間也 蜇陟列切螫也 黠胡八切慧也 胮脹胮匹江切脹知亮切 疽七余切癰也 吮徂兗切欶也 剡時冉切 茨才資切茅蓋屋也 颯蘇合切颯風也 燉煌燉徒渾切煌胡光切燉煌郡名 蠱公戶切蠱毒也 蜈蚣蜈五乎切蚣古紅切 蹲徂尊切踞也 奩力鹽切匣也又籢香器 峻峙峻私閏切峭也峙直里切山峻立也 跨苦化切越也 憩去例切息也 愧怍愧詭偽切怍疾各切愧怍並慙也 禳汝陽切除殃也 窺去規切小視也 痾烏何切病也 嘵嘵並許么切懼聲也 叱咀叱昌栗切咀才與切 壤[illegible] 桔槹桔居屑切槹古勞切桔槹汲水機器也 貯知呂切盛也 幘側革

切巾也佩蒲妹切帶也綬是酉切印組也晃昱晃胡廣切昱余六切晃昱光明也
麚麛麚古牙切牡鹿也麛縻爲切鹿子也翊與職切扶助也螫施隻切蟲行毒也詰去吉切
問罪也熊以中切獸似豕者璽斯里切王者之印疹丑刃切疾也遘古候切
遇也摧昨回切折也殫都寒切盡也

金壇居士王秉銓施貲刻此
法苑珠林第一百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州
沙彌了因書　梁水毛有爲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五

禪定部

述意

夫神通勝業非定不生無漏慧根非靜不發故經曰涉修禪定得五神通心在一緣是三昧相書亦有言當使形如枯木心若死灰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栖神冥漠之內遺形塵埃之表故攝心一處便是功德叢林散意片時即名煩惱羅刹所以曇光釋子降猛虎於膝前螺髻仙人宿巢禽於頂上是知大士常修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不捨道法現凡夫事又能觀察此身從頭至足三十六物八萬戶蟲不淨無常苦空非我但衆生心性譬若獼猴戲跳攀緣歡娛奔逸不能冥目束體端心勤意剛强難化獷戾不調習近五塵流轉三界黏外道之羇貫天魔之杖於是永淪苦海長墜嶮獄皆由放散情慮擾亂心神似風裏之燈譬波中之月搖漾輕動浮游汎濫影旣不現照豈得明所以衆惡賴此而興諸善由斯併廢良由不修斷惑常起貪瞋未服無知偏多樂受遂令

障定之惑重沓爭來妨靜之緣交加競集五蓋覆心
禪門已閉六塵狂念亂想常馳類狂象之無鉤似戲
猿之得樹故須念念策心新新集起豈前念皆惡遂
起苦而靜塵後念起善便縱意而揚惡所以論美四
時經歎一處然後方能正想革絕凡懷若違此理聖
亦不可令萬境森羅不能自觸要須因倚諸根內想
感發何以知然今有心感於內事發於外惑緣於外
起染於內故知內外相資表裏遞用君臣心識不可
備捨故經云心王正則六臣不邪識意昏則其主不
明令悔六臣當各慚愧制馭六根不令馳散也

引證

如法句經心意品說云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
邊樹下學道十二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
欲目色耳聲鼻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
息十二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
所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復
有水狗飢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龜龜縮其頭尾
及其四腳藏於甲中不能得啗水狗小遠復出頭足
行步如故不能奈何遂便得脫於是道人問化沙門
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

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
壞神去生死無端輪轉五道苦惱百千皆意所造宜
自勉勵求滅度安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

藏六如龜　防意如城　慧與魔戰
勝則無患

又求離牢獄經云時有阿育王弟名善容亦名違陁
首紙入山遊獵見諸梵志裸形苦行而無所得王弟
見而問曰汝在此行道有何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
曰坐有羣鹿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
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風食氣氣力羸惙猶有婬

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食甘美在好牀坐衣服隨
時香華自重豈得無欲時阿育王聞弟有此議論即
懷憂感吾唯有一弟忽生邪見恐永迷沒我當方宜
除其惡念即還宮內勅諸妓女各自嚴粧至善容所
共相娛樂預勅大臣吾有所圖若我勅卿殺善容者
卿等便諫須待七日隨王殺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
未經時頃王躬自往語弟云何為將吾妓女妻妾恣
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召諸大臣即告之曰卿
等知不吾未衰老亦無外寇强敵來侵境者吾曾聞
古昔諸賢有此諺言夫人有福四海歸伏盡其德薄

肘腋叛離如我自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女婁妾縱情自恣事既如是豈有我乎汝等將去詣市殺之諸臣諫曰唯願大王聽臣微言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無繼嗣者願聽七日為王求依王命時王默然聽臣所諫王復寛恩勑語諸臣命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不異內吾宮裏作唱妓樂共娛樂之復勑一臣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好利劒往語善容王子曰知期七日終止爾當到努力開割五欲自娛今不自適死後有悔恨亦無益一日過已臣復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一日臣往白言王子當

知六日已過唯明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衆妓自娛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樂耶弟白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與死何異當有何情著於五欲王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況沙門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百千世身身受苦無量患惱雖出為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之念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無為度世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白王言今聞王教乃得惺悟生老病死實可猒患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為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弟即辭王出為沙門奉持禁戒晝夜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無所罣礙

又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深心歡喜稽首禮敬請入供養既猒世苦不樂人間誓依林野以養餘命阿育王既使鬼神於自城內為造山水高數十丈斷絕人物不得往來乃應王命辛捨衣資造石像一軀身高丈六即於山龕石室供養其弟此山及像今

並在焉

頭陀

夫五欲蓋纏並是禪障既能除棄其心寂靜堪能修道故此章內具明十二頭陀之行少欲知足無過此等西云頭陀此云抖擻能行此法即能抖擻煩惱去離貪著如衣抖擻能去塵垢是故從喻為名故頭陀經論別明各云十二通別總論合有十六如衣中有四食中有六處中有六故合十六衣中四者一糞掃衣二毳衣三納衣四三衣食中有六者一乞食二次第乞食三不作餘食法食四一坐食五一團食亦名

節量食六中後不飲漿處中六者一阿蘭若處二在塚間三在樹下四在露地五是常坐六是隨坐就此十六隱顯離合故說十二如衣中四者依四分律及智度論同唯說二一著納衣二著三衣不論餘二依涅槃經衣中說三一著糞掃衣二著毳衣三畜三衣不論納衣食中六者涅槃說三所謂乞食一坐食一團食所以不說次第乞者以能如法乞食之時必有次第故不別說但能一團一坐食自然不作餘食法中後飲漿故不別說四分律中說食有四三種同前加次第乞智度論中說食有五不說不作餘食法食處中六者依智度論說五除却隨坐涅槃及律皆具說六今依諸部通有十六也又十住毗婆沙論十二頭陀名體稍別一盡形乞食二受阿練若三著糞掃衣四一坐食五常坐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七但有三衣八毳衣九隨敷坐十樹下住十一空地住十二死人間住第一盡形乞食有十種利一所用活命自屬不屬他二衆生施我食者令供三寶然後當食三若有施我食者當生悲心我當勤進令善住施作巳乃食四隨順佛教故五易滿易養六行破憍慢法七無見頂善根八見我乞食餘食修善法者亦當効我九

不與男子大小有諸因緣事十次第乞食故於衆生中生平等心即種助一切智第二受阿練若處亦有十利一自在來去二無我無我所三隨意所住無有障礙四心轉樂習阿練若住處五住處少欲少事六不惜身命為具足功德故七遠離衆閙語故八雖行功德不求恩報九隨順禪定易得一心十於空處住易生無障礙想第三著糞掃衣亦有十利一不以衣故與在家者和合二不以衣故現乞衣相三亦不方便說得衣相四不以衣故四方求索五若不得衣亦不憂六得亦不喜七賤物易得無有過患八順行初受四依法九入在麤衣數中十不為人所貪著第四一坐食亦有十利一無有求第二食疲苦二於所受輕少三無有所用疲苦四食前無疲苦五入在細行食法六食消後食七少妨患八少疾病九身體輕便十身受快樂第五常坐亦有十利一不貪身樂二不貪眠睡樂三不貪臥具樂四無臥時脇著席苦五不隨身欲六易得坐禪七易讀誦經八少睡眠九身輕易起十求坐臥具衣服心薄第六食後不受非時飲亦有十利一不多食二不滿食三不貪美味四少所求欲五少妨患六少疾病七易滿八易養九知足十

坐禪讀經身不疲極第七但有三衣亦有十利一於三衣外無求受疲苦二無有守護疲苦三所畜物少四唯身所著爲足五細戒能行六行來無累七身體輕便八隨順阿練若處住九處處所往無所顧惜十隨順道行第八受麁衣亦有十利一在麤衣數二少所求索三隨意可坐四隨意可臥五浣濯則易六染時亦易七少有蟲壞八難壞九更不受餘衣十不失求道第九隨坐亦有十利一無求好精舍住疲苦二無求好坐臥具疲苦三不惱上座四不令下座愁惱五少欲六少事七隨得而用八少用則少務九不起諍訟因緣十不奪他所用第十樹下坐亦有十利一無有求房舍疲苦二無有求坐臥具疲苦三無有所愛疲苦四無有受用疲苦五無處名字六無鬬諍事七隨順四依法八少而易得無過九隨順修道十無衆閙行第十一死人間住亦有十利一常得無常想二常得死想三常得不淨想四常得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五常得遠離一切所愛人六常得悲心七遠離戲調八心常猒離九勤行精進十能除怖畏第十二空地坐亦有十利一不求樹下二遠離我所有三無有諍訟四若餘去無所顧惜五少戲調六能忍風雨

寒熱蚊虻毒蟲等七不爲音聲刺棘所刺八不令衆生瞋恨九自亦無有愁恨十無衆閙行處又寶梁經云佛告迦葉比丘若欲至阿蘭若處當思八法何等爲八一我當捨身二應當捨命三當捨利養四離一切所愛樂處五於山間死當如鹿死六阿蘭若處受阿蘭行七當以法自活八非以煩惱自活

利益

如大寶積經云菩薩修定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爲十一修定無有吾我具足如來諸禪定故二修定不味不著捨離染心不求巳樂三修定具諸通業爲知衆生諸心行故四修定爲知衆生心度脫一切諸衆生故五修定行於大悲斷諸衆生煩惱結故六修定諸禪三昧善知入出過於三界故七修定常得自在具足一切諸善法故八修定其心寂滅勝於二乘諸禪三昧故九修定常入智慧過諸世間到彼岸故十修定能與正法紹隆三寶使不斷絕故如是定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種禪定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常樂獨處二常樂一心三求禪及通四求無礙佛智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住於宴坐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其心不

濁二住不放逸三三世諸佛愛念四信正覺行五於佛智不疑六知恩報恩七不謗正法八善能防禁九到調伏地十證四無礙智又佛言若有菩薩愛樂空閑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省世事務二遠離衆閙三無有違諍四住無惱處五不增有漏六不起諍訟七安住靜默八隨順相續解脫九速證解脫十少施功而得三昧又佛言若有菩薩能與禪相應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安住儀式二行慈境界三無諸惱熱四守護諸根五得食喜樂六遠離愛欲七修禪不空八解脫魔羂九安住佛境十解脫成熟又佛言若

有菩薩樂於頭陀乞食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摧我慢幢二不求親愛三不為名聞四住在聖種五不諂不誑不現異相又不傲慢六不自高舉七不毀他人八斷除愛恚九若入人家不為飲食而行法施十有所說法為人信受又智度論云三昧有二種一佛二菩薩是諸菩薩於菩薩三昧中得自在非佛三昧如諸佛要集經中說云文殊師利欲見佛集不能得到諸佛各還本處文殊師利到諸佛集處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師利入禮佛足已白佛言云何此女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師利汝

覺此女人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師利即彈指覺之而不可覺以大聲喚亦不可覺捉手牽亦不可覺又以神足動大千世界猶亦不覺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不能令覺是時佛放大光明照下方世界是中有一菩薩名棄諸蓋即時從下方出來到佛所頭面禮佛足在一面立佛告棄諸蓋菩薩汝覺此女人即時彈指此人從三昧起文殊師利白佛以何因緣我動三千大千世界不能令此女起棄諸蓋菩薩一彈指便從三昧起佛告文殊師利汝因此女人初發菩提意是女人因棄諸蓋菩薩初發菩提意以是

故汝不能令覺汝於諸佛三昧中功德未滿是棄諸蓋菩薩於三昧中得自在佛三昧中始少多入而未得自在故耳

定障

如禪祕要經云阿練若比丘因五種事發狂一者因亂聲二者因惡名三者因利養四者因外風五者因內風爾時世尊而說呪曰

南無佛陁　南無達摩　南無僧伽　南無摩訶梨

師毗闍羅闍　讒咄陁達陁　婆滿馱吠闍邏翅

久驗切　陁邏崛荼替荼　遮利遮利　摩訶遮利吁摩

利　吁摩勒翅久蹄切悉甿鞞闍鞞阿闍鞞利　究匊
翅久蹄切薩婆陁羅尼翅久蹄切阿扇　提摩俱　應
詣吁彌吁彌摩吁　摩吁　摩婆婆訶
爾時世尊說此呪已告舍利弗如此神呪過去無量
諸佛所說我今現在亦說此呪未來彌勒賢劫菩薩
亦當宣說如此神呪功德如自在天能令後世五百
歲中諸惡比丘得淨心意調和善治四大增損亦治
心內四百四病四百四脉所起壞界九十八使性欲
種子亦治業障犯戒諸惡永盡無餘此名善治七十
二種病憂惱陁羅尼亦名拔五種陰無明根本陁羅
尼亦名現前見一切佛及諸聲聞爲說眞法破諸結
使

感應緣（略引六驗）

晉沙門支曇蘭
宋沙門釋玄高
宋沙門釋普恒
齊沙門釋僧稠
隋沙門釋法進
唐沙門釋慧融

晉始豐赤城山有支曇蘭青州人蔬食樂禪讀誦三

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
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長數丈呼蘭令
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
而禮拜云珠欺王是家男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
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
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
人並形貌端正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
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夙聞今與家累仰
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䞋錢一萬蜜二器辭
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振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
聞見晉元熈中卒於山室春秋八十有三矣

宋僞魏平城有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
也母寇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
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
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
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
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
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
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見
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並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

送令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
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
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
專精禪律聞關中有浮陁跋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
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陁歎曰善哉佛子乃
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顔推遜不受師禮高乃策杖西
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人崇其義訓禀其禪道時有
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足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
同業友是時乞佛熾槃跨有隴西西接涼土常有學
徒三百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

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
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
堂術山蟬蛻而逝後共曇弘乃向河南國王及臣民
近道倏迎內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
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
樊會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
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
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
所見永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
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請高同還

僞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僞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
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枉苦何由得
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
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寤大
集羣臣說神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
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時崔
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
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
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燾
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勑收高高先嘗密語弟子云佛

法應衰吾與崇公當其禍首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
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僞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
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僞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
俱被幽縶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
四十有三是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夕門人
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帀還入
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
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還殯兼營
埋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
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

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返曉間至都見師已亾悲慟
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既滅頗復興不如脫更
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
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甚香須臾起坐
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
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南度汝等死
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臥即絕也
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瘞頓即空道俗
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為偽國僧正欽高日久
未獲受業忽聞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

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
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
救當如之何自今以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
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
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吾願生惡世救護衆
生即已還生閻浮崇公常所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
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
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偽
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滅佛法悉如高言
宋蜀安樂寺有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為兒童

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雲中說法向家人敘之並
未信語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並
脊蔚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韶律師為同意自說
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
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升明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
日微有病相唯語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手屈
三指試將隨伸伸已還屈生時體黑死已鮮白於是
大衆依得道法闍維積薪始然便有五色煙起殊香
芬馥州蔣王玄載乃為之贊曰
大覺聯無像懸應貴忽靖一念會道場空過萬劫承

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趣逕三界傳神四禪境
俗物故參差眞性理恒炳韶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迴
齊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
鹿之癭陶焉性受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
經史而道機潛扣欻猒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初
從道房禪師受習止觀次於趙州障洪山道明禪師
所受十六特勝法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嬈抱肩築
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
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
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冣汝

其第一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
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
測謂為神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立竭身
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
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
時共深異威儀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
聞兩虎交鬬咆響振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
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
域中長生者乎須臾自失其感幽顯皆此類也又移
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承令德前後三召乃固辭不

赴又移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
至受法道俗奔赴禮貺填充為名利所纏者說偈止
之悉皆儉素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
思言遇今勅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帝
即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
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
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
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
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
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漸達帝

躬舉大駕出郊迎之天下歸善皆由稠矣又於雲門
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
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
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
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為惡神所啗兒子等悋命不
敢當弟子獘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
稠索水潠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
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廚忽
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
牛轝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

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
下馬禮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
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
子負師徧天下未足謝愆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
等答曰作羅剎王是以今猶好殺即祝盆水令帝自
視見其形影如羅剎像觸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
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
何如答曰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殂明年即是齊乾
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
春秋八十有一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慰

殷勤令依中國闍維之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
千計日正中時以火焚之道俗哀慟哭聲流川登有
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
西北建以甎塔每有靈異香應于道俗康存之日
宣帝謂稠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
非沙門所宜帝遂强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
舉之不能得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
彌厚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
隋益州響應山寺釋法進不知氏族爲蝙禪師弟子
於竹林坐禪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𢗅其相也

師後敎爲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
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覺背痛具問家人云安
石子語令明往所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
清水卽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
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請進治損後辭還山王及妃
躬送向山王及妃見進足離地四五寸以大業十三
年正月八日終於此山
唐長安普光寺僧慧融字圓照俗姓張氏南陽人也
幼而精進不犯微惡少年落髮卽樂禪住常隱居泰
山後奉勑追入京住普光寺時遊終南山或來或往

往嘗登山逢雪深厚不能得進忽有一虎近前弭耳
俯伏慧融知其意乃乘之虎遂負融而上常有雙烏
於山林中前行引路至永徽初遷神於本寺寺僧於
慧融房舍上見五色炎起及於山中焚身肌骨總銷
唯心不爛右此二驗出唐高僧傳中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一

校譌

第十三紙八行鳳南藏作風　第十七紙九行藉南藏作藉　第十九紙八行昧南藏作眛

音釋

隕𢢽隕于敏切墜也𢢽奴板切心動也　攏戾攏力董切戾郎計切貪戾多惡

黏女廉切著也　黐丑知切黏膠也　裸郎果切赤體也　[illegible]朱劣切　誇
魚變切言也　抖擻抖當口切擻蘇后切抖擻舉貌　毳充芮切細毛也　浣濯浣胡管切濯直角切
鬧奴教切喧鬧也　闍視遮切　譪咄譪烏割切咄當沒切　邏郎佐切
覷七慮切覷覰也　積子智切　蜋蜺　沮渠沮且七余切渠強魚切　稿
諝詞細切小也　讒鋤銜切譖也　纂作管切纂也　慨苦蓋切憤激也　縶陟立切絆也
駭下楷切驚也　炳兵永切明也　韜他刀切藏也　欻許勿切忽也　叡以芮切明也
稔如甚切稔積年也　漳滏漳諸良切滏奉甫切並水名　釜扶雨切鍑屬
潠蘇困切含水噴也　倨居御切不遜也　悚息拱切懼也

常熟居士嚴澂捐資刻此　法苑珠林第一百一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吳江沙彌本宏書　吳國泰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菴識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二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惲撰

六度篇第八十五之六

智慧部

述意

夫二種莊嚴慧名最勝三品次第智曰無過故經言五度無智似若愚盲所以般若勝出世間破除諸有智論又言佛是衆生母般若能生佛是則智爲一切衆生之祖母故外書云叡哲欽明乃稱放勳之德仁義禮智方曰宣尼之道當惟智慧之法不可不修出世之因無宜弗習能排巨暗譬滿月之照三途巧遣衆毒似摩祇之除萬惡豈可任無恒沒等此長迷取相交纏我心縈結常多有愛恒當無明未逢因緣不修對治所以鬱鬱慢山始高嵩華滔滔愛水遂廣滄溟或橫執斷常偏論即離神黃神白我見我知云脚恒翹五邊長炙食艸學牛啗糞如犬或盛談下諦寧識中道之宗或封執四園豈悟大乘之旨或謂冥初生覺其外不知世間定常唯此爲貴或復言非有想是證涅槃計自在天能成世界縱愚癡瘖廣唇頑踈著指求月守株求兔尚疑驢馬寧分菽麥雖知歡笑將戲翫而不殊徒識語言與狌狌而不異良由不識空理常處無明既是倒心皆名邪見五住煩惱未滅一毫百八使纏森然尚在是故大士爲求八字不惜軀命恐狂纏中逢苦即退故自剋心以牢其志也

引證

如華嚴經云菩薩爲求法故能施法者作如是言若能投身七仞火坑當與汝法菩薩聞此歡喜無量作是思惟我爲法故尚不惜身命於阿鼻地獄諸惡趣中受無量苦況入人間微小火坑而得聞法依集一切功德三昧經云釋迦過去久遠作五通仙人名曰最勝依智度論云釋迦文佛本爲菩薩時名曰樂法時世無佛不聞善語四方求法精進不懈了不能得爾時魔變作婆羅門而語之言我有佛所說一偈汝能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書寫此偈當以與汝樂法即時自念我世世喪身無數不得是利即自剝皮暴之令乾欲書其偈魔便滅身是時佛知其至心即從下方踊出爲說深法即得無生法忍又涅槃經云菩薩爲法因緣剜身爲燈氎纏皮肉酥油灌之燒以爲炷菩薩爾時受是大苦自呵其心而作是言如是苦者於地獄苦百千萬分猶未及一汝於無量

百千劫中受大苦惱都無利益汝若不能受是輕苦云何而能於地獄中救苦衆生菩薩摩訶薩作是觀時身不覺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爾時應自深知我定當得阿耨菩提菩薩爾時具足煩惱未有斷者爲法因緣能以頭目髓腦手足血肉施於衆生以釘釘身投巖赴火菩薩爾時雖受如是無量衆苦其心不退不動不轉菩薩當知我今定有不退之心當得阿耨菩提又大集經云菩薩爲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王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爲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又大方便報恩經云菩薩常勤求善知識爲聞佛法乃至一句一偈一義三界煩惱皆悉萎悴菩薩至心求佛語時渴法情重不惜身命設踐熱鐵猛炎之地不以爲患菩薩爲一偈故尚不惜身命況十二部尊經爲一偈故尚不惜命況餘財物聞法利益故身得安樂演生信心直心正見見說法者如見父母心無憍慢爲衆生故至心聽法不爲利養爲衆生故不爲自利爲正法故不畏王難飢渴寒熱虎狼惡獸盜賊等事先

自調伏煩惱諸根然後聽法又華嚴經云菩薩如是方便求法所有珍寶無貴惜者於此物中不生難想若得一句未曾聞法勝得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珍寶得聞一偈勝得轉輪聖王釋提桓因梵天王處菩薩作是念言我受一句法設令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大火上從梵天而自投下何況小火我尚堪受一切諸地獄苦猶應求法何況人中諸小苦惱爲求法故發如是心如所聞法心常喜樂悉能正觀未曾有經云昔毗摩國徙陀山有一野干爲師子所逐墮一丘井已經三日開心分死自說偈言

一切皆無常　恨不飴師子　奈何死厄身
貪命無功死　無功已可恨　復汙人中水
懺悔十方佛　願垂鑒我心　前代諸惡業
現償皆令盡　從是值明師　修行盡作佛

帝釋聞之與八萬諸天到其井側曰不聞聖教久處幽冥向說非凡願更宣法野干答曰天帝無訓不識時宜法師在下自處其上初不修敬而問法要帝釋於是以天衣接取叩頭懺悔憶念我昔曾見世人先敷高座後請法師諸天即各脫寶衣積爲高座野干升座曰有二大因緣一者說法開化天人福無量故

二者為報施食恩故天帝白曰得免井厄功報應大六何恩不及耶答曰生死各宜有人貪生有人樂死有愚癡人不知死後更生遭遇佛法不值明師貪生畏死死墮地獄有智慧人奉事三寶遭遇明師改惡修善如斯之人惡生樂死生天上天帝曰如尊所論全命無功者願聞施食施法答曰布施飢食濟一日之命施珍寶者濟一世之乏增益生死說法教化者能令眾生出世間道得三乘果免三惡道受人天樂是故佛說以法作施功德無量天帝曰師今此形為是業報為是應化答曰是罪非應天帝曰我謂是

聖方聞罪報未知其故願聞因緣答曰昔生波羅柰國波頭摩城為貧家子剎利之種幼懷聰朗特好學習至年十二遂師於山不失時節經五十年究十八種經書靡所不達皆由和尚之恩其功難報由先學慧自識宿命由受五位齋婬著樂報壽命終生地獄畜生（有下文略而不述）時帝釋與八萬諸天從受十善今還天宮和尚何緣捨此罪報得生天上野干曰卻後七日當捨此身生兜率天汝等使可願生彼天爾時菩薩說法教化七日命盡生兜率天宮復識宿命行十善道又賢愚經云佛在波羅柰國於林澤中為諸天

人四輩之類顯說妙法時虛空中有五百鴈為羣聞佛音聲深心愛樂迴翔欲下獵師張羅鴈墮其中為獵師所殺生忉利天處父母膝上若八歲兒端嚴無比宛若金山便自念言我何因生此即識宿命愛法果報即共持華下閻浮提至世尊所禮足白言我蒙法音生在妙天願重開示佛說四諦得須陁洹果即還天上

利益

又大寶積經云第六菩薩修行智慧復有十法不與二乘共何等為十一思惟分別定慧根本二思惟不

捨斷常二邊三思惟因緣生起諸法四思惟無眾生我人壽命五思惟無三世去來住法六思惟無發行不斷因果七思惟法空而植善不懈八思惟無相而度眾生不廢九思惟無願而求菩提不離十思惟無作而現受身不捨如是慧者不與聲聞辟支佛共又月燈三昧經云佛言若有菩薩能行般若有十種利益何等為十一一切悉捨不取施想二持戒不缺而不依戒三住於忍力而不住眾生想四行於精進而離身心五修禪定而無所著六魔王波旬不能擾亂七於他言論其心不動八能達生死海底九於諸眾

生起增上悲十不樂聲聞辟支佛道又佛言若有菩
薩信樂多聞有十種利益何等爲十一知煩惱資助
二知清淨資助三遠離疑惑四住正眞見五遠離非
道六安住正路七開甘露門八近佛菩提九與一切
衆生而作光明十不畏惡道又六度集經云復有四
種智慧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不住斷見二不入常
見三了十二緣四忍無我行菩薩復有四種擁護法
具足智慧何等爲四一擁護法師如巳君主二護諸
善根三將護世間四護利益他菩薩復有四種無猒
足行具足智慧一樂於多聞無有猒足二樂於說法

無有猒足三行慧無有猒足四行智無有猒足又華
嚴經云佛子一切諸佛有十種未曾失時何等爲十
一一切諸佛成等正覺未曾失時二一切諸佛善根業報
未曾失時三一切諸佛授菩薩記未曾失時四一切諸佛
隨應衆生示現神力未曾失時五一切諸佛現如來身
未曾失時六一切諸佛悉行於捨未曾失時七一切諸佛
入城聚落未曾失時八一切諸佛攝歡喜衆生未曾失
時九一切諸佛難化衆生而放捨之爲調伏故未曾失
時十一切諸佛示現不可思議自在神力未曾失時佛
子是爲十一切諸佛十種未曾失時頌曰

三塗阻隔　六度相應　施戒忍進
禪智開朦　四等慈獎　三學哀矜
唯斯爾利　寔由心崇　滌淨隨情
取捨我躬　解與惑變　息妄休徵
六蔽久壅　八正虛融　福智雙感
理量俱通

感應緣七驗略引

晉亭湖神廟

魏沙門釋志湛

唐沙門釋慧因

唐沙門釋慧稜

唐沙門釋法敏

唐沙門釋空藏

唐司元大夫妻蕭氏

晉揚州江畔有亭湖神嚴峻甚惡于時有一客僧婆
羅門名曰法藏善能持咒辟諸邪毒竝皆有驗別有
小僧就藏學咒經於數年學業成就亦能降伏諸邪
毒惡故詣亭湖神廟止宿誦咒伏神其夜見神遂致
殞命藏師聞弟子誦咒致死懷忿自來夜到神廟瞋
意誦咒神來出見自亦致死同寺有僧每恒受持般

若聞師徒並亡遂來神所於廟夜誦金剛般若至夜半中聞有風聲極大迅速之間見有一物其形偉大瓌聳驚人奇特可畏口齒長利眼光如電種種神變不可具述經師端坐正念誦經剎那匪懈情無怯怕都不憂懼神見形泰撫諸威勢來至師前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聽經訖師問神曰檀越是何神靈初來猛峻後乃容豫神答云弟子惡業報得如是是此湖神然甚信敬經師又問若神信敬何意前二師並皆打死答云前二師死者為不能受持大乘經典專心誦咒見弟子來逆前拔罵專誦惡語欲降弟子弟子不伏于時二僧見弟子形惡自然怖死亦非弟子故殺二僧左近道俗見前二僧被殺謂經師亦死相率往看且見平安容儀歡泰時人甚怪競共問由具答前意寔因般若威力聖教不虛諸人因此發心受持般若者衆

魏泰嶽人頭山銜艸寺釋志湛齊州山茌縣人是朗公曾孫之弟子也立行純厚省事少言住銜艸寺寺即宋求那跋摩之所立也遊諸禽獸而不驚就常誦法華用為恒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僧住銜艸寺是須陁洹聖人今日入涅槃揚

都道俗聞誌皆遙禮端坐氣絕兩手各舒一指有西天竺僧解云若是二果聖人各舒兩指湛舒一指定是初果收葬入頭山造塔安之鳥獸不汙今猶在焉又雍州有僧亦誦法華隱于白鹿山感一童子常供給至終置屍巖下餘骸枯朽唯舌多年不壞又齊武成世并州東看山側有人掘地見一處土其色黃白與傍有異尋見一物狀人兩唇其內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問諸道人無能知者沙門大統法師上奏曰此持法華者命六根不壞報誦千徧定感此徵乃勑中書舍人高珍曰卿是信向之人自往看之必有靈異宜遷置淨所設齋供養珍奉勑至彼集諸持法華沙門各執香爐潔齋旋遶而祝曰菩薩涅槃年代已遠像法流行奉無謬者請現靈感纔始發聲脣舌一時鼓動雖無響及而似讀誦諸同見者莫不毛竪珍以狀聞詔遣藏之石函遷于山室又魏太和初年北代京閹官自慨形殘不逮餘人旋奏乞入山修道出勑許之乃賫一部華嚴晝夜讀誦禮悔匪懈夏首歸山至六月末髭鬚盡生陰相復現丈夫相狀宛然復舊具狀奏聞高祖增信內宮驚訝於是北代之國華嚴轉盛（右此二驗見侯君素集）

唐西京大莊嚴寺釋慧因俗姓于吳郡海鹽人也禀靈濕裕清鑒倫通後造長干辯法師所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滿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感幽使云王請法師部從相諠絲竹交響當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絹兩束因曰此為贜遺重問其故曰妄想顛倒知何不為吾被閻羅王命夏坐講大品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起彼冥祈神遊異域者矣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日卒于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

唐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姓申屠氏有法論皆令覆述吐言質朴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至貞觀十四年正月半襄州有感通寺廻法師曰夢見閻羅王請稜公欲講三論廻公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遣令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王莊嚴

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臟已崩無有痛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泉寺僧觀音未至者閣已講三徧皎如目前說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卽到度曰何人荅曰閻羅王使迎稜法師來卽起燒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卒卽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姓孫丹陽人也法華三論常講不絶至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至二年於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講道俗數千慶之嘉會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往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衆集有虵懸半身在斂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講畢方隱至夏終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暗冥恰至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停喪七日異香不滅道俗感歎咸悉相送

唐京師會昌寺釋空藏姓王氏先祖晉陽今在雍州之新豐縣母初孕之日自然不食酒肉葷辛不嘗以同身子密加異之既誕之後靈鑒日陳情用高遠讀誦經論恩拯拔濟聽勤無比日誦萬言至年長大總誦經論三百餘卷鈔摘衆經大乘要句十有餘卷流行於世賢劫千佛日禮一徧春夏方等常坐不臥翹勤難加寸陰不虧以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三日終於會昌春秋七十有四遺身於龍池寺側收骨起塔其髑骨兩耳相通項有雙孔眼匡合竅各有三焉弟子等追惟永往樹碑會昌寺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爲文又有釋遺俗常誦法華千有餘徧以貞觀初因疾將終遺囑友人慧廓曰比雖誦經意望靈驗身死之後不須露骸埋之十載屆爲發出舌根爛不審若不壞爲起一塔以示經感言訖而終依囑而埋至貞觀十一年廓與知友就墓開之身肉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庶女男咸覩嘆仰以函盛舌於陽陸北性谷南岸爲建塔銘識者聳歎發信誦經又有京城西豐谷鄉南福水南史村史呵誓少懷善念常誦法華臨終之時感有異香氛氳滿村埋後十年妻亡開墓同殯見舌鮮明異常紅赤又蕭僕射宋國公兄太府寺大

卿榮位高貴國史具傳欣懷道業無棄寸陰暗誦法華萬有餘徧兄弟各造千部法華書生潔淨勘校無謬莊飾函盛散付流通請受人名各録一通躬自禮敬日夜一徧宋公自撰經疏十有餘卷廣集諸家向有三十採掇菁華採以習牘四時無事陞座恒講至於開題之首每召京城名德朝野宰貴躬臨座席以申賓主兄卿情好讀誦所寫法華千部躬自勘校每日朝參必使侍人執經在前至於公事何有閑隙便自勘讀日誦一徧以爲常式靈祥徵迹頗難記録家門高遂不可傳述（右此四驗出唐高僧傳）

唐蕭氏是司元大夫崔義起妻是蕭鏗女鏗是僕射之姪蕭氏爲人妬忌多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至麟德元年從駕洛陽到二年正月身亡死在地獄蕭氏手下常所愛婢名閏玉年可十八雖是寮婢容貌端正性識聰敏信樂佛法至二月家内爲夫人設三七日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枷項鎖腰獄卒衛從餘人不知唯此婢見夫人靈著此婢言音共夫人生平語音無異使傳語向家内大小云吾適崔家已來爲性多瞋橫生嫉妬好打奴婢兼不信因果今至地獄受罪極重備經諸苦不可具說聞家内今三七日爲

吾設齋請求獄官放一日假暫來看齋語汝男女合家大小吾自共汝同住已來身三口四意怒三毒好瞋打汝兼嫉妬大夫所看婢妾種種不善發起惡業今受報苦不可具陳願汝男女合家大小內外眷屬從汝懺悔願施歡喜然汝男女憶吾乳餔之恩將吾生平受用資具速捨修福望拔冥苦至七七日爲吾設齋之時令此功德早得成就吾至齋日更請官人望得復來語大夫及兒女等大夫生平急性多瞋不得過分瞋打奴婢勸信三寶恭敬上下修持齋戒擅忍不絕臨去之時語男女云吾且將閻玉去使枉地

獄看吾受罪苦痛如何經五六日還放迴來令汝男女知吾受罪苦痛虛實作此語已閻玉即欻唯心上暖餘分並冷身臥枉地不敢埋之此婢即至地獄見一大殿院門嚴兵守衛云是王殿不敢窺窬行至東院別見一廳上有大官人云是斷罪官復過廳院東有地獄種種苦具一如圖畫夫人語婢云汝看吾受罪之苦作此語已即有種種獄卒羅剎撲擲夫人屠割身肉鑊湯煎煮煮已還活活已復歷諸獄鐵鉗抽舌鐵烏啄之復臥鐵牀飛烏猛火一時著身死已還活活已復受諸苦不可具陳夫人穌已即見其父蕭

鏗乘紫金蓮華座騰空而來鏗生平已來及歷任諸官皆不食酒肉葷辛常誦法華經日別一徧恭敬三寶晝夜六時禮誦無闕今生善處見女受苦故來相救即語女云吾生平之日每勸汝生信止怒汝不用吾語今致其殃汝復何因將此婢來女報父言爲見生平不信今受罪苦故將此婢看見受罪輕重令傳向家內男女使其生信父聞印可即語女言吾雖生善處未能全救汝苦汝努力自勵發心兼藉家內福善共相助佐決望得出上升人天作此語已忽有一婆羅門師年少端正亦乘空而來語夫人曰由汝不

信因果今受罪苦未知此婢性識如何吾欲教誦經使傳家內令世人生信夫人報云請師但教此婢聰明誦經可得師即先教誦金剛般若初受二三行有忘一二句者後續授之漸得半紙一紙少時誦得不忘復教誦藥師法華一受不忘此之三部皆作梵音不作漢語文詞典正音韻清亮文句皆熟即已放歸臨來語云汝至家內逢人爲誦漢人道俗不別汝音令覓婆羅門善梵語者試看誦之始知善惡世人多有信邪事道不樂佛法既見汝猶婢尚能誦得三本梵經豈可不生信心儻得一人迴邪入正非但夫人

得福亦令汝後報不入三塗既受此語已放出至家
惺了如舊卽集家內尊卑具說夫人地獄受罪苦事
猶恐曹主兒郞等不信卽臥在地作夫人在地獄受
苦之事或云看夫人呑熱鐵丸開口咽之口赤腹熱
如火或云看夫人受鐵犂耕舌出舌二三尺餘或云
看夫人受鐵牀苦身體紅赤熱氣如火如是變現種
種苦痛之相已然後穌醒復說見夫人父誡勑之事
復說見婆羅門教誦經意夫人得出地獄上升天報
此婢卽爲家內正坐而誦文文句皆作梵音聲氣
清亮令人樂聞室家大小見此善惡靈驗罕所未聞

夫人男女大小五體自撲號哭哀慟逾痛初亾道俗
郡官聞者皆勸易心歸信齋戒不絕麟德元年有西
域四婆羅門來獻佛東頂骨因親眷屬將軍薛仁軌
家內設齋諸親聚集諸官人共議云此婢雖誦得梵
經某等皆不別之故邀屈請得此四婆羅門至將軍
舍齋復喚得此婢不語四僧云在地獄中誦得誑云
別有婆羅門教誦得此三部經密試虛實卽對四僧
令婢誦之且誦金剛般若訖此四婆羅門一時皆起
合掌怪歎希奇未曾有也何因漢人能得如此更爲
誦藥師法華訖彌加歡喜恭敬如師卽譯語傳云此

女何因得如此善巧音詞文句典正經閱不錯吾西
域善能誦者未能如是此非凡人能得如此諸官人
等始爲說實四僧泣淚非是聖力冥加豈能如是言
詞典正諸官道俗見者悲歎滾信佛法不敢輕慢將
軍因見此事奏上聞徹皇帝勑語百官信知佛法衆
聖之上冥祐所資誑不能信百官拜謝慶所未聞良
由三寶景福恩重慈蔭四生非臣下愚所能籌度聖
凡受益豈得不信

懺悔篇第八十六之一

述意部

敬惟佛日潛暉正像侵訛人情嶮異世序澆漓仰別
大師千有七百衆生頑嚚善根羸薄正法既衰邪見
增長內無勝解常爲五住自縈外失良緣致使四魔
得便放縱三毒馳騁六塵日夜攀緣無非構禍招舉
之咎積罪尤多今既覺悟盡誠懺悔然懺悔之儀須
憑聖教教有大小罪有重輕通塞不同開遮有異是
故第一廣引聖教明懺成持不如七衆之人曾經受
得五八十具三聚等戒若犯小乘初四重戒不覆藏
者依律開許盡形學悔不限時節若覆藏者縱有懺
悔依律不許第二篇已下隨犯輕重覆與不覆但識

名種依律得除具存大教非此所明若犯大乘三聚等戒除謗方等邪見重緣業思極重戒體不全縱有好心懺犯大難必須懇意用心徹到犯餘輕者懺悔可通今依方等佛名經等無問在家出家大小乘戒若有犯者不牒名種所以開懺惟此懺悔爲除罪障冀免業非欣慕清升遂求大聖思極大事不可容易自非具閑聖教無宜得滅知罪眞妄淥淨虛融心境開合常須作意不起攀緣罪方伏除也

引證部

如最妙初教經云佛告舍利弗我憶往昔有一比丘名曰欣慶犯四重禁來至僧中九十九夜懺悔自責罪業卽滅戒根卽生如初受戒時無有異也如人移樹餘處得生彌更滋長乃得成樹破戒懺悔亦復如是爾時破戒比丘自憶犯罪心生慚愧轉加苦行乃經七年道成羅漢說是品時五百破戒比丘以慚愧故戒根還復又大莊嚴經論云若人學問雖復毀行以學問力能尋得迴以是義故應勤學問我昔曾聞有一多聞比丘住阿練若處時有寡婦數數往來比丘所聽其說法于時學問比丘於此寡婦心生染著以染著故所有善法漸漸劣弱爲凡夫心結使與此

婦女共爲言要婦女言汝今若能罷道還俗我當相從彼時比丘卽便罷道既罷道已不能堪任世間苦惱身體羸瘦不解生業未知少作而大得財卽自思惟我於今者作何方計得生活耶復作是念唯客殺羊用功極輕兼得少利作是念已求覓是處以凡夫心易朽敗故造作斯業還與居見共爲親友於賣肉時有一相識乞食道人於道路上遇值得見見已便識頭髮蓬亂著青色衣身上有血猶如閻羅羅剎所執肉稱恐爲血汙見其稱肉欲賣與人比丘見已卽長歎息作是思惟佛語眞實凡夫之心輕躁不停極易迴轉先見此人勤修學問護持禁戒何意今日忽爲此事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汝若不調馬　放逸造衆惡　云何離慚愧
捨棄調伏法　威儀及進止　爲人所樂見
飛鳥及走獸　覩之不驚畏　行恐傷蟻子
慈哀憐衆生　如是悲愍心　今爲安所在

凡夫之人其心不定若得見諦是名沙門婆羅門復說偈云

勇捍而自稱　謂已眞沙門　爲此不調心
忽作斯大惡

說是偈已尋卽思惟我今作何方便令其開悟如佛言曰若教人時先當令其觀於四諦今當爲說佛業根本作是念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極善稱量時賣肉者作是念言此比丘旣不買肉何故語我極善稱量作是念已卽說偈言

此必有悲愍　而來見濟拔　如斯之比丘
久離市易法　見吾爲惡業　故來欲救度
實是賢聖人　爲我作利益

說是偈已尋憶昝者爲比丘時造作諸行念先所誦經名曰苦聚欲過欲味思惟是已卽以肉稱遠投于

地於生死中深生猒患語彼比丘大德大德而說偈言

欲味及欲過　何者爲最多　我以慚愧鞁
捉持智慧羈　思量如此事　心巳得通達
不見其有利　鈍者欲衰患　以是故我今
宜應捨離欲　往詣於僧坊　復還求出家

時羅道比丘說此偈巳卽捨惡業出家精勤得阿羅漢果以此文證破戒犯重迴心學道勤修則出雖復依理要須專精起勇猛心不惜身命常須自省勿起邪念立大誓願不限劫數盡於未來盡欲度脫等衆

生界拔苦與樂知心妄動遠離前境新業不起舊結伏除縱有重過卽能輕微業惡雖重不如善心故涅槃經云譬如氎華雖有千斤終不能敵眞金一兩如恒河中投一升鹽水無鹹味飲者不覺喻能觀心强卽滅重罪又虛空藏經云若優婆塞優婆夷等破五戒犯八戒齋出家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那犯四重禁在家菩薩毀六重禁如是愚人世尊先於毗尼中決定驅擯如火石破今於此經說大悲虛空藏能救諸苦及說咒以除罪咎設有此人云何爲證佛告優波離有三十五佛教救世大悲汝當敬禮

爾時當著慚愧衣如服生瘡深生恥愧如癩病人隨良醫教汝亦如是應生慚愧旣慚愧巳一日乃至七日禮十方佛稱三十五佛名別稱大悲虛空藏菩薩名澡浴身體燒衆名香堅黑沉水明星出時長跪合掌悲泣雨淚稱虛空藏名白言大德大悲菩薩愍念我故爲我現身爾時當起是想虛空藏菩薩頂上有如意珠其如意珠紫金色若見如意珠卽見天冠此天冠中有三十五像現如意珠中十方佛像現虛空藏菩薩身長二十五由旬若現大身與觀世音等此菩薩結跏趺坐手捉如意珠王其如意珠演說衆法

音與毗尼合若此菩薩憐愍衆生作比丘像及一切像若於夢中若坐禪時以摩尼珠印印彼臂印文上有除罪字得此字已還入僧中如本說戒若優婆塞得此字者不障出家設不得此字便有空中有聲唱言罪滅若無空聲使知毗尼者夢見虛空藏告言毗尼菩薩其甲比丘某甲優婆塞更令懺悔一日乃至七日禮三十五佛虛空藏菩薩力故汝罪輕微知法者復敎令塗治圊厠經八百日日日告言汝作不淨事汝今一心塗一切圊厠莫令人知塗已澡浴禮三十五佛稱虛空藏向十二部經五體投地說汝過惡如是懺悔復經三七日爾時智者應集親厚於佛像前稱三十五佛名稱虛空藏名文殊師利賢劫菩薩爲其作證更白羯磨如前受戒此人苦行力故罪報永除不障三種菩提業佛告優波離汝持是觀虛空藏法爲未來世無慚愧衆生多犯惡者廣分別說說是語時虛空藏結跏趺坐放金色光如意珠中現三十五佛已白佛言世尊我此如意珠寶說首楞嚴座是故衆生見此珠者得如意自在爾時世尊勅優波離汝持此經不得多衆廣說但爲一人持毗尼者爲未來世無眼衆生作眼目故愼莫忘失時優波離聞

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依佛名經云爾時佛告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求阿耨菩提者當先懺悔一切諸罪若比丘犯四重比丘尼犯八重戒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犯出家根本若優婆塞犯優婆夷重戒若優婆夷犯優婆塞重戒乞懺悔者當淨洗浴著新淨衣不食葷辛當在靜處修治室內以好華旛莊嚴道場香泥塗地懸四十九枚旛莊嚴佛座安置佛像燒種種香散種種華興大慈悲願苦衆生未度者令度於一切衆生下心如僮僕心若比丘犯四重禁如是晝夜四十九日當對八清淨僧發露所犯罪七日一對發露至心殷重悔咎所作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隨力隨分如是至心滿四十九日罪必除滅是人得清淨時當有相現若於覺中若於夢中十方諸佛與其記別或見菩薩與其記別將詣道場共爲巳伴或與摩頂永滅罪相或自見身入大會中處在衆次或自現身處衆說法或見法師淨行沙門將詣道場示其諸佛舍利弗若比丘懺悔罪時若見如是相者當知是人罪垢得滅除不至心若比丘尼懺悔八重罪者當如比丘法滿足四十九日當得清淨除不至心若優婆塞優婆夷懺悔重戒應當至心恭敬三

寶若見沙門恭敬禮拜生難遭想當請諸道場設種種供養當請一比丘心敬重者就其發露所犯諸罪至心懺悔一心歸命十方諸佛稱名禮拜如是滿足七日必得清淨除不至心舍利弗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懺悔諸罪當洗浴著新淨衣修治室內敷好高座安置佛像懸四十九枚旛種種華香供養誦此三十五佛名日夜六時懺悔滿二十五日滅四重八重等罪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亦如是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爾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有比丘世尊去後毀四重禁比丘尼毀八重禁若菩薩若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若毀如是一一諸戒當云何滅如是等過佛言快哉文殊乃能請問如是等事汝慈悲勝故能發是問汝若不發是問我終不說彼惡汝今諦聽當爲汝說若我去世後若有惡律儀比丘毀四重禁默受供養而不改悔當知是比丘必受地獄苦而無疑也我今當出良藥救彼比丘汝今諦聽當爲汝說

離婆離婆諦一仇呵仇呵帝二陀羅離帝三尼呵羅帝四毗摩離帝五涉呵六

文殊師利此陀羅尼是過去七佛所造如是七七亦不可計數亦不可說此陀羅尼救攝衆生現在十方不可計不可數七佛亦讀誦此陀羅尼救攝衆生末世惡律儀比丘令其堅固住清淨地若有比丘毀四重禁至心憶念此陀羅尼誦千四百徧已乃一懺悔請一比丘以爲證人自陳其罪向形像前八十七日懺悔已是諸戒根若不還生終無是處若不堅固阿耨菩提心亦無是處又文殊師利云何當知得清淨戒善男子若其夢中見有師長手摩其頭若父母婆羅門耆舊有德人若與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當知是人住清淨戒若見如是一相者應向師說如法除滅如是罪咎若比丘尼毀八重禁者若欲除滅八重禁者先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陳其罪咎向彼比丘彼比丘應知法而教此內外律所謂

阿隸離婆其羅帝一羅帝婆二摩羅帝三阿摩羅帝四涉呵五

善男子此陀羅尼若有讀誦受持如法修行九十七日誦四十九徧乃一懺悔隨師修行是諸惡業若不除滅終無是處若於夢中見如上事當知彼尼住清淨地具清淨戒若有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毀諸禁戒者亦應請一比丘了知內外律者向形像前

若尊經般若前自陳其過向此比丘說此比丘應教淨律之法所謂
伊伽羅帝(一)慕伽羅帝(二)阿帝摩羅帝(三)郁伽羅帝(四)娑羅帝婆(五)座羅伽竭帝(六)座羅竭帝(七)豆羅奢竭帝(八)毗奢竭帝(九)離婆竭帝(十)婆羅睺阿睺(十一)其羅睺阿睺(十二)持羅睺阿睺(十三)其蘭睺阿睺(十四)提蘭睺阿睺(十五)毗羅睺阿睺(十六)莎訶(十七)
善男子我爲慈愍一切衆生故說此陁羅尼若有下劣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亦讀誦修行此陁羅尼誦四百徧乃一懺悔如是次第四十七日當懺悔時應自陳過令其耳聞如上所說夢中得見一一事者當知是沙彌等住清淨地具清淨戒佛告文殊師利如汝所念行者應修五事持諸戒境界所謂不犯陁羅尼義不謗方等經不見他過不毀大乘不毀小乘不離善友常說衆生妳行復有五事不談上界所見亦不談所行好醜之事亦應日三時塗地亦應日誦一徧日一懺悔如是五事是行者業不犯戒復有五事若有比丘此行法者及與白衣不得祭祠鬼神亦復不得輕於鬼神亦復不得破鬼神廟假使有人祭祠鬼神亦不得輕亦不得與彼人往來如是五事是行者業護戒境復有五事不得與謗方等經家往來不得與破戒比丘往來不得與破五戒優婆塞往來不得與獵師家往來不得與常說比丘過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腦皮家往來不得與藍染家往來不得與養蠶家往來不得與壓油家往來不得與掘鼠藏家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劫人家往來不得與偷人家往來不得與燒僧坊家往來不得與偷僧祇物人往來不得與乃至偷一比丘物人往來復有五事不得與畜猪羊雞犬家往來不得與觀星宿家往來不得與婬女家往來不得與寡婦家往來不得與沽酒家往來如是七種五事是行者業護境界

法苑珠林卷第一百二

校譌

第七紙(十八行難 宋南藏作雖) 第十四紙(七行兄 北藏作況) 第十五紙(八行堂 宋南藏作至)

音釋

嵩華(嵩思融切華胡化切嵩華並山名) 涓涓(並徒刀切水流貌) 翹(渠堯切舉足也) 憃(防降切愚也) 瞢(武亘切與懜同不明也) 鸑鷟(並父沸切與狒同獸名人身反踵自笑俗謂之土螻是也) 狌狌(並所庚切能言獸也) 剜(烏丸切刻削也) 萎悴(萎於爲切枯也悴秦醉切憔悴也) 謬(靡幼切誤也) 閻(央炎切) 訝(吾駕切疑怪也) 躔(知廬切躡也)

法苑珠林卷一百二　二十九

稜春登切 䄍丑兩切 髏盧侯切髑髏也 挼掇挼忍丸切撋挼也掇丁活切采也

隟綺戟切空隟也 鏗口莖切 獠盧晧切西南夷名 窺窬窺缺規切窬盖朱切 闚

鑰私覷也 儻他朗切或然之詞 澆灕澆古堯切灕音離澆灕薄也 瞽公戶切目有眹

而無明也 釁許刃切瑕隙也 鞙胡犬切與韅同大車縛軛靼也 圊厠圊七情切厠初吏切

溷也 葷許云切辛菜也 枚莫杯切猶箇也 鬁郎計切

常熟居士嚴澂施貲刻此　吳江比丘明覺對　吳

法苑珠林第一百二卷

江沁彌本宏書　溧水端本澄刻

萬曆辛卯冬清涼山妙德菴識